醒世恒言

敘

六經國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說也而尚理或病于艱深修詞或傷于藻繪則不足以觸里耳而振恒心此醒世恒言四十種所以繼明言通言而刻

也、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適俗也、恒則習之而不厭、傳之而可久、三刻姝名、其義一耳、夫人居恒動作言語不甚相懸、一旦弄酒、則叫號躑躅、視塹如溝、度城如檻、何則、

酒濁其神也、然而斟酌有時、雖畢吏部、劉太常、未有時時如濫泥者、豈非醒者恒而醉者暫乎、繇此推之、惕孺爲醒、下石爲醉、却嘑爲醒、食嗟爲醉、剖玉爲醒、題石爲醉、又推之忠孝爲

醒而悖逆爲醉節檢爲醒而淫蕩爲醉耳穌目章口順心貞爲醒而即聾從昧與頑用嚚爲醉人之恒心亦可思已從恒者吉背恒者凶心恒心言恒言行恒行入夫婦而不驚質天地

而無作、下之巫醫可作、而上之吾人君子聖人亦可見、恒之時義大矣哉、自昔濁亂之世、謂之天醉、天不自醉人醉之、則天不自醒人醒之、以醒天之權與人、而以醒人之權與言、恒

而人恒人恒而天亦得其恒萬世太平之福其可量乎則玆刻者雖與康衢擊壤之歌並傳不朽可矣崇儒之代不廢二教亦謂導愚適俗或有藉焉以二教爲儒之輔可也以明言通

言恒言爲六經國史之輔、不亦可乎、若夫淫譚褻語、取快一時、貽穢百世、夫先自醉也、而又以狂藥飲人、吾不知視此三言者得失何如也、

天啓丁卯中秋隴西可一居士題于

白下之棲霞山房

醒世恒言目次

可一居士評
墨浪主人校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第二卷
三孝廉讓產立高名
第三卷
賣油郎獨占花魁
第四卷

灌園叟晚逢仙女
第五卷
大樹坡義虎送親
第六卷
小水灣天狐詒書
第七卷
錢秀才錯占鳳凰儔
第八卷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第九卷

陳多壽生死姻緣
第十卷
劉小官雌雄兄弟
第十一卷
蘇小妹三難新郎
第十二卷
佛印師四調琴娘
第十三卷
勘皮靴單證二郎神
第十四卷。

鬧樊樓多情周勝仙
第十五卷
赫大卿遺恨鴛鴦絛
第十六卷
陸五漢硬留合色鞋
第十七卷
張孝基陳留認舅
第十八卷
施潤澤灘闕遇友
第十九卷

白玉娘忍苦成夫
第二十卷
張廷秀逃生救父
第二十一卷
張淑兒巧智脫楊生
第二十二卷
呂純陽飛劍斬黃龍
第二十三卷
金海陵縱欲亾身
第二十四卷

隋煬帝逸游召譴
第二十五卷
獨孤生歸途鬧夢
第二十六卷
薛錄事魚服證仙
第二十七卷
李玉英獄中訟冤
第二十八卷
吳衙內鄰舟赴約
第二十九卷

盧太學詩酒傲公侯
第三十卷
李汧公窮邸遇俠客
第三十一卷
鄭節使立功神臂弓
第三十二卷
黃秀才徼靈玉馬墜
第三十三卷
十五貫戲言成巧禍
第三十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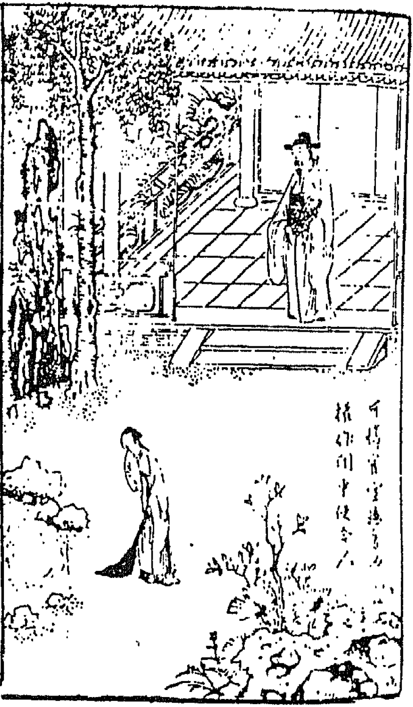
一文錢小隙造奇冤
第三十五卷
徐老僕義憤成家
第三十六卷
蔡瑞虹忍辱報仇
第三十七卷
杜子春三入長安
第三十八卷
李道人獨步雲門
第三十九卷

汪大尹火焚寶蓮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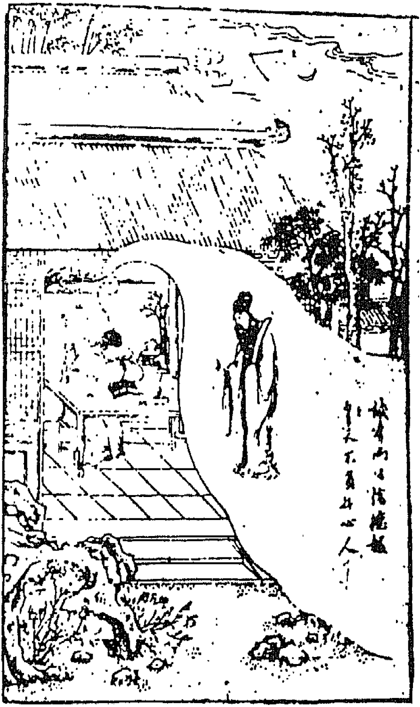
第四十卷

馬當神風送滕王閣

目次終



可憐當日揮金手
權作園中使令人


秋霖雨々淅瀝
皇天不負苦心人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風水人間不可無　也須陰騭兩相扶
時人不解蒼天意　枉使身心着意圖

話說近代浙江衢州府有一人、姓王、名奉、哥哥姓王、名春、弟兄各生一女、王春的女兒名喚瓊英、王奉的叫做瓊真、瓊英許配本郡一個富家潘百萬之子潘華、瓊真許配本郡蕭別駕之子蕭雅、都是自小聘定的、瓊英方年十歲、母親先喪、父親繼歿、那王春臨終之時、將女兒瓊英托與其弟、囑付道、我並無子嗣、只

有此女、你把做嫡女看成、待其長成、好好嫁去潘家、你嫂嫂所遺房奩衣飾之類、盡數與之、有潘家原聘財禮、置下莊田、就把與他做脂粉之費、莫負吾言、囑罷、氣絕、殯葬事畢、王奉將姪女瓊英接回家中、與女兒瓊真作伴、忽一年、元旦、潘華和蕭雅不約而同到王奉家來拜年、那潘華生得粉臉朱唇、如美女一般、人都稱玉孩童、蕭雅一臉麻子、眼膿鼻齆、好似飛天夜叉模樣、一美一醜、相形起來、那標致的越覺美玉增輝、那醜陋的越覺泥塗無色、況且潘華衣服炫麗、有心賣富、一通換一通、那蕭雅是老實人家、不以

家有爲長常言道佛是金裝人是衣裝世人眼孔淺的多只有皮相沒有骨相王家若男若女若大若小那一個不欣羨潘小官人美貌如潘安再出暗暗地顏笑蕭雅批點那飛天夜叉之醜王奉自己也看不過心上好不快活不一日蕭別駕卒于任所蕭雅奔喪扶柩而回他雖是個世家累代清官家無餘積自別駕死後日漸消索潘百萬是個暴富家事日盛一日王奉忽起一個不良之心想道蕭家甚窮女婿又醜潘家又富女婿又標致何不把瓊英瓊真暗地兌轉誰人知道也不教親生女兒在窮漢家受苦主意

已定、到臨嫁之時、將瓊真竟做嫁女、嫁與潘家、外氏所遺衣飾莊田之類、都把他去、却將瓊英反爲己女、嫁與那飛天夜叉爲配、自己薄薄備些粧奩、嫁送瓊英、但憑叔叔做主、敢怒而不敢言、誰知嫁後、那濟華自恃家富、不習詩書、不務生理、專一閑耍、爲其父親累訓不從、氣憤而亡、濟華益無顧忌、日逐與無賴小人酒食遊戲、不上十年、把百萬家貲敗得罄盡、小上與無丈人屢次周給他、如炭中沃雪、全然不濟、結末迫于凍餒、瞞着丈人、要引渾家去投靠人家爲奴、王奉聞知此信、將女兒瓊真接回家中養老、不許女婿

上門潘華流落他鄉不知下落那蕭雅勤苦攻書後來一舉成名直做到尚書地位妻受夫封一品夫人有詩爲証

目前貧富非爲准　久後窮通未可知
顚倒任君瞞昧做　鬼神昭鑒定無私

看官你道爲何說這王奉嫁女這一事只爲世人但顧眼前不思日後只要損人利己豈知人有百算天只有一算你心下想得滑碌碌的一條路天未必隨你走哩這是平日行善爲高今日說一段話本正與王奉相反喚做兩縣令競義婚孤女這椿故事出在

梁唐晉漢周五代之季、其時周太祖郭威在位、改元廣順、雖居正統之尊、未就混一之勢、四方割據稱雄者還有幾處、共是五國三鎮、那五國

周郭威　南漢劉晟　北漢劉旻　南唐李昇

蜀孟知祥

那三鎮

吳越錢鏐　湖南周行逢　荊南高季昌

單說南唐李氏有國、轄下江州地方、內中單表江州德化縣、一個知縣、姓石、名璧、原是撫州臨川縣人氏、流寓建康、四旬之外、喪了夫人、又無兒女、止有八歲

親女月香，和一個養娘隨任。那官人爲官清正，單喫德化縣中一口水，又且聽訟明決，事寃埋滯，果然政簡刑清，民安盜息，退堂之暇，就抱月香坐于膝上，教他識字，又或叫養娘和他下棋，蹴踘，百般頑耍，他從旁教導，只爲無娘之女，十分愛惜。一日養娘和月香在庭中蹴那小小毬兒爲戲，養娘一脚踢起，去得勢重了些，那毬擊地而起，連跳幾跳，的溜溜滾去，滾入一個地穴裡。那地穴約有二三尺深，原是埋缸貯水的所在。養娘手短攬他不着，正待跳下穴中去拾取毬兒，石璧道：且住。問女兒月香道：你有甚計較使毬

司馬童兒
原來有本

兒自走出來麽月香想了一想便道有計了即教養娘去提過一桶水來傾在穴內那毬便浮在水面再傾一桶穴中水滿其毬隨水而出石璧本是要試女孩兒的聰明見其取水出毬智意過人不勝之喜閒話休叙那官人在任不上二年誰知命裡官星不現飛禍相侵忽一夜倉中失火急去救時已燒損官糧千餘石那時米貴一石值一貫五百亂離之際軍糧最重南唐法度凡官府破耗軍糧至三百石者創行處斬只為石璧是個清官又且火災天數非關本官私弊上官都替他分解保奏唐主怒猶未息將本官

削職要他賠償估價共該一千五百餘兩把家私變賣未盡其半石壁被本府軟監追逼不過憂成一病數日而死遺下女兒和養娘二口少不得着落牙婆官賣取價償官這等苦楚分明是

屋漏更遭連夜雨　船遲又遇打頭風

却說本縣有個百姓叫做賈昌昔年被人誣陷坐假人命事問成死罪在獄虧石知縣到任審出他情將他釋放賈昌銜保家活命之恩無從報効一向在外為商近日方回正值石知縣身死即往撫尸慟哭備辦衣衾棺木與他殯殮合家掛孝買地營葬又聞得

所欠官糧尚多、欲待替他賠補幾分、怕錢糧干係不敢開端巷聞見說小姐和養娘都着落牙婆官賣、慌忙帶了銀子、到李牙婆家問要多少身價、李牙婆取出府批的官票來看、養娘十六歲、只判得三十兩、月香十歲、到判了五十兩、却是為何、月香雖然年小、容貌秀美可愛、養娘不過粗使之婢、故此判價不等、賈昌故無吝色、身邊取出銀包、兌足了八十兩紋銀、交付牙婆、又謝他五兩銀子、即時領取二人回家、李牙婆把兩個身價交納官庫、地方呈明石知縣家川已變賣都盡、上官只得在別項挪移賠補、不在話下

却說月香自從父親死後沒一刻不啼啼哭哭今日又不認得賈昌是什麽人買他歸去必然落于下賤一路痛哭不已養娘道小姐你今番到人家去不比在老爺身邊只管啼哭必遭打罵月香聽說愈覺悲傷誰知賈昌一片仁義之心領到家中與老婆相見對老婆說此乃恩人石相公的小姐那一個就是伏侍小姐的養娘我當初若沒有恩人此身死于縲紲今日見他小姐如見恩人之面你可另收拾一間香房教他兩個住下好茶好飯供待他不可怠慢後來倘有親族來訪那時送還也盡我一點報効之心不

後來竟如其言

知恩報恩何等忠厚

然之時待他長成就本縣揀個門當戶對的人家一夫一婦嫁他出去恩人墳墓也有個親人看覷那個養娘依舊得他伏侍小姐等他兩個作伴做些女工不要他在外答應月香生成伶俐見賈昌如此分付老婆慌忙上前萬福道奴家賣身在此爲奴爲婢理之當然蒙恩人擡舉此乃再生之恩乞受奴一拜收爲義女說罷即忙下跪賈昌那里肯要他拜別轉了頭只教老婆扶起道小人是老相公的子民這螻蟻之命都出老相公所賜就是這位養娘小人也不敢怠慢何況小姐小人怎敢妄自尊大暫時屈在寒家

只當賓客相待、望小姐勿責怠慢、小人夫妻行去、月香再三稱謝、賈昌又分付家中男女、都稱爲石小姐、那小姐稱賈昌夫婦、但呼賈公賈婆、不在話下、原來賈昌的老婆、素性不甚賢慧、只爲看上月香生得清秀乖巧、自己無男無女、有心要收他做個螟蛉女兒、初時甚是歡喜、聽說賓客相待、先有三分不耐煩了、却滅不得石知縣的恩、沒奈何依着丈夫言語、勉強奉承、後來賈昌在外爲商、每得好紬好絹、先儘上好的、寄與石小姐做衣服穿、比及回家、先問石小姐安否、老婆心下漸漸不平、又過些時、將把馬腳露出來了、

但是賈昌在家，朝朝夕夕，也還成個規矩，口中假意奉承幾句，但背了賈昌時，茶不茶，飯不飯，另是一樣光景了。養娘常叫出外邊雜差雜使，不容他一刻空閒。又分付日間限定石小姐要做若干女工鍼指還他，倘了進脚慢，使去提鷄罵狗，口裏好不乾淨哩。止是

人無千日好　　花無百日紅

養娘受氣不過，就知小姐，欲待等賈公回家，告訴他一番。月香斷然不肯，說道：當初他用錢買我，你不指望他懷恨，今日賈婆雖有不到之處，却與賈公無干，你若說他，把賈公這段美情都沒了。我與你命薄之

人只索忍耐爲上、忽一日賈公做客回家、正撞着養娘在外汲水、面龐比前甚是黑瘦了、賈公道養娘我只教你伏侍小姐、誰要你汲水、且放着水桶、另叫人來擔罷、養娘放了水桶、動了個感傷之念、不覺滴下、幾點淚來、賈公要盤問時、他把手拭淚、忙忙的奔進去了、賈公心中甚疑、見了老婆、問道石小姐和養娘、沒有甚事麼、老婆回言沒有、初歸之際、事體多頭、也就鬧過一遍、又過了幾日、賈公偶然到近處人家走動回來不見老婆在房、自往廚下去尋他說話、正撞見養娘從廚下來、也沒有托盤、右手拿一大碗飯、左

[illegible]公猜心

手一隻空碗、碗上頂一碟醃菜菜兒賈公有心閃在隱處看時養娘走進石小姐房中去了賈公不省得這飯是誰喫的、一些葷腥也沒有那時不在廚下竟悄悄的走在石小姐房前向門縫裏張時只見石小姐將這碟醃菜菜兒過飯心中大怒便與老婆說將起來、老婆道葷腥儘有我又不是不捨得與他喫那丫頭自不來擔難道要老娘送進房去不成賈公道我原說過來、石家的養娘、只教他在房中與小姐作伴我家廚下走使的又不少、誰要他出房擔飯前日那養娘噙着兩眼淚在外街汲水我已疑心、是公家

中抱他難爲了只爲匆忙不曾細問得原來你恁地無恩無義連石小姐都怠慢見放着許多葷菜却教他喫白飯是甚道理我在家尚然如此我出外時可知連飯也没得與他們喫飽我這番回來見他們着實黑瘦了老婆道別人家丫頭那要你恁般疼他養得白白壯壯你可收用他做小老婆麼賈公道放屁說的是什麼話你這樣不通理的人我不與你講論自明日爲始我教當直的每日另買一分肉菜供給他兩口不要在家火中算帳省得奪了你的口食你又不歡喜老婆自家覺得有些不是口裏也含含糊

糊的哼了幾句、便不言語了、從此賈公分付當直的
拵目肉菜、分做兩分、却叫廚下丫頭們各自安排送
飯這幾時、好不齊整、正是

人情若此初相識　　到底終無怨恨心

賈昌因牽掛石小姐有一年多不出外經營老婆却
也做意修好相忘于無言、月香在賈公家、一住五年
看看長成賈昌意思要尋訪個好主兒嫁他出去了、
方纔放心自家好出門做生理這也是賈公的心事
背地裡自去勾當曉得老婆不賢又與他商量怎的若
是婆娘肯賠些粧奩嫁出去了、可不乾淨何期姻緣

不過內中也有祿故但是出身低微的賈公又怕辱莫了石知縣不肯俯就但是略有些名目的那個肯要百姓人家的養娘爲婦所以好事難成賈公見女兒不就老婆又和順了家中供給又立了常規捨不得店舖生意只得又出外爲商未行數日之前預先叮嚀老婆有十來次只教好生看待石小姐和養娘兩口又請石小姐出來再三撫慰連養娘都用許多好言安放又分付老婆道他骨氣也比前重我百分哩你切莫慢他若是不依我言語我回家時就不與你認夫妻了又喚當直的和家下丫頭都分付道不

方纔出門

臨岐費盡叮嚀語　只爲當初受德深

却說賈昌的老婆一向被老公在家作興石小姐和養娘心下好生不樂沒柰何只得由他受了一肚子的醃臢昏悶之氣一等老公出門三日之後就使起家主母的勢來尋個茶遲飯晏小小不是的題目走將厨下丫頭試法連打幾個巴掌罵道賤人你是我手內用錢討的如何恁地托大你恃了那個小主母的勢頭却不用心伏侍我家長在家日縱容了你如今他出去了少不得要還老娘的規矩你却老娘外

那個敢伏侍的要飯喫時等他自擄不要你們獻勤卻擔誤老娘的差使罵了一回就來在熱鬧中鑽過當直的分付將買公派下另一分肉菜錢乾折進來不要買了當直的不敢不依且喜月香能甘淡泊全不介意又過了些時忽一日養娘擔洗臉水進了些水已涼了養娘不介哼了一句那婆娘聽得了特地叫來發作道這水不是你擔的別人燒着湯你便胡亂用些罷當初在牙婆家那個燒湯與你洗臉養娘耐嘴不住便回了幾句言語道誰要他們擔水燒湯我又不是不曾擔水過的兩隻手也會燒火下次我

賈婆不賢聲口氣如畫

自擔水自燒，不費廚下姐姐們力氣便了。那婆娘提醒了他當初什擔水過這句話，便罵道，小賤人你當先擔得幾桶水，便在外邊做身做分，與家長知道，連累老娘受了百般嘔氣，今日老娘要討個帳兒，你既說會擔水會燒火，把兩件事都交在你身上，每日常用的水，都要你擔，不許缺乏，是火都是你燒，若是難為了柴，老娘卻要計較，且等你知心知意的家長回家時，你再啼啼哭哭告訴他便了，也不怕他趕了老娘出去，月香在房中，聽得賈婆發作，自家的丫頭慌忙移步上前萬福，謝罪，招稱許多不是，叫賈婆莫

惟養娘道果是妳子不是了只求看小姐面上不要計較那老婆愈加忿怒便道什麼小姐小姐是小姐不到我家來了我是個有姓人家不曉得小姐是什麼品級你動不動把來壓老娘老娘骨氣雖輕不受人憋氣的今日要說個明白就是小姐也說不得我了大錢討的少不得老娘是個主母買婆也不是你叫的月香聽得話不投機含着眼淚自進房去了那婆娘分付廚中不許叫石小姐只叫他月香名字又分付養娘只在廚下專管擔水燒火不許進月香房中月香若要飯吃須得他自到廚房來取其夜又叫

丫頭搬了養娘的被窩到自己房中去、月香坐個更深、不見養娘進來、只得自己閉門而睡、又過幾日、那婆娘喚月香出房、却教丫頭把他的房門鎖了、月香沒了房、只得在外面盤旋、夜間就同養娘一鋪睡、起身就叫他拿東拿西、役使他起來、在他矮簷下、怎敢不低頭、月香無可奈何、只得伏低伏小、那婆娘見月香隨順了、心中暗喜、驀地開了他房門的鎖、把他房中搬得一空、凡丈夫一向寄來的好紬好段、曾做不曾做得、都遷入自己箱籠、破窩也收起了、不還他、月香暗暗叫苦、不敢則聲、忽一日賈公書信回來、又

買許多東西與石小姐書中囑付老婆好生看待不久我便回來那婆娘把東西收起思想道我把石家兩個丫頭作賤勾了丈夫回來必然厮鬧難道我懼怕老公重新奉承他起來不成那老亡八把這兩個瘦馬養着不知作何結束他臨行之時說道若不依他言語就不與我做夫妻了一定他起了什麼不良之心那丫頭好副嘴臉年已長成倘或有意留他也不見得那時我爭風喫醋便遲了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他兩個賣去他方老亡八回來也只一怪拚得厮鬧一場罷了難道又去贖他

回來不成奸計奸計正是

眼孔淺時無大量　心田偏處有奸謀

當下那婆娘分付當直的與我喚那張牙婆到來我有話說不一時當直的將張婆引到賈婆教月香和養娘都相見了卻發付他開去對張婆說道我家六年前討下這兩個丫頭如今大的忒大了小的又嬌嬌的做不得生活都要賣他出去你與我快尋個主兒原來當先官賣之事是李牙婆經手此時李婆已死官私做媒又推張婆出尖了張婆道那年紀小的正有個好主兒在此只怕大娘不肯賈婆道有甚不

肯張婆道就是本縣大尹老爺復姓鍾離名義壽春人氏親生一位小姐許配德安縣高大尹的長公子在任上行聘的不日就要來娶親了本縣嫁裝都已備得十全只是缺少一個隨嫁的養娘昨日大尹老爺喚老媳婦當官分付過了老媳婦正沒處尋它上這位小娘子正中其選只是異鄉之人怕大娘不捨得與他賈公想道我正要尋個遠方的主顧來得正好況且知縣相公要了人去丈夫回來料也不敢則聲便道做官府家的陪嫁勝似在我家十倍我有什麼不捨得只是不要虧了我的原價便好張婆道原

價許多賈婆道十來歲時就是五十兩討的如今飯錢又要一主在身上了張婆道哭的做是笑不得帳這五十兩銀子在老媳婦身上賈婆道那一個老了頭也伴我這個人家便好他兩個是一路兒來的去了一個那一個也食不安了況且年紀一二十之外又是要老公的時候留他甚麼張婆道那個要多少身價賈婆道原是三十兩銀子討的不要道粗貨兒直不得這許多若是減得一半老媳婦到有個外甥在身邊三十歲了老媳婦原許下與他娶一房妻小的因手頭不寬展擔下去這到是雌雄一對兒賈婆

道既是你的外甥便讓你五兩銀子張婆道連這小娘子的媒禮在內讓我十兩罷賈婆道也不爲大事你且說合起來張婆道老媳婦如今先去回復知縣相公若講得成時一手交錢一手就要交貨的賈婆道你今晚送來不張婆道今晚還要與外甥商量來不及了明日早來回話多分兩個都要成的說罷別去不在話下却說大尹鍾離義到任有一年零三個月了前任馬公是頂那石大尹的缺馬公陞任去後鍾離義又是頂馬公的缺鍾離大尹與德安高大尹原是個同鄉高大尹生下二子長曰高登年十八歲

丈日高升年十六歲這高登便是鍾離公的女婿原來鍾離公未曾有子止生此女小字瑞枝方年一十七歲選定本年十月望日出嫁此時九月下旬吉期將近鍾離公分付張婆急切要尋個陪嫁張婆得了賈家這頭門路就去回復大尹大尹道若是人物好時就是五十兩也不多明日庫上來領價晚上就要過門的張婆道領相公鈞旨當晚回家與外甥趙二商議有這相應的親事要與他完婚趙二先歡喜了一夜次早趙二便去整理衣褶準備做新郎張婆在家中先湊足了二十兩身價隨即到縣取知縣相公

鈞帖到庫上兌了五十兩銀子來到賈家把這兩項銀子交付與賈婆分疏得明明白白、賈婆都收下了少頃縣中差兩名皂隸兩個轎夫擡着一頂小轎到賈家門首停下賈婆初時都不通月香曉得臨期竟打發他上轎月香正不知教他那裡去、和養娘兩個叫天叫地放聲大哭賈婆不管三七二十一、和張婆兩個你一推我一搡搡他出了大門張婆方纔說明小娘子不要啼哭了你家主母將你賣與本縣知縣相公處做小姐的陪嫁此去好不富貴官府衙門不是耍處事到其間哭也無益月香只得收淚上轎而

去幫夫攙進後堂月香見了鍾離義還只萬福張婆在傍道這就是老爺了須下個大禮月香只得磕頭立起身來不覺淚珠滿面張婆教他拭乾了淚眼引入私衙見了夫人和瑞枝小姐問其小名對以月香夫人道好個月香二字不必更改就發他伏侍小姐鍾離公厚賞張婆不在話下

可憐宦室嬌香女　權作閨中使令人

張婆出衙已是酉牌時分再到賈家只見那養娘正思想小姐在廚下痛哭賈婆對他說道我今把你嫁與張媽媽的外甥一夫一婦比月香到勝幾分莫要

紀好一出何奇令人叫泣

悲傷了張婆也勸慰了一番過二在混堂内洗了個淨浴打扮的帽兒光光衣衫簇簇自家提了一碗燈籠前來接親張婆就教養娘拜別了賈婆那養娘原是個大脚張婆扶著步行到家與外甥成親話休絮煩再說月香小姐自那日進了鍾離相公衙内次日夫人分付新來婢子將中堂打掃月香領命携帚而去鍾離義梳洗已畢打點早衙理事步出中堂只見新來婢子呆呆的把着一把掃帚立于庭中鍾離公暗暗稱怪悄地上前看時原來庭中有一個土穴月香對了那穴汪汪流淚鍾離公不解其故走入中堂

喚月香上來問其緣故月香愈加哀泣口稱不敢鍾離公再三詰問月香方纔收淚而言道賤妾幼時父親曾于此地教妾蹴毬爲戲誤落毬于此穴父親叫妾道你可有計較使毬自出于穴不須拾取賤妾答云有計即遣養娘取水灌之水滿毬浮自出穴外父親謂妾聰明不勝之喜今雖年久尚然記憶覩物傷情不覺哀泣願相公俯賜矜憐勿加罪責鍾離公大驚道汝父姓甚名誰你幼時如何得到此地須細細說與我知月香道妾父姓石名璧六年前在此作縣尹爲大火燒倉朝廷將父革職勒令倍償父親病故

而死有司將妾和養娘官賣到本縣賈公家賈公向被寃繫案我父活命之恩故將賤妾長往看待撫養至今因賈公出外爲商其妻不能相容將妾轉賣于此只此實情並無欺隱

一今朝訴出衷腸事　鐵石人知也淚悲

鍾離公聽罷正是兎死狐悲惡傷其類我與石璧一般是個縣尹他只爲遺時不幸遇了天災就生女兒就淪于下賤我若不聞不見到也罷了天教他到我衙裡我若不扶持他同宦體面何在石公在九泉之下以我爲何如人當下請夫人上堂就把月香的來

夫人亦賢甚

若非度也人間未必

歷歷細細敘明。夫人道似這等說他也是個縣令之女豈可賤婢相看目今女孩兒嫁期又逼相公何以處之鍾離公道今後不要月香服役可與女孩兒姊妹相稱下官自有處置即時修書一封差人送到親家高大尹處高大尹拆書觀看原來是求寬嫁娶之期書上寫道

婚男嫁女雖父母之心舍己成人乃高明之事近因小女出閣預置媵婢月香見其顏色端麗舉止安詳心竊異之細訪來歷乃知即前任石縣令之女石公廉吏因倉火失官喪軀女亦官賣轉展

售于寒家，同官之女，猶吾女也。此女年已及笄，不惟不可屈爲婢妾，且不可使吾女先此女而嫁。僕今急爲此女擇婿，將以小女薄奩嫁之。令郎姻期，少待改卜。特此拜懇，伏惟情諒。鍾離義頓首。

高大尹看了道：「原來如此。此長者之事，吾奈何使鍾離公獨擅其美？」卽時回書云：

鸞鳳之配，雖有佳期；狐兎之悲，豈無同志？在親翁既以同官之女爲女，在不佞寧不以親翁之心爲心？三復示言，令人悲惻。此女廉吏血胤，無慚閥閱。願親家卽賜爲兒婦，以踐始期。令愛別選高門，庶

八枝雲箋中無此四札

幾兩使昔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僕今者願分親翁之過高原頓首

使者將回書呈與鍾離公看了鍾離公道高親家願娶孤女雖然義舉但吾女他兒久已聘定豈可更改還是從容待我嫁了石家小姐然後另備妝奩以完甥女之事當下又寫書一封差人再達高親家高公開書讀道

娶無依之女雖爲高情更已定之婚終乖正道小女與令郎久諧鳳卜作擬鸞鳴在令郎停妻而娶妻已違古禮使小女舍婿而求姻難免人非請君

三思必從前議義惶恐再拜

高公讀畢嘆道我一時思之不然今聞鍾離公之言慚愧無地我如今有個兩盡之道使鍾離公得行其志而吾亦同享其名萬世而下以爲美談即時復書云

以女易女僕之愚論雖般侍妾婁數君之引禮甚正僕之次男高升年方十七尚未締姻令愛歸我長兒石女歸我次子任兒任婚兩對良姻一死一生千秋高誼粧奩不須求備時日且喜和同伏冀俯從不須改卜原惶恐再拜

鍾離公得書大喜道如此處分方為雙美高公義氣真不愧古人吾當拜其下風矣當下即與夫人說知將一副粧奩剖為兩分衣服首飾稍稍增添二女一般並無厚薄到十月望前兩日高公安排兩乘花花細轎笙簫鼓吹迎接兩位新人鍾離公先發了嫁裝去後隨喚出瑞枝月香兩個女兒教太夫人分付他為婦之道二女拜別而行月香感念鍾離公夫婦恩德十分難捨號哭上轎一路行自不必說到了縣中恰好湊着吉日良時兩對小夫妻如花如錦拜堂合巹高公夫婦歡喜無限正是

虞史何也
受戲

百年好事從今定　一對姻緣天上來

再說鍾離公嫁女三日之後夜間忽得一夢夢見一位官人幞頭象簡立于面前說道吾乃月香之父石璧是也生前爲此縣大尹因倉糧失火賠償無措鬱鬱而亡上帝察其清廉憫其無罪勅封吾爲本縣縣隍之神月香吾之愛女蒙君高誼拔之泥中成其美緣此乃陰德之事吾已奏聞上帝君命中本無子嗣上帝以公行善賜公一子昌大其門君當致身高位安享遐齡隣縣高公與君同心願娶孤女上帝嘉悅亦賜二子高官厚祿以酬其德君當傳與世人廣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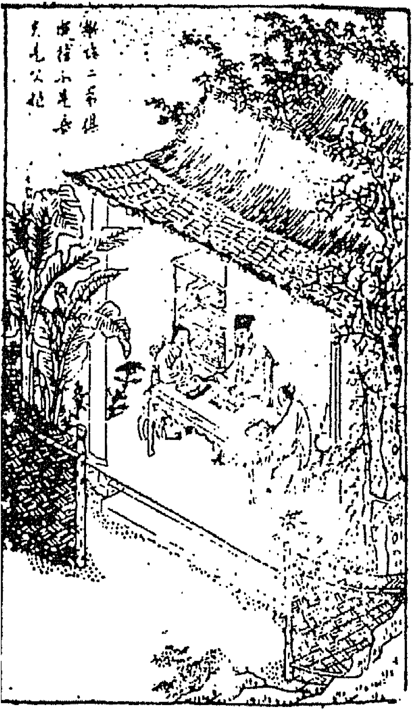
方便、切不可凌弱暴寡、利己損人、天道昭昭、纖毫洞察、說罷再拜、鍾離公答拜起身、忽然踏了衣服前幅、跌上一交、猛然驚醒、乃是一夢、即時說與夫人知道、夫人亦嗟呀不已、待等天明鍾離公打轎到城隍廟中焚香作禮、捐出俸資百兩、命道士重新廟宇、將此事勒碑、廣諭衆人、又將此夢備細寫書報與高公知道、高公把書與兩個兒子看了、各各驚訝、鍾離夫人年過四十、忽然得孕生子、取名天賜、後來鍾離義歸宋任至龍圖閣大學士、壽享九旬、子天賜、爲大宋狀元、高登高升、俱仕宋朝、官至卿宰、此是後話、且說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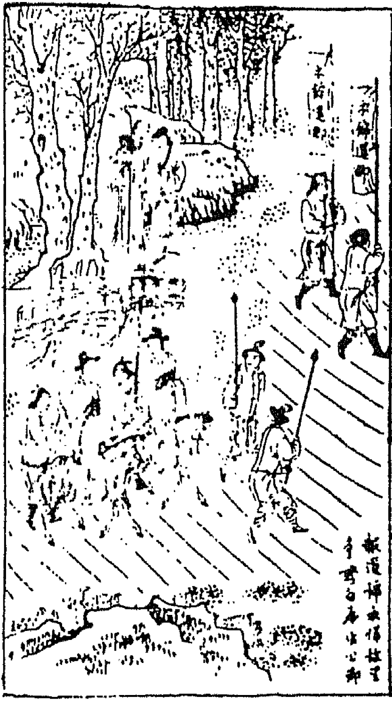
昌在客中不久回來、不見了月香小姐、和那養娘、詢知其故與婆娘大鬧幾場、後來知得鍾離相公將月香為女、一同小姐嫁與高門賈昌無處用情把銀二十兩要贖養娘送還石小姐、那趙二恩愛夫妻不忍分拆情願做一對投靠、張婆也禁他不住、賈昌領了趙二夫妻直到德安縣稟知大尹高公高公問了備細進衙又問媳婦月香、所言相同遂將趙二夫婦收留以金帛厚酬賈昌賈昌不受而歸、從此賈昌惱恨老婆無義並誓不與他相處另招一婢、生下兩男、此亦作善之報也、後人有詩歎云

人家覔壻擇高門　誰肯周全孤女婚
試看兩公陰德報　皇天不負好心人

卷一終

醒世恒言


樂詠二南俱
曲諧不是奏
只見毛公把


大孝格天
孝解運
報復禪林情甚了
手擎白虎出山卿

第二卷

三孝廉讓產立高名

紫荆枝下還家日　花萼樓中合被時
同氣從來兄與弟　千秋羨詠豆萁詩

這首詩爲勸人兄弟和順而作用着三个故事看官聽在下一一分剖第一句說紫荆枝下還家日昔時有田氏兄弟三人從小同居合爨長的娶妻叫田大嫂次的娶妻叫田二嫂妯娌和睦並無閒言惟第三的年小隨着哥嫂過日後來長大娶妻叫田三嫂那田三嫂爲人不賢恃着自己有些粧奩看見夫家一

恐後恐其亂夜此類是也

鍋裏煑飯，一卓上喫食，不用私錢，不動私秤，便私房要喫些〻東西，也不方便，日夜在丈夫面前撥報，公堂錢庫田產，都是伯伯們掌管，一出一入，你全不知道。他是亮裏，你是暗裏，用一說十，用十說百，那裏曉得。目今雖說同居，到底有個散場，若還家道消乏之下來，只苦得你年幼的。依我說，不如早早分析，將財產三分撥開，各人自去營運，不好麼。田三一時被妻言所惑，認爲有理，央親戚對哥哥說，要分析而居。田大、田二，初時不肯，被田三夫婦內外連連催逼，只得依允，將所有房產錢穀之類，三分撥開，分毫不多，分毫不

説作甚切動人

少只有庭前一棵大紫荊樹積祖傳下極其茂盛既要析居這樹歸着那一个可惜止在開花之際也說不得了田大至公無私議將此樹砍倒將粗本分為三截每人各得一截其餘零枝碎葉論秤分開商議已妥只待來日動手次日天明田大喚了兩个兄弟同去砍樹到得樹邊看時枝枯葉萎全無生氣田大把手一推其樹應手而倒根芽俱露田大住手向樹大哭兩个兄弟道此樹値得甚麽兄長何必如此痛惜田大道吾非哭此樹也想我兄弟三人產于一姓同爺合母比這樹枝枝葉葉連根而生分開不得根

生、本本生枝、枝生葉、所以榮盛、昨日議將此樹分為三截、那樹不忍活活分離、一夜自家枯死、我兄弟三人若分離了、亦如此樹枯死、豈有榮盛之日、吾所以悲哀耳、田二田三聞哥哥所言、至情感動、可以人而不如樹乎、遂相抱做一堆痛哭不已、大家不忍分析、情願依舊同居合爨、三房妻子聽得堂前哭聲、出來看時方知其故、大嫂二嫂各各歡喜、惟三嫂不願、口出怨言、田三要將妻逐出、兩个哥哥再三勸住、三嫂羞慚、還房自縊而死、此乃自作孽不可活、這話閑過不題、再說田大可惜那棵紫荊樹、再來看時、其樹無

人整理自然端正枝梢再發花葉重新比前更加爛熳、田大喚兩个兄弟來看了各人嗟訝不已自此田氏累世同居有詩爲證

紫荊花下說三田　人合人離花亦然
同氣連枝原不解　家中莫聽婦人言

第二句說花萼樓中合被時那花萼樓在陝西長安城中大唐玄宗皇帝所建玄宗皇帝就是唐明皇他原是唐家宗室因爲韋氏亂政武三思專權明皇起兵誅之遂即帝位有五个兄弟皆封王爵時號五王明皇友愛甚篤起一座大樓取詩經棠棣之義名曰

花萼、時、時召五王登樓歡宴又製成大被、名爲五王帳、帳中長枕大被明皇和五王、時常同寢其中、有詩爲證、

羯鼓頻敲玉笛催　朱樓宴罷夕陽微
宮人秉燭通宵坐　不信君王夜不歸

第四句說于狄羞詠豆萁詩後漢魏王曹操長子曹丕篡漢稱帝有弟曹植字子建、聰明絕世操生時最所寵愛幾遍欲立爲嗣而不果曹丕銜其舊恨欲尋事而殺之、一日召子建問曰先帝每誇汝詩才敏捷朕未信面試今限汝七步之內成詩一首如若不成、

當坐汝欺詐之罪乎。子建未及七步，其詩已成，中寓規諷之意。詩曰：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丕見詩感泣，遂釋前恨。後人有詩爲證：

從來寵貴起猜疑，七步詩成亦可危。
堪歎釜萁仇未已，六朝骨肉盡誅夷。

說話的，爲何今日講這兩三个故事？只爲自家要說那三孝廉讓產立高名，這段話文，不比曹丕忌刻也。沒子建風流，勝如紫荊花下三田，花萼樓中諸李。隨

有此察之法中之年人有甚不清貞个

你不知願的弟兄聽着在下講這節故事都要學好起來正是

要知天下事　須讀古人書

這故事出在東漢光武年間那時天下乂安萬民樂業朝有梧鳳之鳴野無谷駒之歎原來漢朝取士之法不比今時他不以科目取士惟憑州郡選舉雖則有博學宏詞賢良方正等科惟以孝廉爲重孝者孝弟廉者廉潔孝則忠君廉則愛民但是舉了孝廉便得出身做官若依了今日的事勢州縣考个童生還有幾十封薦書若是舉孝廉時不知多少分上鑽刺

此法今日亦可用！[illegible]清時無[illegible][illegible]墨[illegible]何以非[illegible][illegible]笑

依舊是富貴子弟鑽去了，孤寒的便有曾參之孝，伯夷之廉，休想揚名顯姓。只是漢時法度甚妙，但是舉過其人孝廉，其人若果然有才有德，不枉資格，雖然升擢，連舉主俱紀錄受賞；若所舉不得其人，後日或貪財壞法，輕則罪黜，重則抄沒，連舉主一同受罰。那薦人的與所薦之人，休戚相關，不敢胡亂，所以公道大明，朝班清肅。不在話下。且說會稽郡陽羨縣有一人，姓許名武，字長文，十五歲上，父母雙亡，雖然遺下些田產童僕，奈門戶单微，無人幫助，更兼有兩个兄弟，一名許晏，年方九歲，一名許普，年方七歲，都則幼

小無知終日裡着哥哥啼哭那許武日則躬率童僕耕田種圃夜則挑燈讀書但是耕種時二弟雖未勝耰鋤必使從旁觀看但是讀書時把兩个小兄弟坐于案旁將句讀親口傳授細細講解教以禮讓之節成人之道稍不率教輒跪于家廟之前痛自督責說自己德行不足不能化誨願父母有靈啟牖二弟涕泣不已直待兄弟號泣請罪方纔起身並不以疾言倨色相加也室中只用鋪陳一副兄弟三人同睡如此數年二弟俱已長成家事亦漸豐盛有人勸許武娶妻許武答道若娶妻便當與二弟別居篤夫婦之

愛而忘手足之情吾不忍也繇是晝則同耕夜則同讀食必同器宿必同床鄉里傳出个大名都稱爲孝弟許武又傳出幾句口號道是

陽羨許季長　耕讀晝夜忙
教誨二弟俱成行　不是長兄是父娘

時州牧郡守俱聞其名交章薦舉朝廷徵爲議郎下詔會稽郡太守奉旨檄下縣令刻日勸駕許武迫于君命料難推阻分付兩个兄弟在家躬耕力學一如我在家之時不可懈惰廢業有負先人遺訓又囑付奴僕俱要小心安分聽兩个家主役使早起夜眠共

扶家業囑付已畢收拾行裝不用官府車輛自己僱了脚力登車只帶一个童兒望長安進發不一日到京朝見受職長安城中聞得孝廉許武之名爭來拜訪識荆此時望重朝班名聞四野朝中大臣探聽得許武尚未婚娶多欲以女妻之者許武心下想道我兄弟二人年皆强壯皆未有妻我若先娶殊非爲兄之道况我家世耕讀僥倖備員朝署便與縉紳大家爲婚那女子自恃家門未免驕貴之氣不惟壞了我儒素門風異日我兩个兄弟娶了貧賤人家女子妯娌之間怎生相處從來兄弟不睦多因婦人而起我不

[illegible]僅辨專[illegible]許人有經[illegible]八字

可不防其漸也殿中彈如此時論却是說不出的話只得權辭以對說家中已定下糟糠之婦不敢停妻再娶恐被宋弘所笑衆人聞之愈加敬重況許武稍于經術朝廷有大政事公卿不能決往往來請教他他引古證今議論悉中竅要但是許武所議衆人排以爲確不可易公卿倚之爲重不數年間累遷至御史大夫之職忽一日思想二弟在家力學多年不見州郡爲舉誠恐怠荒失業意欲還家省視遂上疏其略云、

臣以非才遭逢聖代致位通顯未能報稱敢圖暇

逸但古人云人生百行孝弟為先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先父母早背宅兆未修臣弟二人學業未立臣三十未娶五倫之中乃缺其二願賜臣假暫歸鄉邦倘念臣犬馬之力尚可鞭策奔馳有日、天子覽奏准給假暫歸命乘傳衣錦還鄉復賜黃金二十斤為婚禮之費許武謝恩辭朝百官俱下郊外送行正是

報道錦衣歸故里、爭誇白屋出公卿、

許武既歸省視先塋已畢便乃納還官誥只推有病不願為官過了些時從容召二弟至前詢其學業之

進退許晏許普應答如流理明詞暢許武心中大喜再稽查田宅之數比前恢廓數倍皆二弟勤儉之所積也武于是遍訪里中良家女子先與兩个兄弟定親自已方繞娶妻積又與二弟婚配約莫數月忽然對二弟說道吾聞兄弟有析居之義今吾與汝皆已娶婦田産不薄理宜各立門戶二弟唯唯惟命乃擇日治酒遍召里中父老三爵已過乃告以析居之事因悉召僮僕至前將所有家財一一分剖首取廣宅自予說道吾位爲貴官門宜棨戟禮面不可不肅汝輩力田耕作得竹廬茅舍足矣又閱田地之籍凡良

者在今日都只奉承動慣了話肯不平賬

田悉歸之已將磽薄者量給二弟說道我賓客衆盛交游日廣非此不足以供吾用汝等數口之家但能力作只此可無凍餒吾不欲汝多財以損德也又恐取奴僕之壯健伶俐者說道吾出入跟隨非此不足只給使令汝輩合力耕作正須此愚蠢者作伴老弱傾食足矣不須多人費汝衣食也衆父老一向知許武是个孝弟之人這番分財定然辭多就少不想他般般件件自占便宜兩个小兄弟所得不及他十分之五全無謙讓之心大有欺凌之意衆人心中甚是不平有幾个剛直老人氣忿不過竟自去了有个心

口責之風俗門共可知

寫目言也

直口快的便想要開口說公道話與兩个小兄弟做箇主張其中又有个老成的背地裏把手搖他教他莫說以此罷了那教他莫說的也有些見識他道富貴的人與貧賤的人不是一般肚腸許武已做了顯官比不得當初了常言道疎不間親你我終是外人怎管得他家事就是好言相勸料未必聽從枉費了唇舌到挑撥他兄弟不和倘或做兄弟的肯聽哥哥十分之美你我又嘔這閒氣則甚若做兄弟的心上不甘必然爭論等他爭論時節我們替他做个主張却不是好正是

謙兄讓弟高行萃于一門

事非干己休多管　話不投機莫强言

原來許晏許普自從蒙哥哥教誨知書達禮全以孝弟爲重見哥哥如此分析以爲理之當然絕無幾微不平的意思許武分撥已定衆人皆散許武居中住了正房其左右小房許晏許普各住一邊每日率領家奴下田耕種暇則讀書時時將疑義叩問哥哥只此爲宗妯娌之間也學他兄弟三人一般和順從此里中父老人人薄許武之所爲都可憐他兩个兄弟私下議論道許武是个假孝廉許晏許普纔是个眞孝廉他思念父母面上一體同氣聽其教誨唯唯諾

謠亦古典

諾並不違拗豈不是孝他又重義輕財任分多分少全不爭論豈不是廉起初鄉中傳個好名叫做孝弟許武如今抹落了武字改做孝弟許家把許晏許普弄出一個大名來那漢朝清議極重又傳出幾句口號道是

假孝廉做官員眞孝廉出口錢假孝廉據高軒眞
孝廉守靑氈假孝廉富田園眞孝廉抗飢饘眞爲
玉假爲瓦瓦登廈玉拋野不宜眞只宜假

那時明帝即位下詔求賢令有司訪問篤行有學之士登門禮聘傳驛至京詔書到會稽郡郡守分諭各

[illegible]

縣縣令平昔已知許晏許普讓產不爭之事又値父老公舉他眞學負廉行過其兄就把二人申報本郡郡守和州牧皆素聞其名一同舉薦縣令親到其門下車投謁手捧玄纁束帛備陳天子求賢之意許晏許普謙讓不已許武道幼學壯行君子本　之事吾弟不可固辭二人只得應詔別了哥嫂乘傳到于長安朝見天子拜舞已畢天子金口玉言問道卿是許武之弟乎晏普叩頭應詔天子又道聞卿家有孝弟之名卿之廉讓有過于兄朕心嘉悅晏普叩頭道聖運龍興闢門訪落此乃帝王盛典郡縣不以臣晏臣

昔爲不肖有瀆聖聰、臣幼失怙恃、承兄武教訓撫毓、自守耕耘誦讀之外、別無他長、臣等何能及兄武之萬一、天子聞對、嘉其謙德、即日俱拜爲內史、不五年間皆至九卿之位、居官雖不如乃兄赫赫之名、然滿朝稱爲廉謙、忽一日、許武致家書于二弟、二弟拆開看之書曰、

匹夫而膺徵召、仕宦而至九卿、此亦人生之極榮也、二疏有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旣無出類拔萃之才、宜急流勇退、以避賢路、

晏普得書、即日同上疏辭官、天子不許、疏三上、天子

問宰相宋均道、許晏許普、壯年入仕、備位九卿、朕待之不薄、而屢屢求退、何也、宋均奏道、晏普兄弟三人、天性孝友、今許武久居林下、而晏普並駕天衢、其心或有未安、天子道、朕幷仍許武、使兄弟三人同朝輔政何如、宋均道、臣察晏普之意、出于至誠、陛下不若姑從所請、以遂其高、異日更下詔徵之、或訪先朝故事、就近與一大郡、以展其未盡之才、因使便道歸省、則陛下好賢之誠、與晏普友愛之義、兩得之矣、天子准奏、即拜許晏爲丹陽郡太守、許普爲吳郡太守、各賜黃金二十斤、寬假三月、以盡兄弟之情、許晏許普

謝恩辭朝公卿俱出郭到十里長亭相餞而別是普二人星夜回到陽羨拜見了哥哥將朝廷所賜黃金盡數獻出許武道這是聖上恩賜吾何敢當教二弟各自收去次日許武備下三牲祭禮率領二弟到父母墳塋拜奠了畢隨即設宴遍召里中父老許氏三兄弟都做了大官雖然他不以富貴驕人自然聲勢赫奕聞他呼喚尚不敢不來况且加个請字那時衆父老來得愈加整齊許武手捧酒卮親自勸酒衆人都道長文先與二哥三哥接風之酒老漢輩安敢僭先比時風俗淳厚鄉黨序齒許武出仕已久還叫一

明講俱有閩風俗

句長文公、那兩个兄弟、又下一輩了、必是九卿之首、鄉尊敘舊、依舊儕哥、許武道、下官此席專屈諸鄉親下降、有句腑臆之言奉告、必須滿飲三盃、方敢奉聞、衆人被勸、只得喫了、許武教兩个兄弟、次第把盞各敬一盃、衆人飲罷、齊聲道、老漢輩承賢昆上厚愛、借化獻佛也、要奉敬許武等三　、亦各飲訖、衆人道、適纔長文公所論金玉之言、老漢輩拱聽已久、願得示下、許武豎兩个指頭、說將出來、言無數句、使聽者毛骨聳然止足、

斥鷃不知大鵬　　河伯不知海若、

人只知許武兄弟流淚不知許武一片苦心此道時時流淚也

聖賢一段苦心　庸夫豈能測度

許武當時未曾開談先流下淚來嚇得衆人驚惶無措兩个兄弟慌忙跪下問道哥哥何故悲傷許武道我的心事藏之數年今日不得不言指着晏普道只因爲你兩个名譽未成使我作違心之事冒不韙之名有玷于祖宗貽笑于鄉黨所以流淚遂取出一卷冊籍把與衆人觀看原來是田地屋宅及歷年收斂米粟布帛之數衆人還未曉其意許武又道我當初教訓兩个兄弟原要他立身行道揚名顯親不想我虛名早著遂先顯達二弟在家躬耕力學不得州郡

其意其法皆是今人不到處

僥倖我欲效古人祁大夫內舉不避親誠恐不知二弟之學行者說他因兄而得官誤了終身名節我故倡為析居之議將大宅良田強奴巧婢悉據為己有度吾弟素敦愛敬決不爭競吾暫冒貪饕之迹吾弟方有廉讓之名果蒙鄉里公評榮膺徵聘今位列公卿官常無玷吾志已遂矣這些田房奴婢都是公共之物吾豈可一人獨享這幾年以來所收米穀布帛分毫不敢妄用盡數開載在那冊籍上今日交付二弟表為兄的向來心迹也教眾鄉尊得知眾父老到此方知許武先年析產一片苦心自愧見識低微不

不得不哭倒矣

議論更高

能寬洪齊聲稱歎不已只有許多許　哭倒在此道做兄弟的蒙哥哥教訓成人纔得有今日誰知哥哥如此用心是弟輩不肖不能自致青雲之上負累兄長今日若非兄長自說弟輩都在夢中兄長盛德從古未有只是弟輩不肖之罪萬分難贖這些小家財原是兄長苦掙來的合該兄長管業弟輩衣食自足不消兄長掛念許武道做哥的力田有年頗知生殖況且宦情已淡便當老于隴畝以終天年二弟年富力強方司民社宜資莊產以終廉節晏普又道哥哥為弟輩而自污弟輩既得名又欲得利是天下第

此等父老非濁世不多得

一等貪夫了不惟玷辱了宗親亦且玷辱了哥哥萬望哥哥收回册籍削減弟輩萬一之罪衆父老見他兄弟三人交相推讓你不收我不受一齊向前勸道賢昆玉所言都則一般道理長文公若獨得了這田產不見得向來成全兩位這一段苦心兩位若徑受了又負了令兄長文公這一段美意依老漢輩愚見宜作三股均分無厚無薄這纔見兄友弟恭各盡其道他三个兀自你推我讓那父老中有前番那幾个剛直的挺身向前厲聲說道吾等適纔處分只得中正之道若再推遜便是矯情沽譽了把這册籍來待

老漢與你分剖、許武弟兄三人、更不敢多言、只得憑他主張、當時將田產配搭三股分開、各自管業、中間大宅、仍舊許武居住、左右屋宇窄狹、以所在兩弟之數、補償晏普、他日自行改造、其僮婢亦皆分派、眾父老都稱為公平、許武等三人、施禮作謝、邀入正席飲酒、盡歡而散、許武心中、終以前番析產之事為歉、欲將所得良田之半、立為義莊、以贍鄉里、許晏許普聞知、亦各出己產相助、里中人人歎服、又傳出幾句口號來、道是

真孝廉、惟許武、誰繼之、晏與普、弟不爭、兄不取、作

義庄賑鄉里嗚呼孝廉讓可比

晏普感兄之義又將朝廷所賜黃金大市牛酒日日邀里中父老與哥哥會飲如此三月假期已滿晏普不忍與哥哥分別各要納還官誥許武再三勸諭責以大義二人只得聽從各携妻小赴任却說里中父老將許武一門孝弟之事備細申聞郡縣郡縣爲之奏聞聖旨命有司旌表其門稱其里爲孝弟里後來三公九卿交章薦許武德行絕倫不宜逸之田野累詔起用許武只不奉詔有人問其緣故許武道兩弟任朝居位之時吾曾諷以知足知止我若今日復出

處。語是自食其言了。况方今朝廷之上、是非相激、勢利相傾、恐非縉紳之福。不如躬耕樂道之爲愈耳。人皆服其高見。再說晏普到任、守其乃兄之教、各以清節自勵、大有政聲。後聞其兄高致、不肯出山、弟兄相約、各將印綬納還、齊回田里、日奉其兄爲山水之遊、盡老百年而終。許氏子孫皆茂、累代衣冠不絕。至今傳爲孝弟許家云。後人作歌歎道

今人兄弟多分產、古人兄弟亦分產、
古人分產成弟名、今人分產但嚚爭、
古人自污爲孝義、今人自污爭微利、

事義名高身并棄　微利相爭家共傾

安得盡居孝弟里　小花閒情人愧化

第二卷終

第三卷

賣油郎獨占花魁

年少爭誇風月、場中波浪偏多、有錢無貌意難和、
有貌無錢不可○就是有錢有貌、還須著意揣摩、
知情識趣俏哥哥、此道誰人賽我、

這首詞名爲西江月、是風月機關中撮要之論、常言道、妓愛俏、媽愛鈔、所以子弟行中、有了潘安般貌、鄧通般錢、自然上和下睦、做得烟花寨內的大王、鴛鴦會上的主盟、然雖如此、還有個兩字經兒、叫做幫襯、幫者如鞋之有幫、襯者如衣之有襯、但凡做小娘的、

天可名人字想

有一分所長，得人襯貼，就當十分。若有短處，曲意替他遮護，更兼低聲下氣，送暖偷寒，逢其所喜，避其所諱，以情度情，豈有不愛之理？這叫做幫襯。風月場中，只有會幫襯的最討便宜，無貌而有貌，無錢而有錢。假如鄭元和在卑田院做了乞兒，此時囊篋俱空，容顏非舊，李亞仙于雪天遇之，便動了一個惻隱之心，將繡襦包裹，美食供養，與他做了夫妻。這豈是愛他之錢，戀他之貌？只爲鄭元和識趣知情，善于幫襯，所以亞仙心中舍他不得。你只看亞仙病中想馬板腸湯喫，鄭元和就把個五花馬殺了，取腸煮湯奉之。只

這一節上亞仙如何不念其情、後來鄭元和中了狀元、李亞仙封做汧國夫人、蓮花落打出萬年策、卑田院變做了白玉樓、一床錦被遮蓋、風月場中反爲美談、這是

運退黃金失色　將來鐵也生光

話說大宋自太祖開基、太宗嗣位、歷傳眞仁英神哲、共見七代帝王、都則偃武修文、民安國泰、到了徽宗道君皇帝、信任蔡京高俅楊戩朱勔之徒、大興苑囿、專務游樂、不以朝政爲事、以致萬民嗟怨、金虜乘之而起、把花錦般一個世界、弄得七零八落、直至二帝

家虧高宗泥馬渡江偏安一隅天下分爲南北方得休息其中數十年百姓受了多少苦楚正是

甲馬叢中立命　刀鎗隊裡爲家
殺戮如同戲耍　搶奪便是生涯

内中單表一人乃汴梁城外安樂村居住姓莘名善渾家阮氏夫妻兩口開個六陳鋪兒雖則糶米爲生一應麥荳茶酒油鹽雜貨無所不備家道頗頗得過年過四旬止生一女小名叫做瑤琴自小生得清秀更且資性聰明七歲上送在村學中讀書日誦千言十歲時便能吟詩作賦曾有閨情一絕爲人傳誦詩

云

朱簾寂寂下金鈎　香鴨沉沉冷畫樓
移枕怕驚鴛並宿　挑燈偏惜蕊雙頭

到十二歲、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若題起女工一事、飛針走線、出人意表、此乃天生伶俐、非教習之所能也、莘善因爲自家無子、要尋個養女婿來家靠老、只因女兒靈巧多能、難乎其配、所以求親者頗多、都不曾許、不幸遇了金虜猖獗、把汴梁城圍困、四方勤王之師雖多、宰相主了和議、不許廝殺、以致虜勢愈甚、打破了京城、劫遷了二帝、那時城外百姓、一個個亡魂

喪膽携老扶幼棄家逃命却說莘善領着渾家阮氏和十二歲的女兒同一般逃難的背着包裹結隊而走

忙忙如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擔渴擔飢擔勞苦此行誰是家鄉叫天叫地叫祖宗惟願不逢韃虜正是寧爲太平犬莫作亂離人

亂離之苦往往有此然以此而至之法最妥當

正行之間誰想韃子到不曾遇見却逢着一陣敗殘的官兵他看見許多逃難的百姓多背得有包裹假意吶喊道韃子來了沿路放起一把火來此時天色將晚嚇得衆百姓落荒亂竄你我不相顧他就乘機

搶掠、若不肯與他、就殺害了、這是亂中生亂、苦上加苦、却說莘氏瑤琴、被亂軍冲突、跌了一交、爬起來、不見了爹娘、不敢叫喚、躲在道傍古墓之中、過了一夜、到天明出外看時、但見滿目風沙、死屍橫路、昨日同時避難之人、都不知所往、瑤琴思念父母、痛哭不已、欲待尋訪、又不認得路徑、只得望南而行、哭一步、捱一步、約莫走了二里之程、心上又苦、腹中又饑、望見土房一所、想必其中有人、欲待求乞些湯飲、及至向前、却是破敗的空屋、人口俱逃難去了、瑤琴坐于土牆之下、哀哀而哭、自古道、無巧不成話、恰好有一人

從墻下而過那人姓卜名喬正是莘善的近隣平昔是個游手游食不守本分慣喫白食用白錢的主兒人都稱他是卜大郎也是被官軍衝散了同夥今日獨自而行聽得啼哭之聲慌忙來看瑶琴自小相認今日患難之際舉目無親見了近隣分明見了親人一般即忙收淚起身相見問道卜大叔可曾見我爹媽麼卜喬心中暗想昨日被官軍擄去包裹正沒盤纏天生這碗衣飯送來與我正是奇貨可居便扯個謊道你爹和媽尋你不見好生痛苦如今前面去了分付我道倘或見我女兒千萬帶了他來送還了我

許我厚謝、瑤琴雖是聰明、正當無可奈何之際、君子可欺以其方、遂全然不疑、隨着卜喬便走、正是

情知不是伴　事急且相隨

卜喬將隨身帶的乾糧、把些與他喫了、分付道、你爹媽連夜走的、若路上不能相遇、直要過江到建康府方可相會、一路上同行、我權把你當女兒、你權叫我做爹、不然只道我收留迷失了女、不當穩便、瑤琴依允、從此陸路同步、水路同舟、爹女相稱、到了建康府路上又聞得金兀朮四太子引兵渡江、眼見得建康不得寧息、又聞得康王即位、已在杭州駐蹕、改名臨

（小人騙局次第如此）

安遂趁船到潤州過了蘇常嘉湖直到臨安地面暫且飯店中居住也虧卜喬自汴京至臨安三千餘里帶那莘瑤琴下來身邊藏下些散碎銀兩都用盡了連身上外蓋衣服脫下准了店錢止剩得莘瑤琴一件活貨欲行出脫訪得西湖上烟花王九媽家要討養女遂引九媽到店中看貨還錢九媽見瑤琴生得標致講了財禮五十兩卜喬兌足了銀子將瑤琴送到王家原來卜喬有智在王九媽前只說瑤琴是我親生之女不幸到你門戶人家須是款款的教訓他自然從順不要性急在瑤琴面前又只說九媽是我

至親催促把你寄頓他家待我從容訪知你爹媽下落再來領你以此瑤琴欣然而去

可憐絕世聰明女　　墮落烟花羅網中

王九媽新討了瑤琴將他渾身衣服換個新鮮我于曲樓深處終日好茶好飯去將息他好言好語去溫暖他瑤琴既來之則安之住了幾日不見卜喬回信思量爹媽啼着兩行珠淚問九媽道卜大叔怎不來看我九媽道那個卜大叔瑤琴道便是引我到你家的那個卜大郎九媽道他說是你的親爹瑤琴道他姓卜我姓莘遂把汴梁逃難失散了爹媽中途遇見

了卜喬引到臨安并卜喬哄他的說話細述一遍九媽道原来恁地你是個孤身女兒無脚蟹我索性與你說明罷那姓卜的把你賣在我家得銀五十兩去了我們是門戶人家靠着粉頭過活家中雖有三四個養女並沒個出色的愛你生得齊整把做個親女兒相待待你長成之時包你穿好喫好一生受用瑤琴聽說方知被卜喬所騙放聲大哭九媽勸解良久方止自此九媽將瑤琴改做王美一家都稱為美娘教他吹彈歌舞無不盡善長成一十四歲嬌艷非常臨安城中這些富豪公子慕其容貌都備着厚禮求

兒也有受淸標的聞得他寫作俱高求詩求字的日不離門弄出天大的名聲出來不叫他美娘叫他做花魁娘子西湖上子弟編出一隻掛枝兒單道那花魁娘子的好處

小娘中誰似得王美兒的標致又會寫又會畫又會做詩吹彈歌舞都餘事常把西湖比西子就是西子比他也還不如那個有福的湯着他身兒也情願一個死

只因王美有了個盛名十四歲上就有人來講梳弄一來王美不肯二來王九媽把女兒做金子看成見

他心中不允分明奉了一道聖旨並不敢違拗又過了一年王美年方十五原來門戶中梳弄也有個規矩十三歲太早謂之試花皆因鴇兒愛財不顧痛苦那子弟也只博個虛名不得十分暢快取樂十四歲謂之開花此時天癸已至男施女受也算當時了到十五謂之摘花在平常人家還算年小惟有門戶人家以為過時王美此時未曾梳弄西湖上子弟又編出一隻掛枝兒來

王美兒似木瓜空好看十五歲還不曾與人湯一湯有名無實成何幹便不是石女也是二行子的

此局亦託矣

娘若、還有個好好的羞羞、也如何熬得這些時瘵王九媽聽得這些風聲、怕壞了門面、來勸女兒接客、王美執意不肯、說道、要我會客時、除非見了親生爹媽、他肯做主時、方纔使得、王九媽心裡又惱他、又不捨得難爲他、捱了好些時、偶然有個金二員外、大富之家、情願出三百兩銀子、梳弄美娘、九媽得了這主大財、心生一計、與金二員外商議、若要他成就、除非如此如此、金二員外意會了、其日八月十五日、只說請王美湖上看潮、請至舟中、三四個幫閑、俱是會中之人、猜拳行令、做好做歉、將美娘灌得爛醉如泥、扶

到王九媽家樓中、臥于床上、不省人事、此時天氣和暖、又沒幾層衣服、媽兒親手伏侍、剝得他赤條條、任憑金二員外行事、金二員外那話兒又非兼人之具、輕輕的撐開兩股、用些涎沫、送將進去、比及美娘夢中覺痛醒將轉來、已被金二員外耍得勾了、欲待掙扎、爭奈手足俱軟、繇他輕薄了一回、直待綠暗紅飛、方始雨收雲散、正是、

雨中花蕊方開罷　鏡裡蛾眉不似前

五鼓時、美娘酒醒、已知鴇兒用計、破了身子、自憐紅顏命薄、遭此強橫、起來解手、穿了衣服、自在床邊一

個班竹榻上，朝着裡壁睡了，暗暗垂淚。金二員外來親近他時，被他劈頭劈臉，抓有幾個血痕。金二員外好生沒趣，捱得天明，對媽兒說聲：我去也。媽兒要留他時，已自出門去了。從來梳弄的子弟，早起時，媽兒進房賀喜，行戶中都來稱慶，還要吃幾日喜酒。那子弟多則住一二月，最少也住半月二十日。只有金二員外侵早出門，是從來未有之事。王九媽連叫詫異，披衣起身上樓，只見美娘臥于榻上，滿眼流淚。九媽要哄他上行，連聲招許多不是。美娘只不開口。九媽只得下樓去了。美娘哭了一日，茶飯不沾。從此托病

不肯下樓連客也不肯會了九媽心下焦燥欲待把他凌虐又恐他烈性不從反冷了他的心腸欲待繇他本是要他賺錢若不接客時就養到一百歲也沒用躊躇數日無計可施忽然想起有個結義妹子叫做劉四媽時常往來他能言快語與美娘甚說得着何不接取他來下個說詞若得他回心轉意大大的燒個利市當下叫保兒去請劉四媽到前樓坐下訴以衷情劉四媽道老身是個女隨何雌陸賈說得羅漢思情嫦娥想嫁這件事都在老身身上九媽道若得如此做姐的情願與你磕頭你多喫杯茶去免

得說話時口乾、劉四媽道、老身天生這副海口、便說到明日還不乾哩、劉四媽喫了幾杯茶、轉到後樓、只見樓門緊閉、劉四媽輕輕的叩了一下、叫聲姪女、美娘聽得是四媽聲音、便來開門、兩下相見了、四媽靠桌朝下而坐、美娘傍坐相陪、四媽看他桌上、鋪着一幅細絹、纔畫得個美人的臉兒、還未曾着色、四媽稱贊道、畫得好、真是巧手、九阿姐不知怎生樣造化、偏生遇着你這一個伶俐女兒、又好人物、又好技藝、就是堆上幾千兩黃金、滿臨安走遍、可尋出個對兒麼、美娘道、休得見笑、今日甚風吹得姨娘到來、劉四媽

花俏的說

道老身時常要來看你只爲家務在身不得空閒聞得你恭喜梳弄了今日偷空而來特特與九阿姐叫喜美兒聽得提起梳弄二字滿臉通紅低着頭不來答應劉四媽知他害羞便把椅兒掇上一步將美娘的手兒牽着叫聲我兒做小娘的不是個軟殼雞蛋怎的這般嫩得緊似你恁地怕羞如何賺得大主銀子美娘道我要銀子做甚四媽道我兒你便不要銀子做娘的看得你長大成人難道不要出本自古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九阿姐家有幾個粉頭那一個趕得上你的脚跟來一園瓜只看得你是個瓜種九

衍句入訪　戴新入港

阿姐你也不比其他你是聰明伶俐的人也須識些輕重聞得你自梳弄之後一個客也不肯相接是什麽意兒都像你的意時一家人口似蚕一般那個把桑葉喂他做娘的擡舉你一分你也要與他爭口氣兒莫要反討衆丫頭們批點美娘道繇他批點怕怎地劉四媽道阿呀批點是個小事你可曉得門戶中的行徑麽美娘道行徑便怎的劉四媽道我們門戶人家喫着女兒穿着女兒用着女兒僥倖討得一個像樣的分明是大戶人家置了一所良田美產年紀幼小時巴不得風吹得大到得梳弄過後便是田

産成熱日日指望花利到手受用前門迎新後門送舊張郎送米李郎送柴往來熱鬧纔是個出名的姊妹行家美娘道羞答答我不做這樣事劉四媽掩着口格的笑了一聲道不做這樣事可是繇得你的一家之中有媽媽做主做小娘的若不依他教訓動不動一頓皮鞭打得你不生不死那時不怕你不走他的路兒九阿姐一向不難爲你只可惜你聰明標致從小嬌養的要惜你的廉耻存你的体面方纔告訴我許多話說你不識好歹放着鵞毛不知輕頂着磨子不知重心下好生不悅教老身來勸你你若執意

放而入之

不從惹他性起一時翻過臉來罵一頓打一頓你待走上天去凡事只怕個起頭若打破了頭時朝一頓暮一頓那時熬這些痛苦不過只得接客卻不把千金聲價弄得低微了還要被姊妹中笑話依我說弔桶已自落在他井裡掙不起了不如千歡萬喜倒在娘的懷裡落得自己快活美娘道奴是好人家兒女誤落風塵倘得姨娘主張從良勝造九級浮圖若要我倚門獻笑送舊迎新寧甘一死決不情願劉四媽道我兒從良是個有志氣的事怎麼說道不該只是從良也有幾等不同美娘道從良有甚不同之處劉

說良中行私淑楷始立牌如媼綜北王派之原情正是劇白

四媽道有個真從良有個假從良有個苦從良有個樂從良有個趁好的從良有個沒奈何的從良有個了從良有個不了的從良我兒耐心聽我分說如何叫做真從良大凡才子必須佳人佳人必須才子方成佳配然而好事多磨往往求之不得幸然兩下相逢你貪我愛割捨不下一個願討一個願嫁好像捉對的蠶蛾死也不放這個謂之真從良怎麽叫做假從良有等子弟愛着小娘小娘却不愛那子弟本心不願嫁他只把個嫁字兒哄他心熱撒漫使錢比及成交却又推故不就又有一等痴心子弟明曉得小

娘心腸不對他偏要娶他回去拚着一主大錢動了媽兒的火不怕小娘不肯勉強進門心中不順故意不守家規小則撒潑放肆大則公然偷漢人家容留不得多則一年少則半年依舊放他出來為娼接客把從良二字只當個撰錢的題目這個謂之假從良如何叫做苦從良一般樣子弟愛小娘小娘不愛那子弟却被他以勢凌之媽兒懼禍已自許了做小娘的身不繇主含淚而行一入侯門如海之深家法又嚴擡頭不得半妾半婢忍死度日這個謂之苦從良如何叫做樂從良做小娘的正當擇人之際偶然相

交個子弟見他情性溫和家道富足又且大娘子樂善無男無女指望他日過門與他生育就有主母之分以此嫁他圖個目前安逸日後出身這個謂之樂從良如何叫做趁好的從良做小娘的風花雪月受用已勾趁這盛名之下求之者衆任我揀擇個十分滿意的嫁他急流勇退及早回頭不致受人怠慢這個謂之趁好的從良如何叫做沒奈何的從良做小娘的原無從良之意或因官司逼迫或因强横欺瞞又或因債負太多將來賠償不起憋口氣不論好歹得嫁便嫁買靜求安藏身之法這謂之沒奈何的從

良如何呌做了從良小娘半老之際風波竪盡剛好遇個老成的孤老兩下志同道合收繩捲索白頭到老這個謂之了從良如何呌做不了的從良一般你貪我愛火熱的跟他却是一時之興沒有個長算或者尊長不容或者大娘妒忌鬧了幾場發回媽家追取原價又有個家道凋零養他不活苦守不過依舊出來趕趁這謂之不了的從良美娘道如今奴家要從良還是怎地好劉四媽道我兒老身教你個萬全之策美娘道若蒙教導死不忘恩劉四媽道從良一事入門爲淨況且你身子已被人捉弄過了就是今

更沒得說做

說到此從鐵人也被說轉了

使嫁人叫不得個黃花女兒千錯萬錯不該落于此地這就是你命中所招了做娘的費了一片心機若不幫他幾年趁過千把銀子怎肯放你出門還有一件你便要從良也須揀個好主兒這些臭嘴臭臉的難道就跟他不成你如今一個客也不接曉得那個該從那個不該從假如你執意不肯接客做娘的沒奈何尋個肯出錢的主兒賣你去做妾這也叫做從良那主兒或是年老的或是貌醜的或是一字不識的村牛你却不骯髒了一世比着把你料在水裡還有撲通的一聲響討得傍人叫一聲可惜依着老身

愚見還是俯從人願、憑着做娘的接客。似你恁般才貌、等閑的料也不敢相扳。無非是王孫公子、貴客豪門、也不辱莫了你。一來風花雪月、趁着年少受用。二來作成媽兒起個家事。三來你自已也積趲些私房、免得日後求人。過了十年五載、遇個知心着意的、說得來、話得着、那時老身與你做媒、好模好樣的嫁去、做娘的也放得你下了。可不兩得其便。美娘聽說、微笑而不言。劉四媽已知美娘心中活動了、便道、老身句句是好話、你依着老身的話時、後來還要感激我哩。說罷起身。王九媽伏于樓門之外、一句句都聽得。

爲西施作循碑之筆

的美娘送到四媽出房、劈面撞着了九媽、滿面羞慚、縮身進去、王九媽隨着劉四媽再到前樓坐下、劉四媽道、姪女十分執意、被老身左說右說、一塊硬鐵看看溶做熱汁、你如今快快尋個覆帳的主兒、他必然肯就、那時做妹子的再來賀喜、王九媽連連稱謝、是日備飯相待、盡醉而別、後來西湖上子弟們又有隻掛枝兒、單說那王九媽說詞一節

王九媽你的嘴舌兒好不利害、便是女隨何、雌陸賈、不信有這大才、說着長、道着短、全沒些破敗、就是醉夢中、被你說得醒、就是聰明的、被你說得呆

好個烈性的姑姑、也被你說得他心地改、

再說王美娘自聽了劉四媽一席話兒、思之有理、以後有客求見、欣然相接、覆帳之後、賓客如市、捱三頂五、不得空閒、聲價愈重、每一晚白銀十兩、兀自你爭我奪、王九媽趁了若干錢鈔、歡喜無限、美娘也留心要揀個心滿意足的、急切難得、正是

易求無價寶　難得有情郎

話分兩頭、再說臨安城淸波門裡、有個開油店的朱十老、三年前過繼一個小厮、也是汴京逃難來的、姓秦名重、母親早喪、父親秦良十三歲上將他賣了、自

已在上天竺去做香火朱十老四年老無嗣又新死了媽媽把秦重做親子看成改名朱重在店中學做買油生理初時父子坐店甚好後因十老得了腰痛的病十眠九坐勞碌不得另招個夥計叫做邢權在店相幫光陰似箭不覺四年有餘朱重長成一十七歲生得一表人才雖然已冠尚未娶妻那朱十老家有個使女叫做蘭花年已二十之外有心看上了朱小官人幾遍的到下鉤子去勾搭他誰知朱重是個老實人又且蘭花齷齪醜陋朱重也看不上眼以此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那蘭花見勾搭朱小官人不上

別尋主顧就去勾搭那夥計邢權、邢權是望四之人沒有老婆、一拍就上、兩個暗地偷情不止一次、反嫌朱小官人礙眼、思量尋事趕他出門、邢權與蘭花兩個裡應外合、使心設計、蘭花便在朱十老面前假意撇清、說小官人幾番調戲、好不老實、朱十老平時與蘭花也有一手、未免有拈酸之意、邢權又將店中賣下的銀子藏過、在朱十老面前說道、朱小官在外賭博、不長進、櫃裡銀子幾次短少、都是他偷去了、初次朱十老還不信、接連幾次、朱十老年老糊塗、沒有主意、就喚朱重過來責罵了一場、朱重是個聰明的孩

子已知邢權與蘭花的計較欲待分疏越起是非不小萬一老者不聽枉做惡人心生一計對朱十老說道店中生意淡薄不消得二人如今讓邢主管坐店孩兒情愿挑擔子出去賣油賣得多少每日納還可不是兩重生意朱十老心下也有許可之意又被邢權說道他不是要挑擔出去幾年上偷銀子做私房身邊積趲有餘了又怪你不與他定親心中怨悵不願在此相幫要討個出場自去娶老婆做人家哩朱十老嘆口氣道我把他做親兒看成他却如此歹意皇天不祐罷罷不是自身骨血到底粘連不上繇他

去罷遂將三兩銀子把與朱重打發出門寒夏衣服和被窩都教他拿去這也是朱十老好處朱重料他不肯收留拜了四拜大哭而別正是

孝己殺身因謗語　申生喪命爲讒言
親生兒子猶如此　何恠螟蛉受枉冤

原來秦良上天竺做香火不曾對兒子說知朱重出了朱十老之門在衆安橋下賃了一間小小房兒放下被窩等件買把鎖兒鎖了門便往長街短巷訪求父親連走幾日全沒消息沒奈何只得放下在朱十老家四年赤心忠良並無一毫私蓄只有臨行時打

發這三兩銀子、不勾本錢、做什麼生意、左思右量、只有油行買賣是熟閑、這些油坊多曾與他識熟、還去挑個賣油擔子、是個穩足的道路、當下置辦了油擔家火、剩下的銀兩、都交付與油坊取油、那油坊裡認得朱小官是個老實好人、況且小小年紀、當初坐店、今朝挑擔上街、都因邢夥計挑撥他出來、心中甚是不平、有心扶持他、只揀窨清的上好淨油與他、簽子上又明讓他些、朱重得了這些便宜、自己轉賣與人、也放些寬、所以他的油比別人分外容易出脫、每日儘有些利息、又且儉喫儉用、積下東西來、置辦些

朱秦二姓
今改而定
須記着

日用家業及身上衣服之類並無妄費心中只有一件事未了常掛着父親思想向來叫做朱重誰知我是姓秦倘或父親來尋訪之時也沒有個因由遂復姓爲秦說話的假如上一等人有前程的要復本姓或具劄子奏過朝廷或關白禮部太學國學等衙門將冊籍改正衆所共知一個賣油的復姓之時誰人曉得他有個道理把盛油的桶兒一面大大寫個秦字一面寫汴梁二字將此桶做個標識使人一覽而知以此臨安市上曉得他本姓都呼他爲秦賣油時值二月天氣不暖不寒秦重聞知昭慶寺僧人要起

个九晝夜功德用油必多遂挑了油擔來寺中賣油那些和尚們也聞知秦賣油之名他的油比別人又好又賤單單作成他所以一連這九日秦重只在昭慶寺走動正是

刻薄不賺錢　忠厚不折本

這一日是第九日了秦重在寺出脫了油挑了空擔出寺其日天氣晴明遊人如蟻秦重遶河而行遙望十景塘桃紅柳綠湖內畫船簫鼓往來遊玩觀之不足玩之有餘走了一回身子困倦轉到昭慶寺右邊望個寬處將擔兒放下坐在一塊石上歇腳近側有

個人家面湖而住金漆籬門裡面朱欄內一叢細竹未知堂室何如先見門庭清整只見裡面三四個戴巾的從內而出一個女娘後面相送到了門首兩下把手一拱說聲請了那女娘竟進去了秦重定睛覷之此女容顏嬌麗體態輕盈目所未覩准准的呆了半晌身子都酥麻了他原是個老實小官不知有烟花行徑心中疑惑正不知是什麼人家方在凝思之際只見門內又走出個中年的媽媽同着一個垂髫的丫鬟倚門閒看那媽媽一眼瞧着油擔便道阿呀方纔要去買油正好有油擔子在這里何不與他買

些罷丫鬟取了油瓶出來走到油擔子邊叫聲賣油的秦重方纔知覺回言道沒有油了媽媽要用油時明日送來那丫鬟也識得幾個字看見油桶上寫個秦字就對媽媽道那賣油的姓秦媽媽也聽得人閒講有個秦賣油做生意甚是忠厚遂分付秦重道我家每日要油用你肯挑來時與你做個主顧秦重道承媽媽作成不敢有誤那媽媽與丫鬟進去了秦重心中想道這媽媽不知是那女娘的什麼人我每日到他家賣油莫說賺他利息圖個飽看那女娘一回也是前生福分正欲挑擔起身只見兩個轎夫擡著

一頂青絹幔的轎子後邊跟着兩個小廝飛也似跑來到了其家門首歇下轎子那小廝走進裡面去了秦重道却又作怪看他接什麼人少頃之間只見兩個丫鬟一個捧着猩紅的氈包一個拿着湘妃竹攢花的拜匣都交付與轎夫放在轎座之下那兩個小廝手中一個抱着琴囊一個捧着幾個手卷腕上掛碧玉簫一枝跟着起初的女娘出來女娘上了轎轎夫擡起望舊路而去丫鬟小廝俱隨轎步行秦重又得親炙一番心中愈加疑惑挑了油擔子洋洋的去不過幾步只見臨河有一個酒館秦重每常不喫酒

今日見了這女娘、心下又歡喜、又氣悶、將擔子放下、走進酒館、揀個小座頭坐了、酒保問道客人還是請客、還是獨酌、秦重道有上好的酒、拿來獨飲三杯、時新菓子一兩碟、不用葷菜、酒保斟酒時、秦重問道、那邊金漆籬門內是什麼人家、酒保道這是齊衙內的花園、如今王九媽住下、秦重道方纔看見有個小娘子上轎、是什麼人、酒保道這是有名的粉頭、叫做王美娘、人都稱為花魁娘子、他原是汴京人、流落在此、吹彈歌舞、琴棋書畫、件件皆精、來往的都是大頭兒、要十兩放光、纔宿一夜哩、可知小可的也近他不得、

無所不想

當初住在湧金門外因樓房狹窄齊舍人與他相厚半載之前把這花園借與他住秦重聽得說是汴京人觸了個鄉里之念心中更有一倍光景喫了數杯還了酒錢挑了擔子一路走一路的肚中打稿道世間有這樣美貌的女子落于娼家豈不可惜又自家暗笑道若不落于娼家我賣油的怎生得見又想一回越發痴起來了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若得這等美人摟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又想一回道呸我終日挑這油擔子不過日進分文怎麽想這等非分之事正是癩蝦蟆在陰溝裡想着天鵝肉喫如何到口

又想一回道他相交的爺是公子下依我賣油的纔有了銀子料他也不肯接我又想一回道我聞得做老鴇的專要錢鈔就是個乞兒有了銀子他也就肯接了何況我做生意的青青白白之人若有了銀子怕他不接只是那里來這幾兩銀子一路上胡思亂想自言自語你道天地間有這等痴人一個做小經紀的本錢只有三兩却要把十兩銀子去嫖那名妓可不是個春夢自古道有志者事竟成被他千思萬想想出一個計策來他道從明日為始逐日將本錢加出餘下的積趲上去一日積得一分一年也有三

若得工夫深似杵磨了針

兩六錢之數只消三年這事便成了若一日積得二分只消得年半若再多得些二一年也差不多了想來想去不覺走到家裡開鎖進門只因一路上想着許多閑事回來看了自家的床鋪慘然無趣連夜飯也不要喫便上了床這一夜翻來覆去牽掛着美人那裡睡得着

只因月貌花容　引起心猿意馬

捱到天明爬起來就裝了油擔煮早飯喫了鎖了門挑着擔子一逕走到王九媽家去進了門却不敢直入舒着頭往裡面張望王九媽恰纔起床還蓬着頭

正分付保兒買飯菜、秦重認得聲音、叫聲王媽媽、九媽往外一張、見是秦賣油、笑道、好忠厚人、果然不失信、便叫他挑擔進來、稱了一瓶、約有五斤多重、公道還錢、秦重並不爭論、王九媽甚是歡喜道、這瓶油只勾我家兩日用、但隔一日、你便送來、我不往別處去買了、秦重應諾、挑擔而出、只恨不曾遇見花魁娘子、且喜扳下主顧、少不得一次不見二次見、二次不見三次見、只是一件、特為王九媽一家、挑這許多路來、不是做生意的勾當、這昭慶寺是順路、今日寺中雖然不做功德、難道尋常不用油的、我且挑擔去問他、

若扳得各房頭做個主顧只消走錢塘門這一路那一擔油儘勾出脫了秦重挑擔到寺內問時原來各房和尚也正想着秦賣油來到正好多少不等各各買他的油秦重與各房約定也是間一日便送油來用這一日是個雙日自此日為始但是單日秦重別街道上做買賣但是雙日就走錢塘門這一路一出錢塘門先到王九媽家裡以賣油為名去看花魁娘子有一日會見也有一日不會見不見時費了一場思想便見時也只添了一層思想正是

天長地久有時盡　此恨此情無盡期

再說秦重到了王九媽家多次、家中大大小小、沒一個不認得是秦賣油、時光迅速、不覺一年有餘、日大日小、只揀足色細絲、或積三分、或積二分、再少也積下一分、湊得幾錢、又打換大塊頭、日積月累、有了一大包銀子、零星湊集、連自己也不知多少、其日是單日、又值大雨、秦重不出去做買賣、看了這一大包銀子、心中也自喜歡、趁今日空閒、我把他上一上天平、見個數目、打個油傘、走到對門傾銀舖裏、借天平兌銀、那銀匠好不輕薄、想着賣油的多少銀子、要架天平、只把個五兩頭等子與他、還怕用不着頭紐哩、秦

重把銀包解開都是散碎銀兩大凡成錠的見少散碎的就見多銀匠是小輩眼孔極淺見了許多銀子別是一番面目想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慌忙架起天平搬出若大若小許多法馬秦重盡包而兌一釐不多一釐不少剛剛一十六兩之數上秤便是一斤秦重心下想道除去了三兩本錢餘下的做一夜花柳之費還是有餘又想道這樣散碎銀子怎好出手拿出來也被人看低了見成傾銀店中方便何不傾成錠兒還覺冠冕當下兌足十兩傾成一個足色大錠再把一兩八錢傾成水絲一小錠剩下四

兩二錢之數拈一小塊還了火錢又將幾錢銀子置下鑲鞋淨襪新褶了一頂萬字頭巾回到家中把衣服漿洗得乾乾淨淨買幾根安息香熏了又熏揀個晴明好日、侵早打扮起來、

雖非富貴豪華客　也是風流好後生

秦重打扮得齊齊整整、取銀兩藏于袖中、把房門鎖了、一逕望王九媽家而來、那一時好不高興、及至到了門首、愧心復萌、想道時常挑了擔子在他家賣油、今日忽地去做嫖客、如何開口、正在躊躇之際只聽得呀的一聲門響、王九媽走將出來、見了秦重、便道

秦小官今日怎的不做生意打扮得恁般濟楚往那裡去貴幹事到其間秦重只得老着臉上前作揖媽媽也不免還禮秦重道小可並無別事專來拜望媽媽那媽兒是老積年見貌辨色見秦重恁般裝束又說拜望一定是看上了我家那個丫頭要闞一夜或是會一個房雖然不是個大勢主菩薩搭在籃裏便是菜捉在籃裏便是蟹賺他錢把銀子買葱菜也是好的便滿臉堆下笑來道秦小官拜望老身必有好處秦重道小可有句不識進退的言語只是不好啟齒王九媽道但說何妨且請到裡面客坐裡細講秦

重爲賣油雖曾到王家整百次這客坐裏交椅還不曾與他屁股做個相識今日是個會面之始王九媽到了客坐不免分賓而坐對着內裏喚茶少頃丫鬟托出茶來看時却是秦賣油正不知什麼緣故媽媽恁般相待格格低了頭只管笑王九媽看見問道有甚好笑對客全沒些規矩丫鬟止住笑收了茶杯自去王九媽方纔開言問道秦小官有甚話要對老身說秦重道沒有別話要在媽媽宅上請一位姐姐喫盃酒兒九媽道難道喫寡酒一定要嫖了你是個老實人幾時動這風流之興秦重道小可的積誠也非

止一日九媽道我家這幾個姐姐都是你認得的不知你中意那一位秦重道別個都不要單單要與花魁娘子相處一宵九媽只道取笑他就變了臉道你出言無度莫非奚落老娘麼秦重道小可是個老實人豈有虛情九媽道糞桶也有兩個耳朵你豈不曉得我家美兒的身價倒了你賣油的竈還不勾半夜歇錢哩不如將就揀一個適興罷秦重把頭一縮舌頭一伸道恁的好賣弄不敢動問你家花魁娘子一夜歇錢要幾千兩九媽見他說耍話却又回嗔作喜帶笑而言道那要許多只要得十兩敲絲其他東道

雜費不在其內秦重道原來如此不為大事袖中摸出這禿禿裡一大錠放光細絲銀子遞與鴇兒道這一錠十兩重足色足數請媽媽收著又摸出一小錠來也遞與鴇兒又道這一小錠重有二兩相煩備個小東望媽媽成就小可這件好事生死不忘日後再有孝順九媽見了這錠大銀已自不忍釋手又恐怕他一時高興日後沒了本錢心中懊悔也要儘他一句纔好便道這十兩銀子你做經紀的人積趲不易還要三思而行秦重道小可主意已定不要你老人家費心九媽把這兩錠銀子收於袖中道是便是了

還有許多煩難哩秦重道媽媽是一家之主有甚煩難九媽道我家美兒往來的都是王孫公子富室豪家真個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他豈不認得你是做經紀的秦小官如何肯接你秦重道但憑媽媽怎的委曲宛轉成全其事大恩不敢有忘九媽見他十分堅心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扯開笑口道老身已替你排下計策只看你緣法如何做得成不要怪做不成不要怪美兒昨日在李學士家陪酒還未曾回今日是黃衙內約下遊湖明日是張山人一班清客邀他做詩社後日是韓尚書的公子數日前送下東

道在這裡。你且到大後日來看。還。有。何。話。這幾日你且不要來我家賣油。預先留下個體面。又有句話。你穿着一身的布衣布裳。不像個上等嫖客。再來時換件紬緞衣服。教這些丫頭們認不出你是秦小官。老娘也好與你裝謊。秦小官道。小可一一理會得。說罷作別出門。且歇這三日生理。不去賣油。到典鋪裡買了一件見成半新不舊的紬衣。穿在身上。到街坊閒走。演習斯文模樣。正是

未識花院行藏。先習孔門規矩。

丟過那三日不題。到第四日起個清早。便到王九媽

家去去得太早門還未開意欲轉一轉再來這番粧扮希奇不敢到昭慶寺去恐怕和尚們批點且到十景塘散步良久又踅轉來王九媽家門已開了那門前却安頓得有轎馬門內有許多僕從在那裡閒坐秦重雖然老實心下到也乖巧且不進門悄悄的招那馬夫問道這轎馬是誰家的馬夫道韓府裡來接公子的秦重已知韓公子夜來留宿此時還未曾別遂復轉身到一個飯店之中喫了些見成茶飯又坐了一回方纔到王家探信只見門前轎馬已自去了進得門時王九媽迎着便道老身得罪今日又不得

工夫了。恰纔韓公子拉去東庄賞早梅。他是個長闞。老身不好違拗。聞得說來日還要到靈隱寺訪個棋師賭棋哩。齊衙內又來約過兩三次了。這是我家房主。又是辭不得的。他來時或三日五日的住了去。連老身也定不得個日子。秦小官你真個要闞。只索耐心再等幾時。不然前日的尊賜分毫不動。要便奉還。秦重道只怕媽媽不作成。若遲遲終無失。就是一萬年小可也情願等着。九媽道恁地時老身便好張主。秦重作別方欲起身。九媽又道秦小官人老身還有句話你下次若來討信不要早了。約莫申牌時添有

家沒客老身把個實信與你到是越晏些越好這是老身的妙用你休錯怪秦重連聲道不敢不敢這一日秦重不曾做買賣次日整理油擔挑往別處去生理不走錢塘門一路每日生意做完傍晚時分就打扮齊整到王九媽家探信只是不得工夫又空走了一月有餘那一日是十二月十五大雪方霽西風過後積雪成冰好不寒冷卻喜地下乾燥秦重做了大半日買賣如前粧扮又去探信王九媽笑容可掬迎着道今日你造化已是九分九釐了秦重道這一釐是欠着什麼九媽道這一釐麼正主兒還不在家秦

重道可回來麼九媽道今日是俞太尉家賞雪筵席就備在湖船之內俞太尉是七十歲的老人家風月之事已自沒分原說過黃昏送來你且到新人房裡喫杯燙風酒慢慢的等他秦重道煩媽媽引路王九媽引着秦重彎彎曲曲走過許多房頭到一個所在不是樓房却是個平屋三間甚是高爽左一間是丫鬟的空房一般有床榻桌椅之類却是備官鋪的右一間是花魁娘子臥室鎖着在那裡兩傍又有耳房中間客座上面掛一幅名人山水香几上博山古銅爐燒着龍涎香餅兩傍書桌擺設些古玩壁上貼許

多詩稍秦重愧非文人、不敢細看、心下想道、外房如此整齊、內室鋪陳必然華麗、今夜儘我受用、十兩一夜、也不為多、九媽讓秦小官坐于客位、自己主位相陪、少頃之間、丫鬟掌燈過來、擡下一張八仙桌兒、六碗時新果子、一架攢盒佳餚美醞、未曾到口、香氣撲人、九媽執盞相勸道、今日衆小女都有客、老身只得自陪、請開懷暢飲幾杯、秦重酒量本不高、況兼正事在心、只喫半杯、喫了一會、便推不飲、九媽道、秦小官想餓了、且用些飯、再喫酒、丫鬟捧着雪花白米飯、一喫一添、放于秦重面前、就是一盞雜和湯、鴇兒量高

不用飯以酒相陪秦重喫了一碗就放筯九媽道夜長哩再請些秦重又添了半碗丫鬟提個行燈來說浴湯熱了請客官洗浴秦重原是洗過澡來的不敢推托只得又到浴堂肥皂香湯洗了一遍重復穿衣入坐九媽命撤去餚盒用煖鍋下酒此時黃昏已絕昭慶寺裡的鐘都撞過了美娘尚未回來

玉人何處貪歡耍、　等得情郎望眼穿

常言道等人心急秦重不見表子回家好生氣悶却被鴇兒夾七夾八說些風話勸酒不覺又過了一更天氣只聽外面熱鬧鬧的却是花魁娘子回家丫鬟

先來報了九媽連忙起身出迎秦重也離坐而立只見美娘吹得大醉侍女扶將進來到于門首醉眼朦朧看見房中燈燭輝煌杯盤狼藉立住脚問道誰在這裏吃酒九媽道我兒便是我向日與你說的那秦小官人他心中慕你多時的送過禮來因你不得工夫擔閣他一月有餘了你今日幸而得空做娘的留他在此伴你美娘道臨安郡中並不聞說起有什麼秦小官人我不去接他轉身便走九媽雙手托開卽忙攔住道他是個志誠好人娘不誤你美娘只得轉身幾步進房門擡頭一看那人有些面善一時醉了

急切尋不出來、便道娘這個人、我認得他的不是有名稱的子弟、接了他被人笑話、九媽道我兒這是湧金門內開段鋪的秦小官人、當初我們住在湧金門時、想你也曾會過、故此面善、你莫識認錯了、做娘的見他來意志誠、一時許了他、不好失信、你看做娘的面上、胡亂留他一晚、做娘的曉得不是了、明日與你陪禮、一頭說、一頭推著美娘的肩頭向前、美娘拗媽媽不過、只得進房相見、正是

千般難出虔婆口　萬般難脫虔婆手
饒君縱有萬千般　不如跟著虔婆走

這些言語、秦重一句句都聽得、佯爲不聞、美娘萬福過了、坐了側首、仔細看着秦重、好生疑惑、心裡甚是不悅、嘿嘿無言、喚丫鬟將熱酒來、斟着大鍾、鴇兒只道他敬客、卻自家一飲而盡、九媽道、我兒醉了、少喫些麼、美兒那裡依他、答應道、我不醉、一連喫上十來杯、這是酒後之酒、醉中之醉、自覺立脚不住、喚丫鬟開了臥房、點上銀缸、也不卸頭、也不解帶、躧脫了繡鞋、和衣上床、倒身而臥、鴇兒見女兒如此做作、甚不過意、對秦重道、小女平日慣了、他專會使性、今日他心中不知爲什麼有些不自在、卻不干你事、休得見

惟秦重道小可肯媽兒又勸了秦重幾杯酒秦重再三告止媽兒送入臥房向耳傍分付道那人醉了放溫存些又叫道我兒起來脫了衣服好好的睡美娘已在夢中全不答應媽兒只得去了丫鬟收拾了杯盤之類抹了桌子叫聲秦小官人安置罷秦重道有熱茶要一壺丫鬟泡了一壺濃茶送進房裡帶轉房門自去耳房中安歇秦重看美娘時面對裡床睡得正熟把錦被壓在身下秦重想酒醉之人必然怕冷又不敢驚醒他忽見欄杆上又放着一床大紅紵絲的錦被輕輕的取下蓋在美兒身上把銀燈挑得

亮亮的服了這壺熱茶脫鞋上床挨在美娘身邊左手抱着茶壺在懷右手搭在美娘身上眼也不敢閉一閉正是

未曾握雨携雲　也算偎香倚玉

却說美娘睡到半夜醒將轉來自覺酒力不勝胸中似有滿溢之狀爬起來坐在被窩中垂着頭只管打乾噦秦重慌忙也坐起來知他要吐放下茶壺用手撫摩其背良久美娘喉間忍不住了說時遲那時快美娘放開喉嚨便吐秦重怕汚了被窩把自巳道袍的袖子張開罩在他嘴上美娘不知所以盡情一嘔

矓畢還閉着眼討茶嗽口秦重下床將道袍輕輕脫下放在地平之上摸茶壺還是煖的斟上一甌香噴噴的濃茶遞與美娘美娘連喫了二碗胸中雖然略覺豪燥身子兀自倦怠仍舊倒下向裡睡去了秦重脫下道袍將吐下一袖的腌臢重重裹着放于床側。依然上床擁抱似初美娘那一覺直睡到天明方醒覆身轉來見傍邊睡着一人問道你是那個秦重答道小可姓秦美娘想起夜來之事恍恍惚惚不甚記得真了便道我夜來好醉秦重道也不甚醉又問可曾吐麼秦重道不曾。美娘道這樣還好又想一想道

我記得曾吐過的又記得曾喫過茶來難道做夢不成秦重方纔說道是曾吐來小可見小娘子多了杯酒也防着要吐把茶壺煖在懷裡小娘子果然吐後討茶小可斟上蒙小娘子不棄飲了兩甌美娘大驚道臟巴巴的吐在那裡秦重道恐怕小娘子污了被褥是小可把袖子盛了美娘道如今在那裡秦重道連衣服裹着藏過在那裡美娘道可惜壞了你一件衣服秦重道這是小可的衣服有幸得沾小娘子的餘瀝美娘聽說心下想道有這般識趣的人心裡已有四五分歡喜了此時天色大明美娘起身下床小

緊看着秦重猛然想起是秦賣油遂問道你實對我說是什麼樣人爲何昨夜在此秦重道承花魁娘子下問小子怎敢妄言小可實是常來宅上賣油的秦重遂將初次看見送客又看見上轎心下想慕之極及積趲銀錢之事備細述了一遍夜來得親近小娘子一夜三生有幸心滿意足美娘聽說愈加可憐道我昨夜酒醉不曾招接得你你乾折了許多銀子莫不懊悔秦重道小娘子天上神仙小可惟恐伏侍不周但不見責已爲萬幸况敢有非意之望美娘道你做經紀的人積下些銀兩何不留下養家此地不是

你來往的秦重道小可單只一身並無妻小美娘頓了一頓便道你今日去了他日還來麼秦重道只這昨宵相親一夜已慰生平豈敢又作癡想美娘想道難得這好人又忠厚又老實又且知情識趣隱惡揚善千百中難遇此一人可惜是市井之輩若是衣冠子弟情願委身事之正在沉吟之際丫鬟捧洗臉水進來又是兩碗姜湯秦重洗了臉因夜來未曾脫幘不用梳頭呷了幾口姜湯便要告別美娘道少住不妨還有話說秦重道小可仰慕花魁娘子在傍多站一刻也是好的但爲人豈不自揣夜來在此實是大

膽、惟恐他人知道、有玷芳名、還是早些去了安穩、美娘聽了、一點頭、打發了丫鬟出房、忙忙的開了減粧、取出二十兩銀子、送與秦重道、昨夜難為了你、這銀兩權奉為資本、莫對人說、秦重那裡肯受、美娘道、我的銀子來路容易、這些須酬你一宵之情、休得固遜、若本錢缺少、異日還有助你之處、那件污穢的衣服、我叫丫鬟湔洗乾淨了、還你罷、秦重道、粗衣不煩小娘子費心、小可自會湔洗、只是領賜不當、美娘道、說那里話、將銀子𢰅在秦重袖內、推他轉身、秦重料難推卻、只得受了、深深作揖、捲了脫下這件齷齪道袍、走

出房門打從搗兒房前經過搗兒看見叫聲媽媽秦小官去了王九媽正在淨桶上解手口中叫道秦小官如何去得恁早秦重道有些賤事改日特來稱謝不說秦重去了且說美娘與秦重雖然沒點相干見他一片誠心去後好不過意這一日因害酒辭了客在家將息千個萬個孤老都不想倒把秦重整整的想了一日有掛枝兒為證

俏冤家須不是串花家的子弟你是個做經紀本分人兒那匡你會溫存能軟款知心知意料你不是個使性的料你不是個薄情的幾番待放下思

量也。又不覺思量起。

話分兩頭。再說邢權在朱十老家、與蘭花情熱、見朱十老病廢在床、全無顧忌、十老發作了幾場、兩個商量出一條計策來。俟夜靜更深、將店中資本席卷、雙雙的桃之夭夭、不知去向、次日天明、十老方知、央及鄰里出了個失單、尋訪數日、並無動靜、深悔當日不合為邢權所惑、逐了朱重、如今日久見人心、聞說朱重賃居衆安橋下、挑擔賣油、不如仍舊收拾他回來、老死有靠、只怕他記恨在心、教鄰舍好生勸他回家、但記好、莫記惡、朱重一聞此言、即日收拾了家火、搬

回十老家離、相見之間痛哭了一場、十老將所存囊橐盡數交付秦重、秦重自家又有二十餘兩本錢重整店面坐櫃賣油、因在朱家、仍稱朱重、不用秦字不上一月、十老病重醫治不痊、嗚呼哀哉、朱重捶胸大慟、如親父一般、殯殮成服、七七做了些好事、朱家祖墳在清波門外、朱重舉喪安葬、事事成禮、鄰里皆稱其厚德、事定之後、仍先開鋪、原來這油鋪是個老店從來生意原好、却被邢權刻剝存私、將主顧弄斷了多少、今見朱小官在店、誰家不來作成、所以生理比前越盛、朱重單身獨自、急切要尋個老成幫手、有個

慣做中人的叫做金中忽一日引着一個五十餘歲的人來原來那人正是莘善在汴梁城外安樂村居住因那年避亂南奔被官兵冲散了女兒瑤琴夫妻兩口凄凄惶惶東逃西竄胡亂的過了幾年今日聞臨安興旺南渡人民大半安插在彼誠恐女兒流落此地特來尋訪又沒消息身邊盤纏用盡欠了飯錢被飯店中終日逼逐無可奈何偶然聽見金中說起朱家油舖要尋個賣油帮手自己曾開過六陳舖子賣油之事都則在行況朱小官原是汴京人又是鄉里故此央金中引薦到來朱重問了備細鄉人見鄉

為求妻事
娶人妓

人不覺感傷旣然沒處投奔你老夫妻兩口只住在我身邊只當個鄉親相處慢慢的訪着令愛消息再作區處當下取兩貫錢把與莘善去還了飯錢連渾家阮氏也領將來與朱重相見了收拾一間空房安頓他老夫妻在內兩口兒也盡心竭力內外相幫朱重甚是歡喜光陰似箭不覺一年有餘多有人見朱小官年長未娶家道又好做人又志誠情願白白把女兒送他爲妻朱重因見了花魁娘子十分容貌等閑的不看在眼立心要訪求個出色的女子方纔肯成親以此日復一日擔閣下去正是

曾觀滄海難為水　除却巫山不是雲

再說王美娘在九媽家盛名之下朝歡暮樂真個口厭肥甘身嫌錦繡然雖如此每遇不如意之處或是子弟們任情使性喫醋挑槽或自己病中醉後半夜三更沒人疼熱就想起秦小官人的好處來只恨無緣再會也是他桃花運盡合當變更一年之後生出一段事端來却說臨安城中有個吳八公子父親吳岳見為福州太守這吳八公子新從父親任上回來廣有金銀平昔間也喜賭錢喫酒三瓦兩舍走動聞得花魁娘子之名未曾識面屢屢遣人來約欲要嫖

他、美娘聞他氣質不好、不願相接託故推辭、非止一次、那吳八公子也曾和着閑漢們、就到王九媽家幾番、都不曾會其時清明節屆、家家掃墓、處處踏青、美娘因連日遊春困倦、且是積下許多詩畫之債、未曾完得、分付家中、一應客來、都與我辭去、閉了房門、焚起一爐好香、擺設文房四寶、方欲舉筆、只聽得外面沸騰、却是吳八公子領着十餘個狠僕、來接美娘遊湖、因見鴇兒每次回他、在中堂行兇、打家打伙、直鬧到美娘房前、只見房門鎖閉、原來妓家有個回客法兒、小娘躲在房內、却把房門反鎖、支吾客人、只推不

在那老實的就被他哄過了吳公子是慣家這些套子怎地瞞得分付家人扭斷了鎖把房門一腳踢開美娘躲身不迭被公子看見不由分說教兩個家人左右牽手從房內直拖出房外來口中兀自亂嚷亂罵王九媽欲待上前陪禮解勸看見勢頭不好只得閃過家中大小躲得沒半個影兒吳家狠僕牽着美娘出了王家大門不管他弓鞋窄小望街上飛跑八公子在後揚揚得意直到西湖口將美娘攙下了湖船方纔放手美娘十二歲到王家錦繡中養成珍寶般供養何曾受恁般凌賤下了船對着船頭掩面大

哭吳八公子全不放下面皮氣忿忿的像關雲長單刀赴會一把交椅朝外而坐狠僕侍立于傍一面分付開船一面數一數二的發作一個不住小賤人小娼根不受人擡舉再哭時就討打了美娘那里怕他哭之不已船至湖心亭吳八公子分付擺盒在亭子內自己先上去了却分付家人叫那小賤人來陪酒美娘抱住了欄干那里肯去只是嚎哭吳八公子也覺沒興自己喫了幾杯淡酒收拾下船自來扯美娘美娘雙脚亂跳哭聲愈高八公子大怒教狠僕拔去簪珥美娘蓬着頭跑到船頭上就要投水被家童們

使作公子道你撒賴便怕你不成就是死了也只費得我幾兩銀子不爲大事只是送你一條性命也是罪過你住了啼哭時我就放你回去不難爲你美娘聽說放他回去眞個住了哭八公子分付移船到清波門外僻靜之處將美娘繡鞋脫下去其裹脚露出一對金蓮如兩條玉笋相似教狠僕扶他上岸罵道小賤人你有本事自走回家我却沒人相送說罷一篙子撐開再向湖中而去正是

焚琴煮鶴從來有　惜玉憐香幾個知

美娘赤了脚寸步難行思想自己才貌兩全只爲落

[illegible]又行

于風塵受此輕賤平昔枉自結識許多王孫貴客急切用他不着受了這般凌辱就是回去如何做人到不如一死爲高只是死得沒些名目枉自享個盛名到此地位看着村莊婦人也勝我十二分這都是劉四媽這個花嘴哄我落坑墮塹致有今日自古紅顏薄命亦未必如我之甚越思越苦放聲大哭事有偶然却好朱重那日到清波門外朱十老的墳上祭掃過了打發祭物下船自己步回從此經過聞得哭聲上前看時雖然蓬頭垢面那玉貌花容從來無兩如何不認得喫了一驚道花魁娘子如何這般模樣

與正相受
不害內應

頻哀哭之際聽得聲音厮熟止啼而看原來正是知情識趣的秦小官、美娘當此之際、如見親人、不覺傾心吐膽、告訴他一番、朱重心中十分疼痛亦爲之流淚、袖中帶得有白綾汗巾一條、的有五尺多長取出劈半扯開、奉與美娘裹脚、親手與他拭淚又與他挽起青絲、再三、把好言寬解等待美娘哭定、忙去喚個煖轎請美娘坐了、自己步送直到、王九媽家、九媽不得女兒消息在四處打探慌迫之際見秦小官送女兒回來、分明送一顆夜明珠還他如何不喜况且鴇兒一向不見秦重挑油上門多曾聽得人說他承受

人情所同不獨妓家誠然如此人情卽所已殷彩胡不可

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

了朱家的店業手頭活動體面又比前不同自然刮目相待又見女兒這等模樣問其緣故已知女兒吃了大苦全虧了秦小官深深拜謝設酒相待日已向晚秦重略飲數杯起身作別美娘如何肯放道我一向有心于你恨不得你見面今日定然不放你空去鴇兒也來扳留秦重喜出望外是夜美娘吹彈歌舞曲盡生平之技奉承秦重秦重如做了一個遊仙好夢喜得魄蕩魂消手舞足蹈夜深酒闌二人相挽就寢雲雨之事其美滿更不必言

一個是足力後生一個是慣情女子這邊說三年

懷想費幾多役夢勞魂那邊說一夜相思這邊作粘皮貼肉一個謝前番幫襯合今番恩上加恩個謝今夜總成比前夜愛中添愛紅粉妓傾翻粉盒羅帕留痕賣油郎打潑油瓶被窩沾濕可笑村兒乾折本作成小子弄風流

雲雨已罷美娘道我有句心腹之言與你說你休得推托秦重道小娘子若用得着小可時就赴湯蹈火亦所不辭豈有推托之理美娘道我要嫁你秦重笑道小娘子就嫁一萬個也還不數到小可頭上休得取笑枉自折了小可的食料美娘道這話實是真心

怎說取笑二字我自十四歲被媽媽灌醉梳弄過了此時便要從良只爲未曾擇得人不辨好歹恐悞了終身大事以後相處的雖多都是豪華之輩酒色之徒但知買笑追歡的樂意那有憐香惜玉的真心看來看去只有你是個志誠君子況聞你尚未娶親若不嫌我烟花賤質情願舉案齊眉白頭伏侍你若不允之時我就將三尺白羅死于君前表白我這片誠心也強如昨日死于村郎之手沒名沒目惹人笑話說罷嗚嗚的哭將起來秦重道小娘子休得悲傷小可承小娘子錯愛將天就地求之不得豈敢推托

此上人是[illegible]門面[illegible]家

只是小娘子千金聲價小可家貧力薄如何擺布也是力不從心了美娘道這却不妨不瞞你說我只爲從良一事預先積趲些東西寄頓在外贖身之費一毫不費你心力秦重道就是小娘子自己贖身平昔住慣了高堂大厦享用了錦衣玉食在小可家如何過活美娘道布衣蔬食死而無怨秦重道小娘子雖然只怕媽媽不從美娘道我自有道理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兩個直說到天明原來黃翰林的衙內韓尚書的公子齊太尉的舍人這幾個相知的人家美娘都寄頓得有箱籠美娘只推要用陸續取到密地約

最誤人有門面人

下秦重教他收置在家然後一乘轎子擡到劉四媽家訴以從良之事劉四媽道此事老身前日原說過的只是年紀還早又不知你要從那一個美娘道姨娘你莫管是甚人少不得依着姨娘的言語是個真從良樂從良了從良不是那不真不假不了不絕的勾當只要姨娘肯開口時不愁媽媽不允做姪女的別沒孝順只有十兩金子奉與姨娘胡亂打些釵子是必在媽媽前做個方便事成之時媒禮在外劉四媽看見這金子笑得眼兒沒縫便道自家兒女又是美事如何要你的東西這金子權時領下只當與你

收藏此事都在老身身上只是你的娘把你當個搖錢之樹等閒也不輕放你出去怕不要千把銀子那主兒可是肯出手的麼也得老身見他一見與他講通方好美娘道姨娘莫管閒事只當你姪女自家贖身便了劉四媽道媽媽可曉得你到我家來美娘道不曉得四媽道你且在我家便飯待老身先到你家與媽媽講講得通時然後來報你劉四媽僱乘轎子擡到王九媽家九媽相迎入內劉四媽問起吳八公子之事九媽告訴了一遍四媽道我們行戶人家到是養成個半低不高的丫頭盡可賺錢又且安穩不

骨立豈一口一步步又竹人

論什麼客就接不到是日日不空的好女只爲名大了好似一塊薰魚落地馬蟻兒都要鑽他雖然熱鬧却也不得自在說便許多一夜也只是個虛名那些王孫公子來一遍動不動有幾個幫閒連宵達日好不費事跟隨的人又不少個個要承不得他到一些不到之處口裏就出粗唧嘍囉嗹的罵人罷要嘀損你家火又不如肯許得他家主受了若干悶氣況且山人墨客詩社棋社少不得一月之內又有幾日官身是些富貴子孫你爭我奪依了張家違了李家一邊來少不得一邊推了就是吳八公子這一個風

鴇婆商量勸與教養見出體

波翻殺人的萬一失蹉却不連本送了官宦人家與他打官司不成只索忍氣吞聲今日還虧着你家造化高太平沒事一個霹靂空中過去了倘然山高水低悔之無及妹子聞得吳八公子不懷好意還要與你家索閙姪女的性氣又不好不肯奉承人第一這一件乃是個惹禍之本九媽道便是這件老身好不擔憂就是這八公子也是有名有稱的人又不是下賤之人這丫頭抵死不肯接他惹出這場寡氣當初他年紀小時還聽人教訓如今有了個虛名被這些富貴子弟誇他獎他慣了他情性驕了他氣質動不

又寬一句

動自作自主逢着客來他要接便接他若不情願時便是九牛也休想牽得他轉劉四媽道做小娘的略有些身分都則如此王九媽道我如今與你商議倘若有個肯出錢的不如賣了他去到得乾淨省得終身擔着鬼胎過日劉四媽道此言甚妙賣了他一個就討得五六個若湊巧撞得着相應的十來個也討得的這等便宜事如何不做王九媽道老身也曾筭計過來那些有勢有力的不肯出錢專要討人便宜及至肯出幾兩銀子的女兒又嫌好道歉做張做智的不肯若有好主兒妹子做媒作成則個倘若這丫

頭不肯時節還求你攛掇這丫頭做娘的話也不聽只你說得他信話得他轉劉四媽呵呵大笑道做妹子的此來正為與姪女做媒你要許多銀子便肯放他出門九媽道妹子你是明理的人我們這行戶中只有賤買那有賤賣況且美兒數年盛名滿臨安誰不知他是花魁娘子難道三百四百就容他走動少不得要他千金劉四媽道待妹子去講若肯出這個數目做妹子的便來多口若合不着時就不來了臨行時又故意問道姪女今日在那裡九媽道不要說起自從那日喫了吳八公子的虧怕他還來淘氣

終日裡撞個轎子，各宅去分訴。前日在齊太尉家，昨日在黃翰林家，今日又不知在那家去了。劉四媽道：有了你老人家做主，按定了坐盤星，也不容侄女不肯。萬一不肯時，做妹子自會勸他。只是尋得主顧來，你卻莫要捉班做勢。九媽道：一言既出，並無他說。九媽送至門首，劉四媽叫聲聒噪，上轎去了。這纔是

數黑論黃雌陸賈，說長話短女隨何。
若還都像虔婆口，尺水能興萬丈波。

劉四媽回到家中，與美娘說道：我對你媽媽如此說，這般講，你媽媽已自肯了，只要銀子見面，這事立地

個成、美娘道、銀子已曾辦下、明日姨娘千萬到我家來玉成其事、不要冷了場、改日又費講、四媽道、既然約定、老身自然到宅、美娘別了、劉四媽回家、一字不題、次日午牌時分、劉四媽果然來了、王九媽問道、所事如何、四媽道、十有八九、只不曾與姪女說過、四媽來到美娘房中、兩下相叫了、講了一回說話、四媽道、你的主兒到了不曾、那話兒在那裡、美娘指着床頭道、在這幾隻皮箱裡、美娘把五六隻皮箱、一時都開了、五十兩一封、搬出十三四封來、又把些金珠寶玉、算價、足勾千金之數、把個劉四媽驚得眼中出火、口

內流涎想道小小年紀這等有肚腸不知如何設法積下許多東西我家這幾個粉頭一般接客趕得着他那裡不要說不會生發就是有幾文錢在荷包裡閒時買瓜子磕買糖兒喫兩條脚帶破了還要做媽的與他買布哩偏生九阿姐造化討得着年時賺了若干錢鈔臨出門還有這一主大財又是取諸宮中不勞餘力這是心中暗想之語却不曾說出來美娘見劉四媽沉吟只道他作難索謝慌忙又取出四疋潞紬兩股寶釵一對鳳頭玉簪放在卓上道這幾件東西奉與姨娘爲伐柯之敬劉四媽歡天喜地對王

劉四媽說話句句入情入理無不聽

然後又添此一段關節

九媽說道姪女情願自家贖身一般身價並不短少分毫比着孤老贖身更好省得閒漢們從中說合費酒費漿還要加一加二的謝他王九媽聽得說女兒房箱內有許多東西到有個嘿然之色你道却是為何世間只有鴇兒最狠做小娘的設法些東西都送到他手裡纔是快活也有做些私房在箱籠內鴇兒曉得些風聲專等女兒出門撬開鎖鑰翻箱倒籠取個罄空只為美娘盛名之下相交都是大頭兒替做娘的掙得錢鈔又且性格有些古怪等閒不敢觸他故此臥房裡面鴇兒的腳也不搠進去誰知他如此

有錢劉四媽見九妹顏色不豫便猜著了遂說道九阿姐你作得三心兩意這些東西都是妓女自家掙下的也不是你本分之錢他若肯花費那也花費了或是他不長進把來津貼了得意的孤老你也那裡知道這還是他做家的好處況且小娘自己手中沒有錢鈔臨到從良之際難道赤身跟他出門少不得頭上腳下都要收拾得光鮮等他好去別人家做人如今他自家拿得出這些東西自然一絲一綫不費你的心這一主銀子是你完完全全穩在腰膀的。他就贖身出去怕不是你女兒倘然他掙得好時

節月節，節他不來孝順你，就是嫁了人時，他又沒有親爹親娘，你也趕去做得着他的外婆受用處，正有哩。只這一套話，說得王九媽心中爽然，當下應允。劉四媽就去搬出銀子，一封封兌過，交付與九媽，又把這些金珠寶玉，逐件指物作價，對九媽說道，這都是做妹子的故意估下他些價錢，若換與人，還便宜得幾十兩銀子。王九媽雖同是個鴇兒，到是個老實頭，但憑劉四媽說話，無有不納。劉四媽見王九媽收了這主東西，便叫亡八寫了婚書，交付與美兒。美兒道，趁姨娘在此，奴家就拜別了爹媽出門，借姨娘家住

一兩日、擇吉從良、未知姨娘允否、劉四媽得了美娘
許多謝禮、生怕九媽翻悔、巴不得美娘出了他門、完
成一事、便道正該如此、當下美娘收拾了房中自己
的粧臺拜匣皮箱鋪蓋之類、但是鴇兒家中之物、一
毫不動、收拾已完、隨着四媽出房、拜別了假爹假媽
和那姨娘行中、都相叫了、王九媽一般哭了幾聲、美
娘喚人挑了行李、欣然上轎、同劉四媽到劉家去、四
媽出一間幽靜的好房、頓下美娘行李、衆小娘都來
與美娘叫喜、是晚朱重差莘善到劉四媽家討信、已
知美娘贖身出來、擇了吉日、笙簫鼓樂娶親、劉四媽

就做大媒送親朱重與花魁娘子花燭洞房歡喜無限

雖然舊事風流　不減新婚佳趣

次日朱重夫婦請新人相見各各相認吃了一驚問起根由至親三口抱頭而哭朱重方纔認得是丈人丈母請他上坐夫妻二人重新拜見親鄰聞知無不駭然是日整備筵席慶賀兩重之喜飲酒盡歡而散三朝之後美娘教丈夫備下幾副厚禮分送舊相知各宅以酬其寄頓箱籠之恩并報他從良信息此是美娘有始有終處王九媽劉四媽家各有禮物相

送無不感激滿月之後美娘將箱籠打開內中都是黃白之資吳綾蜀錦何止百計共有三千餘金都將匙鑰交付丈夫慢慢的買房置產整頓家當油鋪生理都是丈人莘公管理不上一年把家業掙得花錦般相似驅奴使婢甚有氣象朱重感謝天地神明保佑之德發心于各寺廟喜捨合殿油燭一套供琉璃燈油三個月齋戒沐浴親往拈香禮拜先從昭慶寺起其他靈隱法相淨慈天竺等寺以次而行就中單說天竺寺是觀音大士的香火有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三處香火俱盛卻是山路不通舟楫朱重叫從

人挑了一擔香燭三擔清油自己乘轎而往先到上天竺來寺僧迎接上殿老香火秦公點燭添香此時朱重居移氣養移體儀容魁岸非復幼時面目秦公那裡認得他是兒子只因油桶上有個大大的秦字又有汴梁二字心中甚以為奇也是天然湊巧剛剛到上天竺偏用着這兩隻油桶朱重拈香已畢秦公托出茶盤主僧奉茶秦公問道不敢動問施主這油桶上為何有此三字朱重聽得問聲帶着汴梁人的土音忙問道老香火你問他怎麼莫非也是汴梁人麼秦公道正是朱重道你姓甚名誰為何在此出家

共有幾年了、秦公把自己姓名鄉里、細細告訴、昔年上避兵來此、因無活計、將十三歲的兒子秦重、過繼與朱家、如今有八年之遠、一向爲年老多病、不曾下山、問得信息、朱重一把抱住、放聲大哭道、孩兒便是秦重、向在朱家挑油買賣、正爲要訪求父親下落、故此于油桶上寫汴梁秦三字、做個標識、誰知此地相逢、眞乃天與其便、衆僧見他父子別了八年、今朝重會、各各稱奇、朱重這一日、就歇在上天竺、與父親同宿、各敘情節、次日取出中天竺、下天竺兩個疏頭換過、內中朱重、仍改做秦重、復了本姓、兩處燒香禮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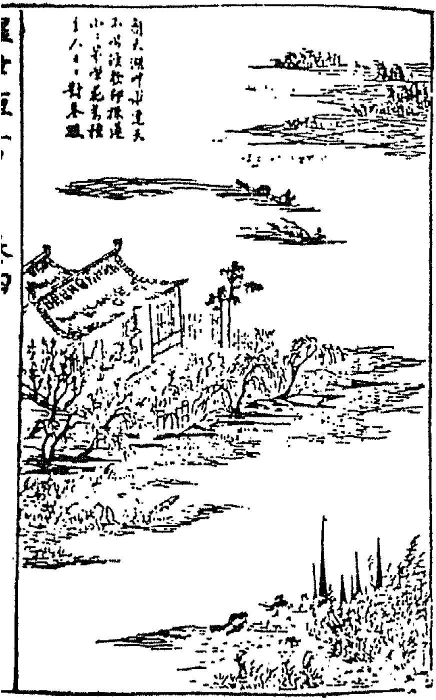
已畢轉到上天竺要請父親回家安樂供養秦公出家已久喫素持齋不願隨兒子回家秦重道父親別了八年孩兒有缺侍奉況孩兒新娶媳婦也得他拜見公公方是秦公只得依允秦重將轎子讓與父親乘坐自己步行直到家中秦重取出一套新衣與父親換了中堂設坐同妻莘氏雙雙參拜親家公親母阮氏齊來見禮此日大排筵席秦公不肯開葷素酒素食次日鄰里斂錢稱賀一則新婚二則新娘子家骨肉團圓三則父子重逢四則秦小官歸宗復姓共是四重大喜一連又喫了幾日喜酒秦公不願家居

思想上天竺一段虔誠淨出家參禪不敢違親之志將銀二百兩于上天竺另造淨室一所送父親到彼居住其日用供給按月送去每十日親往候問一次每一季同莘氏往候一次那秦公活到八十餘歲端坐而化遺命葬于本山此是後話卻說秦重和莘氏夫妻偕老生下兩個孩兒俱讀書成名至今風月中市語凡夸人善于幫襯都叫做秦小官又叫賣油郎有詩爲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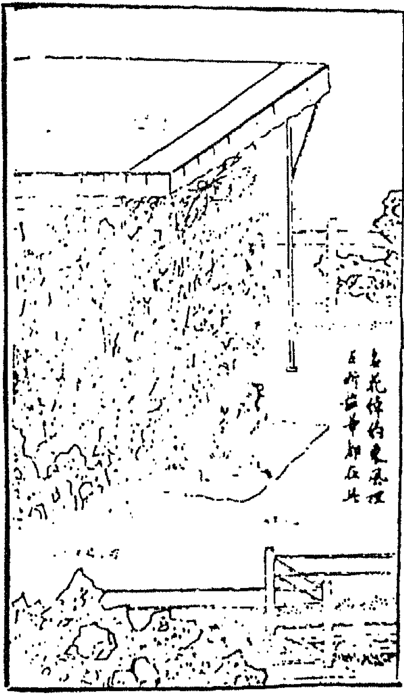
春來處處百花新　蜂蝶紛紛竟採春
堪愛豪家多子弟　風流不及賣油人

第三卷終

醒世恒言



割太湖中水連天
不必談經柳樹邊
小〻草堂花萬樹
主人日〻對春風


名花倚約東風裡
占斷芳華却在此

灌園叟晚逢仙女

連宵風雨閉柴門　落盡深紅只柳存
欲掃蒼苔且停帚　堦前點點是花痕

這首詩爲惜花而作。昔唐時有一處士，姓崔名玄微，平昔好道，不娶妻室，隱於洛東。所居庭院寬敞，遍植花卉竹木，搆一室在萬花之中，獨處於內，童僕都居花外，無故不得輙入。如此三十餘年，足跡不出園門。時值春日，院中花木盛開，玄微日夕徜徉其間。一夜風清月朗，不忍舍花而睡，乘着月色，獨步花叢中，忽

見月影下一青衣冉冉而來玄微驚訝道這時節那得有女子到此行動心下雖然怪異又想道且看他到何處去那青衣不往東不往西徑至玄微面前深深道個萬福玄微還了禮問道女郎是誰家宅眷因何深夜至此那青衣啓一點朱唇露兩行碎玉道兒家與處士相近今與女伴過上東門訪表姨欲借處士院中暫憩不知可否玄微見來得奇異欣然許之青衣稱謝原從舊路轉去不一時引一隊女子分花約柳而來與玄微一一相見玄微就月下仔細看時一個個姿容媚麗體態輕盈或濃或淡妝束不一隨

從女厥盡皆妖艷正不知從那里來的相見畢、玄微邀進室中分賓主坐下、開言道請問諸位女娘姓氏今訪何姻戚乃得光降敝園、一衣綠裳者答道妾乃楊氏、指一穿白的道此位李氏、又指一衣絳服的道此位陶氏遂逐一指示、最後到一緋衣小女乃道此位姓石、名阿措、我等雖則異姓、俱是同行姊妹、因封家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見其至、今夕月色甚佳、故與姊妹們同往候之、二來素蒙處士愛重、妾等順便相謝、玄微方待酬答、青衣報道、封家姨至、眾皆驚喜出迎、玄微閃過半邊觀看眾女子相見畢、說道、

正要來看十八歲、爲主人留坐、不意姨至、足見同心、各向前致禮十八、姨道屢欲求看卿等俱爲使命所阻、今乘間至此、衆女道如此良夜、請姨寬坐、當以一尊爲壽、遂授旨青衣去辦、十八姨問道此地可坐否、楊氏道、主人甚賢地極清雅、十八姨道主人安在、玄微趨出相見、舉目看十八姨體態飄逸言詞泠泠有林下風氣、近其傍、不覺寒氣侵肌、毛骨竦然、遜入堂中侍女將卓椅、已是安排停當、請十八姨居于上席、衆女挨次而坐、玄微末位相陪、不一時、衆青衣取到酒餚羅設上來、佳餚異果、羅列滿案、酒味醇釅、其北

如駱俱非人世所有此時月色倍明室中照耀如同白日滿坐芳香馥馥襲人賓主酣酢不能交盞酒至半酣一紅裳女子滿斟大觥送與十八姨道兒有一歌請爲歌之歌云

絳衣披拂露盈盈　淡染胭脂一朵輕
自恨紅顏留不住　莫怨狂風道薄情

歌罷清韻悶者皆愁然又一白衣女子送酒道兒亦有一歌歌云

皎潔玉顏勝白雪　況乃當年對芳月
沉吟不敢怨春風　自歎容華暗消歇

其音更覺悽切那十八姨性頗輕佻又好酒多了幾盃漸漸狂放聽了二歌乃道值此芳辰美景賓主正歡何遽作傷心語歌旨又深刺予殊爲慢客須各罰以大觥當另歌之遂手斟一巨觥遞來酒醉手軟持不甚牢盃纔舉起不想袖在箸上一兜撲碌的連盃打翻這酒若翻在別個身上却也罷了恰恰裡盡潑在阿措身上阿措年嬌貌美性愛整齊穿的却是一件大紅簇花緋衣那紅衣最忌的是酒纔沾滴點其色便改怎經得這一大盃酒況且阿措也有七八分酒意見污了衣服作色道諸姊便有所求吾不畏爾

即起身往外就走、十八姨也怒道、小女弄酒、敢與吾爲抗耶、亦拂衣而起、衆女子留之不住、齊勸道、阿措年幼、醉後無狀、望勿記懷、明日當率來請罪、相送下堦、十八姨忿忿向東而去、衆女子與玄微作別、向花叢中四散行走、玄微欲覩其蹤跡、隨後送之、步急苔滑、一交跌倒、掙起身來看時、衆女子俱不見了、心中想道、是夢却又未曾睡卧、若是鬼、又衣裳楚楚、言語歷歷、見人如何又倏然無影、胡猜亂想、驚疑不定、回入堂中、卓椅依然擺設、盃盤一毫已無、惟覺餘馨滿室、雖異其事、料非禍祟、却也無懼、到次晚、又往花中

苑見諸女子已在正勸阿措往十八姨處請罪阿措怒道何必更懇此老嫗有事只求處士足矣衆皆喜道妹言甚善齊向玄微道吾姊妹皆住處士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阿措誤觸之此後應難取力處士倘肯庇護當有微報耳玄微道某有何力得庇諸女阿措道但求處士每歲元旦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立于苑東吾輩則安然無恙矣今歲已過請于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即立之可免本日之難玄微道此乃易事敢不從命齊聲謝道得蒙處士既允必不忘德

言訖而別其行甚疾玄微隨之不及忽一陣香風過處各失所在玄微欲驗其事次日即製衛朱幡候至廿一日清早起來果然東風微拂急將幡豎立苑東少頃狂風振地飛沙走石自洛南一路摧林折樹但苑中繁花不動玄微方悟諸女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阿措即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到次晚衆女各裹桃李花數斗來謝道承處士脫某等大難無以爲報餌此花英可延年却老願長如此衛護某等亦可致長生玄微依其言服之果然容顏轉少如三十許人後得道仙去有詩爲證

洛中處士愛栽花　歲歲朱欄繪采茶
學得餐英堪不老　何須更覓棗如瓜

列位莫道小子說風神與花精往來乃是荒唐之語那九州四海之中目所未見耳所未聞不載史冊不見經傳奇奇怪怪蹺蹺蹊蹊的事不知有多多少少就是張華的博物志也不過志其一二虞世南的行書廚也包藏不得許多此等事甚是平常不足爲異然雖如此又道是子不語怪且閣過一邊只那惜花致福損花折壽乃見在功德須不是亂道列位若不信時還有一段灌園叟晚逢仙女的故事待小子說

與列位看官們聽若平日愛花的聽了自然將花分外珍重內中或有不惜花的小子就將這話勸他惜花起來雖不能得道成仙亦可以消閒遣悶你道這段話文出在那個朝代何處地方就在大宋仁宗年間江南平江府東門外長樂村中這村離城只有二里之遠村上有個老者姓秋名先原是庄家出身有數畝田地一所草房媽媽水氏已故別無兒女那秋先從幼酷好栽花種果把田業都撇棄了專于其事若偶覓得種異花就是拾着珍寶也沒有這般歡喜隨你極緊要的事出外路上逢着人家有樹花兒不

管他家容不容便陪著笑臉挨進去求玩若平常花木或家裡也在正開還轉身得快倘然是一種名花家中沒有的雖或有已開過了便將正事撇在半邊依依不捨永日忘歸人都叫他是花癡或遇見賣花的有株好花不論身邊有錢無錢一定要買無錢時便脫身上衣服去解當也有賣花的知他僻性故高其價也只得忍貴買回又有那破落戶曉得他是愛花的各處尋覓好花折來把泥假捏個根兒哄他少不得也買有恁般奇事將來種下依然肯活日積月累遂成了一個大園那園周圍編竹爲籬籬上交纏

薔薇、茶蘼、木香、刺梅、木槿、棣棠、金雀、籬邊遍下蜀葵、鳳仙、雞冠、秋葵、鶯粟等種。更有那金萱、百合、剪春羅、剪秋羅、滿地嬌、十様錦、美人蓼、山躑躅、高良薑、白蛺蝶、夜落金錢、纏枝牡丹等類，不可枚舉。遇開放之時，爛如錦屏。遠離數步，盡植名花異卉。一花未謝，一花又開。向陽設兩扇柴門，門內一條竹徑，兩邊都結柏屏遮護。轉過柏屏，便是三間草堂。房雖草創，卻高爽寬敞，窗槅明亮。堂中掛一幅無名小畫，設一張白木臥榻。桌凳之類，色色潔淨，打掃得地下無纖毫塵垢。堂後精舍數間，臥室在內。那花卉無所不有，十分繁

茂異佃四時不謝、八節長春、但見

梅標清骨、蘭挺幽芳、茶苡雅韻、李謝濃粧、杏嬌疎雨、菊傲嚴霜、水仙氷肌玉骨、牡丹國色天香、玉樹亭亭堦砌、金蓮冉冉池塘、芍藥芳姿少比、石榴麗質無雙、丹桂飄香月窟、芙蓉冷艷寒江、梨花溶溶夜月、桃花灼灼朝陽、山茶花寶珠稱貴、蠟梅花磬口方香、海棠花西府爲上、瑞香花金邊最良、玫瑰杜鵑、爛如雲錦、繡毬郁李、點綴風光、說不盡千般花卉、數不了萬種芬芳

籬門外正對着一個大湖、名爲朝天湖、俗名荷花蕩

這湖東通吳淞江、西通震澤、南接龐山湖、湖中景致、四時晴雨皆宜、秋先于岸傍堤上、作堤廣植桃柳、每至春時、紅綠間發、宛似西湖勝景、沿湖遍插芙蓉、湖中種五色蓮花、盛開之日、滿湖錦雲爛熳、香氣襲人、小舟蕩槳採菱、歌聲泠泠、遇斜風微起、偎船競渡、縱橫如飛、柳下漁人艤船晒網、也有戲魚的、結網的、醉臥船頭的、沒水賭勝的、歡笑之音不絕、那賞蓮遊人、畫船簫管鱗集、至黃昏回棹、燈火萬點、間以星影螢光、錯落難辨、深秋時、霜風初起、楓林漸染黃碧、野岸衰柳芙蓉、雜間白蘋紅蓼、掩映水際、蘆葦中鴻雁群

集噪喧干雲霄聲動人際冬天氣彤雲密佈六花飛舞上下一色那四時景致言之不盡有詩爲證

朝天湖畔水連天　不唱漁歌即採蓮
小小茅堂花萬種　主人日日對花眠

按下散言且說秋先每日清晨起來掃淨花底落葉汲水逐一澆灌到晚上又澆一番若有一花將開不勝歡躍或煖壺酒兒或烹甌茶兒向花深深作揖先行澆奠口稱花萬歲三聲然後坐于其下淺斟細嚼酒酣興到隨意歌嘯身子倦時就以石爲枕臥在根傍自半含至盛開未嘗暫離如見日色烘烈乃把棕

擔糞水沃之。遇着月夜，便通宵不寐。倘值了狂風暴雨，即披蓑頂笠，周行花間檢視。遇有欹斜之枝，以竹扶之。雖夜間還起來巡看幾次。若花到謝時，則累日歎息，常至墮淚。又不捨得那些落花，以椶拂輕輕拂來，置於盤中，時嘗觀玩，直至乾枯，裝入淨甕。滿甕之日，再用茶酒澆奠，慘然若不忍釋。然後親捧其甕，深埋長堤之下，謂之葬花。倘有花片被雨打泥污的，必以清水再四滌淨，然後送入湖中，謂之浴花。平昔最恨的是攀枝折朵。他也有一段議論，道凡花一年只開得一度，四時中只占得一時，一時中又只占得數日。他

熬過了三時的冷淡纔討得這幾日的風光有他隨風而舞迎人而笑如人正當得意之境忽被摧殘巴此數日甚難一朝折損甚易花若能言豈不嗟歎況就此數日開先猶含蘂後復零殘盛開之時更無多子又有蝶攢蜂採鳥啄蟲鑽日炙風吹霧迷雨打全仗人去護惜他却反恣意拗折於心何忍且說此花自芽生根自根生本強者爲幹弱者爲枝一幹一枝不知養成了多少年月及候至花開供人清玩有何不美定要折他花一離枝再不能上枝枝一去幹再不能附幹如人死不可復生刑不可復贖花若能言

引此類推爲說莫不宜以慈悲大有不可不喻處

豈不悲傷、又想他折花的、不過擇其巧幹、愛其繁枝、插之瓶中、置之席上、或供賓客片時侑酒之歡、或助婢妾一日梳粧之飾、不思客觴可飽玩於花下、閨粧可借巧於人工、手中折了一枝、樹上就少了一枝、今年伐了此幹、明年便少了此幹、何如延其性命、年年歲歲、玩之無窮乎、還有未開之蕊、隨花而去、此蕊竟槁滅枝頭、與人之童殀何異、又有原非愛玩、趁興攀折、既折之後、揀擇好歹、逢人取討、即便與之、或隨路棄擲、略不顧惜、如人横禍枉死、無處申冤、花若能言、豈不痛恨、他有了這段議論、所以生平不折一枝、不

傷一莖就是別人家園上他心愛着那一種花兒寧可終日看玩假饒那花主人要取一枝一朵來贈他他連稱罪過決然不要若有傍人要來折花者只除他不看見罷了他若見時就把言語再三勸止人若不從其言他情願低頭下拜代花乞命人雖叫他是花癡多有可憐他一片誠心因而住手者他又深深作揖稱謝又有小廝們要折花賣錢的他便將錢與之不教折損或他不在時被人折損他來見了損處必凄然傷感取泥封之謂之醫花為這件上所以自己園中不輕易放人遊玩偶有親戚鄰友要看難好

因此先將此話講過然後放進去又恐傷殘花只許遠觀不容親近倘有不達時務的捉空摘了一花一蕊那老兒便要面紅頸赤大發寶急下次就打罵他也不容進去看了後來人都曉得了他的性了就一葉兒也不敢摘動大凡茂林深樹便是禽鳥的巢穴有花果處越發千百為群如單食果實到還是小事偏偏只揀花蕊啄傷惟有秋先却將米穀置于空處飼之又向禽鳥祈祝那禽鳥却也有知覺每日食飽在花間低飛輕舞宛囀嬌啼並不損一朵花蕊也不食一個果實故此產的果品最多却又大而甘美每

熟時就先望空祭了花神然後敢嘗又遍送左近鄰家試新餘下的方賣一年倒有若干利息那老兒得了花中之趣自少至老五十餘年略無倦怠筋骨愈覺強健粗衣淡飯悠悠自得有得贏餘就把來周濟村中貧乏自此合村無不敬仰又呼為秋公他自稱為灌園叟有詩為證

朝灌園兮暮灌園　灌成園上百花鮮
花開每恨看不足　為愛看時不肯眠

話分兩頭却說城中有一人姓張名委原是個宦家子弟為人奸狡詭譎殘忍刻薄恃了勢力專一欺隣

欺舍紧害良善觸着他的風波立至必要弄得那人破家蕩產方纔罷手手下用一班如狼似虎的奴僕又有幾個助惡的無賴子弟日夜合做一塊到處闖禍生災受其害者無數不想却遇了一個又狠似他的輕輕捉去打得個臭死及至告到官司又被那人弄了些手脚反問輸了因此愧了自覺無顏帶了四五個家人同那一班惡少暫在莊上遣悶那莊正在長樂村中離秋公家不遠一日早飯後喫得半酣光景向村中閒走不覺來到秋公門首只見籬上花枝鮮媚四圍樹木繁翳齊道這所在倒也幽雅是那

家的家人道、此是種花秋公園上、有名叫做花痴、張委道、我常聞得說庄邊有什麽秋老兒種得異樣好花、原來就住在此、我們何不進去看看、家人道、這老兒有些古怪、不許人看的、張委道、別人或者不肯、難道我也是這般樣去敲門、那時園中牡丹盛開、秋公剛剛澆灌完了、正將着一壺酒兒、兩碟果品在花下獨酌、自取其樂、飲不上三盃、只聽得開開的敲門响、放下酒杯、走出來開門、一看見站着五六個人、酒氣直冲、秋公料道必是要看花的、便攔住門口問道、列位有甚事到此、張委道、你這老兒不認得我麽、我乃

城裡有名的張衙內。那邊張家庄便是我家的。聞得你園中好花甚多。特來遊玩。秋公道告衙內。老漢也沒種甚好花。不過是桃杏之類。都已謝了。如今並沒別樣花卉。張委睜起雙眼道這老兒恁般可惡。看有花兒打甚緊。卻便回我沒有。難道喫了你的。秋公道不是老漢說謊。果然沒有。張委那里肯聽。向前叉開手。當胸一搡。秋公站立不牢。踉踉蹌蹌直撞過半邊、衆人一齊擁進。秋公見勢頭兇惡。只得讓他進去。把籬門掩上。隨着進來。向花下取過酒果。站在傍邊。衆人看那四邊花草甚多。惟有牡丹最盛。那花不是蒙

常玉樓春之類乃五種有名異品那五種

黃樓子　綠蝴蝶　西瓜瓤

舞青猊　大紅獅頭

這牡丹乃花中之王惟洛陽爲天下第一有姚黃魏紫名色一本價值五千你道因何獨盛于洛陽只爲昔日唐朝有個武則天皇后淫亂無道寵幸兩個官兒名喚張易之張昌宗于冬月之間要遊後苑寫出四句詔來道

來朝遊上苑　火速報春知
百花連夜發　莫待曉風吹

不想武則天原是應運之主百花不敢違旨一夜發蕊開花次日駕幸後苑只見千紅萬紫芳菲滿目單有牡丹花有些志氣不肯奉承女主倖臣要一根葉兒也沒有則天大怒遂貶于洛陽故此洛陽牡丹冠于天下有一隻玉樓春詞單贊牡丹花的好處詞云

名花綽約東風裡占斷韶華都在此芳心一片可人憐春色三分愁雨洗玉人盡日懨懨地猛被笙歌驚破睡起臨妝鏡似嬌羞近日傷春輸與你

那花正種在草堂對面周遭以湖石攔之四邊豎個木架子上覆布幔遮蔽日色花木高有丈許最低亦

有六七尺其花大如丹盤五色燦爛光華奪目眾人齊讚好花張委便踏上湖石去嗅那香氣秋先極怪的是這節乃道衙內站遠些看莫要上去張委惱他不容進來心下正要尋事又聽了這話喝道你那老兒住在我莊邊難道不曉得張衙內名頭麼有恁樣好花故意回說沒有不計較就勾了還要多言那見得聞一聞就壞了花你便這般說我偏要聞遂把花逐朵攀下來一個鼻子湊在花上去嗅那秋老在傍氣得敢怒而不敢言也還道略看一回就去誰知這廝故意賣弄道有恁樣好花如何空過須把酒來賞

玩分付家人快去取秋公見要取酒來賞更加煩惱向前道所在蝸窄沒有坐處衙內止看看花兒酒還到貴莊上去吃張委指着地上道這地下儘好坐秋公道地上齷齪衙內如何坐得張委道不打緊少不得有氈條遮襯不一時酒餚取到鋪下氈條衆人團團圍坐猜拳行令大呼小叫十分得意只有秋公骨篤了嘴坐在一邊那張委看見花木茂盛就起個不良之念思想要吞占他的斜着醉眼向秋公道看你這蠢老兒不出到會種花卻也可取賞你一盃酒秋老那有好氣答他氣忿忿的道老漢天性不會飲酒

衙內自請張委又道你這厮可責麼秋公見口聲來得不好老大驚訝答道這園是老漢的性命如何捨得賣張委道什麼性命不性命賣與我罷了你若沒去處一發連身歸在我家又不要做別事單單替我種些花木可不好麼眾人齊道你這老兒好造化難得衙內恁般看顧還不快些謝恩秋公看見逐步欺負上來一發氣得手足麻軟也不去采他張委道這老兒可惡肯不肯如何不答應我秋公道說過不賣了怎的只管問張委道放屁你若再說句不賣就寫帖兒送到縣裡去秋公氣不過欲要搶白幾句又想

一想、他是有勢力的人、卻又醉了、怎與他一般樣見識、且哄了去再處、忍着氣答道、衙內總要買、也須從容一日、豈是一時急驟的事、衆人道、這話也說得是、就在明日罷、此時都已爛醉、齊立起身、家人收拾家火先去、秋公恐怕折花、預先在花邊防護、那張委眞個走向前、便要踹上湖石去採、秋先扯住道、衙內、這花雖是微物、但一年間不知糜多少工夫、纔開得這幾朵、不爭折損了、深爲可惜、況折去不過一二日就謝的、何苦作這樣罪過、張委喝道、胡說、有甚罪過、你明日賣了、便是我家之物、就都折盡、與你何干、把手、

任擇奇物必有近身內自告者者老有試孩的凡沫字所對代之味二

去推倒秋公撇住死也不放道衙內便殺了老漢這花決不與你摘的衆人道這老兒其實可惡衙內採朵花兒值什麼大事裝出許多模樣難道怕你就不摘了遂齊走上前亂摘把那老兒急得叫苦連天捨了張委拚命去攔阻扯了東邊顧不得西首頃刻間摘下許多秋老心疼肉痛罵道你這班賊男女無事登門將我欺負要這性命何用赶向張委身邊撞個滿懷去得勢猛張委又多了幾盃酒把腳不住翻觔斗跌倒衆人都道不好了衙內打壞也齊將花撇下一赶過來要打秋公內中有一個老成些的見秋公

年紀已老，恁打出事來，勸住眾人，扶起張委。張委因跌了這交，心中轉惱，赶上前打得個發落不留，撒作遍地，意尤未足，又向花中踐踏一回。可惜好花，正是

老拳毒潤交加下　翠葉嬌花一旦休
好似一番風雨惡　亂紅零落沒人收

當下只氣得個秋公搶地呼天，滿地亂滾。鄰家聽得秋公園中喧嚷，齊跑進來，看見花枝滿地狼籍，眾人正在行兇，鄰里盡吃一驚，上前勸住，問知其故，內中到有兩三個是張委的租戶，齊替秋公陪個不是，虛心冷氣送出籬門。張委道：你們對那老賊說，好好把

園送我便饒了他若說半個不字須教他仔細着恨恨而去鄰里們見張委醉了只道醉話不在心上覆身轉來將秋公扶起坐在堦沿上那老兒放聲號慟衆鄰里勸慰了一番作別出去與他帶上籬門一路行走內中也有惜秋公平日不容看花的便道這老官兒眞個忒煞古怪所以有這樣事也得他經一遭兒警戒下次內中又有直道的道莫說這沒天理的話自古道種花一年看花十日那看的但覺好看讚聲好花罷了怎得知種花的煩難只這幾朵花正不知費了許多辛苦纔培植得恁般茂盛如何怪得他

愛惜、不題衆人、且說秋公不捨得這些殘花、走向前將手去撿起來看、見踐踏得凋殘零落、塵垢沾污、心中悽慘、又哭道、花阿、我一生愛護、從不曾損壞一瓣一葉、那知今日遭此大難、正哭之間、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秋公爲何恁般痛哭、秋公回頭看時、乃是一個女子、年約二八、姿容美麗、雅淡梳粧、却不認得是誰家之女、乃收淚問道、小娘子是那家、至此何幹、那女子道、我家居在左近、因聞你園中牡丹花茂盛、特來遊玩、不想都已謝了、秋公題起牡丹二字、不覺又哭起來、女子道、你且說有甚苦情、如此啼哭、秋公將

張委打花之事說出那女子笑道原來爲此緣故你可要這花原上枝頭麼秋公道小娘子休得取笑那有落花返枝的理女子道我祖上傳得個落花返枝的法術屢試屢驗秋公聽說化悲爲喜道小娘子眞個有這術法麼女子道怎的不眞秋公倒身下拜道若得小娘子施此妙術老漢無以爲報但每一種花開便來相請賞玩女子道你且莫拜去取一碗水來秋公慌忙跳起去取水心下又轉道如何有這樣妙法莫不是見我哭泣故意取笑又想道這小娘子從不相認豈有耍我之理還是眞的急取了一碗清水

出來崖頭不見了女子只見那花飛已在枝頭地下並無一瓣遺存起初每本一色如今却變做紅中間紫淡內添濃一本五色俱全比先更覺鮮妍有詩爲證

曾聞湘子將花染　又見仙姬會返枝

信是至誠能動物　愚夫猶自笑花癡

當下秋公又驚又喜道不想這小娘子果然有此妙法只道還在花叢中放下水前來作謝園中團團尋遍並不見影乃道這小娘子如何就去了又想道必定還在門口須上去求他傳了這個法兒一徑趕至

門邊那門卻又掩着幾開看時門首坐着兩個老者就見左近鄰家一個喚做虞公一個叫做單老在那里看漁人曬網見秋公出來齊立起身拱手道聞得張衙內在此無理我們恰往田頭沒有來叫得秋公道不要說起受了這班潑男女的毆氣虧着一位小娘子走來用個妙法救起許多花朵不曾謝得他一聲徑出來了二位可看見往那一路去的二老聞言驚訝道花墜了有甚法兒救得這女子去幾時了秋公道剛方出來二老道我們坐在此好一回並沒個人走動那見什麼女子秋公聽說心下恍悟這般

說莫不這位小娘子是神仙下降二老問道你且說怎的救起花兒秋公將女子之事敘了一遍二老道有如此奇事待我們去看看秋公將門拴上一齊走至花下看了連聲稱異道這定然是個神仙凡人那有此法力秋公即焚起一爐好香對天叩謝二老道這也是你平日愛花心誠所以感動神仙下降明日索性到教張衙內這幾個潑男女看看羞殺了他秋公道莫要莫要此等人即如惡犬遠遠見了就該避之豈可還引他來二老道這話也有理秋公此時非常歡喜將先前那瓶酒熱將起來留二老在花下玩

賞至晚而別二老回去一傳合村人都曉得明日俱要來看還恐秋公不許誰知秋公原是有意思的人因見神仙下降遂有出世之念一夜不寐坐在花下存想想至張委這事忽地開悟道此皆是我平日心胸褊窄故外侮得至若神仙汪洋度量無所不容安得有此至次早將園門人開任人來看先有幾個進來打探見秋公對花而坐但分付道任憑列位觀看切莫要採便了衆人得了這話互相傳開那村中男子婦女無有不至按下此處且說張委在次早對衆人道作日反被那老賊撞了一交難道輕恕了不成

如今再去要他這園不肯時多教些人從將花木盡打個希爛方出這氣衆人道這園在衙內庄邊不怕他不肯只是昨日不該把花都打壞還留幾朶後日看看便是張委道這也罷了少不得來年又發我們快去莫要使他停留長智衆人一齊起身出得庄門就有人說秋公園上神仙下降落下的花原都上了枝頭却又變做五色張委不信道這老賊有何好處能感神仙下降况且不前不後剛剛我們打壞神仙就來難道這神仙是養家的不成一定是怕我們又去故此謅這話來央人傳說見得他有神仙護衛使

我們不擺布他衆人道衙内之言極是頃刻到了園門只見兩扇柴門大開往來男女絡繹不絕都是一般說話衆人道原來真有這等事張委道莫管他就是神仙見坐着這園少不得要的彎彎曲曲轉到草堂前看時果然話不虛傳這花却也奇怪見人來看姿態愈艷光采倍生如對人笑的一般張委心中雖十分驚訝那吞占念頭全然不改看了一回忽地又起一個惡念對衆人道我們且去齊出了園門衆人問道衙内如何不與他要園張委道我想得個好策在此不消與他說得這園明日就歸與我衆人道衙

內有何妙策張委道見今貝州王則謀反專行妖術樞密府行下文書普天下州州嚴禁左道捕捉妖人本府見出三千貫賞錢募人出首我明日就將落花上枝為由教張霸到府首他以妖術惑人這個老兒熬刑不過自然招承下獄這園必定官賣那時誰個敢買他的少不得讓與我還有三千貫賞錢哩眾人道衙內好計事不宜遲就去打點起來當時即進城寫下首狀次早教張霸到平江府出首這張霸是張委手下第一出尖的人衙門情熟故此用他大尹正在緝訪妖人聽說此事合村男女都見的不繇不信

即差緝捕使臣帶領幾個做公的押張霸作眼前去捕獲張委將銀布置停當讓張霸與緝捕使臣先行自己與衆子弟隨後也來緝捕使臣一徑到秋公園上那老兒還道是看花的不以爲意衆人發一聲喊赶上前一索捆翻秋公喫這一嚇不小問道老漢有何罪犯望列位說個明白衆人口口聲聲罵做妖人反賊不繇分訴擁出門來鄰里看見無不失驚齊上前詢問緝捕使臣道你們還要問麼他所犯的事也不小只怕連付上人都有分哩那些愚民被這大話一嚇心中害怕盡皆洋洋走開惟恐累及只有虞公

單老同幾個平日與秋公相厚的遠遠跟來觀看且說張委從秋公去後使與衆子弟來鎖園門恐還有人在內又檢點一過將門鎖上隨後赶至府前稟道使臣已將秋公解進跪在月臺上見傍邊又跪著一人都不認得是誰那些獄卒都得了張委銀子已備下諸般刑具伺候大尹喝道你是何處妖人敢在此地方上將妖術煽惑百姓有幾多黨羽從實招來秋公聞言恰如黑暗中聞個火砲正不知從何處起的稟道小人家世住于長樂村中並非別處妖人也不曉得什麼妖術大尹道前日你用妖術使落花上枝

還敢抵賴、秋公見說到花上、情知是張委的緣故、即將張委要占園打花并仙女下降之事、細訴一遍、不想那大尹性是偏執的、那里肯信、乃笑道、多少慕仙的修行至老、尚不能得遇神仙、豈有因你哭花、仙就肯來、既來了、必定也留個名兒、使人瞻仰、如何又不別而去、這樣話哄那個、不消說得、定然是個妖人、快夾起來、獄卒們齊聲答應、如狠虎一般、蜂擁上來、抓翻秋公、扯腿拽腳、剛要上刑、不想大尹忽然一個頭暈、險些兒跌下公座、自覺頭目森森、坐身不住、分付上了枷杻、發下獄中監禁、明日再審、獄卒押着秋公

一路哭泣出來、看見張委道張衙內、我與你日前無怨、往日無仇、如何下此毒手、害我性命、張委也不答應、同了張霸和那一班惡少轉身就走、虞公單老接着秋公、問知其細、乃道有這等寃枉的事、不打緊明日、同合村人具張連名保結管你無事、秋公哭道但願得如此便好、獄卒喝道這死囚、還不走、只管哭甚麼、秋公含着眼淚進獄、鄰里又尋些酒食送至門上、那獄卒誰個拿與他喫、竟接來自去受用、到夜間將他上了囚床、就如活死人一般、手足不能少展、心中苦楚、想道不知那位神仙救了這花、却又被那廝借

此階箇神仙阿你若憐我秋先亦來救拔性命情願棄家入道、一頭正想、只見前日那仙女冉冉而至、秋公急叩道、大仙救拔弟子秋先則個、仙女笑道、汝欲脫離苦厄麼、上前把手一指、那枷杻紛紛自落、秋先爬起來、向前叩頭道、請問大仙姓氏、仙女道、吾乃瑤池王母座下司花女、憐汝惜花志誠、故令諸花返本、不意反資奸人讒口、然亦汝命中合有此災、明日當脫、張委損花害人、花神奏聞上帝、已奪其算、助惡黨羽俱降大災、汝宜篤志修行、數年之後、吾當度汝、秋先又叩首道、請問上仙修行之道、仙子道、修仙徑路

甚多、須認本源、汝原以惜花有功、今亦當以花成道、汝但餌百花、自能身輕飛舉、遂教其服食之法、秋先稽首叩謝起來、便不見了仙子、抬頭觀看、却在獄牆之上、以手招道、汝亦上來、隨我出去、秋先便向前攀援了一大回、還只到得半牆、甚覺喫力、漸漸至頂、忽聽得下邊一棒鑼聲、喊道妖人走了、快拿下、秋公心下驚慌、手酥脚軟、倒撞下來、撒然驚覺、元在囚牀之上、想起夢中言語、歷歷分明、料必無事、心中稍寬、正是

但存方寸無私曲　料得神明有主張

且說張委見大尹、已認做妖人、不勝歡喜、乃道、這老兒許多清奇古怪、今夜且請在囚牀上受用一夜、讓這園兒與我們樂罷衆人都道前日還是那老兒之物、未曾盡興、今日是大爺的了、須要盡情歡賞、張委道、言之有理、遂一齊出城、教家人整備酒餚、徑至秋公園上、開門進去、那鄰里看見是張委、心上、雖然不平、却又惧怕、誰敢多口、且說張委同衆子弟走至艸堂前、只見牡丹枝頭一朶不存、原如前日打下時一般、縱橫滿地、衆人都稱奇怪、張委道、看起來、這老賊果係有妖法的、不然如何半日上、倏爾又變了、對道

也是神仙打的有一個子弟道他曉得衙內要賞花故意弄這法兒來羞我們張委道他便弄這法兒我們就賞落花當下依原鋪設氊條席地而坐放開懷抱恣飲也把兩瓶酒賞張霸到一邊去喫看看飲至日色挫西俱有半酣之意忽地起一陣大風那風好利害

善聚庭前草　能開水上萍
惟聞孥虎嘯　齊合萬松聲

那陣風却把地下這些花朵吹得都直豎起來眨眼間俱變做一尺來長的女子眾人大驚齊叫道怪哉

言還未畢那些女子迎風一幌盡已長大一個個姿容美麗衣服華艷兩兩立做一大堆衆人因見恁般標致通看呆了內中一個紅衣女子却又說起話來道吾姊妹居此數十餘年深蒙秋公珍重護惜何意驀遭狂奴俗氣熏炙毒手摧殘復又誣陷秋公謀吞此地今仇在目前吾姊妹曷不戮力擊之上報知己之恩下雪摧殘之恥不亦可乎衆女郎齊聲道阿妹之言有理須速下手毋使潛遁說罷一齊舉袖撲來那袖似有數尺之長如風翻亂飄冷氣入骨衆人齊叫有鬼撇了傢伙望外亂跑彼此各不相顧也有被

石塊打腳的也有被樹枝抓面的也有跌而復起起而復跌的亂了多時方纔收腳點檢人數都不見了張委張霸二人此時風已定了天色已昏這班子弟各自回家恰像撿得性命一般抱頭鼠竄而去家人們喘息定了喚幾個生力莊客打起火把復身去尋直到園上只聽得大梅樹下有呻吟之聲舉火看時卻是張霸被梅根絆倒跌破了頭掙扎不起莊客著兩個先扶張霸歸去衆人周園走了一遍但見靜悄悄的萬籟無聲牡丹棚下繁花如故並無零。落草堂中杯盤狼籍殘酒淋漓衆人莫不吐舌稱奇

一面收拾家火、一面重復照着這園子、又不多大三回五轉、毫無踪影、難道是大風吹去了、女鬼哭去了、正不知躲在那裏、延挨了一、會、無可奈何、只索同去過夜、再作計較、方欲出門、只見門外又有一夥人提着行燈進來、不是別人、却是虞公單老、聞知衆人遇鬼之事、又聞說不見了張委、在園上找尋、不知是真是假、合着三鄰四舍進園觀看、問明了衆庄客、方知此事果真、二老驚詫不已、教衆庄客且莫回去、老漢們同列位還去、抓尋一遍、衆人又細細照看了一下、正是興盡而歸、歎了口氣、移、出園門、二老道列位今

還不來了麽老漢們告過要把園門落鎖沒人看守得也是我們鄰里的干係此時庄客們蛇無頭而不行已不似先前聲勢了答應道但憑但憑兩邊人猶未散只見一個庄客在東邊墻角下叫道大爺有了眾人蜂擁而前庄客指道那棵枝上掛的不是大爺的軟翅紗巾麽眾人道既有了巾兒人也只在左近沿墻照去不多幾步只叫得聲苦原來東角轉灣處有個糞窖窖中一人兩腳朝天不歪不斜剛剛倒種在內庄客認得鞋襪衣服正是張委顧不得臭穢只得上前打撈起來虞單二老暗暗念佛和鄰舍們

自回衆庄客撈了張委在湖邊洗淨先有人報去庄上合家大小哭哭啼啼準備棺衣入殮不在話下其夜張霸被頭傷重五更時亦死此乃作惡的見報正是

兩個兇人離世界　一雙惡鬼赴陰司

次日大尹病愈陞堂正欲吊審秋公之事只見公差稟道原告張霸同家長張委昨晚俱死了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大尹大驚不信有此異事須臾間又見里老鄉民共有百十人連名具呈前事訴說秋公平日惜花行善並非妖人張委設謀陷害神道報應前後

只張委及之輩見此知其惜花如此異事

事情細細分訴，大尹因昨日頭暈一事，亦疑其枉，到此心下豁然，遂喝得不宜用刑，即於獄中吊出秋公，當堂釋放，又給印信告示與他，用門張掛，不許閒人損他花木，衆人叩謝出府，秋公向隣里作謝，一路同著虞單二老，開了園門，同秋公進去，秋公見牡丹榮盛如初，傷感不已，衆人治酒與秋公賀喜，秋公又答席，一連喫了數日酒席，閒話休題，自此之後，秋公日餌百花，漸漸習慣，遂謝絕了烟火之物，所需果實錢鈔，悉皆布施，不數年間，髮白更黑，顏色轉如童子，一日正值八月十五，麗日當天，萬里無瑕，秋公正在

是爲花祖

花下趺坐、忽然祥風微拂、彩雲如蒸、空中音樂嘹亮、異香撲鼻、青鸞白鶴、盤旋翔舞、漸至庭前、雲中正立著司花女、兩邊幢幡寶蓋、仙女數人、各奏樂器、秋公看見、撲翻身便拜、司花女道、秋先、汝功行圓滿、吾已奏聞上帝、有旨封汝爲護花使者、專管人間百花、令汝拔宅上升、但有愛花惜花的、加之以福、殘花毀花的、降之以災、秋公向空叩首謝恩訖、隨着衆仙登雲、見草堂花木、一齊冉冉升起、向南而去、虞公單老和那合村之人都看見的、一齊下拜、還見秋公在雲中舉手謝衆人、良久方沒、此地遂改名升仙里、又謂之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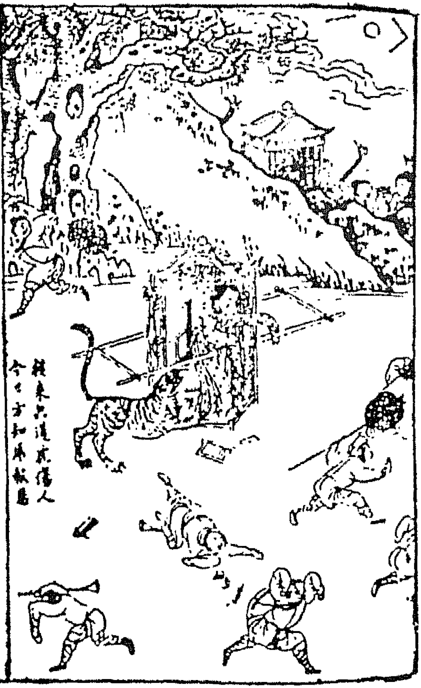
花村云

周公一片惜花心　道感仙姬下界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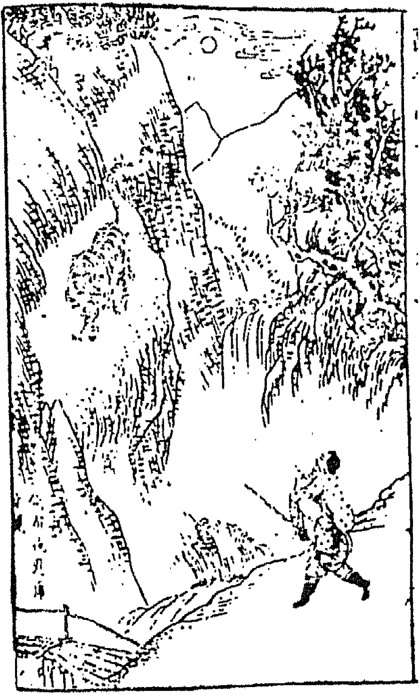
草木同升隨拔宅　淮南不用煉黃金

卷中之終

醒世恒言



從來只道虎傷人
今々方知人較毒



第五卷

大樹坡義虎送親（一名虎媒記　又名虎報恩）

舉世芒芒無了休　寄身誰識等浮漚
謀生盡作千年計　公道還當萬古留
西下夕陽誰把手　東流逝水絕回頭
世人不解蒼天意　恐使身心半夜愁

這八句詩奉勸世人公道存心天理用事莫要貪圖利己謀害他人常言道使心用心反害其身你不存天理皇天自然不佑昔有一人姓韋名德乃福建泉州人氏自幼隨着父親在紹興府開個傾銀舖兒那

老兒做人公道熱心願輕為此主顧甚多生意儘好不幾年攢上好些家私韋德年長娶了隣近單裁縫的女兒為妻那單氏到有八九分顏色本地大戶情願出百十貫錢討他做偏房單裁縫不肯見韋家父子本分手頭活動況又隣居一夫一婦遂就了這頭親事何期婚配之後單裁縫得病身亡不上二年韋老亦病故韋德與渾家單氏商議如今舉目無親不若扶柩還鄉單氏初時不肯拗丈夫不過只得順從韋德先將店中粗重家火變賣打叠行李顧了一隻長路船擇個出行吉日把父親靈柩裝載夫妻兩

口見下般面行原來這稍公名叫做張稍不是個善良之輩慣在江湖路內做些淘換生意的因要做這私房買賣生怕夥計泄漏却尋着一個會搖船的豎子做個幫手今日聽得韋德傾銀多年囊中必然充實又見單氏生得美麗自己却沒老婆兩件都動了火下船時就起個不良之心奈何未得其便一日因風大難行泊舟于江郎山下張稍心生一計只推沒柴要上山砍些亂柴來燒這山中有大虫時時出來傷人定要韋德作伴同去韋德不知是計隨着張稍而走張稍故意彎彎曲曲引到山深之處四顧無人正

奸下手。張稍砍下些叢木在地。那敎葦德打綑。葦德低着頭只顧檢柴。不防張稍從後用斧劈來。正中左肩。撲地便倒。重復一斧。向腦袋劈下。血如湧泉。結果了性命。張稍連聲道。乾淨乾淨。來年今日。叫老婆與你做周年。說罷。把斧頭插在腰裡。柴也不要了。忙忙的空身飛迸下嶺。單氏見張稍獨自回來。就問丈夫何在。張稍道。沒造化。遇了大虫。可憐你丈夫被他銜去了。虧我跑得快。脫了虎口。連砍下的柴也不敢收拾。單氏聞言。捶胸大哭。張稍解勸道。這是生成八字內註定虎傷。哭也沒用。單氏一頭哭。一頭想道。聞得

虎遇夜出山不信白日裡就出來傷人況且兩人雙雙同去如何偏揀我丈夫喫了他又全沒些損傷好不奇怪便對張稍道我丈夫雖然御夫只怕還掙得脫不死張稍道猫兒口中尚且乞不出食何況于虎單氏道然雖如此奴家不曾親見就是真個被虎喫了少不得存幾塊骨頭煩你引奴家去檢得回來也表我夫妻之情張稍道我怕虎不敢去單氏又哀哀的哭將起來張稍想道不引他去走一遍他心不死便道娘子我引你去看不要哭單氏隨即上岸同張稍進山路來先前砍柴是走東路張稍恐怕婦人看

見死屍，却引他從西路走。單氏走一步，哭一步，走了多時，不見虎跡。張稍指東話西，只望單氏倦而思返。誰知他定要見丈夫的骨血方纔指實。張稍見單氏不肯回步，扯個謊，望前一指道：小娘子，你只管要行，兀的不是大蟲來了。單氏擡頭而看，纔問一聲大蟲在那裡，聲猶未絕，只聽得林中呼喇的一陣怪風，忽地跳出一隻吊睛白額虎，不歪不邪，正望着張稍當頭撲來。張稍躲閃不及，只叫得一聲阿呀，被虎一口銜着背皮，跑入深林受用去了。單氏驚倒在地，半日方醒。眼前不見張稍，已知被大蟲銜去，始信山中真

個有虎丈夫被虎喫了此言不誣心中害怕不敢前行認着舊路一步步哭將轉來未及出山只見一個似人非人的東西從東路直冲出來單氏只道又是虎叫道我死也望後便倒耳根邊忽聽得說娘子你如何却在這裡雙手來扶單氏開眼看時却是丈夫韋德血污滿面所以不像人形原來韋德命不該死雖然被斧劈傷一時悶絕張稍去後却又醒將轉來掙扎起身扯下脚帶將頭裹縛停當那步出山來尋張稍講話却好遇着單氏單氏還認着丈夫被虎喫傷以致如此聽韋德訴出其情方悟張稍奸心使計

謀害他丈夫謊說有虎後來被虎咬去此乃神明遣來對勝兒惡夫妻二人感謝天地不盡回到船中那啞子做手勢問船主如何不來韋德夫妻與他說明本末啞子合着掌忽然念出一聲南無阿彌陀佛便能說話將張稍從前過惡一一說出再問他時依舊是個啞子此亦至異之事也韋德一路相幫啞子行船直到家中將船變賣了造一個佛堂與啞子住下日夜燒香韋德夫婦終身信佛後人論此事詠詩四句

偽言有虎原無虎　虎自張稍心上生

假使張精心地正　山中有虎亦藏形

方纔說虎是神明遣來剿除兇惡此亦理之所有看來虎乃百獸之王至靈之物感仁吏而渡河伏高僧而護法見于史傳種種可據如今再說一個義虎知恩報恩成就了人間義夫節婦爲千古佳話正是

說時節婦生顏色　道破奸雄喪膽魂

話說大唐天寶年間福州漳浦縣下鄉有一人姓勤名自勵父母俱存家道粗足勤自勵幼年時就聘定同縣林不將的女兒潮音爲妻茶棗餌已送過只等長大成親勤自勵十二歲上就不肯讀書出了學堂

專好使鎗輪棒父母單生的這個兒子甚是姑息不去拘管着他年登十六生得身長力大猿臂善射武藝過人常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有一班無賴子弟三朋四友和他架鷹放鷂駕犬騎馬射獵打生為樂曾一月射死三虎忽見個黄衣老者策杖而前揖賛道郎君之勇雖昔日卞莊李存孝不是過也但好生惡殺萬物同情自古道人無害虎心虎無傷人意郎君何故必欲殺之此獸乃百獸之王不可輕殺當初黄公有道術能以赤刀制虎尚且終為虎害郎君若自恃其勇好殺不已將來必犯天道之忌難免不

猢之憂矣，勤自勵開言省悟，即時折箭爲誓，誓不殺虎，忽一日獨往山中打生，得了幾項野味，而回，行至中途地名大樹坡，見一黃班老虎，設陷下檻穽之中，欄戶，偶然來到，其虎見勤自勵到來，把前足跪地，俯首弭耳，口中作聲，似有乞憐之意，自勵道，業畜，我已誓不害你了，但你今日自投檻穽，非干我事，其虎眼覷自勵，口中嗚嗚不已，自勵道，我今做主放你，你今後切莫害人，虎聞言點頭，自勵破穽放虎，虎得命狂跳而去，自勵道，人以獲虎爲利，我却以放虎爲仁，我欲仁而使人失其利，非忠恕之道也，遂將所得野味

置于穽中空手而回正是

得放手時須放手　可施恩處便施恩

只因勤自勵不務本業家道漸漸消乏又且恭性慷慨好客時常引着這夥三朋四友到家苛恂索酒索食勤公勤婆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初時猶勉强支持以後支持不來只得對兒子說道你今年已長大不思務本作家日逐遊蕩有何了日別人家兒子似你年紀或農或商湖航得些進益以養父母似你有出氣無進氣家事日漸凋零况有三兄四弟酒食徵逐不知做爹娘的將沒作有千難萬難就是衣飾典當

也有盡時將來手足無措連爹娘也有餓死之日哩我如今與你說過再引人上門時茶也沒有一杯與他喫了你莫着急物自勵被爹媽依訓了一頓嘿嘿無言走出去了與我好幾日沒有人上門尚倘約莫一月有餘勤自勵又引十來個獵戶到家借鍋煮飯勤公也道容他去罷勤婆不肯直費柴燒火逕起小事只是纔說得兒子回心清淨了這幾日老奴心裡好不喜歡今日又來纏帳鬧了端辭得那一個他日又賒茶賒酒老娘支持得怕了索性做個冷面莫睬他罷勤公見勤婆不允閃過一邊勤婆將中門閉了

從門內說道我家不是公館柴火不便別處去利市眾人聞言只索去了勤自勵滿面羞慚嘆口氣想道我自小靠爹娘過活沒處賺得一文半文家中來路又少也怪爹娘不得聞得安南作亂朝廷各處募兵本府奉節度使文牒大張榜文眾兄弟中也有投個應募去了想着我一身本事一刀一鎗或者博得個衣錦還鄉也不見得守着這六尺地上帶累爹娘受氣非丈夫之所爲也只是一件爹娘若知我應募從軍必然不允功名之際只可從權我自有個道理當下瞞過勤公勤婆竟往府中投軍太守試他武藝出

衆將他充爲隊長軍政司上了名字不一日把身較足領兵官點名編號給了口糧製辦衣甲器械擇個出征吉日放砲起身勤自勵也不對爹娘說知直到上路三月之後過了個縣中差役方纔寫寄一封書信回來勤公拆書開看時寫道

男自勵無才無能累及爹媽今已應募充爲隊長前往安南幸然有功必然衣錦還鄉爹媽不必掛念

勤公看畢呆了半晌開口不得勤婆道兒子那里去了寫什麼言語在書上你不對我說勤公道對你說

好個婆婆

時只怕急壞了你兒子應募充軍從征安南去了勤婆笑道我說多大難事等兒子去十日半月後與他同來就是了勤公道婦道家不知利害安南離此有萬里之遥音信尚且難通况他已是官身此去刀劍無情凶多吉少萬一做了沙場之鬼我兩口兒老景誰人侍奉勤婆就哭天哭地起來勤公也流淚不止過了數日林親家亦聞此信特地自來問個端的勤公勸婆遮瞞不得只得實說了感傷了一場林公回去說知舉家都不歡喜正是

樂莫樂兮新相知　悲莫悲兮生別離

林公難爲實是然

他人分離猶自可　骨肉分離苦殺我

光陰似箭不覺三年勤自厲一去杳無音信、林公頻頻遣人來打探消息、都則似金針墮海、銀瓶落井、全沒些影響同縣也有幾個應募去的、都則如此林公的媽媽梁氏對丈夫說道勤郎一去三年不回、不知死活存亡、女兒年紀長成了、把他擔悞不是個常法你也該與勤親家那邊討個決裂雖然親則是親、各兒各女兩個肚皮裡出來的我女兒還不認得女婿的面長面短、卻教他活活做孤孀不成林公道阿媽說得是即忙來到勤家對勤公道小女年長令郎杳

無歸信、倘只是不歸、作何區處、老荊日夜愁煩、特來與親家商議、勤公已知其意、便道不肖子無賴、有誤令愛芳年、但事已如此、求親家多多上覆親母、耐心再等三年、若六年不回、任憑親家將令愛別許高門、老漢再無言語、林公見他說得達理、只得唯唯而退、回來與媽媽說知、梁氏向來知道女婿不學、本於心中不喜、今三年不回、正中其意、聽說還要等三年、好不焦燥、恨不得十日縮做一日、把三年一霎兒過了、等女兒再許個好人、光陰似箭、不覺又過了三年、林公道勤親家之約、已滿了、我再去走一番、看他更有

何說梁氏道自古道一言旣出駟馬難追他旣有言在前如今恠不得我了有路自行又去對他說甚麼且待女兒有了對頭纔通他知道也不遲林公又道阿媽說得是然雖如此也要與孩兒說知梁氏道潮音這丫頭有些古怪劣撆只如此對他說勸郎六年不回教他改配他人他料然不肯反被勸老兒笑話須得如此如此林公又道阿媽說得是次日梁氏正同女兒潮音一處坐只見林公從外而來故意大驚小恠的說道阿媽你知道麼恠道勸郎無信同來原來三年前便死于戰陣了昨日有軍士在安南回是

他親兒的潮音聽說面加土色閣淚而不敢下攜偶走進自巳房裡去了媽媽亦假做哭怨連稱可憐過了數日林婆對女兒說道死者不可復生他自沒命可惜你青春年少我已教你父親去尋媒說合將你改配他人趁這少年時夫妻恩愛莫教挫過潮音道爹親差矣爹把孩兒從小許配勤家一女不喫兩家茶勤郎在奴是他家妻勤郎死奴也是他家婦豈可以生死二心奴斷然不為媽媽道孩兒休如此執見爹媽單生你一人並無兒弟你嫁得着人時爹媽也有半子之靠況且未過門的媳婦守節也是虛名觀

放着活活的爹媽你不念他日後老景凄涼却去戀個死人可不是個癡愚不孝之輩潮音被屈不敢回言就有男媒女妁來說親事潮音抝爹媽不過心生一計對爹媽說道爹媽主張孩兒焉敢有違只是孩兒一聞勤郎之死就將身別許他人于心何忍容孩兒守制三年以畢夫妻之情那時但憑爹媽不然孩兒寧甘一死決不從命林公與梁氏見女兒立志甚決怕他做出短見之事只得聽他正是

一人立志　萬夫莫奪

却說勤公夫婦見兒子六年不歸眼見得林家女兒

是別人家的媳婦了、後來聞得媳婦立志要守三年、心下不勝之喜、若巴得這三年內兒子回家、這是我的媳婦、光陰似箭、不覺又過了三年、消音只認丈夫真死、道三年之內、素衣蔬食、如真正守孝一般、及至年滿、竟絕了葷腥之味、身上又不肯脫素穿色、說起議婚、便要尋死、林公與媽媽商議、女孩兒執性如此、改嫁之事、多應不成、加之奈何、梁氏道、容他擇了人家、在我哥哥家受聘、不要通女孩兒得知、到臨嫁之期、只說內姪做親、來接女孩兒、哄得他易服上轎、鼓樂人從、都在半路迎接、事到其間、不怕他不從、林公

又道阿媽說得是林公果然與舅子梁大伯計議定了許了李承務家三个人自說親以至納聘都在梁大伯家裡夫妻兩口去受聘時對女兒只說梁大伯大兒子定親湖音那裡疑心吉期將到梁大伯假說某日與兒子完婚特迎取姐夫一家到家中去接親梁氏先自許過他一定都來至期大伯着人將兩項轎子來接姐姐和外甥女梁氏自己先梳扮了教女兒換了色服同去湖音不知是計只得易服隨行女孩兒家不出閨門不知路逕行了一余忽然山凹裡燈籠火把鼓樂喧天都是取親的人衆中進奪候擺

列轎前吹打而去濟音覺道事體有變沒奈何在轎內啼啼哭哭衆人也那裡管他只顧催趲轎夫飛走到一個去處忽然陰雲四合下一陣大雨衆人在樹林中暫歇等雨過又行走不上幾步丹然起一陣狂風燈火俱滅只見一隻黃斑吊睛白額虎從半空中跳將下來衆人發聲喊都四散逃走

未知性命如何　　已見亡魂喪膽

風定虎去衆人叫聲謝天吹起火來整頓重行只見轎夫叫道不好了起初兩乘轎子都是實的如今一乘是空的衆火照時正不見了新人轎門都擄壞了

不是被大虫銜去是甚麼梁氏聽說嗚嗚的啼哭起來這些娶親的沒了新人好沒興頭樂人也不吹打了燈火也息了一半衆人商量道如何是好欲待追尋黑夜不便也沒恁般膽氣欲待各散去說怕大蟲別個虎不若聚做一塊同到林家再作區處所謂乘興而去敗興而回且說林公正閉着門在家裡收拾聽得敲門甚急忙來開看只見兩乘轎子依舊擡轉許多人從一個個垂首喪氣都如喪家之狗嘆了一驚正不是甚麼緣故莫非女孩兒不從在轎裡又弄出什麼把戲心頭猶如幾百個郎槌打着急問其故

梁氏在轎中哭將出來、哽哽咽咽、一字也說不出。衆人將中途遇虎之事、敘了一遍。林公也捶胸大慟、懊悔無及、乃知我兒如此薄命、依他不嫁也罷、如今斷送得他好苦。一面令人去報李承務和梁大伯兩家知道、一面聚集庄客、准備器具、專等天明、打號搜山捕獲大虫、并尋女兒骨殖。正是

悲悲切切思閨女　口口聲聲恨大虫

話分兩頭、却說勤自勵自從應募投軍、從征安南、力戰有功、都督哥舒翰用爲帳下虞候、解所佩寶劍賜之、甚加信用、三年之後、吐番入寇、勤自勵又隨哥舒

翰調兵征討、平定之後、朝廷拜哥舒翰為大元帥、率領本部將較雄軍十萬、鎮守潼關、勤自勵以俯大軍功、那時已做到都指揮之職、何期安祿反亂、我到潼關、哥舒翰正值患病、抵敵不住、開關利降、勤自勵孤掌難鳴、棄其部下、隻身仗劍而逃、一路辛苦不題、再有湊巧、恰好林公嫁女、這一晚、勤自勵回到家中、見了父母、拜伏于地、口稱恕孩兒不孝之罪、勤公勤婆仔細看時、方纔認得是兒子、去時雖然長大、還沒這般雄偉、又添上一嘴鬍鬚、邊塞風霜、容顏都改變了、勤公勤婆痛定思痛、不覺流淚、勤公道、我兒如何一

去十年音信全無多有人說你已沒于戰陣哭得做爹媽的眼淚俱枯了勤婆道莫說十年之前就是早回一日也還好不見得媳婦隨了別人勤自勵道我媳婦怎麼說勤婆道你去了三年之後丈人就要將媳婦別許人家是你爹爹不肯勉强留了三年以後媳婦聞你身死自家立志守孝三年如今第十個年頭也難推他剛剛是今晚出門嫁人勤自勵聽說眉根倒豎牙齒咬得格格的響叫道那個鳥百姓敢討勤自勵的老婆我只教他認一認我手中的寶劍說罷狠狠的仗劍出門爹媽從小管他不下的今日那

裡留得他住只得繇他捏着兩把汗在草堂中等候消息正是

青龍共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卻說勤自勵自小認得丈人林公家裡打這條路迴將上去走了多時將近黃昏過了一陣大雨衣服都沾濕了記得這地方喚做大樹坡有一株古樹約莫十來圍大中間都是空的可以避雨勤自勵走到樹邊捱身入內甚是寬轉那雨雖然大落不多時就止了勤自勵卻待跳出半空中又刮起一陣大風勤自勵想道索性等着過了這風陣走罷又道這風有些

腥氣好古怪舒着頭往外張望見兩盞紅燈若隱若現忽地刮喇的一聲響亮如天崩地裂一件東西向前而墜驚得勤自勵倒身入內少頃風定耳邊但聞呻吟之聲此時雲收雨散天邊露出些微月勤自勵就月光下上前看時那呻吟的却是個女子勤自勵扶起細叩來歷那女子乍聞方言說道奴家林氏之女潮音也勤自勵記得妻子的小名未知是否問道你可有丈夫麼潮音道丈夫勤自勵雖曾聘定尚未過門只爲他十年前應募從軍久無音信爹媽要將奴改適他姓奴家誓死不從爹媽背地將奴不知許

與誰家、只說舅舅家來接、騙奴上轎、中路方知、正待尋死、忽然一陣狂風、火光之下、看見個黃斑吊睛白額虎、沖人而來、從向轎中將奴銜出、撇在此地、虎已去了、幸不損傷、官人不知尊姓何名、若得送奴還歸父母之家、家中必有厚報、勤自勵道、則小子便是勤自勵、先征安南、又征吐番、後來又隨哥舒元帥鎮守潼關、適纔回家、聽說你家中將你嫁人、在于今晚、以此仗劍而來、欲剿那些敗壞綱常之輩、何期于此相遇、這是天遣大蟲送還與我、省得我勤自勵舞刀輪劍、乃是萬千之幸、潮音道、官人雖如此說、奴家未曾

過門不識丈夫之面今日一言之下豈致輕信官人還是引奴回家使我爹爹議親女婿也不負奴家數年苦守之志勤自勵道你家老爺既把一女許配兩家這等不仁不義之輩還去見他則甚我如今背你到我家中先叅見了舅姑然後遣人通知你家也把那老爺歌羞他一羞說罷不管潮音肯不肯把他負于背上左手向後攔住他的金蓮右手仗劍背着潮地而回行不多步忽聞虎嘯之聲進見前山之上雙燈冉冉細視乃一隻黃斑吊睛白額虎那兩眼紅燈虎之睛光也勤自斷猛然想着十年之前曾在此處

獨日虎 史使退去 評俱好人 賽一流人

殺開檻穽放了一隻黄斑吊睛白額虎今日如何就曉得我勤自勵回家去人叢中衝那媳婦送我並非盜物遂高聲叫道大虫謝送媳婦了那虎大吼一聲跳而藏影後人論起那虎報恩事以爲奇談多有題詠惟胡曾先生一首最好詩曰

從來只道虎傷人　今日方知虎報恩
多少負心無義漢　不如禽獸有情親

再說勤公勤婆在家懸懸而望聽得脚步響似點燈出來看時只見兒子勤自勵背上負了一個人來到草堂放于地下叫道爹媽則教你今夜認得媳婦勤

公勤婆見是個美貌女子細叩來歷方知大虫報恩送親一段奇事雙雙舉手加額連稱慚愧勤婆教將媳婦氏到房中粥湯將息次早差人去林親家處報信卻說林公那日黑早便率領庄客遠山尋了一遍不見動靜歎口氣只得回家忽見勤公遣人報喜說夜來兒子已同大虫銜來送還他家那裏肯信我曉得了這是勤親家曉得女孩兒被虎銜去故造此話來寬慰我媽媽梁氏道天下何事不有前日我家走失了一隻花毛雞被鄰舍家收着過了一日野猫銜個雞到我家來埋藏了猫兒看那雞正是我家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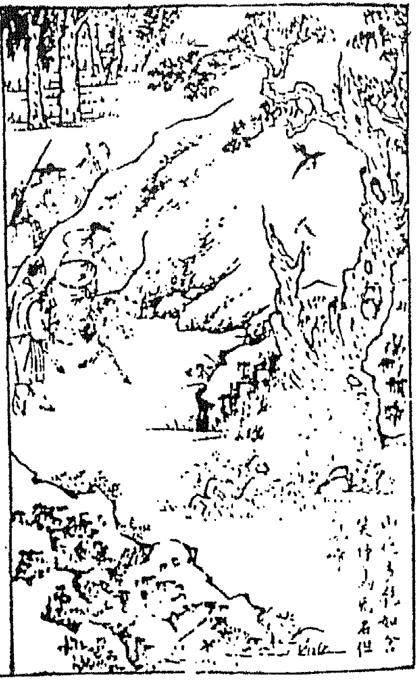
失的這一隻花毛雞有這般巧事況且虎是個大畜生最有靈性我又聞得一個故事昔時有個書生住在孤村夜間聽得窗外聲響看時窗櫺裏伸一隻虎掌進來掌有竹刺甚大書生悟其求意拔去其刺明晚虎銜一羊來謝可見虎通人性或者天可憐女孩兒守志遣那大蟲來送歸勤家亦未可知你且到勤家看女婿曾回不曾回便有分曉林公又道阿媽說得是當日林公來到勤家勤公出迎分賓而坐細述夜來之情林公滿面羞慚謝罪不已求見賢婿和小女之面勤自勵初時不肯認丈人被爹娘先勸了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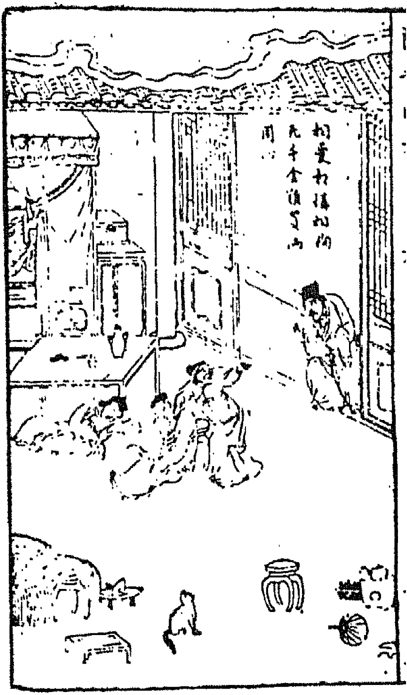
時又礙渾家的面皮故此只得出來相見氣忿忿的作了個揖就走開去了勸公教勸婆將媳婦妝扮起來却請朴公進房父女會面出于意外猶如夢中相逢歡喜無限要帶女兒回家勸公勸婆不肯擇了吉日就于家中拜堂成親李承務家已知勸自勵回來自沒話說後來郭李二元帥恢復長安肅宗皇帝登極清查文武官員肅宗自為太子時曾聞勸自勵征討之功今番賊黨簿籍中沒有他名字訪其未曾從賊再起為親軍都指揮使累征安慶緒史思明有功年老致仕夫妻偕老有詩為證

但行刻薄人皆怨　能布恩施虎亦親

奉勸人行方便事　得饒人處且饒人

第五卷終


山花多彩如含
笑竹鳥無名似
[illegible]啼


調愛打撩他們
先千金須買笑而
閒

第六卷

小水灣天狐詒書

蠢動含靈俱一性，化胎濕卵命相關。
得人濟利休忘却，雀也知恩報玉環。

這四句詩單說漢時有一秀才，姓楊名寶，華陰人氏，年方弱冠，天資穎異，學問過人。一日正值重陽佳節，往郊外遊玩，因行倦，坐于林中歇息，但見樹木蒼蔥，百鳥嚶鳴，甚是可愛。忽聞撲碌的一聲，墮下一隻鳥來，不歪不斜，正落在楊寶面前，口內吱吱的叫，却飛不起，在地上亂撲。楊寶道：却不作怪，這鳥為何如此。

向前拾起看時乃是一隻黄雀不知被何人打傷叫得好生哀楚楊寶心中不忍乃道將回去餧養好了放罷正看間見一少年手執彈弓從背後走過來道秀才這黄雀是我打下的望乞見還楊寶道還亦易事但禽鳥與人體質雖異其生命則一安忍戕害況殺百命不足供君一膳害萬鳥不能致君之富奚不別爲生業我今願贖此雀之命便去身邊取出錢鈔求少年道某非爲口腹利物不過游戲試技耳既秀才要此雀即便相送楊寶道君欲取樂禽鳥何辜少年謝道某知過矣遂投弓而去楊寶將雀回家放于巾

箱中日採黃花蕊飼之漸漸羽翼長候有至百日便能飛翔時去時來楊寶十分珍重忽一日去而不回楊寶心中正在氣悶只見一个童子龐眉細眼身穿黃衣走入其家望楊寶便拜楊寶急忙扶起童子將出玉環一雙遞與楊寶道蒙君救命之恩無以為報聊以微物相奉掌此當累世為三公楊寶道與卿素昧平生何得有救命之說童子笑道君忘之耶某即林中被彈君巾箱中飼黃花蕊之人也言訖化為黃雀而去後來楊寶生子震明帝朝為太尉震子秉和帝朝為太尉秉子賜安帝朝為司徒賜子彪靈帝朝

為司徒果然世世三公德業相繼有詩為証

黃花何雀非圖報　一片慈悲利物心
累世簪纓看盛美　始知仁義值千金

說話的那黃雀銜環的故事人人曉得何必費講看官們不知只為在下今日要說個少年也因彈了個異類上起不能如彈雀的恁般悔悟了把個老大家事弄得七顛八倒做了一場話柄故把銜環之事做個得勝頭回勸列位須學楊寶這等好善行仁莫效那少年招災惹禍正是

得閒口時須閒口　得放手時須放手

若能放手和閒口、　百歲安寧有八九、

話說唐玄宗時、有一少年、姓王名臣、長安人氏、略知書史、粗通文墨、好飲酒、善擊劍、走馬挾彈、尤其所長、從幼喪父、惟母在堂、娶妻于氏、同胞兄弟王宰、膂力過人、武藝出衆、充羽林親衛、未有妻室、家私富饒、童僕多人、一家正安居樂業、不想安祿山兵亂、潼關失守、天子西幸、王宰隨駕扈從、王臣料道立身不住、弃下房產、收拾細軟、引母妻并僮僕、避難江南、遂家于杭州地名小水灣、置買田產、經營過日、後來聞得京城克復、道路寧靜、王臣思想要往都下、尋訪親知、整理

舊業爲歸鄉之計告知母親卽日收拾行囊止帶一个家人喚做王福別了母妻從水路直至揚州馬頭上那揚州隋時謂之江都是江淮要衝南北襟喉之地往來檣艣如麻岸上居民稠密做買做賣的挨擠不開真好个繁華去處當下王臣原舍舟登陸雇倩脚力打扮做軍官模樣一路遊山翫水夜宿曉行不則一日來至一所在地名樊川乃漢時樊噲所封食邑之處這地方離都城已不多逺因經兵火之後村野百姓俱潛避逺方一路絕無人煙行人亦甚稀少但見

岡巒圍繞樹木陰翳危峰秀拔插青霄峻嶺崔嵬
橫碧漢斜飛瀑布噴萬丈銀濤倒掛藤蘿颺千條
錦帶雲山渺渺鳥道逶迤行客少煙林漠漠荒村
寥落土人稀山花多艷如含笑野鳥無名只亂啼
王臣貪看山林景致緩轡而行不覺天色漸晚聽見
茂林中似有人聲近前看時原來不是人卻是兩个
野狐靠在一株古樹上手執一冊文書指點商確若
有所得相對談笑王臣道這孽畜作怪不知看的是
什麼書且教他喫我一彈按住絲韁綽起那水磨角
靶彈弓探手向袋中摸出彈子放上覷得較親弓開

（畢不干巴而射姑背矣、即批之興頒只不可）

如滿月、彈去似流星、叫聲著、那二狐、正、在得意之態不防林外有人窺看、聽得弓絃响、方纔掉頭觀看、那彈早巴飛到、不偏不斜、正中執書這狐左目、棄下書失聲嗥叫、負痛而逃、那一个狐、却待就地去拾、被王臣也是一彈、打中左腮、放下四足嗥叫逃命、王臣縱馬向前、教王福拾起那書來看、都是蝌蚪之文、一字不識、心中想道不知是甚言語在上、把去搜訪博古者問之、遂藏在袖裏撥馬出林循大道望都城而來那時安祿山雖死其子安慶緒猶强賊將史思明降而復叛藩鎮又各擁重兵、懷蓄不臣之念、恐有奸

細，至京緝聽，故此門禁十分嚴緊，出入盤詰。剛到時城門就閉，王臣抵城下時，已是黃昏時候，見城門已扃，即投旅店安歇。到店門口，下馬入來，主人家見他懸弓佩劍，軍官打扮，不敢怠慢，上前相迎道：「長官請坐。」便令小二點盃茶兒，遞上。王福將行李卸下，馱進店中。王臣道：「主人家，有穩便房兒開一間與我。」答道：「舍下客房儘多，長官只揀中意的住便了。」即點個燈火，引王臣往各房看過，揀了一間潔淨所在，將行李放下，把生口牽入後邊喂料，收拾停當。小二進來問道：「客長官可喫酒麼？」王臣道：「有好酒打兩角來，肉切

一盤伴當們照依知此小二答應出去王臣把房門帶轉也走到外邊小二捧着酒肉問道長官酒要送到房裏去飲或就在此間王臣道就在此罷小二將酒擺在一副座頭上王臣坐下王福在旁斟酒喫過兩三盃主人家上前問道長官從那鎮到此王臣道在下從江南來主人家道長官語音不像江南人物王臣道實不相瞞在下原是京師人氏因安祿山作亂車駕幸蜀在下挈家避難江南今知賊黨平復天子返都先來整理舊業然後迎接家小歸鄉因恐路上不好行走故此軍官打扮主人家道原來是自家

人老漢一向也避在鄉村、到此不上一年、哩、彼此因是鄉人、分外親熱、各訴流離之苦、正是

江山風景依然是、城郭人民半已非、

雨下正說得熱鬧、忽聽得背後有人叫道、店人家有空房宿歇麼、主人家答應道、房頭還有、不知客官有幾位安歇、答道、只有我一人、主人家見是個單身、又沒包裹、乃道、若止你一人、不敢相留、那人怒道、難道賴了你房錢、不肯留我、主人家道、客官不是這般說、只因郭令公留守京師、須榜遠近旅店、不許容留面生歹人、如隱匿藏留者、查出重治、況今史思明又亂

愈加緊急，今客官又無包裹，又不相認，故不好留得。那人笑道：原來你不認得我，我就是郭令公家丁，胡二，因有事往樊川去了，轉回趕進城，不及，借你店裏歇一宵，故此沒有包裹。你若疑惑，明早同到城門上去問那管門的，誰个不認得我。店主人家被他把大帽兒一磕，便信以為真，乃道：老漢一時不曉得是郭爺長官，莫恠。請裏邊房裏去坐。那人道：且慢着，我肚裏餓了，有酒飯討些來喫了，進房不遲。又道：我是喫齋，止用素酒。走過來，向王臣卓上對面坐下。小二將酒菜放下，王臣舉目看時，見他把一隻袖子遮着左

眼似覺疼痛難忍之狀那人開言道主人家我今日造化低遇着兩个毛團跌壞了眼主人家道遇著什麽答道從樊川回來見樹林中兩个野狐打滚嗥叫我趕上前要去拿他不想絆上一交狐又走了反在地上磕損眼睛主人家道怪道長官把袖遮着眼兒王臣接口道我今日在樊川過也遇着兩个野狐那人忙問道可曾拿倒麽王臣道他在林中把冊書兒觀看被我一彈打了執書這狐左眼遂棄書而逃那一个方待去拾又被我一彈打在腮上也拚命而走故此只取得這冊書没有拿倒那人和主人家都道

野狐會看書這也是奇事那人又道那書上都是甚麼事體借求一觀王臣道都是異樣篆書一字也看他不出拔下酒盃便向袖中去摸那冊書出來說時遲那時快手還未到袖裏時不想主人家一个孫兒年纔五六歲正走出來小廝家眼淨望見那人是个野狐却叫不出名色奔向前指住道老爹怎麼這个大野貓坐在此還不赶他王臣聽了便省悟是打壞眼的這狐急忙拔劍照頂門就砍那狐望後一縱就地下打个滚露出本相徃外亂跑王臣仗劍追趕了十數家門面向个牆裏跳進王臣因黑夜之間無門

尋覓只得回轉主人家點個燈火同著王福一路來迎著道饒他性命罷王臣道若不是令孫在彼幾乎被這孽畜賺了書去主人家道這毛團也好巧哩只怕還要生計來取王臣道今後有人把野狐事來說我的定然是這孽畜便揮他一劍一頭說已到店裏店左店右住宿的客商聞得當做一件異事都走出來訊問到拌得口苦舌乾王臣喫了夜飯到房中安息因想野狐忍痛來攙賺這冊書必定有些妙處愈加珍秘至三更時分外邊一片聲打門叫道快把書還了我尋些好事謝你若不還時後來有此事故莫

王臣未定　[illegible]

要懊悔、王臣聽得、氣忿不過、披衣起身、拔劍在手、又恐驚動衆人、悄悄的步出房來、去摸那大門時、主人家已自下了鎖、心中想道、便叫起主人開門出去、那毛團已自走了、趕他不着、空惹衆人憎嫌、不如忍着鳥氣、來朝却又理會、王臣依先進房睡了、那狐喊了多時方去、合店的人盡皆聽得、到次早齊對王臣道、這書既看不出字、留之何益、不如還他去罷、倘真个生出事來、懊悔何及、王臣若是个見機的、聽了衆人言語、把那冊書還了狐精、却也罷了、只因他是个倔强漢子、不依衆人說話、後來被那狐精把个家業弄

得七零八落正是

不聽好人言。　必有恓惶淚。

當下王臣喫了早飯。筭還房錢。取出行李。上馬進城一路觀看。只見屋宇殘毀。人民稀少。街市冷落。大非昔日光景。來到舊居地面看時。惟存一片瓦礫之場。王臣見了。不勝傷慘。無處居住。只得尋個寓所安頓了行李。然後去訪親族。却也存不多幾家。相見之間。各訴向來蹤跡。說到那傷心之處。不覺撲簌簌淚珠拋灑。王臣又言。今欲歸鄉。不想屋宇俱已蕩盡。沒個住身之處。親戚道。自兵亂已來。不知多少人家父南

子非被擒被殺受無限慘禍就是我們一个个都從刀尖上脫過來的非容易得有今日像你家太平無事止去了住宅也是無量之福了況兼你的田產虧我們照管依然俱在若有念歸鄉整理起來還可成个富家王臣謝了眾人遂買了一所房屋製備日用家火物件將田園逐一經理停妥約過兩月王臣正走出門只見一人從東而來滿身穿着麻衣肩上背个包裹行履如飛漸漸至近王臣舉目覷看喫了一驚近人不是別个乃是家人王留兒王臣急呼道王留兒你從那里來却這般打扮王留兒見叫乃道虧

來官人住在這里教我尋得个發跡王臣道你且說為何恁般粧束來王留兒道有書在此官人看就知道至裝遂放下包裹打開取出書信遞與家主王臣接來拆開看時却是母親手筆上寫道

從汝別後即聞史思明復亂日夕憂慮遂沾重疾醫藥無效旦夕必登鬼籍矣年踰六秩已不為夭第恨衰年值此亂離客死遠鄉又不得汝兄弟送我之終深為痛心耳但吾本宋人不願葬于外地而今虜賊勢方熾恐京城復如前番不守又不可居終夜思之莫若盡棄都下破殘之業以資喪事

迎吾骨入土之後原返江東此地田土豐阜風俗淳厚光昔開創甚難決不可輕廢俟干戈寧靜徐圖歸鄉可也倘違吾言自罹羅網顛覆宗祀難及泉下誓不相見汝其志之

王臣看畢哭倒在地道指望至此重整家業同歸故鄉不想母親反爲我而凍死早知如此便不來得也罷悔之何及哭了一回又問王留兒道母親臨終可還有別話王留兒道並無別話止可囑說此處產業向已荒廢倘然恢復今史思明作反京城必定有變斷不可守教官人作速一切處置備辦喪葬之事迎

厚見好

柩葬後原往杭州避亂若不遵依死不瞑目王臣道母親遺命豈敢違逆況江東真似可依長安戰爭未息棄之甚為有理怱忙製辦縗裳隨設靈座一面差人往坟上收拾一面央人將田宅變賣王留兒住了祠內對王臣道官人修築坟墓起來尚有些月擔延家中必然懸望等小人先回以安其心王臣道此言正合我意即使寫下家書取出盤纏打發他先回王留兒臨出門又道小人雖去官人也須作速處置快回王臣道我恨不得這時就飛到家何消叮囑王留兒出門洋洋而去且說王臣這些親戚曉得都來要

啼勸他不該把田產輕廢、王臣因是拚命執意不聽衆人言語、心忙意急、上好田來都只賣得个半價、盤桓二十餘日、墳上附土築完、諸事色色俱已停妥、然後打疊行裝、帶領僕從、離了長安、星夜望江東趕來迎靈車安葬、可憐

仗劍長安悔浪遊　歸心一片水東流
北堂空作斑衣夢　淚灑白雲天盡頭

話分兩頭、且說王臣母妻在家、真个聞得史忠說、又反日夜憂慮、王臣懊悔放他出門、過了兩三月、一日忽見家人來報、王福從京師賚信回了、姑媳兩[illegible]

改喚進王福上前叩頭將書遞上却見王福左眼損

壞無暇詳問將書拆開觀看上寫道

自離膝下、一路托庇平安至都查核營業幸得一

毫不廢已經理如昔矣更喜得遇故伯胡八判官

引至元丞相門下、頗蒙青盼扶持一官幽薊詰身

已領限期赴選特遣王福迎母同之任所書至即

將江東田産盡貨火速入京、勿計微值有悮任期、

桐兒在邇書不多贅男臣百拜、

姑娘看罷書中之意不勝歡喜方問道王福你怎損

了一目王福道不要說起在生口上打瞌睡不想跌

下來瞧看了這眼又問京師近來光景比舊日何如親戚們可都在麼王福道滿城殘毀過半與前大不相同了親戚們殺的殺擄的擄逃的逃想來存不多幾家尚還有搶去家私的燒壞屋宇的占去田產的惟有我家田園屋宅一毫不動姑媳聞說愈加欲從乃道家業又不曾廢卻又得了官職此皆天地祖宗保佑之力感謝不盡到臨起身須做場好事報答再祈此去前程遠大福祿永長又問道那胡人判官是誰王福道這是宫人的故交王媽媽道向來從不見說起有甚麼做官的來歷王福道者有道日相交的

也未可知王福接口道正是近日相識敘齒下問了一回王媽媽道王福你路上辛苦了且去喫些酒飯歇息則个到了次日王福說道奶奶這里收拾起來也得好幾日官人在京却又無人服侍待小人先去回覆打點停當候奶奶一到即便起身任你如何王媽媽道此言甚是有理寫起書信付些盤纏與那打發先行王福去後王媽媽將一應用捻什合什物器皿盡行變賣止留細軟東西因恐悞了兒子任期不拆帶價半送與人又延請僧人做了一塲好事然後雇下一隻官船擇日起程有幾个平日相往的鄰家

女眷俱來相送登舟兩別離了杭州由嘉禾蘇州常潤州一路出了大江望前進發那些奴僕因家主得了官一個個手舞足蹈好不興頭

避亂南飃實可哀　誰知富貴逼人來
舉家手額歡聲沸　指日長安晝錦回

且說王臣自離都下兼程而進不則一日已到揚州馬頭上把行李搬在客店上打發生口去了與了僕教下船向河下尋覓船隻自己坐在客店門首守着行囊觀看往來船隻只見一隻官船逆流而上船頭站着四五個人喜笑歡呼甚是得意看看至近仔一

最奸滑處可做程刻

看時不是別个都是自己家人王臣心中驚異道他們不在家中服役如何却在這隻官船上又想道想必母親亾後又歸他人了正疑訝間船門簾兒啟處一个女子舒頭而望王臣仔細觀看又是房中侍婢連稱奇怪剛欲詢問那船上家人却也看見齊道官人如何也在這裏却又恁般服色忙教梢子攏船早驚動船中王媽媽姑娘揭簾觀看王臣望見母親尚在急將麻衣脫下打開包裹換了衣服巾幘船上家人登岸相迎王臣教將行李齊搬下船自己上船來見母親一眼覷着王留兒在船頭上不問情繇揪住

便打。王媽媽走出氣々道他又無罪過如何把他來打王臣見母親出來放手上前拜道都是這狗才將母親書信至京誑傳凶信陷兒于不孝姑媳俱驚訝道他日日在家何嘗有書差到京中王臣道一月前嘗母親書來書中寫的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住了兩日遣他先回安慰家中然後將田產處置了星夜趕來怎說不曾到京合家大驚道有這等異事那里一般又有个王留兒連王留兒到哄起來道莫說小人到京就是這个夢也不曾做王媽媽道你且取書來看可像我的字跡王臣道不像母親字跡我如何肯信

便打開行李取出書來看時乃是一幅素紙那有一个字影把王臣驚得目睜口呆只管將這紙來翻看王媽媽道書在那里把來我看王臣道却不作怪書上寫着許多言語如何竟變做一幅白紙王媽媽不信道焉有此理自從你出門之後并無書信往來直至前日你差王福將書接我方有一信令他先來報你如何有个假王留兒將假書哄你如今却又說變了白紙這是那里學來這此鬼話王臣聽說王福曾回家這話也甚驚駭乃道王福在京與兒一齊起身到此幾曾教他將書來接母親姑媳都道呀這話愈

加說得混帳了、一月前王福送書到家、書上說都中、產業俱在、又遇什麼胡八判官引在元丞相門下、得了官職、教將江東田宅盡皆賣了、火速入京同往任上、故此棄了家業、雇倩船隻入京、怎說王福沒有回來、王臣大驚道、這事一發奇怪、何曾有甚胡八判官引到元丞相門下、選甚官職、有書迎接母親、王媽媽道、難道王福也是假的、快叫來問、王臣道他去喚船了、少刻就來、衆家人都到船頭上一望、只見王福遠遠跑來、卻也穿着凶服、衆人把手亂招、王福認得是自家人、也道詫異說他們如何都在這裏、走近船邊、

衆人看時、與前日的王福不同了、前日左目已是損壞、如今這王福兩隻大眼滴溜溜恰似銅鈴一般、衆人齊問道、王福你前日回家眼已瞎了、如今怎又好好地、王福向衆人啐一口涎沫道、呸、你們的眼便瞎了、我何曾回家、卻又咒我眼瞎、衆人笑道、這事眞个有些古怪、奶奶在艙中喚你、且除下身上麻衣袂去相見、王福見説、呆了一呆道、奶奶還在衆人道、那里去了、不在、王福不信、也不脱麻衣、逕撞入艙來、王臣看見喝道、這狗才、奶奶在這里、還不換了衣服來見、王福慌忙退出船頭、脱下、進艙叩頭、干媽媽撩磨老

眼仔細一看連稱怪哉怪哉前日王福回家左目已損今却又無恙料然前日不是他了急去開出那封書來看時也是一張白紙並無一點墨跡那時合家惶惑正不知假王留兒王福是甚變的又不知有何緣故却與騙兩頭把家業破毀還恐後來尚有變故驚疑不定王臣沉思默想了半日忽想到假王福左眼是瞎的恍然而悟乃道是了是了原來却是這孽畜變來弄我王媽媽急問是甚東西王臣乃將樊川打狐得書客店變人當夜打門之事說出又道當時我只道這孽畜不過變人來騙此書到不隄

王臣好不[illegible]得狸賊還書保實大錯也

防他有甚般賊智衆人聞言盡皆稱奇昨夜這妖狐却也奸狡利害哩隔着幾多路却會做着字跡人形把兩邊人都弄得如耍戲一般早知如此把那書還了他去也罷王臣道耐這孽畜無禮如今越發不該還他了若再纏帳把那禍種頭一火而焚之王氏道事已如此莫要閑講了且商議正務如今住在寇里不上不下還是怎生計較王臣道京中產業俱已賣盡去也沒个着落況兼途路又遠不如且歸江東王媽媽道江東田宅也一毫無存却住在何處王臣道權賃一所住下再作區處當下撥轉船頭原望

凡火熱的少不得有水〻時爲不達者月不悟耳

江東而回那些家人起初熾火一般熱到此時化做冰一般冷猶如斷線傀儡手足擇軟連話都無了正是乘興而來敗興而返到了杭州王臣同家人先上岸在舊居左近賃了一所房屋製辦日用家火各色停當然後發起行李迎母妻進屋計點囊橐十無其半又惱又氣門也不出在家納悶這些鄰家見王媽媽去而復回齊來詢問王臣道知其詳衆人俱以爲異事沿相傳說遂嚷遍了半个杭城一日王臣正在堂中督率家人收拾只見外邊一人走將入來風儀秀麗服飾整齊怎見得但見

頭戴一頂黑紗唐巾、身穿一領綠羅道袍、碧玉環正綴巾邊、紫絲縧橫圍袍上、襪似兩堆白雪、舄如二朵紅雲、堂堂相貌、生成出世之姿、落落襟懷、就凌雲之氣、若非天上神仙、定是人間宦宰、

那人走入堂中、王臣仔細打一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同胞兄弟王宰、當下王宰向前作揖道、大哥別來無恙、王臣還了个禮、乃道、賢弟、虧你尋到這里、王宰道、兄弟到京回舊居時、見已化爲白地、只道罹于兵火、甚是悲痛、即去訪問親故、方知合家向已避難江東、近日大哥至京、整理舊業、因得母親的問關始離京、

兒弟聞了這信、遂連夜起來、適纔訪到舊居鄰家說新遷下此、母親却也無恙、故此又到府中換了衣服纔來、母親如今在那里、爲何反遷在這等破屋裏邊、王臣道、一言難盡、待見過了母親、與你細說、引入後邊、早有家人報知王媽媽、王媽媽聞得次兒歸家、好生歡喜、即忙出來、恰好遇見、王宰倒身下拜、拜畢起身、王媽媽道、兒、我日夜掛心、一向好麼、王宰道、多謝母親記念、待兒見過了嫂嫂、少停細細說與母親知道、當下王臣渾家、并一家婢僕都來見過、王宰扯王臣、欣然就走、王媽媽也隨出來、至堂中坐下、問道、大

哥你且先說因甚弄得恁般模樣王臣乃將樊川打狐起直至兩邊撥雕發賣産業前後事細說一遍王宰聽了道元來有這个緣故以致如此這却是你自取非干野狐之罪那狐自在林中看書你是官道行路兩不妨礙如何却去打他又奪其書及至客店中他忍着疼痛來賺你書想是爲不得已而然你不還他罷了怎地又起惡念拔劍斫逐及至夜間好言苦求你又執意不肯况且不識這字終于無用要他則甚今反喫他捉弄得這般光景都是自取其禍王媽媽道我也是這般說要他何用如今反受其累王臣

體兒看罷一番，嘿然不語，心下好不耐煩。王宰道：這書有幾多大，還是什麼字體？王臣道：薄薄的一冊，也不知什麼字體，一字也識不出。王宰道：你且把我看看。王媽媽從旁襯道：正是你去把來與兒子看看，或者識得這字也不可知。王宰道：這字料也難識，只當眼見希奇物罷了。當時王臣向裏邊取出，到堂中遞與王宰。王宰接過手，從前直揭至後，看了一看，乃道：這字果然稀見。便立起身，走在堂中，向王臣道：前日王留兒就是我，今日天書已還，不來纏你了，請放心。一頭說，一頭往外就奔。王臣大怒，急趕上前，大喝

這孽畜大膽、那里走、一把扯住衣裳、走的勢發、扯的力猛、只聽得豁喇一聲、扯下一幅衣裳、那妖狐索性把身一抖、卸下衣服、見出本相、向門外亂跑、風團也似去了、王臣同家人一齊趕到街上、四顧觀看、並無踪影、王臣一來被他破蕩了人家、二來又被他數落這場、三來不忿得這書、咬牙切齒、東張西望尋覓、只見一个瞎道人站在對門簷下、王臣問道、可見一个野狐從那里去了、瞎道人把手指道、向東邊去了、王臣同家人急望東而趕、行不上五六家門面、背後瞎道人叫道、王臣、前日王爾便是我、令弟也在這里、衆

人聞得、復轉身來、兩个野狐執着書兒在前戲耍、衆人奮勇前來追捕、二狐放下四蹄飛也似去了、王臣剛奔到自巳門首、王媽媽叫道、去了這敗家禍胎、巳是安穩了、又趕他到甚、還不進來、王臣忍着一肚子氣、只得依了母親、喚轉家人進來、逐件檢起衣服觀看、俱隨手而變、你道都是甚東西、

破芭蕉化爲羅服、爛荷葉變做紗巾、碧玉環柳枝圍就、紫絲絛蘇雜搓成、羅襪一張白素紙、朱舄兩片老松皮、

衆人看了、盡皆駭異道、妖狐神通這般廣大、二官人

以假爲眞定復以眞爲假故與顛倒豈獨王臣哉

不知在何處那發得恁般厮像、王臣心中轉想轉惱氣出一場病來、臥床不起、王媽媽請醫調治、自不必說、過了數日、家人們正在堂中、只見走進一个人來看時、却是王宰、也是紗巾羅服、與前妖狐一般打扮衆家人只道又是假的、一齊亂喊道、妖狐又來了、各去尋棍覓棒、擁上前亂打、王宰喝道、這些潑男女、為何這等無禮、還不去報知奶奶、衆人那个採他、一味亂打、王宰止遏不住、惹惱性子、奪過一根棒來、打得衆人四分五落、不敢近前、都閃在裏邊門旁、指著罵道、你這孽畜、書已拿去了、又來做甚、王宰一不解其故

心下大怒便打入去衆人往内亂跑早驚動王媽媽聽得外邊嚷鬧急走出來撞見衆人問道爲何這等慌亂衆人道妖狐又變做二官人模樣打進來也王媽媽驚道有這等事言猶未畢王宰已在面前看見母親即撇下棒子上前叩拜道母親爲甚把些猻男女將兒子做妖狐般當執棍亂打王媽媽道你真个是我孩兒不王宰道兒是母親生的有什麼假正說間外面七八个人扛擡鋪程行李進來衆家人方知是真上前叩頭謝罪王宰問其緣故王媽媽乃將妖狐前後事細說又道汝兄爲此氣成病症尚未能痊

了宰何異二紛西自之北高之設心亦斟文字此其所以為奇矣

王宰聞言亦甚驚駭道怎樣說起來兒在蜀中王福賫書至也是這狐假的了王媽媽道你且說書上怎寫王宰道兒是隨駕入蜀分隸于劍南節度嚴武部下得蒙拔為裨將故上皇還京兒不相從歸國月前忽見王福賫哥哥書來說向避難江東不幸母親有變教兒速來計議扶柩歸鄉王福說要至京打掃塋墓次日先行兒為此辭了本官把許多東西都棄下了輕裝疾趨來纔訪至舊居鄰家指引至此知母親無恙復到府中易服來見正要問哥哥為甚把這樣凶信哄我不想却有此異事仰去行李中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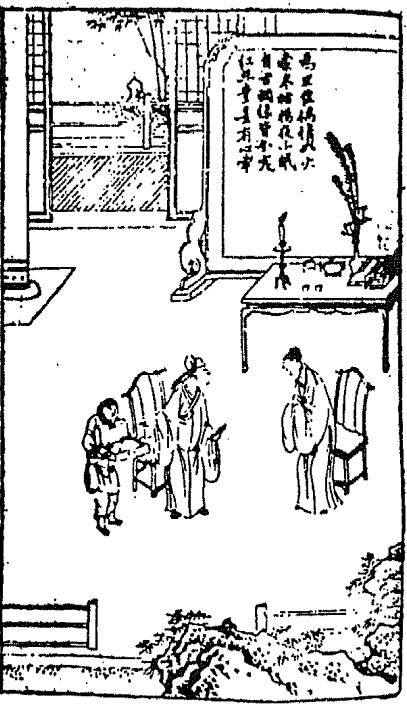
老夫人善爲狐解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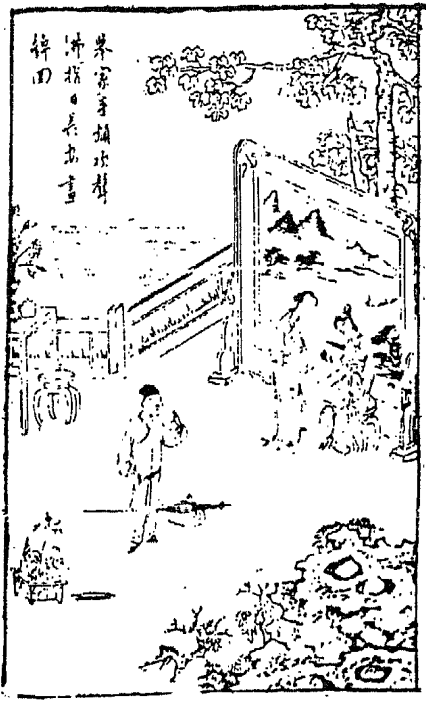
出那封書來看時也是一幅白紙合家又好笑又好惱王宰同母至内見過叔子省親王臣道其所以王臣又氣得个發昏王媽媽道這狐雖然做惡也虧他至蜀中賺你回來使我母子相會將功折罪莫怨他罷王臣病了兩个月方纔痊可遂入籍于杭州所以至今吳越間稱拐子為野狐精有所本也

蜚行虎走各為群　狐有天書狐自珍
家破業荒書又去　令人千載笑王臣

第六卷終

醒世恆言


烏旦依稀憤次
壺春酒橘夜小帆
自君國係曾奇天
紅樓重是有口常


果家手摘水聲
沸指日長太晝
碎田

錢秀才錯占鳳凰儔

漁船載酒日相隨　　笛蘆花深處吹。
湖面風收雲影散、　水天光照碧琉璃、

這首詩是宋時楊備遊太湖所作這太湖在吳郡西南三十餘里之外你道有多少大東西二百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周圍五百里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峰襟帶三州那三州、

蘇州　湖州　常州

東南諸水皆歸、一名震澤、一名具區、一名笠澤、一名

五湖何以謂之五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義興荆溪北通晉陵滆湖東通嘉興韭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那五湖之水總是震澤分流所以謂之太湖就太湖中亦有五湖名色曰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五湖之外又有三小湖扶椒山東曰梅梁湖杜圻之西魚查之東曰金鼎湖林屋之東曰東皐里湖吳人只稱做太湖那太湖中七十二峯惟有洞庭兩山最大東洞庭曰東山西洞庭曰西山兩山分峙湖中其餘諸山或遠或近若浮若沉隱見出沒于波濤之間有元人許謙詩為證

周廻萬水入，　遠近數州環，
南極疑無地，　西浮直際山，
三江歸海表，　一徑界河間，
白浪秋風疾，　漁舟意尚閑，

那東西兩山在太湖中間四面皆水車馬不通欲遊兩山者必假舟楫往往有風波之險昔宋時宰相范成大在湖中遇風嘗作詩一首

白浪漫空白浪深，　舟如竹葉信浮沉，
科頭宴起吾何敢，　自有山川印此心，

話說兩山之人善於貨殖八方四路去爲商爲賈所

以江湖上有个口號叫做鑽天洞庭内中單表西洞庭有个富家姓高名贊少年慣走湖廣販賣糧食後來家道殷實了開起兩个解庫托着四个夥計掌管自己只在家中受用渾家金氏生下男女二人男名高標女名秋芳那秋芳反長似高標二歲高贊請个積年老教授在家館穀教着兩个兒女讀書那秋芳資性聰明自七歲讀書至十二歲書史皆通寫作俱妙交十三歲就不進學堂只在房中習學女工描鸞刺鳳看看長一十六歲出落得好个女兒美豔非常有西江月爲證

面似桃花含露體如白雪團成眼横秋水黛眉清
十指尖尖春笋○娘娘休言西子風流不讓崔鶯
金蓮窄窄瓣兒輕行動一天丰韻

高贊見女兒人物整齊且又聰明不肯將他配个平等之人定要揀个讀書君子才貌兼全的與他聘禮厚薄到也不論若對頭好時就賠些粧奩嫁去也自情願有多少豪門富室日來求親的高贊訪得他子弟才不壓衆貌不超群所以不曾許允雖則洞庭在水中央三州通道况高贊又是个富家這些做媒的四處傳揚說高家女子美貌聰明情願賠錢出嫁只

要擇个風流佳婿但有一二分才貌的那一个不挨風緝縫央媒說合說時誇獎得潘安般貌子建般才及至訪實都只平常高贊被這夥做媒的哄得不耐煩了對那些媒人說道今後不須言三語四若果有人才出衆的便與他同来見我合得我意一言兩决可不快當自高贊出了這句言語那些媒人就不敢輕易上門正是

眼見方爲的　傳言未必真
試金今有石　驚破假銀人

話分兩頭却說蘇州府吳江縣平望地方有一秀士

姓錢名青字萬選此人飽讀詩書廣知今古更兼一
表人才也有西江月爲證
出落唇紅齒白生成眼秀眉清風流不在着衣新
俊俏行中首領○下筆千言立就揮毫四坐皆驚
青錢萬選好聲名一見人人起敬
錢生家世書香產微業薄不幸父母早喪愈加零替
所以年當弱冠無力娶妻止與老僕錢興相依同住
錢興日逐做些小經紀供給家主每每不敷一饑兩
飽幸得其年遊庠同縣有個表兄住在北門之外家
道頗富就延他在家讀書那表兄姓顏名俊字伯雅

與錢生同庚生爺則一十八歲顏俊只長得三个月以此錢生呼之爲兄父親已逝止有老母在堂亦未曾定親說話的那錢青因家貧未娶顏俊是富家之子如何一十八歲還沒老婆其中有个緣故那顏俊有个好高之病立誓要揀个絕美的女子方與他締姻所以急切不能成就況且顏俊自己又生得十分醜陋怎見得亦有西江月爲證

面黑渾如鍋底眼圓却似銅鈴痘疤密擺泡頭釘
黄髮蓬鬆兩鬢○牙齒真金鍍就身軀頑鐵敲成
楂開五指鼓鎚能枉了名呼顏俊

那顏俊雖則醜陋最好粧扮穿紅着綠低聲強笑自以為美更兼他腹中全無滴墨紙上寫成片語偏好攀今掉古賣弄才學錢青雖知不是同調却也借他館地為讀書之資每事左凑着他故此顏俊甚是喜歡事事商議而行甚說得着話休絮煩一日正是十月初旬天氣顏俊有个門房遠親姓尤名辰號少梅為人生意行中頗頗伶俐也頗借顏俊些本錢在家開个果子店營運過活其日在洞庭山販了幾担橙橘回來裝做一盤到顏家送新他在山上聞得高家選婿之事說話中間偶然對顏俊敘述也是無心之

談誰知顏俊到有意了想道我一向要覓一頭好親事都不中意不想這段姻緣却落在那裏思著我憑般才貌又有家私若央媒去說再增添幾句好話怕道不成那日一夜睡不着天明起來急急梳洗了到尤辰家裏尤辰剛剛開門出來見了顏俊便道大官人為何今日起得恁早顏俊道便是有些正事欲待相煩恐老兄出去了特特早來尤辰道不知大官人有何事見委請裏面坐了領教顏俊到坐啓下作了揖分賓而坐尤辰又道大官人但有所委必當効力只怕用小子不着顏俊道此來非為別事特來少勞

作伐尤辰道大官人作成小子賺花紅錢最感厚意不知說的是那一頭親事顏俊道就是老兄昨日說的洞庭西山高家這頭親事於家下甚是相宜求老兄作成小子則个尤辰格的笑了一聲道大官人莫怪小子直言若是第二家小子也就與你去說了若是高家大官人作成別人做媒罷顏俊道老兄爲何推托道是你說起的怎麼又叫我去尋別人尤辰道不是小子推托只爲高老有些古怪不容易說話所以遲疑顏俊道別件事或者有些東扯西拽東掩西遮東三西四不容易說話這頭媒乃是氷人撮合一

天好事除非他女兒不要嫁人便罷休不然少不得男婚女嫁隨他古怪煞須知媒人不可怠慢你怕他怎的還是你故意作難不肯總成我這樁美事這也不難我就央別人去說說成了時休想吃我的喜酒說罷連忙起身那尤辰須借顏俊家本錢平日依賴他的見他有怫然不悅之意即忙回船轉舵道大官人莫要性急且請坐了再細細商議顏俊道肯去說便去不肯就罷了有甚話商量得口衆鍾則是恁般說了身子卻又轉來坐下尤辰道不是我故意作難那老兒真个古怪別家相媳婦他倒要相女婿但得

他當面看得中意纔將女兒許他有這些難處只怕
勞而無功故此不敢把這个難題目包攬在身上顏
俊道依你說也極容易他要當面看我時就等他看
个眼飽我又不殘疾怕他怎地尤辰不覺呵呵大笑
道大官人不是冲撞你說大官人雖則不醜更有比
大官人勝過幾倍的他還看不上眼哩大官人若是
不把與他見面這事縱沒一分二分還有一釐二釐
若是當面一看便萬分難成了顏俊道常言無謊不
成媒你與我包荒只說十二分人才或者該是我的
姻緣一說一就不要面看也不可知尤辰道倘若要

看時却怎地顏俊道且到那時再有商量只求老兄速去一言尤辰道既蒙分付小子好歹去走一遭便了顏俊臨起身又叮嚀道千萬千萬說得成時把你二十兩這紙借契先奉還了媒禮花紅在外尤辰道當得當得顏俊別去不多時就教人封上五錢銀子送與尤辰爲明日買舟之費顏俊那一夜在床上又睡不着想道倘他去時不盡其心胡蘆提囘復了我可不枉走一遭再差一个伶俐家人跟隨他去聽他講甚言語好計好計等待天明便喚家童小乙來跟隨尤大舍往山上去說親小乙去了顏俊心中牽掛

即忙梳洗往近處一个關聖廟中求籤卜其事之成否當下焚香再拜把籤筒搖了幾搖搖的跳出一籤拾起看時却是第七十三籤籤上寫得有籤訣四句云

憶昔蘭房分半釵　而今忽把信音乖
痴心指望成連理　到底誰知事不諧

顏俊才學雖然不濟這幾句籤訣文義也淺難道好歹不知求得此籤心中大怒連聲道不准、不准、撒袖出廟門而去回家中坐了一會想道此事有甚不諧難道真个嫌我醜陋不中其意男子漢須比不得婦

人只是出得人前罷了一定要選个陳平潘安不成一頭想一頭取鏡子自照側頭側腦的看了一回良心不昧自己也看不過了把鏡子向桌上一撇嘆了一口寡氣呆呆而坐作准的悶了一日不題且說尤辰是日同小乙駕了一隻三櫓快船趁著無風靜浪咿啞的搖到西山高家門首停船剛剛是未牌時分小乙將名帖遞了高公出迎問其來意說是與令愛作伐高贊問是何宅尤辰道就是敝縣一个舍親家業也不薄與宅上門户相當此子方年十八讀書飽學高贊道人品生得如何老漢有言在前定要當面

看過方敢應承尤辰見小乙緊緊箅在椅子後邊只得下老究扯个大謊便道若論人品更不必言堂堂一軀十全之相況且一肚文才十四歲出去考童生縣裏就高高取上一名這幾年爲丁了父憂不曾進院所以未得遊庠有幾个老學着了舍親的文字都許他京解之才就是在下也非慣於爲媒的因年常在貴山買菓偶聞令愛才貌雙全老翁又愼于擇婿因思舍親正合其選故此斗膽輕造高贊聞言心中甚喜便道令親果然有才有貌老漢敢不從命但老漢未曾經目終不放心若得足下引令親過寒家一

舍更無別説尤辰道小子並非謊言老翁他日自知只是舍親是个不出書房的小官人或者未必肯到宅上就是小子攛掇來時若成得親事還好萬一不成舍親何面目回轉小子必然討他抱怨了高賛道既然人品十全豈有不成之理老夫生性是這般小心過度的人所以必要着眼若是舍親不屑下顧待老漢到宅足下不意之中引令親來一覷那不妥帖尤辰恐怕高賛身到吳江訪出顔俊之醜即忙轉口道既然尊意決要會面小子還同舍親奉拜不敢煩尊駕動定説罷告別高公那裏肯放忙教整酒相

敘與到更餘高公留宿尤辰道小舟帶有鋪陳明日要早行即今奉別等舍親登門却又相擾高公取舟金一封相送尤辰作謝下船次早順風拽起飽帆不勾大半日就到了吳江顏俊正呆呆的站在門前望信一見尤辰回家便迎住問道有勞老兄往返事體如何尤辰把問答之言細述一遍他必要面會大官人如何處置顏俊嘿然無言尤辰便道暫別再會自回家去了顏俊到裏面喚過小乙來問其備細只恐尤辰所言不實小乙說來果是一般顏俊沉吟了半晌心生一計再走到尤辰家與他商議不知說的是

薔慶計策正是

爲思佳偶情如火　索盡枯腸夜不眠
自古姻緣皆分定　紅絲豈是有心牽

顏俊對尤辰道適纔老兄所言我有一計在此也不打緊尤辰道有何好計顏俊道表弟錢萬選向在舍下同窓讀書他的才貌比我勝幾分兒明日我央及他同你去走一遭把他只說是我哄過一時待行過了聘不怕他賴我的姻事尤辰道若看了錢官人萬無不成之理只怕錢官人不肯顏俊道他與我至親又相處得極好只央他點一遭名兒有甚虧他處料

他決然無辭、說罷作別回家其夜就到書房中陪錢萬選夜飯酒肴比常分外整齊、錢萬選愕然道、日日相擾、今日何勞盛設、顏俊道且喫三盃、有小事相煩賢弟則个、只是莫要推故錢萬選道小弟但可效勞之處、無不從命只不知甚麽樣事、顏俊道、不瞞賢弟說對門開菓子店的尤少梅、與我作伐、說的女家、是洞庭西山高家、一時間誇了大口說我十分才貌不想說得忒高興了、那高老定要先請我去面會一會、然後行聘昨日商議若我自去、恐怕不應了前言、一來少梅沒趣、二來這親事就難成了、故此要勞賢弟

認了我的名色、同少梅一行、瞞過那高老玉成這頭親事、感恩不淺、愚兄自當重報、錢萬選想了一想道、別事猶可、這事只怕行不得、一時便哄過了、後來知道、你我都不好看相、顏俊道、原只要哄過這一時、若行聘過了、就曉得也何怕他、他又不認得你是什麼人、就怪也只怪得媒人、與你什麼相干、況且他家在洞庭西山、百里之隔、一時也未必知道、你但放心前去、到不要畏縮、錢萬選聽了、沉吟不語、欲待從他、不是君子所爲、欲待不從、必然取怪、這館就處不成了。事在兩難、顏俊見他沉吟不决、便道、賢弟、常言道、天

搨下來自有長的撐住凡事有愚兄在前賢弟休得過慮、錢青道然雖如此只是愚弟衣衫襤褸不稱仁兄之相、顏俊道此事愚兄早已辦下了是夜無話、次日顏俊早起、便到書房中、喚家童取出一皮箱衣服、都是綾羅紬絹、時新花樣的翠顏色、時常用龍涎慶真餅燻得撲鼻之香、交付錢青行時更換、下面淨襪絲鞋、只有頭巾不對、即時與他折了一頂新的、又封著二兩銀子、送與錢青道、薄意權充紙筆之用、後來還有相酬、這一套衣服、就送與賢弟穿了、日後只求賢弟休向人說、洩漏其事、今日約定了尤少梅、明

日早行錢青道一依尊命這衣服小弟暫時借穿回時依舊納還這銀子一發不敢領了顏俊道古人車馬輕裘與朋友共就沒有此事相勞那幾件粗衣奉與賢弟穿了不爲大事這些須薄意不過表情辭時反教愚兄慚愧錢青道既承仁兄盛情衣服便勉強領下那銀子斷然不敢顏俊道若是賢弟固辭便是推托了錢青方纔受了顏俊是日約會尤少梅尤辰本不肯擔這干紀只爲不敢得罪于顏俊勉強應承顏俊預先借下船隻及船中供應食物和鋪陳之類又撥兩个安童伏侍連前番跟去的小乙共是三人

稍彩色極其華整，衙役俱已停當。又分付小乙和安童到彼，只當自家大官人稱呼，不許露出个錢字。過了一夜，侵早就起來催促錢青梳洗穿着。錢青貼裏貼外，都換了時新華麗衣服，行動香風拂拂，比前更覺標致。

分明荀令留香去　疑是潘郎擲果回

顏俊請尤辰到家，同錢青喫了早飯。小乙和安童跟隨下船，又遇了順風，片帆直吹到洞庭西山。天色已晚，舟中過宿。次日早飯過後，約莫高贊起身，錢青全柬寫顏俊名字拜帖，謙遜些加个晚字。小乙捧帖到

高家門首投下謊尤大舍引顏宅小官人特來拜見高家僕人認得小乙的慌忙通報高贊傳言快請假顏俊在前尤辰在後步入中堂高贊一眼看見那个小後生人物軒昂衣冠濟楚心下已自三分歡喜敘禮已畢高贊看椅上坐錢青自謙幼輩再三不肯只得東西昭穆坐下高贊肚裏暗暗歡喜果然是个謙謙君子坐定先是尤辰開口稱謝前日相擾高翁荅言多慢接口就問道此位就是令親顏大官人前日不曾問得貴表錢青道年幼無表尤辰代言令親表字伯雅伯仲之伯雅俗之雅高贊道尊名尊字俱稱

其實錢青道不敢高賛又問起家世錢青一一對答出詞吐氣十分溫雅高賛想道外才已是美了不知他學問如何且請先生和兒子出來相見便知他一盤便見有學無學獻茶二道分付家人書館中請先生和小舍出來見客去不多時只見五十多歲一个儒者引着一个垂髫學生出來衆人一齊起身作揖高賛一一道名這位是小兒的業師姓陳見在府庠造就是小兒高標錢青看那學生生得眉清目秀十分俊雅心中想道此子如此其姊可知顏兄好造化哩又獻了一道茶高賛便對先生道此位尊客是吳江

顏伯雅年少高才那陳先生已會了主人之意便道吳江是人才之地見高識廣定然不同請問貴邑有三高祠還是那三个錢青答言范蠡張翰陸龜蒙又問此三人何以見得他高處錢青一一分疏出來兩个遂互相盤問了一回錢青見那先生學問平常故意譚天說地講古論今驚得先生一字俱無連稱道奇才奇才把一个高贊就喜得手舞足蹈忙喚家人悄悄分付備飯要整齊些家人問言即時拽開桌子排下五色菓品高贊取杯筯安席錢青答敬謙讓了一回照前昭穆坐下三湯十菜添案小喫頃刻間擺

滿了桌子眞个咄嗟而辦你道爲何如此便當原來高贊的媽媽金氏最愛其女聞得媒人引顏小官人到來也伏在遮堂背後張看看見一表人才語言響亮自家先中意料高老必然同心故此預先準備筵席一等分付流水的就搬出來賓主共是五位酒後飯飯後酒直喫到紅日銜山錢青和尤辰起身告辭高贊心中甚不忍別意欲攀留錢青那裏肯住高贊留了幾次只得放他起身錢青先別了陳先生口稱承教次與高公作謝道明日早行不得再來告別高贊道倉卒怠慢勿得見罪小學生也作揖過了

金氏已備下幾色嗄程相送無非是酒米魚肉之類又有一封湖金高贊拉尤辰到背處說道顏小官人才貌更無他說若得少效居間成就萬分之幸尤辰道小子領命高贊直送上船方纔分別當夜夫妻兩口說了顏小官人一夜正是

不須玉杵千金聘　已許紅絲兩足繫

再說錢青和尤辰次日開船風水不順直到更深方纔抵家顏俊兀自秉燭夜坐專聽好音二人叩門而入備述昨朝之事顏俊見親事已成不勝之喜忙忙的就本月中擇个吉日行聘果然把那二十兩借插

送還了尤辰以爲謝禮就揀了十二月初三日成親高贊得意了女婿況且粧奩久已完備並不推阻日往月來不覺十一月下旬吉期將近原來江南地方娶親不行古時親迎之禮都是女親家和阿舅自送上門女親家謂之送娘阿舅謂之抱嫁高贊爲選中了乘龍佳婿到處誇揚今日定要女婿上門親迎預先大開筵宴遍請遠近親隣喫喜酒先遣人對尤辰說知尤辰喫了一驚忙來對顏俊說了顏俊道這番親迎少不得我自去走遭尤辰跌足道前日女婿上門做舉家都看個勾行樂圖也畫得出在那裏今番

又換了一个百親數做媒的如何措辭好事定然中變連累小子必然受屡顧後聽說反抱怨起媒人來道當初我原說過本該是我姻緣自然成就岳翁次上門時自家來了那見得今日進退兩難都是你捉弄我故意說得高老十分古怪不要我去敘說定表弟替了誰知高老甚是好情一說就成並不作難這是我命中注定該做他家的女婿豈因見了錢表弟方纔肯成況且他家已受了聘禮他的女兒就是我的人了敢道个不字麼你看我今番自去他怎生發付我難道賴我的親事不成尤辰摇着頭道成不

得人也只在他家你狠到那裏去若不肯起人送上轎你也沒奈何他顏俊道多帶些人從去肯便肯不肯時打進去搶將回來便告到官司有生辰吉帖為證只是賴婚的不是我並沒差處尤辰道大官人休說滿話常言道惡龍不鬬地頭蛇你的從人雖多怎比得坐地的有增無減萬一弄出事來纏到官司那老兒訴說求親的是一个娶親的又是一个官府免不得與媒人詰問刑罰之下小子只得實說連錢大官人前程干係不是要處顏俊想了一想道既如此索性不去了勞你明日去回他一聲只說前日已曾

會過了，斷没有親迎的常規，還是從俗送親罷，尤辰道，一發成不得，高老因看上了佳婿，到處誇其才貌，那些親隣、專等親迎之時，都要來厮認，這是斷然要去的，顏俊道，如此怎麼好，尤辰道，依小子愚見，更無別策，只得再央令表弟錢大官人走遭，索性哄他到底，哄得新人進門，你就靠家大了，不怕他又奪了去，結姻之後，縱然有話，也不怕他了，顏俊頓了一頓口道，話到有理，只是我的親事，到作成別人去風光，央及他時，還有許多作難，埋怨尤辰道，事到其間，不得不如此了，風光只在一時，怎及得大官人終身受用，

顏俊又喜又惱當下别了尤辰回到書房對錢青說道賢弟、又要相煩一事錢青道、不知兄又有何事顏俊道、出月初三是愚兄聘姻之期、初二日就要去親迎、原要勞賢弟一行、方纔妥當、錢青道前日代勞不過泛然之事、今番親迎、是个大禮豈是小弟代得的這个斷然不可、顏俊道賢弟所言雖當、但因初番會面、他家已認得了、如今忽換我去、必然疑心此事恐有變卦、不但親事、不成只恐還要成訟、那時連賢弟、也有干係、非不是爲、小妨大、把一天、好事自家弄壞了、若得賢弟親迎回來、成就之後、不怕他閒言閒語

這是个權宜之術，賢弟須知，塔尖上功德，休得固辭。燕青見他說得情詞懇切，只索依允。顧俊又喚過吹手及一應接親人從，都分付了說話，不許漏洩風聲，取得親眷都有重賞，衆人誰敢不依。到了初二日，段最尤屋便同顧家併制安排親迎禮物，及上門各項賞賜，都封得停停當當。其燕青所用，及備巾幘靴襪帽靴花，皆齊備。又分派各船食用，大船二隻，一隻坐新人，一隻媒人共新郎同坐，中船四隻，散載衆人，小船四隻，一者護送，一者以備雜差。十餘隻船，俱鑲掌號，一齊開出湖去，一路流星砲快，好不興頭。正是

門闌多喜氣　女婿近乘龍

船到西山，已是下午，約莫離高家半里停泊。尤辰先到高家報信，一面安排親迎禮物及新人乘坐百花綵轎，燈籠火把，共有數百。錢青打扮整齊，另有青絹煖轎，四抬四綽，笙簫鼓樂，徑望高家而來。那山中遠近人家，都曉得高家新女婿才貌雙全，競來觀看，挨肩並足，如看神會故事的一般熱鬧。錢青端坐轎中，美如冠玉，無不喝采。有婦女曾見過秋芳的，便道：這般一對夫妻，真個郎才女貌。高家揀了許多女婿，今日果然被他揀着了。不題眾人。且說高贊家中大排

筵席，親朋滿坐，未及天晚，堂中點得畫燭通紅，只待得樂聲聒耳，門上人報道：婿家轎子到門了。儐相披紅插花，忙到轎前作揖，念了詩賦，請出轎來，衆人謙恭揖讓，延至中堂奠鴈，行禮已畢，然後諸親一一相見。衆人見新郎標致，一个个暗暗稱羨，獻茶後，吃了茶菓點心，然後定席安位，此日新女婿與尋常不同，面南專席，諸親友環坐相陪，大吹大擂的飲酒，隨從人等，外廂另有欵待。且說錢青坐于席上，只聽得衆人不住聲的贊他才貌，賀高老選婿得人，錢青肚裏暗笑道：他們好似見鬼一般，我好像做夢一般。做夢

的顛了也只指望那些見神見鬼的不知如何結末哩我今日且落得受用又想道我今只做替身擔了虛名不如暫受還在幾時料想不能如此富貴博了這一念反覺得沒興起來酒也懶吃了高贊父子輪流敬酒且是殷勤錢青怕擔擱了表兄的正事急欲抽身高贊固留又坐了一回用了湯飯僕從的酒都喫完了約莫四鼓小乙走在錢青席邊催促起身錢青教小乙把賞封給散起身作別高贊量度已是五鼓時分賠嫁妝奩俱已點檢下船只待收拾新人上轎只見船上人都走來說外邊風大難以行船且消

停一時等風頭緩了好走原來半夜裏便發了大風那風刮得好利害只見

山間拔木揚塵　湖內隨波起浪

只爲堂中鼓樂喧闐全不覺得高贊叫樂人住了吹打聽將一片風聲吹得怪響衆皆愕然急得尤辰只把腳跳高贊心中大是不樂只得重請入席一面差人在外專看風色看看天曉那風越狂起來刮得彤雲密布雪花飛舞衆人都起身看着天做一塊兒商議一个道這風還不像就住的一个道半夜起的風原要半夜裏住又一个道這等雪天就是沒風也怕

行不得又一个道只怕這雪還要大哩又一个道風太急了、住了風、只怕湖膠、又一个道、這太湖不愁他膠斷、還怕的是風雪、衆人是恁般閒講、高老和尤辰、好生氣悶、又捱一會、喫了早飯、風愈狂、雪愈大、料想今日過湖不成、錯過了吉日良時、殘冬臘月未必有好日了、況且笙簫鼓樂、乘興而來、怎好教他空去、事在千難萬難之際、坐間有个老者、喚做周全、是高贊老鄰、平日最善處分鄉里之事、見高贊沉吟無計、便道、依老漢愚見、這事一些不難、高贊道足下計將安在、周全道、既是選定日期、豈可錯過、令婿既已到宅、

何不就此結親趁這筵席做了花燭等風息從容回去豈非全美衆人齊聲道最好高贊正有此念卻喜得周老說話投機當下便分付家人准備洞房花燭之事卻說錢青雖然身子在此本是個局外之人起初風大風小也還不在他心上忽見周全發此議論暗暗心驚還道高老未必聽他不想高老欣然應允老大着忙暗暗叫苦欲央尤少梅代言誰想尤辰平昔好酒一來天氣寒冷二來心緒不佳斟着大杯只顧喫喫得爛醉如泥在一壁廂空椅子上打鼾去了錢青只得自家開口道此百年大事不可草草不妨

另擇个日子、再來奉迎、高贊鄰裏、背後便道、翁婿一家、何分彼此、况賢婿尊人已不在堂、可以自專、說罷、高贊入內去了、錢青又對各位親鄰再三央及、不願在此結親、眾人都是奉承高老的、那一个不極口贊成、錢青此時無可奈何、只推出恭、到外面時、却叫顏小乙與他商議、小乙心上也道不該、只教錢秀才推辭、此外別無良策、錢青道、我已辭之再四、其奈高老不從、若執意推辭、反起其疑、我只索安委曲周全你家主一樁大事、並無欺心、若有苟且、天地不容、主僕二人正在講話、眾人都攛掇來、道此是美事、今夜應已

決矣、大官人不須疑慮、錢青嘿然無語、眾人擁錢青請進、午飯已畢、重排喜筵、擯相披紅喝禮、兩位新人打扮登堂、照依常規行禮、結了花燭、正是

百年姻眷今宵就　一對夫妻此夜新
得意事成失意事　有心人遇沒心人

其夜酒闌人散、高贊老夫婦親送新郎進房、伴娘替新娘卸了頭面、幾遍催新郎安置、錢青只不答應、正不知什麼意故、只得伏侍新娘先睡、自已出房去了、丫鬟將房門掩上、又催促官人上床、錢青心上如小鹿亂撞、勉強答應一句道、你們先睡、丫鬟們亂了一

夜各自倒東歪西去打睡錢青本待秉燭達旦一時不曾討得幾枝臘燭到燭盡時又不好聲喚忍着一肚子悶氣和衣在床外側身而臥也不知女孩兒頭東頭西次早清清天亮便起身出外到舅子書館中去梳洗高贊夫婦只道他少年害羞亦不爲怪是日雪雖住了風尚不息高贊且做慶賀筵席錢青喫得酩酊大醉坐到更深進房女孩兒又先睡了錢青打熬不過依舊和衣而睡連小娘子的被窩兒也不敢觸着又過一晚早起時見風勢稍緩便要起身高贊定要留過三朝方纔肯放錢青拘不過只得又喫

了一日酒坐間背地裏和尤辰說起夜間和衣而卧之事尤辰口雖荅應心下未必准信事已如此只索由他却說女孩兒秋芳自結親之夜偷眼看那新郎生得果然齊整心中暗暗歡喜一連兩夜都則衣不解帶不解其故莫非怪我先睡了不肯等待得他此是第三夜了女孩兒預先分付丫鬟只等官人進房先請他安息丫鬟奉命只等新郎進來便替他解衣科帽錢青見不是頭除了頭巾急急的跳上床去貼著床裏自睡仍不脫衣女孩兒滿懷不樂只得也和衣睡了又不好告訴爹娘到第四日天氣晴和高贊

預先備下送親船隻自己和老婆親送女孩兒過湖娘女共是一船高贊與錢青尤辰又是一船船頭俱掛了雜綵鼓樂振天好生鬧熱只有小乙受了家主之托心中甚不快意駕个小小快船赶路先行話分兩頭且說顏俊自從打發衆人迎親去後懸懸而望到初二日半夜聽得刮起大風大雪心上好不着忙也只道風雪中船行得遲只怕挫了時辰那想道過不得湖一應花燭筵席準備十全等了一夜不見動靜心下好悶想道這等大風到是不曾下船還好若在湖中行動老大擔憂哩又想道若是不曾下船我

岳丈知道錯過吉期豈肯胡亂把女兒送來定然要另選個日子又不知幾時吉利可不誤了人又想道若是尤少梅能事時在岳丈前攛掇權且迎來那時我那管時日利與不利且落得早些受用如此胡思亂想坐不安席不住的在門前張望到第四日風息料道決有佳音等到午後只見小乙先回報道新娘已取來了不過十里之遙顏俊問道吉期挨過他家如何肯放新人下船小乙道高家只怕挨過好日定要結親錢大官已替東人權做新郎三日了顏俊道既結了親這三夜錢大官人難道竟在新人房裏

隨的小乙道隨是同隨的却不曾動彈那錢大官人是看得熱腸蛋伴得小娘眼的顏俊罵道放屁那有此理我托你何事你如何不叫他推辭却做下這等勾當小乙道家人也說過來錢大官人道我只要周全你家之事若有半點欺心天神鑒察顏俊此時

怒從心上起　惡向膽邊生

把拳將小乙打在一邊氣忿忿地奔出門外尋等錢青來厮鬧恰好船已攏岸錢青終有細膩預先囑付尤辰伴住高老自己先跳上岸只為自反無愧理直氣壯昂昂的步到顏家門首望見顏俊笑嘻嘻的

正要上前作揖告訴衷情誰知顏俊只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此際便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睜不等開言便撲的一頭撞去咬定牙根狠狠的罵道天殺的你好快活說發來那查開五指將錢青和巾和服扯做一把亂踏亂打口裡不絕聲的道天殺的好欺心別人費了錢財把與你見成受用錢青口中也自分辯顏俊打罵忙了那裏聽他半个字兒家人也不敢上前相勸錢青喫打慌了但呼救命船上人聽得鬧炒都上岸來看只見一个醜漢將新郎痛打正不知其麼意故都走攏來解勸那裏勸得他開高贊驚問他

家人那家人料瞞不過只得實說了高贊不聞猶可一聞之時心頭火起大罵尤辰無理做這等欺三瞞四的媒人說騙人家女兒也扭着尤辰亂打起來高家送親的人也自心懷不平一齊動手要打那醜漢顏家的家人回護家主就與高家從人對打先前顏俊和錢青是一對廝打以後高贊和尤辰是兩對廝打結末兩家家人扭做一團廝打看的人重重疊疊越發多了街道擁塞難行却似

九里山前擺陣勢　昆陽城下賭輸贏

事有湊巧其時本縣大尹恰好送了上司回轎至于

此門、見街上聚天喧嚷却是厮打的停了轎子喝教
拿下衆人見知縣相公拿人都則散了只有顏俊兀、
自扭住錢青高贊兀自扭住尤辰紛紛告訴一時不
得其詳大、尹都教帶到公庭逐一細審不許攙口見
高贊年長、先叫他上堂詰問高贊道小人是洞庭山
百姓叫做高贊、爲女擇婿相中了女婿才貌將女許
配初三日、女婿上門親迎、因被風雪所阻小人留女
婿在家、完了親事今日送女到此、不期遇了這个醜
漢、將小人的女婿毒打小人問其緣故、却是那醜漢
買囑媒人、要哄騙小人的女兒爲婚、却將那姓錢的

後生冒名到小人家裏老爺只問媒人便知奸弊大尹道媒人叫甚名字可在這裏麽高贊道叫做尤辰見在臺下大尹喝退高贊喚尤辰上來罵道弄假成真以非爲是都是你弄出這个伎倆你可實實供出免受重刑尤辰初時還只含糊抵賴大尹發怒喝教取夾棍伺候尤辰雖然市井從未熬刑只得實說起初顏俊如何央小人去說親高贊如何作難要選才貌後來如何央錢秀才冒名去拜望直到結親始末細細述了一遍大尹點頭道這是實情了顏俊這些費了許多事却被別人奪了頭籌也怪不得發惱只

是起先設心哄騙的不是便教顔俊奪其口詞顔俊已聽得尤辰說了實話又見知縣相公詞氣溫和只得也敘了一遍兩口相罵大尹結末喚錢青上來一見錢青青年美貌且被打傷便有幾分愛他憐他之意問道你是個秀才讀孔子之書達周公之禮如何替人去拜望迎親同謀哄騙有乖行止錢青道此事原非生員所願只爲顔俊是生員表兄生員家貧又舘穀于他家被表兄再四央求不過勉強應承只道一時權宜玉成其事大尹道作了你既爲親情而往就不該與那女兒結親了錢青道生員原只代他親

避只爲一連三日大風太湖之阻不能行舟故此高贊怕誤了婚期要生員就彼花燭大尹道你自扣替身就該推辭了顏俊從旁磕頭道青天老爺只看他應承花燭便是欺心大尹喝道不要多嘴左右扯他下去再問錢青你那時應承做親難道沒有个私心錢青道只問高贊便知生員再三推辭高贊不允生員若再辭時恐彼生疑誤了表兄的大事故此權成大禮雖則三夜同床生員和衣而睡並不相犯大尹呵呵大笑道自古以來只有一个柳下惠坐懷不亂那晉男子就自知不及風雪之中就不肯放婦人進

門了、你少年子弟、血氣未定、豈有三夜同床並不相犯之理、這話哄得那一个錢青、道生員今日自陳心迹、父母老爺未必相信、只教高贊去問自己的女兒便知真假、大尹想道、那女兒若有私情、如何肯說實話、當下想出个主意來、便教左右喚到老實穩婆一名、到舟中試驗高氏是否處女、速來回話、不一時、穩婆來覆知縣相公、那高氏果是處子、未曾破身、顏俊在堦下聽說高氏還是處子、便叫喊道、既是小的妻子、不曾破壞、小的情願成就、大尹又道不許多嘴、再叫高贊道、你心下願將女兒配那一个、高贊道、小人

初時原看中了錢秀才後來女兒又與他做過花燭雖然錢秀才不欺暗室與小女即無夫婦之情已定了夫婦之義若教女兒另嫁顏俊不惟小人不願就是女兒也不願大尹道此言正合吾意錢青心下到不肯便道生員此行實是爲公不爲私若將此女歸了生員把生員三夜衣不解帶之意全然沒了寧可令此女別嫁生員決不敢冒此嫌疑惹人談論大尹道此女若歸他人你過湖這兩番替人誆騙便是行止有虧干礙前程了今日與你成就親事乃是遮掩你的過失況你的心迹已自洞然女家兩相情願有

何堪疑、休得遜讓、我自有明斷、遂舉筆判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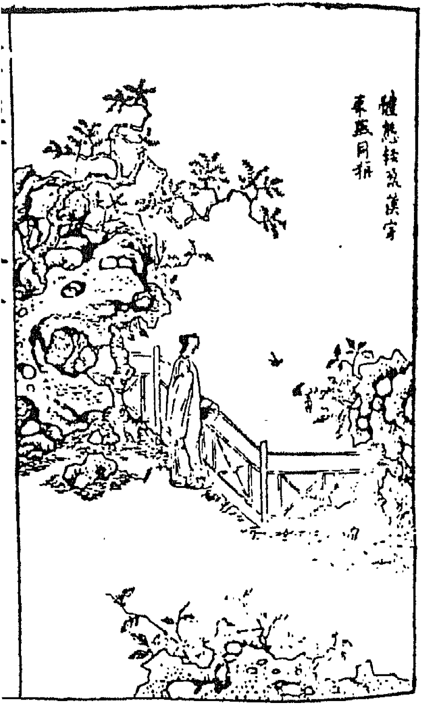
高贊相女配夫、乃其常理、顏俊借人飾己、實出奇聞、東床已招佳選、何知以羊易牛、西隣縱有責言、終難指鹿爲馬、兩番涉河、不讓傳書攜帶、三宵隔被、何慚秉燭雲長、風伯爲媒、天公作合、佳男配了佳婦、兩得其宜、求妻到底無妻、自作之孽、高氏斷歸錢青、不須另作花燭、顏俊旣不合設騙局於前、又不合奮老拳於後、事已不諧、姑免罪責、所費聘儀、合助錢青、以酬一擊之罪、尤辰往來煽誘、實啓釁端、重懲示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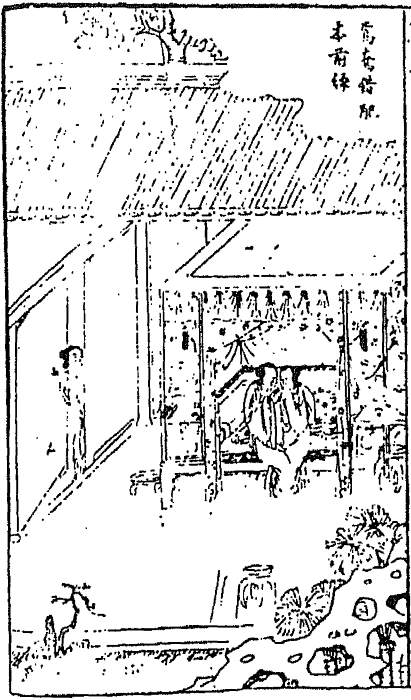
判訖喝教左右將尤辰重責三十板免其畫供竟行逐出、蓋不欲使錢青冒名一事彰聞於人也高贊和錢青拜謝一干人出了縣門、顏俊滿面羞慚收怒而不敢言抱頭鼠竄而去、有好幾月不敢出門、尤辰自回家將息棒瘡不題卻說高贊邀錢青到舟中反殷勤致謝道若非賢婿才行俱全、上官起敬小女幾乎錯配匪人、今日到要屈賢婿同小女到舍下、少住幾時、不知賢婿宅上還有何人、錢青道小婿父母俱亡、別無親人在家、高贊道既如此一發該住舍下住了、老夫供給讀書、賢婿意下如何、錢青道、若得岳父扶、

持足感盛德是夜開船離了吳江隨路宿歇次日早到西山一山之人聞知此事皆當新聞傳說又知錢青存心忠厚無不欽仰後來錢青一舉成名夫妻偕老有詩爲証

醜臉如何騙美妻　作成表弟得便宜
可憐一片吳江月　冷照鴛鴦湖上飛

第七卷終


體態輕飛漢宮
春殿同拚


鴛鴦錯配
本前緣

第八卷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自古姻緣天定不繇人力謀求有緣千里也相
投對面無緣不偶。仙境桃花出水宮中紅葉
傳溝三生簿上註風流何用冰人開口。

這首西江月詞大抵說人的婚姻乃前生注定非人力可以勉強今日聽在下說一椿意外姻緣的故事喚做喬太守亂點鴛鴦譜這故事出在那个朝代何處地方那故事出在大宋景祐年間杭州府有一人姓劉名秉義是个醫家出身媽媽談氏生得一對兒

女兒子喚做劉璞年當弱冠一表非俗已聘下孫寡婦的女兒珠姨爲妻那劉璞自幼攻書學業已就到十六歲上劉秉義欲令他棄了書本習學醫業劉璞立志大就不肯改業不在話下女兒小名慧娘年方一十五歲已受了鄰近開生藥鋪裴九老家之聘那慧娘生得姿容艷麗意態妖嬈非常標致怎見得但見

蛾眉帶秀鳳眼含情腰如弱柳迎風面似嬌花拂水體態輕盈漢家飛燕同稱性格風流吳國西施並美蕊宮仙子謫人間月殿姮娥臨下界

不題慧娘貌美、且說劉公見兒子長大、同媽媽商議、要與他完姻、方待教媒人到孫家去說、恰好裴九老也教媒人來說、要娶慧娘、劉公對媒人道、多多上覆裴親家、小女年紀尚幼、一些粧奩未備、須再過幾時、待小兒完姻過了、方及小女之事、目下斷然不能從命、媒人得了言語、回覆裴家、那裴九老因是老年得子、愛惜如珍寶一般、恨不能風吹得大、早些兒與他畢了姻、生男育女、今日見劉公推托、好生不喜、又央媒人到劉家說道、令愛今年一十五歲、也不算小了、到我家來時、即如女兒一、般看待、決不難為、就

是妝奩厚薄但憑親家並不計論萬望親家曲允則个、劉公立意先要與兒子完親、然後嫁女媒人往返了幾次、終是不允裴九老無奈只得忍耐當時若是劉公允了、卻不省好些事體、止因執意不從到後生出一段新聞傳說至今正是

只因一着錯。　滿盤俱是空、

卻說劉公回脫了裴家、央媒人張六嫂到孫家去說兒子的姻事、元來孫寡婦母家姓胡嫁的丈夫孫恒原是舊家子弟、自十六歲做親、十七歲就生下一个女兒、喚名珠姨、纔隔一歲、又生个兒子、取名孫潤、小

字玉郎兩个兒女方在襁褓中孫恒就亡過了虧孫寡婦有些節氣同着養娘守這兩个兒女不肯改嫁因此人都喚他是孫寡婦光陰迅速兩个兒女漸漸長成珠姨便許了劉家玉郎從小聘定善丹青徐雅的女兒文哥爲婦那珠姨玉郎都生得一般美貌就如良玉碾成白粉團就一般加添資性聰明男善讀書女工針指還有一件不但才貌雙美且又孝悌兼全閒話休題且說張六嫂到孫家傳達劉公之意要擇吉娶小娘子過門孫寡婦母子相依滿意欲要再停幾時因想男婚女嫁乃是大事只得應承對張六

此公忠厚人也[illegible][illegible]想亦中中

嫂道上覆親家親母我家是孤兒寡婦沒甚大妝奩嫁送不過隨常粗布衣裳凡事不要見責張六嫂復了劉公劉公備了八盒羹果禮物并吉期送到孫家孫寡婦受了吉期忙忙的製辦出嫁東西看看日子已近母女不忍相離終日啼啼哭哭誰想劉璞因冒風之後出汗虛了變為寒症人事不省十分危篤吃的藥就如潑在石上一毫沒用求神問卜俱說無救嚇得劉公夫妻魂魄都喪守在牀邊吞聲對泣劉公與媽媽商量道孩兒病勢恁樣沉重料必做親不得不如且回了孫家等待病痊再擇日罷劉媽媽道老

女流見識每每如此

好笑

官兒你許多年紀了這樣事難道還不曉得大凡病人勢凶得喜事一沖就好了未曾說起的還要去相求如今現成事體怎麼反要回他劉公道我看孩兒病體凶多吉少若娶來家沖得好時此是萬千之喜不必講了倘或不好可不害了人家子女有个晚嫁的名頭劉媽媽道老官你但顧了別人卻不顧自己你我費了許多心機定得一房媳婦誰知孩兒命薄臨做親卻又患病起來今若回了孫家孩兒無事不消說起萬一有些山高水低有甚把臂那原聘還了一半也筭是他們忠厚了卻不是人財兩失劉公道

依你便怎樣劉媽媽道依着我分付了張六嫂不要題起孩兒有病竟要來家就如養媳婦一般若孩兒病好另擇吉結親倘然不起媳婦轉嫁時我家原聘幷各項使費少不得班足了放他出門却不是个萬全之策劉公耳朶原是棉花做的就依着老婆忙去叮囑張六嫂不要洩漏自古道若要不知除非莫爲劉公便瞞着孫家那知他緊間壁的鄰家姓李名榮曾在人家管過解庫人都叫他做李都管爲人極是刁鑽專一要打聽人家的細事喜談樂道因做主管時得了些不義之財手中有錢所居與劉家基址相

連意欲強買劉公房子劉公不肯爲此兩下面和意不和巴不能劉家有些事故幸災樂禍聽得劉璞有病危急滿心歡喜連忙去報知孫家孫寡婦聽見女婿病凶恐防悞了女兒即使養娘去叫張六嫂來問張六嫂欲待不說恐怕劉璞有變孫家婦後來埋怨欲要說了又怕劉家見怪事在兩難欲言又止孫寡婦見他半吞半吐越發盤問得急了張六嫂隱瞞不過乃說偶然傷風原不是十分大病將息到做親時料必也好了孫寡婦道聞得他病勢十分沉重你怎說得這般輕易這事不是當耍的我受了千辛萬苦

守得這兩个兒女處人如珍寶一般你若含糊蒙了我女兒時、少不得和你性命相搏、那時不要見怪、又道你去對劉家說若果然病重何不待好了、另擇日子、總是兒女年紀尚小、何必恁樣忙迫問明白了快來回報一聲、張六嫂領了言語方欲出門孫寡婦又叫轉道我曉得你、決無實話回我的我令養娘同你去走遭便知端的張六嫂見說教養娘同去心中着忙道不消得、好歹不悞大娘之事、孫寡婦那里肯聽教了養娘些言語跟張六嫂同去、張六嫂挩脫不得只得同到劉家、恰好劉公走出門來、張六嫂欺養娘

不認得便道小娘子少待等我問句話來急走上前拉劉公到一邊將孫寡婦適來言語細說又道他因放心不下特教養娘同來討个實信却怎的回答劉公聽見養娘來看手足無措埋怨道你怎不阻擋住了却與他同來張六嫂道再三攔阻如何肯聽教我也沒奈何如今且留他進去坐了你們再去從長計較回他不要連累我後日受氣說還未畢養娘已走過來張六嫂就道此間便是劉老爹養娘深深道个萬福劉公還了禮道小娘子請裏面坐一齊進了大門到客坐內劉公道六嫂你陪小娘子坐着待我教

老身出來張六嫂道、老爹自便劉公急急走到裏面一五一十、學于媽媽、又說如今養娘在外、怎地回他倘要進來探看孩兒、卻又如何掩飾、不如改了日子罷媽媽道、你真是個死貨、他受了我家的聘便是我家的人了、怕他怎的、不要着忙、自有道理便教女兒慧娘、你去將新房中收拾整齊、留孫家婦女喫點心、慧娘答應自去、劉媽媽即走向外邊、與養娘相見、假問道、小娘子下顧、不知親母有甚話說養娘道、俺大娘聞得大官人有恙、放心不下、特教男女來問候、二來上覆老爹大娘若大官人病體初痊、恐未可做親

不如再停幾時等大官人身子健旺另揀日罷劉媽媽道多承親母過念大官人雖是有些身子不快也是偶然傷風原非大病若要另擇日子這斷不能勾的我們小人家的買賣千難萬難方纔支持得停當如錯過了却不又費一番手脚况且有病的人正要得喜事來冲他病也易好常見人家要省事時還借這病來見喜何况我家吉期送已多日親戚都下了帖兒請喫喜筵如今忽地換了日子他們不道你家不肯必認做我們討媳婦不起傳說開去却不被人咲恥壞了我家名頭煩小娘子回去上覆親母不消

擔憂我家干係大哩養娘道大娘話雖說得是請問大官人睡在何處待男女候問一聲好家去回報大娘也教他放心劉媽媽道適來服了發汗的藥正熟睡在那里我與小娘子代言罷事體總在剛纔所言了更無別說張六嫂道我原說偶然傷風不是大病你們大娘不肯相信又要你來如今方見老身不是說謊的了養娘道既如此告辭罷便要起身劉媽媽道那有此理說話忙了茶也還沒有喫如何便去即邀到裏邊又道我房裏腌腌臢臢到在新房裏坐罷引入房中養娘舉目看時擺設得十分齊整劉媽媽

爲下文張本

又道你看我家諸事齊備如何肯又改日子就是做了親大官人到還要留在我房中歇宿等身子全愈了然後同房養娘見他整備得停當信以爲實當下劉媽媽教丫鬟將出點心茶來擺上又教慧娘也來相陪養娘心中想道我家珠娘是極標致的了不想這女娘也恁般出色吃了茶作別出門臨行劉媽媽又再三囑付張六嫂是必來覆我一聲養娘同着張六嫂回到家中將上項事說與主母孫寡婦聽了心中到沒了主意想道欲待允了恐怕女婿真個病重變出些不好來害了女兒將欲不允又恐女婿果

兒小病已愈悞了吉期疑惑不定乃對張六嫂道六嫂待我酌量定了明早來取回信罷張六嫂道正是大娘從容計較計較老身明早來也說罷自去且說孫寡婦與兒子玉郎商議這事怎生計結玉郎道想起來還是病重故不要養娘相見如今必要回他另擇日子他家也沒奈何只得罷休但是空費他這番東西見得我家沒有情義倘後來病好相見之間道沒趣若依了他們時又恐果然有變那時進退兩難懊悔却便遲了依着孩兒有个兩全之策在此不知母親可聽孫寡婦道你且說是甚兩全之策玉郎

上此計的汝放空代打

道明早教張六嫂去說日子便依着他家粧奩一毫不帶見喜過了到第三朝就要接回等待病好連粧奩送去是恁樣縱有變故也不受他們籠絡這才是兩全其美孫寡婦道你真是个孩子家見識他們一時假意應承娶去過了三朝不肯放回卻怎麼處玉郎道如此怎好孫寡婦又想了一想道除非明日教張六嫂依此去說臨期教姐姐閃過一邊把你假扮了送去皮箱內原帶一副道袍鞋襪預防到三朝容你回來不消說起倘若不容且住在那里看个下落倘有三長兩短你取出道袍穿了竟自走回那个

扯得你住玉郎道別事便可這件却使不得後來被人曉得教孩兒怎生做人孫寡婦見兒子推却心中大怒道縱別人曉得不過是要笑之事有甚大害玉郎平昔孝順見母親發怒連忙道待孩兒去便了只不會梳頭却怎麼好孫寡婦道我教養娘伏侍你去便了計較已定次早張六嫂來討回音孫寡婦與他說如此如此恁般恁般若依得便嫁過去依不得便另擇日罷張六嫂復了劉家一一如命你道他爲何就肯了只因劉璞病勢愈重恐防不妥單要哄媳婦到了家裏便是買賣了故此將錯就錯更不爭長競

短、那知孫寡婦已先參透機關、將个假貨送來、劉媽媽反做了、

周郎妙計高天下、
賠了夫人又折兵、

話休煩絮、到了吉期、孫寡婦把玉郎粧扮起來、果然與女兒無二、連自己也認不出真假、又教習些女人禮數、諸色好了、只有兩件難以遮掩、恐怕露出事來、那兩件、第一件是足與女子不同、那女子的尖尖趫趫、鳳頭一對、露在湘裙之下、蓮步輕移、如花枝招颭一般、玉郎是个男子漢、一隻脚比女子的有三四隻大、雖然把掃地長裙遮了、教他緩行細步、終是有些

蹺蹺這也還在下邊無人來揭起裙兒觀看遮隱藏得過第二件是耳上的環兒此乃女子平常時所戴愛輕巧的也少不得戴對丁香兒那極貧小戶人家沒有金的銀的就是銅錫的也要買對兒戴着今日玉郎扮做新人滿頭珠翠若耳上沒有環兒可成模樣麼他左耳還有个環眼乃是幼時恐防難養穿過的那右耳却沒眼兒怎生戴得孫寡婦左思右想想出一个計策來你道是甚計策他教養娘討个小小膏藥貼在右耳若問時只說環眼生着痔瘡戴不得環子露出左耳上眼兒裝飾打點停當將珠裝裹過

一間房裏專候迎親人來、到了黃昏時候、只聽得鼓樂喧天、迎親轎子已到門首、張六嫂先入來、看見新人打扮得如天神一般、好不歡喜、眼前不見玉郎、問道、小官人怎地不見、孫寡婦道、今日忽然身子有些不健、睡在那里起來不得、那婆子不知就裏、不來再問、孫寡婦將酒飯犒賞了來人、賓相念起詩賦、請新人上轎、玉郎兜上方巾、向母親作別、孫寡婦一路假哭、送出門來、上了轎子、教養娘跟着、隨身只有一隻皮箱、更無一毫粧奩、孫寡婦又叮囑張六嫂道、與你說過、三朝就要送回的、不可失信、張六嫂連聲答應

道這个自然不題孫寡婦且說迎親的一路笙簫聒耳燈燭輝煌到了劉家門首賓相進來說道新人將已出轎沒新郎迎接難道教他獨自拜堂不成劉公道這卻怎好不要拜罷劉媽媽道我有道理教女兒。陪拜便了即令慧娘出來相迎賓相念了闌門詩賦請新人出了轎子養娘和張六嫂兩邊扶着慧娘相迎進了中堂先拜了天地次及公姑親戚雙雙却是兩个女人同拜隨從人沒一个不掩口而笑都相見過了然後姑嫂對拜劉媽媽道如今到房中去與孩兒沖喜樂人吹打引新人進房來至臥床邊劉媽媽

揭起帳子、叫道我的兒、今日娶你媳婦來家沖喜、你須掙扎精神則个、連叫三四次、並不則聲、劉公將燈照時、只見頭兒歪在半邊、昏迷去了、原來劉璞病得身子虛弱、被鼓樂一震、故此昏迷、當下老夫妻手忙脚亂、掐住人中、即教取過熱湯、灌了幾口、出了一身冷汗、方纔甦醒、劉媽媽教劉公看着兒子、自已引新人到新房中去、揭起方巾、打一看時、美麗如画、親戚無不喝采、只有劉媽媽心中反覺苦楚、他想媳婦恁般美貌、與兒子正是一對兒、若得雙雙奉侍老夫妻的暮年、也不枉一生辛苦、誰想他沒福、臨做親、却染

女孩兒有心如何便說得出丈夫相好耳

此大病，十分中到有九分不妙。倘有一差兩誤，婚少不得歸于別姓，豈不目前空喜？不題劉媽媽心中之事。且說玉郎也舉目看時，許多親戚中，只有姑娘生得風流標致，想道：「好個女子！我孫潤可惜已定了妻子。若早知此女恁般出色，一定要求他為婦。」這里玉郎方在贊羨，誰知慧娘心中也想道：「一向張六嫂說他標致，我還未信，不想話不虛傳。只可惜哥哥沒福受用，今夜教他孤眠獨宿。若我丈夫像得他這樣美貌，便稱我的生平了。只怕不能勾哩。」不題二人彼此欣羨。劉媽媽請衆親戚赴過花燭筵席，各自分頭

不是天使
沂怂

歇息。賓相樂人俱已打發去了。張六嫂沒有睡處，也自歸家。玉郎在房，養娘與他卸了首飾，秉燭而坐，不敢便寢。劉媽媽與劉公商議道：「媳婦初到，如何教他獨宿？可教女兒去陪伴。」劉公道：「只怕不穩便，繇他自睡罷。」劉媽媽不聽，對慧娘道：「你今夜相伴嫂嫂在新房中去睡，省得他怕冷靜。」慧娘正愛着嫂嫂，見說教他相伴，恰中其意。劉媽媽引慧娘到新房中道：「娘子，只因你官人有些小恙，不能同房，特令小女來陪你同睡。」玉郎恐露出馬脚，回道：「奴家自來最怕生人，到不消罷。」劉媽媽道：「呀！你們姑嫂年紀相彷，即如姊妹

一般、正好相處、怕恁的、你若嫌不穩、睡各自蓋着條被兒、便不妨了、對慧娘道、你去收拾了被窩過來、慧娘答應而去、玉郎此時又驚又喜、喜的是心中正愛着姑娘標致、不想天與其便、劉媽媽令來陪臥、這事便有幾分了、驚的是恐他不允一時叫喊起來、反壞了自己之事、又想道此番挫過、後會難逢、看這姑娘年紀已在當時、情竇料也開了、須用計緩緩撩撥熱了、不怕不上我鉤、心下正想慧娘教丫鬟拿了被兒同進房來、放在床上、劉媽媽起身、同丫鬟自去、慧娘將房門閉上、走到玉郎身邊、笑容可掬、乃道、嫂嫂適

乍在見有此接不可少有了通兒

此語亦非玉郎不許也

來見你一些東西不喫莫不餓了玉郎道到還未餓慧娘又道嫂嫂今後要甚東西可對奴家說知自去拿來不要害羞不說玉郎見他意兒殷勤心下暗喜答道多謝姑娘美情慧娘見燈上結着一个大大花兒笑道嫂嫂好个燈花兒正對着嫂嫂可知喜也玉郎也笑道姑娘休得取笑還是姑娘的喜信慧娘道嫂嫂話兒到會要人消个閑話一回慧娘道嫂嫂夜深了請睡罷玉郎道姑娘先請慧娘道嫂嫂是客奴家是主定然僭先玉郎道這个房中還是姑娘是客慧娘笑道恁樣占先了便解衣先睡養娘見兩下取

笑覺道玉郎不懷好意低低說道官人你須要斷的此事不是當要的倘大娘知了連我也不好玉郎道不消吩付我自曉得你自去睡養娘便去旁邊打个舖兒睡下玉郎起身携着燈兒走到牀邊揭起帳子照看只見慧娘捲着被兒睡在裏牀見玉郎將燈來照笑嘻嘻的道嫂嫂睡罷了照怎的玉郎也笑道我看姑娘睡在那一頭方好來睡把燈放在牀前一隻小卓兒上解衣入帳對慧娘道姑娘我與你一頭睡了好講話耍子慧娘道如此最好玉郎鑽下被裏卸了上身衣服下體小衣却穿着問道姑娘今年青春

别光景

了慧娘道一十五歲又問姑娘許的是那一家慧娘怕羞不肯回言玉郎把頭捱到他枕上附耳道我與你一般是女兒家何必害羞慧娘方纔答道是開生藥鋪的裴家又問道可見說佳期還在何日慧娘低低道近日曾教媒人再三來說爹道奴年紀尚小回他們再緩幾時哩玉郎笑道回了他家你心下可不氣惱麼慧娘伸手把玉郎的頭推下枕來道你不是个好人哄了我的話便來耍人我若氣惱時你今夜心裏還不知怎地惱着哩玉郎依傍又捱到枕上道你且說我有甚惱慧娘道今夜做親沒有个對兒怎

寫入活
贊不可

地不惱玉郎道如今有姑娘在此便是个媒兒了又有甚惱慧娘笑道恁樣說你是我的娘子了玉郎道我年紀長是你丈夫還是我慧娘道我今夜替哥哥拜堂就是哥哥一般還該是我玉郎道大家不要爭只做个女夫妻罷兩个說風話耍子愈加親熱玉郎料想沒事乃道既做了夫妻如何不合被兒睡口中便說兩手即掀開他的被兒捱過身來伸手便去摸他身上膩滑如酥下體却也穿着小衣慧娘此時已被玉郎調動春心忘其所以任玉郎摩弄全然不拒玉郎摸至胸前一對小乳豐隆突起溫軟如綿乳

頭却像雞頭肉一般甚是可愛慧娘也把手來將玉郎渾身一摸道嫂嫂好个軟滑身子摸他乳時剛剛只有兩个小小乳頭心中想道嫂嫂長似我怎麼乳兒到小玉郎摩弄了一回便雙手摟抱過來嘴對嘴將舌尖度向慧娘口中慧娘只認做姑嫂戲耍也將雙手抱住含了一回也把舌兒吐到玉郎口裏被玉郎含住着實咂吮咂得慧娘遍體酥麻便道嫂嫂如今不像女夫妻竟是真夫妻一般了玉郎見他情動便道有心頑了何不把小衣一發去了親親熱熱睡一回也好慧娘道羞人答答脫了不好玉郎道縱是

取笑有甚麼羞便解開他的小衣褪下伸手去摸他不便處慧娘雙手即來遮掩道嫂嫂休得囉唣玉郎捧過面來親个嘴道何妨得你也摸我的便了慧娘真个也去解了他的縱來摸時只見一條玉莖鐵硬的挺着喫了一驚縮手不迭乃道你是何人却假粧着嫂嫂來此玉郎道我便是你的丈夫了又問怎的一頭即便將身上去將手啓他雙股慧娘雙手推開半邊道你若不說真話我便叫喊起來教你了不得玉郎着了急連忙道娘子不消性急待我說便了我是你嫂嫂的兄弟玉郎聞得你哥哥病勢沉重未知

怎地、我母親不捨得姐姐出門、又恐悞了你家吉期、故把我、假粧嫁來、等你哥哥病好、然後送姐姐過門、不想天付良緣、到與娘子成了夫婦、此情只許你我曉得、不可洩漏、說罷、又翻上身來、慧娘初時只道是真女人、尚然心愛、如今却是个男子、豈不歡喜、況且已被玉郎先引得神魂飄蕩、又驚又喜、半推半就道、元來你們恁樣欺心、玉郎那有心情回答、雙手緊緊抱住、即便恣意風流、

一个是青年孩子、初嘗滋味、一个是黃花女兒乍
得甜頭、一个說今宵花燭、到成就了你我姻緣、一

个說此夜衾裯、便試發了夫妻恩愛、一个說前生有分、不須月老氷人、一个道與日休忘、說盡山盟海誓、各燥自家脾胃、管甚麽姐姐哥哥、且圖眼下歡娛、全不想有夫有婦、雙雙蝴蝶花間舞、兩兩鴛鴦水上遊、

雲雨已畢、緊緊偎抱而睡、且說養娘恐怕玉郎弄出事來、臥在旁邊舖上、眼也不合、聽着他們初時還說話笑耍、次後只、聽得牀稜搖曳、氣喘吁吁、已知二人成了那事、暗暗叫苦、到次早起來、慧娘自向母親房中梳洗、養娘替玉郎梳粧、低低說道官人你昨夜恁

[illegible]月可歎[illegible]心不亂

般說了、卻又口不應心、做下那事、倘被他們曉得、卻怎處、玉郎道、又不是我去尋他、他自送上門來、教我怎生推卻、養娘道、你須拿住主意便好、玉郎道、你想恁樣花一般的美人、同牀而臥、便是鐵石人也打熬不住、教我如何忍耐得過、你若不洩漏時、更有何人曉得、妝扮已畢、來到媽媽房裏相見、劉媽媽道、兒環子也忘戴了、養娘道、不是忘了、因右耳上環眼生了瘡、戴不得、覺貼着甚藥哩、劉媽媽道、元來如此、玉郎依昔來至房中坐下、親戚女眷都來相見、張六嫂也到、慧娘怕羞、也到房中、彼此相視而笑、是日劉

公請內外親戚喫慶喜筵席大吹大擂直飲到晚各自分別回家慧娘依舊來伴玉郎這一夜顛鸞倒鳳海誓山盟比昨倍加恩愛看看過了三朝二人行坐不離到是養娘揑着兩把汗催玉郎道如今已過三朝可對劉大娘說回去罷玉郎與慧娘正火一般熱那想回去假意道我怎好啓齒說要回去須是母親教張六嫂來說便好養娘道也說得是即便回家却說孫寡婦雖將兒子假粧嫁去心中却懷着鬼胎急切不見張六嫂來回覆眼巴巴望到第四日養娘回家連忙來問養娘將女婿病凶姑娘陪拜夜間同睡

相好之事細細說知、孫寡婦跌足叫苦道、這事必然做出來也、你快去尋張六嫂來、養娘去不多時、同張六嫂來家、孫寡婦道、六嫂前日講定的三朝便送回來、今已過了、勞你去說、快些送我女兒回來、張六嫂得了言語、同養娘來至劉家、恰好劉媽媽在玉郎房中閒話、張六嫂將孫家要接新人的話說知、玉郎慧娘不忍割舍、到揞瘖道、但願不允便好、誰想劉媽媽眞个說道、六嫂你媒也做老了、難道恁樣事還不曉得、從來可有三朝媳婦便歸去的理麼、前日他不肯嫁來、這也沒奈何、今既到我家、便是我家的人了、還

像得他意長了千難萬難娶得個媳婦到三朝便要回去說也不當人子既如此不捨得何不當初莫許人家他也有兒子少不得也要娶媳婦看三朝可肯放回家去聞得親母是個知禮之人虧他怎樣說了出來一番言語說得張六嫂啞口無言不敢回覆孫家那養娘恐怕有人闖進房裏衝破二人之事到緊緊守着房門也不敢回家且說劉璞自從結親這夜驚出那身汗來漸漸痊可曉得妻子已娶來家人物十分標致心中歡喜這病愈覺好得快了過了數日掙扎起來半眠半坐日漸健旺即能梳裹要到房中來

看渾家到媽媽恐他初愈不耐行動教丫鬟扶着自己也隨在後慢騰騰的走到新房門口養娘正坐在門檻之上丫鬟道讓大官人進去養娘立起身來高聲叫道大官人進來了玉郎正捉着慧娘調笑聽得有人進來連忙走開劉璞揭開門簾跨進房來慧娘道哥哥且喜梳洗了只怕還不宜勞動劉璞道不打緊我也暫時走走就去睡的便向玉郎作揖玉郎背轉身道了个萬福劉媽媽道我的兒你且慢作揖麽又見玉郎背立便道娘子這便是你官人如今病好了特來見你怎麽到背轉身子走向前扯近兒子身

邊道我的兒與你恰好正是個對兒劉璞見妻子美貌非常甚是快樂真個是人逢喜事精神爽那病平去了幾分劉媽媽道兒去睡了罷不要難爲身子原教丫鬟扶着慧娘也同進去玉郎見劉璞雖然是個病容卻也人材齊整暗想道姐姐得配此人也不辱抹了又想道如今姐夫病好倘然要來同臥這事便要決撒快些回去罷到晚上對慧娘道你哥哥病已好了我須住身不得你可攛掇母親送我回家換姐姐過來這事便隱過了若再住時事必敗露慧娘道你要歸家也是易事我的終身卻怎麼處玉郎道此

此提想

此計甚拙
何益

事我已千思萬想但你已許人我已聘婦沒甚計策挽回如之奈何慧娘道君若無計娶我誓以魂魄相隨決然無顏更事他人說罷嗚嗚咽咽哭將起來玉郎與他拭了眼淚道你且勿煩惱容我再想自此兩相留戀把回家之事到閣起一邊一日午飯已過養娘向後邊去了二人將房門閉上商議那事長筭短筭沒个計策心下苦楚彼此相抱暗泣且說劉媽媽自從媳婦到家之後女兒終日行坐不離剛到晚便閉上房門去睡直至日上三竿方纔起身劉媽媽好生不樂初時認做姑嫂相愛不在其意已後日日如

此心中老大疑惑也還道是後生家貪眠擬懶戔這要說因想媳婦初來尚未與兒子同牀還是個嬌客只得耐住那日也是合當有事偶在新房前走過忽聽得裏邊有哭泣之聲向門縫中張時只見媳婦共女兒互相摟抱低低而哭劉媽媽見如此做作料道這事有些蹺蹊欲待發作又想兒子纔好若知得必然氣惱權且耐住便掀門簾進來門却閉着叫道快些開門二人聽見是媽媽聲音拭乾眼淚忙來開門劉媽媽走將進去便道為甚青天白日把門閉上在內摟抱啼哭二人被問驚得滿面通紅無言可答劉

媽媽見二人無言，一發是了，氣得手足冰冷，一手扯着慧娘道，做得好事，且進來和你說話，扯到後邊一間空屋中來，丫鬟看見，不知爲甚，悶在一邊。劉媽媽扯進了屋裏，將門閂上，丫鬟伏在門上張時，見媽媽尋了一根木棒，罵道，賤人快快實說，便饒你打罵，若一句含糊，打下你這下半截來。慧娘初時抵賴，媽媽道，賤人我且問你，他來得幾時，有甚恩愛割捨不得，關着房門，摟抱啼哭。慧娘對答不來，媽媽拿起棒子要打，心中却又不捨得。慧娘料是隱瞞不過，想道事已至此，索性說個明白，求爹媽辭了裴家，配與玉郎，

若不死時拚个自盡便了乃道前日裴家曉得哥哥有病恐悞了女兒要看丁落教爹媽另自擇日因爹媽執意不從故把兒子玉郎假粧嫁來不想母親教孩兒陪伴遂成了夫婦恩深義重誓必圖百年諧老今見哥哥病好玉郎恐怕事露要回去換姐姐過来孩兒思想一女無嫁二夫之理教玉郎尋門路娶我爲妻因無良策又不忍分離故此啼哭不想被母親看見只此便是實話劉媽媽聽罷怒氣填胷把棒撇在一邊雙足亂跳罵道元来這老乞婆恁般欺心將男作女哄我怪道三朝便要接回如今害了我女兒

須與他干休不得拚這老性命結識這小殺才罷開了門便趕出來慧娘見母親去打玉郎心中着忙不顧羞恥上前扯住被媽媽將手一推跌在地上爬起時媽媽已趕向外邊去了慧娘隨後也趕將來了養亦跟在後面且說玉郎見劉媽媽扯去慧娘情知事露正在房中着急只見養娘進來道官人不好了弄出事來也適在後邊來聽得空屋中亂鬧張看時見劉大娘拿大棒子拷打姑娘適問這事哩玉郎聽說打着慧娘心如刀割眼中落下淚來沒了主意養娘道今若不走少頃便禍到了玉郎即忙除下簪釵挽

起一个角兒皮箱內鬭出道袍鞋襪穿起走出房來將門帶上離了劉家帶跌奔回家裏正是

拆破玉籠飛彩鳳　頓開金鎖走蛟龍

孫寡婦見兒子回來恁般慌急又驚又喜便道如何這般模樣養娘將上項事說知孫寡婦埋怨道我教你去不過權宜之計如何卻做出這般沒天理事體你若三朝便回隱惡揚善也不見得事敗可恨張六嫂這老虔婆自從那日去了竟不來覆我養娘你也不回家走遭教我日夜懸懸今日弄出事來害這姑娘卻怎麼處要你不肖子何用玉郎被母親嗔責驚

愧無地養娘道小官人也自要回的怎奈劉大娘不肯我因恐他們做出事來日日守着房門不敢回家今日暫走到後邊便被劉大娘撞破幸喜得急奔回來還不曾喫虧如今日教小官人躲過兩日他家沒甚話說便是萬千之喜了孫寡婦真个教玉郎閃過等候他家消息且說劉媽媽趕到新房門只見門閉着只道玉郎還在裏面在外罵道天殺的賊賤才你把老娘當做什麼樣人敢來弄空頭壞我的女兒今日與你性命相博方見老娘手段快些走出來若不開時我就打進來了正罵時慧娘已到便去扯母親

進去劉媽媽罵道、賤人、虧你羞也不羞、還來勸我、盡力一推、不想用力猛了、將門靠開、母子兩个都跌進去攪做一團、劉媽媽罵道、好天殺的賊賤才、到放老娘這一交、即忙爬起尋時、那里見个影兒、那婆子尋不見玉郎、乃道、天殺的好見識、走得好、你便走上天去、少不得也要拿下來、對着慧娘道、如今做下這等醜事、倘被裴家曉得、却怎地做人、慧娘哭道、是孩兒一時不是、做差這事、但求母親憐念孩兒、勸爹爹怎生回了裴家、嫁着玉郎、猶可挽回前失、倘若不允、有死而已、說罷、哭倒在地、劉媽媽道、你說得好自在話

見他家下財納聘定着媳婦今日平白地要休這親事誰个肯麽倘然問出甚事故要休這親教你爹怎生對答難道說我女兒自尋了一个漢子不成慧娘被母親說得滿面羞慚將袖掩着痛哭劉媽媽終是舐犢之愛見女兒這般啼哭却又恐哭傷了身子便道我的兒這也不干你事都是那老虔婆設這沒天理的詭計將那殺才喬裝嫁來我一時不知教你陪伴落了他圈套如今總是無人知得把來閣過一邊全你的體面這纔是个長策若說要休了裴家嫁那殺才這是斷然不能慧娘見母親不允愈加啼哭劉

自前聽而後作到老笑因憐內訴然

媽媽又憐又惱、到沒了主意、正鬧間、劉公正在人家看病回來、打房門口經過、聽得房中啼哭、乃是女兒聲音、又聽得媽媽話聲、正不知為着甚的、心中疑惑、忍耐不住、推開門簾、問道、你們為甚恁般模樣、劉媽媽將前項事、一一細說、氣得劉公半晌說不出話來、想了一想、倒把媽媽埋怨道、都是你這老乞婆害了女兒、起初兒子病重時、我原要另擇日子、你便說長道短、生出許多話來、執意要那一日、次後孫家教養娘來說、我也罷了、又是你弄嘴弄舌、哄着他家、及至送來家中、我說待他自睡罷、你又偏生攛掇女兒伴他

拇北罵殺
奇
絕引火大
亂

如今伴得好麼劉媽媽因玉郎走了又不舍得女兒離窩一肚子氣正沒發脫見老公倒前倒後數說埋怨急得暴躁如雷罵道老亡八依你說起來我的孩兒應該與這殺才騙的一頭撞個滿懷劉公也在氣惱之時揪過來便打養娘便來解勸三人攪做一團滾做一塊分拆不開丫鬟看了慌了奔到房中報與劉璞道大官人不好了大爺大娘在新房中相打哩劉璞在床上爬起來走至新房門前分解老夫妻見兒子來勸因惜他病體初愈恐勞碌了他方纔罷手猶兀自老亡八老乞婆相罵劉璞把父親勸出外邊乃

問妹子爲甚在嫂房中廝鬧娘子怎又不見慧娘被問心下惶愧掩面而哭不敢則聲劉璞焦躁道且說爲着甚的劉婆方把那事細說將劉璞氣得面如土色停了半晌方道家醜不可外揚倘若傳到外邊被人恥笑事已至此且再作區處劉媽媽方纔住口走出房來慧娘掙住不行劉媽媽一手扯着徑走取匙鎖將門鎖了來到房裏慧娘自覺無顏坐在一个壁角邊哭泣正是

饒君掬盡湘江水　難洗今朝滿面羞

且說李都管聽得劉家喧嚷伏在壁上打聽雖曉

得些風聲、却不知其中細底。次早劉家丫鬟走出門前、李都管招到家中、問他。那丫鬟初時不肯說、李都管取出四五十錢來與他道、你若說了、送這錢與你買東西喫。丫鬟見了銅錢、心中動火、接過來藏在身邊、便從頭至尾盡與李都管說知。李都管暗喜道、我把這醜事報與裴家、攛掇來鬧炒一場、他定無顏在此居住、這房子可不歸于我了。忙忙的走至裴家、一五一十報知、又添些言語、激惱裴九老。那九老夫妻因前日娶親不允、心中正惱著劉公、今日聽見媳婦做下醜事、如何不氣、一徑趕到劉家、喚出劉公來發

話道當初我央媒來說要娶親時千推萬阻道女兒年紀尚小不肯應承誰你家中私養漢子若早依了我也不見得做出事來我是清清白白的人家決不要這樣敗壞門風的好東西快還了我昔年聘禮另自去對親不要誤我孩兒的大事將劉公嚷得面上一回紅一回白想道我家昨夜之事他如何今早便曉得了這也怪異又不好承認只得賴道親家這是那里說起造恁般言語污辱我家倘被外人聽得只道真有這事你我體面何在裴九老便罵道打脊賊不真个是老亡八女兒現做着恁樣醜事那个不曉

捐了廝你還長着烏嘴在我面前遶撒逗近前把手向劉公臉上一搽道老七八羞也不羞待我送个鬼臉兒與你戴了見人劉公被他羞辱不過罵道老殺才今日為甚起上門來欺我便一頭撞去把裴九老撞倒在地兩下相打起來裏邊劉媽媽與劉瑛聽得外面喧嚷出來看時却是裴九老與劉公厮打急向前拆開裴九老指着罵道老七八打得好我與你到府裏去說話一路罵出門去了劉瑛便問父親裴九因甚清早來廝鬧劉公把他言語學了一遍劉瑛道他家如何便曉得了此甚可怪又道如今事已彰揚

又好不湊巧

却怎麼處劉公又想起裴九老恁般耻辱心中轉惱頓足道都是張家老乞婆害我家壞了門風受這樣惡氣若不告他怎出得這氣劉璞勸解不住劉公央人寫了狀詞望着府前奔來正值喬太守早堂放告這喬太守雖則關西人又正直又聰明憐才愛民斷獄如神府中都稱為喬青天却說劉公剛到府前劈面又遇着裴九老九老見劉公手執狀詞認做告他便罵道老亡八縱女做了醜事到要告我我同你去見太爺上前一把扭住兩下又打將起來兩張狀詞都打失了二人結做一團直至堂上喬太守看見問

跂各跪一邊問道你二人叫甚名字爲何結扭相打二人一齊亂嚷喬太守道不許攙越那老兒先上來說裴九老跪上去訴道小人叫做裴九有個兒子裴政從幼聘下邊劉秉義的女兒慧娘爲妻今年都已十五歲了小人因是老年愛子要早與他完姻幾次央媒去說要娶媳婦那劉秉義只推女兒年紀尚小勒措不許誰想他縱女賣奸戀着孫潤暗招在家要圖賴親事今早到他家理說反把小人毆辱情極了來爺爺臺下投生他又趕來扭打求爺爺作主救小人則個喬太守聽了道且下去喚劉秉義上去問道

你怎麼說、劉公道、小人有一子一女、兒子劉璞聘孫寡婦女兒珠姨爲婦、女兒慧許裴九的兒子、向月裴九要娶、將一來女兒尚幼、未曾整備粧奩、二來正與兒子完姻、故此不允、不想兒子臨婚時忽地患起病來、不敢教與媳婦同房、令女兒陪伴嫂子、那知孫寡婦欺心、藏過女兒、却將兒子孫潤假扮過來、到强奸了小人女兒、正要告官、適裴九知得了、登門打罵、小人氣忿不過、與他爭嚷、實不是圖賴他的婚姻、喬太守見說男扮爲女、甚以爲奇、乃道男扮女粧、自然有異、難道你認他不出、劉公道婚嫁乃是常事、那曉有

男子假扮之理却又辨他真假况孫潤面貌美如女子小人夫妻見了已是萬分歡喜有甚疑惑喬太守道孫家既以女許你爲媳因甚却又把兒子假扮其中必有緣故又道孫潤還在你家麼劉公道已逃回去了喬太守即差人去拿孫寡婦母子三人又差人去喚劉璞慧娘兄妹俱來聽審不多時都已拿到喬太守舉目看時玉郎姊弟果然一般美貌面龐無二劉璞却也人物俊秀慧娘豔麗非常暗暗欣羨道好兩對青年兒女心中便有成全之意乃問孫寡婦因甚將男作女哄騙劉家害他女兒孫寡婦乃將女壻

病重、劉秉義不肯更改吉期、恐怕誤了女兒終身、故把兒子粧去沖喜、三朝便回、是一時權宜之策、不想劉秉義卻教女兒陪歇、做出這事、喬太守道、元來如此、問劉公道、當初你兒子既是病重、自然該另換吉期、你執意不肯、卻主何意、假若此時依了孫家、那見得女兒有此醜事、這都是你自起釁端、連累女兒、劉公道、小人一時不合聽了妻子說話、如今悔之無及、

溺於婦人之言切不可察

喬太守道、胡說、你是一家之主、卻聽婦人言語、又喚玉郎慧娘上去、說孫潤、你以男假女、已是不該、卻又奸騙處女、當得何罪、玉郎叩頭道、小人雖然有罪、但

非有意謀來乃是劉親母自遣其女陪伴小人喬太守道他因不知你是男子故令他來陪伴乃是美意你怎不推卻玉郎道小人也曾苦辭怎奈堅執不從喬太守道論起法來本該打一頓板子纔是姑念你年紀幼小又係兩家父母釀成權且饒恕玉郎叩頭泣謝喬太守又問慧娘你事已做錯不必說起如今還是要歸裴氏要歸孫潤實說上來慧娘哭道賤妾無媒苟合節行已虧豈可更事他人况與孫潤恩義已深誓不再嫁若爺爺必欲判離賤妾即當自盡決無顏苟活貽笑他人說罷放聲大哭喬太守見他情

詞真懇甚是可憐且喝過一邊喚裴九老分付道慧娘本該斷歸你家但已失身孫潤節行已虧你若娶回去反傷門風被人恥笑他又蒙二夫之名各不相安今判與孫潤為妻全其體面令孫潤還你昔年聘禮你兒子另自聘婦罷裴九老道媳婦已為醜事小人自然不要但孫潤破壞我家婚姻今原歸于他反周全了奸夫淫婦小人怎得甘心情願一毫原聘不要求老爺斷媳婦另嫁別人小人這口氣也還消得一喬太守道你既已不願娶他何若又作此冤家劉公亦稟道老爺孫潤已有妻子小人女兒豈可與

新个喬太守奇甚出乱此太守月老

發問得好

他爲妾喬太守初時只道孫潤尚無妻子故此斡旋見劉公說已有妻乃道這却怎麽處對孫潤道你既有妻子一發不該害人閨女了如今置此女子何地玉郎不敢答應喬太守又道你妻子是何等人家可曾過門麽孫潤道小人妻子是徐雅女兒尚未過門喬太守道這等易處了叫道裴九孫潤原有妻未娶如今他既得了你媳婦我將他妻子斷償你的兒子消你之忿裴九老道老爺明斷小人怎敢違逆但恐徐雅不肯喬太守道我作了主誰敢不肯你快回家引兒子過來我差人去喚徐雅帶女兒來當堂匹配

如此斷法許多醜害化爲一段佳話不然亦索爭訟[illegible]

裴九老即忙歸家將兒子裴政領到府中徐雅同女兒也喚到了喬太守看時兩家男女却也相貌端正是個對兒乃對徐雅道孫潤因誘了劉秉義女兒今已判為夫婦我今作主將你女兒配與裴九兒子裴政限即日三家俱便婚配回報如有不伏者定行重治徐雅見太守作主怎敢不依俱各甘伏喬太守援筆判道

弟代姊嫁姑伴嫂眠愛女愛子情在理中一雌一雄變出意外移乾柴近烈火無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適獲其偶孫氏子因姊而得婦摟處子不用

所以者倒中者只是也何要義熟事

絕妙審單

踰墻劉氏女因嫂而得夫懷吉士初非衒玉相悅
為婚禮以義起所厚者薄事可權宜使徐雅別婿
裴九之兒許裴政改娶孫郎之配奪人婦人亦奪
其婦兩家恩怨總息風波獨樂樂不若與人樂三
對夫妻各諧魚水人雖兌換十六兩原只一斤親
是交門五百年決非錯配以愛及愛伊父母自作
冰人非親是親我官府權為月老已經明斷各赴
良期

喬太守寫畢教押司當堂朗誦與眾人聽了眾人無
不心服各各叩頭稱謝喬太守在庫上支取喜紅六

段教三對夫妻披掛起來與三起樂人三頂花花轎兒擡了三位新人新郎及父母各自隨轎而出此事閙動了杭州府都説好个行方便的太守人人誦德个个稱賢自此各家完親之後都無説話李都管本欲唆孫寡婦裴九老兩家與劉秉義講嘴鷸蚌相持自己漁人得利不期太守善于處分反作成了孫玉郎一段良姻街坊上當做一件美事傳説不以為醜他心中甚是不樂未及一年喬太守又取劉璞孫潤都做了秀才起送科舉李都管自知慚愧安身不牢反躲避鄉居後來劉璞孫潤同榜登科俱任京職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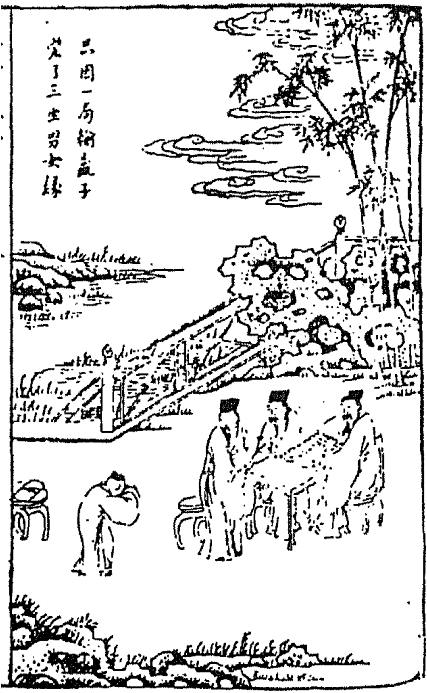
途有名狀持要政、亦得了官職、一門親眷、富貴非常、劉璞官直至龍圖閣學士、連李都管家宅、反歸并于劉氏、刁鑽小人、亦何益哉、後人有詩單道李都管爲人不善、以爲後戒、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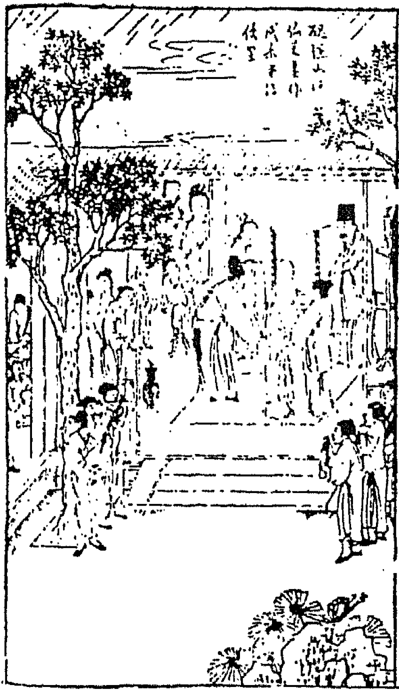
爲人忠厚爲根本　何苦刁鑽欲害人
不見古人卜居者　千錢只爲買鄰鄰

又有一詩、單誇喬太守此事、斷得甚好、

鴛鴦錯配本前緣　全賴風流太守賢
錦被一牀遮盡醜　喬公不枉叫青天

醒世恒言


只因一局輸贏子
定了三生男女緣



第九卷

陳多壽生死夫妻

世事紛紛一局棋　輸贏未定兩爭持
須臾局罷棋收去　畢竟誰贏誰是輸

這四句詩是把棋局比着那世局，世局千騰萬變，轉盼皆空，政如下棋的較勝爭強，眼紅喉急，分明似孫龐鬥智，賭個你死我活，又如劉項爭天下，不到烏江不盡頭，及至局散棋收，付之一笑。所以高人隱士，往往寄興棋枰，消閒玩世，其間吟咏不可勝述，只有國朝曾棨狀元應制詩做得甚好，詩曰

兩君相敵立雙營　坐運神機決死生
十里封疆馳駿馬　一川波浪動金兵
虞姬歌舞悲垓下　漢將旌旗逼楚城
興盡計窮征戰罷　松陰花影滿棋枰

此詩雖好，又有人駁他說虞姬漢將一聯是個套話，第七句說興盡計窮，意趣便蕭索了，應制詩是進御的，聖天子重瞳觀覽，還該要有些氣象。同時洪熙
皇帝御製一篇，詞意宏偉，迥出尋常，詩曰

二國爭強各用兵　擺成隊伍定輸贏
馬行曲路當先道　將守深營戒遠征

乘險出車收散卒　隔河飛砲下重城
等閑識得軍情事　一着功成定太平

今日爲何說這下棋的話，只爲有兩個人家，因這幾着棋子，遂爲莫逆之交，結下兒女姻親，後來變出花錦般一段說話，正是

夫妻不是今生定　五百年前結下因

話說江西分宜縣有兩個莊戶人家，一個叫做陳青，一個叫做朱世遠，兩家東西街對面居住，論起家事，雖然不算大富長者，靠祖上遺下些田業，儘可温飽有餘。那陳青與朱世遠，皆在四旬之外，累代隣居，志

同道合鄰則本分爲人、不管閒事、不惹閒非、每日喫了酒飯出門相見、只是一盤象棋、消閒遣日、有時送爲賓主、不過清茶寡飯、不設酒餚、以此爲常、那些三隣四舍閒時節也到兩家去看他下棋、若要其中有個王三老、壽有六旬之外、少年時也自歡喜象戲、下得頗高、近年有個火症、生怕用心動火、不與人對局了、日常無事、只以看棋爲樂、早晚不倦、說起來下棋的最怕傍人觀看、常言道傍觀者清當局者迷、倘或傍觀的口嘴不緊、遇然着處溜出半句話來、贏者反輸、輸者反贏、欲待發怒不爲大事、欲待不發怒又忍氣

清數得
也

不過所以古人說得好

觀棋不語眞君子　把酒多言是小人

可喜于三老偏有一德未曾分局時絕不多口到勝負已分却分說那一着是先手所以贏那一着是後手所以輸朱陳二人到也喜他講論不以為嫌一日朱世遠在陳青家下棋正三老亦在座喫了午飯重整棋枰方欲再下只見外面一個小學生踱將進來那學生怎生模樣

面如傅粉唇若塗朱光着箇一般的青頭露着玉一樣的嫩手儀容清雅步履端詳却疑天上仙童

不信人間小子

那學生正是陳青的兒子小名多壽抱了書包從外而入跨進坐啓不慌不忙將書包放下椅子之上先向王三老叫聲公公深深的作了個揖王三老欲待回禮陳青就座上一把按住道你老人家不須多禮卻不怕折了那小廝一世之福王三老道說那裏話口中雖是恁般說被陳青按住只把臂兒略起了一起腰兒略曲了一曲也算受他半禮了那小學生又向朱世遠叫聲伯伯作揖下去朱世遠還禮時陳青卻是對坐隔了一張棋桌不便攙扶只得也作揖相

陪小學生見過了二位尊客，纔到父親跟前唱喏，立起身來禀道：先生爹爹明日是重陽節日，先生放學回去了，直過兩日纔來，分付孩兒回家，不許頑耍，限着書還要讀哩。說罷，在椅子上取了書包，端端正正走進內室去了。王三老和朱世遠見那小學生行步舒徐，語音清亮，且作揖式款甚有禮數，口中讚歎不絕。王三老便問令郎幾歲了，陳青應答道：是九歲。王三老道：想着昔年湯餅會時，宛如昨日，倏忽之間，已是九年，真個光陰似箭，爭教我們不老。又問朱世遠道：老漢記得宅上令愛也是這年生的。朱世遠道：果然

小女多福如今也是九歲了王三老道莫推老漢多口你二人做了一世的棋友何不扳做兒女親家古時有個朱陳村一村中只有二姓世爲婚姻如今你二人之姓適然相符應是天緣況且好男好女你知我見有何不美朱世遠已自看上了小學生不等陳青開口先答應道此事最好只怕陳兄不願若肯俯就小子再無別言陳青道既蒙朱兄不棄寒微小子是男家有何推托就煩三老作伐王三老道明日是個眞陽日陽九不利後日大好個日子老夫便當登門今日一言爲定出自二位本心老漢只圖喫幾杯

見成喜酒不用謝媒陳青道我說個笑話你聽玉皇大帝要與人皇對親商量道兩親家都是皇帝也須得個皇帝爲媒纔好乃請竈君皇帝往下界去說親人皇見了竈君大驚道那做媒的怎的這般樣黑竈君道從來媒人那有白做的王三老和朱世遠都笑起來朱陳二人又下棋到晚方散

只因一局輸贏子　定了三生男女緣

次日重陽節無話到初十日王三老換了一件新開摺的色衣到朱家說親朱世遠已自與渾家柳氏說過誇獎女婿許多好處是日一諾無辭財禮並不計

較他日嫁送稱家之有無各不費個便了王三老郎將此言回復陳青陳青甚喜擇了個和合吉日下禮爲定朱家將庚帖回來喫了一日喜酒從此親家相稱依先下棋來往時光迅速不覺過了六年陳多壽年一十五歲經書皆通指望他應試登科及第光耀門楣何期運限不佳忽然得了個惡症叫做癩初時只道疥癬不以爲意一年之後其疾大發形容改變美得不像模樣了

肉色焦枯皮毛皺裂渾身毒氣發成斑駁奇瘡遍體虫鑽苦殺晨昏撓癢任他卤疥癬只比三分不

是火麻瘋居然一樣粉孩兒變作蝦蟆相少年郎活像老龜頭抓爬十指帶膿腥潑敵一身都惡臭

陳青隻單生得這個兒子把做性命看成見他這個模樣如何不慌連象棋也沒心情下了求醫問卜燒香許願無所不為整整的亂了一年費過了若干錢鈔病勢不曾減得分毫老夫妻兩口愁悶自不必說朱世遠為着半子之情也一般着忙朝暮問安不離門限延挨過三年之外絕無個好消息朱世遠的渾家柳氏聞知女婿得個恁般的病症在家裡哭哭啼啼抱怨丈夫道我女兒又不能臭起來為甚忙忙的

九歲上就許了人家如今卻怎麼好索性那癩蝦蟆死了也出脫了我女兒如今死不死活不活女孩兒年紀看看長成嫁又嫁他不得賴又賴他不得終不然看着那癩子守活孤孀不成這都是王三那老烏龜一力攛掇害了我女兒終身把王三老千烏龜爲烏龜的罵哭一番罵一番朱世遠原有怕婆之病繇他夾七夾八自罵自止並不敢開言一日柳氏偶然收拾櫥櫃于看見了象棋盤和那棋子不覺勃然發怒又罵起丈夫來道你兩個老忘八只爲這幾着象棋上說得着對了親賺了我女兒還要留這禍胎怎

的一頭說一頭走到門前把那象棋子亂撒在街上棋盤也摜做幾片朱世遠是本分之人見渾家發性攔他不住洋洋的躲開去了女兒多福又怕羞不好來勸任他絮聒個不耐煩方纔罷休自古道

隔墻須有耳　窗外豈無人

柳氏鎮日在家中駡媒人駡老公陳青已自曉得些風聲將信未信到滿街撒了棋子不是甚意故陳青心下了了不與渾家張氏兩口兒商議道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我自家晦氣兒子生了這惡疾眼見得不能痊可如教人家把花枝般女兒伴這癩子做夫妻真是

罪過。料女兒也必然悲傷。便強他進門。終不和睦。難指望孝順。當初定這房親事。都是奴情原不甘貫甚大肚干。好萬奴總只一奴。有心奴到底。不休得為好成歡。從長計較。不如把媳婦庚帖送還他家。任他別締良姻。倘然皇天可憐我孩兒有病痊之日。別沒有老婆。好歹與他定房親事。如今害得人家夫妻反目。哭哭啼啼。絮絮聒聒。我也于心何忍。計議已定。抵到王三老家來。王三老正在門首同幾個老人家閒坐白話。見陳青到。慌忙起身作揖。問道令郎兩日尊恙好些麼。陳青搖首道不濟。正有句話要與三老講為

三老到寒舍一行王三老遂挽住陳青到他家坐啓內分賓坐下獻茶之後三老便問大郎有何見教陳青將自己坐椅挨近三老四膝相湊吐露衷腸先叙了兒子病勢如何的利害次叙看朱家夫婦如何的抱怨這句話王三老都也聞知一二口中只得包謊只怕沒有此事陳青道小子豈敢亂言今日小子到也不怪親家只是自己心中不安情願將庚帖退還任從朱宅別選良姻此係兩家穩便並無勉強王三老道只怕使不得老漢只管撮合那有拍開之理足下明日翻悔之時老漢却當不起陳青道此

事已與拙荊再四商量過下更無翻悔就是當先行過須薄禮也不必見還王三老道既然庚帖返去原聘也必然還璧但吉人天相令郎身恙終有好日還要三思而行陳青道就是小兒僥倖脫體也是水底撈針不知何日到手豈可擔閣人家閨女說罷袖中取出庚帖遞與王三老眼中不覺流下淚來王三老亦自愀然道既是大郎主意已定老漢只得奉命而行然雖如此料令親家是達禮之人必然不允陳青收淚而答道今日是朱某自己情願非令親家相逼若令親家躊躇之際全仗三老攛掇一聲說陳甚

中心計較不是虛情三老連聲道領命領命當下起身到了朱家朱世遠迎接講禮而坐未及開言朱世遠連聲喚茶道也有個緣故那柳氏終日在家中千烏龜萬烏龜指名罵媒人王三老雖然不聞朱世遠却于心有愧只恐三老見怪所以殷勤喚茶誰知柳氏恨殺王三老做錯了媒任丈夫叫喚不肯將茶出來此乃婦人小見坐了一會王三老道有句不識進退的話特來與大郎商量先告過切莫見怪原來朱世遠也是行一里中都稱他做朱大郎朱世遠道有話儘說你老人家有甚差錯豈有見怪之理王三老

方纔把陳青所言退親之事備細說了一遍此乃令親家主意老漢們傳言而已但憑大郎主張朱世遠終日被渾家聒絮得不耐煩也巴不能個一刀兩斷只是自己不好啟齒得了王三老這句言語分明是朝廷新頒下一道赦書如何不喜當下便道雖然陳親家賢哲誠恐後來翻悔反亦不美王三老道老漢都曾講過他主意已決不必懷疑宅上庚帖亦交付在此大郎請收過朱世遠道聘禮未還如何好收他的庚帖王三老道他說些須薄聘不須提起是老漢多口說道既然庚帖退去原聘必然退還朱世遠道

這是自然之理況曾受過他十二兩銀子分毫不敢短少還有銀釵二股小女收留容討出一并奉還這庚帖權收在你老人家處王三老道不妨事就是大郎收下老漢暫回明日來領取聘物却到令親家處回話說罷分別有詩爲證

月老繫繩今又解　冰人傳語昔皆訛
分明好個王三老　成也蕭何敗也何

朱世遠隨即入內將王三老所言退親之事述與渾家知道柳氏喜不自勝自己私房銀子也拔插將出來把與丈夫湊足十二兩之數却與女孩兒多福討

那一對銀釵。却說那女兒雖然不讀詩書。却也天生志氣。狠恃聽得母親三言兩語。絮絮聒聒。已自心慚意懶。今日與他討取他釵。明知是退親之故。並不答應一字。徑走進臥房。閉上門兒。在裏面啼哭。朱世遠雖是男子之輩。見貌辨色。已知女孩兒心事。對渾家道多福心下不樂。想必為退親之故。你須慢慢偎他。不可造次。萬一逼得他緊。做出些沒下稍勾當。悔之何及。柳氏聽了丈夫言語。真個去敲那女兒的房門。低聲下氣的叫道。我兒。釵子肯不肯。繇你。何須使性。你且開了房門。有話時好好與做娘的講。做娘的來

必不依你那女兒執拗不肯開門柳氏連叫了幾次只得拔了門擐叫聲開在這裡了自向兀子上氣忿忿的坐了柳氏另掇個兀子傍着女兒坐下說道我兒爹娘爲將你許錯了對頭一向愁煩喜得別家賴退許了一萬個利市求之不得那賴子終無好日可不誤了你終身之事如今把聘釵還了他家恩斷義絕似你恁般容貌怕沒有好人家來求你我兒休要執性快把釵兒出來還了他罷女兒全不做聲只是流淚柳氏候了半晌看見女兒如此模樣又欵欵的說道我兒做爹娘的都只是爲好替你計較你願與

（習于貧者小人見們）

不顧直直的與我說恁般自若自知教爹娘如何過意女兒假窮道為好歹好要討那釵子也向早柳氏道阿呀兩股釵兒連頭連腳也重不上二三兩什麼大事若另許個富家金釵玉釵都有女兒道那希罕金釵玉釵從沒見好人家女子喫兩家茶貧富苦樂都是命中注定生為陳家婦死為陳家鬼這銀釵我要隨身殉葬的休想還他說罷又哀哀的哭將起來柳氏沒奈何只得對丈夫說女兒如此如此這門親多是退不成了朱世遠與陳青膠漆之交原不肯退親只為渾家絮聒不過所以巴不得撇開落得耳邊

清淨誰想女兒恁般烈性又是一重歡喜便道恁的時休教苦壞了女孩兒你與他說明依舊與陳門對親便了柳氏將此言對女兒說了方纔收淚正是

三冬不改孤松操　萬苦難移烈女心

當晚無話次日朱世遠不等王三老到來捱自己走到王家把女兒執意不肯之情說了一遍依舊將庚帖送還王三老只稱難得難得隨即往陳青家回話如此這般陳青退此親事十分不忍聽說媳婦守志不從愈加歡喜連連向王三老作揖道勞動勞動然雖如此只怕小兒病症不痊終難配合此事異日還

要娟三老聞言，王三老提手道，老漢今番說了這一遭，以後再不敢奉命了。閒話休題，卻說朱世遠見女兒不肯悔親，在女婿頭上愈加着忙，各處訪問名醫國手，賠着盤纏，請他來看治。那醫家初時來看，定說能醫，連病人服藥，也有些興頭，到後來不見功效，漸漸的懶散了。也有討着薦書到來，說大話，誇大口，索重謝，寫包票，都只有頭無尾。日復一日，不覺又捱了二年有餘。醫家都說是個痼疾，醫不得的了。多福嘆口氣，請養娘到來，含淚而言道，丈人不允退親，訪求名醫用藥，只指望我病有痊可之期，如今服藥無効、

眼見得沒有好日不要擔誤了人家兒女孩兒決意要退這頭親事了陳青道前番說了一場你丈人丈母都肯只爲你媳婦執意不從所以又將庚帖送來多壽道媳婦若曉得孩兒願退必然也放下了媽媽張氏道孩兒且只照顧自家身子休牽掛這些閒事多壽道退了這頭親孩兒心下到放寬了一件陳青道待你丈人來時你自與他講便了說猶未了丫鬟報道朱親家來看女婿媽媽躲過陳青邀入內書房中多壽與丈人相見口中稱謝不盡朱世遠見女婿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好生不悅茶罷陳青推故起身多

好人多被
靜心所悵

壽吐露衷腸就是自家病勢不痊難以完婚決要退親之事袖中取出柬帖一幅乃是預先寫下的四句詩朱世遠展開念道

命犯孤辰惡疾纏　好姻緣是惡姻緣
今朝撒手紅絲去　莫誤他人美少年

原來朱世遠初次退親甚非本心只為渾家逼迫不過今番見女婿恁般病體又有親筆詩句口氣決絕不覺也動了這個念頭口裡雖道說那裡話還是將息貴體要緊却把那四句詩稿好藏于袖中即便抽身作別陳青在坐榻下接着便道適纔小兒所言出

于王誠、望親家、委曲勸諭令愛俯從、則倒庚帖、仍舊納還、朱世遠道、既然賢喬梓苦辭、分府、權時收下再容奉復、陳青送出門前、朱世遠回家、將女婿所言與渾家說了、柳氏道、既然女婿不要媳婦時、女孩兒守他、也是扯淡、你把詩意解說與女兒聽、料他必然回心轉意、朱世遠真個把那柬帖遞與女兒、說陳家小官人病體不痊、親口向我說決要退婚、這四句詩便是他的休書了、我兒也自想終身之事、休得執迷、多福看了詩句、一言不發、回到房中、取出筆硯、就在那詩後也寫、四句、

運去雖然惡疾纏　一姻緣到底是姻緣
從來婦道當從一　敢惜如花美少年

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揚千里只爲陳小官人家不要媳婦親口回絕了丈人這句話就傳揚出去就有張家嫂李家婆一班靠撮合山養家的拔了若干表號到朱家議親說的都是名門富室聘財豐盛雖則媒人之口不可盡信却也說得柳氏肚裏熱蓬蓬的分明似錢玉蓮母親巴不得攛掇了王家許了孫家誰知女兒多福心如鐵石並不轉移看見母親好茶好酒款待媒人情知不爲別件丈夫病症又不

老爹媽又不容守節左思右筭不如死了乾淨夜間燈下取出陳小官人詩句放在卓上反復看了一回約莫哭了兩個更次乘爹媽睡熟解下束腰的羅帕懸梁自縊正是

三寸氣在千般用　一日無常萬事休

此際已是三更時分也是多福不該命絕朱世遠在睡夢之中恰像有人推醒耳邊只聞得女兒嗚咽的哭聲吃了一驚揉一揉眼睛推醒了渾家說道適纔聞得女孩兒啼哭莫非做出些事來且去看他一看渾家道女孩兒好好的睡在房裡你卻說鬼話要看

時你自去看老娘夢雖覺嘿朱世遠披衣而起黑暗裡開了房門摸到女兒臥房門首雙手推門不開連喚數聲女孩兒全不答應只聽得喉間痰響其聲異常當下心慌儘生平氣力一腳把房門踢開只見桌上殘燈半明不滅女兒懸梁高掛就如走馬燈一般團團而轉朱世遠喫這一驚非小忙把燈兒剔明高叫阿媽快來女孩兒縊死了柳氏夢中聽得此言猶如冷水淋身穿衣不及跣了夜兒就哭兒哭肉的跑到女兒房裡來朱世遠終是男子漢有些智量早已把女兒放下抱在身上將膝蓋緊緊的抵住後門撚

緩的解開頭上的死結，用手輕揉柳氏一頭打寒顫一頭叫喚，約莫半個時辰漸漸醒返魂回微微轉氣柳氏口稱謝天謝地，連到房中等了衣服燒起熱水來灌下女兒喉中漸漸甦醒睜開雙眼看見爹媽在前放聲大哭，爹媽道我兒螻蟻尚且貪生怎的做此短見之事，多痛道孩兒一死便得完名全節又喚轉來則甚就是今番一死，逃和早少不得是一死到不如放孩兒早去也省得爹媽，費心譬如當初不曾養下孩兒一般說罷哀哀的哭之不已朱氏達夫妻兩口再三勸解不住無可奈何比及天明朱世遠教渾

家寓伴女兒在床將息自己逕到城隍廟裡去抽籤籤語云

時運未通亨　年來禍害侵

雲開終見日　福壽自天成

細詳籤意前二句已自准了第三句雲開終見日是否極泰來之意末句福壽自天成女兒名多福女婿名多壽難道陳小官人病勢還有好日一夫一婦天然成配心中好生委決不下回到家中渾家兀自在女兒房裡坐着看見丈夫到來慌忙摇手道不要則聲女兒纔停了哭睡去了朱世遠夜來掛燈之時看

此見辰宿若一事成合生倒的所得亦本此數然

見桌上一幅東粘錦箋觀看其將取而觀之原來就是女婿所寫詩句後面又有一詩認得女兒之筆跡了一遍嘆口氣道眞烈女也爲父母者正當玉成其美豈可以非禮强之遂將城隍廟籤詞說與渾家道福壽天成神明嘿定若私心更改皇天必不保祐況女孩兒吟詩自誓求死不求生我們如何看守得他了凡倘然一個眼錯女兒死了聘飾空負不義之名反作一場笑話據吾所見不如把女兒嫁與陳家一來表得我們好情二來遂了女兒之意也省了我們干紀不如媽媽心下如何柳氏被女兒嚇壞了心頭

兀自突突的跳便答應道隨你做主我管不得這事朱世遠道此事還須央王三老議事行湊巧這廂朱世遠走出門來恰好王三老在門首走過朱世遠就迎住下請到家中坐下將前後事情細細述了一遍如今欲把女兒嫁去要求三老一言王三老道老漢曾說過只管撮合不管撒開今日大郎所言是仗義之事老漢自當效勞朱世遠道小女見了小婿之詩曾和得一首情見乎詞若還彼處推托可將此詩送看王三老接了柬帖即便起身只爲兩親家緊對門居住左腳跨出了朱家右腳就跨進了陳家甚是方

使陳青聽得王三老到來、只認是退親的話、慌忙迎接問道、三老今日光降、一定朱親家處有言、王三老道、正是陳青道今番退親出于小兒情願、親家那邊料無別說、王三老道、老漢今日此來、不是退親、倒是要做親、陳青道、三老休要取笑、王三老就將朱宅女兒如何尋死、他爹媽如何心慌、將女兒在家、恐有不測情願送來伏侍小官人、老漢想來此亦兩便之策、令親家處脫了干紀、救其美名、你賢夫婦又得人幫助、令郎早晚也有個着意之人照管、豈不美哉、陳青道、雖承親家那邊美意、還要問小兒心下允否、王三

又進一層然後究出有人看覷全般雖一並成婦道二也又得安心三也翁姑其助四也丈夫有人五也傳嗣有望六也

老就將柬帖所和詩句呈與陳青道令媳和得有令郎之詩他十分烈性令郎若不允從必然送了他性命豈不可惜陳青道早晚便來回復當下陳青先與渾家張氏商議了一回道媳婦如此烈性必然賢孝得他來貼身看覷夫婦之間比爹娘更覺周備爲一度得個種時就是孩兒無命也不絕了我陳門後代我兩個做了主不怕孩兒不依當下雙雙兩口到書房中對兒子多壽說知此事多壽初時推却及見了所和之詩頓口無言陳青已知兒子心肯回復了王三老擇下吉日又送些衣飾之類那邊多福知是陳

門來要忍安息肯至朔笙簫鼓樂娶過門來街坊上聽說陳家癩子做親把做新聞傳說道癩蝦蟆也有喫天鵝肉的日子又有刻薄的閒漢編成口號四句

伯牛命短偏多壽　嬌香女兒偏逐臭
紅綾被裡合歡時　粉花香與膿腥鬪

閒話休題那說朱氏自過門之後十分和順陳小官人全得他殷勤伏侍怎見得

着意殷勤盡心伏侍熬湯煎藥果然味必親嘗早起夜眠真個衣不解帶身上東瘡西癢時時撫摩衣裳血臭膿腥勤勤煎洗分明傅母育嬌兒只少

關關眼孔、又似病姑從孝婦、爭思割股烹羹、雨雲休想歡娛、歲月豈斷勞苦、嗟嬌妻有名無實、権美婦少樂多憂。

如此兩年、公姑無不歡喜、只是一件、夫婦日間孝順無比、夜間各被各枕、分頭而睡、並無同衾共枕之事、張氏欲得他兩個配合雌雄、却又不好開言、忽一日進房見媳婦不在、便道我兒、你枕頭齷齪了、我拿去與你拆洗、又道被兒也齷齪了、做一包兒拖了出去、只留一床被、一個枕頭在床、明明要他夫婦二人共枕同衾、生兒度種的意思、誰知他夫婦二人肚裡各

一對夫妻那刻自是夫妻情也

自有個主意陳小官人肚裏道自已十死九生之人不是個長久夫妻如何又去汚損了人家一個閨女朱小娘子肚裏又道丈夫恁般病體血氣全枯怎禁得女色相侵所以一向只是各被各枕分頭而睡是夜只有一床被一個枕却都是朱小娘子的臥具每常朱小娘子伏侍丈夫先睡自己燈下還做針指直待公婆都睡了方纔就寢當夜多壽與母親取討枕被張氏催道漿洗未乾胡亂同宿一夜罷朱氏將自已枕頭讓與丈夫安置多壽又怕汚了妻子的被窩和衣而臥多福亦不解衣依舊兩頭各睡次日張氏曉

此婦也難得難得

得不反將媳婦做格不去勾搭兒子幹事把一團美意有做不良之心捉鷄罵狗言三語四影射的發作了一場朱氏是個聰明女子有何難解惟恐傷了丈夫之意只做不知暗暗偷淚瞞小官人也理會得了幾分甚不過意如此又捱過了一個年頭當初十五歲上得病十六歲病內十九歲上退親不允二十一歲上做親自從得病到今將近十載不生不死甚是悶人聞得江南新到一個算命的瞎子叫做靈光生甚肯有言央他推算一番以決死期遠近原來陳多壽自得病之後自嫌醜陋不甚出門今日特為算命

是處從來星家半是不准亦可豈言

整整衣冠、走到震先生舖中來、那先生排成八字、推了五星運限、便道這貴造是宅上何人、先告過了、若不見怪、方敢直言、陳小官人道但求據理直言、不必忌諱、先生道、此造四歲行運、四歲至十三、童限不必說起、十四歲至二十三、此十年大忌、該犯惡疾、半死不生、可曾見過麼、陳小官人道見過了、先生道前十年雖是個木缺、還跳得過、二十四到三十三、走一運更不好、船遇危波亡幾舵、馬逢峭壁斷韁繩、此乃妖折之命、有好八字內第一個、此命不足道也、小官人聞言、悵然無語、忙把命金送與先生、作別而行、腹內

尋思不覺淚下想着那先生笑我前十年已自准了後十年運限更不好一定是難逃我死不打緊可憐賢德娘子伏侍了我三年並無一宵之好如今又遭累他受苦怎的我今苟延性命與死無二便多活幾年沒甚好處不如早早死了出脫了娘子也得他趁少年美貌別尋頭路此時便萌了個自盡之念順路到生藥鋪上贖了些砒霜藏在身邊回到家中不題起筭命之事至晚上床卻與朱氏敘話道我與你九歲上定親指望長大來夫唱婦隨生男育女把家當只誰知得此惡症醫治不痊惟恐擔悞了娘子終身

所脩情願退親感承娘子美意不允拜堂成親雖有三年之外却是有名無實並不敢污損娘子玉體這也是陳某一點存天理處日後陳某死了娘子別選良姻也教你說得嘴响不累你叫做二婚之婦朱氏道官人我與你結髮夫妻苦樂同受今日官人患病即是奴家命中所招同生同死有何理說別選良姻這話再也休題陳小官人道娘子烈性如此但你我相守終非長久之計你依了我多作夫妻之情已自過分此恩料今生不能補報來生定有相會之日朱氏道官人怎說這傷心話兒夫妻之間說甚補報兩

個你對伊答、足足的說了半夜方罷、正是

夫妻只說三分話　今日全抛一片心

次日陳小官人又與丈母叙了許多說話、這都是辦了個死字、骨肉之情、難割難捨的意思、看看至晚、陳小官人對朱氏說、我要酒喫、朱氏道、你閒常怕發痰不喫酒、今日如何要喫、陳小官人道我今日心上有些不爽快、想酒、你與我熱些、盪一壺來、朱氏為他夜來言語不祥、心中雖然疑惑、却不想到那話兒、當下問了婆婆、討了一壺上好釀酒、盪得滚熱、取了一個小小杯兒、兩碟小菜、都放在桌上、陳小官人道、不用

小杯就是茶甌喫一兩甌到也爽利朱氏取了茶甌守着要斟陳小官人道慢着待我自斟我不喜小盞有菓子討些來下酒把這句話遮開了朱氏揭開壺蓋取出包內紙術向壺中一傾抵斟而飲朱氏走了幾步放心不下回頭一看見丈夫手拙脚亂做張做邦老人疑惑恐怕有些蹺蹊慌忪帥來已自押了一破又斟上第二碗朱氏見酒色不作佼化了既下不容丈夫上口陳小官人道實對你說這酒內下了砒霜我主意要自盡免得累你受苦如今已吃下一甌必然無救索性得我盡醉而死省得費了工夫說罷

又葬第二隴去哭了朱氏道奴家有言在前與你同生同死既然官人服毒奴家義不獨生遂搶酒壺在手骨都都嚥個罄盡此時陳小官人腹中作耗也顧不得渾家之哭須臾之間兩個做一對兒跌倒非人有詩嘆此事云

病中只道歡娛少　死後方知情義深
相愛相憐相殉死　千金難買兩同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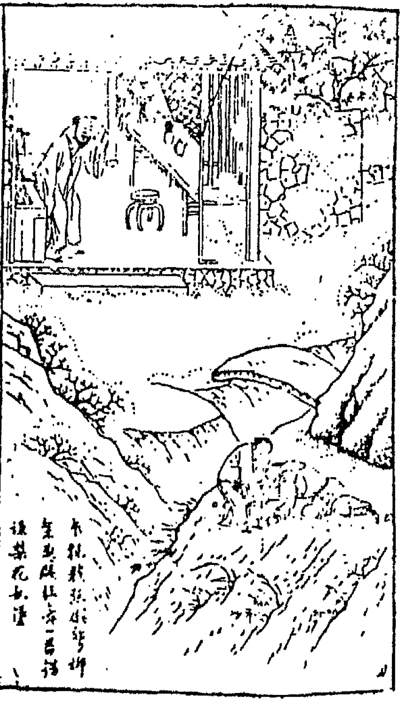
却說張氏見兒子要哭酒纔了一碟巧糖自已送來在房門外便聽得服毒二字哭了一聲三步做兩步走只見兩口兒都倒在地下情知古怪着了個慌叫

起居來陳青走到有酒壺裡面還剩有砒霜平昔曉得一個單方凡服砒霜者將活羊殺了取生血灌之可活也是二人命中有救恰好左隣是個賣羊的居民連忙喚他殺羊取血此時朱世遠夫婦都倒了陳青夫婦自灌兒子朱世遠夫婦自灌女兒兩個喫得灌下羊血登時嘔吐方纔甦醒餘毒在腹中兀自皮膚迸裂流血不已調理月餘方纔飲食如故有這等異事朱小娘子自不必說那陳小官人害了十年癩瘡請了若干名醫用藥全無功效今日服了毒酒不意中正合了以毒攻毒這句醫書皮膚內迸出了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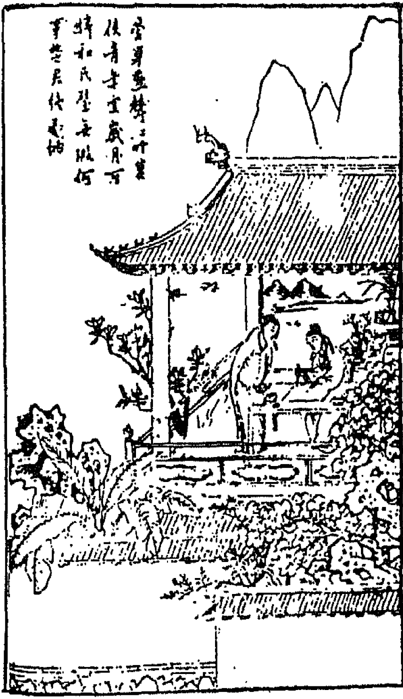
多惡血毒氣沒盡連癩瘡漸漸好了比及將息平安瘡痂脫盡依舊頭光面滑肌細膚榮走到人前連自己爹娘都不認得分明是脫皮換骨再投了一個人身此乃是個義夫節婦一片心腸感動天地所以毒而不毒死而不死因禍得福破泣爲笑賊陞倒鐵詠所謂雲開終見日福壽自天成果有慈矣陳多壽夫婦俱往城隍廟燒香拜謝朱氏將所帶銀錢亦做作供王三老聞知此事率了三隣四舍提壺挈盒都來慶賀喫了好幾日喜酒陳多壽是年二十四歲重新讀書溫習經史到二十三歲登科三十四歲及第靈

先生說他十年必死之運誰知一生好事偏在這幾年之中從來命之理微常人豈能參透言禍言福未可盡信也所說陳青和朱世遠從此親情愈高又下了幾年象棋壽並八十餘而終陳多壽官至僉憲朱氏多福恩愛無比生下一雙兒女盡老百年至今子孫繁盛造同昔與做生死夫妻詩曰

從來美眷說朱陳　一局棋枰締好姻
只為二人多節義　死生不解賴神明



木枝枝枝枝[illegible]折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亦一番[illegible]
[illegible]禁花[illegible][illegible]



雲鬟盤髻斗吐寶
伕青年重歲月可
將和氏璧無瑕何
等楚君代為納

第十卷

劉小官雌雄兄弟

衣冠未必皆男子、　巾幗如何定婦人
歷數古今多怪事　高山爲谷海生塵

且說　國朝成化年間、山東有一男子、姓桑、名茂、是个小家之子、垂髫時、生得紅白細嫩、一日父母教他往村中一个親戚人家去、中途遇了大雨、閃在冷廟中躲避、那廟中、先有一老嫗也在內躲雨、兩个做一堆兒坐地、那雨越下越大、出頭不得、老嫗看見桑茂標致、就把言語調他、桑茂也略通些情數、只道老嫗

[illegible]
打混天

要他幹事臨上交時原來老嫗胯間到有本錢把桑茂後庭弄將起來事畢興還未止桑茂終是孩子家便問道你是婦道如何有那話兒老嫗道小官我曾對你說莫要洩漏了他人我不是婦人原是个男子從小縛做小脚學那婦道粧扮習成低聲啞氣做一手好針線潛往他鄉假稱寡婦央人引進豪門巨室行教女眷們愛我手藝便留在家中出入房闈多與婦女同眠恣意行樂那婦女相處情厚整月留宿不放出門也有閨女貞娘不肯胡亂的我另有个媚藥兒待他睡去用水噴在面上他便昏迷不醒任我行

門欵可疑

事及至醒來我已得手他自怕羞辱不敢聲張這要多贈金帛送我出門囑付我莫說我今年四十七歲了走過兩京九省到處嬌娘美女同眠同臥隨身食用並無缺乏從不曾被人識破桑茂道這等快活好事不知我可學得麼老嫗道似你小官恁般標致扮婦女極像樣了你若肯投我爲師隨我一路去我就與你纏腳教導你做針線引你到人家去只說是我外甥女兒得便就有良遇我一發把媚藥方兒傳授與你包你一世受用不盡桑茂被他說得心癢就任從廟中四拜投老嫗爲師也不去訪親訪眷也不去問

此是老嫗消不得其如果若無誅不食遂

姿問娘等待雨止跟着老嫗便走那老嫗一路與桑茂同行同宿出了山東境外就與桑茂三綹梳頭包裹中取女衫換了脚頭纏緊套上一雙窄窄的尖頭鞋兒看來就像个女子改名鄭二姐後來年長到二十二歲上桑茂要辭了師父自去行動師父分付道你少年老成定有好人相遇只一件凡得意之處不可久住多則半月少則五日就要換塲免露形迹還一件做這道兒多見婦人少見男子切忌與男子相近交談若有男子人家須先設法躲避倘或被他看出破綻性命不保切記切記桑茂領教兩下分別後

不出師父所料

不意粗人亦用得着

來桑茂自稱鄭二娘各處行遊哄騙也走過一京四省所奸婦女不計其數到三十二歲上遊至江西一个村鎮有个大戶人家女眷留住傳他針線那大戶家婦女最多桑茂迷戀不舍住了二十餘日不去大戶有个女壻姓趙是个納粟監生一日趙監生到岳母房裏作揖偶然撞見了鄭二娘愛其俏麗囑付妻子接他來家鄭二娘不知就裏欣然而往被趙監生邀入書房攔腰抱住定要求歡鄭二娘抵死不肯叫喊起來趙監生本是个粗人惹得性起不管三七二十一竟按倒在床上去解他褲襠鄭二娘攩抵不開

被趙監生一手插進摸着了那話兒方知是男人女扮當下叫起家人一索捆翻解到官府用刑嚴訊招稱真姓真名及向來行奸之事汚穢不堪府縣申報上司都道是從來未有之變具疏奏聞了部以爲人妖敗俗律所不載擬成凌遲重辟决不待時可憐桑茂假充了半世婦人討了若干便宜到頭來死于趙監生之手正是

福善禍淫天有理　律輕情重法無私

方纔說的是男人粧女敗壞風化的如今說个女人粧男節孝兼全的來正本恰似

薰蕕不共器、　堯桀好相形、
毫釐千里謬、　認取定盤星、

這話本也出在　本朝宣德年間有一老者姓劉名德、家住河西務鎮上、這鎮、在運河之旁、離北京有二百里田地、乃各省出入京都的要路、舟楫聚泊如螞蟻、一般車音馬跡、日夜絡繹不絕、上有居民數百餘家、邊河爲市、好不富庶、那劉德夫妻兩口、年紀六十有餘、並無弟兄子女、自己有幾間房屋數十畝田地、門前又開一个小酒店兒、劉公平昔好善、極肯週濟人的緩急、凡來喫酒的偶然身邊銀錢缺少、他也不

十分計較、或有人多把與他、他便勾了自己價錢、餘下的定然退還、分毫不肯苟取、有曉得的、問道這人錯與你的、落得將來受用、如何反把來退還、對公說我身没有子嗣、多因前生不曾修得善果、所以今世罰做个無祀之鬼、豈可又爲恁樣欺心的事、倘然命裏不該時錯得一分到手、或是變出些事端、或是染患些疾病、反用去幾錢、却不到折便宜、不若退還了何等安逸、因他做人公平、一鎮的人無不敬服、都稱爲劉長者、一日正值隆冬、天氣朔風凜冽、彤雲密布、降下一天大雪、原來那雪

能穿幃幙、善度簾櫳、乍飄數點、恍驚柳絮飛颺、狂舞一番、錯認梨花亂墜、聲從竹葉傳來、香自梅枝遞至、塞外征人穿凍甲、山中隱士擁寒衾、王孫綺席飲金尊、美女紅鑪添獸炭、

劉公因天氣寒冷、燙起一壺熱酒、夫妻兩个向火對飲、喫了一回、起身走到門首看雪、只見遠遠一人背着包裹、同个小廝、逆風冒雪而來、看看至近、那人撲的一交跌在雪裏、掙扎不起、小廝便向前去攙扶、年小力微、兩个一拖、反向下邊跌去、都滚做一个肉餕兒、爬了好一回、方纔得起、劉公擦摩老眼看時、却是

只這男小廝兒那見未滅行孝有趣

六十來歲的老兒，行纏絞腳，八搭麻鞋，身上衣服甚是藍縷。這小廝倒也生得清秀，腳下穿一雙小布靴。那老兒把身上的雪兒抖淨，向小廝道：兒，風雪甚大，身上寒冷，行走不動，這里有酒在此，且買一壺來盪盪寒再行。便走入店來，向一副坐頭坐下，把包裹放在桌上，小廝坐于旁邊。劉公去燙一壺熱酒，切一盤牛肉，兩碟小菜，兩副盃箸，做一盤兒托過來，擺在桌上。小廝捧過壺來，斟上一盃，雙手遞與父親，然後篩與自己。劉公見他年幼，有些禮數，便問道：這位是令郎麼？那老兒道：正是小犬。劉公道：今年幾歲了？答

道乳名申兒、十二歲了、又問道、客官尊姓、是從那里去的、恁般風雪中行走、那老兒答道、老漢方勇、是京師龍虎衛軍士、原籍山東濟寧、今要回去取討軍莊盤纏、不想下起雪來、問主人家尊姓、劉公道、在下姓劉、招牌上近河便是賤號、又道濟寧離此尚遠、如何不尋個脚力、却受這般辛苦、答道、老漢是個窮軍、那里僱得起脚力、只得慢慢的捱去罷了、劉公舉目看時、只見他單把小菜素酒、那盤牛肉全然不動、問道、長官冬天、想都是素齋麼、答道、我們當軍的人、喫什麼齋、劉公道、既不奉齋、如何不喫些肉兒、答道、實不

相隨身邊盤纏短少喫小菜飯兒還恐走不到家若用了這大菜便去了幾日的口糧怎能得到家裏劉公見他說得這樣窮乏心中憐然便道這般大雪腹內得些酒肉還可擋得風寒你只管用我這里不算帳罷了老軍道主人家休得取笑那有喫了東西不算帳之理劉公道不瞞長官說在下這里比別家不同若過往客官偶然銀子缺少在下就肯奉承長官既沒有盤纏只算我請你罷了老軍見他當真便道多謝厚情只是無功受祿不當人子老漢轉來定當奉酬劉公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些小東西直甚

般何怎說這奉酬的話老軍一力攛掇劉公又謙遜兩碗飯來道一發喫飽了好行路老軍道忒過分了父子二人正在飢餒之時拿起飯來狼飡虎嚥喫個一飽這纔是

救人須救急　施人須當厄
渴者易爲飲　飢者易爲食

當下喫完酒飯劉公又叫媽媽點兩盃熱茶來喫了老軍便要開取出銀子來還飯錢劉公連忙推住道剛纔說過是我請你的如何又要銀子恁樣時到像在下說謊賣這盌肉了你且留下到前途去盤纏老

軍便住了手千恩萬謝背上包裹作辭起身走出門外只見那雪越發大下對面看不出人兒被寒風一吹倒退下幾步小厮道爹這樣大雪如何行走老軍道便是沒奈何且挨到前途覔个宿店歇罷小厮眼中便流下淚來劉公心中不忍就道長官恁般風寒大雪着甚要緊受此苦楚我家空房牀鋪儘有何不就此安歇等天晴了走也不遲老軍道若得如此甚好只是打攪不當劉公道說那里話誰人是頂着房子走的快些進來不要打濕了身上老軍引着小厮重新進門劉公領去一間房裏把包裹放下看牀上

時蓆子草薦、都有、劉公還恐怕他寒冷、又取出些稻草來放在上面、老軍打開包裹、將出被窩鋪下、此時天氣尚早、準備好了、同小廝走出房來、劉公已將店面關好、同媽媽向火、看見老軍出房、便叫道、房裏冷、你若冷、時有火在此烘一烘、煖活也好、老軍道、好到好、只是奶奶在那裏、恐不穩便、劉公道、都是老人家了、不妨得、老軍方纔同小廝走過來坐于火邊、那時、比前又加識熟、便稱起號來、說道、近河怎麼只有老夫妻兩位、想是令郎們另居麼、劉公道、不瞞你說、老拙夫妻今年都痴長六十四歲、從來不曾生育、那里得

有兒子老軍道何不承繼一个伏侍你老年也好劉公答道我心裏初時也欲得如此因常見人家承繼來的不得他當家替力反惹閑氣不如沒有的到得清淨總要時急切不能有个中意的故此休了這念頭若得你令郎這樣一个却便好只是如何得能勾兩下閒話一回看看已晚老軍討了个燈火叫聲安置同兒子到客房中來安歇對兒子說兒今日天幸得遇這樣好人若沒有他時凍也要凍死了明日莫管天晴下雪早些走罷打攪他心上不安小廝道爹說得是父子上牀安息不想老軍受了些風寒到

下半夜火一般熱起來，口內只是氣喘，討湯水喫。這小廝家夜晚間又在客店裏，那處去取？巴到天明起來，開房門看時，那劉公夫妻還未曾起身。他又不敢驚動，原把門兒掩上，守在床前。少頃，聽得外面劉公咳嗽聲喚，便開門走將出來。劉公一見，便道：小官兒，如何起得恁早？小廝道：告公公得知，不想爹爹昨夜忽然發起熱來，口中不住的喘，要討口水喫，故此起得早了。劉公道：阿呀！想是他路上受些寒了，這冷水怎麼吃得？待我燒些熱湯與你。小廝道：怎好又勞公公？劉公便教媽媽燒起一大壺滾湯，劉公送到房裏

又真編同心而未打澗不明

小廝扶起來喫了兩椀老軍將眼觀看見劉公在旁說道難爲你老人家怎生報答劉公走近前道休恁般說你且安心自在蓋熱了發出些汗來便好了小廝放倒下去劉公便扯被兒與他蓋好見那被兒單薄說道可知道着了寒如何這被恁薄怎能發得汗出媽媽在門口聽見即去取出一條人絮被來道老官兒有被在此你與他蓋好了這般冷天氣不是當耍的小廝便來接去劉公與他蓋得停當方纔走出少頃梳洗過又走進來問可有汗麼小廝道我纔摸時並無一些汗氣劉公道若沒有汗這寒氣是感得

重的了須請个太醫來用藥救他將汗出來方好不然這風寒怎能勾賢沒小廝道公公身伴無錢將何請醫服藥劉公道不消你費心有我在此小廝聽說即便叩頭道多蒙公公厚恩救我父親今生若不能補報死當爲大馬償恩劉公連忙扶起道快不要如此你在此安宿我便是親人了豈恐坐視你自去房中伏侍老漢與你迎醫其日雪止天霽街上的積雪被車馬踐踏盡爲泥濘有一尺多深劉公穿个木屐出街頭望了一望復身進門小廝看見劉公轉來只道不去了含着兩行珠淚方欲上前相問只見劉公

[illegible]

從後屋拿出个驢兒騎了出門而去小廝方纔放心且喜太醫住得還近不多時便到了那太醫也騎个驢兒家人背着藥箱隨在後面到門首下了驢分請進堂中喫過茶然後引至房裏此時老爹已是神思昏迷一毫人事不省太醫診了脉說道這是个雙感傷寒風邪已入于腠理傷寒書上有兩句歌云

兩感傷寒不須治　陰陽毒過七朝期

此乃不治之症縱个醫家便要說道可以救得學生是老實的不敢相欺這病下藥不得了小廝見說驚得淚如雨下拜倒在地上道先生可憐我父子是个

異鄉之人怎生用帖藥救得性命决不忘恩太醫扶起道不是我作難其實病已犯實教我也無奈劉公道先生常言道藥医不死病佛度有緣人你且不要拘泥古法儘着自家意思大了膽送去或者他命不該絕就好了也未可知萬一不好决無歸怨你之理先生道既是長者恁般說且用一貼藥看若喫了發得汗出便有可生之機速來報我再將藥與他喫若沒有汗時這病就無救了不消來覆我教家人開了藥箱撮了一貼藥劑遞與劉公道用生姜為引快煎與他喫這也是萬分之一莫做指望劉公接了藥傳

去封出一百文錢遞與太醫道些少藥資權爲利市太醫此不肯受而去劉公夫妻兩口親自把藥煎好將到房中與小廝相帮扶起喫了把被沒頭沒腦的盖下小廝在傍守候劉公因此事忙亂一朝把店中生意都擔閣了連飯也沒工夫去煑直到午上方喫早膳劉公去喫小廝喫飯那小廝見父親病重心中慌急那里要喫再三勸慰纔喫了半碗看看到晚摸那老軍身上並無一些汗點那時連劉公也慌張起來又去請太醫時不肯來了准准到第七日嗚呼哀哉正是

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

可憐那小廝中兒哭倒在地、劉公夫婦見他哭得悲切、也涕淚交流、扶起勸道、方小官、死者不可復生、哭之無益、你且將息自己身子、小廝雙膝跪下哭告道、兒不幸、前年喪母、未曾入土、故與父親歸原籍求取些銀兩來殯葬、不想逢此大雪、路途艱楚、得遇恩人賜以酒飯、留宿在家、以爲萬千之幸、誰料皇天不祐、父忽驟病、又蒙恩人延醫服藥、日夜看覷、勝如骨肉、只指望痊愈之日、圖報大恩、那知竟不能起、有負盛意、此間舉目無親、葬之錢鈔、衣棺之類、料不能辦、欲

承恩人借寸尺之土把父親掩蓋兒情願終身爲奴僕以償大德不識恩人肯見允否說罷拜伏在地劉公扶起道小官人休慮這送終之事都在于我豈可把來賣葬小廝又哭拜道得求隙地埋骨已出望外豈敢復累恩人費心壞鈔此恩此德教兒將何補報劉公道這是我平昔志願那望你的報償當下忙忙的取了銀子便去買辦衣衾棺木與兩个土工來收拾入殮過了又備羮飯祭奠焚化紙錢那小廝悲慟自不必說就擡到屋後空地上埋葬好了又立一个牌頭上寫龍虎衛軍士方勇之墓諸事停當小廝向

劉公夫婦叩頭拜謝過了兩日劉公對小廝道我欲要教你回去訪問親族求撿喪歸鄉又恐怕你年紀幼小不認得路途你且暫住我家俟有識熟的在此經過托他帶回故鄉然後你圖運柩回去不知你的意下如何小廝跪下泣告道兒受公公如此大恩地厚天高未曾報得豈敢言歸且恩人又無子嗣兒雖不才倘蒙不弃收充奴僕朝夕伏侍少効一點孝心為一恩人百年之後亦堪為墳前拜掃之人那時到京取回先母遺骨同父親葬于恩人墓道之側永守于此這便是兒之心願劉公夫婦大喜道若得你肯

如此乃天賜與我爲嗣豈有爲奴僕之理今後當以父子相稱小廝道既蒙收留即今日就拜了爹媽便掇兩把椅兒居中放下請老夫婦坐了四雙八拜認爲父子遂改姓爲劉劉公又不忍沒其本姓就將方字爲名喚做劉方自此日夜辛勤幫家過活奉侍劉公夫婦極其盡禮孝敬老夫婦也把他如親生一般看待有詩爲証

劉方非親是親　劉德無子有子
小廝事死事生　老軍雖死不死

時光似箭不覺劉方在劉公家裏已過了兩个年頭

時值深秋大風大雨下了半月有餘那運河內的水暴漲有十來丈高下翻如百沸湯一般又緊又急往來的船隻壞了無數一日午後劉方在店中收拾只聽得人聲鼎沸他只道是什麼火發忙來觀看見岸上人推擠不開都望着河中急走上前看時却是上流頭一隻大客船被風打壞淌將下來船上之人飄溺已去大半餘下的抱桅攀舵號呼哀泣叫救人那岸上看的人雖然有救撈之念只是風水利害誰肯從井救人眼睜睜看他一个个落水口中只好叫句可憐而已忽然一陣大風把那船吹近岸旁岸上

人一齊喊聲好了、頃刻挽撓鈎于二十多張、一齊都下、搭住那船、救起十數多人、各自分頭投店、內有一个少年、年紀不上二十、身上被挽鈎、槍傷衆處、行走不動、倒在地下、氣息將絶、尚緊緊抱住一隻竹箱、不肯放捨、劉方在旁、覩景傷情、觸動了自己往年冬間之事、不覺流下淚來、想道此人之苦、正與我一般、我當時若没有劉公時、父子屍骸不知歸于何處矣、這人今日却便没人偹救了、且回去與爹媽說知、救其性命、急急轉家把上項事報知劉公、夫婦意欲扶他囘家調養、劉公道、此是陰德美事、爲人正該如此、劉

媽媽道何不就同他來家劉方道未曾稟過爹媽怎敢擅便劉公道說那里話我與你同去父子二人行至岸口只見衆人正圍着那少年觀看劉公分開衆人挨身而入叫道小官人你掙扎着我扶你到家去將息那少年睁眼看了一看點點頭兒劉公同劉方向前攙扶二个幼年力弱一个老年衰邁全不濟事旁邊轉過一个軒趷剌的後生道老人家閃開待我來向前一抱輕輕的就扶了起來那後生在右劉公在左兩邊挾住肐膊便走少年雖然說話不出心下却甚明白把嘴努着竹箱劉方道這箱子待我與你

相識是什袖中有物不育人扶之恩矣

馱去、把來背在肩上、在前開路、衆人閃在兩邊讓他們前行、隨後便都跟來看、內中認得劉公的便道、這是劉長者有些義氣、這个與那落難之人、在此這一回、並沒个慈悲的肯收留回去、偏他一曉得了、便攙扶回家、這樣人眞个世間少有、只可惜無个兒子、這也是天公沒分曉、又有个道、他雖沒有親兒、却今承繼這劉方、甚是孝順、比嫡親的尤勝、這也算是天報他了、那不認得的、見他老夫妻自來攙扶一个小厮與他馱了竹箱、就認做那少年的親族、以後見土人紛紛傳說、方纔曉得、無不贊歎其義、還有沒肚子的

人稱量他那竹箱內有物無物財多財少此乃是人面相似人心不同不在話下且說劉公同那後生扶少年到家向一間客房裏放下劉公叫聲勞動後生自去劉方把竹箱就放在後生之傍劉媽媽連忙去取乾衣與他換下濕衣然後扶在鋪上原來落水人喫不得熱酒劉公曉得這道數教媽媽取釅酒略溫一下儘著少年痛飲就取劉方的臥被與他蓋了夜間即教劉方伴他同臥到次早劉公進房來探問那少年已覺健旺連忙掙扎起來要下床稱謝劉公急止住道莫要勞動調養身子要緊那少年便向枕上

叩頭道小子乃垂死之人得蒙公公救拔實乃再生父母但不知公公尊姓劉公道老拙姓劉少年道原來與小子同姓劉公道官人那里人氏少年答道小子劉奇山東張秋人氏三年前隨父三考在京不幸遇了時疫數日之內父母俱喪無力扶柩還鄉只得將來火化指着竹箱道奉此骸骨歸葬不想又遭此大難自分必死天幸得遇恩人救我之命只是行李俱失一無所有將何報答大恩劉公道官人差矣不忍之心人皆有之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若說報答便是為利了豈是老漢的本念劉奇見說愈加感

激將息了兩日，便能起身，向劉公夫婦叩頭泣謝。那劉奇爲人溫柔俊雅，禮貌甚恭，劉公夫婦十分愛他，早晚好酒好食管待。劉奇見如此慇懃，心上好生不安，欲要辭歸，怎奈鈎傷之處，潰爛成瘡，步履不便，身邊又無盤費，不能行動，只得權且住下。正是

不戀故鄉生處好，　受恩深處便爲家。

卻說劉方與劉奇年貌相彷，情投契合，各把生平患難細說。二人因念出處相同，遂結拜爲兄弟，友愛如嫡親一般。一日劉奇對劉方道：賢弟如此青年美質，何不習些書史？劉方道：弟甚有此志，只是無人教導。

敏捷可愛

劉奇道不瞞賢弟說我自幼攻書博通今古指望致身青雲不幸先人棄後無心于此賢弟肯讀書時尋些書本來待我指引便了劉方道若得如此乃弟之幸也連忙對劉公說知劉公見說是个飽學之士肯教劉方讀書分外歡喜即便去買許多書籍劉奇盡心指教那劉方穎悟過人一誦即解日裏在店中看管夜間挑燈而讀不過幾月經書詞翰無不精通且說劉奇在劉公家中住有半年彼此相敬相愛勝如骨肉雖然依傍得所只是終日坐食心有不安此時瘡口久愈思想要回故土來對劉公道多蒙公公夫

蒙厚恩救活殘喘又撫養半年大恩大德非口舌可謝今欲暫辭公公負先人骸骨歸葬服闋之後當圖報効劉公道此乃官人的孝心怎好阻當但不知幾時起行劉奇道今日告過公公明早就走劉公道既如此待我去覓个便船與你劉奇道水路風波險惡且乏盤纏還從陸路行罷劉公道陸路脚力之費數倍于舟且又勞碌劉奇道小子不用脚力只是步行劉公道你身子怯弱如何走得遠路劉奇道公公常言說得好有銀用銀無銀用力小子這樣窮人還怕得什麼辛苦劉公想了一想道這也易處便教媽媽

此老夫婦多情如此凡行一字悽惋

整備酒肴與劉奇送行飲至中間劉公說道老拙與官人萍水相逢敘首半年恩同骨肉實是不忍分離但官人送尊人入土乃人子大事故不好強留只是自今一別不知後日可能得再見了說罷歔欷不勝劉媽媽與劉方盡皆淚下劉奇也泣道小子此行實非得已俟服一滿即星夜就來奉候幸勿過悲劉公道老拙夫婦年近七旬如風中之燭早暮難保恐君服滿來時在否不可知矣倘若不棄送尊人入土之後即來看我也是　你相知之情劉奇道既蒙分付敢不如命一宿晚景不題到了次早清晨劉媽媽又

整頓酒飯與他喫了、劉公取出一个包裹放在卓上、又叫劉方到後邊牽出那小驢兒來、對劉奇道、此驢畜養已久、老漢又無遠行、少有用處、你就乘他去罷、省得路上雇倩、這包裹內是一床被窩、幾件粗布衣裳、以防路上風寒、又在袖中摸一包銀子、交與道、這三兩銀子、將就盤纏、亦可到得家了、但事完之後、即來走走、萬勿爽信、劉奇見了許多厚贈、泣拜道、小子受公公如此厚恩、今生料不能報、後來世爲犬馬、以酬萬一、劉公道、何出此言、當下將包裹竹箱都裝在生口身上、作別起身、劉公夫婦送出門首、洒泪而別、

劉方不忍分舍、又送十里之外、方纔分手、正是

萍水相逢骨肉情、一朝分袂淚俱傾、
驪駒唱罷勞魂夢、人在長亭共短亭、

且說劉奇一路夜住曉行、飢飡渴飲、不一日來到山東故鄉、那知去年這場大風大雨、黃河泛溢、張秋村鎮盡皆漂溺、人畜廬舍、蕩盡[illegible]、遐求目適意將幾十里田地、絕無人煙、劉奇無處投奔、只得寄食旅店、思想欲將骸骨埋葬于此、卻又無處依栖、何以營生、須尋了個着落之處、然後舉事、遂往各處市鎮鄉村訪問親舊、一無所遇、住了月餘、這三兩銀子盤費將盡

心下着忙若用完了這銀子就難行動了不如原往河西務去求恩人一搭空地埋了骨殖傍在彼處還是个長策算還店錢上了生口星夜趕來到了劉公門首下了生口看時只見劉方正在店中手裏拿着一本書兒在那里觀看劉奇叫聲賢弟公公媽媽一向好麼劉方擡頭看時却是劉奇把書撇下忙來接住生口牽入家中卸了行李作揖道爹媽日夜在此念兄求得此好一齊走入堂中劉公夫婦看見喜從天降便道官人想殺我也劉奇上前倒身下拜劉公還禮不迭見罷問道尊人之事想已畢了劉奇細

依悳承嗣門孝孫〻公是有後矣

細泣訴前因又道某故鄉已無處容身今復攜骸骨而來欲求一搭餘地葬埋就拜公公為父依傍于此朝夕奉侍不知尊意允否劉公道你地儘有任憑取擇但為父子恐不敢當劉奇道若公公不肯以某為子便是不允之意了即使請劉公夫婦上坐拜為父子將骸骨也葬于屋後地上自此兄弟二人并力同心勤苦經營家業漸漸興隆奉侍父母備盡人子之禮合鎮的人沒一个不欣羨劉公無子而有子皆是陰德之報時光迅速倏忽又經年餘父子正安居樂業不想劉公夫婦年紀老了筋力衰倦患起病來二

二子淚墮竟[illegible]亦不能[illegible][illegible]

子日夜伏侍，衣不解帶，求神問效，醫藥無功，看看待盡。二子心中十分悲切，又恐傷了父子之心，惟把言語安慰，背後吞聲而泣。到公自知不起，叫二子至床前，分付道：我夫婦老年孤子，自謂必作無祀之鬼，不意天地憐念，賜汝二人與我為嗣，名雖義子，情勝嫡血，我死無遺恨矣。但我去世之後，汝二人務要同心協力，共守此薄產，我于九泉亦得瞑目。二子哭拜受命。又延兩日，夫婦相繼而亡。二子搶地呼天，號淘痛哭，恨不得以身代替。置辦衣衾棺槨，共從厚。又請僧人做九晝夜功果，超薦。入殮之後，兄弟商議葬起

兄全三墳
可當壁風

一个大墳要將三家骸骨合葬一處劉方送至京中將母柩迎來擇了吉日以劉公夫婦葬于居中劉奇遂父母骸骨葬于左邊劉方父母葬在右邊三墳排列如連珠相似那合鎮的人一來慕劉公向日忠厚之德二來敬他弟兄之孝盡來相送話休絮煩且說劉奇二人自從劉公亡後同眠同食情好愈篤把酒店收了開起一个布店來四方過往客商來買貨的見二人少年志誠物價公道傳播開去慕名來買者挨擠不開一二年間掙下一个老大家業比劉公時已多數倍買了兩房家人兩个小廝動用家火器皿

一个大臣心亦粉碎求之子一个只不若貪原非糊下先生

甚是次第、那鎮上有幾個富家見二子家業日隆、少年未娶、都央媒來與之議姻、劉奇心上已是欲得、只是劉方却執意不願、劉奇勸道賢弟今年一十有九、我已二十有二、正該及時求配以圖生育接續三家宗祀不知賢弟爲何不願、劉方答道我與兄方在壯年正好經營生理、何暇去謀此事、況我弟兄向來友愛、何等安樂、儻娶了一个不好的、反是一累、不如不娶爲上、劉奇道不然、常言說得好、無婦不成家、你我俱在店中、支持了生意時、裏面絕然無人照管、況且交友漸廣、設有個客人到來、中饋無人主持、成何

小弟有過[illegible]君子之惧

體面此還是小事當初義父以我二人爲子時指望子孫紹他宗祀世守此墳今若不娶必然湮絕豈不負其初念何顏見之泉下再三陳說劉方只把言支吾終不肯應承劉奇見兄弟不允自己又不好獨娶一日偶然到一相厚朋友欽大郎家中去探望剛下偶然言及姻事劉奇乃把劉方不肯之事細細說與又道不知舍弟是甚主意欽大郎笑道此事淺而易見他與兄共創家業況他是先到兄是後來不忿得兄先娶故此假意推托劉奇道舍弟乃仁義篤厚之士決無此事欽大郎道令弟少年英俊豈不曉得夫

婦之樂恁般推阻尤若不信且教个人私下去見他先與之爲媒包你一說就是劉奇被人言所惑將信將疑作別而回恰好路上遇見兩个媒婆正要到劉奇家說親所說的是本鎮開緞疋店的崔三朝奉家叙起年庚正與劉方相合劉奇道這門親正對我家二官人只是他有些古怪人面前就害羞你只悄地上對他說若說得成時自當厚謝我且不歸去坐在巷口酒店裏等你回話兩个媒婆應聲而去不一時回復劉奇道二官人果是古怪老媳婦恁般攛掇只是不允再說時他喉急起來好教媳婦們老大沒趣

凡涌比興、兩心協心迂

劉奇纔信劉方不肯是个真心、但不知什麼意故、一日見梁上燕兒營巢、劉奇遂題一詞于壁上、以探劉方之意、詞云、

營巢燕、雙雙雄、朝暮銜泥辛苦同、若不尋雌繼殼卵、巢成畢竟巢還空、

劉方看見、笑誦數次、亦援筆和一首于後、詞云、

營巢燕、雙雙飛、天設雌雄事久期、雌兮得雄願已足、雄兮將雌胡不知、

劉奇見了此詞、大驚道、據這詞中之意、吾弟乃是个女子了、怪道他恁般嬌弱、語音纖麗、夜間睡臥、不脫

八點雖只他人將是又漢小樹則然內丈亦巧藏

內衣連襪了也不肯去，睡著中還穿着兩層衣服，原來他卻學木蘭所爲，雖然如此，也還疑惑，不敢去輕易發言，又到欽大郎家中，將詞念與他聽，欽大郎道，這詞意明白，令弟確然不是男子了，但與兄數年同榻，難道看他不出，劉奇敘他向來未嘗脫衣之事，欽大郎道，恁般一發是了，如今兄當以實問之，看他如何回答，劉奇道，我與他恩義甚重，情如同胞，安忍啓口，欽大郎道，他若果然是个女子，與兄成配，恩義兩全，有何不可，談論已久，欽大郎將出酒殽欵待，兩人對酌，不覺至晚，劉奇回至家時，已是黃昏時候，劉方

無心不覺小兒劉奇方正一斑

迎着兄他已醉扶進房中問道兄從何處飲酒這時方歸劉奇答道偶在欽兄家小飲不覺話長坐久了中雖說細細把他詳視當初無心時全然不覺是女此時已是有心辨他真假越看越像是个女子劉奇雖無邪人之心上却要見个明白又不好直言乃道今日見賢弟所和燕子詞甚佳非愚兄所能及但不知賢弟可能再和　首否劉方笑而不答取過紙筆來一揮而就詞云

已文字請終一紅帝斗乃文明某

營巢燕聲聲叫莫使青年空歲月可憐和氏璧無瑕何事楚君終不納

恰將收拾有若無也

自己人

劉奇接來看了，便道原來賢弟果是女子。劉方聞言羞得滿臉通紅，不敢答言。劉奇又道你我情同骨肉，何必避諱，但不識賢弟昔年因甚如此粧束。劉方道妾初因母喪，隨父還鄉，恐途中不便，故爲男扮。後因父歿，尚埋淺土，未得與母同葬，妾故不敢改形，欲求一安身之地，以厝先靈，幸得義父遺此產業，父母骸骨得以歸土。妾是時意欲說明，因思家事尚微，恐兄獨力難成，故復遲延。今兄兄屢勸妾婚配，故不得不自明耳。劉奇道元來賢弟用此一段苦心，成全大事，況我與你同榻數年，不露一毫圭角，眞乃節孝兼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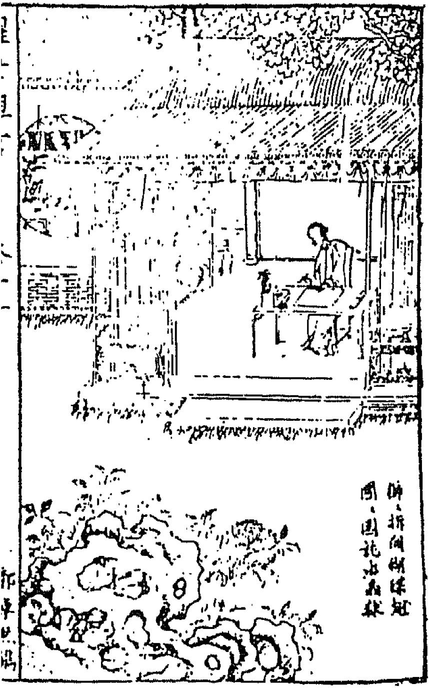
事事在此見識非前作事又凡細微周到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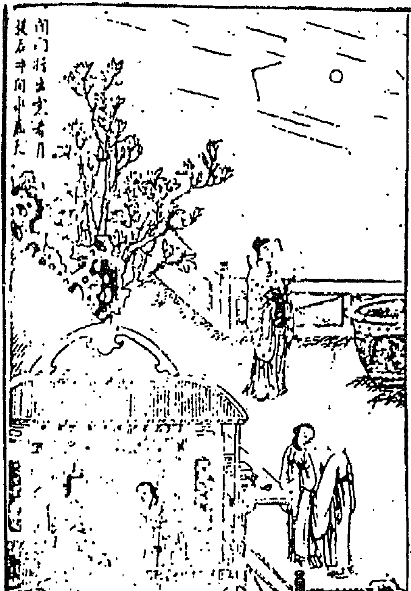
女中丈夫可敬可羨但弟閨中已有俯就之意我亦決無絕嬰之理萍水相逢周旋數載昔爲弟兄今爲夫婦此豈人謀實繇天合慎桒一諾便訂百年不知賢弟意下如何劉方道此事妾亦籌之熟矣三宗墳墓俱在于此妾若適他人父母三尺之土朝夕不便省視況義父義母看待你我猶如親生棄此而去亦難忍然兄若不棄陋質便妾得侍箕箒共奉三姓香火妾之願也但無媒私合於禮有虧惟兄裁酌而行免受傍人談議則全美矣劉奇道賢弟高見即當處分是晚兩人便分房而臥次早劉奇與欽大郎說了

請他大娘爲媒與劉方說合劉方已自換了女裝劉奇備辦衣飾擇了吉日先往三个墳墓上祭告過了然後花燭成親大排筵宴廣請鄉里那時閙動了河西務一鎮無不稱爲異事讚歎劉家一門孝義貞烈劉奇成親之後夫婦相敬如賓掙起大大家事生下五男二女至今子孫蕃盛遂爲巨族人皆稱爲劉方三義村云有詩爲證

無情骨肉成吳越　有義天涯作至親
三義村中傳美譽　河西千載想奇人

醒世恒言


帥、拆個緘踈紅
閒、閒花小品秋
邵亭照寫


閒門將出貪看月
拔石中間小瓜天

第十一卷

蘇小妹三難新郎

聰明男子做公卿　女子聰明不出身
若許裙釵應科舉　女兒那見遜公卿

自混沌初開，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雖則造化無私，却也陰陽分位。陽動陰靜，陽施陰受，陽外陰內。所以男子主四方之事，女子主一室之事。主四方之事的，頂冠束帶，謂之丈夫。出將入相，無所不爲，須要博古通今，達權知變。主一室之事的，三綹梳頭，兩截穿衣。一日之計，止無過飯食井臼；終身之計，止無過生男育

女所以大家閨女雖曾讀書識字也只要他識些姓名記些帳目他又不應科舉不求名譽詩文之事全不相干然雖如此各人資性不同有等愚蠢的女子教他識兩个字如登天之難有等聰明的女子一般過目成誦不教而能吟詩與李杜爭強作賦與班馬鬬勝這都是山川秀氣偶然不鍾于男而鍾于女且如漢有曹大家他是个班固之妹代兄續成漢史又有个蔡琰製胡笳十八拍流傳後世晉時有个謝道韞與諸兄詠雪有柳絮隨風之句諸兄都不及他唐時有个上官婕妤中宗皇帝教他品第朝臣之詩臧

否二一不爽平了大宋頗人、出色的更多、就中单表一个叫做李易安、一个叫做朱淑真、他兩个都是閨閣文章之伯、女流翰苑之才、論起相女配夫、也該對个聰明才子、爭奈月下老錯注了婚籍、都嫁了無才無學之人、每每怨恨之情、形于筆札、有詩為證、

鷗鷺鴛鴦作一池　曾知羽翼不相宜

東君不與花為主　何似休生連理枝

那李易安有傷秋一篇、調寄聲聲慢、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乍煖乍寒時候、正難將息、三杯兩杯淡酒、怎敵他晚來風力、雁

過也總傷心，却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忺摘。守着窓兒，獨自怎生得黑。更無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朱淑真時值秋間，丈夫出外，燈下獨坐無聊，聽得窓外雨聲滴點，吟成一絕。

哭損雙眸斷盡腸　怕黃昏到又昏黃
那堪細雨新秋夜　一點殘燈伴夜長

後來刻成詩集一卷，取名斷腸集。說話的，爲何單表那兩个嫁人不着的？只爲如今說一个聰明女子嫁

着一个聰明的丈夫一唱一和遂變出若干的話決

正是

說來文士添佳興　道出閨中作美談

話說四川眉州古時謂之蜀郡又曰嘉州又曰眉山山有蟇頤峨眉水有岷江環湖山川之秀鍾于人物生出个博學名儒來姓蘇名洵字明允別號老泉當時稱爲老蘇老蘇生下兩个孩兒大蘇小蘇大蘇名軾字子瞻別號東坡小蘇名轍字子由別號潁濱二子都有文經武緯之才博古通今之學同科及第名重朝廷俱拜翰林學士之職天下稱他兄弟謂之二

蘇稱他父子謂之三蘇、這也不在話下、更有一樁奇處、那山川之秀、偏萃于一門、兩个兒子、未爲希罕、又生个女兒、名曰小妹、其聰明絕世無雙、真个聞一知二、問十答十、因他父兄都是个大才子、朝談夕講、無非子史經書、目見耳聞、不少詩詞歌賦、自古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況且小妹資性過人十倍、何事不曉、十歲上隨父兄居于京師寓中、有繡毬花一樹、時當春月、其花盛開、老泉賞玩了一回、取紙筆題詩、纔寫得四句、報道門前客到、老泉閣筆而起、小妹閑步到父親書房之內、看見卓上有詩四句、

天巧玲瓏玉一丘　迎眸爛熳總清幽。
白雲疑向枝間出　明月應從此處留

小妹覽畢知是詠繡毬花所作認得父親筆跡遂不待思索續成後四句云

瓣瓣折開蝴蝶翅　團團圍就水晶毬
假饒借得香風送　何羨梅花在隴頭

小妹題詩依舊放在卓上款步歸房老泉送客出門復轉書房方欲續完前韻只見八句已足讀之詞意俱美疑是女兒小妹之筆呼而問之寫作果出其手老泉歎道可惜是个女子若是个男兒可不又是制

世情如此

科中一个有名人物。自此愈加珍愛。廿六女悉其蕭書博學。不復以女工督之。看看長成一十六歲。立心要妙選天下才子與之爲配。急切難得。忽一日宰相王荊公着堂候官請老泉到府與之叙話。原來王荊公諱安石。字介甫。未得第時大有賢名。平時常不洗面不脱衣。身上虱子無數。老泉惡其不近人情。異日必爲奸臣。曾作辨奸論以譏之。荊公懷恨在心。後來見他大蘇小蘇連登制科。遂舍怨而修好。老泉亦因荊公拜相。恐妨二子進取之路。也不免曲意相交。正是

古人結交在意氣　今人結交爲勢利

荊公肯吹兒前引抑老泉點滴

從來勢利不同心　何如意氣交情深

是日老泉赴荊公之約。無非商量些今古議論了一番時事。遂取酒對酌。不覺忘懷酩酊。荊公偶然誇獎小兒王雱讀書。只一遍便能背誦。老泉帶酒答道。誰家兒子讀兩遍。荊公道。到是老夫失言。不該班門弄斧。老泉道。不惟小兒只一遍。就是小女也只一遍。荊公大驚道。只知令郎大才。卻不知有令愛。眉山秀氣盡屬公家矣。老泉自悔失言。連忙告退。荊公命童子取出一卷文字。遞與老泉道。此乃小兒王雱窗課。相煩點定。老泉納于袖中。唯唯而出。回家睡至半夜酒

醒、想起前事、不合自誇女孩兒之才、今介甫將兒子窓課屬吾點定、必爲求親之事、這頭親事、非吾所願、却又無計推辭、沉吟到曉、梳洗已畢、取出王雱所作文字看之、眞乃篇篇錦綉、字字珠璣、又不覺動了个愛才之意、但不知女兒緣分如何、我如今將這文卷與女兒親之、看他愛也不愛、遂隱下姓名、分付丫鬟道、這卷文字、乃是个少年名士所呈、求我點定、我不得閒暇、轉送與小姐、教他批閱、閱完時速來回話、丫鬟將文字呈上小姐、傳達太老爺分付之語、小妹滴露研朱、從頭批點、須臾而畢、歎道、好文字、此必聰明

才子所作、但秀氣泄盡、華而不實、恐非久長之器、遂于卷面批云、

新奇藻麗、是其所長、含蓄雍容、是其所短、取科第有餘、享大年則不足、

後來王雱十九歲中了頭名狀元、未幾夭亡、可見小妹知人之明、這是後話、却說小妹寫罷批語、叫丫鬟將文卷納還父親、老泉一見大驚、這批語如何回復得介甫、必然取怪、一時污損了卷面、無可奈何、却好堂候官到門、奉相公鈞旨、取昨日文卷、面見太爺、還有話稟、老泉此時手足無措、只得將卷面割去、重新

換過加上好批語親手交與堂候官收訖堂候官道相公還分付得有一言動問貴府小姐曾許人否倘未許人相府願諧秦晉老泉道相府議親老夫豈敢不從只是小女貌醜恐不足當金屋之選相煩好言達上但訪問自知並非老夫推託堂候官領命回復荆公荆公看見卷面換了已有三分不悅又恐怕蘇小姐容貌真个不揚不中兒子之意密地差人打聽原來蘇東坡學士常與小妹互相嘲戲東坡是一嘴鬍子小妹嘲云

口角幾回無覓處　忽聞毛裏有聲傳

[illegible]

小妹額顱凸起東坡答嘲云

未出庭前三五步　額頭先到畫堂前

小妹又嘲東坡下頦之長云

去年一點相思淚　至今流不到腮邊

東坡因小妹雙眼微摳復答云

幾回拭臉深難到　留却汪汪兩道泉

訪事的得了此言回復荊公說蘇小姐才調委實高絶若論容貌也只平常荊公遂將姻事閣起不題然雖如此却因相府求親一事將小妹才名播滿了京城以後聞得相府親事不諧慕而來求者不計其數

老泉都教呈上文字把與女孩兒自閱也有一筆塗倒的也有點不上兩三句的就中只有一卷文字做得好看他卷面寫有姓名叫做秦觀小妹批四句云

今日聰明秀才　他年風流學士
可惜二蘇同時　不然橫行一世

這批語明說秦觀的文才在大蘇小蘇之間除却二蘇沒人及得老泉看了已知女兒選中了此人分付門上但是秦觀秀才來時快請相見餘的都與辭去誰知衆人呈卷的都在討信只有秦觀不到却是爲何那秦觀秀才字少游他是揚州府高郵人腹飽

萬言眼空一世生平敬服的只有蘇家兄弟以下的都不在意今日慕小妹之才雖然衒玉求售又怕損了自己的名譽不肯隨行逐隊尋消問息老泉見秦觀不到反央人去秦家寓所致意少游心中暗喜又想道小妹才名得于傳聞未曾面試又聞得他容貌不揚額顱凸出眼睛凹進不知是何等鬼臉如何得見他一面方纔放心打聽得三月初一日要在岳廟燒香趁此機會改換衣裝覷个分曉正是

眼見方為的　傳聞未必真
若信傳聞語　枉盡世間人

從來大人家女眷入廟進香不是早定是夜爲甚麽早則人未來夜則人已散秦少游到三月初一日五更時分就起來梳洗打扮个游方道人模樣頭裹青布唐巾耳後露兩个石碾的假玉環兒身穿皂布道袍腰繫黄絲縧足穿淨襪草履項上掛一串拇指大的數珠手中托一个金漆鉢盂侵早就到東岳廟前伺候天色黎明蘇小妹轎子已到少游走開一步讓他轎子入廟歇于左廊之下小妹出轎上殿少游已看見了雖不是妖嬈美麗却也清雅幽閒全無俗韻但不知他才調真正如何約莫焚香已畢少游却循廊

而上在殿左相遇少游打个問訊云

小姐有福有壽願發慈悲

小妹應聲答云

道人何德何能敢來布施

少游又問訊云

願小姐身如藥樹百病不生

小妹一頭走一頭答云

隨道人口吐蓮花半文無捨

少游直跟到轎前又問訊云

小娘子一天歡喜如何撒手寶山

小妹隨口又答云

風道人恁地貪痴那得隨身金穴

小妹一頭說一頭上轎少游轉身時口中喃出一句道風道人得對小娘子萬千之幸小妹上了轎全不在意跟隨的老院子却聽得了猜這道人放肆方欲回身尋鬧只見廊下走出一个垂髫的俊童對着那道人叫道相公這裏來更衣那道人便先走童兒後隨老院子將童兒肩上悄地捻了一把低聲問道前面是那个相公童兒道是高郵秦少游相公老院子便不言語回來時却與老婆說知了這句話就傳入

內裏小妹纔曉得那化緣的道人是秦少游假粧的付之一笑囑付丫鬟們休得多口話分兩頭再說秦少游那日飽看了小妹容貌不醜況且應答如響其才自不必言擇了吉日親往求親老泉應允少不得下財納幣此是二月初旬的事少游急欲完婚小妹不肯他看定秦觀文字必然中選試期已近欲要象簡烏紗洞房花燭少游只得依他到三月初三禮部大試之期秦觀一舉成名中了制科到蘇府來拜丈人就稟復完婚一事因寓中無人欲就蘇府花燭老泉笑道今日掛榜脫白掛綠便是上吉之日何必另

選日子只今晚便在小寓成親豈不美哉東坡學士從傍贊成是夜與小妹雙雙拜堂成就了百年姻眷

正是

聰明女得聰明婿　大登科後小登科

其夜月明如晝少游在前廳筵宴已畢方欲進房只見房門緊閉庭中擺着小小一張桌兒桌上排列紙墨筆硯三个封兒三个盞兒一个是玉盞一个是銀盞一个是瓦盞青衣小鬟守立傍邊少游道相煩傳語小姐新郎已到何不開門了鬟道奉小姐之命有三个題目在此三試俱中式方准進房這三个紙封

兒便是題目在內少游指着三个盞道這又是甚的意思丫鬟道那玉盞是盛酒的那銀盞是盛茶的那瓦盞是盛寡水的三試俱中玉盞內美酒三杯請進香房兩試中了一試不中銀盞內清茶解渴直待來宵再試一試中了兩試不中瓦盞內呷口淡水罰在外廂讀書三个月少游微微冷笑道別个秀才來應舉時就要告命題容易了下官曾應過制科青錢萬選莫說三个題目就是三百个我何懼哉丫鬟道俺小姐不比尋常盲試官之乎者也應个故事而已他的題目好難哩第一題是絕句一首要新郎也做一

有合了出題之意方為中式第二題四句詩藏着四个古人猜得一个也不差方為中式到第三題就容易了止要做个七字對兒對得好便得飲美酒進香房了少游道請第一題丫鬟取第一个紙封拆開請新郎自看少游看時封着花箋一幅寫詩四句道

銅鐵投洪冶　螻蟻上粉牆

陰陽無二義　天地我中央

少游想道這个題目別人做定猜不着則我曾假扮做雲游道人在岳廟化緣去相那蘇小姐此四句乃含着化緣道人四字明明嘲我遂于月下取筆寫詩

一道于題後云

化工何意把春催　緣到名園花自開

道是東風原有主　人人不敢上花臺

丫鬟見詩完將第一幅花箋摺做三疊從窗隙中塞進高叫道新郎交卷第一場完小妹覽詩每句頂上一字合之乃化緣道人四字微微而笑少游又開第二封看之也是花箋一幅題詩四句

强爺勝祖有施爲　鑿壁偷光夜讀書

縫線路中常憶母　老翁終日倚門閭

少游見了略不凝思一一注明第一句是孫權第二

句是孔明第三句是子思第四句是太公望丫鬟又從窗隙遞進少游口誦不語心下想道兩个題目眼見難我不倒第二題是个對兒我五六歲時便會對句不足爲難再拆開第三幅花箋內出對云

閉門推出窗前月

初看時覺道容易仔細思來這對出得儘巧若對得平常了不見本事左思右量不得其對聽得譙樓三鼓將闌構思不就愈加慌迫却說東坡此時尚未曾睡且來打聽妹夫消息望見少游在庭中團團而步口裏只管吟哦閉門推出窗前月七个字右手做推

寫之勢東坡想道此必小妹以此對難之少游爲其所困矣我不解圍誰爲撮合急切思之亦未有好對庭中有花缸一隻滿滿的貯着一缸清水少游步了一回偶然倚缸看水東坡望見觸動了他靈機道有了欲待教他對了誠恐小妹知覺連累妹夫體面不好看俯東坡遠遠站着咳嗽一聲就地下取小小磚片投向缸中那水爲磚片所激躍起幾點撲在少游面上水中天光月影紛紛淆亂少游當下曉悟遂援筆對云

投石沖開水底天

丫鬟交了第三遍試卷，只聽呀的一聲，房門大開，房內又走出个侍兒，手捧銀壺，將美酒斟于玉盞之內，獻上新郎，口稱才子請滿飲三杯，權當花紅賞勞。少游此時意氣揚揚，連進三盞，丫鬟擁入香房，這一夜佳人才子，好不稱意。正是

歡娛嫌夜短　寂寞恨更長

自此夫妻和美，不在話下。後少游宦游浙中，東坡學士在京，小妹思想哥哥，到京省覲。東坡有个禪友，叫做佛印禪師，嘗勸東坡急流勇退。一日寄長歌一篇，東坡看時，却也寫得怪異，每二字一連，共一百三十

對字你道寫的是甚字

野野　鳥鳥　啼啼　時時　有有　思思

春春　氣氣　桃桃　花花　發發　滿滿

枝枝　鶯鶯　雀雀　相相　呼呼　喚喚

巖巖　畔畔　花花　紅紅　似似　錦錦

屏屏　堪堪　看看　山山　秀秀　麗麗

山山　前前　煙煙　霧霧　起起　清清

浮浮　浪浪　促促　潺潺　淺淺　水水

景景　幽幽　深深　處處　好好　追追

遊遊　傍傍　水水　花花　似似　雪雪

梨梨花花光光皎皎潔潔玲玲
瓏瓏似似墜墜銀銀花花折折
最最好好柔柔芽芽溪溪畔畔
草草青青雙雙蝴蝴蝶蝶飛飛
來來到到落落花花林林裏裏
鳥鳥啼啼叫叫不不休休爲爲
憶憶春春光光好好楊楊柳柳
枝枝頭頭春春色色秀秀時時
常常共共飲飲春春濃濃酒酒
似似醉醉閒閒行行春春色色

[illegible]

裏裏　相相　逢逢　競競　憶憶　遊遊
山山　水水　心心　息息　悠悠　歸歸
去去　來來　休休　役役

東坡看了兩三遍，一時念將不出，只是沉吟。小妹取過一覽了然，便道：哥哥此歌有何難解，待妹子念與你聽。即朗誦云：

野鳥啼，野鳥啼時時有思，有思春氣桃花發，春氣桃花發滿枝。滿枝鶯雀相呼喚，鶯雀相呼喚岩畔，岩畔花紅似錦屏，花紅似錦屏堪看，堪看山山秀麗，秀麗山前煙霧起，山前

煙霧起清浮　清浮浪促潺湲水　浪促潺湲水
景幽　景幽深處好　深處好追遊　追遊傍水
花　傍水花似雪　似雪梨花光皎潔　梨花光
皎潔玲瓏　玲瓏似墜銀花折　似墜銀花折最
好　最好柔茸溪畔草　柔茸溪畔草青青　雙
雙蝴蝶飛來到　蝴蝶飛來到落花　落花林裏
鳥啼叫　林裏鳥啼叫不休　不休為憶春光好
為憶春光好楊柳　楊柳枝枝春色秀　春色秀
時常共飲　時常共飲春濃酒　春濃酒似醅
似醉閑行春色裏　閑行春色裏相逢　相逢處

憶遊山水　競憶遊山水心息　心息悠悠歸去
來，歸去來休休役役

東坡聽念大驚道吾妹敏悟吾所不及若爲男子官位必遠勝於我矣遂將佛印原寫長歌并小妹所定句讀都寫出來做一封兒寄與少游因述自己再讀不解小妹一覽而知之故少游初看佛印所書亦不能解後讀小妹之句如夢初覺深加愧歎答以短歌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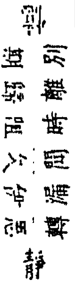
未及梵僧歌　詞重而意複
字字如聯珠　行行如貫玉

想汝惟一覽　頤我勞三復

裁詩思遠寄　因以肩頻俯

汝其審思之　可表予心曲

短歌後製成疊字詩一首却又寫得古怪



少游書信到時正值東坡與小妹在湖上看採蓮東坡先拆書看了遞與小妹問道汝能解否小妹道此詩乃倣佛印禪師之體也即念云

靜思伊久阻歸期　久阻歸期憶別離

小妹事事人素所那得不賞歎

憶別離時聞漏轉　時聞漏轉靜思伊（白）

東坡歎道吾妹真絕世聰明人也今日採蓮勝會可即事各和一首寄與少游使知你我今日之遊東坡詩成小妹亦就小妹詩云

一　照新妝誌挾　採
手揩落在入蓮

東坡詩云

安
力擬題詩已帶
賞
悲分迴去離花

照少游詩念出小妹疊字詩道是

此詩本[illegible]有患人學故二詩較之凡若遜殊矣

太后特[illegible]恐不爽見聊眞

採蓮人在綠楊津　在綠楊津一闋新

一闋新歌聲漱玉　歌聲漱玉採蓮人

東坡疊字詩道是

賞花歸去馬如飛　去馬如飛酒力微

酒力微醒時已暮　醒時已暮賞花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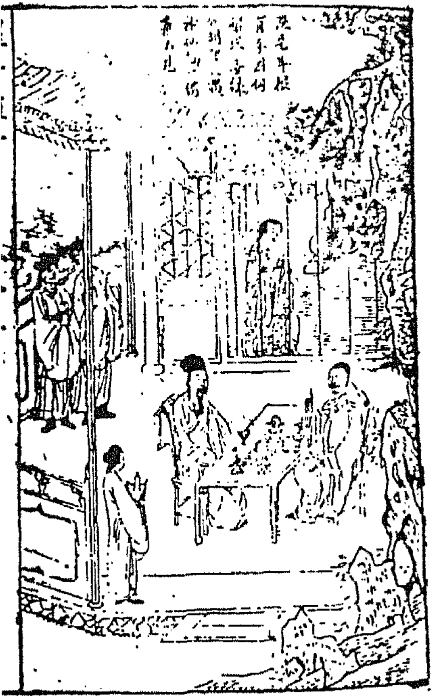
二詩寄去少游讀罷歎賞不已其夫婦酬和之詩甚多不能詳述從來少游以才名被徵爲翰林學士與二蘇同官一時郎舅三人竝居史職古所希有於是宣仁太后亦聞蘇小妹之才每每遣內官賜以絹帛或飲饌之類索他題詠每得一篇宮中傳誦每播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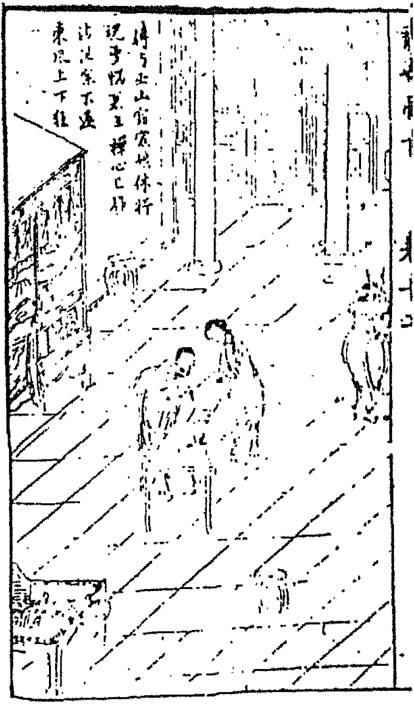
[illegible]

都其後小妹先少游而卒少游思念不置終身不復娶云有詩為證

文章自古說三蘇　小妹聰明勝丈夫
三難新郎真異事　一門秀氣世間無

第十一卷終




傳与出山宿寓林休將
記手煩累主揮心已耶
此況案不通
東風上下往

第十二卷

佛印師四調琴娘

文章落處天須泣　此老已亡吾道窮
才業謾誇生仲達　功名猶繫死姚崇
人間便覺無清氣　海內安能見古風
平日萬篇何所在　六丁收拾上瑤宮

這八句詩是誰做的、是宋理宗皇帝朝、一箇官人姓劉名莊、道號後村先生做的、說那神宗皇帝朝有箇翰林學士、姓蘇名軾、字子瞻、道號東坡居士、本貫是西川眉州眉山縣人氏、這學士平日結識一箇道

友叫做佛印禪師你道這禪師如何出身他是江西饒州府浮梁縣人氏姓謝名端卿表字覺老幼習儒書通古今之蘊務通二氏負博洽之稱一日應舉到京東坡學士聞其才名每與談論甚相敬愛屢同詩酒之遊遂爲莫逆之友忽一日神宗皇帝因天時亢旱准了司天臺奏章特于大相國寺建設一百八分大齋欲取名僧宣揚經典祈求甘雨以救萬民命翰林學士蘇軾製就籲天文疏就命軾充行禮官主齋三日前便要到寺中齋宿先有內官到寺看閱齋壇傳言御駕不日親臨方丈中鋪設御座一切規模濟

要十分齊整把箇大相國寺打掃得一塵不染粧點得萬錦攢花府尹預先差官四圍把守不許閒人入寺恐防不時觸突了聖駕這都不在話下卻說謝端卿在東坡學士坐間聞知此事問道小弟欲兄長挈帶入寺一瞻御容未知可否東坡那時只合一句回絕了他何等乾淨只為東坡要得端卿相伴遂對他說道足下要去亦有何難只消扮作侍者模樣在齋壇上承直聖駕臨幸時便得飽看謝端卿那時若不肯扮做侍者也就罷了只為一時稚氣遂欣然不辭先去借辦行頭裝扮得停停當當跟隨東坡學士入相

國寺來東坡已自分付了主僧只等報一聲聖駕到來端卿就項侍者名色上殿執役聞得陪東坡在淨室閑講且說起齋之日主僧五皷鳴鐘聚衆其時香烟繚繞燈燭輝煌幡幢五彩飄揚樂器八音嘹喨法事之盛自不必說東坡學士起了香頭拜了佛像退坐于僧房之內早齋方罷忽傳御駕已到東坡學士執掌絲綸日覲天顏到也不以爲事慌得謝端卿面上紅熱心頭突突地跳矜持了一回按定心神來到大雄寶殿雜於侍者之中無過是添香剪燭供食鋪燈不一時神宗皇帝駕到東坡學士同衆僧擺班跪

（人不可以貌觀了元為僧奴為[illegible]所及了）

進擺人大殿內官捧有內府龍香神宗御手拈香已畢鋪設淨褥行三拜禮主僧引駕到于方丈神宗登了御座眾人叩見了畢神宗誇東坡學士所作文疏之美東坡學士再拜口稱不敢主僧取青獻茶捧茶盤的卻是謝端卿原來端卿因大殿行禮之時擁擠挨簇不得仔細瞻仰特地充作捧茶盤的侍者直捱到龍座御膝之前偷眼看聖容將果然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天威咫尺毛骨俱悚不敢恣意觀瞻慌忙退步卻被神宗龍目看見了只為端卿生得方面大耳秀目濃眉身軀偉岸與其他侍者不同所以天顏刺

且、當下開金口、啟玉言、指着端卿問道、此侍者何方人氏、在寺幾年了、主僧先不曾問得備細、一時不能對答、道是謝端卿、端卿有量、叩頭奏道、臣姓謝名端卿江西饒州府人、新來寺中出家、幸瞻天表、不勝欣幸、神宗見他應對明敏、龍情大喜、又問卿頗通經典否、端卿奏道臣自少讀書、內典也頗知、神宗道卿既通內典、賜卿法名了元、號佛印、就于御前披剃爲僧、那謝端卿的學問、與東坡肩上肩下、他爲應舉到京、指望一舉成名、建功立業、如何肯做和尚、常言道、上言如天語、違了聖旨罪該萬死、今日玉音親付、如何敢違

我是假充的侍者、不願爲僧、心下十萬分不肯、一時出于無奈、只得叩頭謝恩、當下主僧引端卿重來正殿、參見了如來、然後引至御前、如法披剃、欽賜紫羅袈裟一領、隨駕禮部官取羊皮度牒一道、中書房填寫佛印法名及生身籍貫、本寺披剃年月、付端卿受領、端卿披了袈裟、紫氣騰騰、分明是一尊肉身羅漢、手捧度牒、重復叩頭謝恩、神宗道、卿既爲僧、朕委卿協理齋事、異日精嚴戒律、便可作本寺住持、勿得玷辱宗門、有負朕意、說罷起駕、東坡和衆僧于寺門之外瞻送過了、依元來做齋事、不在話下、從此闍黎端

剃名字只稱佛印、衆人都稱爲印公、因他是欽賜剃度、好生敬重、原來故宋時、最以剃度爲重、每度牒一張、要費得千貫錢財、方得到手、今日端卿不費分文得了度牒爲僧、若是箇眞侍者、豈不是千古奇逢萬分歡喜、只爲佛印弄假成眞、非出本心、一時勉强出家、有好幾時氣悶不過、後來只在大相國寺翻經轉藏、精通佛理、把功名富貴之想、化作清淨無爲之業、他原是箇明悟禪師轉世、根氣不同、所以出儒入墨、如洪爐點雪、東坡學士他是箇用世之人、識見各別、他道謝端卿本爲上京赴舉、我帶挈他到大相國寺、做

他假充侍者、特仰天顏、遂爾披剃爲僧、却不是我連累了他、他今在空門枯淡、必有恨我之意、雖然他戒律精嚴、只恐體面上矜持、心中不能無動、每于語言之間、微微挑逗、誰知佛印心冷如冰、口堅如鐵、全不見絲毫走作、東坡只是不信、後來東坡爲吟詩觸犯了時相、連遭謫貶、直到哲宗皇帝元祐年間、復召爲翰林學士、其時佛印遊方轉來、仍在大相國寺住錫、年力尚壯、東坡一見、想起初年披剃之事、遂勸佛印若肯還俗出仕、下官當力薦清職、佛印那裡肯依、東坡遂嘲之曰、

不毒不禿　不禿不毒

轉毒轉禿　轉禿轉毒

佛印笑而不答、那一日仲春天氣、學士正在府中閒坐、只見院子來報佛印禪師在門首、學士聽得、教請人來、須臾之間、佛印入到堂上、見學士敘禮畢、教院子點將茶來、茶罷、學士便令院子於後園中灑掃亭軒、邀佛印同到園中、去一座相近後堂的亭子坐定、院子安排酒菓餚饌之類、排完、使院子斟酒、二人對酌、酒至三巡、學士道、筵中無樂、不成歡笑、下官家中有一樂童、令歌數曲、以助筵前之樂、道罷、便令院子

偶言入堂内去不多時佛印驀然耳内聽得有人唱詞真箇唱得好

聲清韻美紛紛塵落雕梁字正腔真拂拂風生綺席若上苑流鶯巧囀似丹山彩鳳和鳴詞歌白雪陽春曲唱清風明月

佛印聽至曲終道奇哉韓娥之吟秦青之詞雖不遏住行雲也解梁塵撲簌東坡道吾師何不留一作佛印道請乞紙筆學士遂令院子取將文房四寶放在面前佛印口中不道心下自言唱却十分唱得好了却不知人物生得如何然拈起筆來做一詞詞名

西江月、

窄地重重簾幙臨風小小亭軒綠窗朱戶映嬋娟忽聽歌謳宛轉既是耳根有分因何眼界無緣、分明咫尺遇神仙隔箇繡簾不見、

佛印寫罷學士大笑曰吾師之詞所恨不見、今院子向前把那簾子只一捲捲起一半、佛印打一看時只見那女孩兒半截露出那一雙彎彎小脚兒、佛印口中不道、心下思量雖是捲簾已半、奈簾鈎低下終不見他生得如何、學士道吾師既是見了、何惜一詞佛印見說便拈起筆來、又做一詞詞名品字令

覷着那想腰肢如削敢罷遊云祭怎得向掌中、托醉眼不如歸去強把身心虛霽、幾回欲待去撚搽猶恐主人惡、

佛印意不盡又做四句詩道、

只聞捉扳與欲顛　不見如花似下雅
爲得好風從地起、倒翻羅捲上金鈎

佛印吟詩罷東坡大笑、教左右捲上綉簾喚出那女孩兒從得而走出來、看着佛印道了個深深萬福那女孩兒端端正正、整容斂袂、立于亭前佛印把眼一覷不但唱得好與個生得好、但見

蛾眉淡拂遠臉微勻、輕盈真物外之仙、雅淡有

天然之態、衣染鮫綃、手持象板、呈露筍指尖長、

足步金蓮、行動鳳鞋弓小、臨淡雙洛滿、到月兩

嫦娥好好好好如天上女、強強強強似月中仙、

東坡與院子對酒、叫那女孩兒近前來、與吾師把盞學士道、此女小字琴娘、自幼在于府中、善知音樂、能撫七絃之琴、會曉六藝之書、吾師今日既見、何惜佳作、佛印當時已自入分帶酒、言稱告問琴娘曰、禪師且坐、再飲幾杯、佛印見學士所說、便拿起筆來、又寫一詞詞名蝶戀花

[illegible]

執板嬌娘留客住初整余釵十指尖尖露歌斷

一聲天外去清音已遏行雲住耳有姻緣能聽

事眼有姻緣便得當前覷眼耳姻緣都已是姻

緣別有知何處

佛印訝能東坡見了大喜便喚琴娘就唱此詞勸酒所飲數杯佛印大醉不知洞中語失天色已晚學士遂令院子扶入書院內安排和尚睡了學士心中暗想我一向要勸這和尚還俗出仕他未肯從只趁他今日有調戲琴娘之意若得他與這小娘子上得手時便是出家不了那將拿定他破綻定要他還俗何

怕他不從好計好計即與琴娘附於耳前道你省得那和尚做的詞中意後兩句道眼耳姻緣都已是網絲別有知何處這和尚不是好人其中有愛慕你之心你可今夜到那書院內相伴和尚就寢須要了事可討執照來我明日賞你三千貫作房奩之資我與你主張教你出嫁良人如不了事明日喚官媒婆來把你決竹篦二十逐出府門琴娘聽罷諕得頓做一團道領東人鈞旨離了房中輕移蓮步悄着香腮逕來到書院內佛印已自大醉佯不省睡在涼床之上壁上燈尚明琴娘無計奈何坐在和尚身邊耳尖

鬥了怪不
和不如此
點情處
有大力氣

尖玉手去捏那和尚時、一似蜻蜓撼石柱、螻蟻撼太山、和尚鼻息如雷、那里捏得覺、話休絮煩、自初更捏起、只要守和尚省覺、有守到五更、也不省、那琴娘心中好慌、不覺兩眼淚下、自思量道、倘或今夜不了得事、明日乞二十竹篦、逐出府門、却是怎地好、爭奈和尚大醉、不了得事、琴娘彈眼淚、却如彈在佛印臉上、只見那佛印忽然驚覺、開眼來、壁上燈尚明、去那燈光之下、只見一個如花似玉女子、坐在身邊、佛印大驚道、你是誰家女子、深夜在此、有何理說、琴娘見問、且驚且喜、攏着盾臉、道個萬福、道、賤妾乃日間唱

曲之琴娘也聽得禪師詞中有愛慕賤妾之心故貧夜前來無人知覺欲與吾師效雲雨之歡萬乞勿拒則箇佛印聽說罷大驚曰娘子差矣貧僧夜來感蒙學士見愛置酒管待乘醉亂道此詞豈有他意娘子可速回倘有外人見之無緣有緣吾之清德一旦休矣琴娘聽罷那裏肯去佛印見琴娘只管尤殢不肯去便道是了是了此必是學士教你若難我來吾脩行數年止以詩酒自娛貧有塵心俗意你若實對我說我有救你之心如是不從別無區處琴娘見佛印如此說罷眼中垂淚道此果是學士使我來如是吾

師肯從賤妾雲雨之歡明日將錢三十貫出嫁良人如吾師不從明日喚管家婆決竹篦二十逐出府門望吾師週全救我道罷深深便拜佛印聽罷呵呵大笑便道你休煩惱我救你遂去書袋內取出一幅紙有見成文房四寶在卓上佛印撚起筆來做了一隻詞名浪淘沙

昨夜遇神仙也是因緣分明醉里亦如然睡覺
來時渾是夢却在身邊此事怎生言豈敢相瞞
不曾撫動一條綫傳與東坡蘇學士觸處封全

佛印寫了意不盡又做了四句詩

傳與巫山窈窕娘　休將魂夢惱襄王
禪心已作沾泥絮　不逐東風上下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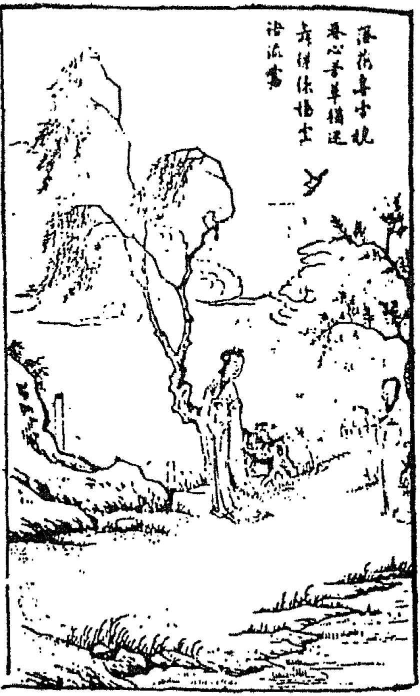
當下琴娘得了此詩逕向堂中呈上學士學士看罷大喜自到書院中見佛印盤膝坐在椅上東坡道善哉善哉眞禪僧也亦賞琴娘三百貫錢擇嫁良人東坡自此將佛印愈加敬重遂爲人慕之實雖妻妾在傍並不廻避佛印時時把佛理曉悟東坡東坡漸漸信心後來 東坡臨終不亂相傳已證正果至今人猶喚爲坡仙多得佛印點化之力有詩爲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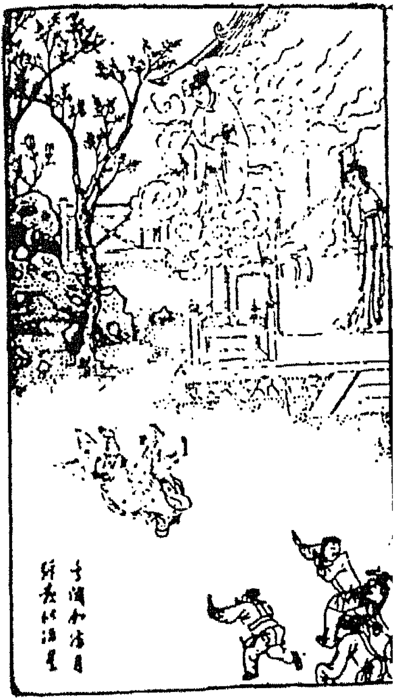
東坡不能化佛印　佛印反得化東坡

若非佛力無邊大　那得慈航渡愛河

第十卷終

醒世恒言


落花身寸魂
無心香草猶迷
森樣休怕走
諸流雲


手攜和露月
斜插以滿星

第十三卷

勘皮靴單證二郎神

柳色初濃餘寒似水纖雨如塵一陣東風縠紋微皺碧沼鱗鱗仙娥花月精神奏鳳管鸞鬭新萬歲聲中人霞盃內長醉芳春

這首詞調寄柳稍青乃故宋時一個學士所作單表北宋太祖開基傳至第八代天子廟號徽宗便是神霄玉府虛淨宣和羽士道君皇帝這朝天子乃是江南李氏後主轉生父皇神宗天子一日在內殿看玩歷代帝王圖像見李後主風神體態有蟬脫穢濁神

遊於極之表，再三省悟，後來便學凡念，從走投身人宮，遂誕生道君皇帝。少時封爲端王，從小風流儇巧，無所不能。後因哥哥哲宗天子上仙，群臣扶立端王爲天子。即位之後，海內又安，朝廷無事。道君皇帝頗留意苑囿。宣和元年，遂即京城東北隅大興工役，鑿池築圃，號壽山艮岳，命宦官梁師成董其事。又一朱勔，取三吳、二浙、三川、兩廣珍異花木、瑰奇竹石以進，號曰花石綱。竭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伎巧，凡數載而始成，又號爲萬歲山。奇花美木，珍禽異獸，充滿其中。飛樓傑觀，雄偉瑰麗，不可勝言。內有玉華殿、保和

殿、瓊林殿、大寧閣、天眞閣、妙有閣、層巒閣、琳霄亭、騫鳳、垂雲亭、說不盡許多景致、時有詩臣蔡京王黼高俅童貫楊戩梁師成、縱步遊賞、時號宣和六賊、有詩爲証、

瓊瑤錯落密成林　竹檜交加爾有陰
恩許塵凡時縱步　不知身在五雲深

單說保和殿西南有一坐玉眞軒、乃是官家第一個寵倖安妃娘娘粧閣、極是造得華麗、金鋪屈曲、玉檻玲瓏、映徹輝煌、心目俱奪、時侍臣蔡京等賜宴至此留題殿壁、有詩爲証

保和新殿雨霖鈴　詔許塵凡列綺闈

雅宴滿觴添逸興　玉真軒內看安妃

不說安妃娘娘寵冠六宮單說內中有一位夫人姓韓名玉翹妙選入宮年方及笄玉佩敲碧羅裙曳雲體欺皓雪之容光臉奪芙蓉之嬌艷只因安妃娘娘三千寵愛偏在一身韓夫人不沾雨露之恩時值春光明媚景色撩人未免恨起紅顏寒生翠被月射瑤階愁莫聽其鳳管虫吟粉壁怨不寐于鴛衾既厭曉櫳漸融春思長吁短嘆看看惹下一場病來有詞為証

任東風老去吹不斷淚盈盈記春淺春深春寒春煖春雨春晴都斷送佳人命落花無定挽春心芳草猶迷舞蝶綠楊空語流鶯玄霜着意擣初成囘首失雲英但如醉如痴如狂如雜如夢如驚

漸漸香消玉減柳顰花困太醫院診脈下藥去如水澆石一般忽一日道君皇帝在於便殿勑喚殿前太尉楊戩前來天語傳宣道此位內家原是卿所進奉今著卿領去到府中將息將濟得痊安再許進宮未遲仍着光祿寺每日送膳太醫院伺候用藥略

有起色，即便奏知。當下楊戩叩頭領命，即着官身私身搬運韓夫人宮中箱籠裝奩，一應動用什物器皿，用煖輿擡了韓夫人，隨身帶得養娘二人，侍兒二人，一行人簇擁着都到楊太尉府中。太尉先去對自己夫人説知，出廳迎接，便將一宅分爲兩院，收拾西園、與韓夫人居住，門上用鎖封着，只許太醫及內家人役往來。太尉夫妻二人，日往候安一次。閑時就封閉了門。門傍留一轉桶，傳遞飲食消息。正是

映階碧草自春色
隔葉黃鸝空好音

將及兩月，漸覺容顏如舊，飲食稍加。太尉夫妻好生

歡喜、擺下酒席、一當起餞、一當還行、當日酒至五巡食供兩套、太尉夫人開言道、且喜得夫人貴體無事、萬千之喜、且既奏過官裏、選日入宮、未知夫人意下何如、韓夫人叉手告太尉夫人道、氏兒不幸惹下一天愁緒、臥病兩月、雖覺小可、再要在此寬住幾時、伏乞太尉夫人方便、且未要奏知官裏、只是在此打攪、深為不便、氏兒別有重報、不敢有忘、太尉夫人只得應允、過了兩月、却是韓夫人設酒還席、叫下一名說評話的先生、說了幾回書、節次說及唐朝宣宗宮內也是一個韓夫人、為因不沾雨露之恩、思量無計奈

何偶向紅葉上題詩一首，流出御溝。詩曰：

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
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卻得外面一個應試官人，名喚于佑，拾了紅葉，就和詩一首，也從御溝中流將進去。後來那官人一舉成名，天子體知此事，卻把韓夫人嫁與于佑，夫妻百年偕老而終。這裡韓夫人聽到此處，驀上心來，忽地嘆一口氣，口中不語，心下尋思：「若得奴家如此，僥倖也不枉了爲人一世！」當下慵散，收拾回房睡了。半夜便覺頭痛眼熱，四肢無力，遍身不疼不痒，無明業火熬

煎依然病倒這一場病比前更加沉重正是

屋漏更遭連夜雨　船遲更遇打頭風

太尉夫人早來候安對韓夫人說道早是不曾奏過官裏宣取入宮夫人既到此地且是放開懷抱安心調理且未要把入宮一節記掛在心韓夫人謝道感承夫人好意只是氏兒病入膏肓眼見得上天遠入地便近不能報答夫人厚恩來生當效犬馬之報說罷一絲兩氣好傷感人太尉夫人甚不過意便道夫人休如此說自古吉人天相眼下凶星退度自然貴體無事但說起來喫藥既不見效枉淘壞了身子不

知夫人平日在宮可有甚願心未經答謝或者神明見責也不可知韓夫人說道氏兒入宮以來每日愁緒縈絲有甚心情許下願心但今日病勢如此既然喫藥無功不知此處有何神聖祈禱極靈氏兒便對天許下願心若得平安無事自當拜還太尉夫人說道告夫人得知此間北極佑聖真君與那清源妙道二郎神極是靈應夫人何不設了香案親口許下保安願心待得平安奴家情願陪夫人去賽神答禮未知夫人意下何如韓夫人點頭應允侍兒們即取香案過來只是不能起身就在枕上以手加額禱告道

氏兒韓氏，早年入宮，未蒙聖眷，惹下業作病症，寄居楊府。若得神靈庇護，保佑氏兒身體康健，情願繡下長幡二首，外加禮物，親詣廟廷頂禮酬謝。當下太尉夫人也拈香在手，替韓夫人禱告一回，作別。不題。可霎作怪，自從許下願心，韓夫人漸漸平安無事。將息至一月之後，端然好了。太尉夫婦不勝之喜，又設酒起病。太尉夫人對韓夫人說道：果然是神道有靈，勝如服藥萬倍。却是不可昧心，負了所許之物。韓夫人道：氏兒怎敢負心。目下繡了長幡，還要屈夫人同去了還心願。未知夫人意下何如？太尉夫人答道：當得

奉陪當日席散韓夫人取出若干物事與朝賽神禮物、纔下門前長旛自古道得好

火到猪頭爛、　錢到公事辦

憑你世間稀奇作怪的東西有了錢那一件不做出來、不消幾日、纔就長旛用根竹竿又起果然是光彩奪目、選了吉日良時打點信香禮物、官身私身簇擁有兩個夫人、先到北極佑聖真君廟中、廟官知是楊府鈞眷、慌忙迎接至殿上、宣讀疏文、掛起長旛韓夫人叫鹵咃非拜畢左右兩廊遊遍廟官獻茶夫人分付當道的賞了些銀兩上了轎簇擁回來、一宿晚景

不題明早又起身到二郎神廟中去惹出一段蹺蹊作怪的事來正

情知語是鉤和線　從前釣出是非來

話休煩絮當下一行人到得廟中廟官接見宣疏拈香禮畢却好太尉夫人走過一壁廂韓夫人向前輕輕將指頭挑起銷金黃羅帳幔來定睛一看不看時萬事全休看了時喫那一驚不小但見

頭戴金花幞頭身穿赭衣繡袍腰繫藍田玉帶
足蹬飛鳳烏靴雖然土木形骸却也丰神俊雅
明眸皓齒但少一口氣兒說出話來

當下韓夫人一見、目眩心搖、不覺、口裏悠悠揚揚漏出一句俏語低聲的話來、若是氏兒前程遠大、只願將來嫁得一個丈夫、恰似尊神模樣一般、也足稱生平之願、說猶未了、恰好太尉夫人走過來說道、夫人你卻在此禱告甚麼、韓夫人慌忙轉口道、氏兒並不曾說甚麼、太尉夫人再也不來盤問、遊玩至晚歸家、各自安歇、不題、正是

要知心腹事　但聽口中言

卻說韓夫人到了房中、卸去冠服、挽就烏雲、便覺手托香腮、默默無言、心心念念、只是想著二郎神

模樣驀然計上心來分付侍兒們擺正香案到花園中人靜處對天禱告若是氏兒前程遠大將來嫁得一個丈夫好像二郎尊神模樣煞强似入宮之時受千般悽苦萬種愁思說罷不覺紛紛珠淚滚下兩邊拜了又祝祝了又拜分明是痴想妄想不道有這般巧事韓夫人再三禱告已畢正待收拾回房只聽得萬花深處一聲响亮見一尊神道立在夫人面前但見

龍眉鳳目皓齒鮮唇飄飄有出塵之姿冉冉有驚人之貌若非閬苑瀛洲客便是餐霞吸露人

仔細看時正是廟中所塑二郎神模樣不差分毫來去手執一張彈弓又像張仙送子一般韓夫人又驚又喜驚的是天神降臨未知是禍是福喜的是神道歡容笑口又見他說出話來便向前端端正正道個萬福啓朱唇露玉齒告道既蒙尊神下降請到房中容氏兒展敬當時二郎神笑吟吟同夫人入房安然坐下夫人起居已畢侍立在前二郎神道早蒙夫人厚禮今者小神偶然閒步碧落之間聽得夫人禱告至誠小神知得夫人仙風道骨原是瑤池一會中人秖因夫人凡心未静玉帝暫謫下塵寰又向皇宮內

我享盡人間富貴榮華誰恨滿粧還歸紫府証果非凡韓夫人見說歡喜無任又拜禱道尊神在上倘兒不願入宮若是氏兒前程遠大將來嫁得一個良人一似尊神模樣偕老百年也不辜負了春花秋月說甚麼富貴榮華二郎神微微笑道此亦何難只恐夫人立志不堅姻緣分定自然千里相逢說罷起身踏上雲端一聲響亮神道去了韓夫人不見便罷既然見了這般模樣真是如癡如醉和衣上床睡了正是

歡娛嫌夜短　寂寞恨更長

番來覆去一片春心按納不住自言自語想一回定

一回適間尊神降臨四目相覷好不情長怎地又悄然而去想凡是聰明正直為神不比塵凡心性是我錯用心擾了又想一回道是適間尊神丰姿態度語笑雍容宛然是生人一般難道見了氏兒這般容貌全不動情罵是我一時見不到處放了他去筭來還該着意溫存慢慢纏綿石人兒也告得轉今番錯過未知何日重逢好生擺脫不下眼巴巴盼到天明再做理會及至天明又睡着去了直到傍午方纔起來當日無情無緒巴不到晚又去設了香案到花園中禱告如前若得再見尊神一面便是三生有幸說話之間

忽然一聲响喨、夜來二郎神又立在面前、韓夫人喜不自勝、將一天愁悶、已冰消瓦解了、即便向前施禮對景忘懷、頻頻請尊神入房、氏兒別有衷情告訴、二郎神喜孜孜堆下笑來、便携夫人手共入蘭房、夫人起居已畢、二郎神正中坐下、夫人侍立在前、二郎神道夫人分有仙骨、便坐不妨、夫人便斜身對二郎神坐下、即命侍兒安排酒果在房中、一杯兩盞、看看說出衷腸話來、道不得個

春爲茶博士　　酒是色媒人

當下韓夫人解佩出湘妃之玉、開唇露漢署之香、若

是尊神不嫌穢褻暫息天上征輪少敘人間恩愛二郎神欣然應允攜手上床雲雨綢繆夫人傾身奉恣其所以盤桓至五更二郎神起身囑付夫人保重再來相看起身穿了衣服執了彈弓跨上檻窗一聲響喨便無蹤影韓夫人死心塌地道是神仙下臨心中甚喜只恐太尉夫妻催他入宮只有五分病裝做七分病間常不甚十分歡笑每到晚來精神炫耀百氣生春神道來時三盃已過上床雲雨至曉便去非止一日忽一日天氣稍涼道君皇帝分散合宮秋衣偶思韓夫人就差內侍捧了旨意勑賜羅衣一襲玉

帶一個到於楊太尉府中韓夫人拜了香案、謝恩禮畢內侍便道、且喜娘娘貴體無事、聖上思想娘娘、故遣賜羅衣玉帶、就問娘娘病勢已痊、須早早進宮、韓夫人管待使臣便道、相煩內侍則個、只是病體只去得五分、全賴內侍轉奏、寬限進宮、實爲恩便、內侍應道、這個有何妨礙、聖上那裏也不少娘娘一個人、入宮時只說娘娘向未全好、還須寬心保重便了、韓夫人謝了內侍、作別不題、到得晚間、二郎神到來、對韓夫人說道、且喜聖上寵眷未衰、所賜羅衣玉帶、便可借觀、夫人道尊神何以知之、二郎神道、小神坐觀天

下立見円方、諒此區區小事、豈有不知之理、夫人聽說便一發將出來看、二郎神道、大凡世間寶物、不可獨享、小神缺少圍腰玉帶、若是夫人肯捨施時便完成善果、夫人便道氏兒一身已屬尊神、緣分非淺、若要玉帶、但憑尊神將去、二郎神謝了、上床歡會、未至五更起身、手執彈弓、拿了玉帶、跨上檻窗、一聲响亮、依然去了、卻不道是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爲

韓夫人與太尉居止、雖是一宅、分爲兩院、卻因是內家內人早晚愈加提防、府堂深穩、料然無閑雜人輒

敢搶入、但近日來、常見西園徹夜有火嘈嘈嚷嚷、似有人聲息、又見韓夫人精神旺相、喜容可掬、太尉再三躊躕、便對自己夫人說道、你見韓夫人有些破綻出來麼、太尉夫人說道、我也有些疑影、只是府中門禁甚嚴、決無此事、所以坦然不疑、今者太尉既如此說、有何難哉、且到晚間、着精細家人、從屋上扒去、打探消息、便有分曉、也不要錯怪了人、太尉便道、言之有理、當下便密兩個精細家人、分付他如此如此、教他不要從門內進去、只把梯子倚在牆外、待人靜時、直扒去韓夫人臥房、看他動靜、即來報知、此事

非同小可的勾當須要小心在意二人領命去了太尉立等他回報不消兩個時辰二人打看得韓夫人房內這般這般便教太尉屛去左右方纔說所見韓夫人房內坐着一人說話飲酒夫人口口聲聲稱是尊神小人也仔細想來府中墻垣又高門閣又密就有歹人插翅也飛不進或者眞個是神道也未見得太尉聽說喫那一驚不小叫道怪哉果然有這等事你二人休得說謊此事非同小可二人答道小人並無半句虛謊太尉便道此事只許你知我知不可泄漏了消息二人領命去了太尉轉身對夫人一一說

知雖然如此只是我眼見為真我明晚須親自去打探一番便看神道怎生模樣挨至次日晚間太尉從喚過昨夜打探二人來分付道你兩人着一個同我過去着一人在此伺候依教一人知道分付已畢太尉便同一人過去捏脚捏手輕輕走到韓夫人窗前向窗眼内把眼一張果然是房中坐着一尊神道與二人說不差便待聲張起來又恐驚得脫身只得忍氣吞聲依舊過來分付二人休要與人胡說壞人房中對夫人說知就裡此必是韓夫說少年情性把不住心猿意馬便遇着邪神魍魎在此淫污天眷決不

是凡人的勾當便須請法官調治你須先去對韓夫人說出緣由待我自去請法官便了夫人領命明早起身到西園來韓夫人接見坐定茶湯已過太尉夫人屏去左右對面論心便道有一句話要對夫人說知夫人每夜房中却是與何人說話唧唧噥噥有些風聲吹到我耳朶裡只是此事非同小可夫人須一一說知不要隱瞞則個韓夫人聽說滿面通紅便道侍兒夜間房中並沒有人說話只侍兒與養娘們閑話消遣却有甚人到來 近和太尉夫人聽說便把太尉夜來所見模樣一一說過韓夫人赫得目睜口呆

罔知所措太尉夫人再三安慰道夫人休要煩惱太尉已去請法官到來作用、便見他是人是鬼、只是夫人到晚間務要陪個小心、休要害怕、說罷太尉夫人自去韓夫人到捏着兩把汗看看至晚、二郎神却早來了、但是他來時那彈弓緊緊不離左右、却說這裏太尉請下靈濟宮林真人手下的徒弟、有名的王法官已在前廳作法、比至黃昏、有人來報神道來了法官披衣仗劍昂然而入、直至韓夫人房前、大踏步進去、大喝一聲、你是何妖邪、却敢淫汙天眷、不要走吃吾一劍、二郎神不慌不忙、便道不得無禮但見

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嬰孩、弓開如滿月、箭

發似流星。

當下一箭正中王法官額角上、流出鮮血來、霍地望後便倒、寶劍丟在一邊、衆人慌忙向前扶起、往前廳去了、那神道也跨上檻窓、一聲響亮、早已不見、當時

卻是怎地結果、正是

說開天地怕　　道破鬼神驚

卻說韓夫人見二郎神、打退了法官、一發道是真仙下降、愈加放心、再也不慌、且說太尉已知法官不濟、只得到府中將息幾日、送他出門、又去請得五岳觀潘

道士來、那潘道士專一行持五雷天心正法、再不苟且、又且足智多謀、一聞太尉呼喚、便來相見、太尉免不得將前事一一說知、潘道士便道、先著人引領小道到西園看他出沒去處、但知是人是鬼、太尉道、說得有理、當時潘道士別了太尉、先到西園韓夫人臥房、上上下下、看了一會、又請出韓夫人來拜見了、看了他氣色、轉身對太尉說、太尉在上、小道看來、韓夫人面上部位氣色、並無鬼祟相侵、只是一個會妖法的人做作、小道自有處置、也不用書符咒水、打鼓搖鈴、待他來時、小道甕中捉鱉、手到拿來、只怕他識破

行而再也不來卻是無可奈何太尉道若得他再也不來便是乾淨了我輩用話作此閒話片時則劇說話的若是這般識局知趣見機而作恰是斷線鷂子一般再也不來落得先前受用了一番且又完名全節再去別處利市有何不美卻不道是

得意之事　不可再作　得便宜處　不可再往

卻說那二郎神畢竟不知是人是鬼卻只是他嘗了甜頭不達時務到那日晚間依然又來韓夫人說道夜來氏兒一些不知冒犯尊神且喜尊神無事切休

見責二郎神道我是上界真仙只為與夫人仙緣有分早晚要度夫人脫胎換骨白日飛昇叵耐這畜物便有千軍萬馬怎地近得我韓夫人愈加欽敬歡好倍常卻說早有人報知太尉太尉便對潘道士說知潘道士稟知太尉低低分付一個養娘教他只以服事為名先去偷了彈弓教他無計可施養娘去了潘道士結束得身上緊俏也不披法衣也不仗寶劍討了一根齊眉短棍只叫兩個從人遠遠把火照着分付道若是你們怕他彈子來時須先躲過讓我自去看他彈子近得我麼二人都暗笑道看他說嘴少不

得他中俺一彈却說養娘先去以服侍爲名挨挨擦擦漸近神道身邊正與韓夫人交杯換盞不隄防他偷了彈弓藏過一壁廂這裡從人引領潘道士到得門前便道此間便是丟下法官三步做兩步躲開去了却說潘道士揭開簾子縱目一覷見那神道安坐在上大喝一聲舞起棍來四頭巴腦一條打去二郎神急急取那彈弓時再也不見只叫得一聲中計逃忙退去跨上檻窗說時遲那時快潘道士一棍打着二郎神後腿却打落一件物事來那二郎神一聲响亮依然向萬花深處去了潘道士便拾起這件物事

識得破不干二郎神事似後便好下十分一擇鎖說得虎好了多少灯人覺得了多小惡人

來向燈下一看，却是一隻四縫烏皮皂靴。且將去稟覆太尉道：小道看來，定然是個妖人做作，不干二郎神之事。却是怎地拿他便好？太尉道：有勞吾師，且自請回，我這裡別有措置，自行體訪。當下酬謝了潘道士去了。結過一邊，太尉自打轎到蔡太師府中，直至書院裏告訴道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終不成恁地便罷了，也須喫那廝恥笑，不成模樣。太師道：有何難哉，即今着落開封府滕大尹領這靴去作眼，差眼明手快的公人，務要體訪下落，正法施行。太尉道：謝太師指教。太師道：你且坐下。即命府中張幹辦火速去請

開封府滕大尹到來起居拜畢屏去人從太師與太尉齊聲說道帝輦之下怎容得這等人在此做作大尹須小心在意不可怠慢此是非同小可的勾當且休要打草驚蛇吃他走了大尹聽說嚇得面色如土連忙答道這事都在下官身上領了皮靴作別回衙即便陞廳叫那當日緝捕使臣王觀察過來喝退左右將上項事細說了一遍與你三日限要捉這個假的小做不是的人來見我休要大驚小怪仔細體察重重有賞不然罪責不小說罷退廳王觀察領了這靴將至使臣房裡與集許多做公人歎了一口氣只

見

眉頭帶上雙鎖　腹內新添悶悶

却有一個三都捉事使臣姓冉名貴喚做冉大極有機變不知替王觀察捉了幾多疑難公事王觀察極是愛他當日冉貴見觀察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再也不來答擾只管南天北地七十三八十四說開了去王觀察見他們全不在意便向懷中取出那皮靴向卓上一丟便道我們苦殺是做公人世上有這等糊塗官府這皮靴又不會說話却限我三日之內要捉這個穿皮靴在楊府中做不是的人你們衆人道

是好笑麽、衆人輪流將皮靴看了一會、到冉貴面前、冉貴也不採、只說難難難、官府真個糊塗、觀察怪不得你煩惱、那王、觀察不聽便罷、聽了之時、說道冉大你也只管說道難、這樁事便怎地干休罷了、卻不難爲了區區小子、如何回得太尹的說話、你們衆人都在這房裡撰過錢來使的、卻說是難難難、衆人也都道、賊情公事、還有些捉摸、既然曉得他是妖人、怎地近得他、若是近得他、前日潘道士也捉勾多時了、他也無計奈何、只打得他一隻靴下來、不想我們晦氣撞着這場沒頭腦的官司、却是真個沒捉處、當下王

拆開這靴取出紙條兒來看便知端的王觀察見他說着海底眼便道這廝老實放了他好好與他講當下放了任一郎便道一郎休怪這是上司差遣不得不如此就將紙條兒與他看任一郎看了道觀察不打緊休說是一兩年間做的就是四五年前做的坐簿還在家中却着人同去取來對看便有分曉當時又差兩個人跟了任一郎脚不點地到家中取了簿子到得使廳裏王觀察親自從頭檢看至三年三月五日與紙條兒上字號對照相同看時喫了一驚做聲不得却是蔡太師府中幹辦來定製的王觀察便帶了任一郎取了包靴執了坐簿火速到府廳回話此是大尹立等的勾當即便出至公堂王觀察將上項事說了一遍又將簿子呈上將這紙條兒親自與大

尹對察擔同大尹說了吃驚原來如此當下半晌不語沉吟了一合開口道恁地時不干任一郎事且放他去任一郎磕頭謝了自去大尹又喚轉來分付道放便放你卻不許說向外人知道有人問你時只把閒話支吾開去你可小心記着任一郎答應道小人理會得歡天喜地的去了大尹帶了王觀察冉貴二人藏了靴兒銜子一逕打轎到楊太尉府中來正直太尉朝罷回來門吏報覆出廳相見大尹便道此間不是說話處太尉便引至西偏小書院裏屏去人從止留王觀察冉貴二人到書房中伺候大尹使將從前事歷歷說了一遍如此如此卻是如何處置下官未敢擅便太尉聽了呆了半晌想道太師國家大臣富貴極矣必無此事但這靴兒是他府中出來的必定是太師

親送之人做下此等不良之事商量一會欲待將這犯解到太師府中面質一番誠恐干礙體面惟不便欲待閣過不題奈事非同小可曾經過兩次法官文着落緝捕使臣拿下係一郎問過事已張揚一時糊塗過去他日事發難推不如倘聖上發怒罪責非小左思右想只得分付王觀察再貴自去他府人看顧着人將那泥傳子藏在身邊同大尹徑奔一處來正是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卻下太尉大尹徑往蔡太師府中門首問候報進多時太師叫喚入來書院中相見起居茶湯已罷太師曰道公事有些下落麽太尉道這賊已有主名了卻只是干礙太師面皮不敢擅去捉他太師道此事非同小可我卻如何護

如得太尉道、太師便不護短、未免喫個小小驚恐、太師道你且說是誰、直恁地疑難、太尉道、乞屏去從人、方敢胡言太師即將從人趕開、太尉便開了文匣、將坐簿呈上與太師檢看過了、便道此事須太師爺自家主裁、却不干外人之事、太師遍覽道、怎地恠哉、太尉道、此係緊要公務、休得見恠下官、太師道、不是恠你、却是恠這靴來歷不明太尉道、簿上明寫着府中張幹辦定做、並非謊言、太師道那靴緞是張千一定造、交割過了、與他無涉、說起來我府中衣服衣靴緞襪等件、各自派一個養娘分掌、或是府中自製造的、或是往來饋送、一出一入的、一一開載明白、逐月繳清報數、並不紊亂、待我尋查底簿、便見明白、即便着人去查那一個管靴的養娘取簿出來、當下將簿[illegible]與太尉看

來我府中定服衣穀屨履等件各自派一個養娘分掌或是府中自製造的或是往來餽送一出一入的一一開載明白逐月繳清我數目不紊亂待我要查底簿便見明白即便着人去查那一个管教的養娘喚他出來當下將養娘喚至手中執着一本簿子太師問道這是我府中的數兒如何得到他人手中即便查來當下養娘逐一查檢看得這兒是去年三月中自着人製造的到府不多幾時都在一個門生叫做楊時便是龜山先生與太師極相厚的除了近京一个知縣滿來打劄因他是道學先生友敬發穿不

甚齊整太師命取圖領一隻銀帶一圍京靴二雙川扇四柄送他作嗄程這靴正是太師送與楊知縣的果然前件開寫明白太師即便與太尉大尹看了二人謝罪道恁地又不干太師府中之事適間言語冲撞只因公事相逼觸犯太師海涵太師笑道這是你們分內的事職守當然也怪你不得只是楊龜山如何恁地做作其中還有緣故如今他任所去此不遠我潛地喚他來問個分曉你二人且去休說與人知道二人領命作別回府不題太師們差幹辦火速來取楊知縣來往返兩日便到京中到太師跟前茶

湯已畢太師道知縣爲民父母却恁地這般做作違是逆天之罪將上項事一一說過楊知縣欠身禀道師相在上某去年承師相厚恩未及出京在都中忽患眼痛左右傳說此間有个清源廟道二郎神極是肸蠁有靈便許下愿心待眼痛痊安即往拈香答禮後來好了到廟中燒香却見二郎神冠服件件整齊只脚下烏靴綻了不甚相稱下官即將這靴捨與二郎神供養去訖只此是眞實語知縣生平不欺暗室既讀孔孟之書怎敢行盜跖之事望太師詳察太師從來曉得楊知縣是個大儒怎肯胡做亂了這篇言

[illegible]中有趣

說便道我也曉得你的名聲只是要你來時問個緣由他們總肯心服管待酒食作別了知縣自去分付休對外人泄漏知縣作別自去正是

日前不作虧心事　半夜敲門不喫驚

太師便請過楊太尉滕大尹道來疏開就裏便道恁地又不干楊知縣事還着開封府用心緝捉便了當下大尹做聲不得仍舊領了靴兒作別回府喚過王觀察來分付道始初有些影響如今都成畫餅你還領這靴去寬限五日務要捉得賊人回話當下王觀察領這差使好生愁悶便到使臣房裏對冉貴道你

看我兩氣千好萬好全在你跟究出任一郎來既是太師府中事體我只道官官相護就了其事卻如何從新又要這個人來卻不道是生菜舖中沒買他處我想起來既是楊知縣捨與二郎神只怕真個是神道一時風流興發也不見得怎生地討個證據回復大尹再責道觀察不說我也曉得不干任一郎事也不干蔡太師楊知縣事若說二郎神所為難道神道做這等虧心行當不成一定是廟中左近妖人所為還到廟前廟後打探些風聲出來捉得著觀察休歡喜捉不着觀察也休煩惱觀察道說得是即便將靴

冉貴是宋時行行的穪六十叶我想當開說云

兒與冉貴收了冉貴却裝了一條雜貨擔兒手執着一個玲瓏璫瑯的東西叫做個驚閨一路搖着徑奔二郎神廟中來歇了擔兒拈了香低低祝告道神明鑒察早早保佑冉貴捉了楊府做不是的也替神道洗清了是非拜罷連討了三個笤都是上上大吉冉貴謝了出門挑上擔兒廟前廟後轉了一遭兩隻眼東觀西望再也不閉看看走至一處獨扇門兒門傍却是半窗門上掛一頂半新半舊斑竹簾兒半開半掩只聽得叫聲貨郎過來冉貴聽得叫轉頭看時却是一個後生婦人便道告小娘子叫小人有甚事婦

人道你是收買舊貨的却有一件東西在此胡亂賣幾文與小廝買嘴喫你用得也用不得冉貴道告小娘子小人這個擔兒有名的叫做百納倉無有不收的你且把出來看婦人便叫小廝拖出來與公公看當下小廝拖出甚東西來正是

鹿迷秦相應難辨　蝶夢莊周未可知

當下拖出來的却正是一隻四縫皮靴與那前日潘道士打下來的一般無二冉貴暗暗地不自勝便告小娘子此是不成對的東西不值甚錢小娘子要許多只是不要把話來說遠了婦人道胡亂賣幾文

與小廝們買嘴喫只憑你說罷了只是要公道些冉貴便去便袋裡摸一貫半錢來便交與婦人道只恁地肯賣便收去了不肯時勉強不得正是一物不成兩物見在婦人道甚麼大事再添些罷冉貴道添不得挑了擔兒就走小廝就哭起來婦人只得又叫轉冉貴來便道多少添些不打甚緊冉貴又去摸出二十文錢來道罷罷貴了貴了取了靴兒往擔內一丟挑了便走心中暗喜這事已有五分了且莫要聲張還要細訪這婦人來歷方纔有下手處是晚將擔子寄與天津橋一個相識人家轉到使臣房裡王觀察

來問時只說還沒有消息到次日喫了早飯冉貴天津橋相識人家取了擔子依先挑到那婦人門首只見他門兒鎖着那婦人不在家裡了冉貴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歇了擔子捱門兒看去只見一個老漢坐着个矮凳兒在門首將稻草打繩冉貴陪个小心問道伯伯借問一聲那左首住的小娘子今日在那裡去了老漢住了手擡頭看了冉貴一看便道你問他怎麼冉貴道小子是賣雜貨的昨日有錢換那小娘子舊鞋一隻一時間看不仔細換得虧本了特地尋他退還討錢老漢道勸你喫虧些罷那雌兒不是好

有了讎夫人所以生外打活心故不往來自溺而死

急的他是二郎廟裡廟官孫神通的親表子那孫神通一身妖法好不利害這舊靴一定是神道替下來孫神通把與表子換些錢買菓兒喫的今日那堆兒往外婆家去了他與廟官結識非止一日不知甚麼緣故有兩三個月忽然生疎近日又漸漸來往了你若與他做錢定是不肯惹毒了他對孤老說了就把妖術禁你你都奈何他不得冉貴道原來恁地多謝伯伯指教冉貴別了老漢復身挑了擔子嘻嘻的喜容可掬走回使臣房裡來王觀察迎着問道今番想得了利市冉貴道果然你且取出前日那隻靴來

我看王觀察將靴取與冉貴，冉貴將自已接來這隻靴比照一下，毫釐不差。王觀察怪問道：你這靴那里來的？冉貴不慌不忙，數一數二，細細分剖出來。我說不干神道之事，眼見得是孫神通做下的，不是更不須疑。王觀察歡喜的沒入腳處，連忙燒了利市，執盃謝了冉貴，如今怎地去捉？只怕漏了風聲，那廝走了，不是要處。冉貴道：有何難哉，明日備了三牲禮物，只說去賽神還愿，到了廟中，廟主自然出來迎接，那時擲盞爲號，即便捉了，不費一些氣力。觀察道：言之有理也。還該稟知太尹，方去捉人。當下王觀察稟過大尹，大

尹也喜道這是你們的勾當只要小心在意休教有失我聞得妖人善能隱形遁法可帶些法物去卻是豬血狗血大蒜臭屎把他一潑再也出路不得王觀察領命便去備了法物過了一夜明晨早到廟中暗地着人帶了四般法物遠遠伺候捉了人時便前來接應分付已了王觀察卻和冉貴換了衣服眾人簇擁將來到殿上拈香廟官孫神通出來接見宣讀疏文未至四五句冉貴在傍斟酒把酒盞望下一擲眾人一齊動手捉了廟官正是

渾似皂鵰追紫燕　真如猛虎啖羊羔

再把四般法物劈頭一淋廟官知道如此作用隨你潑天的神通再也動撣不得一步一棍打到開封府中來府尹聽得拿了妖人即便升廳大怒喝道叵耐這廝帝輦之下輒敢大膽與妖作怪淫污天眷奸騙寶物有何理說當下將神通初時抵賴後來加起刑法來料道脫身不得只得從前一一招了招稱自小在江湖上學得妖法後在二郎廟出家用錢夤緣做了廟官爲因當日在廟中聽見韓夫人禱告要嫁得個丈夫一似二郎神模樣不合輒起奸心假扮二郎神模樣淫污天眷騙得玉帶一條只此是實大尹呼

取大枷枷了推向獄中、教禁子好生在意我自須要請旨定奪、當下疊成文案、先去稟明了楊太尉太尉即同到蔡太師府中商量、奏知道君皇帝、取了聖旨下來、這廝不合淫污天眷、奸騙寶物准律凌遲處死妻子沒入官、追出原騙玉帶尚未出笏仍歸內府、韓夫人不合輒起邪心、永不許入內就着楊太尉做主另行改嫁良民、爲婚當下韓氏好一場惶恐郤也了郤想思債、得遂平生之願後來嫁得一個在京開官店的遠方客人、說過不帶回去的、那客人兩頭往來盡老百年而終這是後話開封府就取出廟官孫神

過來當堂讀了明斷貼起一片蘆蓆明寫犯由判了一個剮字推出市心加刑示衆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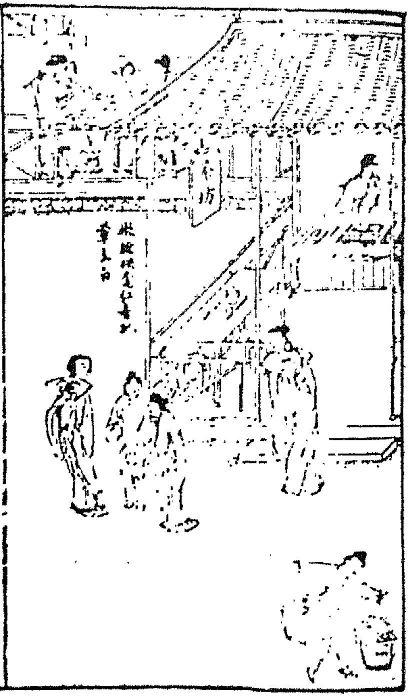
從前作過事　沒興一齊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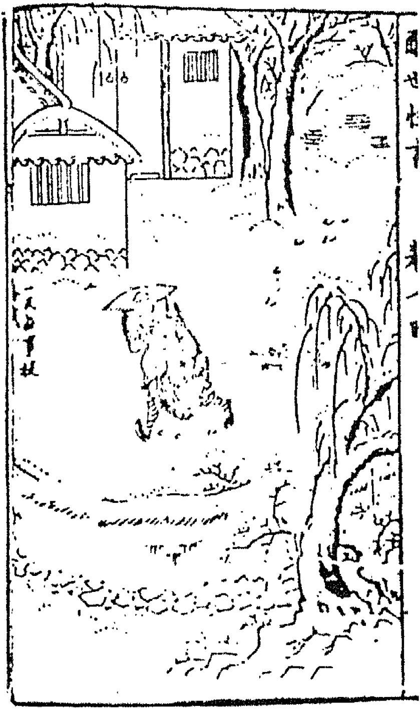
當日看的眞是挨肩疊背監斬官讀了犯由劊子呼起惡殺都來一齊動手剮了孫神通好場熱鬧也係京師老郎傳流至今編入野史正是

但存夫子三分禮　不犯蕭何六尺條

自古奸邪應橫死　神通縱有不相饒

醒世恒言卷十三終




一夫出事故

第十四卷

鬧樊樓多情周勝仙

太平時節日偏長、　處處笙歌入醉鄉、
聞說鸞輿且臨幸、　大家拭目待君王、

這四句詩乃詠御駕臨幸之事、從來天子建都之處、人傑地靈、自然名山勝水、湊着賞心樂事、如唐朝便有箇曲江池、宋朝便有箇金明池、都有四時美景、傾城士女王孫、佳人才子、往來遊翫、天子也不時駕臨、與民同樂、如今且說那大宋徽宗朝年、東京金明池邊有座酒樓、喚做樊樓、這酒樓有個開酒肆的范大

郎兄弟花二郎未曾有妻室時值春末夏初金明池游人賞翫作樂那花二郎因去遊賞見佳人才子如蟻行到了茶坊裏來看見一個女孩兒方年二九生得花容月貌這花二郎立地多時細看那女子生得

色色易迷難拆隱深閨藏柳陌足步金蓮腰肢一捻嫩臉映桃紅香肌暈玉白嬌姿恨惹狂童情態愁牽艷客芙蓉帳裏做鸞鳳雲雨此時何處覓

元來情色都不由你那女子在茶坊裏四目相視俱各有情這女孩兒心裏暗暗地喜歡自思量道若還我嫁得一個這般子弟可知好哩今日當面挫過再

几西眉批說白與覺對付有情

來那裏去討正思量道如何着個道理和他說話問他曾娶妻也不曾那跟來女使和妳子都不知許多事你道好巧只聽得外面水盞响女孩兒眉頭一縱計上心來便叫賣水的傾一盞甜蜜蜜的糖水來那人傾一盞糖水在銅盂兒裏遞與那女子那女子接得在手纔上口一呷便把那個銅盂兒望空打一丟便叫好好你却來暗算我你道我是兀誰那范二聽得道我且聽那女子說那女孩兒道我是曹門裏周大郎的女兒我的小名叫做勝仙小娘子年一十八歲不曾喫人暗算你今却來算我我是不曾嫁的女

孩兒、道范二自思量道這言語蹺蹊、分明是說與我、聽、這賣水的道告小娘子、小人怎敢暗算、女孩兒道、如何不是暗算我、盞子、裏有條草、賣水的道也不爲利害、女孩兒道你待算我喉嚨却恨我爹爹不在家裏、我爹若在家、與你打官司、嬭子在傍邊道、却也叵耐這廝、茶博士見裏面鬧吵走入來道賣水的你去把那水好好挑出來對面范二郎道他既過幸與我、我不過、隨即也叫賣水的傾一盞甜蜜蜜糖水來賣水的便傾一盞糖水在手、遞與范二郎、二郎接着盞子、喫一口水、也把盞了、望空一丟、大叫起來、

道好好你道個人真個要暗算人你道我是兀誰我哥哥是樊樓開酒店的喚做范大郎我便喚做范二郎年登一十九歲未曾吃人暗算我射得好弩打得好彈兼我不曾娶渾家賣水的道你不是風是甚意思說與我知道指望我與你做媒你便告到官司我是賣水怎敢暗算人范二郎道你如何不暗算我的盂兒裏也有一根草葉女孩兒聽得心裏好喜歡茶博士入來推那賣水的出去女孩兒起身來道你們回去休看著那賣水的道你敢隨我去這子弟思量道這話分明是教我隨他去只因這一去惹出一場

一步步寫女孩兒情態并男子一倂

沒頭腦官司、正是、

言可省時休便說、步宜留處莫胡行、

女孩兒約莫去得遠了、范二郎也出茶坊、遠遠地望着女孩兒去、只見那女子轉步、那范二郎好喜歡、直到女子住處、女孩兒入門去、又推起簾子出來望、范二郎心中越喜歡、女孩兒自入去了、范二郎在門前、一似失心風的人、盤旋走來走去、直到晚方纔歸家、

且說女孩兒自那日歸家、點心也不喫、飯也不喫、覺得身體不快、做娘的慌問迎兒道、小娘子不曾喫甚生冷、迎兒道、告媽媽、不曾喫甚、娘兒女兒幾日只在

床上不起走到床邊問道我兒害甚的病女孩兒道我覺有些渾身痛頭疼、有一兩聲咳嗽周媽媽欲請醫人來看女兒爭奈員外出去未歸又無男子漢在家不敢去請迎兒道隔一家有個王婆何不請來看小娘子他喚做王百會與人收生做針線做媒人又會與人看脈知人病輕重鄰里家有些些事都浼他周媽媽便令迎兒去請得王婆來見了媽媽媽媽說女兒從金明池走了一遍回來就病倒的因由王婆道媽媽不須說得待老娘與小娘子看脈自知周媽媽道好好迎兒引將王婆進女兒房裏小娘子正

曾子笑了時亡易過來人

蹙裏開眼叫聲少禮王婆道穩便老媳婦與小娘子看脈則個小娘子伸出手臂來教王婆看了脈道娘子害的是頭疼渾身痛覺得懨懨地惡心小娘子道是也王婆道是否女娘子道又有兩聲咳嗽王婆不聽得尚未指休聽了道這病蹺蹊如何出去走了一遭回來卻便害這般病王婆看着迎兒你子道你們且出去我自問小娘子則個迎兒和你下自出去王婆對着女孩兒道老媳婦却理會得這病女孩兒道婆婆你如何理會得王婆道你的病唤做心病女孩兒道如何是心病王婆道小娘子莫不見了甚麼人

歡喜了。却害出這病來。是也不是。女孩兒低着頭了。叫沒。王婆道。小娘子。實對我說。我與你做個道理救了你性命。那女孩兒聽得說話投機。便說出上件事來。那子弟喚作范二郎。王婆聽了道。莫不是樊樓開酒店的范二郎。那女孩兒道。便是。王婆道。小娘子休要煩惱。別人時老身便不認得。若說范二郎。老身認得他的哥哥嫂嫂。不可得的好人。范二郎好個伶俐子弟。他哥哥見教我與他說親。小娘子。我教你嫁范二郎。你要也不要。女孩兒笑道。可知好哩。只怕我媽媽不肯。王婆道。小娘子放心。老身自有個道理。不須

煩惱女孩兒道若得恁地時重謝婆婆王婆出房來叫媽媽道老媳婦卻得小娘子病了媽媽道我兒害甚麼病王婆道要老身說且告三盃酒喫了卻說媽媽道迎兒安排酒來請王婆媽媽一頭請他喫酒一頭問婆婆我女兒害甚麼病王婆把小娘子說的話一一說了一遍媽媽道如今卻是如何王婆道只得把小娘子嫁與范二郎若還不肯嫁與他這小娘子病難醫媽媽道我大郎不在家須使不得王婆道告媽媽不若與小娘子下了定等大郎歸後卻做親且眼下救小娘子性命媽媽允了道好好怎地做個道

理、王婆道老媳婦就去說回來便有消息、王婆離了周媽媽家、取路逕到樊樓來、見范大郎正在櫃身裏坐、王婆叫聲萬福、大郎還了禮道、王婆婆你來得正好、我却待使人來請你、王婆道不知大郎喚老媳婦做甚麽、大郎道二郎前日出去歸來晚飯也不喫道身體不快、我問他那裏去來、他道我去看、金明池直至今日不起害在床上、飲食不進我待來請你看脈范大娘子出來與王婆相見了、大娘子道請婆婆看叔叔則個、王婆道大郎大娘子不要入來、老身自問二郎這病是甚的樣起、范大郎道好好、婆婆自去看

我不陪你了王婆走到二郎房裏見二郎睡在床叫聲二郎老娘歸在這裏范二郎閃開眼道王婆婆多時不見我性命休也王婆道害甚病便沐二郎道覺頭疼惡心有一兩聲咳嗽王婆喚將起來二郎道我有病你却喚我王婆道我不喚別的我得知你的病了不害別病你害曹門裏周大郎女兒是也不是二郎被王婆道着了跳起來道你如何得知王婆道他家教我來說親事范二郎不聽得說萬事皆休聽得說好喜歡正是

人逢喜信精神爽　話合心機意趣投

當下周王婆厮趕着出來、見哥哥嫂嫂、哥嫂見兄弟出來道、你害病卻便出來、二郎道告哥哥無事了也哥嫂好快活、王婆對范大郎道曹門裏周大郎家特使我來說二郎親事、大郎歡喜、話休絮煩、兩下說成了、下了定禮、都無別事、范二郎閒時不着家、從下了定、便不出門、與哥哥照管店裏、且說那女孩兒閒時不做針線、從下了定、也肯做活、兩個心安意樂、只等周大郎歸來做親、三月間下定、直等到十一月間、等得周大郎歸、少不得鄰里親戚洗塵、不在話下、到次日、周媽媽與周大郎說知上件事、周大郎道、定了未

那老殺兒
系

媽媽道定了也周大郎聽說雙眼睜圓看着媽媽罵道打脊老賤人得誰言語擅便說親他高殺也只是個開酒店的我女兒怕沒大戶人家對親却許着他你倒了志氣幹出這等事也不怕人笑話正恁的罵媽媽只見迎兒叫媽媽且進來救小娘子媽媽道做甚迎兒道小娘子在屏風後不知怎地氣倒在地慌得媽媽一步一跌走向前來看那女孩兒倒在地下

未知性命如何　先見四肢不舉

從來四百四病惟氣最重元來女孩兒在屏風後聽得做爺的罵娘不肯教他嫁范二郎一口氣塞上來

氣倒在地、媽媽慌忙來救被周大郎攔住、不得他救罵道打脊賤娘、辱門敗户的小賤人、死便教他死救他則甚迎兒見媽媽被周大郎攔住、自去向前卻被大郎一个漏風掌、打在一壁廂即時氣倒媽媽、迎兒向前救得媽媽甦醒、媽媽大哭起來、鄰舍聽得周媽媽哭、都走來看、張嫂鮑嫂毛嫂刁嫂、擠上一屋子、原來周大郎平昔為人不近道理、這媽媽甚是和氣鄰舍都喜他周大郎看見多人便道家間私事、不必相勸鄰舍見如此說都去了、媽媽看女兒時四肢冰冷、媽媽抱着女兒哭本是不死、因沒人救却死了、周

媽媽罵周大郎你直恁地毒害想必你不捨得三五千貫房奩故意把我女兒壞了性命周大郎聽得大怒道你道我不捨得三五千貫房奩這等奚落我周大郎走將出去周媽媽如何不煩惱一個觀音也似女兒又伶俐又好針線諸般都好如何說他不煩惱離不得周大郎買具棺木八個人擡來周媽媽見棺材進門哭得好苦周大郎看着媽媽道你道我割捨不得三五千貫房奩你看女兒房裏但有的細軟都搬在棺材裏只就當時教仵作人等入了殮即時使人分付管墳園張一郎兄弟二郎你兩個便與我砌

坑子、分付了畢、話休絮煩、功德水陸也不做停留也不停留、只就來日便出喪周媽媽教留幾日那裏拗得過來、早出了喪、埋葬已了、各人自歸、

可惜三尺無情土　蓋却多情年少人

話分兩頭、且說當日一個後生的、年三十餘歲姓朱名真是個暗行人、日常慣與仵作的做幫手、也會與人打坑子、那女孩兒入殮及砌坑都用着他、這日葬了女兒回來、對着娘道、一天好事、投奔我、我來日就富貴了、娘道我兒有甚好事、那後生道好笑今日曹門裏周大郎女兒死了、夫妻兩個爭競道女孩兒是

爺氣死了鬬彆氣約莫有三五千貫房奩都安在棺材裏有恁地富貴如何不去取之那彼娘的道這个事如不是耍的事又不是八棒十三的罪過又來你爺有樣子二十年前時你爺去掘一家墳園揭開棺材蓋屍首覷着你爺笑起來你爺吃了那一驚歸來過得四五日你爺便死了孩兒切不可去不是耍的朱真道娘你不得勸我去床底下拖出一件物事來把與娘看娘道休把出去罷原先你爺曾把出去使得一番便休了朱真道各人命運不同我今年算了幾次命都說我該發財你不要阻當我你道拖出

的是甚物事原來是一个皮袋裏面盛着些挑刀斧頭一个皮燈盞和那盛油的罐兒又有一領簑衣娘都看了道這簑衣要他做甚朱真道半夜使得着當日是十一月中旬、卻恨雪下得大、那廝將簑衣穿起卻又帶一片是十來條竹皮編成的、一行帶在簑衣後面、原來雪裏有脚跡走一步後面竹片扒得平、不見脚跡當晚、約莫也是二更左側分付娘道我同來時敲門响你便開門雖則京城閙熱城外空闊去處依然冷靜、況且二更時分、雪又下得大兀誰出來朱真離了家、回身看後面時沒有脚跡、迤逦到周大郎

墳邊到蕭墻矮處把脚跨過去你道好巧原來管墳的養隻狗子那狗子見個生人跳過墻來從草窠裏爬出來便叫朱真日間備下一個油糕裏面藏了些藥在內見狗子來叫便將油糕丟將去那狗子見丟甚物過來聞一聞見香便喫了只叫得一聲狗子倒了朱真却走近墳邊那看墳的張二郎叫道哥哥狗子叫得一聲便不叫了却不作怪莫不有甚做不是的在這裏起去看一看哥哥道那做不是的來偷我甚麼兄弟道却纔狗子大叫一聲便不叫了莫不有賊你不起去我自起去看一看那兄弟爬起來披了

衣服執着鈴在手裏出門來看朱眞聽得有人聲悄悄地把蓑衣解下捉脚步走到一株楊柳樹邊那樹好大遮得正好却把斗笠掩着身了和腰蹭在地下蓑衣也放在一邊望見裏面開門張二走出門外好冷叫聲道畜生做甚麽叫那張二是睡夢裏起來被雪雹風吹吃一驚連忙把門閉了走入房去叫哥哥眞个沒人連忙脫了衣服把被匹頭兜了道哥哥好冷哥哥道我說沒人約莫也是三更前後兩個說了半晌不聽得則聲了朱眞道不將辛苦意難近世間財擡起身來再把斗笠戴了着了蓑衣捉脚步到墳

邊把刀撥開雪地俱是日間安排下脚手下刀挑開石板下去到側邊端正了除下頭上斗笠脫了蓑衣在一壁廂去皮袋裏取兩个長釘了在磚縫裏放上一个皮燈盞竹筒裏取出火種吹着了油罐兒取油點起那燈把刀挑開命釘把那蓋天板丟在一壁叫小娘子莫怪暫借你些个富貴却與你做功德道罷去女孩兒頭上便除頭面有許多金珠首飾盡皆取下了只有女孩兒身上衣服却難脫那廝好會去腰間解下手巾去那女孩兒脖項上閣起一頭繫在自脖項上將那女孩兒衣服脫得赤條條地小衣也不

着那廝可宴回附處見那女孩兒白淨身體那廝淫心頓起按捺不住姦了女孩兒你道好怪只見女孩兒睜開眼雙手把朱真抱住怎地出豁正是

曾觀前定錄　　萬事不由人

原來那女兒一心牽掛着范二郎見爺的罵娘鬪聲氣死了死不多日今番得了陽和之氣一靈兒又醒將轉來朱真喫了一驚見那女孩兒叫聲哥哥你是兀誰朱真那廝好急智便道姐姐我特來救你女孩兒擡起身來便理會得了一來見身上衣服脫在一壁二來見斧頭刀仗在身邊如何不理會得朱真欲

待要殺了、卻又捨不得。那女孩兒道：哥哥、你救。我、去見樊樓酒店范二郎、重重相謝你。朱真心中自思、別人兀自壞錢取渾家不能得恁地一個好女兒、我將歸去、卻是兀誰得知。朱真道：且不要慌、只帶你家去教你見范二郎則個。女孩兒道：若見得范二郎、我便隨你去。當下朱真把些衣服與女孩兒著了、收拾了金銀珠翠物事、衣服包了、把燈吹滅、傾那油入那油罐兒裏、收了行頭、揭起斗笠、送那女子上來。朱真也爬上來、把石頭來蓋得沒縫、又捧些雪鋪上。卻教女孩兒上背、背來、把蓑衣著了、一手挽著皮袋、一手綰

着金珠物事，把斗笠戴了，迤邐取路到自家門前，把手去門上敲了兩三下。那娘的知是兒子回來，放開了門。朱真進家中，娘的喫一驚道：我兒如何只背那歸來？朱真道：娘不要高聲。放下物件行頭，將女孩兒入到自己臥房裏面，床頭掇起一把明晃晃的刀來，覷着女孩兒道：我有一件事和你商量，你若依得我時，我便將你去見范二郎；你若依不得我時，你兒我這刀㢓砍你做兩段。女孩兒慌道：告哥哥，不知教我依甚的事？朱真道：第一教你在房裏不要則聲，第二不要出房門。依得我時，兩三日內說與范二郎，若

不依我殺了你、女孩兒道、依得、依得、朱真分付罷出房去與娘說了一遍、話休絮煩、夜間離不得伴那厮睡、一日兩日、不得女孩兒出房門、那女孩兒問道、你曾見范二郎麼、朱真道、見來、范二郎爲你害在家裏等病好了、却來取你、自十一月二十日頭至次年正月十五日、當日晚朱真對着娘道、我每年只聽得鰲山好看、不曾去看、今日去看則个、到五更前後便歸朱真分付了、自入城去看燈、你道好巧、約莫也是更盡前後、朱真的老娘在家、只聽得叫有火、急開門看時是隔四五家酒店裏火起、慌殺娘的、急走入來收

拾女孩兒聽得自思道這裏不走更待何時走出門首叫婆婆來收拾娘的不知是計入房收拾女孩兒從熱鬧裏便走却不認得路見走過的人問道曹門裏在那里人指道前面便是迤逦入了門又問人樊樓酒店在那里人說道只在前面女孩兒好慌若還前面遇見朱真也没許多話女孩兒迤逦走到樊樓酒店見酒博士在門前招呼女孩兒深深地道個萬福酒博士還了喏道小娘子没甚事女孩兒道這裏莫是樊樓酒博士道這裏便是女孩兒道借問則个范二郎在那裏麼酒博士思量道你看二郎直引得

光景二字盡

判女兒之財有來歷而女兒又以朱姓爲女兒加恨思者二郎也罔女兒父二郎死之怪打至此極矣

光景上門酒博士道在酒店裏的便是女孩兒屍身直到欄邊叫道二郎萬福范二郎不聽得都休聽得叫慌忙走下樓來近前看時喫了一驚連聲叫滅殺女孩兒道二哥我是人你道是鬼范二郎如何肯信一頭叫滅殺滅殺一隻手扶著凳子却限凳子上有許多湯桶兒慌忙用手提起一隻湯桶兒來覷著女子臉上丟將過去你道好巧去那女孩兒太陽上打着大叫一聲匹然倒地慌殺酒保連忙走來看時只見女孩兒倒在地上性命如何正是

小園昨夜東風惡　吹折江梅就地橫

酒博士看那女孩兒時血浸着死了范二郎口裏兀自叫滅滅范大郎見外頭鬧炒急走出來看了只聽得兄弟叫滅滅范大郎問兄弟如何做此事良久定醒問做甚打死他二郎道哥哥他是鬼曹門裏販海周大郎的女兒大郎道他若是鬼須沒血出如何計結去酒店門前哄動有二三十人看即時地方便入來捉范二郎范大郎對衆人道他是曹門裏周大郎的女兒十一月已自死了我兄弟只道他是鬼不想是人打殺了他我如今也不知他是人是鬼你們要捉我兄弟去容我請他爺來看尸則个衆人道既是恁

地、你快去請他來、范大郎急急奔到曹門裏周大郎門前、見個妳子問道、你是兀誰、范大郎道、樊樓酒店范大郎在這裏、有些急事、說聲則個、妳子即時入去請、不多時、周大郎出來相見、罷、范大郎說了上件事道、敢煩認尸則個、生死不忘、周大郎也不肯信、范大郎那時不是說謊的人、周大郎同范大郎到酒店前看見、也呆了、道我女兒已死了、如何得再活、有這等事、當地分不容范大郎分說、當夜將一行人拘鎖、到次早、解入南衙開封府包大尹看了解狀、也理會不下、權將范二郎送獄司監候、一面相尸、一面下文書

行使臣房審實錢公的一面差人去墳上掘起看時只有空棺材問管墳的張一張二說道十一月間雪下明夜間聽得狗子叫天早開門看只見狗子死在雪裏更不知別項因依把文書呈大尹大尹焦燥限三日要捉上件賊人展个兩三限並無下落好似

金釵落井全無信　鐵槍磨針尚少功

且說范二郎在獄司間想此事好怪若說是人他已死過了見有入殮的仵作及墳墓在彼可證若說是鬼打時有血死後有屍棺材又是空的展轉尋思委決不下又想道可惜好個花枝般的女兒若是鬼到

也罷了若不是鬼可不枉害了他性命夜裏翻來覆去想一會疑一會轉睡不着直想到茶坊裏初會時光景便道我那日好不着迷四目相視急切不能上手不論是鬼不是鬼我且慢慢家商量直恁性急壞了他性命好不罪過如今陷于縲絏這事又不得明白如何是了悔之無及轉悔轉想轉想轉悔捱了兩个更次不覺睡去夢見女子勝仙濃粧而至范二郎大驚道小娘子原來不死小娘子道打得偏些雖然悶倒不曾傷命奴兩遍死去都只爲官人今日知道官人在此特特相尋與官人了其心願休得見拒

亦是冥數當然范二郎忘其所以就和他雲雨起來枕席之間歡情無限事畢珍重而别醒來方知是夢越添了許多想悔次夜亦復如此到第三夜又來比前愈加眷戀臨去告訴道奴陽壽未絕今被五道將軍收用奴一心只憶着官人泣訴其情蒙五道將軍可憐給假三日如今限期滿了若再遲延必遭呵斥奴從此與官人永别官人之事奴已拜求五道將軍但耐心一月之後必然無事范二郎自覺傷感啼哭起來醒了記起夢中之言似信不信剛剛一月三十个日頭只見獄卒奉大尹鈞旨取出范二郎赴獄司

勘問原來開封府有一個常賣董貴當日綰着一个籃兒出城門外去只見一個婆子在門前叫常賣把着一件物事遞與董貴是甚的是一朵珠子結成的梔子花那一夜朱真歸家失下這朵珠花婆婆私下撿得在手不理會得直幾錢要賣一兩貫錢做私房董貴道要幾錢婆子道胡亂董貴道還你兩貫婆子道好董貴還了錢逕將來使臣房裏見了觀察說道恁地即時觀察把這朵梔子花逕來曹門里請周大郎與媽媽看認得是女兒臨死帶去的即時差人捉婆子婆子說兒子朱真不在當時搜捉朱真不見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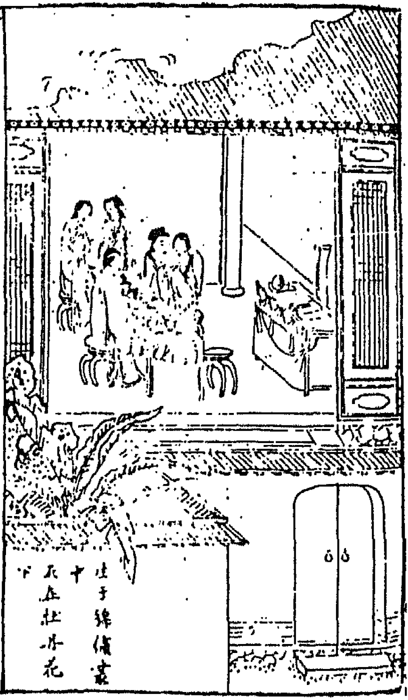
在桑家瓦里看耍、被做公的捉了、解上開封府包大尹、送獄司勘問上件事情、朱真抵賴不得、一一招伏、當案薛孔目初擬朱真劫墳當斬、范二郎免死刺配牢城營、未曾呈案、其夜夢見一神、如五道將軍之狀、怒責薛孔目道、范二郎有何罪過、擬他刺配、快與他出脫了、薛孔目醒來大驚、改擬范二郎打鬼、與人命不同、事屬怪異、宜徑行釋放、包大尹看了、都依擬范二郎歡天喜地、回家後來娶妻、不忘周勝仙之情、歲時到五道將軍廟中燒紙祭奠、有詩爲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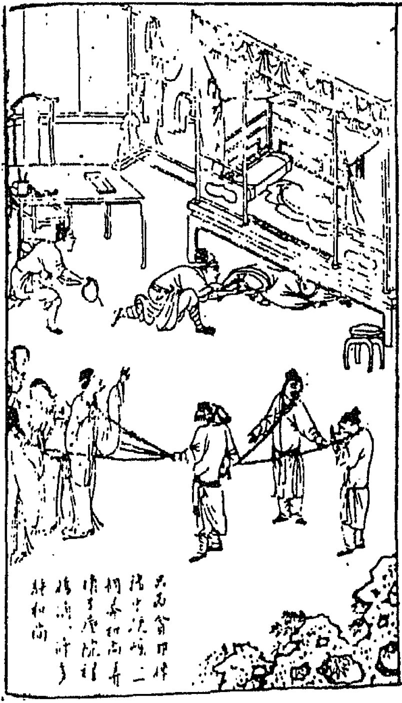
情郎情女等情癡。只爲情奇事亦奇。

若把無情有情比　無情翻似得便宜

第十四卷終

醒世恒言


生手緋衣裳
中
不在牡丹花
下



兵馬[illegible]甲件
捉少[illegible][illegible]二
捆吊和尚去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將淫[illegible]時多
拜和尚

第十五卷

赫大卿遺恨鴛鴦縧

皮包血肉骨包身　强作嬌妍誑惑人
千古英雄皆坐此　百年同共一坑塵

這首詩乃昔日性如子所作單戒那淫色自戕的論來好色與好淫不同假如古詩云一笑傾人城再笑傾人國豈不顧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此謂之好色若是不擇美惡以多爲勝如俗語所云石灰布袋到處留跡其色何在但可謂之好淫而已然雖如此在色中又有多般假如張敞畫眉相如病渴雖爲儒

者所[illegible]夫婦之情人倫之本此謂之正色又如擁妾美婢倚翠偎紅金釵十二行錦障五十里櫻桃楊柳歌舞擅場碧月紫雲風流嫵媚雖非一馬一鞍畢竟有花有葉此謂之俏色又如指營獻笑花陣酣歡露水分司身到偶然留影風雲隨例顏開那借絕須旅館長途堪消寂寞花前月下亦助情懷雖市門之遊豪客不廢然女閒之遊止人恥言不得不謂之邪色主如上蒸下報同人道于獸倚竊穴踰牆役心找于鬼域偷暫時之歡樂為萬世之罪人明有人誅幽有鬼責這謂之亂色又有一種不是正色不是俏色

雖然比不得亂色却又比不得邪色填塞了虛空圈套汚穢却清淨門風緣同神而刮金惹勝佛而惹厭遠則地府填單近則陽間業報奉勸世人切須謹慎

正是

不看僧面看佛面　休把淫心雜道心

說這本朝宣德年間江西臨江府新淦縣有個監生姓赫名應祥字大卿爲人風流俊美落拓不羈專好的是聲色二事遇着花街柳巷舞榭歌臺便流留不捨就當做家裡一般把老大一個家業也弄去了十之三四渾家陸氏見他恁般花費苦口諫勸赫大卿

到道老婆不嫁時常反目因這上陸氏立誓不當領着三歲一小孩子與兄們作一間淨室裡持齋念佛由他放蕩一日正值清明佳節姚大郎穿着一身華麗衣服獨自一個到郊外遊耍遊徧有宋歲詠詩為証

春遊千萬家　美人顏如花
三三兩兩映花立　飄飄似欲乘州僊

姚大郎只揀婦女叢聚之處或前或後往來搖擺賣弄風流希圖要逢着個有緣分的作人不想一無所遇好不敗興自覺無聊走向一個酒館中沽飲三盃

上了酒樓揀沿街一副座頭坐下酒保送上酒餚自斟自飲倚窗觀看遊人不覺三盃兩盞吃勾半酣起身下樓算還酒錢離了酒館一步步任意走去此時已是未牌時分行不多時漸漸酒湧上來口乾舌燥思量得盞茶來解渴便好正無處求覓忽擡頭見前面林子中旛影搖拽磬韻悠揚料道是個僧寮道院心中歡喜即忙趲向前去抹過林子顯出一個大庵院來赫大卿打一看時週遭都是粉牆包裹門前十來株倒垂楊柳中間向陽兩扇八字墻門上面高懸金字扁額寫着非空庵三字赫大卿點頭道常聞得

人說城外非空庵中有標致尼姑只恨沒有工夫未得見得不想今日趁了這便即整頓衣冠走進庵門轉來一條鵝卵石街兩邊榆柳成行甚是幽雅行不多步又進一重墻門便是小小三間房子供着韋馱尊者庭中松栢參天樹上鳥聲嘈雜從佛背後轉進又是一條橫街大卿徑望東首行去見一座雕花門樓雙扉緊閉上前輕輕扣了三四下就有个垂髫女童呀的開門那女童身穿緇衣腰繫絲縧打扮得十分齊整見了赫大卿連忙問訊大卿還了禮跨步進去看時一帶三間佛堂雖不甚大到也高敞中間三

尊大佛相貌莊嚴金光燦爛大卿向佛作了揖對女童道須報令師說有客相訪女童道相公請坐待我進去傳說須臾間一個少年尼姑出來向大卿稽首大卿急忙還禮用那雙開不開合不合慣輸情專賣俏軟睫睩的俊眼仔細一覷這尼姑年紀不上二十面麗白皙如玉天然豐冶韻格非凡大卿看見恁般標致喜得神魂飄蕩一個揖作了下去却像初出鍋的麵粑軟做一塌頭也伸不起來禮罷分賓主坐下想道今日撞了一日並不曾遇得個可意人見不想這所在到藏着如此妙人須用些水磨工夫撩撥他

不怕不上我的鉤兒大卿正在殿中打點草稿誰知那尼姑亦有此心從來尼姑庵也有個規矩但凡客官到來都是老尼迎接荅話那少年的如閨女一般深居簡出非細相熟的主顧或是親戚方纔得見若是老尼出外或是病臥竟自辭客就有非常勢要的立心要來認那小徒也少不得三請四喚等得你個不耐煩方纔出來這個尼姑爲何挺身而出有個緣故他原是個真念佛假修行愛風月嫌冷靜怨恨出家的主兒偶然先在門隙裡張見了大卿這一表人材到有幾分看上了所以挺身而出當下兩隻眼光

就如針兒遇着磁石緊緊的攝在大卿身上笑嘻嘻的問道相公尊姓貴表府上何處至小庵有甚見諭大卿道小生姓赫名大卿就在城中居住今日到郊外踏青偶步至此久慕仙姑清德順便拜訪尼姑謝道小尼僻居荒野無德無能謬承枉顧蓬蓽生輝此處來往人雜請裏面軒中待茶大卿見說請到裏面吃茶料有幾分光景好不歡喜即起身隨入行過幾處房屋又轉過一條迴廊方是三間淨室收拾得好不精雅外面一帶都是扶欄庭中植梧桐二樹修竹數竿百般花卉紛紜輝映但覺香氣襲人正中間供

白描大士像一軸、古銅爐中、香烟馥馥、下設蒲團一、坐、左一間放着朱紅廚櫃四個、都有封鎖、想是放藏經典在內、右一間用圍屏圍着、進入看時、橫設一張桐柏長書卓、左設花藤小椅、右邊靠壁一張斑竹榻兒、壁上懸一張斷紋古琴、書卓上筆硯精良、纖塵不染、側邊有經卷數帙、隨手拈一卷翻看、金書小楷字體、倣趙松雪、後註年月、下書弟子空照薰沐寫、大卿問空照是何人、答道就是小尼賤名、大卿反覆玩賞、誇之不已、兩個隔着卓子對面而坐、女童點茶捧來、空照雙手捧過一盞、遞與大卿、自取一盞相陪、那

手十指尖纖潔白可愛大卿接過嚥在口中真個好茶有呂洞賓茶詩爲証

玉蘂旗鎗稱絕品　僧家造法極工夫
兎毛甌淺香雲白　蝦眼湯翻細浪休
斷送睡魔離幾席　增添清氣入肌膚
幽叢自落溪嵓外　不肯移根入上都

大卿問道仙庵共有幾位空照道師徒四衆家師年老近日病廢在床當家就是小尼指着女童道這便是小徒他還有師弟在房裏誦經赫大卿道仙姑出家幾年了空照道自七歲喪父送入空門今已十二

年矣赫大卿道青春十九正在妙齡怎生受此寂靜空照道相公休得取笑出家勝俗家數倍哩赫大卿道那見得出家的勝似俗家空照道我們出家人並無閒事縈擾又無兒女牽絆終日誦經念佛受用一爐香一壺茶倦來眠紙帳閒暇理絲桐好不安閒自在大卿道閒暇理絲桐彈琴的也得個知音的人兒在傍喝采方好這還罷了則這倦來眠紙帳萬一夢魘起來沒人推醒好不怕哩空照已知大卿下鉤含笑而應道夢魘殺了人也不要相公償命大卿也笑道別的魘殺了一萬個全不在小生心上像仙姑恁

般高品豈不可惜兩下你一句我一聲漸漸說到分際大卿道有好茶再求另潑一壺來吃空照已會意了便教女童去廊下烹茶大卿道仙姑卧房何處是什麼紙帳也得小生認一認空照此時慾心已熾按納不住口裏雖說道認他怎麼却早已立起身來大卿上前擁抱先做了個呂字空照往後就走大卿接脚跟上空照輕輕的推開後壁後面又有一層房屋正是空照卧處擺設更自濟楚大卿也無心觀看兩個相抱而入遂成雲雨之歡有小尼姑曲兒爲証

小尼姑在庵中手拍着桌兒怨命平空裏吊下

個俊俏官人坐談有幾句話聲口兒相應你貪我不捨一拍上就圓成雖然是不結髮的夫妻也難得他一個字兒叫做肯

二人正在酣美之處不隄防女童推門進來連忙起身女童放下茶兒掩口微笑而去看看天晚點起燈燭空照自去收拾酒菓蔬菜擺做一卓與赫大卿對面坐下又恐兩個女童泄漏機關也教來坐在傍邊相陪空照道菴中都是吃齋不知貴客到來未曾備辦葷味甚是有慢赫大卿道承賢師徒錯愛已是過分若如此說反令小生不安矣當下四人盃來盞去

吃到半酣、大卿起身捱至空照身邊、把手勾着頸兒、將酒、飲過半盃、遞到空照口邊。空照將口來承、一飲而盡、兩個女童見他肉麻、起身迴避、空照一把扯、道既同在此、料不容你脫白、二人掙脫不開、將袖兒掩在臉上、大卿上前抱住、扯開袖子、就做了個嘴兒、二女童年在當時、情竇已開、見師父容情、落得快活、四人摟做一團、纏做一塊、吃得個大醉、一牀而臥、相偎相抱、如漆如膠、赫大卿放出平生本事、竭力奉承、尼姑俱是初得甜頭、恨不得把身子併做一個、到次早空照叫過香公、賞他三錢銀子、買囑他莫要泄漏、又

將錢鈔教去買辦魚肉酒菓之類那香公平昔間搥着這幾碗黃虀淡飯沒甚肥水到口眼也是昏的耳也是聾的身子是軟的脚兒是慢的此時得了這三錢銀子又見要買酒肉便覺眼明手快身子如虎一般健走跳如飛那消一个時辰都已買完安排起來欵待大卿不在話下却說非空菴原有兩個房頭東院乃是空照西院的是靜真也是個風流女師手下止有一個女童一個香公那香公因見東院連日買辦酒肉報與靜真靜真猜莫空照定有些不三不四的勾當教女童看守房戶起身來到東院門口恰好

遇見香公左手提着一个大酒壺右手拿个燈兒叫門出來看下打個照面即問道院主往那裡去靜真道特來與師弟閒話香公道既如此待我先去通報靜真一手扯住道我都曉得了不消你去打照了香公被道着心事一個臉兒登時漲紅不敢答應只得隨在後邊將院門閉上跟至淨室門口高叫道西房院主在此拜訪空照聞言慌了手脚沒做理會大卿閃在房後起身迎住靜真稽首上前一把扯着空照衣袖說道好阿出家人幹得好事敗壞山門我與你到里正處去講扯着便走諕得个空照臉兒就如

七八樣的顏色染的一搭兒紅、一搭兒青心頭恰像千百個鐵槌打的一回兒上一回兒下、半句也對不出半步也行不動、靜真見他這個模樣、呵呵笑道師弟不消着急我是耍你、但既有佳賓、如何瞞着長獨自受用、還不快請來相見空照聽了這話方纔放心遂令大卿與靜真相見大卿看靜真姿容、秀美丰采動人年紀有二十五六上下雖然長于空照風情比他更勝、乃問道師兄上院何處靜真道小尼即此巷西院、咫尺便是大卿道小生不知、失於拜謁、閒下閒敘、半晌靜真見大卿舉止、風流談吐、開爽、頗將留盼

戀戀不捨、嘆道、天下有此美士、師弟何幸、獨擅其美、空照道、師兄不須眼熱、倘不見外、自當同參、靜真道、若得如此、佩德不淺、今晚奉候小坐、萬祈勿外、說罷即起身作別、回至西院、准備酒肴伺候、不多時、空照同赫大卿攜手而來、女童在門口迎候、赫大卿進院、看時房廊花徑、亦甚委曲、三間淨室、比東院更覺精雅、但見

蕭洒亭軒清虛戶牖畫展江南煙景、香焚真臘沉檀、庭前修竹、風搖一派珮環聲、簾外奇花、日照千層錦繡色、松陰入檻琴書潤、山色侵軒枕

乘涼、

靜眞見大卿已至、心中歡喜、不復叙禮、即便就坐。茶罷、擺上菓酒、便教空照推靜眞坐在赫大卿身邊、自己對面相陪、又扯女童打横而坐、四人三盃兩盞、飲勾多時。赫大卿把靜眞抱置膝上、又教空照坐至身邊、一手勾着頸項兒、百般旖旎、傍邊女童面紅耳熱、也覺動情。直飲到黄昏時分、空照起身道、好做新郎、明日早來賀喜。討個燈兒、送出門口、自去、女童叫香公關閉門戶、進來收拾家火、將湯淨過手脚。赫大卿抱着靜眞上牀、解脱衣裳、鑽入被中、酥胸緊貼、玉體

相偎赫大卿乘着酒興借生平才學恣意顛狂把靜眞弄得魄丧魂消骨酥體軟四肢不收委然帶上睡至巳牌時分方纔起來自此之後兩院都買囑了香公輪流取樂赫大卿淫慾無度樂極忘歸將近兩月大卿自覺身子困倦支持不來思想回家怎奈尼姑正是少年得趣之際那肯放捨赫大卿再三哀告道多承雅愛實不忍別但我到此兩月有餘家中不知下落定然着忙待我回去安慰妻孥再來陪奉不過四五日之事卿等何必見疑空照道既如此今晚備一酌爲餞明早任君回去但不可失信作無行之人

赫大卿說著道若忘卿等恩德猶如此日空照即到西院報與靜眞靜眞想了一回道他說誓雖是眞心但去了必不能再至空照道却是爲何靜眞道此這樣一個風流美貌男子誰人不愛況他生平花柳多情樂地不少逢着便留戀幾時雖欲要來勢不可得空照道依你說還是怎樣靜眞道依我却有個絕妙策兒在此教他無繩自縛死心塌地守着我們空照連忙問計靜眞伸出手拏着兩個指頭說將出來有分教赫大卿

生于錦繡叢中　死在牡丹花下

好計

當下靜真道、今夜若從我行、多勸幾盃、把來灌醉了、將他頭髮剃淨、自然難回家去、況且面龐又像女人、也照我們粧束、就是達摩祖師親來、也相不出他是個男子、落得永遠快活、且又不擔干紀、豈非一舉兩便、空照道、師兄高見、非我可及、到了晚上、靜真教女童看守房戶、自己到東院見了赫大卿道、正好散娛、因甚頓生別念、何薄情至此、大卿道、非是寡情、止因離家已久、妻孥未免懸望、故此暫別數日、仍來陪侍、豈敢久拋、忘却恩愛、靜真道、師弟已允、我怎好免強、但君不失所期、方爲信人、大卿道、這個不須多囑步

須設上酒肴。四桌一。男兩兩面坐。靜真道。今夜此酒乃離別之筵。須大家痛醉。空照道。這個自然。當下更番勸酬。直飲至三鼓。把赫大卿灌得爛醉如泥。不省人事。靜真起身。將他巾幘脫下。空照取出剃刀。把頭髮剃得一莖不存。然後扶至房中去睡。各自分別就寢。赫大卿一覺直至天明方纔甦醒。傍邊伴的却是空照。翻轉身來。覺道精頭皮在枕上揉過。連忙把手摸時。却是一個精光葫蘆。吃了一驚。急忙坐起。連叫道。這怎麼說。空照驚醒。轉來見他大驚小怪。也坐起來道。郎君。不要着惱。因見你執意要回。我師徒不忍

分離，又無策可施，因此行這苦計，把你也一妾扮做尼姑，闖個久遠快活。一頭說一頭即伏在懷中撒嬌撒痴，淫聲浪語，迷得俺老大卿心無張主，乃道，難承你們好意，只是下手太狠，如今教我怎生見人。空照道，待蓄長了頭髮，見也不遲。老大卿無可奈何，只得依他做尼姑打扮，住在庵中，晝夜淫樂。空照靜真，已自不肯放空，又加添兩個女童。

我將做點朱會我將做亂點軍那壁廂貪淫的
肯行廉蔑這壁廂買好的敢惜精神兩柄伏斧
不勾幾，一堆枯柴一个疲兵怎能當四員健將

燈將滅而復明纔見那荒腸之火漏已盡而猶滴那有劉得之時任教鐵漢也消鑄這个殘生難

遺汴

大鄭病已在身沒人醫治起初時逗三好兩歉尼姑還說是躲避差役丈后見他久臥床褥方纔着急意欲送回家去却又頭上沒了頭髮倘他家盤問出來告到官司敗露庵院住身不牢若留在此又恐一差兩悞這尸首無處出脫被他方燒得弄出事來性命不保又不致請免醫人看治立教香公去說病討藥猶如燒在石上那有一些用處空費真兩个煎湯

送藥日夜服侍指望他還有痊好的日子誰知病勢轉加淹淹待斃空照對靜眞商議道赫郎病體料無生理此事却怎麼處靜眞想了一想道不打緊如今先教香公去買下幾担石灰等他走了路也不要尋外人妝撿我們自己與他穿着衣服依般尼姑打扮棺材也不必去買且將老師父壽材來盛了我與你同着香公女童相幫擡到後園空處掘個深穴將石灰傾入埋藏在內神不知鬼不覺那个曉得不題二人商議且說赫大卿這日睡在空照房裏忽地想起家中眼前並無一个親人淚如雨下空照與他拭淚

安慰道郎君不須煩惱少不得有好的日子赫大卿道我與二卿邂逅相逢指望永遠相好誰想緣分淺薄中道而別深爲可恨但把手原是與卿相處今有一句要緊話兒托卿與我周旋萬乞不要違我空照道郎君如有所囑必不敢違赫大卿將手在枕邊取出一條鴛鴦縧來如何喚做鴛鴦縧原來這縧半條是鴉青絲半條是鵝兒黃兩樣顏色合成所以謂之鴛鴦縧當下大卿將縧付與空照含淚而言道我自到此家中分毫不知今將永別可將此縧爲信報知吾妻教他快來見我一面死亦瞑目空照接縧在手

忙使女前請靜眞到廂房內將縧與他看了商議報信一節靜眞道你我出家之人私藏男子已犯明條况又弄得這遭欲放他歸家到此怎肯干休必然聲張起來你我如何收拾空照到底是个嫩貨心中猶預不忍靜眞劈手奪取縧來望着天花板上一丟眼見得這縧有好幾時不得出世哩空照道你拔了這縧兒教我如何去回復赫郎靜眞道你只說已差香公將縧送去了他娘子自不肯來難道問我个違限不成空照依言回復了大卿大卿連日一連問了幾次只認渾家懷恨不來看他心中愈加悽慘嗚嗚而

泣又捱了幾日大限已到嗚呼哀哉

地下忽添貪色鬼　人間不見假尼姑

二尼見他氣絕不敢高聲啼哭欲泣而已一面燒起香湯將他身子揩抹乾淨取出一套新衣穿着停當教起兩個香公將酒飯與他吃飽點起燈燭到後園一株大柏樹傍邊用鐵鍬掘了个大穴傾入石灰然後擡出老尼姑的壽材放在穴內鋪設好了也不管時日利也不利到房中把屍首翻在一扇板門之上眾尼相帮香公扛至後園盛殮在內掩上材蓋將就釘了又傾上好些石灰把泥堆上匀攤與平地一般

並無一毫形迹、可憐赫大卿自清明日纏上了這尼姑到此三月有餘、斷送了性命、妻孥不能一見、撇下許多家業埋于荒園之中、深爲可惜有小詞爲証、

貪花的這一番你走錯了路、千不合、萬不合不
該纏那小尼姑、小尼姑是真色鬼怕你纏他不
過頭皮兒都擂光了、連性命也嗚呼、埋在寂寞
的荒園也這是貪花的結果

話分兩頭、且説赫大卿渾家陸氏、自從清明那日赫大卿遊春去了、四五日不見回家只道又在那个娼家留戀、不在心上、已後十來日不回叫家人各家去

挨問都道清明之後從不曾見陸氏心上着忙看看一月有餘不見踪跡陸氏在家日夜啼哭寫下招子各處粘貼亦無下落合家好不着急那年秋間久雨赫家房子倒壞甚多因不見了家主無心葺理直至十一月間方喚幾個匠人修造一日陸氏自走出來計點工程一眼覷着個匠人腰間繫一條鴛鴦縧兒依稀認得是丈夫束腰之物吃了一驚連忙喚了管敎那匠人解下來看這匠人教做蒯三泥水木作件件精熟有名的三料匠赫家是個頂門主顧故此家中大小無不認得當下見掌家娘子要看連忙解下

交與丫環丫環又遞與陸氏陸氏接在手中反覆仔
細一認分毫不差只因這一條絛兒有分教

　　貪淫浪子名重拾　稔色尼姑禍忽臨

原來當初買這條絛兒一樣兩條夫妻各繫其一今日
見了那件物兒人亡不覺撲簌簌流下淚來即叫前
三問道這條絛你從何處得來的闌三道在城外一個
尼姑庵裡拾的陸氏道那庵叫什麼庵尼姑喚甚名
字闌三道這庵有名的非空庵有東西兩院東房叫
做空照西房叫做靜真還有幾個不曾剃髮的女童
陸氏又問那尼姑有多少年紀了闌三道都只好二

十來歲到也有十分顏色陸氏聽了心中揣度丈夫一定戀着那兩個尼姑隱在菴中了我如今多着幾個人將了這縧叫蒯三同去做個証見滿菴一搜自然出來的方纔轉步忽又想道焉知不是我丈夫掉下來的且莫要枉殺了出家人我再問他個備細陸氏又叫住蒯三問道你這縧幾時拾的蒯三道不上半月陸氏又想道原來半月之前丈夫還在菴中事有可疑又問道你在何處拾的蒯三道在東院廂房內天花板上拾的也是大雨中淋漏了屋教我去翻瓦故此拾得不敢動問大娘子爲何見了此縧只管

盤問陸氏道這鼎是我大官人的自從春間出去一向並無踪跡今日見了這鼎少不得鼎在那里人在那里如今就要同你去與尼姑討人尋着大官人回來照依招子上重重謝你蒯三聽罷吃了一驚那里說起都在我身上要人便道鼎便是我拾得實不知你們大官人事體陸氏道你在菴中共做幾日工作蒯三道兩院共有十來日至今工錢尚還我不清哩陸氏道可曾見我大官人在他菴裏麽蒯三道這个不敢說謊生活便做了這幾日任我們穿房入戶却從不曾見大官人的影兒陸氏想道若人不在菴中

雖有此疑也難憑揣左思右算想了一回乃道這總在庵中必定有因或者藏于別處也未可知適纔蒯三說庵中還少工錢我如今賞他一兩銀子教他只討銀為名不時去打探不得露出些圭角來那時着在尼姑身上自然有個下落即喚過蒯三分付如此如此恁般恁般先賞你一兩銀子若得了實信另有酬謝那匠人先說有一兩銀子後邊還有重酬滿口應承作急尼道陸氏同到房中將白銀一兩付與蒯三作別回家到了次日蒯三捱到飯後慢慢的走到非空庵門口只見兩院的香公坐在門檻上向着

日色脫開衣服捉虱子蒯三上前叫聲香公那老兒擡起頭來認得是蒯匠便道連日不見怎麽有工夫閒走院主正要尋你做些小生活來得湊巧蒯匠見說正合其意便道不知院主要做甚麽香公道說便恁般說連我也不知同進去問便曉得把衣服收好一同進來灣灣曲曲直到裏邊淨室中靜真坐在那里寫經香公道院主蒯待詔在此靜真把筆放下道剛要着香公來叫你做生活恰來得正好蒯三道不知院主要做甚樣生活靜真道佛前那張供桌原是祖傳下來的年深月久漆都剝落了一向要換沒有

個施主，前日發心捨下幾根木子，今要照依東院一般做張佛櫃，選着明日是個吉期，便要動手，必得你親手製造，那樣沒用副手，一个也成不得的。工錢索性一併罷。蒯三道：恁樣明日早來。口中便說，兩隻眼四下照看，淨室內空空的，料得沒個所在隱藏，即便轉身一路出來，東張西望，想道：這卻在東院拾的，還該到那邊去打探。走出院門，別了香公，徑到東院，見院門半開半掩，把眼張看，並不見個人兒，輕輕的推將進去，捏手捏腳，逐步步走入，見鎖着的空地，便從門縫中張望，並無聲息，卻走到廚房門首，只

光景好

聽得裏邊笑聲便立定了脚把眼向窓眼中一張見兩個女童攪做一團頑耍須臾間小的跌倒在地大的便扛起雙足跨上身去學男人行事扑着親嘴小的便喊大的道孔兒也被人弄大了還要叫喊蒯三正看得得意忽地一个噴嚏驚得那兩個女童迸作跳起問道那個蒯三走近前去道是我院主可在家麽口中便說心內却想着兩個耍戲忍笑不住的笑了一聲女童覺道被他看見臉都紅了道蒯待詔有甚說話蒯三道沒有甚話要問院主借工錢用用女童道師父不在家裏改日來罷蒯三見回了不好

進去、只得騰身出院、兩個女童、把門關上、口內写道、這蠻子好像做賊的、聲息不見、已到廚下了、怎樣可惡崩三明明聽得、未見實跡、不好發作、一路思想孔兒被人弄大了、這話雖不甚明白、却也有些蹺蹊、且到明日再來採聽、至次日早上、帶着家火、徑到西院將木子量劃尺寸、選斷斧鋸裁截、手中辦做家火、一心猜聽赫大卿消息、約莫未牌時分、靜眞走出觀看兩下說了一回閒話、忽然擡頭見香爐中火滅、便教女童去取火、女童去不多時、將出一個燈盞火兒、放在桌上、便去解繩放那香爐、不想繩子放得忒鬆了

傷巴污衣由
極助氣揪
髮

天
伏開口

那盞燈望下直滴事有湊巧物有偶然香疊剛落下來恰好淨真立在其下不歪不斜正打在他的頭上撲的一聲那盞燈碎做兩片這油從頭直澆到底淨真心中大怒也不顧身上油污趕上前一把揪住女童頭髮亂打亂踢口中罵著妖精淫婦媚狠般人入作了全不照管污我一身衣服淌三撒下手中斧竪說來解勸開了淨真怒氣未息一頭走一頭罵往裏邊更換衣服去了那女童打得頭髮散做一堆哀哀而哭見他進去口中喃喃的道打撒了油使恁般打罵你活活弄殺了人故閘扎廂那喇嘛三聽得這話

卽忙來開正是

情知語似鉤和線　從頭釣出是非來

原來這女童年紀也在當時初起見赫大卿與靜眞百般戲弄心中也欲得嘗嘗滋味怎奈靜眞性利害比空照大不相同極要拈酸吃醋只爲空照是首事之人姑容了他漢子到了自己房頭單圖吃在肚裏還嫌不勾怎肯放些須空隙與人女童含怨了多時銜恨在心今日氣忿間一時把眞話說出不想正湊了蒯三之趣當下蒯三問道他怎麽弄死了人女童道與東房這些道婦日夜輪流快活將一個赫監

生斷送了蒯三道如今在那裏女童道東房後因大栢樹下埋的不是蒯三還要問時香公走將出來便大家住口女童自哭向裡邊去了蒯三思量這話與昨日東院女童的正是暗合眼見得這事有九分了不到晚只推有事收拾傢火一口氣跑至姊家請出陸氏娘子將上項事一一說知陸氏見說丈夫被了放聲大哭連夜請親族中商議停當就留蒯三在家宿歇到次早喚集童僕共有二十來人帶了鍬頭鐵鍬斧頭之類陸氏把孩子教養娘看管乘坐轎子蜂湧而來那菴離城不遠三里之地頃刻就到了陸氏

下了轎子、畄一半人在門口把住、其餘的擡着鋤頭鐵鍬、隨陸氏進去、蒯三在前引路、徑來到東院扣門、那時庵門纔開、尼姑們方纔起身、香公聽得扣門出來開看、見有女客、只道是燒香的、進去報與空照知道、那蒯三認得後園路徑、引着衆人一直望裏邊徑闖、劈面遇着空照、空照見蒯三引着女客、便道原來是蒯待詔的宅眷、上前相迎、蒯三陸氏也不答應、將他擠在半邊、衆人一溜烟向園中去了、空照見勢頭勇猛、不知有甚緣故、隨脚也趕到園中、見衆人、不到別處、徑至大栢樹下、運起鋤頭鐵鍬、往下亂掘、空照

知事已發覺，驚得面如土色，連忙覆身進來，對着女童道，不好了，赫郎事發了，快些隨我來逃命，兩個女童都也嚇得目瞪口呆，跟着空照轉身而走，方到佛堂前，香公來報說，菴門口不知爲甚，許多人守住，不容我出去，空照連聲叫苦也，且往西院去，再處四人飛走到西院，敲開院門，分付香公閉上，倘有人來，把且勿要開，赶到裡邊，那時靜眞還未起身，門尚閉着，空照一片聲亂打，靜眞聽得空照聲音，急忙起來，穿着衣服，走出問道，師弟爲甚這般忙亂，空照道，赫郎事體，不知那個漏了消息，蒯木匠這天殺的，同了許

多人徑趕進後園，如今在那裡發覺了。我欲要逃走，香公說門前已有人看守，出去不得，特來與你商議。靜眞見說，吃這一驚，却也不小，說道：剛匠昨日也在這里做生活，如何今日便引人來，却又知得恁般詳細，必定是我菴中有人走漏消息，這奴狗方纔去報新聞。不然何由曉得我們的隱事。那女童在旁聞得，懊悔昨日失言，好生驚懼。東院女童道：剛匠有心，想非一日了。前日便悄悄直到我家廚下來打聽消耗，被我們發作出門，但不知那個泄漏的。空照道：這事且慢理論，只是如今却怎麼處。靜眞道：更無別法，只

有一個走字。空照道。門前有人把守。靜眞道。且看後門。先教香公打探。回說並無一人。空照大喜。一面教香公把外邊門戶一路關鎖。自己到房中取了些銀兩。其餘盡皆棄下。連香公共是七人。一齊出了後門也把鎖兒鎖了。空照道。如今走到那里去躲好。靜眞道。大路上走。必然被人遇見。須從僻路而去。往極樂菴暫避。此處人烟稀少。無人知覺。了緣與你我情分又好。料不推辭。待事平定。再作區處。空照連聲道是。不管地上高低。望着小徑。落荒而走。投極樂菴躲避。不在話下。且說陸氏同蒯三眾人在柏樹下一齊着

力、鋤開面上土泥、露出石灰、都道是了。那石灰堅了水、并做一塊、急切不能得碎。弄了大一回、方纔看見材蓋。陸氏便放聲啼哭。衆人用鐵鍬鑿去兩邊石灰、那材蓋却不能開。外邊把門的等得心焦、都奔進來觀看。正見弄得不了不當、一齊上前相幇撬將下去、把官木弄浮、提起斧頭、砍開棺蓋、打開看時、不是男子、却是一個尼姑。衆人見了、都儱做一堆、也不去細認、俱面面相覷、急把材蓋掩好。說話的、我且問你、赫大卿死未周年、雖然沒有頭髮、夫妻之間、難道就認不出了。看官有所不知、那赫大卿初出門時、紅紅白

白是個俊俏子弟在巷中得了怯症久臥床褥瘦只剩得一把枯骨就是引鏡自照也認不出當初本身了況且驟然見了個光頭怎的不認做尼姑當下陸氏到埋怨蒯三起來道特地教你探聽怎麼不問個的確却來虛報如今赤這尼姑如何是好蒯三道昨日小尼明明說的如何是虛報衆人道見今是個尼姑了還强辯到那裏去蒯三道莫不掘錯了再在那泥裏下去看內中有個老年親戚道不可不可律上說開棺見屍若輕況發掘墳墓也該是個斬罪目今我們已先犯着了倘再掘起一個尼姑到去頂兩

個斬罪不成，不如快去告官，將昨日說的小尼來問

方纔扯個兩平。若被尼姑先告，到是老大利害。衆人

齊聲道：是。急忙引着陸氏就走，連鋤頭家伙都丟下

了。從裏邊直至菴門，只並無一個尼姑。那老者又道：

不好了。這些尼姑，不是去叫地方，一定先去告狀了。

快走快走。嚇得衆人一個個心下慌張，巴不能脫離

了此處，擁陸氏上了轎子，飛也似亂跑，望新淦縣前

來禀官。進得城時，混廝們就躲去了一半。正是話分

兩頭。却說陸氏帶來人衆內，有個雇工人，叫做毛潑

皮，只道菴中還有甚東西，閃在一邊，讓衆人去後，搗

閑林菴。抹起衣服上下一看，更無別物，也是數合當然，不知怎地一扯，那褲子直褪下來，露出那件話兒。毛潑皮看了笑道：原來不是尼姑，却是和尚。依舊將林菴奻走出來，四處張望，見沒有人，就走到一個房裡，正是空照的淨室，只撿細軟取了幾件，藏在懷裡，離了非空菴，急急趕到縣前，正值知縣相公在外拜客。陸氏同衆人在那里伺候，毛潑皮上前道：不要着忙，我放不下，又轉去相看，雖不是大官人，却也不是尼姑，到是個和尚。衆人都歡喜道：如此還好，只不知道和尚是甚寺裏，却被那尼姑謀死？你道天下有恁

般巧事正說間傍邊走出一個老和尚來問道有甚和尚謀死在那個尼姑菴裡怎麽個模樣衆人道是城外非空菴東院一个長長的黃瘦小和尚像狠不多時哩老和尚見說便道如此說來一定是我的徒弟了衆人問道你徒弟如何却死在那里老和尚道老僧是萬法寺住持覺圓有個徒弟叫做去非今年二十六歲專一不學長俊老僧管他不下自今人月間出去至今不見回來他的父母又極護短不說兒子不學好反告小僧謀死今日在此候審若得死的果然是他也出脫了老僧毛發皮道老師父你若

肯請我引你去看如何老和尚道若得如此可知好麼正待走動只見一個老兒同着一個婆子赶上來把老和尚接連兩個把掌罵道你這賊禿把我兒子謀死在那里老和尚道不要嚷你兒子如今有着落了那老兒道如今在那里老和尚道你兒子與非空菴尼姑串奸不知怎樣死了埋在他後園指着毛潑皮道這位便是証見扯着他便走那老兒同婆子一齊跟來直到非空菴那時哄動人家盡皆曉得若老若幼俱來觀看毛潑皮引着老和尚直至裏邊只見一間房裏有人叫喊毛潑皮推門進去看時却是一

倘將病的老尼姑睡在床上叫餓肚裏餓了如何不將飯與我吃毛發皮也不管他依舊把門拴上同老和尚到後園栢樹下扯開村嫗那婆子同老兒挨膺老眼仔細認看依稀有些相像便放聲大哭看的人都攏做一堆問起根由毛潑皮指手劃腳剖說那事老和尚見他認了只要出脫自己不管真假一把扯道去去去你兒子有了快去稟官拿尼姑去審問明白再哭未遲那老兒只得住了把村嫗扶離了非空菴飛奔進城到縣前時恰好知縣相公方回那拘老和尚的差人不見了原被告四處尋覓奔了个滿頭

那赫家衆人見毛潑皮老和尚到了，都來問道，可與是你徒弟麽，老和尚道，千眞萬眞，衆人道，既如此，并做一事進去禀罷，差人帶一干人齊到裡邊跪下，到先是赫家人上去禀說家主不見緣由，并見蒯匠縣，及菴中小尼所說，開棺却是和尚屍首，前後事一一細禀，然後老和尚上前禀說，是他徒弟，三月前蒼然出去，不想死在尼姑菴裏，被伊父母訐告，今日已見明白，與小僧無干，望乞超豁，知縣相公問那老兒道，果是你的兒子麽，不要錯了，老兒禀道，正是小人的兒子，怎麽得錯，知縣相公即差四個公差到菴中

拿尼姑赴審、差人領了言語、飛也似赶到菴裡、只見看的人便擁進擁出、那見尼姑的影兒、直尋到一間房裡、單單一個老尼在床將歿快了、內中有一個道成者躲在西院、急到西院門口、見門閉着、敲了一回無人答應、公差心中焦躁、俱從後園墻上、爬將過去見前后門戶盡皆落鎖、一一路打開搜看、並不見個人跡差人各涵過幾件細軟東西、到拿地方同去回官、知縣相公在堂等候、差人稟道、非空菴尼姑都逃躲不知去向、拿地方在此回話、知縣問地方道、你可曉得尼姑躲在何處、地方道、這個小人們那里曉得、知縣

曉道尼姑在地方上賄養和尚謀殺人命這等不法勾當都隱匿不報如今事露却又縱容躲過假推不知既知此要地方何用喝教拿下去打地方再三苦告方纔饒得限在三日內准要一干人犯召保在外聽候獲到審問又發兩張封皮將菴門封鎖不題且說空照靜真同着女童香公來到極樂菴中那菴門緊緊閉着敲了一大回方纔香公開門出來衆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齊擁入流水叫香公把門閉上菴主了緣早已在門傍相迎見他們一窩子都來且是慌慌張張料想有甚事故請到佛堂中坐下一面教

香公去點茶遂開言問其來意靜真扯在半邊將上項事細說一遍要借庵中躲避了緣聽罷老大吃驚沉吟了一回方道二位師兄有難來投本當相留但此事非同小可往遠處逃者或可避過我這里墻卑室淺耳目又近倘被人知覺莫說師兄走不脫只怕連我也涉在渾水內如何躲得你道了緣因何不肯起來他也是個廣開方便門的善知識正勾搭萬法寺小和尚去非做了光頭夫妻藏在寺中三個多月雖然也扮作尼姑常恐露出事來故此門戶十分緊急今日靜真也為那樁事敗露來躲避恐怕被人緝

着豈不連累的事也出醜因這上不肯相留空照迎
徒見了縣推托都商商相覷沒做理會到底辯真有
些贓物擺得了縣平昔貪財便去袖中摸出銀子扶
上二三兩遞與了縣道師兄之言雖是有理但事起
倉卒不曾算得個去路急切投奔何處望師兄念同
日情分暫容躲避兩三日待勢頭稍緩然後再往別
處這些少銀兩送與師兄爲盤纏之用縣然了縣見
着銀子就忘了利害乃道若只住兩三日便不妨得
如何要師兄銀子辯真道在此攪擾已是不當豈可
又費師兄了縣假意謙讓一回把銀收過引入裡邊

去哉緣且說小和尚去非聞得香公說是非空菴裡徒五緣且又生得標致忙走出來觀看兩下却好打個照面各打了問訊靜真仔細一看却不認得問了緣道此間師兄上院何處怎麼不曾相會了緣扯個謊道這是近日新出家的師弟故此師兄還認不得那小和尚見靜真與師徒姿色勝似了緣心下好不歡喜想道我好造化那里說起天賜這幾個妙人到此少不得都到上俺輪流兒取樂快活當下了緣備辦些素餚款待靜真空照心中有事耳熱眼跳坐立不寧那里吃得下飲食到了申牌時分向了緣道不如

菴中事體若何、欲要央你們香公去打聽個消息、方好計較長策、了緣即教香公前去、那香公是個老實頭、不知利害、一徑奔到非空菴前東張西望、那時地方人等正領着知縣鈞旨、封鎖菴門、也不管老尼死活、反鎖在內、兩條封皮交叉封好、方待轉身見那老兒探頭探腦、慌來慌去、情知是個細作、齊上前喝道、官府正要拿你、來得恰好、一個拿起索子、向頸上便套、嚇得香公身酥腳軟、連聲道、他們借我菴中躲避、央我來打聽的、其實不干我事、衆人道、原曉得你是打聽的、快說是那個菴裏、香公道、是極樂菴裏、衆人得

了賓信又教數個幇手押着香公齊到極樂菴將前後門把好然後叩門裡邊聽得是香公回了了緣急出來開門衆人一擁而入迎頭就把了緣拿住押進裏面搜捉不曾走了一個那小和尚着了慌躲在牀底下也被搜出了緣向衆人道他們不過借我菴中暫避其實做的事體與我分毫無干情願送些酒錢與列位怎地做個方便饒了我菴裡那衆人道這使不得知縣相公好不利害哩倘然問在何處拿的教我們怎生回答有干無干我們總是不知你自到縣裡去分辨了緣道這也容易但我的徒弟乃新出家

的這個可以免得登列位做個人情衆人貪着銀子却也肯了內中又有個道成不得既是與他沒相干何消這等着忙直躲入淤底下去一定也有些蹺蹊我們休攬這樣干紀衆人齊聲道是都把索子扣了連男帶女共是十人好像端午的粽子做一串兒牽出菴門將門封鎖好了解入新淦縣來一路上了緣埋怨靜真連累靜真半字不敢回答正是

老龜蒸不爛　移禍於空桑

此時天色傍晚知縣已是退衙地方人又帶回家去宿歇了緣悄悄與小和尚說道明日到堂上你只說

這場官司
准對看

做新出家的徒弟切莫要多講待我去分說料然無事到次月知縣早衙地方解進去稟道非空菴尼姑俱躲在極樂菴中今已緝獲連極樂菴尼姑通拿在此知縣教跪在月臺東首跪着差人喚集老和尚赫大卿家人蒯三并小和尚父母來審不消片刻俱已喚到令跪在月臺西首小和尚偷眼看見衆異道怎麼我師父也涉在他們訟中連爹媽都在此一發好怪心下雖然暗想却不敢叫喚又恐師父認出到把頭兒別轉伏在地上那老兒同婆子也不管官府在上指着尼姑帶哭帶罵道沒廉恥的狗淫婦如何把我

[illegible]

兒子謀害、好好還我活的便罷。小和尚聽得老兒與靜真討人、愈加驚異、想道、我好端端活在此、那裏說起、却與他們索命。靜真空照還認是赫大卿的父母、那敢則聲。知縣見那老兒喧嚷、呵喝住了、喚空照靜真上前問道、你既已出家、如何不守戒律、偷養和尚、却又將他謀害、從實招來、免受刑罰。靜真空照自己那犯已重、心慌膽怯、那五臟六腑、猶如一團亂麻、沒有個頭緒、這時見知縣不問赫大卿的事、倒問和尚什麼和尚之事、一發摸不着個頭路、靜真那張嘴頭子、平時極是能言快語、到這回恰如生漆粘牢魚膠粘

住、掙不出一个字兒、知縣連問四五次、剛剛掙出一句道、小尼並不曾謀死那個和尚、知縣喝道、見今謀死了萬法寺和尚去非、埋在後園、還敢抵賴、快夾起來、兩邊皂隸答應、如豺向前動手、了緣見知縣把尸首認做去非、追究下落、打着心頭之事、老大驚駭、身子不搖自動、想道、這是那里說起、他們乃赫監生的尸首、却到不問、反帶出我身上的事來、真也奇怪、心中沒想一頭處、將眼偷看小和尚、小和尚已知父母錯認了、也看着了緣、面面相覷、且說靜真空照俱是嬌滴滴的身子、嫩生生的皮肉、如何經得這般刑

胥夾棍剛剛套上便暈迷了去叫道爺爺不消用刑容小尼從實招認、知縣止住左右、聽他供招、二尼異口齊聲說道爺爺、後園埋的、不是和尚、乃是赫監生、的、尸首、赫家人聞說原是家主尸首同蒯三俱跪上去聽其情款、知縣道、既是赫監生、如何卻是光頭二尼乃將赫大卿到寺遊玩、勾搭成奸、及設計剃髮扮作尼姑病死埋葬前後之事細細招出知縣見所言與赫家昨日說話相合、已知是個真情、又問道赫監生事已實了、那和尚、還藏在何處、一發招來、二尼哭、道這個其實不知就打死、也不敢虛認、知縣又喚女

董香公遂一細問、其說俱同、知得小和尚這事與他無干、又與了緣拆小和尚上去問道、你藏匿靜眞空照等在菴、一定與他是同謀的了、此夜起來了、緣此時見靜眞等供招明白、小和尚之事、已不牽纏在內、腸子寬了、從從容容的稟道、爺爺不必加刑、容小尼細說、靜眞等昨到小尼菴中、假說被人禁詐、權住一兩日、故此誤留、其他奸情之事、委實分毫不知、又指着小和尚道、這徒弟乃新出家的、與靜眞等一發從不相認、況此等無恥勾當、敗壞佛門體面、即使未曾發覺、小尼若稍知聲息、亦當出首、豈肯事露之後還

敢藏匿望爺爺詳情超豁知縣見他說得有理笑道話到講得好只莫要心不應口遂令原過一邊喝叫皂隸將空照靜真各責五十東房女童各責三十兩個香公各打二十都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打罷知縣舉筆定罪靜真空照設計恣淫傷人性命依律擬斬東房二女童藏等杖八十官賣兩個香公知情不舉俱問杖罪非空庵藏奸之藪拆毀入官了緣師徒雖不知情但隱匿奸黨杖罪納贖西房女童判令歸俗赫大卿自作之孽已死勿論尸棺著令家屬領歸埋葬判畢各令畫供那老兒見尸首已不是他兒

天想起昨日這場帶笑好生發趣愈加忿恨晚上去稟知縣依舊與老和尚要人老和尚又說徒弟偷盗寺中東西藏匿在家反來圖賴兩下爭執連知縣也委決不下意爲老和尚謀死那不見形跡難以入罪特爲果躲在家這老兒怎敢又與他討人想了一回乃道你兒子生死沒個實據怎好問得且押出去細訪個的確證見來回話當下空照静真兩個女童都下獄中了緣小和尚并兩個香公押出召保老和尚與那老兒夫妻原差押着訪問去非下落其餘人犯俱釋放寧家大凡衙門有個東進西出的規矩這時

二千人俱從西邊丹墀下走出去那了緣因與逃了知縣不曾出觀與小和尚兩下廝趕歡喜小和尚還恐有人認得把頭直低向肘前落在眾人背後也是合當敗露剛出西脚門那老兒又揪住老和尚罵道老賊禿謀死了我兒子却又把別人的尸首來哄我麽夾嘴連腮只管亂打老和尚正打得連聲叫屈沒處躲避不想有十數個徒弟徒孫們在那里看出宫見師父被打齊赶向前推翻了那老兒揮拳便打小和尚見父親吃虧心中着急正忘了自己是個假尼姑竟上前勸道列位師兄不要動手眾和尚舉眼觀

看却便是去非即忙放了那老兒一把扯住小和尚叫道師父好了去非在此押保差人還不知就裡乃道這是極樂菴裡尼姑押出去召保的你們休錯認了衆和尚道哦元來他假扮尼姑在極樂菴快活却害師父受累衆人方纔明白是個和尚一齊都笑起來傍邊只急得了緣叫苦連聲麪皮青染老和尚分開衆人搶過來一連四五個耳聒了罵道天殺的奴狗你便快活害得我好苦且去見老爺來拖着便走那老兒見兒子已在又做了假尼姑料道到官必然責罰向着老和尚連連叩頭道老師父是我無理得

罪了情願下情陪禮乞念師徒分上饒了我孩兒莫見官罷老和尚因受了他許多荼毒那里肯聽扭着小和尚直至堂上差人押着了緣隨進來知縣看見問道那老和尚為何又結扭尼姑進來老和尚道爺爺這不是真尼姑就是小的徒弟去非假扮的知縣聞言也忍笑不住道如何有此異事喝教小和尚從實供來去非自知隱瞞不過只得一一招承知縣錄了口詞將僧尼各責四十去非依律問徒了緣官賣為奴極樂菴亦行折毀老和尚并那老兒無罪釋放又討兩具枷枷了各標半邊黑臉滿城迎遊示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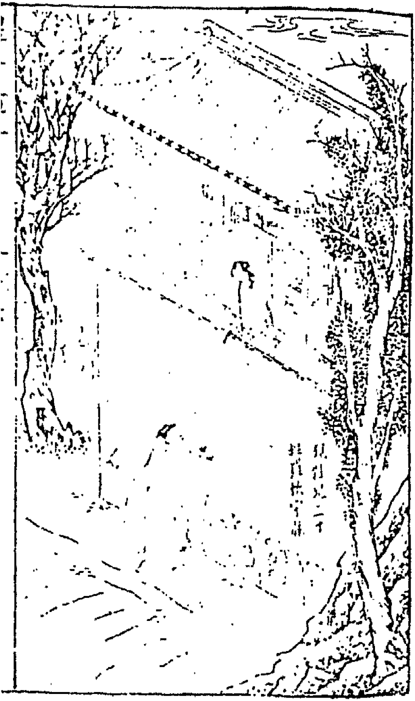
那老兒婆子因兒子做了這不法勾當啞口無言雖有滿面鼻涕眼淚扶着郎稍跟出衙門那時鬨動了滿城男女扶老挈幼俱來觀看有好事的作個歌兒道

可憐老和尚不見了小和尚原來女和尚私藏了男和尚分明雄和尚錯認了雌和尚為個假和尚帶累了真和尚斷過眾和尚又明白了活和尚滿堂只叫打和尚滿街爭看迎和尚只為貪那磚牆中硬掇搗一个莽和尚弄壞了莊院裏嬌滴滴許多騷和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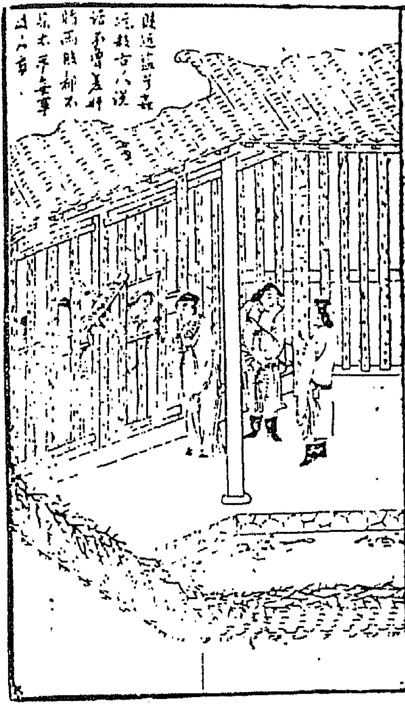
且說蔣家人見斷三息奔到家報與十三舅匡氏聞言險些哭死連夜備辦衣衾棺槨稟明知縣開了菴門親自到菴重新入殮迎到祖塋擇日安葬那時菴中老尼已是餓死在床地方報官盛殮自不必說這匡氏因丈夫生前不肯學好好色身亡把孩子嚴加教誨後來明經出仕官爲別駕之職有詩爲證

野草閒花莫惹貪　化爲蜂蝶死猶甘
名菴幷入凝仙夢　是色非空作笑談

醒世恒言



勝過遊子義況殺古人說話不曾真料時雨賤都不樂光於金尊出六首。



第十六卷

陸五漢硬留合色鞋

得便宜處笑嘻嘻　不遂心時暗自悲
誰識天公顛倒用　得便宜處失便宜

近時有一人姓强平日好占便宜倚强凌弱里中都懼怕他熬出一个諢名叫做强得利一日偶出街市行走看見前邊一个单身客人在地下撿了一个兜肚兒提起頗重想來其中有物慌忙趕上前攔住客人說道這兜肚是我腰間脫下來的好好還我客人道我在前面走你在後面來如何到是你腰間脫下

來的好不道理强得利見客人不從就學手去揝兒扯住兜肚上一根帶子兩下你不扶我不放街坊人都走攏來問其緣故二人各爭執是自己的兜肚兒衆人不能剖判其中一个老者開言道你二人口說無憑且說兜肚中什麽東西合得着便是誰的强得利道道前煩與你猜謎道白我只認得自己的兜肚還我便休若不還時與你弄个死活只這句話衆人已知不是强得利的兜肚了多有猜怕强得利的有心幫襯他便上前解勸道客人你不識此位强大哥麼是本地有名的豪傑這兜肚你是地下撿的打非

[illegible]佳趣

已務就把來結識了這位大哥也是理所當然客人被勸不過使道這兜肚果然不是小人的只是財可義取不可力奪既然列位好言相勸小人情願將兜肚打開看是何物若果有些采頭分作三股小人與強大哥各得一股那一股送與列位們做个利市店中共飲三杯以當酬勞那老者道客官說得是還大哥且放手都交付與老漢手裏老者取兜肚打開看時中間一个大布包包中又有三四層紙裹着光光兩錠雪花樣的大銀每錠有十兩重強得利見了這兩錠銀子愛不可言花使歇心起來便道論起三

股分開可惜鏨壞了這兩个錁兒我身邊有幾兩散碎銀子要去買生口的把來送與客人留下這錁兒與我罷一頭說一頭在腰裏摸將出來三四个零碎包兒來起還稱不上四兩銀子連衆人笑兩東道都在其內客人如何肯收兩下人爭嚷起來又有人點撥客人道這位保大哥不是好惹的你多少得些采去罷老者也勸道客官這判兩銀子都把與你我們衆人這一股不要了那一半不與滿省了這東道表求你二位罷口裏說時那兩錠銀子在老者手中已被強得利字手搶去了那客人沒奈何只得留了這

四兩銀子，强得利道：難爲我身邊沒有碎銀，前街有个酒店，是我舅子開的，有勞衆位多時，少不得同去一坐。衆人笑道：恁地時，這客官也去喫三杯，今後就做个相識。一行十四五人，同走到前街朱三郎酒店裏大樓上坐下。强得利一來白白裏得了這兩錠大銀，心中歡喜；二來感謝衆人幫襯；三來討了客人的便宜，又賴了衆人一服利市，心上也未免有些不安。况且是自已舅子開張的酒店，越要賣弄好酒好食只顧教擺來喫，得个不亦樂乎，衆人个个醉飽，方纔散手。共喫了三兩多銀子，强得利教記在自家帳上

衆人出門作別各自散訖客人乾淨得了四兩銀子也自歸家去了過了兩日欲得利要買生口舅子店裏又來取酒錢家中別無銀兩只得把那兩錠雪白樣的大銀在一个傾銀鋪裏去倩銷措墊加出些銀水那銀匠拔銀在手翻覆看了一回手內顛上幾顛問道這銀子那裏來的欲得利道是交易上來的銀匠道大郎被人哄了這是鐵胎假銀外邊是細絲只薄薄一層皮兒裏頭都是鉛鐵欲得利不信只要鏨開銀匠道鏨壞時大郎莫恠銀匠動了乒乒乒乓鏨開一个口子那銀皮裂開裏面露出假貨欲得利

看了自也不信一生不曾做這折本的交易自作自受埋怨不得別人坐在櫃桌邊呆呆的對着這兩錠銀子只顧看引下許多人進店都來認那鐵胎銀的說長說短强得利心中越氣正待尋事發作只見門外兩个公差走人大喝一聲不由分說將鏈了扣了强得利的頸連這兩錠銀子都解到一个去處原來本縣庫上錢糧收了幾錠假銀知縣相公暗差做公的在外緝訪這兇肚裏銀了不知是何人掉下的那錠樣正與庫上的相同因此被做公的拿了解去縣堂知縣相公一見了這錠樣認定是造假銀的光

提不容分訴一上打了三十毛板將强得利送入監裏要他賠補庫上這幾錠銀子三日一比較强得利無可奈何只得將田產變價上庫又央人情在知縣相公處說明這兩錠銀子的來歷知縣相公聽了分上饒了他罪名釋放寧家共破費了百外銀子一个小小家當弄得七零八落被里中做下幾句口號傳做笑話道是

强得利强得利做事全不濟得了兩錠搽鐵破了百金家計公堂上毛板是我打來酒店上東道別人喫去似此折本生涯下次莫要淘氣從今改張

爲弱得利喚做失利再來賺里欺都只怕縮不上身滚

這段話叫做强得利貪財失采正是得便宜處失便宜如今再講一个故事叫做陸五漢硬留合色鞋也是爲討別人的便宜後來弄出天大的禍來正是

爽口食多應損胃　快心事過必爲殃

話說　國朝弘治年間浙江杭州府城有一少年子弟姓張名藎積祖是大富之家幼年也曾上學攻書只因父母早喪沒人拘管把書本拋開專與那些浮浪子弟往來學就一身吹彈蹴踘慣在風月場中賣

弄煙花牌裏鑽研、因他生得風流俊俏、多情知趣、又有錢鈔使費、小娘們多有愛他的、奉得神魂顛倒、連家裏也不思想、妻子累諫不止、只索由他。一日正值春間、西湖上桃花盛開、富夜請了兩个名妓、一个喚做嬌嬌、一个叫做倩倩、又約了一般幾个子弟、教人喚下湖船、要去遊玩、自已打扮起來、頭戴一頂時樣縐紗巾、身穿着銀紅吳綾道袍、裏邊綉花白綾襖兒、脚下白綾襪、大紅鞋、手中執一柄書畫扇子、後面跟一个垂髫標致小廝、叫做清琴、是他的寵童、左臂上掛着一件披風、右手拿着一張荻子、一管紫簫、都是

咳嗽何由女子臺前見不甚干長

蜀錦製成衣兒盛裝裝了，家中坐錢塔門搖擺而來，却打從十官子巷中經過，忽然擡頭看見一家臨街樓上有个女子，揭開簾兒潑那梳粧殘水，那女子生得甚是嬌艷，怎見得，有清江引為證，

誰家女兒委實的好，容過西施貌，面如白粉團，髮似烏雲繞，若得他近身時，魂靈兒都掉了

張當一見，身子就酥了半邊，便立住脚不肯轉身，假意咳嗽一聲，那女子潑了水，正待下簾，忽聽得咳嗽聲響，望下觀看，一眼瞧見个美貌少年人物風流打扮齊整，也凝睇流盼，兩面對覷，四目相視，那女子不

覺微微而笑，張藎一發魂不附體，只是上下相隔，不能通話。正看間，門裏忽走出个中年人來，張藎急忙迴避，等那人去遠，又復走轉看時，女子已下簾進去，佇立一回，不見蹤影，教清琴記了門面，明日再來打探。臨行時，還回頭幾次。那西湖上，平常是他的腳邊路，偏這日見了那女子，行一步，懶一步，就如走幾百里山路一般，甚是厭煩。出了錢塘門，來到湖船上，那時兩个妓女，和着一班子弟，都已先到，見張藎上船，俱走出船頭相迎。張藎下了船，清琴把衣服綵子藏見放下箱子開鎖，則朗心中去，那一日天色晴明，堤

上桃花含笑、柳葉舒眉、往來踏春士女、攜酒挈榼、紛紛如蟻、有詩爲證、

山外青山樓外樓　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薰得遊人醉　錯把杭州作汴州、

且說張藎船中這班子弟們、一个个吹彈歌唱、施逞技藝、偏有張藎一意牽掛那樓上女子、無心歡笑、托腮呆想、他也不像遊春、到似傷秋光景、衆人都道、張大爺、平昔不是恁般、今日爲何如此不樂、必定有甚緣故、張藎含糊答應、不言所以、衆人又道、大爺不要敗興、且開懷喫酒、有甚事等我衆弟兄與你去解紛

年笑話 學早 嘆以

又對嬌嬌倩倩道想是大爺怪你們不來幫襯故此着惱還不快奉盃酒兒下禮嬌嬌倩倩真个篩過酒來相勸張藎被衆人鬼諢勉强酬酢心不在焉未到晚就先起身衆人亦不强留上了岸進錢塘門徑打十官子巷經過到女子門首復咳嗽一聲不見樓上動靜走出巷口又踅轉來一連數次絕無音响清琴道大爺明日再來罷若只管往來被人疑惑張藎依言只得回家明日到他家左近訪問是何等人家有人說他家有名叫做潘殺星潘用夫妻兩个止生一女年纔十六喚做壽兒那老兒與一个官宦人家薄薄

裏有些瓜葛冒着他的勢頭專在地方上賺許人的錢財騙人酒食地方上無一家不怕他無一个不恨他是个賴皮刁鑽主兒張藎諳了記在肚裏慢慢的在他門首踱過恰好那女子開簾遠望兩下又復相見彼此以目送情轉加親熱自此之後張藎不時往來其下探聽以咳嗽爲號有時看見有時不見眉來眼去兩情甚濃只是無門得到樓上一夜正是三月十五皓月當天潦如白晝張藎在家坐立不住喫了夜飯趁着月色獨步到潘五用門首並無一个人來往見那女子正捲起簾兒倚窗望月張藎在下看見

買好物

女吗投

輕輕咳嗽一聲上面女子會意彼此微笑張蓋袖中摸出一條紅綾汗巾結个同心方勝圖做一塊望上擲來那女子雙手來接恰好正中就月底下仔細看了一看把來袖過就脫下一隻鞋兒投下張蓋雙手承受看時是一隻合色鞋兒將指頭量摸剛剛一拃把來繫在汗巾頭上納在袖裏望上唱个肥喏女子还了个萬福正在熱鬧處那女子被父母呼喚只得將窗兒閉上自下樓去張蓋也興盡而返歸到家裏自在書房中宿歇又解下這隻鞋兒在燈前細翫果是金蓮一弯且又做得甚精細怎見得也有清江引

氏东

爲証、

鳳鞋兒三寸輕羅軟窄勝蓮花片、若遇纖滿化只

賣分毫線、椎他香噴噴、不沾泥、只在樓上轉、

張藎看了一回、依舊包在汗巾頭上、心中想道須尋

个人兒通信與他、怎生設法上得樓去方好、若只如

此空研光眼飽肚饑、有何用處、左思右筭除非如此

方能到手、明日午前袖了些銀子、走至潘家門首、望

樓上不見可人、便遠遠的借个人家坐下看有甚人

來往、等有湊巧、坐不多時、只見一个賣婆手提着个

小竹撞進他家去約有一个時辰依原提着竹撞出

來從舊路而去張藎急趕上一步看時不是別人却是慣走大家賣花粉的陸婆就在十官子巷口居住那婆子以賣花粉爲名專一做媒作保做馬泊六正是他的專門故此家中甚是活動兒子陸五漢在門前殺猪賣酒平昔酗酒撒潑是个兇徒連那婆子時常要教訓幾拳的婆子怕打每事到都依着他不敢一毫違拗當下張藎叫聲陸媽媽陸婆回頭認得便道呀張大爺何來這日少會張藎道適纔去尋个朋友不遇便道在此經過你怎一向不到我家走走那些丫頭們都望你的花哩陸婆道老身日日要來拜

壁大娘偏有這些沒正經事絆住身子不曾來得一頭說已到了陸婆門首只見陸五漢在店中賣肉曾酒十分熱鬧陸婆道大爺喫茶去便好只是家間齷齪不好屈得貴人張藎道茶到不消還要借幾步路說話陸婆道少待連忙進去放了竹撞出來道大爺有甚事作成老媳婦張藎道這里不是說話之處且隨我來直引到一个酒樓上揀个小閣兒中坐下酒保放下杯筯問道可還有別客麼张藎道只我二人上好酒煖兩瓶來時新果子先將來案酒好嗄飯只消三四味就勾了酒保答應下去不一時都已取到

置俻一卓子蔬過酒來喫了數盃張藎打發酒保下去把閣子門閉了對陸婆道有一事要相煩媽媽只怕你做不來那婆子笑道不是老身誇口憑你天大様疑難事體經着老身一了百當大爺有甚事只管分付來包在我身上與你完成張藎道只要如此便好當下把兩臂靠在卓上舒着頭向婆子低低說道有个女子要與我勾搭只是沒有做脚的難得到手曉得你與他家最熟特來相求去通个信兒若說法得與我一會決不忘恩今日先有十兩白物在此送你開手事成之後還有十兩便去袖裏摸出兩个大

銀放在桌上、陸婆道、銀子是小事、你且說是那一家的雌兒、張藎道、十官子巷潘家壽姐、可是你極熟的麼、陸婆道、原來是這个小鬼頭兒、我常時見他端端正正、還是黃花女兒、不像要尋野食喫的、怎生着了你的道兒、張藎把前後遇見、并夜來贈鞋的事、細細與婆子說知、陸婆道、這事到也有些難處哩、張藎道、有甚難處、陸婆道、他家的老子利害、家中並無一个雜人、止有娘親三口、寸步不離、况兼門戶謹慎、早閉晏開、如何進得他家、這个老身不敢應承、張藎道、媽媽你適纔說天大極難的事、經了你就成、這些小事、

如何便推故不肯與我周全想必嫌謝禮微薄故意作難麼我也不管是必要在你身上完成我便再加十兩銀子兩匹段頭與你老人家做壽衣何如虔婆見着雪白兩錠大銀眼中已是出火却又貪他後手找帳心中不捨想了一回道既大爺恁般堅心若老身執意推托只道我不知敬重了待老身竭力去調看你二人緣分何如倘圖得成是你造化了若圖不成也勉強不得休得歸罪老身這銀子且留在大爺處待有些效驗然後來領他與你這隻鞋兒到要把來與我好去做個話頭張嵓道你若不收銀子我怎

[illegible]　[illegible]　真非人

放心。陸婆道。既如此。權且收下。若事不諧。依舊璧還。把銀揣在袖裏。張藎摸出汗巾。解下這隻合色鞋兒遞與陸婆。陸婆接在手中。細細看了一看。喝采道。果然做得好。將來藏過。兩个又喫了一回酒食。起身下樓。算還酒錢。一齊出門。臨別時。陸婆又道。大爺這事須緩緩而圖。性急不得的。若限期限日。老身就不敢奉命了。張藎道。只求媽媽用心。就遲幾日。也不大緊。倘有些好消息。竟到我家中來你道罷。各自分別而去。正是

要將撮合三盃酒。　結就歡娛百歲緣。

描寫處女心迷情態逼真

且說潘壽兒、自從見了張藎之後、精神恍惚、茶飯懶沾、心中想道、我若嫁得這个人兒、也不枉為人一世、但不知住在那里、姓甚名誰、那月夜見了張藎、恨不得生出兩个翅兒、飛下樓來、隨他同去、得了那條紅汗巾、就當做情人一般、抱在身邊而臥、睡到明日午牌時分、還痴迷不醒、直待潘婆來喚、方纔起身、又過兩日、早飯已後、潘用出門去了、壽兒在樓上、又玩弄那條汗巾、只聽得下面有人說話响、却又走上樓來、壽兒連忙把汗巾藏過、走到胡梯邊看時、不是別人、却是賣花粉的陸婆、手內提着竹橦、同潘婆上來、到

[illegible]村打子中巧小人入門話

了錢上陸婆道壽姐我昨日得了幾般新樣好花特地送來與你連忙開了竹籃取出一朵來道壽姐你看何如可像真的一般潘壽兒接過手來道果然做得好陸婆又取出一朵來遞與潘婆道大娘你也看看只怕後生時從不曾見恁樣花樣哩潘婆道真个巧我幼時只戴得那樣粗花兒不像如今做得這樣細巧陸婆道這个只算中等還有上上號的若看了眼盲的就亮起來老的便少起來這壽還要增上幾年哩壽兒道你一發拿出來與我瞧瞧陸婆道只怕你不識貨出不得這樣貴價錢壽兒道若買你的不起

此留話頭高手

看是看得起的、陸婆陪笑道、老身是取笑話兒、壽姐怎認真起來、就連我這籃兒都要了、也值得幾何、待我取出來與你看、只揀好的、任憑取擇、又取出幾朶來、比前更加巧妙、壽兒揀好的取了數朶、道、這花怎麼樣賣、陸婆道、呀、老身每常何曾與你爭價錢、却要問價起來、但憑你分付罷了、又道、大娘有熱茶便相求一碗、潘婆道、看花與了、連茶都忘記去取、你要熱的、待我另燒起來、說罷、往樓下而去、陸婆見潘婆轉了身、把竹檯內花朶整頓好了、却又從袖中摸出一个紅紬包兒、也放在裏邊、壽兒問道、這包的是什

麼東西陸婆道是一件要緊物事你看不得的壽兒道怎麼看不得我偏要看把手便去取陸婆口中雖說決不與你看却放个空讓他一手搶起連叫阿呀假意來奪時被壽兒搶過那邊去打開看時却是他前夜贈與那生的這隻合色鞋兒壽兒一見滿面通紅陸婆便劈手奪去道別人的東西只管亂搶壽兒道媽媽只這一隻鞋兒甚麼好東西恁般尊重把紬兒包着却又人看不得陸婆笑道你便道甚說不值錢却不道有个官人把這隻鞋兒當似性命一般敎我遍處尋訪那對兒哩壽兒心中明白是那人教他

見這信好生歡喜便去取出那一隻來笑道媽媽我到有一隻在此正好與他恰是對兒婆子道就是對着了你卻怎麼發付那生壽兒低低道這事媽媽總是曉得的了我也不消瞞得索性問個明白罷那生端的是何等之人姓甚名誰平昔做人何如婆子道他姓張名藎家中有百萬家私做人極是溫存多情爲了你日夜牽腸掛肚廢寢忘食曉得我在你家相熟特央我來與你討信可有個法兒放他進來麼壽兒道你是曉得我家爹爹又利害門戶甚是緊急夜間等我吹息燈火睡過了還要把火來照過一遍方

纔下去歇息怎麽得个策兒與他相會好媽媽你有什麽計策成就了我二人之事奴家自有重謝陸婆想了一想道不打緊有計在此壽兒連問道有何計策陸婆道你夜間早些睡了等爹媽上來照過然後起來只聽下邊咳嗽爲號把幾匹布接長垂下樓來待他從布上攀緣而上到五更時分原如此而下來往來百年也沒有那个知覺任憑你兩个取樂可不好麽壽兒聽說心中歡喜道多謝媽媽玉成還是幾時方來陸婆道今日天晚已來不及明日便早去約了他到晚來便可成事只是再得一件信物與他方

不曳望去 門當 小娘子去 正辭

見老身做事的當壽兒道你就把這對鞋兒一總拿去為信他明晚來時依舊帶還我說猶未了潘婆將茶上來陸婆慌忙把鞋兒藏于袖中吃了兩盃茶壽兒道陸媽媽花錢今日不便改日奉還罷陸婆道就遲幾日不妨得老身不是這瑣碎的取了竹擔作別起身潘婆母子直送到中門口壽兒道媽媽明日若空走來話話陸婆道曉得這是兩个意會的說話潘婆那里知道正是

浪子心佳人意不禁眉來和眼去雖然色膽大如天中間還要人傳會伎倆熟口舌利惹兩偶要多

[illegible]角不是
論者稍

巧計虔婆締號馬泊六多少良家受他累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傍人閒放屁只須瞞卻父和娘暗中撮就鴛鴦對朝想對暮思對想得人如病與顛不是冤家不聚頭殺卻虔婆方出氣

且說陸婆也不回家徑望張藎家來見了他渾家只說賣花問張藎時卻不在家張藎合家那些婦女把他這些花都揀一个乾淨也有見也有賒混了一回等他不及作別起身明日絕早袖了那雙鞋兒又到張家問時說昨夜沒有回來不知住在那里陸婆依舊回到家中恰好陸五漢要殺一口猪因副手出去

了、在那里焦躁、見陸婆歸家道、來得極好、且相款我待一待、猜見那婆子平昔慣怕兒子、不敢不依、道、待我脫了衣服、幫你望裏邊進去、陸五漢就隨他進來、見婆子脫衣時、落下一个紅紬包兒、陸五漢只道是一包銀子、拾起來走到外邊、解開看時、却是一雙合色女鞋、喝采道、誰家女子、有恁般小腳、相了一會、又道這樣小腳女子、必定是有顏色的、若得抱在身邊睡一夜、也不枉此一生、又想道、這鞋如何在母親身邊却又是穿舊的、有恁般珍重、把紬兒包着、其中必有緣故、待他尋時、兌話兒嚇他、必有實信、原把來包好

揣在懷裏婆子脫過衣裳椆鞋兒子將衝來發了溼過手穿了衣服却又要去尋張蓋臨出門把手摸袖中時那雙鞋兒却不見了連忙復轉身尋時影也不見急得那婆子叫天叫地陸五漢冷眼看母親恁般着急由他尋个氣歎方纔來問道不見了什麽東西這樣着急婆子道是一件要緊物事說不得的陸五漢道若說个影兒或者你老人家目力不濟待我與你尋看如說不得的你自去求不干我事婆子見兒子說話蹺蹊便道你若拾得還了我有許多銀子在上分你做本錢哩陸五漢見說有銀子動了火問道

拾到是我拾得你說那根由與我方纔還你婆子叫到裏邊去一五一十把那兩个前後的事細細說與陸五漢探了婆子消息心中歡喜假意驚道早是與我說知不然幾乎做出事來婆子道却是爲何陸五漢道自古說得好若要不知除非莫爲這樣事怎瞞得人的耳目況且潘用那个老强盜可是惹得他的麽倘或事露曉得你賺了銀兩與他做脚那時不要說把我做本錢只怕連我的店底都倒在他手裏還不像意哩陸婆被兒子一嚇心中老大驚慌道兒說得有理如今我把這銀子和鞋兒還了他只說事體

不諳不管他開恁罷了、陸五漢笑道、這錠子在那里、陸婆便上取出來與兒子看、五漢把來付了道、母親這銀子和鞋兒留在這里、萬一後日他們從別處尋出事來、連累你時、把他做个証見、若不到這田地、那銀子落得用的、他敢來討麼、陸婆道、倘張大老來問回音、却怎麼處、五漢道、只說他家門戶緊急、一時不能、若有機會、便來通報、回他數次、自然不來了、那婆子銀子鞋兒都被五漢拿去、又不敢討、手中沒了把柄、又怕弄出事來、也不敢去約張藎、且說陸五漢把這十兩銀子、辦起幾件華麗衣服、也買一頂新紗巾

見到將上手陸變聽了約莫一更時分將行頭打扮起來把鞋兒藏在袖裏取鎖反鎖了大門一徑到潘家門首其夜微雲籠月不甚分明且喜夜深人靜陸五漢在樓牆下輕輕咳嗽一聲上面壽兒聽得急忙開窗那窗臼臭呀的有聲壽兒恐怕驚醒爹媽即卓上取過茶壺來洒些茶在臭邊開那就不響把布一頭緊緊的縛在柱上一頭便垂下來陸五漢見布垂下滿心歡喜撩衣拔步上前雙手挽住布兒兩脚蹬在墻上逐步捱將上去頃刻已到樓窗邊輕輕跨下壽兒把布收起將窗兒掩上陸五漢就雙手抱住

郭兒如聞

可恨可恨

便來親觸壽兒。卻把舌兒度在五漢口中。此時兩情火熱。又是黑暗之中。那辨真假。相偎相抱。解衣就寢。五漢將壽兒雙股拍開。踏身上去。壽兒亦舒身而就。真个你貪我受。被陸五漢恣情取樂。正是

　荳蔻包香。卻被枯藤胡經。海棠含蕊。無端暴雨摧殘。鵂鶹占錦鶯之窠。鳳凰作凡鴉之偶。一个口裏呼肉肉肝肝。還認做店中行貨。一个心裏想親親受受。那知非樓下可人。紅娘約張珙。誤訂鄭恒。郭素學王軒。偶迷西子。可憐美玉嬌香體。付與屠酤市井人。

當下雨散雲收、方纔敘濶五漢將出那雙鞋兒細述向來情款、壽兒也訴想念之由、情猶未足、再赴陽臺愈加恩愛、到了四更、即便起身、開了窓、依舊把布放下五漢攀援下去、急奔回家、壽兒把布收起藏過鞋輕閉上窓兒、原復睡下、自此之後但是雨下月明陰五漢就不來、餘則無夜不會、往來約有半年、十分綢繆、那壽兒不覺面目語言、非復舊時、滿用夫妻、心中疑惑、幾遍將女兒盤問壽兒只是咬定牙根、一字不吐、那晚五漢又來、壽兒對他說道爹媽、不知怎麼有些知覺、不時盤問、雖然再四白賴過了、兩夜防謹愈

[illegible]古[illegible]先之[illegible]人客付[illegible]宜天道豆香之可

敢倘然候着大家不好今後你且勿來待他併息些兒再圖歡會五漢口中答道說得是心內甚是不然到四更時又下樓去了當夜潘用朦朧中覺道樓上有些唧唧噥噥側着耳要聽个仔細然後起來捉奸不想聽了一回忽地睡去天明方醒對潘婆道阿奇這賤人做下不明白的勾當是真了他却還要口硬我昨夜明明裏聽得樓上有人說話欲待再聽幾句起身去捉他不想却睡着去潘婆道便是我也有些疑心但算來不道樓上沒个路道兒通得外邊難道是神仙鬼怪來無跡去無蹤潘用道如今少不得打他

一一細拷問他真情出來潘安道不好常言道家醜不可外揚若逕一打鄰里都要曉得了傳說開去誰肯來娶他如今也莫論有這事沒這事只把女兒臥房遷在樓下臨臥時將他房門上落了鎖萬無他虞你我兩口搬在他樓上去聽看夜間有何動靜便知就裏潘用道說得有理到晚間喫夜飯時潘用對壽兒道今後你在我房中睡罷我老夫妻要在樓上做房了壽兒心中明白不敢不依只暗暗地叫苦當夜互相更換潘用把女兒房門鎖了對老婆道今夜有人上樓時拿住了只做賊論結果了他方出我這氣把

忍不如卜此殺數亦此

窓兒也不扣上，准候拿人不題。潘用夫妻商議，且說陸五漢當夜壽兒叮囑他且緩幾時來，心上不悅。卻也熬定了數晚，果然不去。過了十餘日，忽一晚淫心蕩漾，按納不住，又想要與壽兒取樂。恐怕潘用來捉奸，身邊帶着一把殺猪的尖刀防備。出了大門，把門反鎖好了，直到潘家門首，依前咳嗽，等候一回，樓上毫無動靜。只道壽兒不聽見，又咳嗽兩聲，更無音響。疑是壽兒睡着了，如此三四番，看看等至四鼓，事已不諧，只得回家。心中想道：他見我好幾夜不去，如何知道我今番在此？這也不要怪他。到次夜又去依原

不見動靜等得不耐煩心下早有三分忿怒到第三夜自己在家中喫个半酣等到更闌掮了一張梯子直到潘家樓下也不打暗號一徑上到樓窗邊把窗輕輕一搜那窗呀的開了五漢跳身入去抽起梯子閉上窗兒摸至床上來正是

一念願邀雲雨夢　片時飛過鳳凰樓

却說潘用夫妻初到樓上這兩夜有心採聽風聲不敢熟睡一連十餘夜靜悄悄地老鼠也不聽得叫一聲心中已疑女兒沒有此事隄防便懈怠了事有偶然恰好這一夜壽兒房門上的搭鈕斷了下不得鎖

潘婆道只把前後門鎖斷房門上用个封條封了這一夜料沒甚事潘用依了他說話其夜老夫妻也用了幾杯酒帶着酒興兩口兒一頭睡了做了些不三不四沒正經的生活身子困倦緊緊抱住睡熟從此五漢上來開閂進房分毫不知且說五漢摸到床邊正要解衣就寢却聽得床上兩个人在一頭打鼾心中大怒道怪道兩夜咳嗽他只做睡着不來采我原來這淫婦又勾搭上了別人却假意推說父母盤問教我且不要來明明斷絕我了這般無恩淫婦要他怎的身邊取出尖刀把手摸着二人頸項輕輕透入

[illegible]

尖刀一勒，先將潘婆殺死。還怕咽喉未斷，把刀在內三四攪，眼見不能活了。覆刀轉來，也將潘用殺死。揩抹了手上血污，將刀藏過，推開窗子，把梯兒豎下，跨出樓窗，把窗依舊閉好，輕輕溜將下來，掮起梯子，飛奔回家去了。且說壽兒自換了臥房，恐怕情人又來打踐，露出馬脚，放心不下。到早上，不見父母起來，一日方纔放心。到十餘日後，全然沒事人道一日睡醒了，个例巳牌時分，還不見父母下樓，心中奇怪，曉得門上有封記，又不敢自開，只在房中聲喚道：爹媽起身罷，天色晏了，如何還睡？叫喚多時，並不答應

新此處仍稱為相也

只得開了房門走上樓來揭開帳子看時但見滿床流血血泊裏挺着兩个屍首壽兒驚倒在地半晌方甦撫床大哭不知何人殺害哭了一回想道此事非同小可若不報知鄰里必要累及自己即使取了鑰匙開門出來却又怕羞立在門內叫道列位高鄰不好了我家爹媽不知被甚人殺死乞與奴家做主連喊數聲那些對門間壁并街上過往的人聽見一齊擁進把壽兒到擠在後邊都問道你爹媽睡在那里壽兒哭道昨夜好好的上樓今早門戶不開不知何人把來雙雙殺死衆人見說在樓上都趕上樓揭開

帳子看時、老夫妻果然殺死在床、衆人相看這樓又
臨着街道、上面雖有樓窗、下面却是包磚墻、無處攀
援上來、壽兒又說門戶都是鎖好的、適纔方開、家中
却又無別人、都道此事甚是蹺蹊、不是當夜的、即時
報地方總甲來看了、同着四鄰、引壽兒去報官、可憐
壽兒從不曾出門、今日事在無奈、只得把包頭齊眉
兜了、鎖上大門、隨衆人望杭州府來、那府剛對半个
杭城都傳說這事、陸五漢已曉得殺錯了、心中懊悔
不及、失張失智、顛倒在家中尋鬧、陸婆向來也曉得
兒子些來蹤去跡、今番殺人一事、定有干涉、只是不

敢問他却也懷着鬼胎不敢出門正是

理直千人必往　心虧寸步難移

且說衆人來到杭州府前正値太守坐堂一齊進去稟道今有十官子巷潘用家夜來門戶未開夫妻俱被殺死同伊女壽兒特來稟知太守喚上壽兒問道你且細說父母什麼時候睡的睡在何處壽兒道昨夜黃昏時喫了夜飯把門戶鎖好雙雙上樓睡的今早巳牌時分不見起身上樓看時巳殺在被中樓上窗槅依舊關閉下邊門戶一毫不動封鎖依然太守又問道可曾失甚東西壽兒道件件俱在太守道豈

太守意

有門戶不開却殺了人東西又一件不失事有可疑想了一想又問道你家中還有何人壽兒道止有嫡親三口並無別人太守道你父親平昔可有仇家麽壽兒道並沒有甚仇家太守道這事却也作怪沉吟了半晌心中忽然明白教壽兒擡起頭來見包頭蓋着半面太守令左右揭開看時生得非常艶麗太守道你今年幾歲了壽兒道十七歲了太守道可曾許配人家麽壽兒低低道未曾太守道你的睡處在那里壽兒道睡在樓下太守道怎麽你到住在下邊父母反居樓上壽兒道一向是奴睡在樓上半月前換

下來的太守道為甚換了下來壽兒對答不來道奴不知爹媽為甚要換太守喝道這父母是你殺的壽兒着了急哭道爺爺生身父母奴家敢做這事太守道我曉得不是你殺的一定是你心上人殺的快些說他名字上來壽兒聽說心中慌張賴道奴家足跡不出中門那有此等勾當若有時鄰里一定曉得爺爺問鄰里便知奴家平昔為人了太守笑道殺了人鄰里尚不曉得這等事鄰里如何曉得此是明明你與奸夫往來父母知覺了故此半月前換你下邊去睡絕了奸夫的門路他便忿怒殺了不然為甚換你在

樓下去睡、俗語道、賊人心虛、壽兒被太守句句道着、心事、不覺面上一回紅、一回白、口內如吃子一般、半个字也說不清楚、太守見他這个光景、一發是了、喝教左右拶起、那些皁隸飛奔上前、扯出壽兒手來、如玉相似、那禁得恁般苦楚、拶子纔套得指頭上、疼痛難忍、即忙招道、爺爺、有有有个奸夫、太守道、叫甚名字、壽兒道、叫做張藎、太守道、他怎麼樣上你樓來、壽兒道、每夜等我爹媽睡着、他在樓下咳嗽爲號、奴家把布接長、緊一頭在柱上、垂下、他從布上攀引上樓來、到天明、即便下去、如此往來、約有半年、爹媽有些

却覺我次將奴盤問候奴賴過奴家囑付張蓋今後莫來省得出醜張蓋應允而去自此爹媽把奴換在樓下來睡又將門戶盡皆下鎖奴家也要隱惡揚善情愿住在下邊與他斷絕只此便是實情其爹媽被殺委果不知情由太守見他招了喝教放了娘子起發差四个皂隷逮拿張蓋來審那四个皂隷飛也似去了這是

閉門家裏坐　禍從天上來

且說張蓋自從與陸婆在酒店中别後即到一个妓家住了三夜回家知陸婆來尋過兩遭急去問信聯

真話誤人

粧喬也

陸婆因兒子把話礙住、且又没了鞋子、假意說道謊于是壽姐收了、教多多拜上如今他父親利害門戶緊急無處可入再過幾時父親即要出去約有半年方纔回來、待他起身後、那時可放膽來會、張藎只道是真話、不時探問消息落後又見壽兒發這相對微笑兩下都是錯認壽兒認做夜間來的即是此人故見了喜笑張藎認做要調戲他上手時常現在他眼前賣俏自後一日並無確信張藎漸漸憔悴成病在家服藥調治、那日正在書房中悶坐只見家人來說有四个公差在外面、問大爺什麼說話、張藎見說突

了一驚想道除非妓弟家什麼事故不免出廳相見問其來意公差答道想是爲什麼徭役事情到彼自知張藎便放下了心討件衣服換了又打發些錢鈔隨着皂隸望府中而來後面許多家人跟着一路有人傳說潘壽兒同奸夫殺了爹媽張藎聽了甚是驚駭心下想道這丫頭弄出恁樣事來早是我不曾與他成就原來也是个不成才的爛貨險些把我也纏在是非之中不一時來到公廳太守舉目觀看張藎却是个標致少年不像个殺人兇徒心下有些疑惑乃問道張藎你如何奸騙了潘用女兒又將他

夫妻殺死、那張蓋乃愚濁子弟、只曉得三尾兩舍行奸、責倘是他的本等、何嘗有見官府的威嚴、一拿到時已是膽戰心驚、如今聽說把潘壽兒殺人的事坐在他身上、就是青天裏打下一个霹靂、唬得半个字也說不出、掙了半日、方纔道小人與潘壽兒雖然有意、却未曾成奸、莫說殺他父母、就是樓上從不曾到

太守喝道、潘壽兒已招與你通奸半年、如何尚敢抵賴、張蓋對潘壽兒道、我何嘗與你成奸、却來害我、起初潘壽兒還道不是張蓋所殺、這時見他不認奸情連殺人事、到疑心是真了、一口咬住、哭哭啼啼、張蓋

世上冤獄如此類者甚多但不得虛心驗訪如此等太守耳

分豁不清太守喝教夾起來只聽得兩傍皁隸一聲吆喝蜂擁上前扯翻掇腿可憐張藎從小在綾羅堆裏滾大的就捱着綵結也還過不去如何受得這等刑罰夾棍剛套上脚就殺猪般喊叫連連叩頭道小人願招太守教放了夾棍快寫供狀上來張藎只是啼哭道我並不知情却教我寫甚麼來又向潘壽兒說道你不知被那个奸騙了却扯我抵當如今也不消說起但憑你怎麼樣說來我只依你的口招承便了潘壽兒道你自作自受怕你不招承難道你不曾在樓下調戲我你不曾把汗巾丟上來與我你不曾

百事真也有一事不真的太守之宜戒哉

長我的合色鞋張藎道這都是了只是我沒有上樓與你相處太守喝道一事真百事真還要多說快快供招張藎低頭只聽潘壽兒說一句便寫一句輕輕裏把個死罪認在身上面供已畢呈與太守看了將張藎問實斬罪壽兒雖不知情因奸傷害父母亦擬斬罪各責三十上了長枷張藎押付死囚牢裏潘壽自入女監收管不在話下且說張藎幸喜早隸們知他是有鈔主兒還打個出頭棒子不致十分傷損來到牢裏叫屈連聲無門可訴這些獄卒分明是挑一擔銀子進監那個不歡喜那個不把他奉承都來問

道、張大爺、你怎麼做甚麼勾當、張藎道、列位大哥不瞞你說當初其實與那潘壽姐曾見過一面兩下雖然有意、却從不曾與他一會不知被甚人騙了却把我來頂缸、你道我這樣一个人可、是个殺人的麽衆人道既如此、適纔你怎麼就招了、張藎道、我這瘦怯怯的身子、可是熬得刑的麽、況且新病了數日剛剛起來、正是雪上加霜一般、若招了、還活得幾日、若不招、這條性命、今夜就要送了、這也是前世冤業、不消說起、但潘壽姐適纔說話歷歷有據、其中必有緣故我如今賄送十兩銀子與列位買杯酒喫引我去與

潘壽姐一見、細細問明這事、我死亦瞑目、內中一个獄卒頭兒道、張大爺要看兒潘壽兒也不難、只是十兩太少、張藎道、再加五兩、罷、禁子頭道、我們人衆分不來、極少也得三十兩、張藎依允兩个禁子扶着兩腋直到女監柵門外、潘壽兒正在裏面啼哭、獄卒扶他到柵門、只見了張藎、便一頭哭、一頭罵道、你這無恩無義的賊、我一時迷惑、被你姦騙、有甚虧了你、下這樣毒手、殺我爹媽、害我性命、張藎道、你且不要嚷如今待我細細說與你詳察起初見你時、多承顧盼留戀、彼此有心、以後月夜、我將汗巾贈你、你將合色

鞋來嗣我我因無由相會打發賣花的陸婆在你家走動先與他十兩銀子將那鞋兒來討信從來回說情便你收了只因父親刑害門戶緊急目下要出去幾个月待起身後即來相約是從那日為始朝三暮四約了無數日子已及半年並無實耗及至有時見你卻又微笑教我日夜牽掛成了思憶之病在家服藥何曾到你樓上卻來誣害我至此地位青兒哭道負心賊你還要賴哩那日你教陸婆將鞋來約會了定下計策教我等爹媽睡着聽下邊咳嗽為號把布接長垂下來與你為梯到次夜你果然在下邊咳嗽

我依法用布引你上樓、你出鞋爲信、此後每夜必來、不想爹媽有些知覺、將我盤問幾次、我對你說、此後且莫來、恐防事露、大家壞了名聲、等爹媽不提防了、再圖相會、那知你這狠心賊、就銜恨我爹媽、昨夜不知怎生上樓、把來殺了、如今到還抵賴、連前面的事都不肯承認、張藎想了一想道、既是我與你相處半年、那形體聲音、料必識熟、你且細細審視、可不差麼、眾人道、張大爺這話說得極是、若果然不差、你也須不是人了、不要說問斬、就問凌遲也不爲過、壽兒見說、躊躇了半晌、又睜目把他細細觀看、張藎連問

[illegible]

道是不是，快些說出，不要遲疑。壽兒道：聲音甚是不同，身子也覺大似你，向來都是黑暗中，不能詳察。止記得你左腰間有个瘡痕，腫起大如銅錢，只這个便是色認。衆人道：這个一發容易明白。張大爺，你且脫下衣來看，若果然沒有，明日稟知太爺，我衆人與你寫訴出你罪名。張藎滿心歡喜道：多謝列位。連忙把衣服褪下，衆人看時，遍身潔白如玉，腰間那有瘡痕。壽兒看了，啞口無言。張藎道：小娘子，如今可知不是我麼？衆人道：不消說了，這便真正冤枉。明日與你稟官。當下依舊扶到一个房頭住了一宵。明早太守升

蓋緣陸婆自遁于安能人之一下消釋不令陸婆真神矣

穿眾禁子跪下、將昨夜張藎與潘壽兒商議之事、一一稟知、太守大驚、即便帶出二人覆審、先喚張藎上去、張藎從頭至尾、細訴一遍、太守道你那隻鞋兒付與陸婆去後、不曾還你、張藎道正是、又與壽兒上去、壽兒也把前後事、又細細呈說、太守道那鞋兒果是原與陸婆拿去、明晚張藎到樓付你的麼、壽兒道正是、太守點頭道這等是陸婆賣了張藎、將鞋另與別人、冒名奸騙你了、即便差人去拿那婆子、不多時婆子拿到、太守先打四十、然後問道當初張藎央你與潘壽兒通信、既約了明晚相會、你如何又哄張藎不

教他去卻把鞋兒與別人冒名去奸騙從實說來饒你性命若半句虛了登時敲死那婆子被這四十打得皮開肉綻那敢半字虛妄把那賣花為由定策期約連張藎不過回來帮兒子殺豬落掉鞋子并兒子恐嚇說話已後張藎來討信因無了鞋子含糊哄他等情一一細訴其奸騙殺人情由卻不曉得太守見說話與二人相合已知是陸五漢所為即又差人將五漢拿到太守問道陸五漢你行騙了良家女子卻又殺他父母有何理說陸五漢道爺爺小人是市井愚民那有此事這是張藎央小人求親做家奸

（張藎先已大以[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字[illegible]依[illegible][illegible]誤天以一[illegible][illegible]之天[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六女者[illegible][illegible]月不杭）

了潘家女兒、殺了他父母、怎推到小人身上、壽兒不等他說完、便喊道、奸騙奴家的聲音、正是那人、爺爺止驗他左腰、可有腫起瘡痕、便知真假、太守即教皁隸剝下衣服看時、左腰間果有瘡痕腫起、陸五漢方纔口軟、遂稱情願償命、把前後奸騙誤殺潘用夫妻等情、一一供出、太守喝打六十、問成斬罪、追出行兇尖刀上庫、壽兒依先原擬斬罪、陸婆說誘良家女子、依律問徒、張藎不合希圖奸騙、雖未成奸、實為禍本、亦問徒罪、召保納贖、當堂一一判定罪名、備文書申報上司、那潘壽兒思想却被陸五漢奸騙、父母為我

而死、出乖露醜、懊悔不及、無顏再活、立起身來、望丹墀階沿青石上、一頭撞去、腦漿迸出、頃刻死于非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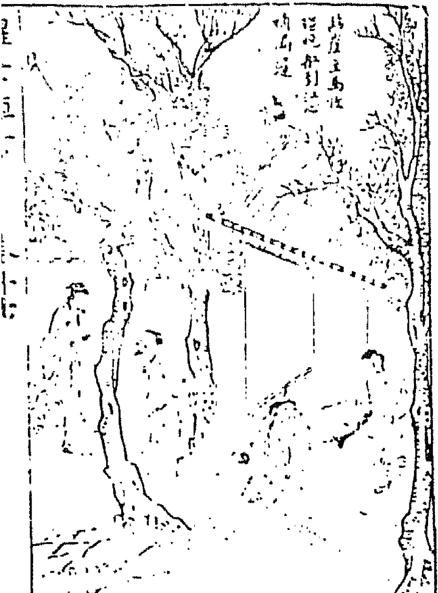
可憐嬌色如花女　化作含冤帶血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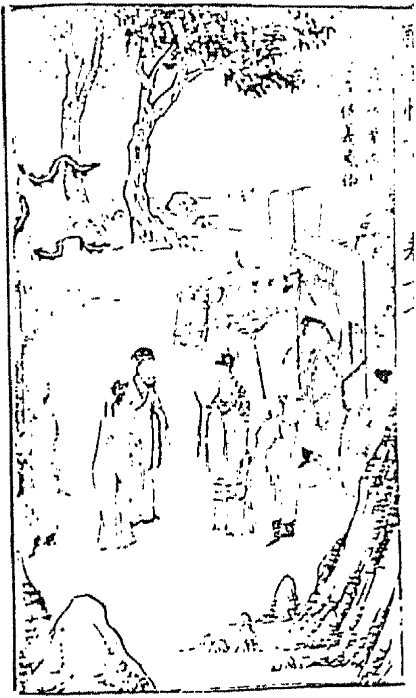
太守見壽兒撞死、心中不忍、喝教把陸五漢再加四十、湊成一百、下在死囚牢裏、聽候文書轉日、秋後處決。又拘鄰里將壽兒尸骸撞出、把潘用房產家私盡皆變賣、備棺成殮、三尺買地埋葬、餘銀入官上庫。不在話下。且說張藎見壽兒觸階而死、心下十分可憐、想道皆因爲我、致他父子喪身亡家。回至家中、將銀兩酬謝了公差獄卒等輩、又納了徒罪贖銀、調養好

了身子到僧房道院禮經懺超度齋壽兒父子三人自己喫了長齋立誓再不奸淫人家婦女連花柳之地也絕足不行在家清閑自在直至七十而終時人有詩歎云

賭近盜兮奸近殺　古人說話不曾差
奸賭兩般都不染　太平無事做人家

醒世恒言


路旁立馬嘶
誰把紅絲引
情馬隨



第十七卷

張孝基陳留認舅

士子攻書農種田　工商勤苦掙家園
世人切莫閒遊蕩　遊蕩從來誤少年

嘗聞得老郎們傳說、當初有個貴人、官拜尚書、家財萬貫、生得有五個兒子、只教長子讀書、以下四子、農工商賈、各執一藝、那四子心下不悅、卻不知甚麼緣故、央人問老尚書、四位公子何故都不教他習儒、況且農工商賈、勞苦營生、非上人之所爲、府上富貴享有餘、何故舍逸就勞、棄甘卽苦、只恐四位公子、不能

習慣老尚書呵呵大笑捻着兩指說出一篇長話來道是

世人盡道讀書好　只恐讀書讀不了
讀書個個望公卿　幾人能向金階跑
郎不郎時秀不秀　長衣一領遮前後
畏寒畏暑畏風波　養成嬌怯難生受
算來事事不如人　氣硬心高妄自學
稼穡不知貪逸樂　那知逸樂會亡身
農工商賈雖然賤　各務營生不辭倦
從來勞苦皆習成　習成勞苦筋力健

春風得力總繁華　不論桃花與菜花
自古成人不自在　若貪安享豈成家
老夫富貴雖然愛　戲場紗帽輪流戴
子孫失勢被人欺　不如及早均平派
一脉書香付長房　諸兒恰好四民良
煖衣飽食非容易　常把勤勞答上蒼

老尚書道箇話、乍今流傳人間、人多服其高論爲何的多有富貴子弟、擔了個讀書的虛名不去務本營生戴頂角巾、穿領長衣、自以爲上等之人習成一身輕薄、稼穡艱難、全然不知到知識漸開戀酒迷花無

所不至甚者破家蕩產有上稍時沒下稍所以古人云五穀不熟不如荑稗貪求除錢失卻見在這叫做

受用須從勤苦得　淫奢必定禍災生

說這漢末時許昌有一巨富之家其人姓過名善真個田連阡陌牛馬成羣莊房屋舍幾十餘處童僕斷養不計其數他雖然是個富翁一生省儉做家從沒有穿一件新鮮衣服喫一味可口東西也不曉得花朝月夕同個朋友到勝景處遊玩一番也不曾鬨時八節備個筵席會一會親族請一請鄉黨終日緒作家中皺着兩個眉頭喫這碗枯茶淡飯一把匙鑰緊

良父必生敗兒一聚一散自然之理也

緊掛在身邊絲毫東西都要親手出放房中桌上更無別物單單一個算盤幾本帳簿身子恰像生鐵鑄就熟銅打成長生不死一般日夜思算得一望十得十望百堆積上去分文不舍得妄費正是

世無百歲人　　枉作千年調

那過善年紀五十餘外合家稱做太公媽媽已故止有兒女二人兒子過遷已聘下方長者之女爲媳女兒淑女尚未議姻過善見兒子人材出衆性質聰明立心要他讀書却又慳吝不肯延師在家送到一個親戚人家附學誰知過老本是個看財童子兒子却

是個敗家。五道平昔有幾件毛病見了書本就如冤家遇着婦人便是性命喜的是喫酒愛的是賭錢蹴踘打彈貫弄風流放鶻擎鷹爭奇豪伙耍拳走馬骨頭輕使棒輪鎗心敲療。

自古道物以類聚過遷性喜遊蕩就有一班浮浪子弟引誘打合這時還懼怕父親早上去了至晚而歸。過善一心單在錢財上做工夫的人每日見兒子早出晚入只道是在學裡那個去查考況且過遷把錢買囑了送飯的小廝日逐照舊送飯到半路上付成他飽喫歸來瞞得鐵桶相似過善何繇得知過遷在

先生面前只說家中有事不得工夫過幾日間或去點個卯兒又時常將些小東西孝順那先生一來見他不像個讀書之人二來見他老官兒也不像認真要兒讀書的三來又貪着些小利總然有些知覺也妝聾作啞只當不知不去拘管他所以過遷得恣意無羈家中毫不知覺常言說得好若要不知除非莫爲不想方長者曉得了差人上覆過善過善不信想道若在外恁般遊蕩也得好些銀子使費他都從何而來況且小厮日日送飯到學並不說起不在那有這事又想道方親家是個真誠之人必是有因方纔

來說、不可不信，便與送飯的小廝來問道：小官人且日不在學裡，你把飯都與那個喫了？這小廝是個發熟俐廝，便道：呀，小官人無一日不在學裡，那個那掉這樣大謊。遷善只道小廝家是實話，更不再問。到晚間過遷回來，這小廝先把信兒透與知道。到了房中，過善問道：你如何不在學裡讀書，每日在外遊蕩？遷遷道：這是那個說？快叫來，打他幾個耳聒子，戒他下次不許說謊。我那一日不在學裡？這這話來葫我。過善一來是愛子，二來料他沒銀使費，況說話與小廝一般，遂信以爲實然，更不題起。正是、

因無背後眼　只當耳邊風

過了幾日、方長者又教人來說、太公如何不拘管小官人到學裡讀書、仍舊縱容在外狂放、過善道、不信有這等事、即教人到學裡去問、看他今日可在、家人到學看時、果然不見個影兒、問那先生時、答道他說家中有事、好幾日不到學了、家人急忙歸家回復了過善、過善大怒道、這畜生元來恁地、即將送飯小廝拷打起來、這小廝喫打不過、說道小官人每日不知在何處頑耍、果然不到學中、再三教我瞞着太公、過善聽說、氣得手足俱戰、恨不得此時那不肖子就立

在眼前、一棒敲死、方洩其忿。那得淑女在傍解勸、推到晚間、過遷回家、老兒滿肚子氣、巴不得一拳。纔罵得一句畜生、你在外胡爲、瞞得我好。淑女就接口道、哥哥尔這幾日在那里頑耍、氣壞了爹爹、還不跪着告罪。過遷真個就跪下去、扯個謊道、孩兒一向在學攻書、這二兩日因同學朋友家中、作神做會、邀孩兒去看、誠恐爹爹嗔責、分付小廝莫說。望爹爹恕孩兒則個。淑女道、爹爹息怒、哥哥說今番肯便了。過善被他一片謊言瞞過、又信以爲實。當下罵了一場、關他在家中看書、不放出門。隔了兩日、有人把幾個

畝田賣與過善、議定價錢、做下文書、到後房一隻箱內去取銀子、開箱看時、喫了一驚、那箱內約有二千餘金、已去其大半、原來過遷曉得有銀在內、私下配個匙鑰、夜間俟父親妹子睡着、便起來悄悄捵開偷去花費、陸續取溜了、他也不知用過多少、當下過善叫屈連天、淑女聽得、急忙來問、見說沒了銀子、便道這也奇怪、在此間的来內、如何失了、爹莫不記錯了、沒有這許多、過善道、不錯不錯、原来這畜生偷我的銀子在外花費、即忙帶了一條棒子、要過遷到來、此時銀子為重、把憐愛之情、閣過一邊、不由分說、扯過

來一頓棍棒、只打得滿地亂滾、淑女捨命解勸、得過善拉過一邊、扯住了棒兒、過善喝道、畜生、你怎樣偷的、在那處花費、實說出來、還有個商量、若一句支吾定然活活打死、過遷急了、只得一一直說、連那匙鑰在裙帶上解將下來、氣得過善雙腳亂跳、道、似你這畜生、總是不肖之子、被人恥笑、不如早死、到得乾淨、又要來打、那時闔家男女、都來下跪討饒、過善討條鏈子、鎖在一間空房裡去、連這田也不買了、氣倒在一個壁角邊坐地、這老兒雖是一時氣不過、把兒子痛打一頓、却又十分內疼、想道、看他這模樣兒、也

不像落魄的、誰道到是個敗子、怎生使他回心轉意便好、心下躊躇、無計可施、淑女勸道爹爹事已至此、氣亦無益、只因哥哥年紀幼小、被人誘引、以致如此、今後但在家中讀書、不要放他出門、遠着這班人、他的念頭自然息了、衆家人也勸道、太公關鎖小官人也不是長法、如今年已長大、何不與他完了姻事、有娘子絆住身子、料必不想到外邊遊蕩、這不兩全其美、過善見說、深以爲然、兩三日後放其鎖禁、又將好言教誨、過遷受了這場打罵、勉強住在家中、不敢出門、半月之後、過善擇了吉日、叫媒人往方家去說、要

娶媳婦過門、方長者也是大富之家、妝奩久已完備、一諾無辭、到了吉期、迎娶來家、那過翁素性儉朴、諸事減省、草草而已、且說過遷初婚時、見渾家面貌美麗、妝奩富盛、眞個日日住在家中、積壁成雙、全不想到外邊遊蕩、過善見兒子如此、甚是歡喜、過了幾時方氏歸寧同去、過遷在家無聊、三不知閃出去、尋着舊日這班子弟、到各處頑耍、只是手中沒有錢鈔使費、不能恣意、想起渾家箱籠中必然有物、將出舊日手段、逐一撬開、搜尋去撒漫、使得手滑了、連衣飾都把來弄得罄盡、不一日渾家歸來、見箱籠俱空、叫苦

不懸盤問遏遲時、只推不知、夫妻反目起來、遏善聞知、氣得手足麻冷、哭出兒子來、一一把頭髮揪翻亂扐亂打、這番連淑女也勸解不住了、遏善喝道、只道你這畜生改悔前非、尚有成人之日、不想原復如是、我還有甚指望、不如速死、留我老性命再活幾日、見旁邊有個棒槌、便搶在手、劈頭就打、嚇得淑兒魂不附體、雙手扳住臂膊、哭道、爹爹、別件打猶可、這東西斷然使不得的、方氏見勢頭利害、心中懼怕、說道、公公請息怒、媳婦沒不多幾件東西、不爲大事、遏善方纔放手、淑女勸父親到房中坐下、告道、爹爹只有一子、

怎生如此毒打、萬一失手打壞、後來倚靠何人過營道這畜生到底不成人的了、還指望倚靠着他、打死了也省得被人談恥、淑女道、自古道敗子回頭便作家、哥哥方纔少年、那見得一世如此、不爭今日一時之怒、一下打成、後來思想悔之何及、過善被女兒苦勸一番、怒氣少息、欲要訪問同遊這班人告官懲治、又怕反用銀子只得忍耐自此之後、過遷日日躲在房裏、不敢出門、連父親面也不敢見常言道偷食猫兒性不改、他在外邊放蕩慣了看着家中猶如牢獄。一般那裏坐立得住過了月餘瞞着父親悄悄地又

[illegible]所之[illegible]也

出去渾家再三苦諫全不作准欲要向過善說知又見打得利害不敢開口只得到與他隱瞞過遷此時身邊並無財物寡闞了幾日甚覺沒趣料道家中決然無處出豁私下將田產央人四處抵借銀子日夜在花街柳巷酒館賭坊走總不想回家方氏察聽得實恐怕在外學出些不好事來只得告知過善過善大驚道我只道這畜生還躲在房裏元來又出去了埋怨方氏道娘子這畜生初出去時何不就說直至今日方言方氏道因見公公打得利害故不敢說過善道這樣不肖子打殺罷了要他何用當下便差人

四下尋覓淑兒姑嫂二人反替他揩着愁揩子得此棒之類預先都藏過了早有人報知過邏邏着得此番歸家必然鎖禁不能出來索性貧踏罷遂帶着妓者藏在閒漢人家耽樂覺道有人曉得即又移與一連在外四五個月這些家人們雖然知得些風聲那个敢與小主人做冤家只推沒處尋覓過了愈加氣惱寫一紙忤逆狀子告在縣裏却得閒漢們替過邏衙門上下使費也不上緊拿人常言道水平不波人平不言這班閒漢替過邏衙門打點使錢亦是有所利而爲之若是得利肯分到他和其光而同其塵

了因有手遲脚慢的眼看别人賺錢心中不忿都去過老面前搬嘴說令郎與某人某人往來怎樣鬭牌將田產與某處抵銀多少筭來共借有三千銀了把那老兒嚇得面如土色想道畜生恁般大膽如此花費能消幾時再過一二年連我身子也是别人的了問道如今這畜生在那裡其人道見在東門外三里橋北塊下老王三家他前門是不開的進了小巷中間有个小小竹園便是他後門內有茅亭三間此乃令郎安頓之所過善得了下落與了五六个家人跟隨一徑出東門到三里橋分付衆人在橋下伺候莫

要驚走了那畜生待我喚你們時便一齊上前也是這日合當有事過遷恰好和一個朋友說話不覺送出園門作別過了方欲轉身忽聽得背後吆喝一聲畜生那里走過遷回頭一看原來是父親唬得魂又[illegible]供獻寸步也移不動說時遲那時快過善趕上一步不由分說在地下掇起一塊大石塊口裡恨着一聲照過遷頂門擘將去喏喇一聲响只道這畜生今番性命休矣正是

地府忽增不肖鬼　人間已少敗家精

道一向只道打碎天靈蓋了不想過遷後生眼快見

父親來得兇惡剛打下時就側邊一閃那石塊恰恰中在側邊一堆亂磚上打得磚頭亂滾下來過遷望着巷口便跑不想去得力猛反把過善衝倒過善爬起身來一頭趕一頭喊道殺爺的逆賊走了快些拿住衆家人聽得家長發喚都走攏來看時過遷已自去得好遠過善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只叫快趕趕着的有賞衆人領命分頭追趕小官人過善獨自個氣忿忿地坐在椅上約有兩個時辰不見回報天色將晚只得忍着氣一步步捱到家裡淑女見父親餘怒未息已猜着八九上前問其緣故過善細細告說

如此如此淑女含泪勸道爹爹年過五旬又無七男八女只有這點骨血總然不肯但可殺壽何恐下此毒手適來幸喜他躲閃得快不曾傷身倘有失錯豈不覆宗絕祀爹爹今後斷不可如此過善咬牙切齒恨道我便爲無祀之鬼也罷這畜生定然饒他不得不題淑女苦勸父親且說過遷得了性命不論高低只望小路亂跑正行間背後二人飛也似趕來一把扯住定要小官人同回你道這二人是誰乃過善家裡義孫小三小四兄弟兩個領着老卜之命做一路兒追趕小官人恰好在此遇見過遷挣脫不開心中

留古行
山有人

忿怒提起拳頭照着小四心窩裡便打，小四着了拳只叫得一聲阿㾕仰後便倒，更不做聲，小三見兄弟跌倒在地，只道死了，高聲叫起屈來，扭住小官人夾也不放，事到其間，過遷也沒了主意，左右是個左右不是他，便是我，一發併了命罷，捏起兩個拳頭沒頭沒腦亂打將來，他，曾學個拳法，頗，有些手腳，小三如何招架得住，只得放他走了，回身看小四將已自甦醒，小三扶他起來，就近處討些湯水與他喫了，兩個一同回家，報與家主，別個家人趕不着的，也都回了，過善只是嘆氣不在話下，且說過遷一頭走，一頭想

父親不依好意了見今縣裏告下詐逃如今又打放小門背上加鎖這條性命休矣將身邊還存得三四兩銀子可做路費且往流處逃命再作區處算計已定連夜奔走正是

忙忙如喪家之狗　急急如漏網之魚

過遷去有半年杳無音信里中傳為已死這些時間的要自賠干係擔債上教人來過家取討銀子若不還銀要收田產那債主都是有勢有力之家過善不敢冲撞只得緩詞謝之回得一家去府按腳又是一家來踹門上絡繹不絕都是討債之人過善索性

[illegible]得是

不出來相見各家見不應承齊告在縣裡差人拘來審問縣令看了文契對過善道這都是你兒子借的須賴不得過善道逆子不遵教訓被這班小人引誘為非將家業蕩費殆盡向皆在家迯遁于外未嘗畜積所存些少止勾小人送終之用豈可復與逆子還債況子債亦無父還之理縣令笑道汝尚不肯與子還債外人怎肯把銀與汝子自用且引誘汝子者未非放債之人如何賴得總之汝子不肖莫非別人但父在子不得自專各家貪圖重利與敗子私自立券其心亦是不良今照契償還本銀利錢勿論銀完之

日，原與當堂對咒，居中人乘責罰暴遂告發官府斷
下，怎敢不依，只得還一清楚，心中愈加痛恨，將以見
子成在他鄉為樂，余無思念之意，止是

種田不熟不如荒　養兒不肖不如無

請你煩絮且說過善女兒。叔女天性孝友相親，[illegible]
長成一十八歲，尚未許人。你道怎樣大富人家，為甚
如此年紀稍未議婚選婿，只因是個愛女，要覓個[illegible]
嗟女婿為配，所以高不成，低不就，揀擇了多少子弟，
沒個中意的，蹉跎至今。又因兒子不肖，越把女兒值
發，要擇個出人頭地的，贅入家來，付托家事，故此愈

難其配話分兩頭都說過善時近有一人姓張名仁世代耕讀家頗富饒夫妻兩口單生一子取名孝基生得相貌魁梧人物清楚深通今古廣讀詩書年方二十未曾婚配張仁正央媒人尋親恰好說至過家過善已曾看見孝基這個丰儀邦又門當戶對心中大喜道得此子為婿我女終身有托矣張仁是個獨子本不舍得贅出因過善央媒內三來說又聞其女甚賢故此允了少不得問名納綵奠雁傳書贅入過家孝基雖然贅在過家每日早晚省視父母並無少怠夫妻相待猶如賓客敬重過善同于父母又且為

人謙厚待人接物一團和氣上下之人無不感服過善愛之如子凡有疑難事體托他支理看其材幹孝基條分理析井井有方過善因此愈加歡喜只有方氏在房思想丈夫不知存于何處並無消耗未知死活存亡日夜悲傷不已光陰如箭張孝基在過家不覺又是二年有餘過善忽然染病求神問卜用藥無功方氏姑娘二人晝夜侍奉湯藥孝基居在外廂料理諸事那老兒漸漸危篤自料不起分付女兒治酒遍請隣里親戚到家囑付道列位高親在上老漢托賴天地祖宗掙得這些薄產指望傳諸子孫世守其

業不幸命蹇生此不肖逆賊破費許多向已潛遁在外未知死生幸爾尚有一女所配得人聊慰老景不想今得重疾不久謝世故特請列位到來做個証明將所有財產盡傳付女夫接紹我家宗祀欠已寫下遺囑須列位各署個花押倘或逆子猶在據我亡後回家爭執竟將此告送官司官府自然明白遂於袖邊摸出遺囑教家人遞與眾人觀看此時眾人疑是張孝基見識尚未開言只見張孝基說道多蒙岳丈大恩但岳丈現有子在萬無財產反歸外姓之理以小婿愚見當差人四面訪覓大舅回來將家業付之

以全父子之情小婿夫妻自當歸宗設或大舅身已不幸尚有舅嫂守節當交與掌管然後訪族中之子立爲後嗣此乃正理若是小婿承受外人必有逐子愛婿之誚鳩占鵲巢小婿亦被人談論這決不敢奉命淑女也道哥哥只因懼怕爹爹責罰故躲避在外料必無恙丈夫乃外姓之人豈敢承受衆人見他夫妻說話出於至誠遂齊聲說道令婿令愛之言亦似有理且待尋訪小官人一年半載得有的信再作區處過善道小婿之言不是愛我乃是害我衆人道如何是害太公過善道老漢一生辛苦掙得這些家事

遭子視之猶如糞土不上半年破散四千餘金如此揮霍便斛斗家計指日可盡財產既盡必至變賣塋墓那時不惟老漢不能入土恐祖宗在土之骨反暴棄荒野矣孝基又道大舅昔因年幼為匪人誘惑所致今已年長又有其弟如言勸諭休必改過自新決不至此過善道求必求　必有我在日嚴加責罰尚不改悛我死之後又何人得而禁之衆人都道依着我們愚見不若均分了兩全其美令郎回心也沒得話說過善只是不許孝基夫婦再三苦勸過善大怒遂汝亦助逆畜要毆辱我麼衆人見他發惡乃對孝基

道令岳執意如此、不必辭了遂將兩紙各寫了花押
遞與過老淑女又道爹爹家財盡付與我夫婿嫂嫂
當置于何地過善道我已料理在此、不消你慮、將遺
囑付與孝基孝基夫婦泣拜而受、過善又摸出二紙
捏在手中請過方長者、近前說道、逆子不肖、我令愛
失其所天、老漢心實不安但恐倘在此終為不了老
漢已寫一紙照于此、付與令愛、老漢亡後、值親家引
回另選良配、萬一逆子回來有言、執此赴官許册外
有出百畝以償逆子所費耕食、道罷、將二紙遞與方
長者也不來接答道小女既歸令郎、乃親家家事、已

與老夫無干、況寒門從無二嫁之女、非老夫所願聞親家請勿開口、道罷、徑往外就走、辜恭苦留不住、過善呼媳婦出來說知、方氏大哭道、妾聞婦人之義、從一而終、夫死而嫁、志者恥為、何況妾夫尚在、豈可為此狗彘之事、過善又道、逆子總在、這等不肯守之何益、方氏道、妾夫雖不肯、妾志不可改、必欲奪妾之志、有死而已、過善道、你有此志氣、固是好事、但我亡後家產已付女夫掌管、你居于此、須不穩便、淑女道、爹爹娘嫂既肯守節、家業自然該他承受、孩兒歸于夫家纔是正理、方者道、姑娘我又無子嗣、要這些家財何

用、公公既有田百畝與我、當歸母家、以贍此生、郎丈夫回家、亦可度日、衆人齊聲稱好、過善道、媳婦你與過門爭氣、這百畝田尚少、再增田二百畝、銀子二百兩與你、終身受用、方氏含淚拜謝、分撥已定、過善教女婿留親戚隨巢於堂中飲酒、至晚方散、那過善本來病勢已有八九分了、那又勉強打叠這席、長氣短嘆、舌勞唇勞碌這半日、到晚上忽然沉重、兒媳婦守在床邊啼啼哭哭、張孝基備辦後事、早已停當、又過數日、嗚呼哀哉、正是

三寸氣在千般用　一旦無常萬事休

女兒媳婦都哭得昏迷幾次、張孝基也十分哀痛、衣衾棺槨極其華美、七七之中、開喪受弔、延請僧道修做好事、以資冥福、擇選吉日、葬于祖塋、每事務從豐厚、殯葬之後、方氏收拾歸于母家、姑嫂不忍分捨、大哭而別、不在話下、且說張孝基將丈人所遺家產錢財米穀、一一登記帳簿、又差人各處訪問過遷、並無蹤影、時光似箭、歲月如流、倏忽便過兩年、那時張孝基生下兩個兒子、門首添個解當舖兒、用個主管、總其出入、家事比過善手內又增幾倍、話休煩絮、一日張孝基有事、來到陳留郡中、借個寓所住下、偶同家

人到各處遊玩末後來至市上只見個有病乞丐坐在一人家簷下那人家驅逐他起身張孝基心中不忍教家人朱信捨與他幾個錢鈔那朱信原是過家老僕極會鑒貌辨色隨機應變是個伶俐人見當下取錢遞與這乞丐把眼觀看喫了一驚急忙趕來對張孝基說道官人向來尋訪小官人下落適來那者面貌好生厮像張孝基便定了腳分付道你再去細看若果是他必然認得你且莫說我是你家女婿太公產業都歸于我只說家已破散我乃是你新主人看他如何對答然後你便引他來相見我自有處朱

信得了言語覆身轉去見他正低着頭把錢繫在一根衣帶上藏入腰裏朱信仔細一看更無疑惑那正者起先拾錢與他時其心全在錢上那個來看拾錢的是誰這次朱信去看時他已把錢藏過也阜起眼來認得是自家家人不覺失聲呼道朱信你同誰在這裏朱信便道小官人你如何流落至此逍遙泣道自從那日逃奔出門欲要央人來勸解爹爹不想路上撞遇着小三小四兄弟兩個攔阻住了務要拖我回家我想爹爹正在盛怒之時這番若回性命決然難活匆拒之際一拳打去不意小四跌倒便死心中

害怕、連夜逃命奔了幾日、方到這里、在客店中歇了幾時、把身邊銀兩、喫盡、被他趕入出來、無可奈何、只得求乞度命、日夜思家、沒處討個信息、天幸今日遇你可實對我說、那日小四死了、爹爹有何話說、宋信道小四當時醒了轉來、不曾得死、太公已去世五年矣、過遷見說父親已死、叫聲苦也、跌下便倒、宋信上前扶起、喉中哽咽、哭不出聲、嗚嗚了好一回、方纔放聲大哭道、我指望回家、與人求告、收留依原父子相聚、誰想已不在了、不悲聲慘切、朱信亦不覺墮淚、哭了一回、乃問道、爹爹既故、這些家私是誰掌管、宋信道、

太公未亡之前、小官人所借這些債主齊來索太公、不肯承認、被告官司、衙門中用了無數銀子、及至審問、一一斷還田產已去大半、小娘子出嫁、粧奩又去了好些、太公臨終將銀小官人不學好、盡數分散親戚、存下些少、太公歿後、家無正主、童僕輩一頓亂搶、分毫不留、止存住宅賣與我新主人張大官人、把來喪中殯葬之用、如今寸土俱無了、適遇見說、又哭起來道、我只道家素還在、如今掙扎性命回去學好為人、不料破費至此、又問道、家產便無了、我渾家却在何處、妹子嫁于那家、朱信道、小娘子就嫁在近

處人家大幾到不好意、過遷道、都是為何、朱信道、太公因久不見小官人消息、只道已故、送歸母家、今也改嫁、過遷道、可曉得嫁也不曾、朱信道、老奴為沒了新主人、不將差往遠處、在家日少、不曾細問、想是已嫁去了、過遷想附人嘆道、只為長一身不肖、累人亡斯為他人所有、妻為他人所得、誠天壤間一大罪人也、要這狗命何用、不如就你望着街沿石上、使要撞死、朱信一把扯住道、小官人、螻蟻尚且貪生、如何這等短見、過遷道、昔年還想有歸鄉的日子、故忍耻偷生、今已無家可歸、不如早些死了、省得在此出醜、

朱信道好歹不如惡活不可如此老奴新主人做人甚好待我引去相見求他帶回鄉里倘有用得着你之處就在他家安身立命到老來還有個結果若死在這里有誰收取你的屍骸却不枉了這一死過遷沉吟了一回道你話到說得是但羞人子怎好去相見萬一不留反于折這番面皮朱信道至此地位還顧得什麼羞耻過遷道既如此不要說出我真姓名來只說是你的親戚罷朱信道適纔我先講過了怎好改得當下過遷無奈只得把身上破衣裳整一整隨朱信向來張孝基遠遠站在人家屋下望見他帶

哭這一段光景覺道他有悔悟之念不勝嘆息過遷走近孝基身邊低着頭站下朱信先就道告官人正是老奴舊日小主人因逃難出來流落在此求官人留他則個便叫過遷來見了官人過遷上前欲要作揖去扯那袖子卻都只有得半截又是破的左扯也蓋不來右扯也遮不着臂只得抄着手唱個喏張孝基看了愈加可憐因是男子不好受他的禮還了個半禮乃道你是個好人家子息怎麼到這等田地但收留你回去沒有用處卻怎好朱信道告官人這分明亂話他罷張孝基道你可會澆園麼過遷道

小人雖然不會情願用心去學張孝基道只怕你是受用的人如何喫得恁様辛苦過遷道小人到此地位如何敢辭辛苦張孝基道這也罷只是依得三件事方帶你回去若依不得不敢相留過遷道不知是那三件張孝基道第一件只許住在園上飯食教人送與你喫不許往外行走若跨出了園門就不許跨進園門過遷道小人玷辱祖宗有何顏見人往外行走住在園上正是本願這個依得張孝基見說話有自悔之念甚是歡喜又道第二件要早起晏息不許貪眠懶怠偷工過遷道小人天未明就起身直至黑

了方止若有月的日子夜裡也做怎敢偷工這則也依得孝基又道夜裡到不消得只日裡不偷工就勾了第三件若有不到之處任憑我責罰不許怨悵過遷道既蒙收養便是重生父母但憑責罰死而無怨

張孝基道既都肯依隨我來也不去閒玩覆轉身引到寓所門口過遷隨將進來主人家見是个乞丐大聲叱咤不容進門張孝基道莫趕他這是我家的人主人家道這乞丐常是在這裡討飯喫怎麼是府上家人來信道一向流落在此今日遇見的到得撥開了房門張孝基坐下分付道你隨了我這模樣不好

看相朱信你去教主人家燒些湯與他洗淨了身子買兩件衣服與他換了把些飯食與他喫朱信便去教主人家燒起湯來喚過遷去洗浴過遷自出門這幾年從不曾見湯面今日這浴就如脫皮退殼身上腌臢足足洗了半缸朱信將衣服與他穿起梳好了頭髮比前便大不相同朱信取過飯來恣意一飽那過遷身子本來有些病軀又苦了一苦又在當風處洗了浴見着飯又多喫了碗三合湊到夜裡生起病來張孝基請醫調治有一個多月方纔痊愈張孝基事體已完辭還了房錢收拾起身又雇了個生口與

過遷乘坐一行四眾循着大路而來、張孝基開言道過遷、你是舊家子弟、我不好喚你名字、如今改做過小乙、又分付來信你們叫他小乙哥兩下穩便來信道小人知道張孝基道小乙、今日路上無聊、你把向日與頑事情細細說與我消遣過遷道官人往事休題若說起來羞也羞死了張孝基道你當時是個風流趣人、有甚麼羞且略說些麼過遷、被逼不過只、得一一直說前後浪費之事張孝基道你起初恁般快活、前日街頭這樣苦楚可覺有些過不去麼過遷道小人當時年幼無知、又被人哄誘、以致如此、懊悔

無及矣張孝基道只怕有了銀子還去快活哩過遷道小人性命已是多的了還做這條事便殺我也不敢去張孝基又對朱信道你是他老家人可曉得太公少年時也曾恁般快活過麼朱信道可憐他日夜只想做人家何曾舍得使一文屈錢那想這樣享孝基道你且說怎地樣做人家朱信扳指頭一歲起連細說怎地勤勞如何辛苦方掙得這等家事不想小乙哥把來看得像土塊一般弄得人亡家破過遷聽了只管哭張孝基道你如今哭也遲了只是將來學做好人還有個出頭日子一路上熱一句冷一句

把話打着他心事過遷漸漸自然自艾悔悟不迭正是

臨崖立馬收繮晚　　船到江心補漏遲

在路行了幾日來到許昌張孝基打發去信先將行李歸家報知渾家自同過遷逕到自己家中見過父母將此事說知令過遷相見已畢遂引到後園打掃一間房子把出被窩之類交付安歇又分付道不許到別處行走我若查出時定然責罰過遷連聲答應不敢不敢孝基別了父母回至家中悄悄與渾家說了渾家再三稱讚不題且說過遷當夜睡下次日清

早便起身擔着器具去鋤地看那園時甚是廣闊週圍編竹為籬張太公也是做家之人並不種甚花木單種的是蔬菜灌園的非止一人過遷初時那里弄得來做也不管一味蠻墾過了數日漸覺熟落好不歡喜每日挑水灌澆刈草鋤耕也不與人搭話從清晨直至黃昏略不少息或遇淒風苦雨之時思想父親吞聲痛哭試要往墳上叩個頭兒又守着規矩不敢出門想起妹子聞說就嫁在左近却不知是那家意欲見他一面又想今日落了人後何顏去見妹子總不嫌我倘被妹夫父母兄弟笑落却不自取其

厭索性把這念頭休了且說張孝基日日差人察聽見如此勤謹萬分歡喜又教人私下試他說小二哥你何苦日夜這般勞碌偷些工夫同我到街坊上頑耍頑耍請你喫三盃可好麼過遷大怒道你這人自己怠惰已是不該却又來引誘我為非下次如此定然稟知官人一日張孝基自來查點假意尋些事過高聲叱喝要打過遷伏在地上說道是小人有罪正該責罰張孝基恨了幾聲乃道姑恕你初次且不計較倘若再犯定然不饒過遷頓首稱謝自此之後愈加奮勵約莫半年並無倦怠之意足跡不敢踏出園

門張孝基見他悔過之念已堅一日教人拿着一套衣服并巾幘鞋襪之類、來到園上對過遷道我看你作事勤謹甚是可用如今解庫中少個人相幫你到去得可戴了巾幘隨我同去、過遷道小人得蒙收留灌園已出望外豈敢復望解庫中使令、張孝基道不必推辭但得用心支理、便是你的好處了、過遷即便褁起巾幘整頓衣裳此將模樣比前更是不同隨孝基至堂中作別張太公出門路上無顏見人、低着頭而走不一時、望見自家門首、心中傷感、暗自掉下泪來到得門口、只見舊日家人都叉手拱立兩邊讓張

孝基進門過遷想道我家這些人如何都歸在他家想是隨屋賣的了、却也不敢呼喚只低着頭而走衆家人隨後也跟進來到了堂中便立住脚不行見卓椅家火之類俱是自家故物愈加悽慘張孝基道你隨我來、教你見一個人過遷正不知見那個只得又隨着而走却從堂後轉向左邊過遷認得這條道乃他家舊時往家廟去之路漸漸至近孝基指着堂中道有人在裏邊你進去認一認過遷急忙走去擡頭。便見父親神影翻身拜倒在地哭道不肖子流落卑汚玷辱家門、生不能侍奉湯藥死不能送骨入土忤、

遂不道粉骨難贖以頭叩地血被于面正哭間只听得背後有人哭來叫道哥哥你一去不回全不把爹爹爲念過遷舉眼見是妹子二一把扯住道妹子只道今生已無再見之期不料復得與你相會哥妹二人相持大哭

廿年流落實堪傷　今日相逢慟斷腸
不是一番寒徹骨　怎得梅花撲鼻香

哥妹哭了一回過遷向張孝基拜謝道若非妹丈救我性命必作異鄉之鬼矣大恩大德將何補報張孝基扶起道自家骨肉何出此言但得老舅改過自新

以慰岳丈在天之靈庶幾報我也過遷泣謝道、不肖謹守妹丈向日約束倘有不到處一依前番責罰張孝基笑道、前者老舅不知詳細故用權宜之策今已明白、豈有是理、但須自戒可也、當下張孝基與眾家人來拜見已畢回至房中淑女整治酒餚款待過遷乃問我的大嫂嫁了何人淑女道哥哥你怎說這話却不枉殺了人、當日爹爹病重、主張教嫂嫂轉嫁嫂嫂立志不從、乃把前事細說一遍、又道、如今見守在家、怎麼說他嫁人、過遷見說妻子貞節、又不覺淚下乃道、我那裏曉得、都是朱信之言張孝基道此乃

[illegible]

時共你的話待過幾時同你去見令姪大嫂來家過遷道、這個我也不想矣、但要到爹爹墓上走遭、張孝基道、這事容易、到次早備辦祭禮、同到墓上、過遷哭拜道、不肖子違背爹爹、罪該萬死、今願改行自新、以贖前非、望乞陰靈洞鑒、祝罷、又哭、張孝基勸住了、回到家裏、把解庫中銀錢照冊付與過遷掌管、那過遷歷嘗了艱難、懸蘿閣。時早起晚眠、不辭辛苦、出入銀兩、公平誠信、往來的人、無不欽敬、將張孝基夫妻恭敬、猶如父母、倘有疑難之事、便來請問、終日住在店中、並無昔日之態、此時親戚盡曉得他已回家

俱來相探、彼此只作個揖、未敢深談、過了兩三個月張孝基還恐他心活、又令人來試他、說小官人你平昔好頑、沒銀賭、還各處抵借來用、今見放着白晃晃許多東西何不坐看宋近日有個絕妙的人兒有十二分才色就在一個所在、若有熱同去喫杯茶何如過遷所罷、大罵道、你這鳥人、我只因當初被人引誘壞了、弄得破家蕩產、幾乎送了性命心下正恨着這班賊男女你却又來哄我、使要扯去見張孝基、那人招稱不是、方纔罷了、孝基聞知、如此不勝之喜、時光迅速、不覺又是半年、張孝基把庫中帳目細細查算

分毫不差乃對過遷說道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向日你初回時我便要上覆令岳迎大嫂與老舅完聚恐他還疑你是個敗子未必肯許故此止了今你旣過之名人都曉得去迎大嫂料無推托如今可即同去過遷依允淑女取出一副新鮮衣服與他穿起同至方家方長者出來相見過遷拜倒在地道小婿不肖有負岳父賢妻今已改過前非欲迎令愛完聚方長者扶起道不消升你之所行我盡已知道小女旣歸于汝老夫自當送來張孝基道親翁還在何日送來方長者道就明日便了張孝基道親翁亦求一顧尚

有話說、方長者應允、二人作別回到家裏、張孝基道請親戚鄰里、于明日要慶喜筵席、到次日午前、方氏已到、過遷哥妹出去相迎、相見之間、悲喜交集、方氏又請張孝基拜謝、少頃、諸親俱到、相見已畢、無不稱贊孝基夫婦玉成之德、過遷改悔之善、方氏志節之堅。不一時、酒筵完備、張孝基安席定位、聚齒而坐、酒過數巡、食供三套、張孝基起身進去、眾人擡出一個箱兒、放於卓上、討個大盃、滿斟熱酒、親自遞與過遷道、大舅滿飲此盃、過遷見孝基所敬、不敢推托、雙手來接道、過遷罪合敬妹丈、如何反勞存賜、張孝基道

大舅就請乾了，還有話說。逍遙一吸而盡。孝基將鑰匙開了那隻箱兒，箱內取出十來本大簿，遞與逍遙道：請收了這幾本帳目。逍遙接了，問道：姊丈，這是什麼帳？張孝基道：你且收下，待我細說。乃對衆人道：列位尊長在上，小生有一言相稟。衆人俱站起身道：不知足下有何見諭？老漢們願聞請誨。遂側耳拱听。張孝基叅出兩個指頭，說將出來，言無數句，使聽者無不嘖嘖稱羨。正是

錢則如糞土　仁義值千金
會說乖頭語　窮通不二心

當下張孝基說道昔年岳父秖因大舅蕩費家業故將財產傳與小生當時再三推辭岳丈執意不從因見正在病中恐觸其怒反非愛敬之意故勉强承受此皆列位尊長所共見不必某再細說及岳父棄世之後差人四處尋訪大舅四五年間毫無蹤影天意陳留得遇當時本欲直陳交還原產仍恐其舊態猶存依然浪費豈不反負岳父這段恩德故將真情隱匿使之用捶繼以規矩勞其筋骨苦其心志挫以良言勸諭隱語激判冀其悔過自新幸喜彼亦自覺前非悲艾用深幡然遷改及令管庫處心公平臨事勤

實同人之有非權能服人之氣忠懷千古一率某也

這數月以來絲毫不苟其猶恐其心未堅幾番遣人試誘心如鐵石片語難投竟爲志誠君子矣故特請列位尊長到此將昔日岳父所授財產併歷年收積米穀布帛銀錢分毫不敢妄用一一開載帳上今日交還老舅明早同令妹即搬歸寒舍矣又在箧中取出一紙文書也來與過遷道這幅紙乃昔年岳父遺囑一發奉還適來筵盃酒乃勸大舅自今以後兢兢業業克儉克勤以副岳父泉臺之望勿得意盈志滿又生別念戒之戒之衆人到此方知昔年張孝基苦辭不受乃是眞情稱歎不已過遷見說哭拜于地道

不肖悖逆天道、流落他鄉、自分橫死街衢、永無歸期、此產豈爲我有、幸逢妹丈救回故里、朝夕調護激勵成人、全我父子、完我夫婦、延我宗祀、正所謂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妹丈、此恩此德、高天厚地、殺身難報、即使執鞭隨鐙、亦爲過分、豈敢復有他望、況不肖一生違逆父命、罪惡深重、無門、可贖、今此產乃先人主張授君、如歸不肖、却不又逆父志、益增我罪、張孝基扶起道、大舅差矣、岳父一世辛苦、實欲傳之子孫世守、不意大舅飄零于外、又無他子可承、付之于我、此乃萬不得已、豈是他之本念、今大舅已改前愆、守成其、

業正是繼父之志岳父在天亦必銜你長笑怎麽反埋你罪過這又將言語推辭兩下你說我都各不肯收受連衆人都沒主意方長者開言對張孝基道承姑丈高誼小婿義不容辭但全歸之其心何安依老夫愚見各受其半庶不過情衆人齊道長者之言甚是當日老漢們亦有此議只因太公不允所以止了不想今日原從這着可見老成之見大略相同張孝基道親翁子承父業乃是正理有甚不安若各分其半即如不還一般了這怎使得方長者又道既不願分不若同居于此協力經營待後分之子孫何如張

貧戒

孝基道俺家自有數處業產子孫豈可占過氏之物衆人見他意不肯俱勸過遷受領過遷却又不肯跑進裏邊見妹子正與方氏飲酒過遷上前哭訴其事敘妹十分勸張孝基受其半那知淑女將話與丈夫一敍過遷夫婦跪拜哀求只是不允過遷推托不去再拜而受衆人齊贊道張君高義千古所無居人羅隱先生有贊云

能生之不能富之能富之不能教之必而生之於而富之小人而君子之嗚呼孝基真可為百世之師

當日直飲至晚而散到次日張孝基教渾家收拾囘家過遷苦留道妹丈財產既已不受且同居于此相聚幾時何忍遽別張孝基道我家去此不遠朝暮便見與居此何異過遷料留不住乃道既如此容明日治一酌與妹丈為餞後日去何如孝基許之次日過遷大排筵席廣延男女親隣并張太公夫婦張媽媽守家不至請張太公坐了首席其餘賓客依次而坐裏邊方氏姑嫂女眷自不必說是日筵席水陸畢備極其豐富衆客盡歡而別客去後張孝基對過遷道大舅岳父存日從不曾如此之費下次只宜儉省不

過猶不及

實為

可以此為則過遷唯唯大日孝基夫婦止收拾粧奩中之物其餘一毫不動領着兩個兒子作辭起身過遷方氏同婢僕直送至張家灑淚而回自此之後過遷操守愈勵遂為鄉閭善士只因勸者太過漸漸習成父親慳吝樣子後來生下一子名佩佼因懲自己昔年之失嚴加教誨此是後話不題且說里中父老敬張孝基之義將其事申聞郡縣郡縣上之于朝其時正是曹丕篡漢欲收人望遂下書徵聘孝基惡魏乃僭竊之朝恥食其祿以親老為辭不肯就徵後父母百年後哀毀骨立喪葬合禮其名愈著州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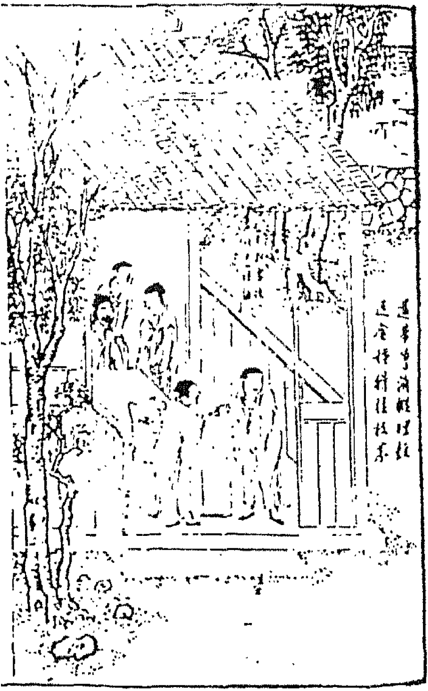
復舉孝廉凡五詔俱以疾辭有人問其緣故孝某笑而不答隱于田里躬耕樂道教育二子長子名繼次子名紹皆仁孝有學行里中咸願與之婚孝某擇有世德者配之孝某年五十外忽夢上帝齎召夫婦遂雙雙得疾二子日夜侍奉湯藥衣不解帶過遷聞知率其子過師偕同來亦如二子一般侍奉孝某謝而止之過遷道感君之德恨不能身代今稍效區區何足為謝過了數日夫婦同逝臨終之時異香滿室都里俱聞空中車馬音樂之聲從東而去二子哀慟自不必說那過遷哭絕復甦至于嘔血喪葬之費俱過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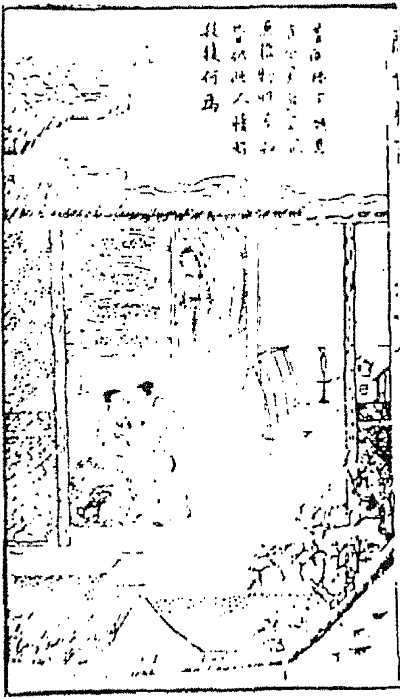
爲之置襆、二子泣辭再三、過遜不允、一月後、有親友從洛中回來、至張家弔奠、述云、某日于嵩山遊玩、忽見旌幢騶御滿野、某等避在林中竊看、見車上坐着一人、絳袍玉帶、威儀如王者、兩邊錦衣花帽侍衛多人、仔細一認、乃是令先君、某等驚訝、出林趨揖、令先君下車相慰、某等問道、公何時就徵、遂爲此顯官、令先君荅云、某非陽官、乃陰職也、上帝以某還財之事命主此山、煩傳示吾子、不必過哀、言訖、倏然不見、方知令先君已爲神矣、二子聞言、不勝哀感、亦將傳遍鄉里、無不歎異、相率爲善、名其里爲義感鄉、晉武帝

時州郡舉二子孝廉俱爲顯官過遐年王八旬外而終兩家子孫繁盛世世爲姻戚云

還財陰德慶流長　千古名傳義感鄉
多少就財康骨肉　應知無面向嵩山

醒世恒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皆似此人情好
[illegible]何畫

第十八卷

施潤澤灘闕遇友

還帶曾消縱理紋　返金種得桂枝芳
從來陰騭能回福　舉念須知有鬼神

這首詩引着兩個古人陰騭的故事第一句說還帶曾消縱理紋乃唐朝晉公裴度之事那裴度未遇時一貧如洗功名蹭蹬就一風鑑以決行藏那相士說足下功名事且不必問更有句話如不見怪方敢直言裴度道小生因在迷途故求指示豈敢見怪相士道足下隆準縱理紋入口數年之間必致餓死溝壑

連相錢俱不肯受裴度是箇知命君子、也不在其意、一日偶至香山寺閒遊、只見供桌上光華耀目、近前看時、乃是一圍寶帶、裴度檢在手中、想道這寺乃冷落所在、如何却有這條寶帶、翻閱了一回、又想道必有甚貴人到此禮佛更衣、祇候們不小心遺失在此、定然轉來尋覓、乃坐在廊廡下等候、不一時見一女子走入寺來、慌慌張張、徑望殿上而去、向供桌上看了一看、連聲叫苦、哭倒于地、裴度走向前問道、小娘子、因何恁般啼泣、那女子道妾父被人陷于大辟、無門伸訴、妾日至此懇佛陰祐、近日幸得從輕贖鍰、妾

家貧無措、遍乞高門、幸得一貴人矜憐、助一寶帶、妾以佛力所致、遂擕帶呈于佛前、稽首叩謝、因贖父心急、竟忘收此帶、倉忙而去、行至半路方覺、急急趕來取時、已不知爲何人所得、今失去這帶、妾父料無出獄之期矣、說罷又哭、裴度道、小娘子不必過哀、是小生收得、故在此相候、把帶遞還、那女子收淚拜謝、請問姓字、他日妾父好來叩謝、裴度道、小娘子有此冤抑、小生因在貧鄉、不能少助爲愧、還人遺物、乃是常事、何足爲謝、不告姓名而去、過了數日、又遇向日相士、不覺失驚道、足下曾作何好事來、裴度答云無有、

相士道足下今日之相比先大不相侔陰德救大見定當位極人臣壽登耄耋富貴不可勝言裴度當時猶以為戲語後來果然出將入相歷事四朝封為晉國公年享上壽有詩為証

縱理救生相可憐　香山還帶竟安然
淮西盪定功英偉　身繫安危三十年

第二句說是逐金獲得桂枝芬乃五代竇禹鈞之事那竇禹鈞薊州人氏官為諫議大夫年三十而無子夜夢祖父說道汝命中已該絕嗣壽亦只在明歲及早行善或可少延禹鈞唯唯他本來是個長者得了

這夢愈加好善一日薄暮于延慶寺側拾得黄金三十兩白金二百兩至次日清早便在寺前守候少頃見一後生涕泣而來禹鈞迎住問之後生答道小人父親身犯重罪禁于獄中小人遍懇親知共借白金二百兩黄金三十兩非將去贖父因主庫者不在而歸爲親眷家留飲多喫了杯酒把東西遺失今無以贖父矣寶公見其言已合銀數乃袖中拔出還之道不消着急偶爾拾得在此相候久矣這後生接過手打開看時分毫不動叩頭泣謝寶公扶起分外又贈銀兩而去其他善事甚多不可枚舉一夜復夢祖先

說道汝合無子無壽今有還金陰德種種名掛天曹特延壽三紀賜五子顯榮竇公自此愈積陰功後果連生五子長儀次儼三侃四偁五僖俱仕宋為顯官竇公壽至八十二沐浴相別親戚談笑而卒安樂老

馮道有詩贈之云

燕山竇十郎　教子有義方
靈椿一株老　丹桂五枝芳

說話的為何道這兩椿故事只因亦有一人曾還遺金後來雖不能如二公這等大富大貴却也免了一個大難享箇大大家事正是

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

一切禍福　自作自受

話說蘇州府吳江縣離城七十里有箇鄉鎮地名盛澤鎮上居民稠廣土俗淳朴俱以蠶桑爲業男女勤謹絡緯機杼之聲通宵徹夜那市上兩岸綢絲牙行約有千百餘家遠近村坊織成綢疋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賈來收買的蜂攢蟻集挨擠不開路途無行足之隙乃出產錦繡之鄉積聚綾羅之地江南養蠶所在甚多惟此鎮處最盛有幾句口號爲證

東風二月暖洋洋　江南處處蠶桑忙

蠶欲溫和桑欲乾　明如良玉發奇光
繰成萬縷千絲長　大筐小筐隨絡床
美人抽繹沾唾香　一經一緯機杼張
咿咿軋軋諧宮商　花開錦簇成疋量
莫憂入口無餐糧　朝來鎮上添遠商

且說嘉靖年間、這盛澤鎮上有一人、姓施名復、渾家喻氏、夫妻兩口、別無男女、家中開張紬機、每年養幾筐蠶兒、妻絡夫織、甚好過活、這鎮上都是溫飽之家、織下紬疋、必積至十來疋、最少也有五六疋、方纔上市、那大戶人家積得多的、便不上市、都是牙行引客

商上門來買施復是箇小戶兒本錢少織得三四疋便去上市出脫一日已積了四疋逐疋把來方方摺好將箇布袱兒包裹一徑來到市中只見人烟輳集語話喧闐甚是熱鬧施復到箇相熟行家來賣見門首擁着許多賣紬的屋裏坐下三四箇客商主人家跕在櫃身裏展看紬疋估喝價錢施復分開衆人把紬遞與主人家主人家接來解開包袱逐疋翻看一過將秤准了一准喝定價錢遞與一箇客人道這施一官是忠厚人不耐煩的把些好銀子與他那客人真箇只揀細絲稱准付與施復施復自己也摸出等

子來准一張、還覺輕些、又爭添上一二分、也就罷了、討張紙包好、銀子放在兜肚裏、收了等子包袱、辭主人家、拱一拱手、叫聲有勞、轉身就走、行不上半箭之地、一眼覷見一家街沿之下、一個小小青布包兒、他復退步向前、拾起揣過、走到一個空處、打開看時、卻是兩錠銀子、又有三四件小塊、繫着一文太平錢兒、把手掂一掂、約有六兩多重、心中歡喜道、今日好造化、拾得這些銀兩、且莫將去湊做本錢、連紙包好、也揣在兜肚裏、望家中而回、一頭走、一頭想、如今家中見用這張機也勾日用了、有了這銀子、再添上一張

小學生
十條之上
等對人

攢一月出得多少細有許多利息這項銀子譬如沒得再不要動他積上一年共該若干到來年再添上一張一年又有多少利息算到十年之外便有千金之富那時造什麼房子買多少田產正算得熱滑骨看將近家中忽地轉過念頭想道這銀兩若是富人摸的譬如牯牛身上拔根毫毛打甚麼緊落得將來受用若是客商的他挑要稟千甫水冷風寒勤苦求之物今大落了好不煩惱如若有本錢的他積這帳生意但並也還不在心上縱然是商小夥家只有這此本錢或是與我一般樣苦掙過日或就了錢試庇

了絲這兩錠銀、乃是養命之根、不爭失了、就如絕了咽喉之氣、一家良善沒甚過活、互相埋怨、必致窮兇賣子、儻是箇執性的、氣惱不過、就斷送了性命也未可知、我雖是拾得的、不十分罪過、但日常動念、使得也不安穩、就是有了這銀子、未必便能營運發積起來、一向沒這東西、依原將就過了日子、不如原往那所在等失主來尋、還了他去、到得安樂、隨覆轉身而來、正是

多少惡念轉善　多少善念轉惡
勸君諸善奉行　但是諸惡莫作

當下施復來到拾銀之處、靠在行家檻邊、等了半日、不見失主來尋、他本空心出門的、腹中漸漸餓餓、欲待回家喫了飯再來、猶恐失主一時間來、又不相遇、只得忍着餓等候、少頃只見一箇村莊後生、汗流滿面、闖進行家、高聲叫道、主人家、適來銀子忘記在櫃上、你可曾檢得麼、主人家道、你這人好混帳、早上交銀子與了你、這時節却來問我、你若忘在櫃上、莫說一包、再有幾包也有人去了、那後生連把腳跌道、這是我的種田工本、如今沒了、却怎麼好、施復問道、約莫有多少、那後生道、起初在這裏賣的絲銀六兩二

只施復道把什麽包的有多少件數那後生道兩大錠又是三四塊小的一個青布銀包包的施復道恁樣不消着急我拾得在此相候久矣便去兜肚裏摸出來遞與那人那人連聲稱謝接過手打開看時分毫不動那時往來的人當做奇事擁上一堆都問道在那裏拾的施復指道在這堦沿頭拾的那後生道難得老哥這樣好心在此等候還人若落在他人手裏安肯如此如今到是我拾得的了情願與老哥各分一半施復道我若要何不全取了却分你這一半那後生道既這般送一兩謝儀與老哥買果兒喫施

復笑道你這人是個獃子六兩三兩都不要要你一兩銀子何用那後生道老哥銀子又不要何以相報衆人道看這位老兒是箇厚德君子料必不要你報不若請到酒肆中吃三盃見你的意罷了那後生道說得是便來邀施復同去施復道不消得不消得我家中有事莫要擔閣我工夫轉身就走那後生留之不住衆人道你這人好造化得了銀子一文錢不費更撈到手那後生道便是不想世間原有這等好人把銀包藏了向主人叫聲打攪下堦而去衆人亦賛嘆而散也有說施復是箇獃的拾了銀子不會將去

受用那騃呆着等人來還也有說這人積此陰德後來必有好處、不題衆人、且說施復回到家裏渾家問道爲甚麽去了這大半日施復道、不要說起、將到家了、因着一件事、擺身轉去、擔閣了這一回、渾家道有甚事擔閣施復將還銀之事說向渾家、渾家道這件事也做得好、自古道橫財不富命窮人、儻然命裏沒時得了他反生災作難、到未可知、施復道我正爲這箇緣故所以還了他去當下夫婦二人不以拾銀爲喜、反以還銀爲安衣冠君子中、多有見利忘義的不意愚夫愚婦到有這等見識、

從來作事要同心　夫唱妻和無怨言
萬貫錢財如糞土　一分仁義値千金

自此之後施復每年養蠶大有利息漸漸活動那育蠶有十體二光八宜等法三稀五廣之忌第一要擇蠶種蠶種好做成繭小而明厚堅細可以繅絲如蠶種不好但堪為綿纊不能繅絲其利便差數倍第二要時運有造化的就蠶種不好依般做成絲繭若造化低的好蠶種也要變做綿繭北蠶三眠南蠶俱是四眠眠起飼葉各要及時又蠶性畏寒怕熱惟溫和為得候晝夜之間分為四時朝暮類春秋正晝如夏

浹夜如冬、故諺說最緊、江南有諺云

做天莫做四月天　蠶要溫和麥要寒
秧要日時麻要雨　採桑娘子要晴乾

那、施復一來蠶種揀得好、二來有些時運、凡養的蠶並無一箇綿繭、繰下絲來、細員勻緊、潔淨光瑩、再沒一根粗節不勻的、每筐蠶又比別家分外多繰出許多絲來、照常織下的紬、拿上市去、人看時、光彩潤澤、都增價競買、比往常每疋平添錢多銀子、因有這些順溜、幾年間就增上三四張紬機、家中頗頗饒裕、里中遂慶箇號兒、叫做施潤澤、卻又生下一箇兒子、寄

名觀音大士叫做觀保年纔二歲生得眉目清秀到好箇孩子話休煩絮那年又值養蠶之時纔過了三眠合鎮闕了桑葉施復家也只勾兩日之用心下慌張無處去買大率蠶市時天色不時陰雨蠶受了寒濕之氣又食了冷露之葉便要僵死十分之中只好存其半這桑葉就有餘了那年天氣温煖家家無恙葉遂短闕且說施復正沒買處桑葉十分焦躁忽見鄰家傳說洞庭山餘下桑葉甚多合了十來家過湖去買施復聽見帶了些銀兩把被窩打箇包兒也來趁船這時已是未牌時候開船搖櫓離了本鎮過了

不是神差入地亦其甲之行止

平望來到一箇鄰村地名灘闕這去處在太湖之傍離盛澤有四十里之遠天已傍晚過湖不及遂移船進一小港泊住穩纜停橈打點收拾晚食却忘帶了打火刀石眾人道那箇上涯去討箇火種便好施復却如神差鬼使一般便答應道待我去取了一把麻骨跳上岸來見家家都閉著門兒你道為何天色未晚人家就閉了門那養蠶人家最忌生人來衝從蠶出至成繭之時約有四十來日家家緊閉門戶無人往來任你天大事情也不敢上門當下施復走過幾家初時甚以為怪道這些人家想是怕鬼拖了人

去日色還在天上便都開了門忽地想起道呸自己是老者蠢到忘記了這取火乃養蠶家最忌的却先攪這蛾如今那裏去討欲待轉來又想道方纔不應承來到也罷了若空身回轉教別箇來取得時反是若大沒趣或者有家兒不養蠶的也未可知依舊又走向前去只見一家門兒半開半掩他也不管三七廿一做兩步跨到簷下却又不敢進去站在門外舒頸望着裏邊叫聲有人麼裏邊一箇女人走出來問道什麼人施復滿面陪着笑道大娘子要相求箇火兒婦人道這時節別人家是不肯的只我家沒忌諱

便點箇與你也不妨得施復道如此多謝了即將蔴骨遞與婦人接過手進去點出火來施復接了謝聲打攪回身便走走不上兩家門面背後有人叫道那取火的轉來掉落東西了施復聽得想道却不知掉了甚的又覆走轉去婦人說道你一箇兜肚落在此了遞還施復施復謝道難得大娘子這等善心婦人道何足爲謝向年我丈夫在盛澤賣絲落掉六兩多銀子遇着箇好人拾得住在那里等候我丈夫尋去原封不動把來還了連酒也不要喫一滴兒這樣人方是真正善心人施復見說却與他昔年還銀之事

相合甚是駭異問道這事有幾年了婦人把指頭扳算道巳有六年了施復道不瞞大娘子說我也是盛澤人六年前也曾拾過一箇賣絲客人六兩多銀子等候失主來尋還了去他要請我也不要喫他的但不知可就是大娘子的丈夫婦人道有這等湊巧待我教丈夫出來認一認可是施復恐衆人妒忌欲不要不想手中麻骨火將及點完乃道大娘子相謝的事甚緩求得箇黄麻紙去引火時一發感謝不盡婦人也不回言徑望裏邊去了頃刻間同一箇後生跑出來彼此睜眼一認雖然隔了六年面貌依然正是

昔年還金義士、正是

一葉浮萍歸大海　人生何處不相逢

當下那後生躬身作揖道、常想老哥無從叩拜、不想今日天賜下顧、施復還禮不迭、二人作過揖、那婦人也來見箇禮、後生道、向年承老哥厚情、只因一時倉卒、忘記問得尊姓大號住處、後來幾遍到貴鎮賣絲、問主人家、却又不相認、因而尋訪數次、再不能遇見、不期到在敝鄉相會、請裏面坐、施復道、多承盛情垂念、但有幾箇朋友在舟中等候、火去作晚食、不消坐罷、後生道、何不一發請來、施復道、豈有此理、後生道

既如此送了火去來坐罷便教渾家取箇火來婦人即挑進去後生問道老哥尊姓大號今到那里去施復道小子姓施名復號潤澤今因缺了桑葉要往洞庭山去買後生道若要桑葉我家儘有老哥今晚住在寒舍讓眾人自去明日把船送到宅上可好麼施復見說他家有葉好不歡喜乃道若宅上有時便省了小子過湖待我回覆眾人自去婦人將出火來復生接了說我與老哥同去又分付渾家快收拾夜飯當下二人拿了火來至船邊把火遞上船去眾人一箇箇眼都望穿將施復埋怨道討箇火什麼難事好

去這許多時、施復道不要說起這里也都著我沒處去討、落後相遇着這位相熟朋友說了幾句話、故此進了、莫要見怪、又道這朋友偶有桑餘在家中、我已買下、不得相陪列位過湖了、包裹在船中、相煩拿來與我、眾人檢出付與、那後生便來接道待我拿罷施復叫道列位暫時拗撒歸家相會別了眾人隨那後生轉來、乃問道適來忙促不曾問得老哥貴姓大號答道小子姓朱、名恩、表德子義施復道今年貴庚多少、答道二十八歲施復道恁樣小子叨長老哥八年、又問令尊令堂同居麼、朱恩道先父棄世多年、止有

老母在堂、今年六十八歲了、喫一口長素、二人一頭說不覺已至門首、朱恩推開門請施復屋裏坐下、那桌上已點得燈燭、朱恩放下包裹道、大嫂快把茶來、聲猶未了、渾家已把出兩盃茶就門簾內遞與朱恩朱恩接過來遞一盃與施復、自己拿一盃相陪又問道、大嫂雞可曾宰麼、渾家道、專等你來相幫、朱恩聽了、連忙把茶放下、跳起身要去捉雞、原來這雞就罩在堂屋中左邊、施復即上前扯住道、既承相愛、即小菜飯兒也是老哥的盛情、何必殺生、況且此時雞已上宿、不爭我來、又害他性命、于心何忍、朱恩曉得他

是箇質直之人、遂依他說、仍復坐下、道既如此說、明日宰來相請、潤澤家道、不要宰雞了、隨分有現成東西、快將來喫罷、莫餓壞了客人、酒溫熱此、施復道、正是恁日子、却來蒿惱、幸喜老哥家沒忌諱還好、朱恩道、不瞞你說、我們敝鄉這一帶、第一忌諱是我家、如今只有我家無忌諱、施復道、這却為何、朱恩道、自從那年老哥還銀之後、我就悟了這道理、凡事是有箇定數、斷不由人、故此絕不忌諱、依原年年十分利息、乃知人家都是自己見神見鬼、全不在忌諱上、來妖由人興、信有之也、施復道、老哥是明理之人、說得極

是朱恩又道又有一節奇事常年我家養十筐蠶自己園上葉喫不了還要買些今年看了十五筐這園上桑又不曾增一棵兩棵如今勾了自家尚餘許多那明又添了老哥之用這桑葉都像為老哥而生可不是箇定數施復道老哥高見甚是有理就如你我相會也是箇定數向日你因失銀與我識面今日我亦因失物尊嫂見還方纔言及前情又得相你朱恩道看起來我與老哥乃前生結下緣分方得如此意欲結為兄弟不知尊意若何施復道小子別無兄弟若不相棄可知好哩當下二人就堂中八拜為交認

爲兄弟施復又請朱恩母親出來拜見了朱恩重復與渾家出來見了結義伯伯一家都歡歡喜喜不一時將出酒餚無非魚肉之類二人對酌朱恩問道大哥有幾位令郎施復答道只有一箇剛纔二歲不知賢弟有幾箇朱恩道止有一箇女兒也纔二歲便教渾家抱出來與施復觀看朱恩又道大哥我與你兄弟之間再結箇兒女親家何如施復道如此最好但恐家寒攀陪不起朱恩道大哥何出此言兩下聯了姻事愈加親熱盃來盞去直飲至更餘方止朱恩尋扇板門把凳子兩頭閣着支箇鋪兒在堂中右邊將

薦蓆鋪上施復打開包裹取出被來伴妳朱恩叫聲安置將中門閉上向裏面去了施復吹息燈火上鋪困下翻來覆去再睡不著只聽得雞在籠中不住吱吱喳喳想道這雞爲甚麼只管咭咯約莫一箇更次衆雞忽然亂叫起來却像被什麼咬住一般施復只道是黃鼠狼來偷雞霍地跳起身將衣服披着急來看這雞說時遲那時快纔下鋪走不上三四步只聽得一聲響亮如山崩地裂不知甚東西打在鋪上把施復驚得半步也走不動且說朱恩同渾家正在那裏餵蠶聽得雞叫也認做黃鼠狼來偷急點火

出來看挨動步忽聽見道一肩驚得跌足叫苦道不好了是我害了哥哥性命也怎麼處飛奔出來母妻也驚駭道壞了家了接脚追隨朱恩開了中門搶跨出脚就見施復倒在中間又驚又喜道哥哥爲此見嚇殺我也虧你如何走得起身脫了這禍施復道若不是雞叫得慌起身來看此時已爲齏粉矣不知是甚東西打將下來朱恩道乃是一帶車輪閣在上邊不知怎地却掉下來將火照時那扇門打得粉碎從千頭跌倒了車輪深在壁邊有巴斗相大施復看了伸出舌頭縮不上去老朱恩月是見施復無恙已

自進去了那雞也寂然無聲朱恩道哥哥起初不要殺雞誰想就虧他救了性命二人遂立誓戒了殺生有詩爲證

昔聞楊寶酬恩雀　今見施君報德雞
物性有知皆似此　人情好殺復何爲

當下朱恩點上燈燭捲起鋪蓋取出所艸就地上打個舖兒與施復歇下到次早起身外邊却已下雨喫過早飯施復便要回家朱恩道難得大哥到此須住一日明早送回施復道你我正都在忙時總然擔這一日各不安穩不如早得我回去等空閑時大家寬

忍相叙幾了朱恩道不妨得譬如今日到洞庭山去了住在這里話一日見朱恩母親也出來苦留施復只得住下到巳牌時分忽然作起大風揚沙拔木非常利害接着風就是一陣大雨朱恩道大哥天遣你遇着了我不去得還好他們過湖的有些擔險哩施復道便是不想起這等大風真個好怕人下那風直吹至晚方息雨也止了施復又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將朱恩桑葉已採得完備他家自有船隻你裝好了喫了飯打點起身施復意欲還他葉錢料道不肯受的乃道賢弟想你必不受我葉錢我到不虛文了但

你家中脫不得身送我去便擔擱兩日工夫若有人顧一箇搖去却不兩便朱恩道正要認着大哥家中下次好來往如何不要我去家中也不消得我施復見他執意要去不好阻擋遂作別朱恩扑紥下了船朱恩把船搖動剛過午就到了盛澤施復把船泊住兩人搬桑葉上岸那些鄰家也因昨日這風都擔着愁擔子俱在門首等候消息見施復到來亦道好了回來也急走來問道他們都里去了不見其買得幾多葉施復答道我在灘闕遇着親戚家有些餘葉送我不曾同衆人過湖衆人俱道好造化不知過湖的

怎樣光景哩施復道斗然沒事衆人道只願如此便好施復就央幾箇相熟的將棊相幇搬到家裏謝罷有勞衆人自去渾家接着道我正在這里憂你昨日恁樣大風不知如何過了湖施復道且過來見了朱叔叔慢慢與你細說朱恩上前深深作揖喻氏還了禮施復道賢弟請坐大娘快取茶來引孩子來見丈人喻氏從不曾見過朱恩聽見叫他是賢弟又傍他是孩子丈人心中惑突正不知是兀誰忙忙點出兩盃茶引出小厮來施復接過茶遞與朱恩自己且不喫茶便抱小厮過來與朱恩看朱恩見生得清秀甚

是徽奚放下茶接過來抱在手中這小厮却也相熟的一般笑嘻嘻全不怕生施復向渾家說道這是朱叔叔便是向年失銀子的他家住在灘闕喻氏道元來就是向年失銀的如何却得扒過施復乃將前晚討火落了挽肚因而言及方纔相會留住在家結爲兄弟又與兒女聯姻幷不要宰雞虧雞救報得免覆舟之難所以不曾過湖今日將桑送回前後事細細說了一遍喻氏又驚又喜感激不盡卽忙收拾酒肴款待正喫酒間忽聞得鄰家一片哭聲施復心中驚異走出來問時却是昨日過湖買葉的翻了船十來個

人考得天好西護之人自報德之心天亦要間成之、云大哥思未也

人都淹死了、只有一箇人得了一塊船板浮起不死虧漁船上救了、回來報信、施復聞得、喫這驚不小、進來學向朱恩與渾家聽了、合掌向天稱謝、又道若非賢弟相留我、此時亦在劫中矣、朱恩道此皆大哥平昔好善之報、與我何干、施復留朱恩住了二宿、到次早朝膳已畢、施復道本該留賢弟閒玩幾日、便是曉得你家中事忙、不敢擔悞、在此過了蠶事、然後來相請、朱恩道這里原是不時往來的、何必要請、施復又買兩盒禮物相送朱恩、却也不辭、別了喻氏、解纜開船、施復送出鎮上、方纔分手、正是

只爲還金恩義重　今朝難捨舊交情

且說施復是年蠶絲利息比別年更多幾倍欲要又添張機兒怎奈家中窄隘擺不下機床大凡人時運到來自然諸事遇巧施復剛愁無處安放機床恰好間壁鄰家住若兩間小房連年因蠶桑失利嫌道住居風水不好急切要把來出脫正湊了施復之便那鄰家起初沒售主時情願減價與人及至施復肯與成交却又道方員無眞假比原價反要增厚故意作難刁蹬直徵個心滿意足方纔移去那房子還拆得如馬坊一般施復一面與匠人修理一面擇吉鋪設

榻床、自己將把鋤頭去墾椅坑、約摸鋤了一尺多深忽鋤出一塊大方磚來、揭起磚時、下面圓圓一箇罈口、滿滿都是爛米、施復說道可惜這一罈米、如何却埋在地下、又想道上邊雖然爛了、中間或者還好、丟了鋤頭、把手去捧那爛米、還不上一寸、便露出一搭雪白的東西來、舉目看時、不是別件、却是腰間細兩頭趫凑心的細絲錠兒、施復欲待運動、恐怕被匠人們撞見、沸揚開去、急忙原把土泥掩好、報知渾家、直至晚上匠人去後、方纔搬運起來、約有千金之數、夫妻們好不歡喜、施復因見了兩次大錢、又得了這注

財氣愈加好善凡力量做得的好事便竭力為之做不得的他也不敢勉强因此里中隨有長者之名夫妻依舊省喫儉用晝夜營運不上十年就長有數千金家事又買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開起三四十張紬機又討幾房家人小厮把箇家業收拾得十分完美兒子觀保請箇先生在家教他讀書取名德威行聘禮定了朱恩女兒為媳俗語道得好六親合一運那朱恩家事也漸漸長起二人不時往來情分勝如姻親話休絮煩且說施復新居房子別屋都好惟有廳堂攤塌壞了看看要倒只得興工改造他本寒微

出身、辛苦作家慣了、不做財主身分日逐也隨着做、工的搬磚弄瓦、拿水提泥、眾人不曉得他是勤儉、都說做借意監工、沒一箇敢怠惰偷力、工作半月有餘、擇了吉日良時立柱上梁、眾匠人都喫利市酒去了、止有施復一人、兩邊撿點柱脚、若不平準便把來墊、穩看到左邊中間柱脚歪斜、把磚去墊、偏有這等作怪的事、左墊也不平、右墊又不穩、索性撬起來看、却原來下面有塊三角沙石、尖頭正向着上邊、所以墊不平、乃道這些匠工精鳥做、這塊石怎麼不去了、留在下邊、便將手去一拳、這石隨手而起、拿開石看

時到穿一驚下面雪白的一大堆銀子其錠大小不一上面有幾箇一樣大的鍛鬧都束着紅絨其色甚是鮮明又喜又慌喜的是得這一大注財物慌的是這幾錠紅絨束的銀子他不知歲下幾多年了顏色還這般鮮明當下不管好歹將衣服做箇兜兒抓上許多撩把那塊石蓋好飛奔進房向床上倒下甯氏看見連忙來問是那里來的竟復無暇答忽見兒子也在房中即叫道說保住同我來口中便說腳下亂跑甯氏即解其意父子二人來至外邊教兒子看守自己又幾次搬完這些匠人酒還喫未完吧施復搬

完了方與渾家說知其故夫妻二人好不喜把房門閉上將銀收藏約有二千餘金紆絨京的止有八錠每錠准准三兩收拾已完旋復要拜天地換了巾帽長衣開門出來那些匠人手忙脚亂打點安柱上梁見柱脚倒亂乃道這是誰腐丟壞了又要費一番手脚施復道你們禁得不好須還要重整一整工人知是家長所為誰敢再言流水自去收拾那曉其中奧妙施復仰天看了一看乃道此時正是那時了快些豎起來衆匠人聞言七手八脚一會兒便安下柱子擡梁上去裏邊托出一大盤饅首分散衆人鄰

里們都將着菓酒來與施復把盞慶賀施復因想了滅愈加快活分外與頭就喫得箇半醺正是

人逢喜事精神爽　月到中秋分外明

施復送客去後將巾幘長衣脫下依原穿身短衣相幫眾人到巳牌時分偶然走至外邊忽見一箇老兒龐眉白髮年約六十已外來到門首相了一回乃問道這里可是施家麼施復道正是你要尋那箇老兒道要尋你們家長問句話兒施復道小子就是老翁有甚話就請裏面坐了那老兒聽見就是家主把他上下只管瞧看又道你真箇是麼施復笑道我不適

是平常人。那箇肯假老兒舉一舉手道老漢不爲禮了乞借一步話說拉到半邊問道宅上可是今日那時上梁麽施復道正是老兒又道官人可曾在左邊中間柱下得些財采施復見問及這事心下大驚想道他却如何曉得莫不是箇仙人因道着心事不敢隱瞞答道果然有些老兒又道內中可有八箇紅絨束的錠麽施復一發駭異乃道有是有的老翁何由知得這般詳細老兒道這八錠銀子乃是老漢的所以知得施復道既是老翁的如何却在我家柱下老兒道有箇緣故老漢叫做薄有壽就住在黃

江角鎮上止有老劉兩口、別無子女門首開個糕餅饅頭等物點心鋪子、日常用度有餘、積攢三兩便傾成一箇錠兒、老劉孩子氣、把紅綫束在中間、無非尊重之意、因墻卑室淺恐露人眼目、縫在一箇腰枕之內、自謂萬無一失、積了這幾年、共得八錠、以爲老夫妻身後之用、儘有餘了、不想今早五鼓時分、老漢夢見枕邊走出八箇白衣小厮、腰間俱束紅綫、在床前商議道、今日那時盛澤施家要往安梁親族那處去的、都已到齊了、我們也該去矣、有一箇問道、他們都在那一箇所在、一箇道、在左邊中間排下、說罷徑外

寫了笑着臭情這八段這等奇情的

一看來也以後下不你為案

便走有一箇道我們住在這裏一向如不別而行覺道忒薄情了遂俱覆轉身向老漢道久承照管如今却要撇撇去勿見怪那時老漢夢中不認得那八箇小廝是誰也不曉得是何處來的問他道八位小官人是幾時來的如何都不相認小廝答道我們自到你家與你只會得一面你就把我們做作孫使故此我們便認得你你却不認得我又指撥開紅絲道這這是初會這次承你送的你記得了麼老漢一時想不着幾時與他的心中止想欠無子見其清秀欲要他做箇乾兒又對他道既承你們到此何不住在這

里父子相看幫我做箇人家怎麼又要往別處去八箇小厮笑道你要我們做兒子不過要送終之意但我們該死處去的你這老官兒消受不起道罷一齊往外而去老漢此時覺道睡在床上不知怎地身子已到門首再三擋之頭也不回惟聞得說道天色晏了快走罷一齊亂跑老漢追將上去被艸根絆了一交驚醒轉來與老荊說知因疑惑這八錠銀子作怪到早上拆開看時都已去了因要試驗此夢故特來相訪不想果然應驗罷大驚道有這樣奇事老翁不必煩惱同我到裏面來坐蒋老道這事已驗不

必坐了旋復道你老人家許多路來辨必也饑了兒成點心與些去也娘道壽老兒見留他與點心到也不說便隨進來只見新竪起三間堂屋高大寬敞木材巨壯衆匠人一摘箇乒乒乓乓耳邊惟聞斧鑿之聲比平常愈加用力你道爲何這般勤謹大凡新竪屋那日定有箇犒勞筵席利市賞錢這些匠人打點喫酒要錢見家主進來故便假殷勤討好壽老兒看着如此熱鬧心下嗟嘆道他道這東西教我消受他不起要望旺處去原來他家恁般興頭虧這銀子都也勢利得很學不一時來至一小客座中旋復請他

生下急到裏邊向渾家說知其事畢氏亦甚怪異乃對他復道這銀子既是他送終之物何不把來送還做個人情也好施復道正有此念故來與你商量畢氏取出那八錠銀子把塊布兒包好施復袖了分付討些酒食與他喫復到客座中摸出包來道你看可是那八錠麼薄老兒接過打開一看分毫不差乃道正是這八錠怪物那老兒把來左翻右覆看了一回對着銀子說道我想你終在我家中如何便會出來黃江得到此有千里之遠人也怕走還要趁個船兒你又沒有腳怎地一回兒就到了這里口中便說心下又

尊着苦掙之難失去之易不覺眼中落下兩點淚來施復道老翁不必心傷小子情願送還賜你老人家百年之用溥老道承官人厚情但老漢無福享用所以走了今若拿去必不得又要走的何苦討恁般煩惱臾施復道如今乃我送你的料然無妨尊老只把手來搖道不要不要老漢也是箇知命的勉強來一定不妙施復因他堅執不要又到裏邊與渾家商議喻氏道他雖不要只我們心上過意不去又道他或者消受這十錠不起一二錠量也不打緊施復道他執意一錠也不肯要喻氏道我有箇道理在此把兩

錠裝在饅頭裏少頃送與他作點心到家看見自然罷了難道又送來不成施復道此見甚妙喻氏先支持酒飯出去薄老坐了客位施復對面相陪薄老道沒事打攪官人不當人子施復道見成菜酒何足掛齒當下三盃兩盞喫了一回薄老兒不十分會飲不覺半酣施復討飯與他喫罷將要起身作謝家人托出兩箇饅頭施復道兩箇權點心帶在路上去喫薄老道老漢酒醉飯飽連夜飯也不要喫了路上如何又喫點心施復道總不喫帶回家去便了薄老兒道不消得不消得老漢家中做道項生意的日逐自有

官人留下賞人罷、施復把來推在袖裏道、我這饅頭餡好、比你鋪中滋味不同、將回去喫便曉得、那老兒見其意殷勤、不好固辭、乃道、沒甚事到此、又喫又袖、罪過罪過、拱拱手道、多謝了、往外就走、施復送出門前、那老兒自言自語道、來便來了、如今去不知可就有便船、施復見他辭了、恐怕遺失了這兩個饅頭、乃道、老翁不打緊、我家有船、教人送你回去、那老兒點頭道、官人難得你這樣好心、可知有恁般造化、施復喚個家人、分付道、你把船送這大伯子回去、務要送至家中、認了住處、下次好去拜訪、家人應諾、薄老兒

相辭下船歸了[illegible]上[illegible]貨在裏面去那老兒因多了幾盃酒一路上問長問短十分健談不一時已到將船泊住扶那老兒上岸送到家中媽媽接着便問老官兒可有這事麼老兒答道千真萬真口中便說都去袖裏摸出那兩箇饅頭遞與施復家人道一官宅上事忙不留喫茶了這饅頭轉送你當茶罷施家人答道我官人特送你老人家的如何却把與我壽老道你官人送我已領過他的情了如今送你乃我之情你不必固拒家人再三推却不過只得受了相別下船依舊搖回到自己河下把船纜好拿着饅頭上

房恰好施復出來一眼看見問道這饅頭我送與老官的你如何拿了回來答道是他轉送小人當茶再三推辭不脫勉強受了他的施復暗笑道原來這兩箇饅頭那老兒還沒福受用却又轉送別人想道或者到是那人造化也未可知乃分付道這兩箇饅頭滋味比別的不同莫要又與別人答應道小人曉得那人來到裏邊尋着老婆將饅頭遞與還未開言說是那裏來的夥伴中叫到外邊喫酒去了原來那人已有兩箇兒女正害着痞瘧食積病症當下婆娘接在手中想道若被小男女看見偷去喫了到是老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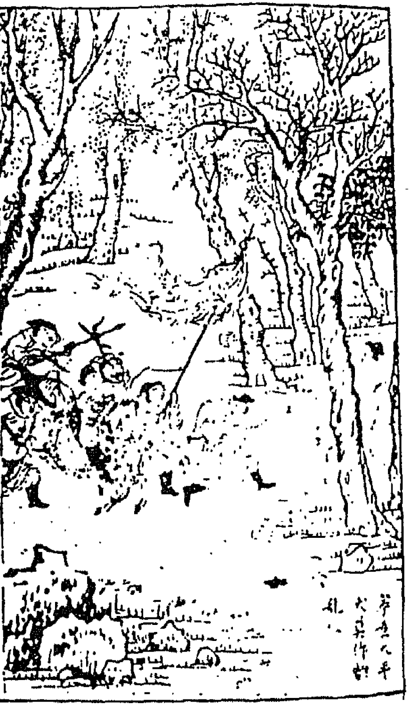
利害不如把去大娘換些別樣點心與他罷即便走來向主母道大娘丈夫適纔不知那裏拿這兩個饅頭我想小男女正害肚腹病倘看見偷喫了這病却不一發加重欲要求大娘換甚不傷脾胃的點心與那兩個男女說罷將饅頭放在卓上喻氏不知其細遂揀幾件付與他去將饅頭放過少頃施復進來把薄老轉與家人饅頭之事說向渾家又道誰想到是他的造化喻氏聽了乃知把來換點心的就是答道元來如此却也奇異便去拿那兩個饅頭來遞與施復道你拍這饅頭來看施復不知何意隨手拍開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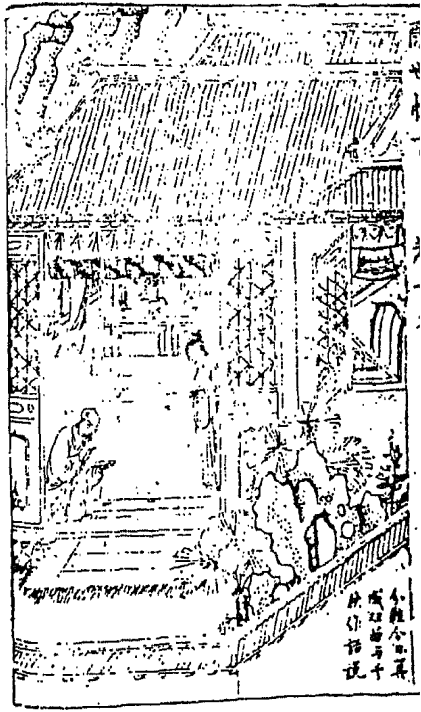
聽得卓上嚮的一響。舉目看時。乃是一錠紅絨裹的銀子。問道。饅頭如何。你又取了他的。喻氏將那婆娘來換點心之事說出。夫妻二人不勝嗟嘆。方知銀子趕人麾之不去。命裏無時求之不來。虞復因悔念薄老兒時常送些錢米與他。到做了起底往來。後又買幾塊地兒耕種。後來施德胤長大。娶朱恩女兒過門。夫妻孝順。施復之富冠于一鎮。夫婦二人各壽至八十外無疾而終。至今子孫蕃衍。與灘闕朱氏世爲姻誼云。有詩爲證

六金還取事雖微　感德天心早察知

灘闕巧逢恩義報　好人到底得便宜

醒世恒言


刻



不離今日算
誠知前與千
休作話說

第十九卷

白玉孃忍苦成夫

兩眼乾坤舊恨一腔今古閒愁隋宮吳苑舊風流
寂寞斜陽渡口　興到豪吟百首醉餘憑弔千秋
神仙妖怪總虛浮只有綱常不朽

這首西江月詞是勸人力行仁義扶植綱常從古以來富貴空花榮華泡影只有那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名傳萬古隨你負擔小人聞之起敬今日且說義夫節婦如宋弘不棄糟糠羅敷不從使君此一輩豈不是扶植綱常的又如王允欲娶高門預逐其妻賈臣

宦達太晚見棄于妻那一輩豈不是敗壞綱常的真
个是人心不同涇渭各別有詩爲證

王允棄妻名遂損　　買臣離婦志堪悲
夫妻本是鴛鴦鳥　　一對棲時一對飛

話中單表宋末時、一个丈夫姓程雙名萬里表字鵬擧、本貫彭城人氏父親程文業官拜尚書萬里十六歲時、椿萱俱喪十九歲以父蔭補國子生員生得人材魁岸志略非凡性好讀書兼習弓馬聞得元兵日盛、深以爲憂曾獻戰守和三策以直言觸忤時宰、恐其治罪棄了童僕單身潛地走出京都却又不敢回

將欲往江陵府投奔京湖制置使馬光祖未到漢口

傳說元將兀良哈歹統領精兵長驅而入勢如破竹

程萬里聞得這个消息大哭一數進不敢前行躊躇

之際天色已晚但見

片片晚霞迎落日　行行倦鳥聍歸巢

程萬里想道且尋宿店打聽個實信再作區處其夜

只聞得戶外行人奔走不絕卻都是上路逃難來的

百姓哭哭啼啼耳不忍聞程萬里已知元兵逼近夜

半便起身趁眾同走走到天明方纔省得忘記了包

裹在客店中來路已遠卻又不好轉去取討身邊又

沒盤纏、腹中又饑、不免到村落中告乞一飯、又好掙扎路途、約莫走半里遠近、忽然斜刺裏、一陣兵、直衝出來、程萬里見了、飛向側邊一个林子裏躲避、那枝兵不是別人、乃是元朝元帥兀良哈歹部下萬戶張猛的遊兵、前鋒哨探、見一个漢子、面目雄壯、又無包裹、躲向樹林中而去、料道必是个細作、趕入林中、不管好歹、一索綑翻、解到張萬戶營中、程萬里擇是避兵百姓、並非細作、張萬戶見他面貌雄壯、留為家丁、程萬里事出無奈、只得跟隨、每日間見元兵所過、殘滅如秋風掃葉、心中暗暗悲痛、正是

寧爲太平犬　莫作離亂人

却說張萬戶、乃興元府人氏、有千斤膂力、武藝精通、昔年在鄉里間豪橫、守將知得他名頭、收在部下爲偏裨之職、後來元兵犯境、殺了守將、投歸元朝、元主以其有獻城之功、封爲萬戶、撥在兀良哈歹部下、爲前部嚮導、屢立戰功、今番從軍日久、思想家裏、寫下一封家書、把那一路擄掠下金銀財寶、裝做一車、又將擄到人口男女、分做兩處、差帳前兩个將校、押送回家、可憐程萬里、遠離鄉土、隨着衆人、一路啼啼哭哭、直至興元府、到了張萬戶家裏、將校把家書金銀

交割明白、又令那些男女叩見了夫人、那夫人做人賢慧、就各撥一個房戶居住、每日差使伏侍、將校討了回書、自向軍前回覆去了、程萬里住在興元府、不覺又經年餘、那時宋元兩朝講和、各自罷軍、將士学家、張萬戶也回到家中、與夫人相見過了、合家奴僕都來叩頭、程萬里也只得隨班行禮、又過數日、張萬戶把擄來的男女、揀身材雄壯的留了幾个、其餘都轉賣與人、張萬戶喚聚人來、分付道、汝等不幸生于亂離時世、遭此塗炭、或有父母妻子、料必死于亂軍之手、就是汝等還喜得遇我、所以尚在、若逢着別个、

死去幾時了、今在此地雖然是個異鄉、既爲主僕、卑如親人一般、今晚各配妻子與你們、可安心居住、勿生異心、後日帶到軍前、尋此一功績博個出身、一般富貴、若有他念、犯出事來、斷然不饒、的衆人都流泪叩頭道、若得如此、乃老爹再生之恩、豈敢又生他念、當晚張萬戶、就把那擄來的婦女、點了幾名、夫人又各賞幾件衣服、張萬戶與夫人同出堂前、衆婦女跟隨在後、堂中燈燭輝煌、衆人都叉手侍立兩傍、張萬戶一一喚來配合、衆人一齊叩首謝恩、各自領歸房戶

且說程萬里、配得一个女子、引到房中、掩上門、見夫

妻叙禮、程萬里仔細看那女子年紀約有十五六歲、生得十分美麗、不像个以下之人、怎見得、有西江月爲證

兩道眉彎新月、一雙眼注微波、青絲七尺挽盤螺、
粉臉吹彈得破、　望日嫦娥盼夜、秋宵織女停梭、
畫堂花燭聽歡呼、兀自含羞怯步、

程萬里得了一个美貌女子、心中歡喜、問道、小娘子尊姓何名、可是從幼在宅中長大的麼、那女子見問、沉吟未語、早落下兩行珠淚、程萬里把袖子與他拭了、問道、娘子爲何掉淚、那女子道、奴家本是重慶人

氏姓白小字玉樓父親白忠官爲統制四川制置使余玠調遣鎮守嘉定府不意余制置身亡元將兀良哈歹乘虛來攻食盡兵疲力不能支破城之日父親被擒不屈而死兀良元帥怒我父守城抗拒將妾一門抄殺張萬戶憐妾幼小幸得免誅帶歸家中爲婢伏侍夫人不意今日得配吾子不知君乃何處人氏亦爲所擄程萬里見說亦是羈囚觸動其心不覺也流下淚來把自己家鄉姓名被擄情由細細述與兩下悽惶一場却已二鼓夫妻解衣就枕一夜恩情十分美滿明早起身梳洗過了雙雙叩謝張萬戶已畢

得古寶在上

玉孃原到裏邊去了、程萬里感張萬戶之德、一切許辦公事、加倍用心、甚得其歡、其夜是第三夜了、程萬里獨坐房中、猛然想起、功名未遂、流落異國、身爲下賤、玷辱祖宗、可不忠孝兩虧、欲待乘間逃歸、又無方便、長歎一聲、潸潸淚下、正在自悲自歎之際、却好玉孃自內而出、萬里慌忙拭淚相迎、容顏慘淡、餘淚尚存、玉孃是個聰明女子、見貌辨色、當下挑燈共坐、叩其不樂之故、萬里是個把細的人、倉卒之間、豈肯傾心吐膽、自古道

夫妻且說三分話、　未可全拋一片心、

手勢老把戲

當下強作笑容只答應得一句道沒有甚事玉孃情知他有含糊隱匿之情更不去問他直至掩戶息燈解衣就寢之後方纔低低啓齒款款開言道程郎妾有一言日欲奉勸未敢輕談適見郎君有不樂之色妾已猜其八九郎君何用相瞞萬里道程某並無他意娘子不必過疑玉孃道妾觀郎君才品必非久在人後者何不覓便逃歸圖个顯親揚宗却甘心在此爲人奴僕豈能得个出頭的日子程萬里見妻子說出恁般說話老大驚訝心中想道他是婦人女子怎麼有此丈夫見識道着我的心事况且尋常人家夫

歸分别還要多少留戀不舍今感覺三日恩愛方纔起頭豈有反勸我逃竄之理。只怕還是張萬戶教他來試我便道豈有此理我爲亂兵所執自分必死幸得主人釋放留爲家丁又以妻子配我此恩天高地厚、未曾報得、豈可爲此背恩忘義之事汝勿多言玉孃見說嘿然無語。程萬里愈疑是張萬戶試他到明早起身、程萬里思想張萬戶教他來試我我今日偏要當面說破固住了他的念頭不來提防好辦走路梳洗已過請出張萬戶到廳上坐下說道稟老爹夜來妻子、忽勸小人逃走小人想來當初被游兵捉住、

蒙老爹救了性命、留作家丁、如今又配了妻子、這般恩德未有寸報況且小人父母已死親戚又無只此、便是家了還教小人逃到那里去小人昨夜已把他埋怨一番恐怕他自己情虛反來造言謀害小人故、此特禀知老爹張萬戶聽了心中大怒叫喚出玉孃罵道你這賤婢當初你父抗拒天兵元良元帥要把你闔門盡斬我可憐你年紀幼小饒你性命、又恐為亂軍所殺帶回來恩養長大、配个丈夫你不思報効反教丈夫背我要你何用教左右快取家法來吊起賤婢打一百皮鞭那玉孃滿眼垂淚啞口無言衆人

連忙去取索子家法將玉孃一索綑翻正是

　分明指與平川路　反把忠言當惡言

程萬里在旁邊見張萬戶發怒要吊打妻子心中便将道原來他是真心到是我害他了又不好過來討饒正在危急之際恰好夫人聞得丈夫發怒要打玉孃急走出來救護原來玉孃自到他家因德性溫柔舉止閑雅且是女工中第一伶俐夫人平昔極喜權他的名雖爲婢相待却像親生一般立心要把他嫁个好丈夫因見程萬里人材出衆後來必定有些好日故此前晚就配與爲妻今日見說要打他不知因

甚緣故、特地自己出來、見家人正待要動手、夫人止住、上前道、相公因甚要吊打玉孃、張萬戶把程萬里所說之事、告與夫人、夫人叫過玉孃道、我一向憐你幼小聰明、特揀个好丈夫配你、如何反教丈夫背主逃走、本不當救你、便是姑念初犯、與老爺討饒、下次再不可如此、玉孃並不回言、但是流淚、夫人對張萬戶道、相公、玉孃年紀甚小、不知世務、一時言語差誤、可看老身分上、姑恕這次罷、張萬戶道、既夫人討饒、且恕這賤婢、倘若再犯、二罪俱罰、玉孃含淚叩謝而去、張萬戶喚過程萬里道、你做人忠心、我自另眼看

里心稱輿腸熱是英雄也

你得萬里滿口稱謝走到外邊心中又想道還是做下圈套來試我若不是怎麼這樣大怒要打一百夫人剛開口討饒便一下不打況夫人在裏面那里聽得這般快就出來救護且喜昨夜不曾說別的言語還好到了晚間玉孃出來見他雖然面帶憂容却没有一毫怨恨意思程萬里想道一發是試我了說話越加謹愼又過了三日那晚玉孃看了丈夫上下只管相看欲言不言如此三四次終是忍耐不住又道妾以誠心告君如何及告主人幾遭箠撻若得夫人救免然細觀君才貌必爲人器爲何還不早圖去計

若戀戀于此終作人奴亦有何望程萬里見妻子又勸他逃走心中愈疑道前日恁般嗔責他豈不怕又來說起一定是張萬戶又教他來試我念頭果然來否也不回言徑自收拾而臥到明早程萬里又來稟知張萬戶張萬戶聽了暴躁如雷連喊道這賤婢如此可恨快拿來敲死了罷左右不敢怠緩即向裏邊來喚夫人見喚玉孃料道又有甚事不肯放將出來張萬戶見夫人不肯放玉孃出來轉加焦躁却又礙着夫人面皮不好十分催逼暗想道這賤婢已有外心不如打發他去罷倘然夫妻日久恩深被這賤婢

智之真丈大丈可一知此言倘午不相信若必賊人丫言不可汉快哉

哄熱連這好人的心、都要冷了、乃對程萬里道、這賤婢兩次三番誘你逃歸、其心必有他念、料然不是為你、久後必被其害、待今晚出來、明早就教人引去責了、別揀一個好的與你為妻、程萬里見說要責他妻子、方纔明白渾家果是一片真心、懊悔失言、便道老爹如今警戒兩番、下次諒必不敢、總再說、小人也斷然不聽、若把他賣了、只怕人說小人薄情、做親纔六日、就把妻子來賣、張萬戶道、我做了主、誰敢說你、道罷、徑望裏邊而去、夫人見丈夫進來、怒氣未息、恐還要責罰玉孃、連忙教閃過一邊、起身相迎、並不問起

這事張萬戶却又怕夫人不捨得玉孃出去、也分處

不題、且說程萬里見張萬戶決意要賣、心中不忍割

捨、坐在房中啼泣、直到曉、聞玉孃出來、對丈夫哭道、

妾以君爲夫、故誠心相告、不想君反疑妾有異念、數

告主人、主人性氣粗雄、必然懷恨、妾不如死所矣、然

妾死不足惜、但君堂堂儀表、甘爲下賤、不圖歸計爲

恨耳、程萬里聽說、淚如雨下道、賢妻良言指述、自恨

一時錯見、疑是主人使汝試我、故此告知、不想反累賢

妻、玉孃道、君若肯聽妾言、雖死無恨、程萬里見妻子、

恁般情真、又思明日就要分離、愈加痛泣、却又不好

至極矣
一片情真
小小學
兄心心分
鞋記傳奇
并有譜本

對他說知含淚而寢直哭到四更時分玉孃見丈夫哭之不已料必有甚事故問道君如此悲慟定是主人有害妾之意何不明言程萬里料瞞不過方道自恨不才有負賢妻明日主人將欲鬻汝勢已不能挽回故此傷痛玉孃聞言悲泣不勝兩个攪做一團哽哽咽咽卻又不敢放聲天未明即便起身梳洗玉孃將所穿繡鞋一隻與丈夫換了一隻舊履道後日倘有見期以此為證萬一永別妾抱此而死有如同穴說罷復相抱而泣各將鞋子收藏到了天明張萬戶坐在中堂教人來喚程萬里拭乾眼淚一齊來見張

萬戶道你這賤婢我自動擡你成人有甚不好處教丈夫背主本該一劍斬你便是且看夫人分上姑饒一死你且到好處受用去罷叫過兩个家人分付道引他到牙婆人家去不論身價但要尋一下等人家磨死這不受人擡舉的賤婢便了玉娘要求見夫人拜別張萬戶不許玉娘向張萬戶拜了兩拜起來對着丈夫道聲保重含着眼淚同兩个家人去了程萬里腹中如割無可奈何送出大門而回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　無非死別與生離

比及夫人知覺玉娘已自出門去了夫人曉得張萬

戶情性、誠恐他害了玉孃性命、今日脫離虎口、到也繇他、且說兩个家人、引玉孃到牙婆家中、恰好市上有个經紀人家、要討一婢、見玉娘生得端正、身價又輕、連忙兌出銀子、交與張萬戶家人、將玉娘領回家去不題、且說程萬里、自從妻子去後、轉思轉悔、每到晚間走進房門、便覺慘傷、取出那兩隻鞋兒、在燈前把玩一回、嗚嗚的啼泣一回、哭勾多時、方纔睡臥、次後訪問得就賣在市上人家、幾遍要悄地去再見一面、又恐被人覷破、報與張萬戶、反壞了自己大事、因此又不敢去、那張萬戶見他不聽妻子言語、信以爲

實諸事委託毫不隄防程萬里假意殷勤愈加小心張萬戶好不喜歡又要把妻子配與程萬里不願道且慢着候隨老爺到邊上去有些功績回來尋個名門美眷也與老爺爭氣光陰迅速不覺又過年餘那時兀良哈歹在鄂州鎮守值五十誕辰張萬戶昔日是他麾下俾將收拾了許多金珠寶玉思量要差一个能幹的去賀壽未得其人程萬里打聽在肚裏思量趂此機會脫身去罷即來見張萬戶道聞得老爹要送兀良爺的壽禮尚未差人我想衆人都有掌管脫身不得小人揔是在家沒有甚事到情願任這差

使張萬戶道若得你去最好只怕路上不慣喫不得辛苦程萬里道正為在家自在慣了怕後日隨老爹出征受不得辛苦故此先要經歷些風霜勞碌好跟老爹上陣張萬戶見他說得有理並不就慮就依允了寫下問候書札上壽禮帖又取出一張路引以防一路盤詰諸事停當擇日起身程萬里打疊行李把玉孃繡鞋都藏好了到臨期張萬戶把東西出來交付明白又差家人張進作伴同行又把十兩銀子與他盤纏程萬里見又有一人同去心中煩惱欲要再辭恐張萬戶疑惑且待臨時又作區處當下拜別張

萬戶，把東西裝上生口，離了典元，望鄂州而來。一路自有館驛支討口糧，並無擔閣。不則一日，到了鄂州。借个飯店寓下。來日清早，二人賫了書札禮物，到帥府衙門，掛號伺候。那兀良元帥是節鎮重臣，故此各處差人來上壽的，不計其數。衙門前好不熱鬧。三通畫角，兀良元帥開門升帳，許多將官僚屬參見已過。然後中軍官引各處差人進見，呈上書札禮物。兀良元帥一一看了，把禮物查收，分付在外伺候回書。衆人答應出來不題。且說程萬里送禮已過，思量要走，怎奈張進同行同臥，難好脫身。心中無計可施。也是

[illegible] 宜上人仿

有識見之 是兩與之 尚是[illegible] [illegible]

俺時運已到天使其然那張進因在路上鞍馬勞倦卻又受了些風寒在飯店上生起病來程萬里心中歡喜正合我意欲要就走卻又思想道大丈夫作事須要來去明白原向帥府候了回書到寓所看張進時人事不省毫無知覺自己即便寫下一封書信一齊放入張進包裹中收好先前這十兩盤纏銀子張進便要分用程萬里要穩住張進的心卻總放在他包裹裡面等到鄂州一齊買人事送人今日張進病倒程萬里取了這十兩銀子連路引鋪陳打做一包收拾完備卻叫過主人家來分付道我二人乃與元

張萬戶老爹特差來與兀良爺上書還要到山東史丞相處公幹不想同伴的路上辛苦身子有些不徤如今行動不得若等他病好時恐怕悞了正事只得且留在此調養幾日我先往那里公幹回來與他一齊起身即取出五錢銀子遞與道這薄禮權表微忱勞主人家用心看顧得他病體痊安我回時還有重謝主人家不知是計收了銀子道早晚服侍不消牽掛但長官須要作速就來便好程萬里道這個自然又討些飯來喫飽背上包裹對主人家叫聲暫別大踏步而走正是

黃魚脫却金鉤去、擺尾搖頭再不來、

離了郢州、望着建康而來、一路上有了路引、不怕盤詰、並無阻滯、此時淮東地方、已盡數屬了胡元、萬里感傷不已、一徑到宋朝地面、取路直至臨安、那時在朝宰執、都另換了一班人物、訪得見任樞密副使周翰、是父親的門生、就館于其家、正直度宗收錄先朝舊臣子孫、全虧周翰提挈、程萬里亦得補福建福清縣尉、尋了個家人、取名程惠、擇日上任、不在話下、且說張進在飯店中、病了數日、方纔精神清楚、眼前不見了程萬里、問主人家道程長官怎麼不見主人家

道程長官十月前說還要往山東史丞相處公幹因長官有恙他獨自去了轉來同長官回去張進大驚道何嘗又有山東公幹被這賊趂我有病逃了主人家驚問道長官一同來的他怎又逃去張進把當初擄他情由細說主人懊悔不迭張進恐怕連他衣服取去即忙教主人家打開包裹看時却留下一封書信并兀良元帥回書一封路引盤纏盡皆取去其餘衣服三件不失張進道這賊狼子野心老爹恁般待他他却一心戀着南邊怪道連妻子也不要又將息了數日方纔行走得動便去稟知兀良元帥另自打

發盤纏路引、一面行文挨獲程萬里、那張遜到店中算還了飯錢、作別起身、星夜趕回家來、見張萬戶、把兀良元帥回書呈上看過、又將程萬里逃歸之事稟知、張萬戶將他遺書拆開看時、上寫道、

門下賤役程萬里、奉書　恩主老爺臺下、萬里向蒙不殺之恩、收爲廝養、委以腹心、人非艸木、豈不知感、但聞越鳥南棲、狐死首丘、萬里親戚墳墓、俱在南朝、早暮思想、食不甘味、意欲稟知恩相、乞假歸省、誠恐不許、以此斗膽輒行、在恩相幕從如雲豈少一走卒、故某還鄉、如放一鴿耳、大恩未報、刻

刻于懷銜壞結艸生死不負、

張萬戶看罷頓足道我被這賊用計瞞過與他逃了、有日拿住教他碎尸萬段後來張萬戶貪婪太過被人叅劾全家抄沒夫妻雙雙氣死此是後話不題且說程萬里、自從到任以來日夜想念玉孃恩義不肯。再娶但南北分爭、無由訪覔時光迅速歲月如流不覺又是二十餘年、程萬里、因爲官清正廉能、已做到閩中安撫使之職、那時宋朝氣數已盡被元世祖直擣江南如入無人之境逼得宋末帝、奔入廣東崖山海島中駐蹕、止有八閩全省、奉經兵火然亦彈丸之

地料難抵敵、行省官不忍百姓罹于塗炭、商議將圖籍版輿、上表亦歸元主元主將合省官俱加三級程萬里陞爲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到任之後思想與元、乃是所屬地方、即差家人程惠、將了向日所贈繡鞋、并自己這隻鞋兒前來訪問妻子消息不題且說娶玉孃那人、是市上開酒店的顧大郎家中頗有幾貫錢鈔、夫妻兩口、年紀將近四十、並無男女、渾家和氏、再勸丈夫討个丫頭伏侍、生育男女、顧大郎初時恐怕淘氣、心中不肯、到是渾家叮囑牙婆尋覓聞得張萬戶家發出个女子、一力攛掇討回家去、渾家見玉

孃人物美麗性格温存心下歡喜就房中側邊打個鋪兒到晚間又准備些夜飯擺在房中玉孃暗解其意佯為不知坐在厨下和氏自家走來道夜飯已在房裏了你怎麼反坐在此玉孃道大娘自當娘子有在這裏和氏道我們是小戶人家不像大人家有許多規矩只要勤儉做人家平日只是姊妹相稱便了玉孃道婢子乃下賤之人倘有不到處得免責足矣豈敢與大娘同列和氏道不要疑慮我不是那等嫉妬之輩就是娶你也到是我的意思只為官人中年無子故此勸他娶個偏房若生得一男半女即如

心堅鐵石難以移也

與我一般你不要害羞可來同坐喫盃合歡酒玉孃道婢子蒙大娘擡舉非不感激但生來命薄爲夫所棄誓不再適倘必欲見辱有死而已和氏見說心中不悅道你旣自願爲婢只怕喫不得這樣苦哩玉孃道但憑大娘所命若不如意任憑責罰和氏道旣如此可到房中伏侍玉孃隨至房中他夫妻對坐而飲玉孃在傍篩酒和氏故意難爲他直飲至夜半顧大郎喫得大醉衣也不脫向牀上睡了玉孃收拾過家火向廚中喫些夜飯自來鋪上和衣而睡明早起來和氏限他一日紡績玉孃頭也不擡不到晚都紡完

了、交與和氏。和氏暗暗稱奇、又限他夜中趲趕多少。玉孃也不推辭、直紡到曉。一連數日如此、毫無厭倦之意。顧大郎見他不肯向前、日夜紡績、只道渾家妬忌、心中不樂、又不好說得。幾番背了渾家與玉孃調戲、玉孃嚴聲厲色。顧大郎懼怕渾家知得笑話、不敢則聲。過了數日、忍耐不過、一日對渾家道、既承你的美意、娶這婢子與我、如何教他日夜紡績、却不容他近我。和氏道、非我之過、只因他第一夜如此作喬恁般推阻、爲此我故意要難他轉來。你如何反爲好成歡。顧大郎不信道、你今夜不要他紡織、教他早睡、看

是怎麼、和氏道、這有何難、到晚間玉孃變過所限生活、和氏道、你一連做了這幾時、今晚且將息一晚、明日做罷、玉孃也十數夜不睡、覺道勞倦、甚合其意、喫過夜飯、收拾已完、到房中各自睡下、玉孃是久出的人、放倒頭便睡着了、顧大郎悄悄的到他鋪上、輕輕揭開被、捱進身子、把他身上一摸、却原來和衣而臥、顧大郎即便與他解脫衣裳、那衣帶都是死結、如何扯拽得開、顧大郎性急、把他亂扯、幾扯斷得一條帶子、玉孃在睡夢中驚醒、連忙跳起、被顧大郎雙手抱住、那里肯放、玉孃亂喊殺人、顧大郎道、旣在我家、賊

覆湯照心殺子不可犯

道後用不怕你不從我和氏在牀假做睡着聲也不則玉孃掙脫不得心生一計道官人你若今夜辱了奴身子明日即尋一條死路張萬戶夫人平昔極愛我的曉得我死了料然決不與你干休只怕那時破家蕩產連性命亦不能保悔之晚矣顧大郎見說果然害怕只得放手原走到自己床上睡了玉孃服也不合直坐到曉和氏見他立志如此料不能強反認爲義女玉孃方纔放心夜間只是和衣而臥日夜辛勤紡織約有一年玉孃估計積成布匹比身價已有二倍將來交與顧大郎夫婦求爲尼姑和氏見他誠懇

更不强留把他這些布匹盡施與爲出家之費又備了些素禮夫婦二人同送到城南曇花庵出家玉孃本性聰明不勾三月把那些經典盡誦得爛熟只是心中記掛着丈夫不知可能勾脫身逃走將那兩隻鞋子做个囊兒盛了藏于貼肉老尼出庵去了就取出觀玩對着流泪夫後央老尼打聽知得乘機走了心中歡喜早晚誦經祈保又感顧大郎夫婦恩德也在佛前保祐後來聞知張萬戶全家抄沒夫婦俱喪玉孃思念夫人幼年養育之恩大哭一場禮懺追薦

詩云

數載難忘養育恩、　看經禮懺薦夫人、

爲人若肯存忠厚、　雖不關親也是親、

且說程惠奉了主人之命、星夜趕至與元城中、尋个客店寓下、明日往市中、訪到顧大郎家裏、那時顧大郎夫婦、年近七旬、鬚髮俱白、店也收了、在家持齋念佛、人都稱他爲顧道人、程惠走至門前見老人家正在那里掃地、程惠上前作揖道、太公借問一句說話、顧老還了禮、見不是本處鄉音、便道、客官可是要問路程麼、程惠道、不是要問昔年張萬戶家出來的程娘子、可在你家了、顧老道、客官你是那里來的、問他

怎麼、程惠道我是他的親戚幼年離亂時失散、如今特來尋訪、顧老道、不要說起當初我因無子、要娶他做个通房不想自到家來、從不曾解衣而睡、我幾番捉弄他、他執意不從、見伊立性貞烈、不敢相犯、到認做義女、與老荊就如嫡親母子、且是勤儉紡織有時直做到天明不上一年將做成布匹、抵償身價要去出家、我老夫妻不好強留就將這些布匹送與他出家費用又備些素禮送他到南城曇花菴爲尼如今二十餘年了、足跡不曾出那菴門、我老夫婦到時常走去看看他也當做親人一般又聞得老尼說、至今

未肯解衣寢臥不知他爲甚緣故這幾時因老病不曾去看得客官既是你令親徑到那裏去會便了路也不甚遠見時到與老夫代言一聲程惠得了言信別了顧老問曇花菴一路而來不多時就到了看那菴也不甚大程惠走進了菴門轉過左邊便是三間佛堂見堂中坐着个尼姑誦經年紀雖是小年人物到還十分整齊程惠想道是了且不進去相問就在門檻上坐着袖中取出這兩隻鞋來細玩自言自語道這兩隻好鞋可惜不全那誦經的尼姑却正是玉蟾他一心對在經上忽聞得有人說話方纔擡起頭

裏見一人坐在門檻上手中玩弄兩隻鞋子看來與自己所繡無二那人却又不是丈夫心中驚異連忙收拾經卷立起身向前問訊程惠把鞋放在檻上急忙還禮尼姑問道檀越借鞋履一覩程惠拾起遞與尼姑看了道檀越這鞋是那里來的程惠道是主人差來尋訪一位娘子尼姑道你主人姓甚何處人氏程惠道主人姓程名萬里本貫彭城人氏今現任陝西叅政尼姑聽說即向身邊囊中取出兩隻鞋來恰好正是兩對尼姑眼中流淚不止程惠見了倒身下拜道相公特差小人來尋訪主母適幾問了顧太公

[illegible] [illegible]

指引到此幸而得見尼姑道你相公如何得做這等大官程惠把歷官閩中并歸元陞任至此說了一遍又道相公分付如尋見主母即迎到任所相會望主母收拾行裝小人好去雇倩車輛尼姑道吾今生已不望鞋履復合今幸得全吾願畢矣豈别有他想你將此鞋歸見相公夫人爲吾致意須做好官勿負朝廷勿虐民下我出家二十餘年無心塵世久矣此後不必掛念程惠道相公因念夫人之義誓不再娶夫人不必固辭尼姑不聽望裏邊自去程惠央老尼再三苦告終不肯出程惠不敢苦逼將了兩隻鞋履回

至客店取了行李連夜回到陝西衙門見過主人將鞋履呈上細述顧老言語并玉樓認鞋不肯同來之事程參政聽了甚是傷感把鞋履收了即移文本省那省官與程參政昔年同在關中爲官有僚友之誼見了來文甚以爲奇即行檄仰興元府官吏具禮迎請興元府官不敢怠慢准備衣服禮物香車細輦笙簫鼓樂又取兩个丫鬟伏侍同了僚屬親到曇花菴來禮請那時滿城人家盡皆曉得當做一件新聞扶老挈幼爭來觀看且說太守同僚屬到了菴前下馬約退從人徑進菴中老尼出來迎接太守與老尼說

白氏從此交氏行了但兵亦共平也

知來意，要請程夫人上車。老尼進去報知，玉娘見太守與衆官來請，料難推托，只得出來相見。太守道：本省上司，奉陝西程參政之命，特着下官等具禮迎請夫人上車，往陝西相會。車輿已備，就請夫人易換袍服，即便登輿。教丫鬟將禮物服飾呈上，玉娘不敢固辭，教老尼收了，謝過衆官，即將一半禮物，送與老尼，爲終老之資，餘一半，囑托地方官員，將張萬戶夫妻以禮改葬，報其養育之義。又起七晝夜道場，追薦白氏一門老小。好事已畢，丫鬟將袍服呈上，玉娘更衣，到佛前拜了四拜，又與老尼作別，出菴上車，府縣官俱

不念舊惡不忘報施非知恕丈夫所爲

總評

隨于後玉孃又分付還要到市中去拜別顧老夫妻路上鼓樂喧闐直到顧家門首下車顧老夫婦出來相迎慶喜玉孃到裏邊拜別又將禮物贈與顧老夫婦謝他昔年之恩老夫妻流淚收下送至門前不忍分別玉孃亦覺慘然含淚登車各官直送至十里長亭而別太守又委僚屬李克復率領步兵三百防護車輿一路經過地方官員知得都來迎送備禮直至陝西省城那些文武僚屬准備金鼓旗幟離城十里迎接程參政也親自出城遠迎一路金鼓喧天笙簫振地百姓們都滿街結綵香花燈燭相迎直至衙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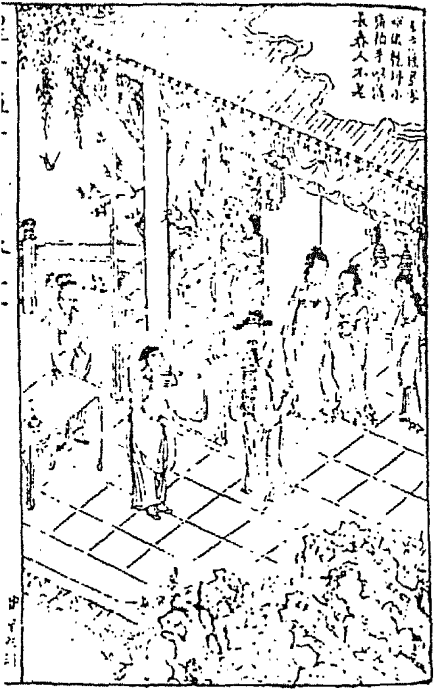
夫人之賢參政之福何前倨而後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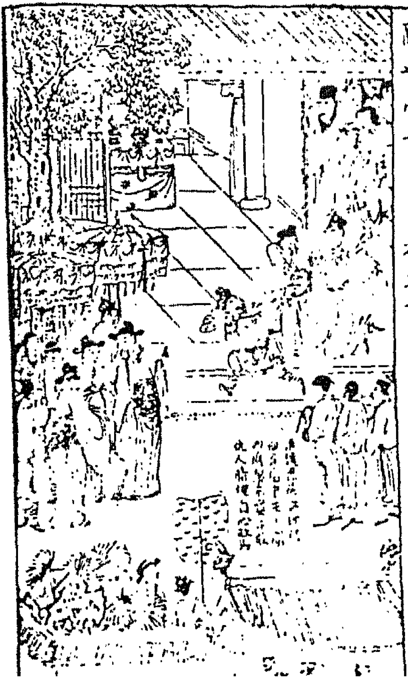
後堂私衙門口下車程參政分付傔房明日仍見把門掩上回至私衙夫妻相見拜了四雙八拜起來相抱而哭各把別後之事細說一遍說罷又哭然後奴僕都來叩見安排慶喜筵席直飲至二更方纔就寢可憐成親止得六日分離到有二十餘年此夜再合猶如一夢次日程參政升堂僚屬俱來送禮慶賀程參政設席款待大吹大擂一連開宴三日各處屬下曉得都遣人稱賀自不必說且說白夫人治家有方上下欽服因自己年長料難生育廣置姬妾程參政連得三子自己直加銜平章封唐國公白氏封一品

夫人二子亦爲顯官役人有詩爲證

六日夫妻廿載別、剛腸一樣堅如鐵

分鞋今日再成雙、留與千秋作話說、


東方朔罷宴
碧桃樹上小
請伯手以清
長春人不老



第三十卷

張廷秀逃生救父

萬事縣天莫强求　何須苦苦用機謀
飽三食飯常知足　得一帆風便可收
生事事生何日了　害人人害幾時休
冤家宜解不宜結　各自回頭看後頭

話說　國朝自　洪武爺開基傳至　萬曆爺乃第十三代天子。那爺爺聖武神文英明仁孝。真个朝無倖位野没遺賢。内中单表江西南昌府進賢縣有一人。姓張名權。祖上原是富家。報充了个粮長。那知就

這般長役內、嫁了人家、把房產陸續弄完、傳到張權父親、已是寸土不存、這役子還不能脫、間壁是个徽州小木匠店、張權幼年間、終日在那店門首閒看、拿匠人的斧鑿學做、這也是一時戲耍、不想父母因家道貧乏、見兒子沒甚生理、就送他學成這行生意、後來父母亡過、那徽州木匠也年老歸鄉、張權便頂着這店、因做人誠實、儘有主顧、苦挣了幾年、遂娶了个渾家、陳氏夫妻二人、將就過活、怎奈里役還不時纏擾、張權與渾家商議、離了故土、搬至蘇州閶門外皇華亭側邊、開个店兒、自起了个别號、去那白粉墻上

寫兩行大字道江西張仰亭精造堅固小朱家火不悮主顧張權自到蘇州生意順溜頗頗得過却又踏肩生下兩个兒子常言道得好只愁不養不愁不長不覺巳到七八歲上送在鄰家一个義學中讀書大的取名廷秀小的與歡文秀這學中共有十來个孩子止他兩个教着便會不上幾年把經書讀得稀爛看看廷秀長成一十三歲文秀一十二歲都生得眉目疎秀人物軒昂那時先生教他學做文字却就學乇

梳琢句修詞這張權雖是手藝之人因見二讀書也有个向上之念誰想這年一秋無雨

做了個旱荒，寸草不苗，大戶人家有米的却又閉倉遏糴，只苦得那些小百姓，若老若幼，餓死無數。官府看不過，開發義倉，賑濟百姓，關支的十無三四，白白裡與吏胥做了人家。又發米于各處寺院煑粥，救濟貧民，却又把米侵匿，一碗粥中，不上幾顆米粒，還有把糠粃木屑，攪和在內。凡吃的，俱各嘔吐，往往反速其死。上人只道百姓咸受其惠，那里曉得恁般弊竇，有名無實。正是

隨你官清似水，
難逃吏滑如油。

且說張權因逢着荒年，只得把兒子歇了學，也教他

學做木匠、二子天性聰明、那消幾日、就學會了、且又做得精細、比積年老匠、更勝幾分、喜得張權滿面添花、只是木匠便會了、做下家火擺在門首、絕無人買、不勾幾時、將平日積下些小本錢、看看摸盡、連衣服都解當來吃在肚裡、張權心下着忙、與渾家陳氏商議要尋个所在趁工、幾時度過荒年、再作區處、出去走了幾日、無个安身之地、只得依先在門首磨打家火、眼巴巴望个主顧來買、一日正當午後、只見一人年紀五十以上、穿着一身紬絹衣服、後邊小厮跟隨在街上蹺將過去、忽抬頭看見張權門首擺列許多

家火，做得精致，就停住腳觀看。張權瞧見，便放下手中生活，上前招架道：員外要甚家火，便可請看。那人走上階頭，問道：這些家火，都是你自己做的麼？張權道：盡是小子親手做的。木料又乾，又厚，工夫精細，比別家不同。若是作成小子，情願奉讓加一。那人道：我買到不要買，問你可肯到人家做些家火麼？張權道：這也使得，不知尊府住在何處？要做甚家火？那人道：我家住在專諸巷內天庫前，有名開玉器鋪的王家。要做一副嫁妝，木料儘多，只要做得堅固精巧，完了嫁妝，還要做些卓椅書廚等類。你若肯做時，再擇兩

个好副手同來張權正要尋恁般所在這却不是天賜其便乃荅道多承員外下顧不知還在幾時動手那人道你若有工夫就是明日做起張權道既如此明日小子早到宅上伺候便了說罷那人作別而去你道那人是何等樣人物原來姓王名憲貨祖豪富家中有幾十萬家私傳到他手裡却又開起一个玉器舖兒愈加饒裕人見他有錢都稱做王員外那王員外雖然是个富家做人到也謙虛忠厚樂善好施只是一件年過五旬却沒有子嗣渾家徐氏單生兩个女兒長的喚做瑞姐二年前已招贅了个女壻趙

昂在家、次女玉姐、年方一十四歲、未有姻事、生得人物聰明、姿容端正、王員外夫婦鍾愛、勝過長女、那趙昂元是个舊家子弟、王員外與其父是通家好友、因他父母雙亡、王員外念是故人之子、就贅入爲壻、又與他納粟入監、指望讀書成器、誰知趙昂一納了監生、就擴而充之、起來把書本撇開、穿着一套濶服、終日在街坊搖擺、爲人且又奸狡陰惡、見王員外沒有兒子、以爲自巳是个贅壻、這家私恰像板榜上刊定是他承受、家業再沒移挪的了、還有个老婆那又是个不賢慧的班頭、一心只向着老公、見父母喜歡

妹子恐怕也贅个女壻分了家私好生妬忌有贅壻詩說得好

人家贅壻一何癡　異種如何接木枝
兩口未曾沾孝順　一心只想覇家私
愁深秖爲防生舅　念狠兼之妬小姨
半子虛名空受氣　不如安命沒孩兒

話分兩頭且說張權正愁沒飯吃今日攬了這椿大生意心中好不歡喜到次日起來存了些柴米在家分付渾家照管門戶同着兩个兒子帶了斧鑿鋸子進了閶門來到天庫前見个大玉器舖子張權約莫

問口也見一班

是王家了、立住脚正要問人、只見王員外從裡邊走將出來、張權即忙上前相見、王員外問道有幾个副手在此、張權道止有兩个、便教兒子過來見了員外、弟兄兩人將家火遞與父親向前深深作揖、王員外還了个半禮、見是兩个小廝、便道我因要做好生活、故此尋你、怎麼教這小廝家來做、張權正要開言、廷秀上前道、員外自古道後生可畏、年紀雖小、手段不小、且試做來看、莫要就輕忽了人、王員外看見二子人物清秀、且又能言快語、乃問道這兩个小廝是你甚人、張權道是小子的兒子、王員外道你到生得

這兩个好兒子，張權道不敢，只是沒飰吃，王員外道有了恁樣兒子，愁甚沒飯吃，隨我到裡邊來，當下父子三人一齊跟進大廳，王員外喚家人王進開了一間房子，搬出木料，交與張權，分付了樣式，父子三人量畫定了，動起斧鋸，手忙脚亂直做到晚，吃了夜飰又討些燈火，做起夜作，半夜方睡，一起做了五日，成了幾件家火，請王員外來看，王員外逐件仔細一觀連聲喝采道，果然做得精巧，他把家火看了一回，又看張權兒子一回，見他弟兄兩个，只顧做生活，頭也不擡，不覺觸動無子之念，嘿然傷感，走入裡邊，坐在

房中一个壁角用毋兩个冒頭蜷做一堆、骨篤了嘴、也不開、渾家徐氏看見恁般模樣、連問幾聲、也不答應、急走到外邊來問員外、適纔與誰惹氣、都說纔在了新做的家火進來、並不曾與甚人惹氣、徐氏問明白了、又走到房裡、見丈夫依舊如此悶坐、乃上前道、員外家中吃的儘有、穿的儘有、雖沒有萬貫家私、也算做是个財主、況今年起五十之外、便日日快活到八十歲、也不上三十年了、着甚要緊、恁般煩惱、王員外道、媽媽、正爲後頭日子短了、因此煩惱、你想我辛勤了半世、掙得這些少家私、却不曾生得个兒子傳

授與他，接紹香烟，就是有兩个女兒，總養他乙百來歲，終是別人家媳婦，與我毫沒相干，譬如瑞姐自與他做親之後，一心只對着丈夫，把你我便撇在腦後，何嘗牽掛父母着些疼熱，反不如張木匠是个手藝之人，看他年紀還小我十來年，到生得兩个好兒子，一个个眉清目秀，齒白唇紅，且又聰明勤謹，父子恩恩愛愛，不教而善，適纔完下幾件家火，十分精巧，便是積年老手段也做他不過，只可惜落在他家，做了木匠，若我得了這樣一个兒子，就請个先生教他讀書，怕不是聯科及第，光耀祖宗。徐氏見丈夫煩惱，便

解慰道員外這也不難常言道着意種花花不活無心插柳柳成陰既張木匠兒子恁般聰明俊秀何不與他說承繼一个豈不是無子而有子王員外聞言心中歡喜道媽媽所見極是但不知他可肯哩當夜無話到次日飯後王員外走到廳上張權上前說道員外小子今晚要回去看看家裡相求員外借些工錢買辦柴米安頓了敝房明日早來王員外道這个易處我有句話兒問你張權道不知員外有甚分付王員外道兩位令郎今年幾歲叫甚名字張權道大的名廷秀年十四歲了小的名文秀年十二歲了王

員外道、可識字麼、張權道、也曾讀過幾年書、只爲讀了書就住了、字到也識的、王員外道、我欲要承繼大令郎爲子、做个親戚往來、你可肯麼、張權道、員外休得取笑、小子乃手藝之人、怎敢仰攀宅上、就是小兒也沒有恁樣福分、王員外道、何出此言、貧富那个是骨裡帶來的、你若肯時、就擇个吉日過門、我便請个先生教他、這些小家私、好歹都是他的、張權見王員外認真要過繼他兒子、滿面堆起笑來道、既承員外提拔小兒、小子怎敢固辭、今晚且同回去與敝房說知、待員外擇日過門罷、王員外道、說得是、遂來回覆

了徐氏，取出乙兩銀子工錢付與張權，到晚上領着二子作別回家。陳氏接着，張權把王員外要過繼兒子一事與渾家說知，夫妻歡天喜地。就是廷秀見說要請先生教他讀書，也甚欲得。話休煩絮，王員外擇了吉日，做下一身新衣送來穿着。張權將廷秀打扮起來，真个人是衣裝，佛是金裝，廷秀穿了一身華麗衣服，比前愈加丰采，全不像貧家之子。當下廷秀拜別母親，作辭兄弟，陳氏又將好言訓誨，教他孝順親熱，謙恭下氣。廷秀唯唯。雖然不是長別，母子未免流淚。張權親自送到王家，只見廳上大排筵席，親朋滿

座、見說到了、盡來迎接到廳與衆親戚作揖過了、先引去拜過家廟、然後請王員外夫婦到廳上坐下、廷秀上前四雙八拜、又與趙昂夫婦對拜、又到裡邊與玉姐相見、其餘內外男女親戚一一拜見已畢、入席飲酒、就改名王廷秀、與玉姐兩下同年、因小兩个月、排行三官、廷秀在席上謙恭揖讓、禮數甚周、親友無不稱贊、內中止有趙昂夫婦心中不悅、當日大吹大擂鼓樂喧天、直至更餘而散、次日張權同着次子來謝、過了王員外、依先到大廳上去做生活、王員外敎口內便稱了个先生、到家、又對張權說、二一令郎這樣

青年美質，豈可將他埋沒？何不教他同廷秀一齊讀書，就在這裏吃些現成茶飯。張權道：只是又要相擾，小子心上不安。王員外道：如今已是一家，何出此言。自此文秀也在王家讀書，張權另叫副手相幫不題。

且說廷秀弟兄，稟書原不多時，都還記得。那先生見二子聰明，盡心指教。乙年之間，三場俱通。此時王員外家火已是做完，張權趁了若干工錢。王員外分外又資助些銀兩，依舊在家開店過日。

雖然將上不足，也是比下有餘。

且說王員外次女玉姐，年已一十五歲，未有親事。數

媒的絡繹不絕。王員外因是愛女，要擇个有才貌的女壻，不知說過多少人家，再沒有中意的。看見廷秀勤謹讀書，到有心就要把他爲壻，還恐不能成就。私下詢問先生，先生極口稱贊二子文章，必然是个大器。王員外見先生贊得太過，只道是厕諛之詞，反放心不下。卽討幾篇文字，送與相識老學觀看，所言與先生相合，心下喜歡，來對渾家商議。徐氏也愛廷秀人材出衆，又肯讀書，一力攛掇。王員外主意已定，央族弟王三叔往張家爲媒。王三叔得了言語，一經來到張家，把王員外要贅廷秀爲婿的話說與張權。張

權推托門户不當不肯應承王三叔道此是家兄因愛令郎才貌異日定有些好處故此情願又非你去求他何必推辭張權方纔依允王三叔回覆了王員外便去擇選吉日行聘不題單表趙昂夫妻初時見王員外承繼張廷秀爲子又請先生教他讀書心中巳是不樂只不好來開當今日見說要將玉姐許他爲婿愈加妒忌夫妻兩个商議了說話要來攔阻這事當下趙昂先走入來見王員外道有何話見本不該小壻多口只是既在此間事同一體不得不說又恐說時反要招怪不敢啓齒王員外道我有甚差誤

說得痛快
當面罵殺
吊而不知

處得你默授、乃是正理、怎麼惟你、趙昂道、便是小姨的親事、向來有多少名門舊族求親、岳父都不應承、如何卻要配與三官、我想他是个小戶出身、岳父承繼在家、不過是个養子、原不算十分正經、無人議論、今若贅做女婿、豈不被人笑話、王員外笑道、賢婿這事不勞你過憂、我自有主見在此、常言道、會嫁嫁對頭、不會嫁嫁門樓、我為這親事、不知揀過多少子弟、並沒有一个入眼、他雖是小家子出身、生得相貌堂堂、人材出眾、況且又肯讀書、做的文字、人人稱贊、說他定有科甲之分、放着恁般目知眼見的不嫁、難道

到在那些酒包飯袋裡去搜覔若揀得个好的也還有指望倘一時沒眼色配着个不俏不俗如醉如夢的蠢材豈不反悮了終身如今縱有人笑話不過一時倘後來有些好處方見我有先見之明趙昂聽說呵呵的笑道若論他相貌也還有幾分可聽若說他會做文字人人稱贊這便差了且不要論別處只這蘇州城裡有無數高才絕學朗吟蔡誦受盡了燈窗之苦尚不能勾飛黃騰達他纔綳虎冊讀得年把書就要想中舉人進士岳父你且想每科普天下只中得三百个進士就如篩眼裡篩出來一般如何把來

看得恁般容易。這些稱賢文字的，昔欺你不曉得其中道理，見你這樣認真，辦好敗興，把湊趣的話兒哄你，如何便信以爲實。王員外正要開言，旁邊轉過畄姐道：爹爹，憑着我們這樣人家，妹子恁般容貌，怕沒有門當戶對人家來對親，却與這木匠的兒子爲妻，豈不玷辱門風，被人恥笑。據我看起來，這斧頭鋸子便是他的本等，曉得文字怎麼樣做的。我妹子做了匠人的妻子，有甚好處，後來怎好與他相往。王員外見說，心中大怒道：他既爲了我的女婿，傳授這些家業，縱然讀書不成，就坐吃到老，也還有餘。那見得原

做木匠與你難好相佳我看起來他目下雖窮後來只怕你還趕他脚跟不着哩那个要你管這樣閒帳可不扯淡麽一頭說徑望裡邊而走羞得趙昂夫妻滿面通紅連叫道干我甚事只爲體面上不好看故此好言相勸何消如此發怒只怕後來懊悔想我們今日的說話便遲了王員外也不理他直至房中怒氣不息徐氏看見便問道爲甚氣得恁般模樣王員外將適來之事備細說知徐氏也好生不悅王員外因趙昂奚落廷秀心中不忿務要與他爭氣到把行聘的事閣起收拾五百兩銀子將拜匣盛了叫一个

心腹家人拿着自己悄悄送與張權教他置買一所房子棄了木匠行業另開別店、然後擇日行聘、張權夫妻見王員外恁般慷慨、千恩萬謝感激不盡、自古道無巧不成話、張權正要尋覓大房、不想左間壁一个大布店、情願連房帶店出脫與人、却不是一事兩便、張權貪他現成、恣貴頂了這店、開張起來、又討下一房家人、一个養娘、家中置辦得十分次第、然後王員外選日行聘、大開筵席、廣請親朋、雖則廷秀行聘、却又不放回家、止有趙昂自覺沒趣、躲了出去、瑞姐也坐在房裡不肯出來、因是贅婿、到是王員外送聘、

張權同禮、諸色豐盛、鄰里無不喝采、自此之後、張權店中日盛一日、挨擠不開、又僱了个夥計相幫、大凡人最是勢利、見張權恁般熱鬧、把張木匠三字撇過一邊、盡稱爲張仰亭、正是

運退黃金失色　時來鐵也增光、

話分兩頭、且說趙昂自那日被王員外搶白了、把怒氣都遷到張家父子身上、又見張權買房開店、料道是丈人暗地與他的銀子、越加忿怒、成了个不解之讐、思量要謀害他父子性命、併吞王員外家私、只是沒有下手之處、與老婆商議、那婆娘道、不難、我有个

妙策在此，教他有口難分，死于獄底。趙昂滿心歡喜，請問其策。那婆娘道：誰不曉得張權是个窮木匠，今驟然買了房子，開張大店，只你我便知道是老不死將銀子買的，那些鄰里如何知得？心下定然疑惑。如今老厭物要親解白粮到京，趁他起身去後，拚幾十兩銀子買囑捕人，教強盜扳他同夥打刼，窩頓贓物在家。就拘鄰里審時，料必實說當初其實窮的，不知如何驟富。合了強盜的言語，這个死罪那里逃得過？去房產家私，必然入官變賣。那時老厭物已不在家，他又是異鄉之人，又無親族，誰人去照管？這條性命

兵子宛白為情所累一死猶忍根行亦上老之過也趙昂每冷大口且精嘴乍代勞

决無活理等張木匠死了慢慢用軟計在老厭物面前冷丟摟張廷秀出門再尋个計策做成圈套裝在玉姐名下只說與人有奸老厭物是直性的人聽得了恁樣話自然逼他上路去了這个禍根還有甚人來分得我家的東西趙昂見說連連稱妙只等王員外起身解粮便來動手且說王員外因田產廣多點了个白粮解戶欲要包與人去恐不了事只得親往順便帶些玉器到京發賣一舉兩得遂將家中事體料理停當即日起身分付廷秀用心讀書又教渾家好生看待大凡人結交富家自然有許多體數像王

何不遇之事耶則已要算之不然亦了以來甚長之口

員外這般遠行、少不得親戚都要餞送、有好幾日酒席、那張權一來是大恩人、二來又是新親家、一發理之當然、自不必說、到臨行這日、張權父子三人直送至船上而別、却說趙昂眼巴巴等丈人去後、要尋個人陷害張權、却沒有個熟脚、問兀誰好、忽地思量起來、幼時有個同窗楊洪、聞得見今當充捕人、何不去投他、但不知住在那里、暗想道、且走到府前去訪問、料必有人曉得、即與老婆要了五十兩銀子、打做一包、又取了些散碎銀兩、忙忙的走到府門口、只見做公的東一堆西一簇、好生熱鬧、趙昂有事在身、無心

覷看、向一个老年公差舉一舉手道、上下可曉得巡捕楊洪住在何處、那公差答道、便是楊黑心麼、他住在烏鵲橋巷內、剛方走進總捕廳裡去了、趙昂謝聲承教了、飛向總捕廳衙前來看、只見楊洪從裡邊走出、趙昂上前迎住拱手道、有一件事、特來相求、屈兄一步、楊洪道、有甚見諭、就此說也不妨、趙昂道、這里不是說話之處、兩下廝挽着出了府門、到一个酒店中、揀副僻靜座頭坐下、叙了些踈濶寒溫、酒保將酒菓嗄飯擺來、兩人吃了一回、趙昂開言低低道、此來相煩不為別事、因有个讐家、欲要在兄身上分付个

張盜扳他了其性命出這口惡氣便摸出銀子來放在桌上把包攤開道白銀五十兩先送與兄事成之日再送五十兩湊成十數千萬不要推托自古道公人見錢猶如蒼蠅見血那楊洪見了雪白的一大包銀子怎不動火連叫且收過了說話恐被人看見不當穩便趙昂依舊包好放在半邊楊洪道且說那警家是何等樣人姓甚名誰有甚冤事拿了時可有親丁出來打官司告狀麼趙昂道他名叫張權江西小木匠出身住在閶門皋橋亭側舊時原是個窮漢近日得了一注不明不白的錢財買起一所大房開

張布店正有兩个兒子、都還是黃毛小厮、此外更無別人、不消慮得。楊洪道、這樣不打緊、前日剛拿五个强盜、是打劫麗縣丞的、因總捕侯爺公出、尚未到官、待我分付了、叫他當堂招出、包你穩穩問他个死罪、那時就獄中結果他性命、如翻掌之易了。趙昂深深作揖道、全仗老兄着力、正數之外、另自有報。楊洪道、我與尊相從小相知、怎說恁樣客話。把銀子袖過、兩下又吃了一大回酒、起身會鈔、臨出店門、趙昂又千叮萬囑。楊洪道、不須多話、包你妥當。拱拱手、原向府內去了。趙昂回到家裡、把上項事說與老婆知道、兩

人賭自歡喜、且說楊洪得了銀子、也不通夥計得知、到衙門前完了些公事、同到家中、將銀交與老婆藏好、便去買些魚肉安排起來、又打一大壺酒、盪得滾熱、又煮一大鍋飯、收拾停當、把中門閉上、走到後邊將匙鑰開了牢房、那五个强盜見他進門、只道又來拷打、都慌張了、口中只是哀告、楊洪笑道、我豈是要打你、只爲我們這些夥計見我不動手、只道有甚私弊、故此不得不依他們轉動、兩日見你衆人吃這些痛苦、心中好生不忍、今日趁夥計都不在此、特買些酒肉與你們將息一日、好去見官、那些强盜見說、不

去打他反有酒肉來吃喜出望外一个个千恩萬謝須臾搬進擺做一樣却是每人一碗肉一碗魚一大碗酒兩大碗飯楊洪先將一一名開了鉄鍊放他飲食那强盜連日沒有酒肉到口又受了許多痛苦一見了猶如餓虎見羊不勾夫嚼頃刻吃个乾淨吃完了依舊鎖好又放一个起來那未吃的口中好不流涎不一時輪流都吃過了楊洪收過家火又走進來問道你們曾偷過閶門外開布店張木匠張權的東西麼都道沒有楊洪道既沒有爲何曉得你們事情連日叫人來叮囑要快些了你們性命你們各自去想

一想或者有些什麽寃讐衆强盗真个各去胡思亂想内中一个道是了是了、三月前我曾在閶門外、一个布店買布爲爭等子頭上起被我扁罵了一場、想是他懐恨在心故此要來傷我們性命楊洪便趁勢道這等不消說起是了、但不過是件小事怎麽就要害許多人的性命、那人心腸却也太狠衆强盗見說一个个咬牙切齒楊洪道你們要報讐有甚難處明日解審時當堂拈他是个同夥一向打刼的贓物都寄在他家况他又是驟發咬實了、必然難脫却教他賠些喫苦、况他家中有錢也落得他使用又說道勢

不要就招待拷問到後邊衆口一詞招出方像真的衆人俱各歡喜道還是楊兩叔有見識楊洪又說了他出身細底又分付莫與夥計們得知他們通得了錢都是一路衆強盜牢記在心楊洪見事已諧心中歡喜依舊將門鎖好又來到府前打聽侯同知晚上回府便曾問了衆捕快次日解官有詩爲証

只因強盜設捕人　誰知捕人賽強盜
買放真盜扳平民　官法縱免幽亦報

次早衆捕快都至楊洪家裡寫了一張解呈拿了贓物帶着這班強盜來到總捕廳前伺候不多時侯爺

升堂、楊洪同衆捕快將强盗解進、跪在簾前、把解呈遞上、稟道、前月在平望地方擒獲强盗一起、五名、正是打刼麗縣丞的真贓真盜、解在臺下、侯爺將解呈看了、五个强盗都有姓名、計文、吉适、袁復、段文、陶三虎、點過了名、又將贓物逐一點明、不多什麼東西、便問捕快道、問得麗縣丞十分貪汚、囊槖甚多、俱被刼去、如何只有這幾件粗重東西、其餘的都在那里、衆捕快稟道、小的們所獲只有這幾件、此外並沒有了、或者他們還窩在那處、老爺審問便知、侯爺喚上强盜問道、你一班共有幾人、做過幾年、打刼多少人家、

賍物都寄頓在何處從實細說饒你刑罰舉强盜一一招稱只有五个並無別人劫過東西俱已花費止存這些餘外更沒有寄頓所在侯爺大怒討過夾棍一齊夾起纔套得上都喊道還有幾名都已逃散只有一个江西木匠張權住在閶門外邊向來打劫銀兩都寄在他家如今見開布店侯爺見異口同聲認以爲實連忙起籤差原捕楊洪等押着兩名强盜作眼同去擒拿張權起賍遞解那三名鎖在庭柱上等解到同審侯爺再理別事且說楊洪同衆人押着强盜一逕望閶門而去趙昂也在府前打聽看見楊洪

已知事發，自己躲過一邊，却教手下人遠遠跟去看其動靜。楊洪到了張權門首，立住脚道：這里是了。只見張權在店中做生意，擠着許多主顧，打發不開。楊洪分開衆人，托地跳進店裡，將鏈子望張權頭上便套。張權吽聲阿呀，却是為何？楊洪伸開手兩个大巴掌，罵道：你這强盜，還要問甚？你打劫許多東西在家好快活，却帶累我們不時比捕。張權連聲叫苦道：這是那里說起？正要分辨時，衆捕人押着强盜望裡邊去了。楊洪恐怕衆人搶好東西藏過，忙將張權鎖好，又取出鉄扭上了，也牽人裡面起贓。那時驚得一家

無處躲避門前買布的與數計討了銀錢自往別處去買看的人擁做一屋衆捕快將一應細軟都搜括出來只揀銀兩衣飾各自溜過其餘打起幾个大包連店中布疋盡情收拾張權夫妻抱頭大哭道不知這場橫禍那里飛來兩下分捨不得捕人上前拆開牽着便走那些鄰里不曉得的認以爲真便道我說他一向家事不濟如何忽地買起房屋開這樣大舖子又與兒子定親只道他採了錢原來却做了這行生意故此有錢有幾个相識曉得些的與他分剖說是个好人這些東西是親家王員外扶持的不知爲

并被人扳害眾人那里肯信一路上說好說歹不止一个都跟來看且說楊洪一班押張權到了府中侯爺在堂立等回話解將進去跪下把東西放做一堂楊洪禀道張權拿到了侯爺教放下枷上三个強盜同審又將東西逐一驗過張權上前泣訴道爺爺小人是个良民從來與這班人不曾識面何嘗與他同盜其實是冤家陷害望爺爺超拔侯爺喝道既不曾同盜這些賍物那里來的張權道這東西是小人自己掙的並非賍物乃對眾強盜道我從不曾認得你們有甚冤讐今日害我眾強盜道我們本不欲扳你

出來只因熬刑不過一時招出你也承認罷省得受那痛苦張權高聲叫屈道你這些千刀万剮的強盜得了那个錢財卻來害我衆強盜道張權仁心天理打劫麗縣丞見你起的禍根其他雖不曾同去拿來的東西俱放在你家營運如何賴得張權又叫道爺爺小人住在此地將有二十年了並不曾與人角口一遭怎敢爲此等犯法之事若有此情必然搬向隱僻所在去了豈敢還在鬧市上開店爺爺不信可拘四鄰地方來問便知小人平素侯爺見他苦苦折辨不招對衆強盜道你這班人想必把真強盜隱匿陷

害平人、教都夾起來、衆皂隸一齊向前動手、夾得五个强盜殺猪般叫喊、只是一口咬定張權是个同夥不肯改口又道爺爺他是小木匠、那个不曉得是个窮漢、如何驟然置買房屋開起恁樣大木店來、只這个就明白了、侯爺道是你是个窮木匠爲何忽地驟富、這个須沒得辨、喝教也夾起來、張權上前再三分辨、是親家王員外扶持的銀子、侯爺那里肯聽、可憐張權何嘗經此痛苦、今日上了夾棍、又加乙百杠子、死而復蘇、熬煉不過、只得枉招、侯爺見已招承、即放了夾棍、各打四十毛板、將招繇做實、依律都擬斬罪

贓物財產、張權房屋家私盡行變賣入官、畫供已畢、上了腳鐐手杻、發下司獄司監禁、連夜備文申報上司、正是、

閉門家裡坐、　禍從天上來、

話分兩頭、且說陳氏見丈夫拿去、哭死在地、虧養娘救醒、便教家人將計隨去、看個下落、順便報與二子、廷秀弟兄正在書院、讀書見報父親被强盜攀了、嚇得魂飛魄散、撇下書本、帶跌而奔、先生也隨將來看、裡邊徐氏曉得、連忙教幾個家人探聽、廷秀弟兄隨了家人趕到府中、父親已是解進衙門、立在外邊打

探聽得拼了半日、也上夾槪着了急、便要望裡邊去禀、被先生一把扯住道、你若進去、也被枷住身了、那个出頭去辨究、二子見先生之言有理、便住了腳悵、父親夾得聲音悽慘、都叫起屈來、被把門人趕出外邊、少頃見兩个人扶着父親出來、兩眼閉着、半死半活、又曉得問實斬罪、上前抱住放聲大哭、一个字也說不出、張權耳內聞得兒子聲音、方纔掙眼一看、淚如珠湧、欲待分付幾聲、被楊洪走上前、一手推開廷秀、扶挾而行、腳不點地、直至司獄司前、交與禁子、開了監門扶將進去、廷秀弟兄欲要也跟入去、禁子

那裏肯容、連忙將監門閉上、可憐二子哭倒在地、那先生同數計家人隨後也到、將廷秀扶起道、事已至此、哭亦無益、且回家去、再作區處、二子無奈、只得收淚對禁子道、列位大叔在上、可憐老父是含冤負屈之人、凡事全仗照管、自當重報、禁子道、小官人、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做公的買賣、千錢賺不如八百現、我們也不管你冤屈不冤屈、也不想甚重報、有便如今就送與我們、凡事自然看顧一分、若沒有也便罷了、决無人來催討、那遠話兒且請收着、等你不及、廷秀道、今日不曾准備在此、明早即來相懇、禁子

道既恁樣放心請同我們自理會得廷秀弟兄同衆人轉來也不到丈人家裡一逕出閶門去看母親走至門首只見僕同知已差人將房子鎖閉兩條封皮交叉封着陳氏同養娘都在門首啼哭一見兒子到來相抱而哭眞個是痛上加痛悲中轉悲旁邊看的人無不垂淚稍寬那些討并衆人見恁般光景也不相顧各自去尋活路母子計議無處投奔只得同到丈人家裡暫住再作區處到了王員外門口廷秀先進去報知徐氏與女兒出來迎接相見已罷請入房裡那時趙昂已往楊洪家去探聽瑞姐曉得爹來相

見廷秀母子將前後事情哭訴一番、徐氏也覺慘傷玉姐暗自流泪、只有瑞姐心中歡喜、假意勸慰、當晚徐氏准備酒餚款待陳氏、水米不沾、一味悲泣、徐氏解勸不止、到次日廷秀與母親商議要牢中去看父親、說昨日已許了禁子東西、如今一無所有、如何是好、正沒做理會、徐氏走來知得、便去取出十兩銀子遞與廷秀道、你且先將去用、若少時再對我說、等你父親回家、就易處了、陳氏謝道、屢承親家厚恩、無門可報、今日又來累及親家損鈔、今生不能相報、死當銜結以報大恩、陳氏道、說那里話、親翁在患難之際

員外又不在家、不能分憂、些小東西、何足爲謝、當下弟兄二人將銀留了八兩、把二兩封好、央先生同到司獄司前、送與禁子、禁子嫌少、又增了一兩、方纔放二人進去、先生自在外邊等候、禁子引二人來到後監、見父親倒在一个壁角邊亂草之上、兩腿皮開肉綻、腳鐐手杻、緊緊鎖牢、淹淹止存一息、二子一見、猶如亂箭攢心、放聲號哭、奔向前來、叫聲爹爹、孩兒在此、把他扶將起來、那張權睜開眼見了兒子、嗚嗚的哭道、兒、莫不是與你夢中相會麽、廷秀說、爹爹、那里說起、阼着這場橫禍、到此地位、如何是好、張權掙着

二子道我的兒做爹的為了一世善人不想受此惡報死于獄底我死也罷了只是受了王員外厚恩未曾報得不能瞑目你們後來倘有成人之日勿要忘了此人廷秀道爹爹且寬心將養身子待孩兒拚命往上司衙門訴冤務必救爹爹出去張權搖着手道不可不可如今乃是強盜當堂扳賴不知何人謀陷去告誰好況侯同知見任在此就准下來他們官官相護必不肯翻招反受一場苦楚況你年紀幼小有甚力量幹此大事我受刑已重料必不久也別沒甚話分付只有你母親早晚好好伏侍即如與我一

見處達生此某吾人之教

般用心去讀書倘有好日與爹爭口氣罷說罷父子又哭

　寃情說到傷心處　　鐵石人聞也斷腸

旁邊有一人名喚种義昔年因路見不平打死人命問絞在監見他父子如此哭泣心中甚不過意便道你們父子且勿悲啼我种義平生熱腸仗義故此道了人命昨日見你進來只道眞是強盜不存心上誰想有此寃枉我种義豈忍坐視二位小官人放心回去讀書今後令尊早晚酒食我自支持不必送來倖瘡目下雖覺料必不至傷身其餘監中一應使用有

我在此，且候，決不敢求覓你銀子，等待新按院按臨那時去伸冤，必然有个生路。廷秀弟兄聽說，連忙叩拜道：多蒙長者厚意，老父倘有出頭之日，決不忘報。种義扶起道：不要拜謝，且扶令尊到我房中去歇息。二子便去攙張權起來，張權腿上疼痛，二子年幼力弱，那里掙扎得起。种義忍不住，自己揎拳裸袖，向前扶起，慢慢的逐步捱到前邊种義房中，就教他睡在自己床舖上，取出棒瘡膏與張權貼好。廷秀見有倚靠，略略心寬，取出二兩銀子，送與种義，爲盤纏之費。种義初時不肯受，廷秀弟兄再三哀懇，方纔受了。次

子情戀不忍分離怎奈天色漸晚禁子催促只得含淚而別出了監門尋著先生取路回家、廷秀弟兄一路商議母親住在王家、終不穩便不若就司獄司左近賃間房子居住、早晚照管父親那又便當、計議已定、到家與母親說知、次日將餘下的銀兩賃下兩間房屋、置辦幾件日用家火廷秀告知徐氏說母親自要去、住、徐氏與玉姐苦留不住、只得差人相送、又贈些銀米禮物、陳氏同二子領著養娘進了新房自到牢中看覷丈夫、相見之間哀苦自不必說、弟兄二人住過三四日、依原來到王家讀書、終是掛念父親不

時出入把學業都荒廢了不題廷秀且說趙昂自從陷害張權之後又與妻子計較要攛廷秀出門那婆娘道要他出門也甚容易止要多費幾兩銀子趙昂道有甚妙計你且說來便費幾兩銀子也是甘心的那婆娘道要他出去除非將家中大小男女都把銀子買囑停當等父親回時七張八嘴都說廷秀偷東西在外闘賭他見眾人說話相同自然半信半疑那時我與你再把些話去激發必定趕他出門待廷秀去後且再算計玉姐趙昂依着老婆把銀子買囑家中婢僕這些小人那知禮義見了銀子誰不依允不

則一日王憲京中解糧回家合家大小都來相見惟有廷秀因母親有病歸家探看不在眼前那時文秀已是久住在家伏侍母親不在話下王員外便問三官如何不見衆人俱推不知徐氏便接過口來把張權被人陷害前後事情細說一遍又道想他看候父親去了王員外聞言心中驚訝少頃廷秀歸來相見王員外又細詢他父親之事廷秀哭訴一番哀求搭救王員外道你自去讀書待我心定了與你計較這事廷秀作謝自歸書房到次日早上記掛母親也不與先生說知又回去候問不想王員外一起身便來

拜望先生又不見了廷秀問先生特說清早出外去了王員外心中便有幾分不喜與先生敘了些閒闊之情查點廷秀功課却又甚少先生怕主人見怪便道令郎自從令親家被陷之後不時往來看覷學業也荒疎了王員外見說廢了功課愈加不樂別了先生走到外邊見書童進來便問道可曉得三官那里去了那書童已得過趙昂銀子一見家主問時便答道三官這一向不時在外闖賭整幾夜不回王員外似信不信喝退書童心中疑惑又去訪問家中童僕都是一般言語古語道得好衆口鑠金積毀銷骨王

員外平昔極是愛惜廷秀，被衆人讒言一說，即信以爲真，暗暗懊悔道，當初指望他讀書成人，做了這事，不想張權問罪在牢，其中真假未知，他又不學長俊，鬬賭兼全，後來豈不悞了女兒終身，昔年趙昂和瑞姐曾來勸諫，只爲一時之惑，反將他來嗔責，如今卻應了他們口嘴，如何是好，委决不下，在廳中團團走轉，那時這些奴僕都將家主訪問之事報與趙昂，趙昂大喜，已知計中八九，到外邊來打探，恰好遇着夫人，不等王員外開口，便道小壻今日又有一句話要說，只恐岳父又要見怪，不好說得，王員外道，從事休

題。你說如今有甚事情？趙昂道：從岳父去後，張木匠做了強盜，問成死罪在牢。小婿初時還只道是被人誣陷，據他鄉里說來，却真有這事。況且三官趁岳父不在家中，日逐以看父爲由，留戀闘賭，親鄰曉得的，無不議論。岳父扳個強盜親家，招个敗子女婿，連小婿也無顏見人。當初若聽了小婿之言，决沒有今日之事。起初王員外已有八九分不悅，又被趙昂這班言語一說，凑成一十二分，氣得啞口無言，沉吟半晌，方纔道：當初是我一時見不到，錯怪了你，成就這事。如今懊悔無及。趙昂便道：依小婿之見，尚有機會。王

員外忙問道、你且說怎地可以挽回、趙昂道、若是畢姻過了、這便無可奈何、如今幸喜未曾成親、岳父何不等廷秀回家、責罵一場、驅逐出門、一面速央媒妁尋个門當戶對人家、將玉姐嫁去、他年紀又小、又無親族、何人與他理論這事、設或告到官司、見已婚配必無斷與之理、況且是強盜之子、官府自然又當別論、這怎樣還不被人笑話、若不聽小婿之言、後來使玉姐身無所依、出乖露醜、玷辱門風、那時懊悔卻不遲了、王員外若是个有主意的、還該往別處訪問个的確、也不做了有始無終薄倖之人、只因他是个直

怪漢子不曾轉這念頭遂聽信了趙昂言語照頭道是曉得渾家平昔喜歡廷秀恐怕攔阻也不到後邊與他說知同趙昂坐在廳中專等廷秀回來不題且說廷秀至家看過母親也恐丈人尋問急急就回來到廳前見丈人與趙昂坐着說話便上前作揖王憲也不回禮蹙着臉問道你不在學中讀書却到何處去遊蕩廷秀看見辭色不善心中驚駭答道因母親有病回去探看王員外道這也罷了且問你自我去後做了多少功課可將來看廷秀道只爲爹爹被陷終日奔走不曾十分讀書功課甚少王員外怒道當

初指望你讀書有些好歹、故此不計貧富、繼你為子
又聘你為婿、那知你家是个不良之人、做下恁般勾
當、玷辱我家、你這畜生又不學好、乘我出外、終日遊
蕩鬪賭、被人恥笑、我的女兒從小嬌養起來、若嫁你
恁樣無籍、有甚出頭日子、這里不是你安身之處、快
快出門、饒你一頓孤拐、若再遲延、我就要打了、那些
童僕看見家主盤問這事、恐怕時來對証、都四散走
開、廷秀見丈人忽地心變、心中苦楚、哭倒在地道、孩
兒父子蒙爹爹大恩、正圖報效、不幸被人誣陷、懸望
爹爹歸家救拔、不知何人嗔怪孩兒、撥鬪是非、離間

我父子孩兒倘有不到之處但憑責罰死而無怨若要孩兒出門這是斷然不去一頭說一頭哭好不悽慘趙昂恐丈人回心轉來便接道三官只是你不該這樣沒正經如今哭也遲了廷秀道我何嘗幹這等勾當却霹空生造趙昂道這話一發差了那个與你有讐造言謗你況岳父又不是肯聽是非的必定做下一遭兩次露人眼目如今岳父察聽的實方纔着惱怎麼反歸怨別人廷秀道有那个看見的須叫他來對証王員外罵道畜生若要不知除非莫爲你在外胡行那个不曉得尚要抵賴便搶過一根棒子穿

頭就打道畜生還不快走廷秀反向前抱住痛哭道爹爹就打死也決不去的趙昂急忙扯開道三官岳父是這樣執性的你且依他暫去待氣平了必不得又要想你那時卻不原是父子翁壻如今止在氣惱上你便哭死料必不聽廷秀見丈人聲勢兇狠趙昂又從旁尖言冷語幫扶心中明白是他攛掇料道安身不住乃道既如此待我拜謝了母親去罷王員外那里肯容連先生也不許他見趙昂推着廷秀背上往外而走道三官你怎麼恁樣不識氣又要見岳母做甚將他攙出大門而去正是

人情若此初相識　到底終無怨恨心

且說徐氏在裡邊聽得堂中宣嚷哭泣只道王員外打小廝們那里想到廷秀身上故此不在其意直僕們也沒一个露些聲息到午後聞得先生也打發去了、心下有些疑惑問家人都推不知、至晚王員外進房詢問其故、纔曉得廷秀被人撒了是非、趕逐去了、徐氏再三與他分辨勸員外原收留回來怎奈王員外被讒言蠱惑立意不肯反道徐氏護短那玉姐心如刀割又不敢在爹媽面前明言只好背地裡啼哭、徐氏放心不下、幾遍私自差人去請他來見、那些

童僕與趙昂通是一路只推尋訪不着撇下徐氏母子且說廷秀離了王家心中又苦又惱不顧高低亂撞回來只見文秀正在門首問道哥哥如何又走轉來廷秀氣塞咽喉那里答得出半个字兒文秀道哥哥因甚氣得這般模樣廷秀停了一回方將上項事說與兄弟文秀道世態炎涼自來如此不足爲異只是王員外平昔待我父子何等破格今纔到家驀地生起事端趙昂又在旁幫扶必然都是他的緣故如今且莫與母親說知恐曉得了愈加煩惱廷秀道賢弟之言甚是次日來到牢中看覷父親那時張權爲

了种義棒瘡已好身體如舊廷秀也將其事哭訴張權聞得嗟嘆了員外有始無終种義便道恁般說起來莫不你的事情也是趙昂所爲張權道我與他素無讐隙恐沒這事廷秀道只有定親時聞得他夫妻說我家是木匠阻當岳父不要贅我岳父不聽反受了一場搶白或者這个緣故上起的种義道這樣說自然是他了如今且不要管是與不是目下新按院將到鎮江小官人可央人寫張狀子去告只說趙昂將銀買囑捕人强盜故此扳害待他們自去分辨若果然是他陷害動起刑具少不得內中有人招稱出

來若不是時也沒甚大害張權父子連夜道見趙秀作別出臨兒弟商議停當央人寫下狀詞要往鎮江去告狀常言道機不密禍先行這樣事體只宜悄然商議那張權是个老實頭不曾經歷事體的抑義又是粗直之人說話全不照管早被一个禁子聽見這禁子與楊洪乃是姑舅弟兄聞此消息飛風便去報知楊洪聽得喫了一嚇連忙來尋趙昂商議走到王員外門首不敢直入見个小廝進去央他傳報說有府前姓楊的要尋趙相公說話趙昂料是楊洪即便出來相見問道楊兄有甚話說楊洪扯到一个僻靜

所在將張廷秀已曉得你我害他即日要往按院去
告狀倘若准了到衙門時用起刑具一時熬不得招
出真情反坐轉來却不自害自身幸喜表弟聞得來
報故此特來商議趙昂聽了驚得半晌說不出話來
乃道如此却怎麼好楊洪道一不做二不休只消便
拚用幾兩銀子我便拚衎些工夫連這兩个小廝一
併送了方纔斬草除根趙昂道銀子是小事只沒有
个妙策楊洪道不打緊他們是个窮鬼料道雇船不
起少不得是趁船我便裝起捕盜船來教我兄弟同
兩个副手泊在閶門再令表弟去打聽了起身日子

暗暗他出城、招攬下船、我便先到鎮江伺候、孩子家、那知路徑、載他徑到江中、攛入水裡、可不乾淨、趙昂大喜、教楊洪少待、便去取出三十兩銀子、送與楊洪道、煩兄用心、務除其根、事成之日、再當厚謝、楊洪收了銀子、作別而去、且說廷秀打聽得將及過江、央人寫了狀詞、要往鎮江去告、那時陳氏病體痊愈、已知王員外赶逐回來、也只索無奈、見說要去告狀、對廷秀道、你從未出路、獨自个去、我如何放心、須是弟兄同行、路上還有些商量、廷秀道、若得兄弟去便好、只是母親在家無人伏侍、陳氏道、來往不過數日、況有

養娘在家陪伴、不消牽掛、廷秀依着母親、收拾盤纏來到監中別過父親背上行李、徑出閶門來搭船、剛走到渡僧橋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二位小官人、往那裡去、廷秀道往鎮江去、那人道到鎮江有便船在此、又快當又安穩廷秀聽說有便船、便立住腳、與文秀說道若是便船、到強如在航船上挨擠文秀道任憑哥哥上張廷秀對船家說道你船在那里可就開麼、船家道我們是本府理刑廳捉來差往公幹的私巴搭一二人路上去買酒吃若沒人也就罷了、有甚擔閣、廷秀道既如此、帶了我們去、船家引他下了船、

住在稍上少頃只見一人背着行李而來稍公接着上船那人便問這兩个孩子是何人稍公道這兩个小官人也要往鎮江的容小人們帶他去趂幾文錢路上買酒吃望乞方便那人道止這兩个便容了你多便使不得稍公道只此兩个也是偶然遇着豈敢多搭說罷連忙開船你道這人是何等樣人就是楊洪兄弟楊江稍公便是副手當下楊江問道二位小官人姓甚住在何處到鎮江去何幹廷秀說了姓名居處又說父親被人陷害緣由如今要往按院告狀楊江道原來是好人家兒女可憐可憐你住在稍上

不便也到艙中來坐廷秀道如此多謝了弟兄搬到艙中住下楊江一路殷勤到買酒肉相請又許他到衙門上看顧弟兄二人感激不盡那船乃是捕盜的快船趁著順風連夜而走次日傍晚就到了鎮江船家與廷秀討了船錢假意催促上岸廷秀取了行李便要起身楊江道你這船家忒煞不行方便這兩位小官人從不曾出路的此時天色已晚教他那里去尋宿處又向廷秀道莫要理他今夜且在舟中住了明早同上涯去尋寓所安下就到察院前去打聽按院幾時按臨却不又省了今夜房錢廷秀弟兄只說

做好人、連聲稱謝、依原把包裹放下、楊江取出錢鈔、教稍公買辦些酒肉、分付移船到穩處安歇、稍公答應、將船直撑出西門關外沿江濶處停泊、稍公安排魚肉、送入艙裡、楊江滿斟苦勸、將廷秀弟兄灌得大醉、人事不醒、倒在艙中、那時楊洪已約定在此等候、稍公口中忽哨一聲、便跳下船、即忙解纜開船、悄悄的搖出江口、順溜而下、過了焦山、到一寬濶處、取出索子、將他弟兄細綁起來、恰如兩隻餛飩相似、二子身上疼痛、從醉夢中驚醒、掙扎不動、方待喊叫、被楊洪楊江扛起、向江中撲通的攛將下去、眼見得二子

性命休了

可憐世上聰明子
化作江中浪宕魂

你想長江中是何等樣水、那水從四川湖廣江西、一路上流衝將下來、猶如滚湯一般緊急、到了鎮江、直溜入海、就是落下一塊砂石、少不得隨流而下、偏有廷秀弟兄撇入水中、却反逆流上去、楊洪楊江望見也道奇怪、扳轉船頭趕上、各提起篙子照著頭上便射、說時遲那時快、篙子離身不上一尺、早被三四个大浪將二子直湧開去、連船險些兒撇翻、那篙子便不能復揚、江升道必無活理、原撥至沿口泊下、次早

開船歸到蘇州、再覓了趙昂、趙昂心中大喜、又找了三十兩銀子、楊洪兀自嫌少、兩下面紅頸赤而別、不在話下、且說河南府有一人、喚做褚衛、年紀六十巳外、平昔好善、夫妻二人喫着一口長齋、並無兒女、專在江南販布營生、一日正裝着一大船布疋、出了鎮江、望河南進發、行不上三十餘里、天色將晚、風逆浪大、只得隨幫停泊江中、睡到夜半、聽得船旁像有物撞響、他也不在其意、方欲合眼、又像有人推醒一般、那船旁撞得越響了、隱隱又有人叫、心中奇怪、爬起來開了蓬窻、打一看時、只見水面上浮着一人、口內

微微有聲，褚衛慌忙叫起水手，撈救上船，打起火來看時，却是十五六歲一个小廝，生得眉清目秀，渾身綁縛，微微止有一息，與他解下索子，燒起熱湯，灌了幾口，那孩子漸漸醒轉，嘔出許多清水，褚衛將乾衣與他換了，詢其緣故，小廝哭訴道：小人名喚張文秀，只因父親被人陷害在牢，同哥哥廷秀來鎮江按院告狀，趂了个便船，說是蘇州理刑差人，一路假意殷勤照顧，昨夜到了鎮江，又留住在船，將酒灌醉，我弟兄雙雙綁入水中，正不曉得他是何人，害我等性命，天幸得遇恩人救拔，但不知恩人高姓大號，這里是

何處。蘇鎮江多少路了。怎地送得小人歸家。決不忘恩。蘇衛本是好善之人。見他說得苦楚。心下十分可憐。初時到有送他回去之念。忽地想起鎮江到此。乃是逆水。怎麼反淌了上來。莫非此子後來有些好處。暗中自有鬼神護佑麼。我今尚無子嗣。何不留他回去做个螟蛉之子。却不是好。乃哄他道。我是河南蘇衛。販布回去。這里。離鎮江已遠。有乙千餘里。怎能送你歸家。況昨夜謀你的。必是對頭。差來心腹。故此下這樣毒手。今若依傳回家。必然又尋別事來害你。我今又無兒子。若不棄嫌。認做父子。隨歸家去。明年帶

你下來訪出昨夜之人，然後去告理，救你父親，可不好麽。文秀雖然記掛父母，到此無可奈何，只得依允，就拜褚衛為父，改名褚嗣茂，帶上河南。不題。且說張廷秀被楊洪綑入水中，自分必死，不想半沉半浮，被大浪直湧到一个沙洲邊蘆葦之旁，到了天明，只見船隻甚多，俱在江心中往來，叫喊不聞。至午後，有一隻船旁洲而來，廷秀連喊救命。那船撐到洲邊，扶上船去，割斷繩索，放將起來，且喜得毫無傷損。廷秀舉眼看船中時，都是兩个中年漢子，十來个小廝，約莫俱有十六七歲。你道是何等樣人，元來是浙江紹興

府孫尚書府中戲子、那兩个中年人、一个是師父潘忠、一个是管箱的家人、領着行頭、往南京去做戲、在此經過、恰好救了廷秀、取幾件乾衣與他換了、問其緣故、廷秀把父親被害、要到按院伸冤、被船上謀害之事、哭訴一遍、又道、多家救了性命、若得送我回家、定然厚報、那潘忠因班中裝生的啞了喉嚨、正要尋个頂替、見廷秀人物標致、聲音响喨、恰又年紀相彷、心下暗喜、道若教此人起來、到好个生脚、心下懷了這个私念、就是順路往蘇州去、諒道也還不肯放他轉身、莫說如今却是逆路、當下潘忠道、我們乃紹興

孫尚書府中子弟，到南京去做生意，所有工夫抝轉去送你回家，如今到京已近，不如隨我們去住下，慢慢覓便人帶你歸家，你若不肯時，我們也不管閒帳，原送你到沙洲上，等候別个便船帶回去罷。廷秀聽得說出這話，連忙道，既然不是順路，情願隨列位到京。濬忠道，這便使得。廷秀自已雖然得了性命，却又想着兄弟必定死了，不住流淚。那日乃是順風，晚間便到南京，次早入城尋寓所安下，那條仔戲子原是有名的，一到京中，便有人叫去扮演，廷秀也隨着行走，過了數日，濬忠對廷秀道，衆人在此做生意，各要

趁錢回去養家的、誰个肯白白養你、總然有便帶你回家、那盤費從何而來、不如暫學些本事、喫些活飯、那時回去卻也容易、廷秀思想虧他們救了性命、空手坐食、心上已是過意不去、又聽了潘忠這班說話、愈覺羞慚、暗道我只指望剛个出身日子顯祖揚宗、那知霹空降下這場沒影奇禍、弄得家破人亡、父南子北、流落至此、若學了這等下賤之事還有甚麼長俊、如不依他定難存住、卻又想道、昔日箕子為奴、伍員求乞、他們都是大豪傑、在患難之際也只得從權我今日到此地位、也顧不得羞恥了、且暫度幾時再

作區處湊應承了潘忠就學个生脚，他資性本來聰慧，教來曲子，那消幾遍，却就會了，不勾數日，便能登場扮來的戲出人意表，賢愚共賞，無一日空閒，在京半年有餘，積趲了些銀兩，想道，如今盤纏已有，好回家了，誰想潘忠先揣知其意，悄悄藏過了他的銀子，廷秀依舊一雙空手不能歸去，潘忠還恐他私下去了，行坐不離，廷秀脫身不得，只得住下，這叫做

情知不是伴　事急且相隨

話分兩頭，却說陳氏自從打發兒子去後，只愁年紀上司衙門稍空，恐怕言語中差錯，再不想到有人謀

害已到十月之外、風吹草動、也認做兒子回了、急出門覷看、漸漸過了半月二十日、一發專坐在門首盼望那時還道按院未曾到任、在彼等候、後來聞得按院鎮江行事已完、又按臨別處、得了這个消息、急得如煎盤上螞蟻、沒奔一頭處、急到監中對丈夫說知央人遍貼招帖、四處尋訪、並無蹤跡、正不知何處去了、夫妻痛哭懊悔道、早知如此、不教他去也罷、如今冤屈未伸、到先送了兩个孩兒、後來倚靠誰人、轉思轉痛、愈想愈悲、初時還痴心妄想、有歸家日子、過了年餘、不見回來、料想已是死了、招魂設祭、日夜啼啼

哭哭、一个養娘却又患病死了、止留得孤身孑影、越發悽慘、正是、

屋漏更遭連夜雨　船遲又遇打頭風、

且說王員外自那日聽信了趙昂言語、將廷秀逐出、意欲就要把玉姐另配人家、一來恐廷秀有言、二來怕人誹議、未敢便行、次後聞得廷秀弟兄往鎮江按院告狀、只道他告賴親這節、老大着忙、心雖不言、暗自差人打聽、漸漸知得二子去後、不知死活存亡、有了這个消耗、不勝歡喜、即央媒尋親、媒人得了這句口風、互相傳說開去、那些、人家只貪王員是个巢子

富翁、那管曾經招過養婿數日閒就有幾十家來相求、玉姐初時見逐出廷秀、巳是無限煩惱、還指望父親原收留回來、揔然不留回家、少不得嫁去成親、後來微聞得有不好的信息、也還半信半疑、今番見父親流水選擇人家改嫁、料想廷秀死是實了、也怕不得羞耻、放聲哭上樓去、原來王員外的房屋却是一帶樓子、下邊老夫妻睡處、樓上乃玉姐臥室、當下玉姐在樓上啼哭、送來茶飯也不要喫、他想道我今雖未成親、却是從幼夫妻、他恩無禄夭亡、我豈可偷生改節、莫說生前被人唾罵、就是死後亦有何顏見彼

與其忍耻苟活何若從容就死一則與丈夫爭氣二則見我這點真心只有母親放他不下事到如今也說不得了想一回哭一回漸漸哭得前聲不接後氣那徐氏把他當做掌上之珠見哭得恁般模樣急得無法可治口中連連的勸他莫要哭且說爲甚緣故自己卻又鼻涕眼淚流水淌出來玉姐只得從實說出徐氏勸道兒不要睬那老沒志氣凡事有我在此做主明日就差人去訪問三官下落設或真有些山高水低好歹將家業分一半與你守節若老沒志氣執意要把你改嫁我拚得與他性命相博又對丫鬟

道快去叫員外來說个明白又分付倘有人在彼莫說別話丫鬟急忙忙的來請誰想王員外因有个媒人說一个新進學小秀才來求親聞得才貌又美且是名門舊族十分中意欵留媒人酒飯正說得濃酣飲得高興丫鬟說聲院君相請只當耳邊風如何肯走起身丫鬟站勾腿酸脚麻只得進去回覆徐氏百般苦勸剛剛畧止又加个趙昂老婆闖上樓來重新哭起你道却是爲何那趙昂擺布了張権趕逐了廷秀還要算計死了玉姐獨吞家業因無機會未曾下手今見王員外另擇人匹配滿懷不樂又沒个計策

阻擋在房與老婆商議，這時聽得玉姐不睬，在樓啼哭，却不正中其意，故此瑞姐走來，故意說道：妹子，你如何不知好歹，當初爹爹一時沒志氣，把你配個木匠之子，玷辱門風，如今去了，另配個門當戶對人家，乃是你萬分造化了，如何反恁地哭泣，難道做強盜的媳婦，木匠的老婆，到勝似有名稱人家不成，玉姐被這幾句話羞得滿面通紅，顛倒大哭起來，徐氏心中已是不悅，瑞姐還不達時務，扯做娘的到半邊，低低說道：母親莫不妹子與小殺才肯地裡做下些蹺蹊勾當，故此這般牽掛，只這句話，惱得徐氏兩太陽

火星直爆，把瑞姐劈面一啐，又恐怕氣壞了玉姐，不敢明說，止道你是同胞姊妹，不壞个好念，我方勸得他住，却走來激得重復啼哭，還要放恁樣冷屁，由他是强盜媳婦，木匠老婆罷了，着你甚急胡言亂語。瑞姐被娘這場搶白，羞慚無地，連忙下樓，一頭走，一頭說道：護短得好，只怕走盡天下也沒見人家有這樣無耻閨女，早是不曾做親，便恁般夾老公，若是生男育女的，眞个要鬬死，合宿村里欺他到挣得一副好老臉皮，全沒一毫羞耻，夾七夾八，一路嚷去，明明要氣玉姐上路，徐氏怕得合氣，由他自說，只做不聽見

玉姐正哭得頭昏眼暗全不覺得看看到晚王員外喫得爛醉小厮扶進來自去睡了竟不知女兒這些緣故徐氏陪伴玉姐坐至更餘漸漸神思困倦睡眼朦朧打熬不住向玉姐道兒不消煩惱總在明早送你个決裂夜深了去睡罷推至床上除去簪釵和衣按在被裡下了帳幔又分付了鬟們照管火燭大凡人家使女極是貪眠懶做十个裡邊難得一个長俊徐氏房中共有七八个丫鬟有三个貼身伏侍玉姐就在樓上睡臥那晚守到這時候一个个拗腰凸肚巴不能睡臥見徐氏勸玉姐睡了各自去收拾家火

事等徐氏下樓，關上樓門，盡去睡了。徐氏下得樓來，看丁員外醉臥正酣，也不去驚動他，將个燈火四面檢點一遍，解衣就寢不題。且說玉姐睡在床上，轉思轉苦，又想道：母親雖這般說，未必爹爹念頭若何。總是依了母親，到後終無結果。又想起毋親恁地將姐姐搶白，必定有甚惡話傷我，故此這般發怒。我乃清清白白的人，何苦被人笑耻，不如死了到得乾淨。又哭了一个更次，聽了鬟們都齁齁熟睡，樓下也無一些聲息，遂抽身起來，一頭哭，一頭檢起一條汗巾，走到中間掇个杌子墊腳，把汗巾搭在梁上，做个圈兒

將頭套入、兩脚登空、嗚呼哀哉、正是、

　雖將幽恨和人説、　願向泉臺訴丈夫、

也是玉姐命不該絕、剛上得弔、不想一个丫鬟因日間玉姐不要喫飯、瞞着那兩个丫鬟、私自收去盡情飽喫、到晚上夜飯亦是如此、睡到夜半、心胸脹漫、肚腹疼痛、起身出恭、床邊却摸不着了淨桶、那恭又十分緊急、叫苦連連、原來起初性急要睡、忘記擡得、心下想着、精赤條條跑去尋那淨桶、因慌得眼目昏迷、燈又半明半滅、不看見玉姐掛在梁間、心慌意急、撲的撞着、連杌子跌倒樓板上、一聲響亮、驚下徐氏和

丫鬟們都從夢中驚覺王員外是個醉漢也嚇醒了忙問樓上什麽响那丫鬟這一交跌去杌子碰着了小腹大小便齊流撒做一地滚做一身擡頭仔細看時嚇得叫聲不好了玉姐弔死也員外聞言驚得一滴酒也無了直跳起身一面尋衣服一面問道這是為何徐氏一聲兒一聲肉哭道都是你這老天殺的害了他還問怎的王員外沒心膓再問忙忙的尋衣服只在手邊混過那里尋得出个頭腦偶扯着徐氏一件襖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披在身上又尋不見鞋子赤着脚赶上樓去徐氏止摸了一條裙子却没有

上身衣服只得把一條单被搭在身上到拖着王員外的鞋兒隨後一步一跌也哭上來那老兒着了急走到胡梯中間一脚踏錯谷碌碌滾下去又撞着徐氏兩个直跌到底衮做一團也顧不得身上疼痛爬起來望上又跑那門却還閉着兩个拳頭如發擂般亂打樓上樓下丫鬟一齊起身也有尋着裙子不見布衫的也有摸了布衫不見裙子的也有兩隻脚穿在一个褲管裡的也有反披了衣服摸不着袖子的東扯西拽你奪我爭紛紛亂嚷那撒糞的丫鬟也自踏抹身子尋覓衣服竟不開門王員外打得急了三

个丫鬟都提着衣服來開老夫妻推門進去徐氏望見女兒這个模樣心腸迸裂放聲大哭到底男子漢有些見識王員外恐住了哭泣赶向前将手在身上一摸遍體火熱喉間厮琅琅痰响叫道媽媽莫要哭還可救得便雙手抱住教丫鬟拿起杌子上去解放一面又教扇些滚湯來徐氏聞說還可救得與个放了眼泪點个燈來照看那丫鬟扶起扤柔捏着一手腌臢向身邊一聞臭氣難當悪叫道扤上怎有許多汚穢恰好徐氏将燈來照見一地尿糞王員踏在中間還不知得徐氏只說是女兒撒的将火望下一撇

道這東西也出了。還有甚救。又哭起來。元來縊死的人若大小便走了。便救不得。當下王員外道莫管他且放下來看。丫鬟帶着一手腌臢跕上去。解放心慌手軟。如何解得開。王員外不耐煩。教丫鬟尋把刀來將汗巾割斷。抱向床上。輕輕解開喉間死結。叫徐氏嘴對嘴打氣。接連打了十數口氣。只見咽喉氣轉。手足展施。又灌了幾口滾湯。漸漸甦醒。還嗚嗚而哭。徐氏也哭道。起先我怎樣說了。如何又生此短見。玉姐哭道。兒如此薄命。枉生于世。也是徒然。不如死休。王員外方問徐氏道。適來說我害了他。你且說個明白。

徐氏將女兒不肯改節的事說出王員外道你怎地這般執迷向日我一時見不到賺了你終身如今畜生無了下落別配高門乃我的好意爲何反做出這等事來險些把我嚇死玉姐也不答應一味哭泣徐氏嚷道老無知你當初稱賛廷秀許多好處方纔繼爲子又招贅爲壻都是自己主張沒有人攛掇後來好端端在家也不見有甚不長俊又不知聽了那个橫死賊的說話剛到家便趕逐出去致使無个下落縱或真个死了也隔一年半歲看女兒志向然後酌量而行何況目今未知生死便瞞着我鬧轟轟尋媒

說親教他如何不氣早是敗露了還好倘然完了親卻怎地處如今你快休了這念頭差人兩下尋訪若還無恙不消說起設或其身不好消息把家業分一半與他守節如若不聽我言語逼迫女兒一差兩誤與你須干休不得王員外見女兒這般執性只得含糊答應下樓去了徐氏又對玉姐道我已說明了不怕他不聽莫要哭罷且脫去膝褲衣服睡一覺將息身子也不管玉姐肯不肯流水把衣帶亂扯玉姐被娘逼不過只得脫衣睡臥亂到天明看衣服上並無一毫污穢那丫鬟隱瞞不過方纔實說把泉丫鬟

未學道伏亦兵明朗才世儿亡不行也

笑得勾嘴歪。自此之後，玉姐住在樓上，如修行一般，足跡不走下來。王員外雖不差人尋覓廷秀，將親事也只得閣過一邊。徐氏恐女兒又弄這个把戲，自己伴他睡臥，寸步不離。見丈夫不着急尋問，私自買了家人銀子，差他體訪，又教去與陳氏討个消耗。正是

但願應時還得見，須知勝似岳陽金。

且說趙昂的老婆被做娘的搶白下樓，一路惡言惡語，直嚷到自己房中，說向丈夫。又道：如今總是抓破臉了，待我朝一句，暮一句，好歹送這丫頭上路。到次早鬧得玉姐上弔之事，心中暗喜，假意走來安慰。背

地裡在王員外面前冷言酸語挑撥又悄地將錢鈔買囑玉姐身邊丫鬟分付如下次上吊由他自死莫要聲張又打聽得徐氏差人尋訪廷秀也多將銀兩買定只說無處尋覓趙昂見了丈人馬前健假殷勤隨風倒舵掇臀捧屁敲他的歡心王員外又罵玉姐要守着廷秀惱了性子到愛着趙昂夫婦小心熱鬧每事言聽計從趙昂喜色越意自不必說只有一件事在心上打攪你道是甚的事乃是楊洪這樁那楊洪因與他幹了兩樁大事不時來需索趙昂初時打發了幾次後來頗覺厭煩只是難好推托及至迭

與邦又爭多鼓寡、落後回了兩三遍、楊洪心中懷恨口出怨言、趙昂恐走漏了消息、被丈人知得、必者氣依原饒送楊洪、見他害怕、一發來得勤了、趙昂無可奈何、想要出去、躲避幾時、恰好王員外又點着白粮解戶、趁這個機會、與丈人商議、要往京中選官、願代去解粮、一舉兩便、王員外聞女婿要去選官、乃是美事、又替了這番勞碌、如何不肯、又與丈人要了千金爲幹缺之用、親朋餞行已畢、臨期又去安放了楊洪、方纔上路、話分兩頭、再說張廷秀在南京做戲、將近一年、不得歸家、一日有禮部一位官長、喚去承應、那

官長姓邵名承恩進士出身官爲禮部主事本貫浙江台州府寧海縣人氏夫人朱氏生有數胎止留得一个女兒年纔一十五歲工容賢德俱全那日郎是邵爺六十誕辰同僚俱賀開筵欵待廷秀當場扮演那如眞的一般滿座稱賛那邵爺深通相法見廷秀相貌堂堂後來必有好處又恐看錯了到半本時喚廷秀近前仔細一觀果是个未發積的公卿只可惜落于下賤問了姓名暗自留意到酒闌人散分付衆戲子都去止留正生在此承恩夫人明日着人送來潘忠恐廷秀脫身去了滿懷不欲怎奈官府分付可

敢不依連聲答應引着一班徒弟自去廷秀隨着邵爺直到後堂只見堂中燈燭輝煌羅着卓榼夫人同小姐向前相迎衆家人各自遠遠站立廷秀也立在半邊堂中伏侍俱是丫鬟之輩先是小姐拜壽然後夫人把盞慶邵爺回敬過了方纔就坐喚廷秀叩見夫人在旁叫他廷秀唱了一套邵爺問道張廷秀我看你相貌魁梧決非下流之人你且實說是何處人氏今年幾歲了爲何習此下賤之事細細說來我自有處廷秀見問向前細訴前後始末根由又道小的年已十八如今扮戲實出無奈非是甘心爲此邵

爺聞言、嗟嘆良久、乃道、孫兒、你抱此大冤、今若流爲戲子、那有出頭之日、既肯讀書、必能詩詞、隨意作一首來看、是何如、即令左右取過文房四寶、放在旁邊一隻桌上、廷秀拈起筆來、不假思索、頃刻而成、呈上邵爺、舉目觀看、乃是一首壽詞、詞名千秋歲、詞云、

瑤臺琪草、玄鶴翔雲表、筵上客、歡繞玉京瑤島、
客笑數乾坤小、齊拍手、唱道長春人不老、　北闕
龍章推南極、祥光照、海屋內、籌添了、青鳥啣箋至、
傳報羣仙到、同嵩祝萬年稱壽考、

邵爺看了這詞、不勝之喜、連聲稱好、乃道、夫人、此子

才貌兼美定有公卿之分意欲螟蛉爲子、夫人以爲何如、夫人道此乃美事、有何不可、邵爺對廷秀道我今年已六十、尚無子嗣、你若肯時、便請个先生教你、也强如當場獻醜、廷秀道若得老爺提拔、便是再生之恩、但小人出身微賤、恐爲父子、玷辱老爺、邵爺道何出此言、當下四雙八拜認了父母、又與小姐拜爲姊妹、就把椅子坐在旁邊、改名邵翼明、分付家人都稱大相公、如有違慢定行重責、不在話下、且說潘忠那晚眼也不合、清早便來伺候、等到午上、不見出來只得央門上人稟知、邵爺喚進去說道張廷秀、本是

良家之子、被人謀害、虧你們救了、暫為戲子、如今我已收留了、你們另自合人罷、教家人取五兩銀子賞他、潘忠聽見邵爺留了廷秀、開了口半晌還合不下、無可奈何、只得叩頭作謝而去、邵爺即日就請个先生收拾書房讀書、廷秀雖然久疎多時、恰喜得肯從勤學、埋頭兩个多月、做來文字渾如錦繡一般、邵爺好不快活、那年正值鄉試之期、即便援例入監、秋闈應試、中了第五名正魁、喜得邵爺眼花沒縫、廷秀謝過主司、來稟邵爺、要到蘇州救父、邵爺道、你且慢着、不如先去會試、若得聯科、謀選彼處地方、查訪仇

人正法，豈不痛快。倘或不中，也先差人訪出他家，然後我同你去與地方官說知，拿來問罪。如今若去，便是打草驚蛇，必被躲過，可不勞而無功，却又錯了會試。廷秀見說得有理，只得依允。那將邵爺滿意，欲將小姐配他，因先繼為子，恐人談論，自不好啟齒。倘然畧露其意，廷秀一則為父冤未洩，二則未知玉姐志向何如，不肯先作負心之人，與邵爺說明，止住此事，收拾上京會試。正是

未行雪恥酬冤事，　先作攀花折桂人。

話分兩頭。且說張文秀自到河南，已改名褚嗣茂。趙

長者夫妻珍重如寶延師讀書文秀因日夜思念父母兄長求子雖存河南亦肝腸還掛在蘇州那有心情看到書上眼巴巴望着褚長者往下路去販布帳他回家誰知褚長者年紀老邁家道已富储媽媽勸他棄了這行生意只在家中營運文秀聞得這个消息一發憂鬱成病褚長者請醫調治再三解勸約莫住了一年光景正值宗師考取童生文秀帶病去赴試便得入泮常言道福至心靈文秀入泮之後到將歸家念頭撇過一邊想道我如今進身有路了且赴一名遺才入場倘得僥倖聯科及第那時救父報仇

豈不易如翻掌有了這般志氣少不得天隨人願果然有了科舉三場已畢名標榜上赴過鹿鳴宴回到家中拜見父母喜得褚長者老夫妻天花亂墜那時親鄰慶賀賓客填門把文秀好不奉承多少富家豪門情願送千金禮物聘他爲壻文秀一心在父親身上那裏肯要忙忙的約了兩个同年收拾行李帶領僕從起身會試褚長者老夫妻直送到十里外方纔分別在路曉行夜宿非止一日到了京都覔个寓所安下也是天使其然廷秀文秀兄弟恰好作寓在一處左右間壁時常會面此時居移氣養移體已非舊

日枯槁之學了然骨髓猶存不免將影息形只是一个是浙江邵翼明貴介公子一个是河南褚嗣茂宦室之兒做夢也不想到粮弟兄頭上不一日三場已畢同寓舉人候榜拉去行院中遊串作東戲耍只有邵褚二人堅執不行褚嗣茂遂於寓中治酒邀請邵翼明閑講以遣寂寞兩下坐談忽然情熱嗣茂遂問邵兄何以不往曲中行走莫非尊大人家訓嚴切翼明潸然下淚荅道小弟有傷心之事就是今日會試亦非得已况於閒串那有心情只是尊兄為何也不去行走如此少年老成實是難得嗣茂凄然長嘆道

若說起小弟心事比仁兄加倍不堪還仗仁兄啓發替小弟做个報仇洩恨之人眞明見話頭有些相近便道你我雖則隔省同年今日天涯相聚便如骨肉一般兄之仇即吾仇也何不明言與小弟知之翊茂沉吟未答連連被逼只得叙出眞情纔說得幾句不待詞畢眞明便道原來你就是文秀兄弟洲我就是你哥哥張廷秀兩下抱頭大哭各叙冒姓來歷且喜都中鄉升京都相會一則以悲一則以喜

分明久旱逢甘雨　賽過他鄉遇故知
莫問洞房花燭夜　且看金榜掛明時

春榜既發，邵翼明、褚嗣茂俱中在百名之內。到得殿試，弟兄俱在二甲。觀政已過，翼明選南直隸常州府推官，嗣茂考選了庶吉士，人在翰林。救父心急，遂告个給假，與翼明同回蘇州，一面寫書打發家人歸河南，迎褚長者夫妻來蘇州相會，然後入京，不題。弟兄二人離了京師，由陸路而回，到了南京，廷秀先來拜見邵爺老夫婦，不勝歡喜。廷秀稟道：兄弟文秀得河南褚長者救撈，改名褚嗣茂，亦中同榜進士，考選庶吉士，與兒同回，來見爹爹。邵爺大驚道：天下有此奇事，快請相見。家人連忙請進，文秀到了廳上，扯把椅

見正中放下請邵爺上坐、行拜見之禮邵爺那里肯要說道豈有此理、足下乃是尊客、老夫安敢僭妄文秀道家兄蒙老伯收錄爲子、某即猶子也、理合拜見兩下謙讓一回、邵爺只得受了半禮文秀又請老夫人出來拜見邵爺備起慶喜筵席、直飲至更餘方止次日本衙門同僚知得、盡來拜訪、弟兄二人以次答拜、是日午間小飲、邵爺問文秀道、尊夫人還是向日聘在蘇州、還是在河南娶的、文秀道小姪因遭家難尚未曾聘得、邵爺道元來賢姪還沒有姻事、老夫不揣止有一女、年十六歲了、雖無容德、頗曉女紅、賢姪

倘不棄嫌、情願奉侍箕帚、文秀道、多感老伯俯就、豈敢有違、但未得父母之命、不敢擅專、廷秀道、爹爹既有這段美情、俟至蘇州禀過父母、然後行聘便了、邵爺道、這也有理、正話間、只听得外邊喧嚷、教人問時卻是報邵爺陞任福建提學僉事、邵爺不覺喜溢于面、卽分付家人犒勞報事的去了、廷秀弟兄起身把盞稱賀、邵爺道、如今恰是一路、再過幾日、同行何如、廷秀道、待兒輩先行在蘇州相候罷、邵爺依允、次日卽雇了船隻、作別邵爺、帶領僕從、離了南京順流而下、只一日已抵鎮江、分付船家、路上不許洩漏是常

州理刑舟人那敢怠慢過了鎮江丹陽風水順溜兩日已到蘇州把船泊在胥門馬頭上弟兄二人只做平人打扮帶了些銀兩也不教僕從跟隨悄悄的來得司獄司前望見自家門首便覺悽然淚下走入門來見母親正坐在矮凳上一頭績麻一邊流淚上前叫道母親孩兒回來了哭拜于地陳氏打磨淚眼觀看道我的親兒你們一向在那里不回險些想殺了我相抱大哭二子各將被害得放之故細說一遍又低低說道孩兒如今俱得中進士選常州府推官兄弟考選庶吉士只因記掛爹媽未去赴任先來觀看

母親但不知爹爹身子安否陳氏听見兒子都已做官喜從天降把一天愁緒撇開便道你爹全虧了种義一向到也安樂如今恤刑坐于常熟解審去了只在明後日回來你既做了官怎地救得出獄廷秀道出獄是个易事但沒處尋那害我父子的仇人出這口惡氣文秀道且救出了爹爹再作區處廷秀又問道向來王員外可曾有人來詢問媳婦還是守節在家還是另嫁人了陳氏道自你去後從無个小厮來走遭我又日逐啼哭也沒心腸去問得到是王三叔在門首經過說起方曉得王員外要將媳婦改配不

從上了弔救醒的，如今又隔了年餘，不知可能依舊守節。我幾遍要去，一則養娘又死，無人同去；二則想他既已斷絕，我家去也甘受怠慢，故此卻又中止。你今只記他好處，休記他歹處，摠使媳婦已改嫁，明日也該去報謝。廷秀听了這話，又增一番悽慘，齊答道，母親之言有理。廷秀向文秀道，爹爹又不在此，且去尋一乘轎來，請母親到船上去罷。文秀即去雇下。陳氏收拾了幾件衣服，其餘粗重家火，盡皆棄下，上了轎子，直至河口下船。可憐母子數年隔別，死裡逃生，今日衣錦還鄉，方得相會，這纔足。

弟兄同榜、錦上添花、　母子相逢、雪中送炭、

次早二人穿起公服、各乘四人轎、來到府中、太爺還未升堂、先來拜理刑朱推官、那朱四府乃山東人氏、父親朱布政與邵爺、却是同年、相見之間、十分款洽、朱四府道、二位老先生至此、敝衙館驛中、道不來報、廷秀道、學生乃小舟來的、不曾干涉驛遞、故爾不知、朱四府道、尊舟泊在那一門、廷秀道、舟已打發去了、在專諸巷王玉器家作寓、朱四府又道、還住何日上任、廷秀道、尚有冤事在蘇、還要求老先生昭雪、因此未曾定期、朱四府道、老先生有何冤事、廷秀教朱爺

[illegible]

昇退左右將昔年父親被陷前後情節細細說與朱四府驚駭道元來二位老先生乃是同胞又遭此奇冤待太老先生當熟解審同時即當差人送到寓所查究倪家治罪弟兄一齊稱謝別了朱四府又來拜謁太守也將情事細說俗語道官官相為見放着兄弟兩个進士莫說果然冤枉便是真正強盜少不得也要周旋當下太守說話也與朱四府相同廷秀弟兄作謝相別回到船裡對兄弟道我如今扮作貧人模樣先到專諸巷打探看王員外如何光景你便慢慢隨後衣冠而來商議停當廷秀穿起一件破青

衣戴个帽子，一徑奔到王員外家來。且說趙昂二年前解糧至京，選了山西平陽府洪同縣縣丞。這个縣丞乃是數一數二的美缺，頂針捱住。趙昂用了若干銀子，方纔謀得，在家候缺年餘。前官方滿，擇吉起身。這日在家作別親友，設戲筵款待。恰好廷秀來打探。所得裡邊鑼鼓喧閙，想道：不知為甚恁般熱閙？莫不是我妻子新招了女壻麼？心下疑惑。又想道：且闖進去看是何如。望着裡邊直撞，劈面遇見王進。廷秀叫聲：王進，那里去？王進認得是廷秀，喫了一驚，乃道：呀三官！一向如何不見？廷秀道：在遠處。那要幾日方回。

我且問你今日爲何如此鬧熱可是玉姐新招了女夫麼王進在恁邊閒不覺真心吐露乃道阿彌陀佛玉姐爲了你險些送了性命怎說這話廷秀先已得了安家帖便道你有事自去王進去後又望裡面而來到了廳前只見賓客滿座僮僕紛紛分開衆人上前先看一看那趙昂在席上揚揚得意戲子扮演的却是王十朋荆釵記心中想道當日丈人趕逐我時趙昂在旁冷言挑撥他今日正在興頭上我且羞他一羞便擠入廳中舉着手團團一轉道列位高親請了廷秀昔年去時還未曾冠今日身材長大又戴着

喝了、衆親眷便不認得是誰、廷秀覆身向王員外道、爹爹拜揖、終須是日逐相見的眼熟、王員外舉眼觀看、便認得是廷秀、也喫一驚、想道聞得他已死了、如何還在、又見滿身襤褸、不成模樣、便道你向來在何處、今日到此怎麼、廷秀道孩兒向在四方做戲、今日知趙姨丈榮任、特來扮一出奉賀、王員外因女兒作梗、不肯改節、初時見了、到有个相留之念、故此好言問他、今听說在外做戲、惱得登時紫漲了面皮、氣倒在椅上、喝道畜生、誰是你的父親、還不快走、廷秀道、既不要我父子稱呼、叫聲岳丈何如、王員外又怒道、

誰是你的岳丈廷秀道父親爺則假的岳丈却是真的如何也叫不得趙昂一見了廷秀已是嚇勾面如土色暗道這小殺才已撇在江裡死了怎生的全然無恙莫非楊洪得了他銀子放走了那來哄我又听得偁他是姨丈也喝道張廷秀那个是你的姨丈到此胡言亂語若不走教人打你這花子的孤拐廷秀道趙昂富貴不壓于鄉里你便做得這螞蟻官兒就是這等輕薄我好意要做出戲兒賀你反恁般無禮趙昂見叫了他名字一發大怒連叫家人快鎖這花子起來那時王三叔也在座間說道你們不要亂嚷

是親不是親另日自說既是他會做戲好情來賀你只當做戲子一般演一出兒頑頑有何不可却這般着惱推着廷秀背道你自去扮起來不要听他們衆親戚齊拍手道還是三叔說得有理將廷秀推入戲房中把紗帽員領穿起就頂王十朋祭江這一折廷秀想起玉姐曾被逼嫁上弔恰與玉蓮相彷把腹中真境敷演在這折戲上渾如王十朋當日親臨衆親鼻涕眼泪都看出來連聲喝采不迭只有王員外趙昂又羞又氣正做之間忽見外面來報本府太爺來拜常州府理刑邵爺翰林褚爺慌得衆賓客并戲子

都存坐不住，戲也歇了，王員外趙昂急奔出外邊，對賞帖的道：並沒甚邵爺褚爺在我家作寓。賞帖的道：邵爺今早親口說寓在你家，如何沒有？將帖子撇下道：你們自去回覆。竟自去了。王員外和趙昂慌得手足無措，便道：怎得個會說話的回覆？廷秀走過來道：爹爹待我與你回罷。王員外這時巴不得有個人兒回話，便是好了。見廷秀肯去，到將先前這股怒氣撇開，乃道：你若回得甚好。看他還穿着紗帽員領，又道：既如此，快去換了衣服。廷秀道：就是恁樣罷了，誰耐煩去換。趙昂道：官府事情不是取笑的。廷秀笑道：不

打緊甚事有我在此料道不累你王員外道你莫不風了廷秀又咲道就是風了也須我自去不干你們事只听得鋪兵鑼响太守已到王員外趙昂着了急撇下廷秀都進去了廷秀走出門前恰好太守下轎兩下一路打恭直至茶廳上坐下叙談喫過兩杯茶談論多時作別而去有詩爲證

誰識毘陵邵理刑　就是場中王十朋
太守自來賓客散　他人暗裡自心驚

却說玉姐日夕母子爲伴足跡不下樓來那趙昂妻子因老公選了官在他面前賣弄他也全然不理這

一日外邊開筵做戲瑞姐來請看戲玉姐不肯連徐氏因女兒不願也不走出來瞧少頃瑞姐見廷秀在戲前道齊階步心下也是駭異又看見當場扮戲故意地進來报道妹子好了你日逐思想妹夫如今已是回了見在外邊扮戲玉姐只道是生這話來哄他臉上飛紅也不答應徐氏也總是假話不去采他瑞姐見他們冷淡又哄道再去看妹夫做戲則便下樓不一時丫頭們都進來報徐氏還不肯信親至遊堂後一望果是此人心下又驚又喜暗嘆道如何流落到這个地位瑞姐道母親可是我說謊麼徐氏不去

應他竟歸樓上說與女兒玉姐一言不發腮邊珠淚亂落徐氏勸道兒不必苦了還你个夫妻快活過日勸了一回恐王員外又把廷秀逐去放心不下復走出覷看只見趙昂和瑞姐望裡邊亂跑隨後王員外也跑進來你道爲何元來王員外趙昂太守到莊與衆賓客俱躲入裡邊忽見家人報道三官陪着太守生了說話衆人道不肯信齊至遠堂後張看果然府下一遞一荅說話王員外暗道元來這冤家已做官了却喬粧來哄我懊悔昔時錯听了讒言將他逐出幸喜得女兒有志氣不曾改嫁還好解釋不然却怎

生處只是適來又傷了他幾句言語無顏相見且叫媽媽來做个引頭故此亂迎自古道賊人心虛那趙昂因有件事在心比王員外更是不同唬得魂魄俱無報知妻子跑回房裡忙忙收拾打帳明日起身躲避這个冤家連酒席也不想終了正是

早知今日　悔不當初

且說王員外跑來撞見徐氏便喊道媽媽小女壻回了徐氏道回了便罷何消恁般大驚小怪王員外道不要說起適來如此如此我因無顏見他特請你去做个解冤釋結徐氏得了這幾句話喜從天降乃進

有道等事、教了一壁上樓報知玉姐與王員外同出廳前。廷秀正送了太守進來、衆親眷都來相迎。徐氏道三官想殺我也、你在何處去了、再無處尋訪。廷秀方上前請老夫婦坐下、納頭便拜。王員外用手扶住道賢婿老夫得罪多矣、豈敢又要勞拜。廷秀道某實不才、不能酬岳丈之望、何云有罪、拜罷起來與衆親眷一一相見已畢、廷秀道趙姨丈如何不見、快請來相會。童僕連忙進去。趙昂本不欲見他、又恐不出去反使他疑心、勉强出來相見。說道適來言語冲撞、望勿記懷。廷秀道我是不達自取其辱、怎敢怪姨丈。趙昂

羞慚無地王員外見廷秀冷言冷語乃道賢壻當初一時誤听讒言錯怪你了如今莫計較罷徐氏道你這幾年却在那里怎地就得了官廷秀乃將被大謀害直至做官前後事細說却又不說出兄弟做官的緣由衆親眷听了無不嗟嘆乃道只是有甚冤家下此毒手如今可曉得麽廷秀道若是曉得却便好了那時廷秀便說旁邊趙昂臉上一回紅一回白好不着急直听到不曉得這句方纔放下心腸王三叔道不要閒講了且請坐着待我借花獻佛奉敬一杯賀喜衆親眷多要遜廷秀坐第一位廷秀不肯再三謙

讓不過只得依了他竟穿着行頭中冠向外而坐戲子重新登場定戲這時衆親眷把他好不奉承徐氏自歸樓上不在話下且說張權解審恤刑那原是楊洪這班人押解元來捕人拿了强盜解審審録與要原捕押解其中恐有冤枉便要對審故此脫他不得那楊洪臨起解時先來與趙昂要來若干盤纏與兄弟楊江一齊同去及至轉來將張權送入獄中弟兄二人假意來回覆趙昂又要需索他東西到了專諸巷內一路听得人說太守削職到王家拜求楊洪弟兄疑惑道趙昂是个監生官如何太爺去拜他且

秀一來
竊

又不是屠下到了王家門首只听得裡邊便鬧熱做戲門前靜悄悄不見一人却又不敢進去坐在門前石頭上等候人出來傳信剛剛坐得忽見一乘四人轎擡到門口歇下走出一位少年官員他二人連忙立起那官員是誰便是庶吉士張文秀他跨入門來擡頭看見二人到喫一嚇認得一个是楊洪一个是謀他性命的公差想道元來是他一路不知爲何坐在此間且不說破竟望裡邊而去楊洪已不認得對兄弟道趙昂多大官兒那有大官府來拜你道楊洪如何便不認得了文秀當初謀他命時還是一个小

縣如今頂冠束帶換了一番景象如何便認得出文秀乃切骨之仇日夜在心故此一經眼即便認得且說文秀走入裡邊早有人看見飛報進去道又有一位官府來拜了說聲未了文秀已至廳前衆親眷并戲子們看見各自四散奔開文卓撇下廷秀一人王員外原在遮堂後張看這官員却又比先前太守不同廷秀也不與他作揖跕起來說道你來了那官府道如何見我來都走散了廷秀忍不住咲文秀道且莫笑有句緊話在此附耳低聲道便是謀你我的公差與楊洪都生在外面廷秀驚道有這等事如何坐

在這裡其中可疑、快些拿住、莫被他走了、一面討過冠帶換下身上行頭、交秀郎差衆家人出去擒拿、廷秀一面討過冠帶、換去行頭、且說衆人趕出去揪翻楊洪弟兄拖入裡邊來、楊洪只道是趙昂的緣故、口中罵道、忘恩負義的賊、我與你幹了許多大事、今日反打我麼、正在亂時、報道理刑朱爺到了、衆家人將楊洪推在半邊、廷秀弟兄出來相迎、就在茶廳上坐下、廷秀耐不住、乃道、老先生、天下有這般快事、謀害愚弟兄的强盜、今日自來送死、已被拿住、朱四府道、却今在那里、廷秀教衆人推到面前跪下、廷秀道、你

二人可認得我了楊洪道小人却不認得三位老爺文秀道難道昔年趕船到鎮江告狀綁入水中的人就不認得了二人聞言已知是張廷秀弟兄嚇得縮做一堆朱四府道且問你有甚寃仇謀害他一家二人道沒甚寃仇朱四府道既無仇隙如何生此歹心二人料然性命難存想起趙昂平日送的銀子又不爽利怎生放得他過便道不干小人之事都是趙昂與他有仇要謀害二位老爺父子央小人行的廷秀弟兄聞言失驚道元來正是這賊我與他有何寃仇害我父子朱四府道趙昂是何人住在那里廷秀道

是个粟監就居于此聞朱四府喝聲快拿手下人一聲答應蜂擁進去將趙昂拿出那時驚得一家兒啼女哭正不知爲甚衆觀的從後門走了戲子見這等沸亂也自各散去說趙昂見了楊洪二人已知事露並無半言朱四府即起身回到府中先差人至獄內將張權釋放討乘轎子送到王家然後細鞫趙昂初時抵賴用起刑具方纔一一吐實楊洪又招出兩个撐船幫手頃刻也拿到來趙昂楊洪楊江各打六十依律問斬兩个幫手各打四十擬成絞罪俱發司獄司監禁朱四府將廷秀父子被陷始末根繇備文申

玉姐樂不見而瑞姐死天道亦不僭矣

報撫按會同題請不在話下　且說廷秀弟兄送朱四府去後回至裡邊易了公服那時王員外已知先來那官便是張文秀老夫婦齊出來相見問朱四府因甚拿了趙昂廷秀訴出其情王員外咬牙切齒恨道原來都是這賊的奸計正說間丫鬟來報瑞姐弔死了原來瑞姐知得事露丈夫拿去必無活理自覺無顏見人故此走了這條徑路王員外與徐氏因恨他夫妻生心害人全無苦楚一面買棺盛殮自不必說王員外分付重整筵席款待一面差人到舟迎取陳氏一時間家人報道朱爺差人送太老爺來了廷秀

弟兒王員外一齊出去相迎恰好陳氏轎子也到夫妻子母一見相抱而哭正是

苦中得樂渾如夢　死裡逃生喜欲狂

一家骨肉重相聚　千載令人笑趙昂

張權道我只道此生永無見期了不料今日復能父子相逢一路哭入堂中先向王員外徐氏稱謝王員外再三請罪然後二子叫拜將趙昂設謀陷害前後情由一一細訴說到傷心之處父子又哭不想哭與了正忘記打發了朱爺差人那差人央家人們來稟知延秀發个謝帖賞差人三錢銀子而去當下徐氏邀陳

氏自歸後房玉姐下樓拜見姑嫂又是一番悽楚少頃筵宴已完內外兩席直飲至夜半方止次日廷秀弟兄到府中謝過朱四府打發了船隻一家都住于王員外家中等邵爺到後完姻赴任廷秀又將邵爺願招文秀爲壻的事禀知父母備下聘禮一到便行半月之後邵爺方至河南褚長者夫妻也到常州府迎接的吏書也都到了那時王員外門庭好不熱鬧廷秀主意原作成王三叔爲媒先行禮聘了邵小姐然後選起吉期弟兄一齊成親到了是日王員外要誇炫親戚大開筵宴廣請賓朋笙簫括地鼓樂喧天花燭

之下烏紗袍、鳳冠霞帔、好不氣象、恰好兩對新人、配着四雙父母、有詩爲證、

四姓親家皆富貴、　一雙夫婦倍歡娛、
枕邊忽敘傷心話、　血淚猶然灑繡幃、

那府縣官聞知、都來稱賀、三朝之後、各自分別起身、張權夫妻隨廷秀常州上任、褚長者與文秀自往京中、邵爺自往福建、王員外因家業廣大、脫身不得、夫妻在家受用、不則一日、聖旨倒下、依擬將趙昂楊洪楊江處斬、按院就委廷秀監斬、行刑之日、看的人如山如海、都道趙昂自作之孽、親戚中無有憐之者、連

丈夫王員外意不到法場來看正是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勸君莫把欺心使　湛湛青天不可欺

廷秀念稱義之恩托朱爺與他開招釋罪又因父親被人陷害每事務必細詢鞫出實情方纔定罪爲此聲名甚著行取至京陞爲給事文秀以散館點了山西巡按那張權念祖塋俱在江西原歸故里恢復舊業建第居住後來邵爺與褚長者身故廷秀弟兄各自給假爲之治喪營葬待三年之後方上表復了本姓廷秀生得三子將次子繼了王員外之後三子繼

孫爺之後以表不負昔年父子之恩文秀亦生二子也將次子繇了褚長者香火張權夫婦壽至九旬之外無疾而終王員外夫妻亦享遐齡廷秀弟兄俱官至八座之位至今子孫科甲不斷詩云

祿來白屋出公卿、眼底窮通未可憑、
凡事但將天理念、安心自有福來迎、

醒世恆言卷二十終

醒世恒言

第二十一卷

張淑兒巧智脫楊生

自昔財爲傷命刃　從來智乃護身符
賊兇毒手誅文士　淑女雙眸識俊儒
已幸餘生逃密網　誰知好事在窮途
一朝獲把封章奏　雪怨酬恩顯丈夫

話說正德年間有個舉人姓楊名延和表字元禮原是四川成都府籍貫祖上流寓南直隸揚州府地方做客遂住揚州江都縣此人生得肌如雪暈唇若朱塗一個臉兒恰像羊脂白玉碾成的那里有什麼裴

楷那裏有什麼王衍這個楊元禮便真正是得清氣清第一品的人物更羨他文才天縱學問夙成開着古書簿葉一隻手不住的翻動豁軸不勾喫一杯茶時候便看完一部人只道他查點篇數那曉得經他一展逐行逐句都稀爛的熟在肚子裏頭一遇作文時節鋪着紙研着墨蘸着筆尖颼颼聲簌簌聲直揮到底好像猛雨般灑滿一紙句句是錦繡文章真個是

筆落驚風雨、書成泣鬼神

終非池沼物　堪作廟堂珍

七歲能書大字八歲能作古詩九歲精通時藝十歲進了府庠次年第一補廩父母相繼而亡丁憂六載元禮因爲少孤親事也都不曾定得喜得他苦志讀書十九歲便得中了鄉塲第二名不得首薦心中悶悶不樂歎道世無識者不耐煩赴京會試那些叔伯親友們那個不來勸他及早起程又有同年兄弟六人時常催促同行那楊元禮雖說不願會試也是不曾中得解元氣忿的說話功名心原是急的一日被這幾個同年們催逼不過發起興來整治行李原來父母雖亡他的老尊原是務實生理的人却也有些

田房遺下、元殷變一兩處、爲上京盤纏、同了六個鄉同年、一路上京、那六位同年是誰、一個姓焦名士濟、字子舟、一個姓王、名元暉、字景照、一個姓張名顯宇、字狻伯、一個姓薛名蕃錫、字康侯、一個姓蔣名義字禮生、一個姓劉名善、字取之、六人裏頭、只有劉蔣二人家事凉薄些、見那四位却也一個個殷足、那姓王的、家私百萬、地方上叫做做小王愷、說起來連這舉人也是有些緣故來的、那時新得進身、這幾個朋友好不高興、帶了五六個家人上路、一個個人材表表、氣勢昂昂、十分齊整、怎見得、但見

仰出行
可不

輕眉俊眼繡腰花拳風笠飄飄雨衣鮮燦玉勒馬一聲嘶破柳堤烟碧幢車數武碾殘松嶺雪右懸鷹矢行色增雄左插鮫函威風倍壯揚鞭喝躍逆人誰敢爭先結隊驅馳村市盡皆驚盼

正是處處綠楊堪繫馬人人有路透長安

這班隨從的人打扮出路光景雖然懸弓佩劍實落是一個也動不得手的大凡出路的人第一是老成二字最爲緊要一舉一動俱要留心千不合萬不合是貪了小便宜在山東兗州府馬頭上各家的管家打開了銀包兌了多少銀錢放在皮箱裏頭壓得那

馬背郎當擔夫瘦軟一路上見的只認是銀子在內那里曉得是銅錢在裏頭行到河南府榮縣地方挨近縣城尚有七八十里路上荒涼遠遠的聽得鐘聲清亮擡頭觀看望着一座大寺

　蒼松虬結古栢蘢蔥千尋峭壁插漢芙蓉百道
鳴泉灑空珠玉雲頭高拱上遏層霄鳥吻分張
下臨無地顛巖嶺嶺恍是雲中雙闕光燦燦猶如
　海外五城

寺門上有金字牌扁名曰寶華禪寺這是何遲日稍馬勞頓見了這座大寺心中歡喜一齊下馬停車進

去遊翫但見兩階夾道曲徑紆廻旁邊多少舊碑七橫八竪碑上字跡模糊看起來唐時開元年間建造正看之間有小和尚疾忙進報隨有中年和尚油頭滑臉擺將出來見了這幾位冠冕客人踱進來便鞠躬迎進逐一位見禮看坐問了某姓某處小和尚掇出一盤茶來喫了　幾個隨即問道師父法號那和尚道小僧賤號悟石列位相公有何尊幹到荒寺經過衆人道我們都是赴京會試的在此經過見寺宇整齊進來隨喜那和尚道失敬失敬家師遠出有失迎接却怎生是好說了三言兩語走出來分付道人

擺茶果點心便走到門前觀看只見行李十分華麗跟隨人役、箇箇鮮衣大帽冒頭一處計上心來瞞瞞地歡喜道這些行李若謀了他的儘好受用、我們這樣荒僻地面他每在此逗留、正是天送來的東西了見物不取失之千里不免留住他們再作區處轉身進來、就對衆舉人道、列位相公在上、小僧有一言相告勿罪唐突衆舉人道但說何妨和尚道說也奇怪、小僧昨夜得一奇夢、夢見天上一個大星端端正正的落在荒寺後園地上變了一塊青石、小僧心上喜道、必有大貴人到我寺中今日果得列位相公到此、

今科狀元、决不出七位相公之外、小僧這里荒僻鄉村、雖不敢屈留尊駕、但小僧得此佳夢、意欲暫留過宿、列位相公、若不棄嫌、過了一宿、應此佳兆、只是山蔬野蔌、怠慢列位相公、不要見罪、衆舉人聽見說了星落後園、决應在我們幾人之內、欲待應承過宿、只有楊元禮心中疑惑、密向衆同年道、這樣荒僻寺院和尚外貌雖則慇懃、人心難測、他苦苦要留、必有緣故、衆同年道、楊年兄又來迂腐了、我們連主僕人夫算來約有四十多人、那怕這幾個鄉村和尚、若楊年兄行李萬有他虞、都是我衆人賠償、楊元禮道、前遭

大凡近理之言容易入耳小人所以中害

只有三四十里便到歇宿所在還該趕去纔是道理却有張發伯與劉衆之都是極高興的朋友心上只是要住對元禮道且莫說天色已晚趕不到村店此去途中尚有可慮現成這樣好僧房受用一宵明早起身也不爲誤事若年兄必要趕到市鎮年兄自請先行我們不敢奉陪那和尚看見衆人低聲商議得元禮聲聲要去便向元禮道相公此處去十來里有黄泥墻歹人極多此時天色已晚路上難保無虞相公千金之軀不如小房過夜明日蚤行差得幾時路程掛不安穩了多少元禮被衆友牽制不過又見和

看往往如此

和尚們熱茶熱水不是容易喫的

尚十分好意、况且跟隨的、人見、寺裏熱茶熱水、也懶得趕、路、向主人道這師文說黃泥壩晚上難走、不如暫過一夜罷、元禮見說得有理、只得允從、衆友分付擡進行李、明早起程、那和尚心中暗喜中計、連忙備辦酒席、分付道人宰雞殺鵝烹魚炮鱉、登時辦起盛席來、這等地面、那里買得湊手、原來這寺和尚極會受用、件色雞鵝等類、都養在家裏、因此捉來便殺、不費工夫、佛殿旁邊轉過曲廊、却是三間精緻客堂、上面一字兒擺下七個筵席、下邊列着一個陪卓、共是八席、十分齊整、悟石舉杯安席、衆同年序齒坐定、與

好個出家人只此一節便非佳衆道矣、

了數杯之後張殘伯開言道列位年兄必須行一酒令纔是有與劉取之道師父這裏可有色盆和尚道有有連喚道人取出色盆斟着大杯送第一位焦舉人行令焦子舟也不推遜喫酒便擲取么點為文星擲得者卜色飛送衆人嘗得酒味甘美上口便乾原來這酒不比尋常却是把酒來浸米麴中又放些香料用些熱藥做來顏色濃釅好像琥珀一般上口甘香喫了便覺神思昏迷四肢疼軟這幾個會試的路上喫慣了歪酒水般樣的淡酒藥般樣的苦酒還有尿般樣的臭酒這晚喫了恁般濃釅加倍放出意與

易入耳者必非嘉言好上口者必非佳味衆人凡事最於得意

來猜拳賭色一杯復一杯喫一個不住那悟石和尚又叫小和尚在外廂陪了這些家人叫道人支持這些轎夫馬夫上下人等都喫得泥爛只有楊元禮喫到中間覺酒味香濃心中漸漸昏迷暗道這所在那得恁般好酒且是昏迷神思其中央有緣故就地生出智着來假做腹痛喫不下酒那些人不解其意却道途路上或者感些寒氣必是多喫熱酒纔可解散如何倒不用酒一齊來勸那和尚道楊相公這酒是三年陳的小僧輩留在床頭不敢輕用今日特地開出來奉敬相公腹內作痛必是寒氣還用十來大杯

自然解散。楊元禮看他勉强勸酒。心上愈加疑惑。堅執不飲。衆人道。楊年兄爲何這般掃興。我們是鈞飲一番。不要負了師父美情。和尚合席敬大杯。只放元禮不過。心上道。他不肯喫酒。不知何故。我也不怕他一個醒的。跳出園子外邊去。又把大杯斟送元禮。道賀是喫不下了。多謝厚情。和尚只得把那幾位抵死勸酒。却說那些副手的和尚。接了這些行李。衆管家們各揀潔淨房頭。鋪下鋪蓋。這些喫醉的舉人。大家你解我領。亂叫着某狀元。某會元。東歪西倒。跌到房中。面也不洗。衣也不脫。爬上床。倒頭便睡。鼾鼾鼻息

聲動如雷、這些、手下人、也被道人和尚們大碗頭勸着、一發不顧性命、喫得眼定口開、手瘓脚軟、做了一堆倒、却說那和尚也在席上陪酒、他便如何不受酒毒、他每分付小和尚、另藏着一把注子、色味雖同、酒力各別、間或客人答酒、只得呷下肚裏、却又有解酒湯、在房裏去喫了、不得昏迷、酒散歸房、人人熟睡、那些、賊禿們、一個個磨拳擦掌、思量動手、悟石道、這事須用乘機取勢、不可遲延、萬一酒力散了、便難做事、分付各持利刃、悄悄的步到臥房門首、聽了一番思、待進房、中間又有一個四川和尚、號曰覺空、俏向

悟石道這些書欸不難了當必須先把跟隨人役完了事纔進內房這件做斬草除根永無遺患悟石點頭道說得有理遂請身向家人安歇去處探聞房門見頭便割這班酒透的人匹力業六的好像切菜一般一齊殺倒血流遍地其實堪傷却說那褐元禮思是心中疑惑和衣而睡也是命不該絕在床上展轉不能安寢側耳聽著外邊只覺酒散之後寂無人聲暗道這些和尚是山野的人收了這殘盤剩飯必然聚喫一番不然也要收拾家火爲何寂然無聲又少見聞得窗外悄步若有人聲心中愈發疑異又少頃

只聽得外廂連叫噯喲又有糢糊口聲又聽得匹撲的跡響慌忙跳起道不好了不好了中了賊僧計也隱隱的聞得脚踪聲近急忙裏用力去推那些醉漢那里推得醒也有木頭般不答應的也有胡胡盧盧說囲話的推了幾推只聽得呀的房門聲響元禮顧不得別人事急討生路身跳出後窓見庭中有一顆大樹猛力爬上偷眼覷看只見也有和尚也有俗人一顆兒擁進房門持着利刃望頭便刺元禮見衆人被殺驚得心揺膽戰也不知墻外是水是泥奮身一跳却是亂棘叢中欲待蹲身又想後窓不曾閉得賊

僧必從天井內追尋此處不當穩便用力推開棘亂滿面流血鑽出棘叢拔步便走却是硬泥荒地帶蹌而走已有二三里之遠雲昏地黑陰風漸漸不知是什麼所在却都是靡冢荒丘又跌了二個交兒却見一所人家孤丁丁住着板縫內尚有火光元禮道我已筋疲力盡不能行動此家燈火未息只得哀求借宿再作道理正是

青龍白虎同行　凶吉全然未保

元禮低聲叩門只見五十來歲一個老媼點燈開門見了元禮道夜深人靜爲何叩門元禮道昏夜叩門

實是學生得罪爭奈急難之中、只得求媽媽方便容學生暫息半宵、老婦道老身孤寡、難好留你、且尊客又無行李、又無隨從、語言各別、不知來歷、決難從命、元禮暗道事到其間、不得不以實情告他、媽媽在上其實小生姓楊是揚州府人、會試來此、被寶華寺僧人苦苦留宿、不想他忽起狼心、把我們六七位同年都灌醉了、一齊殺倒只有小生不醉、幸得逃生老婦道噯喲阿彌陀佛、不信有這樣事、元禮道你不信看我面上血痕我從後庭中大樹上爬出、跳出荊棘叢中、面都刺碎老婦睜睛看時、果然面皮都碎、對元禮

道，相公果然遭難老身只得留住，相公會試中了，看顧老身就有在裏頭了，元禮道極感媽媽厚情，自古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我替你閂了門，你自去睡，我就在此卓兒上假寐片時，一待天明，即便告別，老媼道你自請穩便，那個門沒事不勞相公費心，老身這樣寒家難得會試相公到來，常言道貴人上宅，柴長三千，米長八百，我老身有一個姨娘是賣酒的，就住在前村，我老身去打一壺來替相公壓驚，省得你又無鋪蓋，冷冰冰地睡不去，元禮只道脫了大難心中又驚又喜，謝道多承媽媽留宿，已感厚情，又承

賜酒何以圖報、小生倘得成名、決不忘你大德、媽媽道、相公且寬坐片時、有小女奉陪、老身暫去就來、女見過來見了相公、你且把門兒閂着我取了酒就來也、那老媼分付女兒幾句、隨即提壺出門去了不提、却說那女子把元禮仔細端詳、若有嗟嘆之狀、元禮道、請問小姐姐今年幾歲了、女子道年方一十三歲、元禮道、你爲何只管呆看小生、女子道、我看你堂堂容貌、表表姿材、受此大難、故此把你仔細觀看、可惜你滿腹文章、看不出人情世故、元禮驚問道、你爲何說此幾句、令我好生疑異、女子道、你只道我家母親

爲何不肯留你借宿元禮道孤寡人家不肯食夜留人女子道後邊說了被難緣因他又如何肯留起來元禮道這是你令堂惻隱之心留我借宿女子道這叫做燕雀處堂不知禍之將及元禮益發驚問道難道你母親也待謀害我不成麽如今孤身無物他又何所利于我小姐姐莫非道我傷弓之鳥故把言語來嚇詐我麽女子道你只道我家住居的房屋是那個的房屋我家營運的本錢是那個的本錢元禮道小姐姐說話好奇怪這是你家事小生如何知道女子道妾姓張有個哥哥叫做張小乙是我母親身邊

的兒子、在外面做些小經紀、他的本錢、也是寶華寺悟石和尚的、這一所草房、也是寺裏搭盖的、哥哥昨晚回來、今日到寺裏交納利錢去了、幸不在家、若還撞見相公、決不相饒、元禮想道方纔衆和尚行兇、內中也有俗人、一定是張小乙了、便問道既是你媽媽和寺裏和尚們一路、如何又買酒請我、女子道他那裏眞個去買酒、假此爲名、出去報與和尚得知、少頃他們就到了、你終須一死、我見你丰儀出衆、决非凡品、故此對你說知、放你逃脫此難、元禮嚇得渾身冷汗、抽身便待走出、女子扯住道、你去了不打緊、我家

女子當
智若可
可敬

母親極是利害他回來不見了你必道我泄漏機關這場責罰教我怎生禁受元禮道你若有心救我只得喫這場責罰小生死不忘報女子道有計在此你快把繩子將我綁縛在柱子上你自脫身前去我口中亂叫母親等他回來只告訴他說你要把我强姦綁縛在此被我叫喊不過也怕母親歸來只得逃走了去必然如此方免責罰又急向箱中取銀一錠與元禮道這正是和尚借我家的本錢若母親問起我自有言抵對元禮初不欲受思量前路盤纏尚無牽怨只得受了把這女子綁縛起來心中暗道此女仁

既能擇元禮又出脫母親直恁周至眞女中豪俠也

智兼全救我性命不可忘他大恩不如與他定約異日娶他回去便向女子道小生楊延和表字元禮年十九歲南直揚州府江都縣人氏因父母早亡尚未婚配受你活命之恩意欲結爲夫婦後日娶你決不食言小姐姐意下如何女子道妾小名淑兒今歲十三歲若不弃微賤永結葭莩死且不恨只是一件我母親通報寺僧也是平昔受他恩惠故爾不肯負他請君日後勿復記懷事巳危迫君無留戀元禮聞言一畢抽身往外便走纔得出門回頭一看只見後邊一隊人衆擎着火把蜂擁而來元禮魂飛魄喪好像

失心風一般望前亂跌也不敢回頭再看話分兩頭单提那老嫗打頭川僧覺空持棍在前悟石隨後也有張小乙通共有二十餘人氣吽吽一直赶到老嫗家裏女子聽得人聲相近亂叫亂哭老嫗一進門來不見了姓楊的只見女子被綁嚇了一跳道女兒爲何倒縛在那里女子哭道那人見毋親出去竟要把我强姦道我不從竟把繩子綁縛了我被我亂叫亂嚷只得奔去又轉身進來要借盤纏我回他沒有音向箱中摸取東西不知拿了甚麼向外就走那老嫗聞言好像落湯鷄一般口不能言連忙在箱子内查

看不見了一錠銀子叫道不好了我借師父的本錢反被他掏摸去了衆和尚不見楊元禮也沒工夫逗留連忙向外追趕又不知東西南北那一條路去了走了一陣只得嘆口氣回到寺中跌脚嘆道打蛇不死自遺其害事已如此無可奈何且把殺死衆屍埋在後園空地上開了箱籠被囊等物原來多是銅錢在內銀子也有八九百兩把些來分與覺空又把些分與衆和尚衆道人等也分些與張小乙人人歡喜個個感激又另把些送與老嫗一則買他的口一則賠償他所失本錢依舊作借卻說那元禮脫身之後

黑地裏走來走去、原只在一笪地方、氣力都盡、只得蹲在一個冷廟堂裏頭、天色微明、向前又走、已到祭縣、剛待進城、遇着一個老叟、連叫老侄、聞得你新中了舉人、恭喜恭喜、今上京會試、如何在此徒步、沒人隨從、那老叟你道是誰、却就是元禮的叔父、叫做楊小峰、一向在京生理、販貨下來、經繇河間府、到往山東、劈面撞着了新中的姪兒、真是一天之喜、元禮正值窮途、撞見了自家的叔父、把寶華寺受難根因與老嫗家脫身的緣故、一一告訴楊小峰、十分驚訝、挽着手拖到飯店上、喫了飯、就把身邊隨從的阿三、送

與元禮伏侍又借他白銀一百二三十兩又替他叫了騾轎送他進京正叫做

不是一番寒徹骨　怎得梅花撲鼻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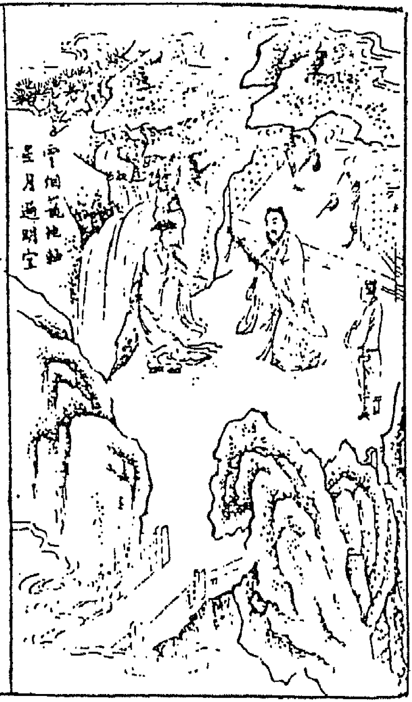
元禮別了小峰到京會試中了第二名會魁嘆道我揚延和到底遜人一籌然雖如此我今番得中一則可以踐約二則得以伸冤矣殿試中了第一甲第三名入了翰林有相厚會試同年舒有慶他父親舒珽正在山東做巡按元禮把六個同年及從人受害本末細細與舒有慶說知有慶報知父親隨着府縣拘提合寺僧人到縣即將爲首僧人悟石覺空二人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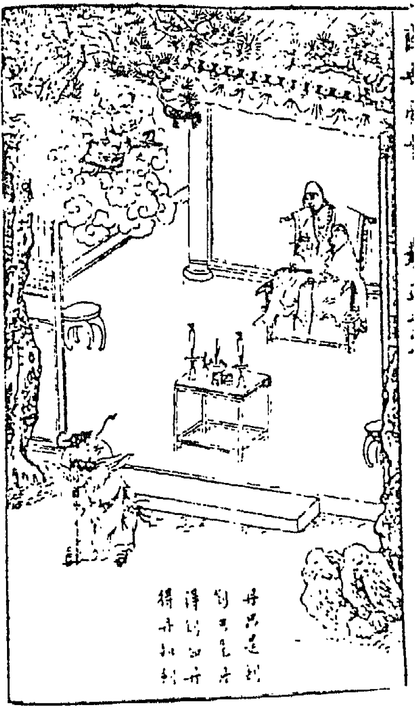
刑鞫問相出殺害舉人原屍掘起後園屍骸相驗隨
將泉僧拘禁此時張小乙已自病故了舒琪即時題
請滅寺房僧立碑道傍地方將決後遣元禮告假回來親
到廢寺基址作詩弔祭六位同年不題却說那老嫗
原係和尚心腹一聞寺滅僧屠正待逃走女子心中
暗道我若跟隨母親同去前日那楊舉人從何尋問
正在憂惶只見一個老人家走進門來問道這里可
是張媽媽家老嫗道老身亡夫其實姓張老叟道令
愛可呼做淑兒麼老嫗道小女的名字老人家如何
曉得老叟道老夫是楊州楊小年扶柩兒歸葬和中

了舉人在此經過往京會試不意這里寶華禪寺和尚忽起狠心謀害同行六位舉人并殺跟隨多命延兒幸脫此難現今中了探花感激你家令愛活命之恩又謝他贈了盤纏銀一錠因此許了老夫到此說親老嫗聽了嚇呆了半晌無言回答那女子窺見母親情慌無措扯他到房中說道其實那曉見他丰格超羣必有大貴之日孩兒借他一命只得贈了盤纏放他逃去彼時感激孩兒遂訂終身之約孩兒道母親平昔受了寺僧恩惠縱去報與寺僧知道也是各不相負你切不可懷恨他有言在先你今日不須驚

悄悄小船就接淑兒母子到揚州地方賃房居住等了元禮榮歸隨即結姻老嫗不敢進見元禮女兒苦苦代母請罪方得相見老嫗匍伏而前元禮扶起行禮不提前事却說後來淑兒與元禮生出兒子又中辛未科狀元子孫榮盛若非黑夜逃生怎得佳人作合這叫做夫妻本是前生定曾向蟠桃會裏來有詩爲證

春闈赴選遇強徒　解厄全憑女丈夫
凡事必須留後着　他年方不悔當初


雲烟籠地軸
星月遍明堂



丹[illegible]遂封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去
淨[illegible][illegible]行
得升[illegible][illegible]

第二十二卷

呂洞賓飛劍斬黃龍

暮宿蒼梧朝遊蓬島朗吟飛過洞庭邊岳陽樓酒醉借玉山作枕容我高眠出入無踪往來不定半是風狂半是顛隨身用提籃背劍貨賣雲烟○人間飄蕩多年曾占東華第一筵推倒玉樓種吾奇樹黃河放淺栽我金蓮捽碎珊瑚翻身北海稽首虛皇高座前無難事要功成八佰行滿三千

這隻詞兒名曰沁園春乃是一位陸地大羅神仙所

作那位神仙是誰姓呂名岩表字洞賓道號純陽子自從黃粱夢得悟根隨師父鍾離先生每日在終南山學道一日洞賓曰弟子蒙我師度脫超離生死長生妙訣俺道門中輪廻還有盡處麼師父曰如何無盡自從混沌初分以來一小劫該十二萬九千六伯年世上混一聖賢皆盡一大數二十五萬九千二伯年儒教已盡阿修劫三十八萬八千八伯年俺道門已盡裏劫七十七萬七千七伯年釋教已盡此是劫數洞賓又問我師閻浮世上高低闊遠南北東西俱有盡處麼師父曰如何無盡處算說中原之地東

至日出西至日沒南至南斗北至幽燕兩輪日月一合乾坤四伯座軍州三千座縣分七伯座巡撿司此是中原之地洞賓曰弟子欲遊中原從何而起從何而止師曰九九之數屬陽先從山前九州山後九州兩淮三九二十七軍州河北四九三十六軍州關西五九四十五軍州西川六九五十四軍州荊湖七九六十三軍州江南九九八十一軍州海外潮陽四州共計四伯座軍州洞賓曰四伯座軍州有多少人烟師曰世上三山六水一分人烟洞賓又問我師成道之日到今該多壽數師父曰數看漢朝四伯七年晉

朝一百五十七年唐朝二百八十八年、宋朝三百一十七年、算來計該一千年一百歲有零、洞賓曰師父計年一千一百歲有零、度得幾人、師父曰只度得你一人、洞賓曰緣何只度得弟子一人、只是俺道門中不肯慈悲度脫衆生、師父若教弟子三年嚴限、只在中原之地度三千餘人、與俺道家、師父聽得說阿咧大笑、徒弟住口、世上衆生、不忠者多、不孝者廣、不仁不義衆生、如何做得神仙、吾教汝去三年、但尋得一箇來、也是汝之功、洞賓曰只就今日辭辭吾師、弟子雲遊去了、師父曰且住且住、你去未得、吾有度脫之

得此劍斬人胡無異眞大快

蛇行虎走便是大道

曾傳與汝、道童、與吾取過降魔太阿神光寶劍來、道童取到、師父曰、此劍是吾師父東華帝君傳與吾、吾傳與汝、這洞賓雙膝跪下、領我師法旨、師父曰、此劍能飛取人頭、言說住址、姓名、念呪罷、此劍化爲青龍、飛去斬首、口中銜頭而來、有此靈顯、有呪一道、飛去者如此如此、再有收回呪一道、如此如此、言罷、洞賓納頭拜授、背了劍、曰、告吾師、弟子只今日拜辭下山去、師曰、且住、且住、你去未得、汝若要下山、依我三件事、方可去、洞賓曰、告我師、不如那三件事、師曰、第一件、到中原之地、休尋和尚鬬、依得麽、洞賓曰、依得、師

了第二件將吾寶劍去要將回來休失落了依得麼洞賓曰依得師曰第三件與你三年限滿休違了如違了限劍當斬首滅形依得麼洞賓曰依得師父大喜道好去好去洞賓曰蒙我師傳法與弟子年代劫數地理路途寶劍法語弟子都省悟了今作詩一首拜謝吾師弟子下山度人去也詩曰

二十四神清　三千功行成
雲烟籠地軸　星月滿空明
玉子何須種　金丹豈用耕
箇中玄妙訣　誰道不長生

吟詩已罷師父呵呵大笑吾弟汝去三年度得人也回來度不得人也回來休違限次寶鉢休失落了休惹和尚閙速去速回洞賓拜辭師父下山却不知度得人也度不得正是

情知語是鉤和線　從頭釣出是非來

這洞賓一就下山撥落雲頭來到閻浮世上尋取有緣得道之士整整行了一年絕無踪跡有詩為證

自隱玄都不記春　幾回滄海變成塵
我今學得長生法　未肯輕傳與世人

洞賓行了一年没尋人處如之奈何眉頭一縱計上

心來、在山中曾聽得師父說來、直上太虛頂上觀看、但是紫氣現處、五霸諸侯、黑氣現處、山妖水怪、青氣現處、得道神仙、去那無人烟處、喝聲起、一道雲頭、直到太虛頂上、東觀西望、遠遠見一處青氣、充天而起、洞賓道、好、此處必有神仙、雲行一萬、風送八千、料來千里路、雲頭一片、去心留不住、看看行到青氣現處、不知何所、洞賓喚土地安在、一陣風過處、土地現形、怎生模樣、

衣裁五短、帽裹三山、手中藜杖老龍形、腰間皂縧黑虎尾、

土地唱喏。告上仙呼喚小聖。不知有何法旨。洞賓曰。下界何處青氣現者。誰家男子婦人。土地道。下界西京河南府在城銅駝巷口。有箇婦人殷氏。約年三十有餘。不曾出嫁。累世奉道。積有陰果。此女唐朝殷開山的子孫。七世女身。因此青氣現。洞賓曰。速退。風過處。土地去了。却說洞賓墜下雲端。化作襤褸道人。直入城來。到銅駝巷口。只見牌一面。上寫殷家澆造細心耐點清油臘燭。舖中立着箇女娘。頭戴冠兒。道裝打扮。眉間青氣現。洞賓見了。叫聲好。不知高低。正是

踏破鉄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洞賓叫聲稽首。看那娘子。正與淲厮柯待詔說話回頭道先生過一遭洞賓上前一看見怒氣太重。叫聲可惜去袖內拂下一張紙來。上有四句詩曰

出山罰愿度三千　尋遍閻浮未結緣
特地來時真有意　可憐殷氏骨難仙

詩後寫道口口仙作這箇女娘見那道人袖中一幅紙拂將下來交人拾起看時。二口爲呂。知是呂祖師化身。便教人急忙趕去。尋這箇先生先生化陣清風不見了。殷氏心中懊悔。正是無緣對面不相逢。只因這四句詩。風魔了這女娘一十二年。後來坐化而去。

只說洞賓不覺又早一年光景無尋人處再去太虛頂上觀看只見一疋馬飛來到向前下馬離鞍昔上宣簡裡取出請書來告上仙東京開封府馬行街居住奉道信官王惟善於今月十四日請道一壇就家庭開建奉真清醮三伯六十分位齋請往來道士二千員恭為純陽真人度誕之辰特賫請狀拜請洞賓聽說吾忘其所以來朝是吾生日符官有勞心力遠來符官曰小聖直到終南山見老師父說上仙在中原之地特尋到此得見上仙洞賓於荊筐籃內取一箇仙菓與符使喫了拜謝上馬而去洞賓一道雲頭

直到東京人不到處墜下雲頭立住了脚若還這般模樣被人識破把頭一搖搖得孳愛變作一箇癈躄疥癩先生入城行到馬行街只見揭榜處好事上朝請聖遷眞洞賓却好到人若有愿天必從之且看那齋主有緣度他洞賓到壇上看却是箇中貴官太尉好善奉眞修道眉間微微有些青氣洞賓肚内思量此人時節未到顯些神通化他初心不退久後成其正果洞賓喫罷齋支襯錢五佰文白米五斗洞賓言曰貧道若能水墨畫用水一碗也不用筆取將絹一疋畫一幅山水相謝齋觀衆人稟了太尉取絹一

幅與先生先生磨那硯墨水、去絹上一潑、壞了那幅絹太尉見道這厮無禮、捉弄下官、與我拿來、先生見太尉焦躁轉身便去、衆人趕來、只見先生化陣清風而去、但見有幅白紙吊將下來、衆人拿白紙來見太尉、太尉打開看時、有四句言語道、

齋道欲求仙骨　及至我來不識
要知貧道姓名　但看絹壹端的

太尉教取恰纔壞了的絹再展開來看、不看時萬事全休、看了納頭便拜、見甚麼來、正是

神仙不肯分明說　誤了閻浮世上人

據此則呂祖已度二人矣

王太尉取過了絹素看時完然一幅全身呂洞賓綫信來的先生是神仙悔之不及將這幅仙畫送進入後宮太后娘娘裱褙了內府侍奉王太尉奏過將房屋宅子納還朝廷伴當家人都散了直到武當山出家山中採藥遭遇純陽真人得度為仙這是後話且說洞賓呂先生三年將滿限期二人不曾度得如之奈何心中悶倦只得再往太虛頂上觀看青氣現處只見正南上有青氣一股急駕雲頭望着青氣現處約行兩箇時辰見青氣至近喝聲住喚此間山神安在風過處山神現形金盔金甲錦袍手執着開山斧

躬身唱喏告上仙有何法旨洞賓曰下方青氣現處是箇甚麽人家山神曰下界江西地面黃州黃龍山下有箇公公姓傅法名永善廣行陰隲累世積善因此有青氣現洞賓曰速退聚則成形散則爲氣先生墜下雲來直到黃龍山下傅家庭前正見傅太公家齋僧直至草堂上見傅太公先生曰結緣增福開發道心太公曰先生少怪老漢家齋僧不齋道洞賓曰齋官儒釋道三教從來總一家太公曰偏不敬你道門你那道家說謊太多洞賓曰太公那見俺道家說謊太多太公曰秦皇漢武尚且被你道家捉弄何況

何以知之

我等、先生曰、從頭至尾、說箇道家怎麼捉弄秦皇漢武、太公曰、豈不聞白氏諷諫曰、

海漫漫、直下無底傍無邊、雲濤雪浪最深處、人傳中有三神山、山上多生不死藥、服之羽化爲神仙、秦皇漢武信此語、方士年年採藥去、蓬萊今古但聞名、煙水茫茫無覓處、海漫漫、風浩浩、眼穿不見蓬萊島、不見蓬萊不敢歸、童男童女舟中老、徐福狂言多誑誕、上元太乙虛祈禱、君看驪山頂上茂陵頭、畢竟悲風吹蔓草、何況玄元聖祖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上青

延到是

天

傳太公言畢先生曰我道家説謊你那佛門中有甚奇德處太公曰休言靈山活佛且説俺黄龍山黄龍寺黄龍長老慧南禪師講經説法廣開方便之門普度群生接引菩提之路説法如雲度人如雨法座下聽經聞法者每日何止數千盡皆歡喜幾曾見你道門中闡揚道法普度群生只是獨喫自疴因此不敬道門呂先生不聽萬事全休聽得時怒氣塡胷問太公這和尚今日説法麽太公道一年四季不歇何在乎今日呂先生不别太公提了寶劍逕上黄龍山來

與慧南長老鬬聖，誰勝誰贏。正是

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筭來直恁甘忙。事皆前定，
誰弱與誰強。且趂閒身未老，盡容他些　子疎
狂。百年裡，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思量能幾
許，憂愁風雨，一半相妨。幸對清風明月，簟紋展
簾幕高張。江南好，千鍾美酒，一曲滿庭芳。

那纔說不了，呂先生遥望黃龍山上來，尋那慧南長老。話中且說黃龍禪師擂動法鼓，鳴鐘擊磬，集衆上堂說法。正欲開口啟齒，只見一陣風，有一道青氣撞將入來，直冲到法座下。長老見了，用目一觀，暗暗地

丹聲苦魔障到了便把手中界尺去桌上按住大衆道老僧今日不說法不講經有一轉語問你大衆其中有答得的麼言未了去那人叢裡走出那先生來道和尚你快道來長老口

老僧今年膽大　黃龍山下扎寨
袖中殿起金鎚　打破三千世界

先生呵呵大笑道和尚前年不胆大去年不胆大明年亦不胆大只今年胆大你再道來和尚言老僧今年胆大先生道住

貧道從來胆大　專會偷營刼寨

奪了袖中金錢、　三千世界、

衆人聽得、發聲喊、好似

一風掃折千竿竹　百萬軍中半夜潮

衆人道、好箇先生答得好、長老拿界方按定衆人、肅靜、先生道、和尚這四句只當引子、不算輸贏、我有一轉語、和你賭賽輸贏、不賭金珠富貴、去背上拔出那口寶劍來、揷在磚縫裡、雙手指着衆人、聽貧道說和尚贏、斬了小道、小道贏、要斬黃龍、先生說罷、說得人人失色、箇箇喫驚、只見長老道、你快道來、先生言

鐵牛耕地種金錢　石刻兒童把線牽

一粒粟中藏世界　半升鐺內煑山川
白頭老子眉垂地　碧眼胡僧手指天
休道此玄玄未盡　此玄玄內更無玄

先生說罷、便問和尚答得麼、黃龍道、你再道來、先生道、鉄牛耕地種金錢、黃龍道、住、和尚言

自有紅爐種玉錢　比先毫髮不曾穿
一粒能化三千界　大海須還納百川
六月爐頭噴猛火　三冬水底納涼天
誰知此禪真妙用　此禪禪內又生禪

先生道、和尚輸了、一粒化不得三千界、黃龍道、怎地

妙、辯者定窘

傷起本來見好勝着老一界尺

議、近前來、老僧耳聾、先生不知是計、趕上法座邊、被黃龍一把捽住、問你一粒化不得三千界、你一粒怎地藏世界、且論此一句、我且問你半升鐺內煮山川、半升外在那里、先生無言可答、和尚道、我的禪大合小、你的禪小合大、本欲斬你、佛門戒殺、饒你這一次、手起一界尺、打得先生頭上一箇疙瘩、通紅了臉、衆人一齊賀將起來、先生沒出豁、看着黃龍長老大笑三聲、三搖頭、三拍手、拏了寶劍、入了鞘子、望外便走、衆人道輸了、呀、黃龍禪師按下界方、大衆老僧今日大難到了、不知明日如何、有一轉語曰、

五五二十五，會打賀山黃龍山下看相撲，卻來這里喫一賭，大地甜瓜徹底甜，生瓜兒連蒂苦。

大衆，你道甚麼三鼓掌，三搖頭，三聲大笑作甚麼生喫。

本是醍醐味　　番成毒藥甞

今夜三更後　　飛劍斬吾頭

禪師道罷，衆人皆散，和尚下座入方丈，集衆道，老僧今日對你們說，夜至三更，先生飛劍來斬老僧，老僧有神通躲得過，神通小些，沒了頭，你衆僧各自小心

衆僧合掌下跪長老慈悲救度則箇黃龍長老點頭伸兩箇指頭言不數句話不一席救了一寺僧衆正是

勸君莫結冤　冤深難解結
一日結成冤　千日解不徹
若將恩報冤　如湯去潑雪
若將冤報冤　如狼重見蝎
我見結冤人　盡被冤磨折

黃龍長老道衆僧牢關門戶休點燈燭各人裹頂頭巾戴箭帽兒躲此一難來日早見衆僧出方丈自言

自稱今日也說法明日也說法說出這箇禍來一寺三百餘僧有分切西瓜一般都被切了頭去胆大的在寺里胆小的連夜走了且說長老與門公來門公到面前唱箇喏長老道近前來耳邊低低道了言語門公領了法音自去天色已曉關了黃龍寺中半夜不安跡話中却說呂先生坐在山岩裡自思限期已近不曾度得一人師父說道休尋和尚鬧被他打了一界尺就這般干罷和尚不是你便是我飛將劍去斬了黃龍教人說俺有氣度若不斬他回去見師父如何答應擡頭觀看星移斗轉正是三更時分取出

劍來分付道吾奉本師法旨帶將你做護身之寶休悞了我你去黃龍山黃龍寺見長老慧南禪師不問他行住坐臥間速取將頭來念念有詞喝聲道疾豁剌剌一聲響亮化作一條青龍逕奔黃龍寺去呂先生喝聲采去了多時約莫四更天氣却似石沉滄海線斷風箏不見回來急念收呪語念到有三千餘遍不見些兒消息呂先生荒了手脚倘或失了寶劍斬首滅形遂忙起身駕起雲頭直到黃龍寺前墜下雲頭見山門佛殿大門一齊開着却是長老分付門公教他都不要關閉呂先生見了道可惜早知道和尚

不准備直入到方丈一劍揮爲兩段逕到方丈裡面兩枝大紅燭點得明晃晃地焚着一爐好香香烟繚繞禪床上坐着黃龍長老長老高聲大叫多口子你要劍在這里進來取去呂先生揭起簾子走將入方丈去道和尚還我劍來長老用手一指那口劍一半插在泥里呂先生肚裡思量我去拔劍被他暗算如之奈何道和尚罷罷罷你還了我劍兩解手長老道多口子老僧不與你一般見識本欲斬了你看你師父面洞賓聽得直恁利害就拔劍在手斬這廝大踏步向前雙手去拔劍却便似萬萬斤生鐵鑄牢在地

上盡平生氣力來拔、不動分毫、黃龍大笑多曰子不自古道、

人無害虎心　虎無傷人意

我要還了你劍、教你同去見師父去、你心中却要拔劍斬吾、吾不還你劍、有氣力拔了去、呂先生道、但禁法禁住了、如何拔得去、便念解法、越念越牢、永拔不起、呂先生道、和尚還了我劍罷休、長老道、我有四句頌、你若參得透、還了你劍、先生道、你道來、和尚懷中取出一幅紙來、紙上畫著一箇圈、當中間有一點、下面有一首頌曰、

丹在劍尖頭　劍在丹心裡

若人曉此因　必脫輪迴死

呂先生見了、不解其意。黃龍曰、多口子、省得麼。洞賓頓口無言。黃龍禪師道、聲俺護法神安在、風過處、護法神現形、怎生打扮、

頭頂金盔、斜紅撒髮朱纓、渾身金甲、粧成揹帶、

手中拿着降魔寶杵、貌若顏童、

護法神向前問訊、不知我師呼召、有何法旨。黃龍曰、護法神、與我將這多口子押入困魔岩、待他叅透禪機、引來見吾。每日天厨與他一箇饅頭。護法神曰、領

我師法旨護法神道先生快請行呂先生道那里去護法神曰走走如不走交你認得三洲感應護法韋馱尊天手中寶杵只重得八萬四千斤你若不走直壓你入泥裡去呂先生自思量師父教我不要惹和尚只得跟着護法神入困魔岩參禪不在話下却說黃龍寺僧衆五更都到方丈參見長老長老道夜來驚恐你們衆僧曰得蒙長老佛法浩大無些動靜長老道你們自好睡却好閙了一夜衆僧道沒有甚耗照長老用手一指衆人見了這口寶劍却似

分開八片頂陽骨　傾下半桶冰雪水

衆僧一齊詣拜方丈見長老禪道廣大法力高强山前山後城裡城外男子女人僧尼道俗都來方丈看劍的人不知其數鬧了黃龍山鼎沸了黃州府却說呂先生坐在困魔岩耳畔聽得鬧嚷嚷地便召山神山神現形喏喏問寺中爲甚熱鬧山神曰告上仙城裡城外人都來看這口寶劍人人拔不起因此熱鬧洞賓道速退山神去了先生自思鬧了黃州師父知道怎地分說自首免罪常天不在走出洞門駕雲而起且說常天到困魔岩不見了呂先生逕來方丈報與黃龍禪師走了呂先生不知吾師要趕他也不趕禪

師道發法神免勞生受且回天宮化陣清風而去却說呂先生一道雲頭直到終南山洞門口立着見道童向前稽首道童施禮呂先生道道童師父在麼道童言老師父山中採藥不在洞中呂先生逕上終南山尋見師父雙膝跪下俯伏在地鍾離師父呵呵大笑自己知道了道弟子引將徒弟來了不知度得幾人先將劍來還我呂先生告罪說不是處望乞老師父將就解救弟子師父曰吾再三分付休惹和尚們你頭上的肮髒尚且未消有何面目見吾你神通短淺法力未精如何與人鬭勝徒弟不曾費符一道進

道壞門敗戶的事、饒且饒你初犯一次、速去取劍來、呂先生拜告吾師、免弟子之罪、此劍被他禁住了、不能得回、師父言、吾修書一封、將去與吾師兄辟支佛看、自然還你、不可輕易休損壞了封皮、去荊籃裡取出這封書來、呂先生見了、納頭便拜、吾師過去未來俱已知道、得了書、直到黃龍寺、墜下雲來、伽藍通報長老、呂先生在方丈外聽法旨、黃龍道、喚他進來、伽藍曰、吾師有請、洞賓直到方丈裡、合掌頂禮、來時奉本師法旨、有封書在此、長老已知道、教取書來、呂先生雙手獻上、長老拆開、上面一箇圓圈、圈外有一

點在上下有四句偈曰

丹只是劍　劍只是丹
得劍知丹　得丹知劍

黃龍曰覷汝師父面皮取了劍去洞賓向前將劍輕輕拔起拜謝吾師呂岩請問吾師法語圈子裡一點本師法語圈子上一點不知是何意故黃龍曰你肯拜我爲師傳道與你呂先生言情愿皈依我佛前三拜後三拜禮佛三拜三三九拜合掌跪膝諦聽黃龍曰汝在座前言一粒粟中藏世界小合大圈子上一點吾答一粒能化三千界大合小圈子內一點這是

道吾傳與你、呂先生聽罷大徹大悟、如漆桶底脫拜謝吾師、弟子回終南山去拜謝師父黃龍曰吾傳道與汝、久後休言自會或詩或詞留爲表記就取文房四寶將來呂先生磨墨蘸筆作詩一首詩曰

摔碎葫蘆踏折琴　生來只念道門深
今朝得悟黃龍術　方信從前枉用心

作詩已畢拜辭了黃龍禪師、逕回終南山見了本師納還了寶劍從此定性修真養道數百年不下山、功成行滿成陸地神仙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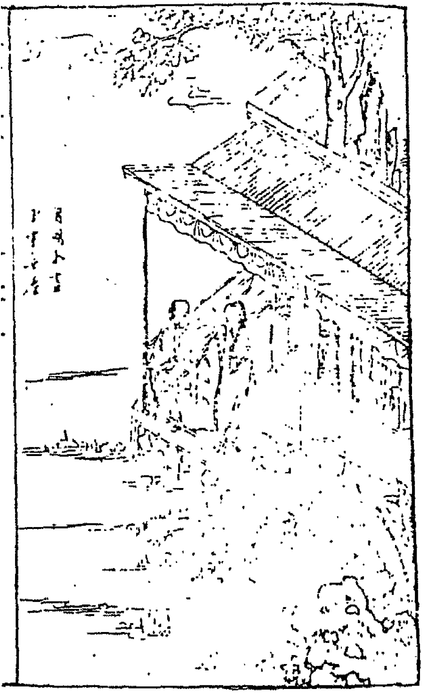
朝騎白鹿升三島　暮跨青鸞上九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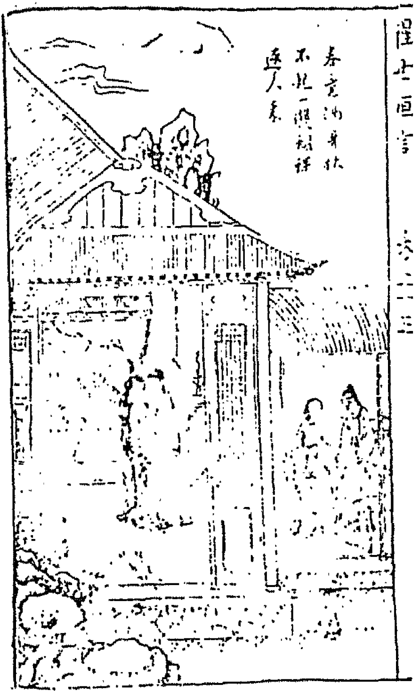
後府人於鳳翔府天慶觀壁上見詩一首字如龍蛇之形詩後大書回道人三字詳之知爲純陽祖師也詩曰、

得道年來八百秋　不曾飛劍取人頭
玉皇未有天符至　且貨烏金混世流

第二十七卷終

醒世恒言





春意汋芳枕
不比一般秋樣
逐人來

第二十三

金海陵縱欲亡身

昨日流鶯今日蟬　起來又是夕陽天
六龍飛轡長相窘　何忍乘危自着鞭

這四句詩是唐朝司空圖所作他說流光迅速人壽無多何苦貪戀色慾自促其命看來這還是勸化平人的平人所有者不過一身一家就是好色貪淫還只心有餘而力不足若是貴爲帝王富有四海何令不從何求不遂假如商惑妲己周愛褒姒漢發飛燕唐溺楊妃他所寵者止于一人尚且小則政亂民荒

大則喪身亡國、何況迺邑、不依貪淫無度、不惜廉恥、不論綱常、若是安然無恙、皇天福善禍淫之理、也不可信了、如今說這金海陵、乃是大金國一朝聰明天子、只爲貪淫無道、蔑理敗倫、坐了十二年寶位、改了三个年號、初次天德三年、二次貞元、也是三年、末次正隆六年、到正隆六年、大舉侵宋、被弒于瓜洲、大定帝即位、追廢爲海陵王、後人將史書所載廢帝海陵之事、敷演出一段話文、以爲將來之戒、正是

後人請看前人樣、　莫使前人笑後人、

話說金廢帝海陵王、初名廸古、後改名亮、字元功、遼

王宗幹第二子也爲人善飾詐僄急多猜忌殘忍任數年十八以宗室子爲奉國將軍赴梁王宗弼軍前任使梁王以爲行軍萬戶遷驃騎上將軍未幾加龍虎衞上將軍累遷尚書右丞留守汴京領行臺尚書省事後召入爲丞相初熙宗以太祖嫡孫嗣位海陵念其父遼王本是長子已亦是太祖嫡孫合當有天下之分遂懷覬覦專務立威以壓伏人心後竟弑熙宗而篡其位心忌太宗諸子恐爲後患欲除去之與祕書監蕭裕密謀裕傾險巧詐因構致太傅宗本秉德等反狀海陵殺宗本遣使殺秉德宗懿及太宗子

孫七十餘人、秦王宗翰子孫三十餘人、宗本已死、秘乃取宗本門客蕭玉、教以具款反狀、令作主名上變、遍詔天下、天下冤之、蕭裕以誅宗本功爲尚書右丞、累遷至平章政事、專恣威福、遂以謀逆賜死、此是後話、且說海陵初爲丞相、假意儉約、妾媵不過三數人、及踐大位、後心頗萌淫志、蠱惑自徒單皇后而下、有大氏蕭氏耶律氏、俱以美色被寵、凡平日曾與淫者、悉召入内宮、列之妃位、又廣求美色、不諭同姓異姓、名分尊卑、及有夫無夫、但心中所欲、百計求淫、多有封爲妃嬪者、諸妃名號共有十二位、昭儀至充媛九

此豈可使兒女見耶

田音因郎罷閩人呼父之稱

仗婕妤美人才人三仗殺直最下其他不可舉數大營宮殿以處妃嬪一木之費至二千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徧傅黃金而後絢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逞俱不必題起且說昭妃阿里虎姓蒲察氏駙馬都尉没里野女也生而妖嬈嬌媚嗜酒跌宕初未嫁時見其父没里野修台美女顛聲嬌金鉛不御丹硫磺樜如意帶等春藥不知其何所用乃竊以問侍婢阿喜留可道此名何物何所用而郎罷用急急治之阿喜留可道此春藥也男子與婦人交不能久戰者

阿虎既　以文教　重節無　其何尤　貞宜　[illegible]

則用之以取樂、阿里虎問道、何爲交合、阿喜留可道、雞踏雌、犬交戀、即交合之狀也、阿里虎道、交合有何妙處、而人爲之、阿喜留可道、初試之時亦覺難當、試再試二、便覺暢美、阿里虎聞其言、哂笑不已、情若有不禁者、問道、爾從何處得知如此、阿喜留可笑道、奴奴曾嘗此味來、無何、阿里虎嫁于宗室子阿虎迭、生女重節、七歲、阿虎迭伏誅、阿里虎不待閉喪、携重節再醮宗室南家、南家故善淫、阿里虎又以交所驗方修合春藥、與南家晝夜宣淫、重節熟覩其醜態、阿里虎恬不諱也、久之、南家發搐而死、南家父突葛速爲

南京元帥都監知阿里虎淫蕩醜惡莫能禁止、因南家死、遂擄阿里虎往南京、幽閉一室中、不令與人接見阿里虎向聞海陵善謔戲、好美色、恨天各一方、不得與之接歡、至是沉鬱煩懣、無以自解、且知海陵亦在南京、乃自圖其貌、題詩于上、詩曰

阿里虎、阿里虎、夷光毛嬙非其伍、一旦夫死來南京、突葛爬灰真喫苦、有人救我出牢籠、却從前

從後苦

題畢、封緘固密、拔頭上金簪一枝、銀十兩、賄賂監守閽人、送于海陵、海陵稔聞阿里虎之美、未之深信、及

見此圖不覺手舞足蹈，羨慕不止。于是托人達突葛速，欲娶之。突葛速不從。海陵故意揚言突葛速有新臺之行，欲突葛速避嫌而出之。突葛速知海陵之意，只不放出。及登位三日，詔遣阿里虎歸父母家，以禮納之宮中。阿里虎蓋嗜酒喜淫，海陵恨相見之晚，數月後特封賢妃，再封昭妃。一日，阿虎遣女重節來朝。重節爲海陵再從兄之女，阿里虎其生母也。留宿宮中。海陵猝至，見重節年將及笄，姿色頗妍，迥異諸女，不覺情動，思有以中之，而虞阿里虎之沮己，乃高張淫圖，令室中掛滿，如晝。日傳淫藥，與阿里虎之所侍

在費心豈人書所爲哉

賴裸逃而注以動重節重節聞其嬉笑聲潛起以鑿鑽穴隙窺之神凝心醉幾欲破戶趨前蚩縮自止海陵躍號至四鼓方止諸嬪咸滅燭就寢寂然無聲獨重節咬指撫心倏起倏臥席不得煖只得和衣擁被長歎歪眠忽聞阿里虎牀復有聲欲再起窺之頭岑岑不止倚枕聽之又聞有擊戶聲重節不應擊聲甚急重節問爲誰海陵揑作侍嬪取燈聲以促其開重節強起拔去門拴海陵突入摟抱撥唇重節欲脫身逃去海陵力挽就榻中以手探其股間則單裙無裩兩股滑膩如脂乃撫摩調弄重節情亦動乃以袖掩

未老健忘乃淫心自誤耳

面任其作爲不肯斷之特甚爭奈海陵興發如狂陽鉅如杵略加點破猩紅濺于裙幅重節于是時皺眉嚙齒嬌聲顫作幾不欲生再三求止遂輕輕款款若點水蜻蜓止止行行如貪花蜂蝶盤桓一夜謔浪千般置阿里虎于不理者將及旬矣阿里虎欲火高燒情煙陡發終日焦思竟忘重節之未出宮也命諸侍嬪偵察海陵之所在一侍婢曰帝得新人擁却舊人矣阿里虎驚問道新人爲誰幾時取入宮中侍嬪答道帝幸阿虎重節于昭華宮娘娘因何不知阿里虎面皮紫漲怒發如火搥胷跌脚詬詈重節侍嬪道與

不知是何人哉

娘與之爭鋒恐惹笑耻且帝性躁急禍且不測阿里虎道彼父已死我身再醮恩義久絶我怕甚笑話我誓不與此淫種俱生帝亦奈我何哉侍嬪道重節少艾帝得之勝百斛明珠娘娘齒長矣自當甘拜下風何必發怒阿里虎聞説愈怒道帝初得我誓不相捨詎意來此淫種奪我口食乃促步至昭華宮見重節方理粧一嬪捧鳳釵于側遂向前批其頰罵道老漢不仁不顧情分貪圖淫樂固爲可恨汝小小年紀又是我親生兒女也不顧廉耻便與老漢苟合豈是有人心的重節亦怒罵道老賊不知禮義不識羞耻明

寫得是

燭張燈與諸嬪裸裎奪漢求快于心我因來朝踏此淫網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正怨你這老賊只圖利己不怕害人造下無邊惡孽如何反來打我兩下言語不讓一句扭做一團結做一塊衆多侍嬪從中勸釋阿里虎忿忿歸宮重節大哭一場悶悶而坐頃之海陵來見重節面帶憂容兩頰淚痕猶濕便促膝近前偎其臉問道汝有恁事如此煩惱重節沉吟不答侍嬪道昭妃娘娘批貴人面頰辱罵陛下是以貴人失歡海陵聞之大怒道汝勿煩惱我當別有處分是日阿里虎回宮盡醫酒無聊詆訾海陵不已海陵

[illegible]

遣人責讓之、阿里虎恃無忌憚、暗以衣服遺前夫南
家之子、海陵偵知之、怒道身已歸我、突舊遠之情猶
未斷也、由是寵衰、海陵剗凡諸妃位、皆以侍女服男
子衣冠、號假廝兒、有勝哥者、身體雄壯若男子、給侍
阿里虎本位、見阿里虎憂愁抱病、夜不成眠、知其慾
心熾也、乃托宮豎市角先生一具以進、阿里虎使勝
哥試之、情若不足、與更有餘、剔是與之同臥起、日夕
不須臾離、厨婢三娘者、不知其詐、密以告海陵、道勝
哥寔是男子、扮作女耳、給侍昭妃非禮、海陵曾幸勝
哥知其非男子、不以爲嫌、惟使人誡阿里虎勿箠三

賢后

阿里虎淫死

[illegible]

娘。阿里虎怒三娘之洩其隱也，搒殺之。海陵聞昭妃閣有死者，想道必三娘也，若果爾，吾必殺阿里虎。值之果然，是月為太子光英生月，海陵私忌不行戮。徒單后又率諸妃嬪為之哀求，乃得免。勝哥畏罪，先仰藥而亡。阿里虎聞海陵將殺己，又見勝哥先死，亦絕粒不食，日夕焚香禱天，以冀脫死。逾月，阿里虎已委頓不知所為。海陵乃使人縊殺之，并殺侍婢箠三娘者。因此不復幸昭華宮，出至節為民間妻，後屢召幸出入。昭妃位焉。柔妃彌勒者，耶律氏之女，生有國色。族中人無不奇之，年十歲，容已楚楚動人，十五歲，顏貌亦愈

請其于衆人、舞舞沾婧誇謝、其母與郁母菁、肆肆去
爲賓主、郁母之子哈密都盧年十二歲、丰姿頗美、間
胥與彌勒兒戲于房中、互相嘲謔、遂及于亂、說話的
那十二歲的孩兒和那十歲的女兒、曉得甚麼做作
祇無過是頑耍而已、怎麼就說个亂字、看官們有所
不知、北方男女、生得長大倜儻、容易知事、况且這些
騷達子幹事、不瞞着兒女、他們都看得慣熟了、故此
小小年紀便弄出事來、光陰荏苒、約摸有一年多光
景、一日也是合當敗露、彌勒正在房中洗浴、忘記上
了門閂、恰好哈密都盧闖進房來、彌勒忙忙叫他回

去說娘要來看澡湯、那哈密都盧見彌勒雪白身子在那浴盆中、有如玉柱一般、歡喜得了不得、偏要共盆洗浴、彌勒若不肯容、正在拘執、宣聞其母突至、哈密都盧乘間逃去、母大怒將彌勒痛箠、戒訓防嚴密再不得與哈密都盧綢繆歡狎、倏經天德二年、彌勒年已踰笄、海陵聞其美也、使禮部侍郎迪輦阿不取之于汴京、迪輦阿不者、華言蕭拱也、爲彌勒女兄擇特懶之夫、芳年美貌、頗識風情、一見彌勒、心神搖動、權擇海陵、強自沮遏、不意彌勒久別哈密都盧、慾火甚熾、見迪輦阿不生得標致、心裏便有幾分愛他

勤計

只是船隻各居難以遂情達意爾勤遂心生一計詐言見鬼相侵夜半輒喊叫不止相從詣婿無可奈何只得請趙聾阿不同舟共濟果爾寂然從婿實不察其隱衷也于是眉目相調情與如火彼此俱不能遏遇晚便同席飲食謔浪無所不至所以不遽上手者趙聾阿不諳爾勤真處子恐點破其醜海陵見罪故耳一晚維舟傍岸大雨傾盆而下正欲安眠忽聞聲聲聒耳趙聾阿不意有穿窬坐而聽之乃岸上更夫倡和山歌歌云

　雨落沉沉不見天　　八哥兒飛到畫堂前

深合人心
人實聾也

鶯于無冥梁上宿　阿姨相伴姐夫眠

廸聲阿不聽見此歌歎道作此歌旨明是譏誚下官豈知下官並沒這樣事情諺云年內不喫得空悲一身勝也歎息未畢又聞得窣窣似有人行定睛一看只見爾勒踽踽凉凉緩步至牀前矣迺聲阿不驚問貴人何所見而來爾勒道聞歌聲而來官人豈年高耳聾乎迺聲阿不道歌聲聒耳下官正無以自明貴人何不安寢爾勒道我不解歌欲求官人解一個明白迺聲阿不遂將歌詞四句逐一分析講解爾勒不覺面赤耳熱偎着迺聲阿不道山歌原來如此官人

已承達人、人亦乃是、一時失命、但何可不太歟

豈無意乎、適纔阿不跪于牀前告道、下官心非木石、豈能無情、但懼主上聞知、取罪不小、獨勒便摟抱他起來、說道、我和官人、是至親瓜葛、不比別人、到主上跟前、我自有道理支吾、不必懼怕、當下兩个興發如狂、就在舟中成其雲雨、但見

聲忙蝶戀、弱態難支、水滲露滋、嬌聲細作、一个原是慣熟風情、一个也曾略嘗滋味、慣熟風情的、到此夜盡呈伎倆、略嘗滋味的、喜今番方辨情濃、一个道大漢果勝似孩童、一个道小姨又強如阿姨、一个顧不得女身點破、一个顧不得王命緊嚴、

蓄雲雨百年情、果然色膽天來大、

一路上朝歡暮樂、荏苒就延、道出燕京、迪輦阿不父蕭仲恭爲燕京留中、見彌勒面貌、知非處女、乃歎道、上必以疑殺我矣、那不知我之果有染也、已而入宮、彌勒自揣事必敗露、惶悔無地、見海陵來、第交廂下、戰慄不敢迎、海陵深與大作、遂列燭而行、命侍婢視其衣而淫之、彌勒權飾不來、只得任其做作、海陵見非處女、大怒道、迪輦阿不適敢盜爾元紅、可惱可恨、呼宮豎細綁彌勒、審鞫其詳、彌勒泣告道、妾十三歲時、爲哈密都盧所淫、以至于是、與迪輦阿不實無干

忌夫未寢
須以厭人

淡海陵叱問哈答都盧何在彌勒道死已久矣海陵道哈答都盧死時幾歲彌勒道方十六歲海陵怒道十六歲小孩童豈能巨創汝耶彌勒泣告道賤妾死罪實與迪輦阿不無干海陵笑道我知道了是必哈答多虛取汝元紅迪輦阿不乘機入穀也彌勒頓首無言即日遣出宮致迪輦阿不于死彌勒出宮數月海陵思之復召入封為充媛封其母張氏莘國夫人伯母蒲陵郡君蕭氏為莘國夫人越日海陵詭以彌勒之命召迪輦阿不妻擇特懶入宮亂之笑曰迪輦阿不善矄混水朕亦涅其妻以報之進封彌勒為柔

妃以擇特嬾給侍本位時行幸焉崇義節度使烏帶之妻定哥姓唐妡氏眼横秋水如月殿姮娥眉拂春山似瑤池玉女說不盡的風流萬種窈窕千般海陵在汴京時偶于簾下瞧見定哥美貌不覺魂散竟飛痴呆了半晌自想道世上如何有這等一个美婦人倒落在別人手裏豈不可惜便暗暗着人打聽是誰家宅眷探事人回覆是節度使烏帶之妻極是好風月有情趣的人只是沒人近得他他家中侍婢極多止有一个貴哥是他得意丫鬟常川使用的這貴哥也有幾分姿色海陵就思量一個計策差人去尋

語對不引使大家是宜慎防此輩

著烏帶家中府常走動的一个女待詔叫他到家裏來與自己篦了頭賞他十兩銀子這女待詔曉得海陵是个猜刻的人又怕他威勢千推萬阻不敢受這十兩銀子海陵道我賞你這幾兩銀子自有用你處你不要十分推辭女待詔道但憑老爺分付若可做的小婦人盡心竭力去做就是怎敢望這許多賞賜海陵笑道你不肯收我銀子就是不肯替我盡心竭力做了你若肯為我做事日後我是有擡舉你處女待詔道不知要婦人做恁麼事海陵道大街南首高門樓內是烏帶節度使衙內麼女待詔答道是節度

使衙海陵道聞你常常在他家中箆頭果然否女待詔道他夫人與侍婢俱用小婦人箆頭海陵道他家中有一个丫鬟呌做貴哥你認得否女待詔道這个是夫人得意的侍婢與小婦人極是相好背地裏常常與小婦人東西照顧着小婦人海陵道夫人心性何如女待詔道夫人端謹嚴厲言笑不苟只是不知爲甚麽歡喜這貴哥憑着他十分惱怒若是貴哥站在面前一劃天大的事也冰消了所以衙內大小人都畏懼他海陵道你既與貴哥相好我有一句話央你傳與貴哥女待詔道貴哥莫非與老爺沾親帶眷

麼海陵道不是女待詔道莫非與衙內女使們是親眷往來老爺認得他麼海陵也說不是女待詔道莫非原是衙內打發出去的人海陵道也不是女待詔道既然一些沒相干要小婦人去對他說恁麼話海陵道我有寶環一雙珠鈿一對央你轉送與貴哥說是我送與他的你肯拿去麼女待詔道拿便小婦人拿去只是老爺與他既非遠親又非近鄰平素不相識平白地送這許多東西與他倘他細細盤問時叫小婦人如何答應海陵道你說得有理難道教他猜啞謎不成我說與你聽須要替我用心委曲不可怳

事女待詔道分付得明白婦人自有處置海陵道我兩日前在簾子下看見他夫人立在那里十分美貌可愛只是無緣與他相會打聽得他家只有你在裏面走動夫人也只歡喜貴哥一人故此賞你銀子央你轉送這些東西與他要他在夫人跟前遞一個信兒引我進去博他夫人一宵恩愛女待詔道偷寒送暖大是難事況且他夫人有些古怪鬼搭婦人如何去做得海陵怒道你這老虔婆敢說三個不去麽我目下就斷送你這老猪狗只這一句嚇得女待詔毛髮都豎了料做一團道婦人不說不去只說是件難

尚須從容緩款、性急不得、怎麼老爺就發起惱來、海陵道、我如今也不惱你了、只限你在一個月內、要圓成這事、不可十分怠緩、女待詔唯唯連聲、跑到家中、算計了一夜、沒法入腳、只得早早起來、梳洗完畢、就把寶環珠釧藏在身邊、一徑走到烏帶家中、迎門撞見貴哥、貴哥問道、今日有何事、來得恁早、女待詔道、有一个親眷爲些小官事、有兩件好首飾、托我來府中變賣些銀兩、是以早來、貴哥道、首飾在那里、我用得的麽、女待詔道、正是你們用得的、你換了他的倒好、貴哥道、要幾貫錢、拿與我看一看、女待詔道、到房

中纔把與你看貴哥引他到了自家房內便向廚櫃裏搬些點心果子請他喫問他討首飾看那女待詔在身邊摸出一雙寶環放在桌子上那環上是四顆祖母綠鑲嵌的果然耀日層光世所罕見貴哥一見滿心歡喜便說他要多少銀子女待詔道他要二千兩一隻四千兩一雙貴哥躊躇道我只說幾貫錢的東西我便出得起若說這許多銀子莫說我沒有就是我夫人一時間也拿不出來只好看看罷又道待我拿去與夫人瞧一瞧也識得世間有這般好首飾女待詔道且慢着我有句話與你說个明白拿去不

萬 作事方法

遲貴哥道有話儘說不必隱瞞女侍詔道我等你日常看顧感恩不盡今日有句不識進退的話說與你聽你不要惱我不要怪我貴哥道你今日想是風了你在府中走動多年那一日不說幾句話怎的今日說話我就怪你惱你不成你說你說女侍詔道這環兒是一个人央我送你的不要你的銀子還有一雙珠釧在此連忙向腰間摸出珠釧放在桌子上貴哥見了笑道你這婆子說話真個風了我從幼兒來在府中再不曾出門去又不曾與甚人相熟為何有人送這幾千兩銀子的首飾與我我想是那个要央人做

前程你婁子在外邊指着我老爺的名頭說騙他這些首飾今日露出馬脚恐怕我老爺知道你故此早來府中說這話騙我女待詔道若是這等說我就該死了你將耳朶來我悄悄說與你聽貴哥道這里再沒有人來聽的你輕輕說就是了女待詔道這寶環珠鈿不是別人送你的是那遼王宗幹第二世子見做當朝右丞領行臺尚書省事完顏廸古老爺央我送來與你的貴哥笑道那完顏老爺不是那白白淨淨沒髭鬚的俊官兒麼女待詔道正是那俊俏後生官兒貴哥道這到希奇了他雖然與我老爺往來不

[illegible]說得當
了

言出如山老妻子原有歷泉

過是人情體面上走動既非府中族分親戚又非通家兄弟並不曾有杯酌往來若說起我一面也不曾相見他如何肯送我這許多首飾女待詔道說來果忒希奇忒好笑我若不說便不是受人之託終人之事我若輕輕說出來連你也喫一個大驚貴哥笑道果是恁麼事情你須說個明白女待詔鎮定了喘息低了聲音附着貴哥耳朵說道數日前完顏右丞在街上過恰好你家夫人立在簾子下面被他瞧見了他思量要與你夫人會一會兒沒個進身的路頭打聽得只有你在夫人跟前說得一句話故此央我拿

這寶環珠釧送與你要你做个針兒將線引你說奇奇也不希奇好笑也不好笑貴哥道癩蝦蟆躲在陰溝洞裏指望天鵝肉喫忒差做夢了夫人好不兜搭性子侍婢們誰敢在他跟前道個不字莫說眼生面不熟的人要見他就是我老爺與他做了這幾年夫妻他若不喜歡時等閒不許他近身怎麽完顏右丞做這個大春夢來女待詔道依你這般說大事成不得了我依先拿這環釧送還了他兩下撒開省得他來絮聒那貴哥口裏雖是這般回復恰看了這兩雙好環釧有些眼黃起黑心下不捨得送他便對女

待詔道你是老人家積年價馬泊六的主子又不是少年媳婦不曾經識事的又不是頑生兒為何這般性急凡事須從長計較三思而行世上那里有一跤攧個井的道理女待詔道不是我性急你說的話沒有一些兒口風教我如何去回復右丞不如送還了他這兩件首飾倒得安靜貴哥道說便是這般說且把這環釧留在我這里待我慢慢地看個方便時節摸探一個消息回話你若有得一線的門路我便將這物件送了夫人你對右丞說另拿兩件送我何如女待詔道這個使得只是你須要小心在意緊差

清夜叢蒼風月近人此夫人觸景傷懷小妮子心事鼓也

緊做不可耍得沒洋了我過兩三日就來討個消息好去回復右丞說罷呼聲聒噪去了貴哥便把這東西放在自己箱內隱瞞算詐不敢提起一夕晚月明如晝玉宇無塵定哥獨自一个坐在那軒廊下倚着欄杆看月貴哥也上前去站在那裏細細地瞧他的面龐果是生得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只是眉目之間覺道有些不快活的意思便猜破他的心事八九分淡淡的說道夫人獨自一个看月也覺得凄凉何不接老爺進來杯酒交歡同坐一看更熱鬧有趣定哥皺着眉道從來說道人月雙清我們自

坐在月下，雖是孤另，還不辜負了這好月。若教這腌臢濁物來舉盃邀月，可不被嫦娥連我也笑得俗了。貴哥道：夫人在上，小妮子蒙恩擡舉，却不曉得怎麼樣的人叫做趣人，怎麼樣的叫做俗人。定哥笑道：你是也不曉得，我說與聽，你日後揀一个知趣的纔嫁他。若遇着那般俗物，寧可一世沒有老公，不要被他汚辱了身子。貴哥道：小妮子望夫人指教。定哥道：那人生得清標秀麗，倜儻脫灑，儒雅文墨，識重知輕，這便是趣人。那人生得麄陋鄙猥，粗濁蠢惡，取憎討厭，齷齪不潔，這便是俗人。我前世裏不曾栽修得，如今

貴哥大是妙口說畢我平冷中看熱很悅而實點

嫁了這个濁物，那眼孔裏看得他上，到不如自家罷看月，倒還有些趣。貴哥道：小妮子不知事，敢問夫人比如小妮子，不幸嫁了个俗丈夫，還好再尋个趣丈夫麼？定哥咯咯的笑了一聲道：這妮子倒說得有趣。世上婦人，只有一个丈夫，那有兩个的理？這就是偷情不正氣的勾當。貴哥道：小妮子常聽人說有偷情之事，原來不是親丈夫，就叫偷情了。定哥道：正是。你他日嫁了丈夫，莫要偷情。貴哥帶笑說道：若是夫人包得小妮子嫁得个趣丈夫，又去偷什麼情？儻或像了夫人今日眼前人不中意，常常討不快活，哭不

如背地裏另尋一个滑稽文物知輕識重的與他情地往來也曉得人道之樂終不然人生一世艸生一秋就只管這般悶昏昏過日子不成那見得那正氣不偷情的就舉了節婦名標青史定哥半晌不語方纔道妮子禁口勿得胡言恐有人聽得不當穩便貴哥道一府之中老爺是主父夫人是主母再無以次做得主的人老爺又趂常不在府中夫人就真个有些小歡作誰人敢說个不字況且說話之間何足爲慮定哥對着月色歎了一口氣欲言還止貴哥又道小妮子是夫人心腹之人夫人有甚心話不要瞞我

右音者方恐自催

定哥道你方纔所言我非不知只是我如今好似籠中之鳥就有此心眼前也沒一个中得我意的人空費一番神思了假如我眼裏就看得一个人中意也沒个人與我去傳消遞息他怎麽到得這里來貴哥道夫人若果有得意的人小妮子便做个紅娘替夫人傳書遞柬怎麽夫人說沒人敢去定哥又迷迷的笑一聲不答應他貴哥轉身就走定哥叫住他道你往那里去莫不是你見我不答應心下著了忙麽我不是不答應只笑你這小妮子說話倒風得有趣貴哥道小妮子早間拾得一件寶貝藏放在房裏要去

拿來與夫人識一識、寶定哥道、這麼寶貝、那里拾得來的、我又不是識寶的、三叔公、貴哥也不回言、忙忙的走回房中、拿了寶環珠釧、遞與定哥道、夫人這兩件首飾、好做得人家的聘禮麼、定哥拿在手裏看了一回道、這東西那里來的、果是好得緊、隨你甚麼人家丁聘、也沒這等好首飾落盤、除非是皇親國戚聘爲公侯人家、纔拿得這樣東西出來、你這姪子、如何有在身邊、實實的說與我聽、貴哥道、不敢瞞夫人說、這是一个人、央着女待詔、來我府裏做媒、先行來的茶禮、定哥笑道、你這姪子、真个害風了、我無男無女

又沒姑娘小叔女待詔來替那个做媒貴哥道他這不說男說女也不說姑娘小叔他說的媒遠不遠千里近只在目前定哥道媒道女待詔來替你做媒貴哥道小妮子那得福來消受這寶環珠釧定哥道難道替侍女中那一个做媒不成算來這些妮子一發消受不起了貴哥道使女們如何有福消受這件只除是天上仙娥瑤臺玉女像得夫人這般人物纔有福受用他定哥笑道據你這般說我如今另尋一个頭路去做新媳婦作與女待詔做个謀人你道妮子做个從嫁罷貴哥跪在地上道若得夫人作成女待

乃夫人詐多故作反丫頭詐多實是

許小妮子情願從嫁夫人定哥又嗤嗤地笑了一聲把貴哥打一掌道我一向好看你你今日真真害風說出許多風話來倘若被人聽見豈不連我也沒了體面貴哥道不是妮子胡言亂道真真實實那女待詔拿定禮物來聘夫人定哥掀眉倒豎星眼圓睜勃然怒道我是二品夫人不是小戶人家孤孀寡婦他怎敢小覷我把這樣沒根蒂的話來侮落我明日對老爺說着人去拿他來拷打他一番也出這一口氣貴哥道夫人且莫個怒待小妮子悄悄地說出來閑夫人一場好笑俗語云不說不笑不打不鬧只怕小

娘子說出來夫人又笑兄叫定哥一向是喜歡貴哥的大凡有事發怒見了貴哥就解散了何况他今日自家的言語唐突怎肯與他計較故此順口說道你說我聽那一腔怒氣直走到瓜哇國去了貴哥道幾日前頭有一个尚書右丞打從俺府門首經過瞧見夫人立在簾子下面生得嬌嬈美豔如毛嬙飛燕一般他那一點蒐靈兒就掉在夫人身上歸家去整整欣昏迷痴想了兩日再不得湊巧見遇見夫人因此上托這女待詔送這兩件首飾與夫人求夫人再見一面夫人若肯看覷他便再在簾子下與他一見也

一[illegible]就知二心性不賢相去[illegible]

好收他這兩件璞劍況這个右丞就是那完顏建杰好不生得聰俊灑落極是有福分的官兒筭來夫人也曾瞧見他來定哥回嗔作喜道莫不是常來探望老爺的那少年官兒麽生得到也清俊文雅只是這个人心性是不常的貴哥哈哈的笑道從來相面的先生與人對坐着半日從頭看到脚下又相手摸腰還只知面不知心夫人略瞧右丞一瞧連心都瞧見了豈不是兩心相照定哥道丫頭莫要囉我且問你那女待詔怎麽樣對你說你怎麽樣回話那女待詔貴哥道那女待詔是個老作家恐怕一句說出來惹

開使女待詔其好

自己又推、了行別

是非到了身上便伸遲吐出圖圓圈圈達連地說將來我說老婆子你不消多說了以定是有那个人兒看上了我家夫人你思量做個馬百六付苦扯扯拽拽掛佈這個大套子那女待詔便拍手拍脚的笑起來說道好個乖乖姐姐像似被人開過聰明孔了一猜就猜着被小妮子照臉一口啐唾罵他道老虔婆老花娘你自沒廉恥被千人萬人開了聰明孔纔學得這覓頭生意我是天生天化踏着尾把頭便動的那个和你這虔婆取笑那女待詔道好姐姐你不須發惱我不過是趁口取笑你難道你這般決烈索性

老成氏受

大哥

的姐姐身邊就肯添个影人兒小妮子道你這般說且饒你去不許在此胡纏那女待詔又道我特特爲看夫人來被你搶白這一頓怎麽教我就去了你且把夫人平日的性格說說我聽我是傍面相聞聲相揣骨相麻衣相達磨相一下裏就知道他的心事了小妮子便道若問別樣心事我實實不曾曉得若說我夫人正色治家嚴肅待衆見我們一些笑容也是沒有的誰敢在他跟前把身子側立立兒那女待詔道若依這般說就恭喜賀喜我這馬百六穩穩地做成了小妮子道你這般胡嚼亂講其不惹得打下截

此等言語何足以本

大管住

來他道我是依着相書上相來的小奶子道相書上那一本有如此說話他道俗語說得好薄嘴唇舌不要惹他臉兒很狠一問就肯定哥正呷着一口茶聽見貴哥這些話不覺笑了一聲噴茶滿面罵道這虔婆一味油嘴明日叫他來打他幾个耳聒子饒他說罷話時篝燈已盡織女横斜漏下二鼓矣貴哥伏侍定哥歸房安置就問道這兩件寶貝放在那裏好定哥道且放在我首飾箱內好好鎖着貴哥依言收拾不題恰說貴哥得了定哥這个光景心中揣定有人尤分攀附事也安眠了一夜到次日清晨定哥在

說得人

宮中好

粧閣梳裹貴哥跕在那里伏侍他看見他眉脲欣欣比每日歡喜的不了便從傍插一嘴道夫人今日何不着人去叫那虔婆來打他一頓定哥笑道且從容那婆子自然來貴哥道不是小妮子性急實是氣那老虔婆不過定哥道當怒火炎惟恐水制你不消性急貴哥又悄悄道大凡做事只該一促一成倘或夜長夢多這般一个標致人物被人搶上了那時便遲了定哥道他自標致要他做甚麽貴哥道不是小妮子多言老爺常常不在家夫人獨自一个頗是凄冷小妮子又要溺尿捎不得夫人的脚待這標致人來

替夫人解一饞、也强如冬天用湯婆子、夏天用竹夫人、定哥道、丫頭多嘴、我不要你管、貴哥道、小娘子擡舉、故替夫人說、要怎麼說个管着夫人、定哥也不答應他的說話、向身邊鈔袋內摸出十兩一錠的銀子、遞與貴哥道、我把這銀子賞賜你、拿去打一雙鐲兒戴在臂膊上、也是伏侍我一場恩念、你不可與衆人知道、貴哥叩頭接了銀子、對定哥道、一綠高定萬金不移、夫人既酬謝了媒婆、媒婆即着人去尋女待詔、約那人晚上到府中來、定哥掩口胡盧道、貴花女兒做媒、自身難保、世間那有未出嫁的媒婆、貴

有此婢子那得不娶乎

哥道虔婆也是女兒身舅道女兒就做不得虔婆定哥又笑道你說話眞個乖巧好笑只是人生路不熟羞答答的怎好去約他貴哥道別的事怕羞這事兒只有小婗子女待詔知道怕怎麼羞俗語道得好羞一羞抽一抽羞兩羞抽兩抽只顧羞只顧抽若不羞便不抽定哥道好女兒你怎麼學得這許多鬼話兒在肚裏兩个一遞一句說得梳粧事畢貴哥便走到廳上分付當直的去叫女待詔來夫人要篦頭絞面當直的道夫人又不出去燒香赴筵席爲何要絞面貴哥道夫人面上的毛可是養得長的你休多管閑

事當直的道少刻女待詔來姐姐的毛一發與他絞一絞省得鬖長了搶着貴哥啐了一聲進裏面去了不移時女待詔到了見過定哥定哥領他到粧閣上去篦頭只叫貴哥在傍伏侍其餘女使一个也不許到閣兒上來女待詔到得粧閣上頭便打開家伙包兒把篦箕一個個擺列在卓子上恰是一個大梳一個通櫛一個掠兒四個篦箕又有剔子剔帚一雙鑷子共是十一件家伙纔把定哥頭髮放散了用手去前前後後左邊右邊撥撥摸索捏了一遍纔把篦箕篦上兩三篦箕貴哥在傍把嘴一努那女待詔就

匆其意願中見關君言辭夫人頭頸氣色及時主有喜事臨身貴哥插嘴道應在幾時得喜女待詔道只在早晚之間主有非常喜慶定哥道朝廷沒有覃恩我又不討封贈有恁麼非常的喜事女待詔道該有個得活寶的喜氣貴哥插嘴道除了西洋國出的走盤珠緬甸國出的緬鈴只有人纔是活寶若說起人時府中且是多得緊夫人恰是用不着的你說恁麼活寶不活寶女待詔道人有幾等人物有幾等物寶有幾等寶活也有幾等活你這姐姐只好躲在夫人跟前拆白道綠喝五幺三那曾見希奇的活寶來定

猜謎

執法

哥心中雖是熱燥得緊只是口裏說不出來貴哥又問女待詔道你今日來篦頭還是來獻寶定哥便把女待詔推了一推道小妮子多嘴饒舌你莫聽他貴哥便向女待詔睒了一睒女待詔道要活寶時儘有只怕夫人不用貴哥道夫人正用得着這活寶定哥道還不噤聲誰許你多說貴哥道我站在此禁不住口我且站遠些個說罷洋洋的走過一邊定哥便道婆子我且問你那人幾時見我來有甚話對你說你怎麼大膽就敢替他來誘騙我女待詔道夫人勿罪待老婆子細細告訴夫人這個月那一日夫人立在

朱簾下邊擺着那般來的人、恰好說的那人、打從府門過看見夫人容貌、便歎道天下怎麼有這等一个美人倒被別人娶了去、豈不是我、沒福、定哥笑道這不是那人沒福、貴哥聽得又走來插嘴道不是那人沒福是誰沒福、女待詔道是我婆子沒福、貴哥道怎麼是你沒福、女待詔道、若是夫人不曾出閣我去對那人說、做上一頭、媒豈不撰那人百十兩媒錢貴哥道夫人倒肯作成你撰百十兩銀子、只怕那人沒福受享着夫人定哥道他派演天潢官居右相、那里少金釵十二、粉黛成行、說他沒福看來、倒是我沒福女

自古是這 花無[illegible]

待詔道：夫人乾淨殺得人，只是那人情重，眼睛裏不輕意看上一个人，夫人如何得沒福。一邊說，一邊點頭，三个人說得火滾般熱，竟沒了一些避忌。這定哥歡天喜地，開箱子取出一套好衣服，十兩雪花銀，賞與女待詔，道：婆子今日說得頗好，權賞你這些東西，我日後還要重重酬你。女待詔千恩萬謝，收藏過了，就附着定哥耳朵說道：請問夫人，還是婆子今日去約那人來，還是明日去約他？定哥面皮通紅，答應不出。貴哥道：老虔婆作事顛倒，說話好笑。今日是一個黃道大吉日，諸[illegible]，況且那人數日前就等候

忒丁頭毒
卻得狠煞

的囘覆他心裏好不急在那裏你如今忙忙去約他晚上來、他還等不得日落西山月升東海怎麼說個一、、明日、定哥笑道痴了頭、你又不曾與那人相處幾時怎麼連他的心事、先瞧破來、貴哥道小妮子雖然不曾與那人相處恰是穿鐵草鞋走得人的肚子過、定哥又冷笑了一聲、低頭弄着裙帶子、女待詔道婆子如今去約那人、夫人把怎麼物件爲信、貴哥將定哥一枝鳳頭金簪、拿在手中、遞與女待詔、那替見有何好處、

葉子金出自異邦、色欺火赤、細抽絲攢成雙鳳狀

若天生頂上嵌猫兒眼，閃一派光芒，衝霄耀日。只中銜金剛鑽，垂兩條珠結，似舞如飛。常綰青絲，好像烏雲中赤龍出現。今藏翠袖，宛然九天降丹詔前來。這女待詔將着這一件東西，明是謂消除禁障救苦天尊，解散相思五瘟使者。

貴哥把篦兒遞與女待詔道：這個就是信物了。定哥笑道：這妮子好大膽，撞動我的首飾。貴哥笑道：小妮子頭一次大膽，望夫人饒恕則個。定哥道：饒你饒你。女待詔歡天喜地，接着篦兒出門，一徑跑到海陵府中。海陵正坐在書房裏面，女待詔便走到那里，朝着

海陵道老爺恭喜老爺賀喜、海陵道我託你的事、如今已是七八日了、我正在此惱你、你今日來賀甚麼喜、女待詔道老婦人如今不做待詔了、是一個欽定三秦扶炎劉的韓信、臨潼鬥寶尊周室的子胥、懷揣令旨兵符、來救那困圍城的烈丈夫、怎麼還說個俏字、海陵欣欣然道早知你幹成了功勞、却是錯怪了也、那女待詔把前前後後的話細細陳說了一遍、纔向袖中取出那同心結的鳳頭簪兒遞與海陵道這便是皇王令旨大將兵符、一到即行、不許遲滯、歡喜得那海陵滿身如蟲鑽虱咬、髓骨酥、坐立不牢、遂

這事靠着你了、只是我恁麼時候好去、從那一條路入腳女待詔道黃昏時候老爺把幘巾籠了頭穿上一件緇衣、只說夫人着婆子請來宣卷的尼姑、從左角門進去萬無一失海陵笑道這婆子、果然是智賽孫吳謀欺陸賈連我也走不出這個圈套了、忙取銀二十兩賞他女待詔道前日送與貴哥的寶環珠釧、貴哥就送與夫人作聘禮了、老爺今晚過去須索另尋兩件去送與他海陵道環兒釧子、我還有兩對比前日的更好、原留着送夫人的夫人既收了那兩對我晚上另帶這兩對去送與他你須先和他約會一

湯是這夜分付得緊

偶論正後頭好常常來往女待詔應允去見定哥把海陵的說話回復了一遍定哥滿面堆下笑來呼貴哥送他出門囑付道師父早些來女待詔一頭走悄悄地對貴哥說完顏老爺再三囑謝你說呢上另有環兒釧子送你比前日又好你須要溫存撫惜他不要只推在夫人身上貴哥啐了一聲道好一个包前包後的馬百六兩下散去看看天色晚了定哥便分付前後關門男婦各歸房去大小侍婢俱各早早歇息不許東穿西走只留貴哥一个在房伏侍不覺譙樓鼓響遠寺鐘鳴道海陵瞞了徒單夫人一個從人

也不帶着徑自一个走到女待詔家中敲門叫道待詔在否只見女待詔提了一盞小燈籠走將出來開門看見海陵黑魆魆的徑自立在街上便道請進來坐坐去海陵道這是什麽時候了還說坐坐女待詔道譬如他那里還不擺架子怎的這般性急海陵笑一聲拽了手就走女待詔道放尊重些不要連婆子也取笑兩个提着這盞小燈籠遮遮掩掩走到烏帶府衙角門首輕輕敲上一下那裏面走出一个丫鬟也拿了一碗小紗燈兒迎門相叫海陵走進門去丫鬟便一地裏掩上了門女待詔扯扯海陵道顏師父

這个饋是貴哥姐姐海陵藏了女待詔話便千揖萬揖謝了貴哥又在袖子裏取出兩雙環共釧與他道屢勞姐姐費心這物件權表寸心望姐姐勿嫌輕嵩女待詔從傍攛掇道老爺仔細看一看不要錯認了若論這般一个好姐姐就受老爺這聘禮也不為過海陵笑道原來姐姐錯愛幾敢唐突若論小生這般人物豈不辱莫了姐姐女待詔道老爺不必過謙姐姐不要害怕你兩个何不先喫個合卺杯兒海陵道婆婆說得極是只是酒在那里杯兒在那里女待詔斛着他兩个的頭道好箇不聰明的老爺杯兒就在

朝式待詔

嘴上安酒就在嘴裏你兩个香噴噴美甜甜咬一个嘴就是合巹盃了海陵道果是小生呆蠢見不到此便摟着貴哥要與他做嘴那貴哥扭頭扭頸不肯順從被海陵摟着抱住左湊右湊貴哥拗不過只得做了個肥嘴海陵就用出那水磨的工夫頑頑咬咬多時還不放鬆女待詔笑道好姐姐酒便少喫些莫要貪盃與醉了撒酒風海陵便照女待詔肩胛上拍一下道老虔婆一味胡言全不要誇正事三个人說說道道走到定哥房中只見燈燭輝煌盃盤羅列珍羞畢備水陸兼陳恰便似會親見禮男男女女鬧新粧

不刊底

屡喜芳筵色色般般堆美品海陵近前下拜定哥慌忙答禮分賓主坐下女待詔道今日該坐狀撒帳你兩个又不是親家翁如何對面坐着攙定哥過來坐在海陵身邊貴哥嘻嘻地笑道你後做媒婆又做撥伕婆了海陵道這個叫做一當兩大家免思想他兩個並肩同坐一遞一盃席前各叙相慕之意女待詔坐在傍邊左斟右勸貴哥捧着酒壺立在椅子背後看他們調情用口覺得臉上熱了又冷冷了又熱約莫酒至半酣女待詔道歡娛夜短寂寞更長早結同心莫教錯過便收拾過酒肴几案揩上了門關自和

貴哥去睞了。他兩个携歸羅帳，各逞風流，解扣輕拏，卸衣交頸，說不盡百媚千嬌，魂飛魄蕩。正是

春意滿身扶不起　一雙蝴蝶逐人來

顛倒約有兩個更次，還像鰾膠一般，不肯放開。兩个狂得無度，方纔合眼安息。那女待詔也鼾鼾的睡着不醒。只有貴哥一个，聽他們一會，又走起來睃他們一會，耳聞目擊這許多侮弄的光景，弄得沒情沒緒，輾轉無聊，眼也合不上。看看譙樓上鐘鳴漏盡，画角高吹。貴哥只得近前叫道：雞將鳴矣，請君起身，以開再會。海陵從魂夢中爬起來，披衣就走。定哥也披了

衣服要送海陵、海陵叫他將息、不要他起來、定哥分付貴哥、好好送爺出去、你就進來、貴哥便掌了燈、悄悄地一重重開了門、送海陵、海陵走得幾步、見側邊一間廂房、淨蕩蕩没有人、便摟住貴哥求歡、貴哥道、大人極是疑心重的、我進去得遲、他豈不怪、海陵道、你是有功之人、夫人也要酬謝你的、定不作酸、一頭說、一頭就抱了貴哥走進廂房、恰好有舊椅子一張、靠着壁邊、海陵就那椅子上、與貴哥行事、原來貴哥年紀只得十五六歲、烏帶雖是看上他、幾番要偷摸他、怕着定哥、不曾到手、他只睃見定哥與海陵這般

恩愛只道怎地快樂所以欣然相就不道初時如此疼痛連聲告饒海陵亦愛惜他不敢恣意却又捨不得放手摩弄多時纔出角門而去却說定哥見貴哥送海陵去許久不轉疑有别事忙忙的潛踪躡足立在角門裏等他見他慢慢地轉來便將身子影在黑地裏聽他說些甚話只見他一路關門口裏喃喃的說道這樁事有甚好處却也當一件事去做他真是好笑一頭說一頭笑望房裏走只道没人聽見不料定哥影着身子跟着他走到房裏轉身去關房門纔看見定哥立在房門外嚇了一跌羞得當不得定哥

扶他起來道你和他幹的好事我都瞧見了貴哥道並不幹甚麼事定哥道你賴到那里去若是別一个我實是容不得他是你引進來的果然不比我那濁物如今正要和他來往難道倒多你不成只是你日後不要借我的先頭貴哥道小妮子安敢僭先只索夫人饒恕就罷大家歡歡喜喜坐到天明不題從此以後海陵不時到定哥那里通宵作樂貴哥和定哥兩个就像姊妹一般不相嫌忌漸漸的侍女們也都知道只是不敢管他閑事所不知者烏帶一人而已光陰似箭約摸着往來有數個月海陵是漁色的人

又尋着別個主兒去弄有好一程不到定哥這里道定哥偷垂淚眼、懶試新粧、冷落凄凉、埋怨咲悔、叫貴哥着人去尋女待詔、要他寄個信兒與海陵、催他再來、那女待詔又病倒在牀上、走來不得、定哥捺不住那春心鼓動、慾念牢騷、過一日有如一年、見了烏帶就似眼中釘一般、一發惹動心中煩惱、沒法計較、家奴中有個閻乞兒、年紀不上二十、且是生得乾淨、伶脫定哥看上了他、又怕貴哥不肯、不敢開言、湊着貴哥往娘家去了、便輕移蓮步、獨自一个走到廳前、只做叫閻乞兒分付說話、就與他結上了私情、怎見得

一个是幽閒作曠、一个是女色初侵、幽閨乍曠有如餓虎擒羊、女色初侵好似蒼鷹逐兎、鴛鴦枕上、羅襪縱橫、翡翠衾中、雲鬟散亂、定哥許多欲爲之興趣、此際方酣、乞兒一段鏖戰之精神、今宵畢露、

惟願同心天地老、何妨暮暮與朝朝

如此往來、非止一夜、一日貴哥回來、看見定哥容顏、不似前番愁悶、便問那人是幾時來的、定哥道、那人何曾肯來、不是跳槽、是奉命往他方去了、我日夜在此想你、怨你、你爲何今日纔回、貴哥道、夫人如何

是想我如何是怨我定哥道為你引得那人來這便是想你那人如今再不來這便是怨你貴哥見定哥這樣說話心中有七八分疑惑只是不敢問停不移時定哥叫貴哥到房中要對他說些甚麼話却又臉紅了不說半吞半吐的束住了嘴貴哥立了一會只得問道夫人叫喚小婢了來畢竟要分付些話怎的又不開口定哥歎口氣道你去得這幾日我惹下一樁事在這裏要和你商議故此叫你來又至你到我跟前我又說不出了貴哥道夫人平日沒一句話不對小婢子說的怎麼今日這般含糊疑慮定哥道我

不好說得我受了乞兒的虧貴哥道乞兒不過是抄化無賴的人受了他虧夫人若肯饒他便不打緊若不肯饒他着當直的送到五城兵馬司打你一頓板子重重的枷伽示他兩三個月就出氣了定哥道不是這個乞兒所以要和你計較一個長便貴哥道不是這個乞兒却是那個乞兒定哥道是家中的闖乞兒貴哥道若是闖乞兒衝激了夫人一發好懲治的了夫人自己不耐煩打他也不消送官府只待老爺回來着着實實的打他幾百趕逐他離了府門就勾了有恁麼長便短便要討較得定哥附着貴哥的耳

朵道不是這般說話數月前我被閒乞兒强姦了不好對別个說得只等你回來和伊商議一倆長便貴哥笑道府中規矩從來不許男子擅入中堂便是那人來也有個女待詔做牽頭小妮子做腳力纔走得進來這狗才怎的敢闖進繡房强姦夫人真是夫人受虧了這狗才的膽不知是怎麼樣大的但不知他是日間闖來的是夜間闖來的定哥的臉紅了又白白了又紅羞慚滿面道不瞞你說是夜裏進來的貴哥笑道據夫人說來是和姦不是强姦了不要說乞兒有罪連夫人也有個罪了定哥道我睡着在牀上

[illegible]
[illegible]人神

不知他怎地走將進來、把我騙了、嵩哥笑道、這的也倒是個啄木鳥、定哥也笑道、他怎的是個啄木鳥、貴哥道、小妮子問得、那啄木鳥把尖嘴在那樹上、赤了幾畫、搖了幾搖、那樹木裏頭的蠹虫兒、自然催出來等這鳥兒喫、夫人的房門謹謹拴上的、房中又有侍妾們相伴着、不知這狗才、把甚的在夫人門上畫得幾畫、搖得幾搖、夫人的房門就自開了、豈不是個啄木鳥、定哥笑道、好姐姐、你又來取笑我、實實與你說、那人許久不來、我心裏着實怨他、你又不在家中、沒有一个知我心的、我冷落不過、故此將就容納了乞

兒你知今既回來我就斷絕了他再不許他進來就是貴哥道齊停律法和姦也合杖斷夫人這說話正合着律法但憑夫人自家裁處只怕那蟲兒不肯罷又要鑽出來湊着他兩个正在說話間直的報說烏帶回來大家驚得面如土色忙忙出去迎接不在話下當時定哥雖對貴哥說了這一番心中却不捨得斷絕乞兒依先瞞瞞地趕着空兒幹事只不敢通宵作樂貴哥明知其事也只做不知不去發破他婢中有个小底藥師奴一日撞過定哥和乞兒在軒廊下說話跑來告訴貴哥貴哥叮囑他叫他不要多管我

夫人責罰故此小底藥餌奴也不對人說乞兒常常
來撩撥貴哥要圖貴哥打做一家貴哥只是不理他
一日乞兒張着眼錯把貴哥一把摟住了要喫嘴被
貴哥罵道你這狗才身上惹下了凌遲的罪兒還不
知死活又來撩我我說出來時只怕你這狗才死無
葬身之地那乞兒喫了這一場搶白暗暗對定哥說
纔絕了這個念頭再不敢來謊弄貴哥後來海陵即
了大位烏帶還做崇義節度使每遇元會生辰使家
奴葛魯葛溫詣闕上壽定哥亦使貴哥候問兩宮太
后起居海陵一見貴哥就想起昔日的情意因貴哥

詞氣行正、殷飭兩非

行狀

傳語定哥謂自古天子亦有兩后者能殺汝夫以從我當以汝爲后貴哥贖其以海陵言告定哥定哥笑道少時醜惡事已可耻今兒女已成立豈可更爲此事以貽兒女羞蓋與閭乞兒相得不忍捨之也海陵聞其言又使人謂定哥說道汝不忍殺汝夫我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乃以子烏荅補爲辭說彼常侍其父無隙可乘海陵即召烏荅補爲符寶祇候定哥與貴哥商議道事不可止矣因烏带酒酣令家奴葛魯葛温縊殺烏带時天德三年七月也烏带死海陵僞爲哀傷以禮厚葬之使小底樂師奴傳言定哥告以

納之之意定哥嘗行貴哥爲從小底藥師奴藁之曰夫人行矣閻乞兒何以爲情定哥懼其洩于海陵也以奴婢十八口賂之使無言與閻乞兒私事定哥入宮海陵冊爲娘子貞元元年封貴妃大愛幸許以爲后賜其家奴孫梅進士及第海陵每與定哥同輦游瑤池諸妃步從之閻乞兒以妃家舊人得給侍本位後海陵變倦愈疏定哥希得見一日獨居樓上海陵與他妃同輦從樓下過定哥望見號呼求去詛罵海陵海陵佯爲不聞而去定哥益無聊賴欲復與乞兒通乃使比丘尼向乞兒索所遺衣服以調之乞兒識

婦人亦知設機作謝宜皆記

其意笑曰妃今日富貴忘我耶定哥欲以計納乞兒于宮中恐閽者察其隱乃先令侍兒以大篋盛褻衣其中遣人載之入宮閽者索之見篋中皆褻衣閽者已悔懼定哥使人詰責閽者曰我天子妃親體之衣爾故玩視何也我且奏聞之閽者懼曰死罪請後不敢再視定哥乃使尼以大篋盛乞兒載入宮中閽者果不敢復索乞兒入宮十餘日定哥得恣情歡謔喜出望外然樂不可極不得已使衣婦人衣雜諸侍婢抵暮混出貴哥聞其事以告海陵海陵乃殺死定哥梭楠乞兒及比丘尼皆伏誅封貴哥莘國夫人小

底乘師奴以匿定哥姦事杖百五十後亦賜死麗妃

石哥者定哥之妹祕書監文之妻也海陵與之私欲納之宮中乃使文庶母按都瓜主文家海陵謂按都瓜曰必出而婦不然我將別有所行按都瓜以語文文難之按都瓜曰上謂別有所行是欲殺汝也豈以一妻殺其身乎愚痴諒不至此文不得已乃與石哥相持慟哭而別是時海陵至中都迎石哥于中都納之一日海陵與石哥坐便殿召文至前指石哥問道卿還思此人否文答道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微臣豈敢再萌邪思海陵大喜道卿爲人大

忠厚乃以廸替阿不之妻擇特懶貨之使爲夫婦及定哥縊死遣石哥出宮不數日復召入封爲昭儀正隆元年封柔妃二年進封麗妃昭媛察八者姓耶律氏嘗嫁奚人蕭堂古帶海陵聞其美強納之封爲昭媛以蕭堂古帶爲護衛察八見海陵寵御甚多每以新歡間舊愛不得已勉意承歡而心嘗戀戀堂古帶也一日使侍女以軟金鵪鶉袋子數枚題詩一首遺蕭堂古帶詩云

一入深宮盡日閑　思君欲見淚闌珊
今生不結鴛鴦帶　也應重過望夫山

堂古帶得之懼、稍及已、爲告往河間縣、無何事覺、海陵召問之、堂古帶以實聞、海陵道、此非汝之罪也、罪在思汝者、吾爲汝結來生緣、乃登寶昌樓、手刃察八墮樓下死、諸后妃嬪媵莫能仰視、并誅侍女之遺忭金鵝鶉袋者、海陵殺諸宗室、擇其婦女之美者、皆欲納之宫中、乃諷宰相道、朕嗣續未廣、此黨人婦女有朕中外親、納之宫中何如、徒單貞以告蕭裕、蕭裕道近殺宗室、中外異議紛紜、奈何復爲此耶、徒單貞以其語復海陵、海陵道、吾固知裕不肯從、乃使貞自以己意諷蕭裕、必欲裕等請行此事、貞不獲辭、乃對裕

說道上意已有所屬公固止之楊將及矣蕭裕道送不肯已惟上擇一人納之徒單貞道必須公等白之裕知不可止乃具奏遂納秉德弟糺里妻高氏宗本子莎魯剌妻宗固子胡里剌妻胡失來妻又納叔曹國王宗敏妻阿懶于宮中貞元元年封爲昭妃大臣奏宗敏屬近尊行不可乃令阿懶出宮而封高氏爲修儀加其父高那魯瓦輔國上將軍母完顏氏封密國夫人又宋王宗望女壽寧縣主什古梁王宗弼女靜樂縣主蒲剌及習撚宗雋女師姑兒皆海陵從姊也混同郡君莎里古真及其妹餘都太傅宗本

女也爲海陵再從姊妹表兄張定安妻奈剌忽麗妃姊蒲魯胡只皆有夫惟什古喪夫海陵無所忌恥使高師姑內哥阿古等傳達言語皆與之私內中莎里古真色最美而善淫高師姑對他說道上之好美色汝所知也汝之美主上能舍汝乎主上于汝爲再從姊妹出閤之日服制無矣相遇猶路人然汝曷不入侍于上以博恩寵莎里古真笑而從之入見海陵淫陵幸之竭盡精力博得古真一笑笑曰以其夫撒速近侍局直宿海陵謂撒速道爾妻年少遇爾直宿不可令宿于家當令宿于妃位撒速黙然不敢出一語

每召古真入海陵必親伺候于廊下立久不至則坐于高師姑膝上以望之高師姑道陛下尊爲天子嬪御滿前何勞若如此海陵笑道我則以天子爲易得耳此等期會乃不貴也莎里古真一至則捧惜撫摸無所不用其極惟恐古真之不悅已然古真在外頗恣淫佚恃寵笞決其夫其夫亦不能制見官之尊貴人之有才者及美貌而饒於淫具者必招徠之與之交合不以爲恥海陵聞之大怒道爾愛貴官有貴如天子者乎爾愛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爾愛娛樂有豐富偉岸過我者乎怒甚氣咽不能言莎里古

於海陵之慕所莎里古真元弓之名作丁[illegible]百天[illegible]

真恬不爲意，嘻嘻的道：我只笑爾無能耳。海陵又大怒，遣之出宮。後復思之，屢召入焉。其妹餘都，牌印穀古剌妻也。海陵嘗私之，謂之曰：汝貌雖不揚，而肌膚潔白可愛，勝莎里古真多矣。餘都恚曰：古真既有貌，陛下何不易其肌膚，作一全人。海陵道：我又不是閻羅天子，安能取彼易此。餘都道：從今以後，妾不敢復承幸御矣。海陵慰之曰：前言戲之耳，汝毋以我言爲實而生怨恚也。進封壽陽縣主，出入貴妃位。又使內哥召什古出入昭妃位。什古者，將軍乖剌哈迷妻也。乖剌哈迷豐軀偉幹，長九尺有奇，力能扛鼎，氣可吞

牛、一夕常淫二三婢不則、滿身抽、搐、然、必提搦重物以洩、其氣、每與什古交合、什古輒嬌顫淋時瞑目欲死後因尾剌階送從征陣亡、什古不耐寂寞遂與門下少年相通恨不稱意少年乃覓淫恭傳之過背不倦什古笑道今日差强人意後有知之者遂稱少年爲差。强人以笑、海陵聞什古之淫蕩也遂使內哥傳語什古道爾風流啖名冠絕一時然沉溺下僚未見風流元帥豈不虛負先生主上獨尊九五係出大僚爾何不獨當一隊分沾雨露以自快乎、什古笑道主上雖雄恐不能敵尾剌階送之半、況且後宮森列

何必召妾詢哥道、主上屬意爾久矣、汝若不往、恐上怒不測。什古不得已、乃入宮焉、海陵乘其未至、先于小殿煖位、置琴阮其中、什古來朝見畢、海陵携其手、坐于膝上、調琴撥阮以悅其心、進封昭寧公主、遂檢洞房春意一冊、戲道朕今宵與汝將此二十四勢次第試之、什古笑道陛下既欲挑戰、妾敢不爲應兵、海陵未盡其勢之半、意欲少息、什古抱持道陛下可謂善戰矣、第恨其少弱耳、海陵恧然道、尾刺哈迷之具何如、什古道、大異于是、海陵不悅道、汝齒長矣、汝色衰矣、朕不棄汝、汝之大幸、何得云爾、什古赧赧面

羅翌日出宮潛以其狀對少年說道帝之交合累有傳授非空得也少年不肅以其語洩之于人人笑謂少年道帝今作甚蹤人矣奈剌忽者蒲只吟剌赤女也性美潔白見者無不嘖嘖及笄嫁于節度使張定安為妻定安為海陵表兄海陵未冠時常過定安家嬉戲即與奈剌忽同席接談諧笑竟日遂與之私無何張定安受熙宗命出使于宋海陵與奈剌忽通宵行樂遂如夫婦房中侍婢無得免者不料熙宗詔海陵赴梁王軍前聽用海陵只得辭別奈剌忽而去不復再見直至即位方纔又召奈剌忽出入宮如仕女

使闊懶有夫在外海陵欲幸之封以爵者召之入宮惡其有娠乃命人煎麝香湯躬自瀋之且揉拉其腹闊懶欲全性命乃乞哀道苟得乳娩當不舉以侍陛下海陵道若待大產則汝陰寬衍不可用矣竟揉墮其胎越數日幸之闊懶惡路不淨海陵之陽濡染不潔懶覷而笑作口號道

禿禿光光一個瓜　忽然紅水浸根芽
今朝染作紅瓜出　不怕瓜田不種他

闊懶笑而答道

淺淺平平一個溝　鮎魚在內恣遨遊

誰知水滿溝中淺　變作紅魚不轉頭

海陵又道

黑松林下水潺湲　點點飛花落滿川

魚躑桃浪逝春水　衝破松林一片煙

閑懶又答道

古寺門前一個僧　袈裟紅映半邊身

從今撇却菩提路　免得頻敲月下門

海陵笑道爾可謂善于應對矣蒲察阿虎迭女叉察海陵姊慶宜公主所生幼養于遼王宗幹府中及笄而嫁秉德之弟特里秉德伏誅叉察當連坐太后使

梧桐請于海陵由是得免海陵遂白太后欲納之太后道是兒始生先帝親抱至吾家養之至于成人帝雖舅猶父也豈可為此非禮之事海陵屈于太后而止叉察跌宕喜淫不安其室遂與完顏守誠有姦守誠本名遏里來芳年淑艾白皙過人更善交接叉察絕愛之太后稍知其事乃以之嫁宗室安達海之子乙補剌乙補剌不勝其欲叉察日與之反目海陵不知其故數使人諷乙補剌出之因而納之太后初不知也叉察思念守誠愁眉不展每侍海陵強為笑樂轉背即詛詈不已偵者以告海陵海陵怒道朕乃不

如完顏守誠耶遂撻殺守誠欲併殺乂察乂得太后求哀乃釋放出宮無何乂察家奴告乂察痛守誠之死日夜咒詛語涉不道海陵乃自臨問責乂察下道汝以守誠死詈我耶守誠不可得見矣汝今令汝往見之遂殺乂察而分其屍太宗正阿里虎妻蒲速碗乃元妃之妹也大有姿色而持身頗正間入見元妃留宿於宮中逆曉海陵強之同坐飲宴蒲速碗正色開拒退食于元妃之幕將周身衣服謹繫牢結坐而不卧以防海陵之辱已果然譙樓鼓急畫角聲催銀釭半滅半明神思乍醒乍倦海陵突至強抱求歡蒲速

碗再四不從，海陵愛戀不已，相持相拒　及更餘，海陵乃以力制之，怒發如雷，聲如乳虎喝　侍婢共扶持之，盡斷其中身衣帶，蒲速碗氣索力疲，支撐不住，叫不得撞天的冤屈，只得緊閉着雙眼，放開了兩手，任憑着海陵百謔千嘲，千抽萬送，就像喉嚨氣斷死了，不得知的一般，這海陵像心像意，侮弄了許多時節，見蒲速碗沒有一些兒情趣，到也覺得沒意思，興盡而去，元妃問蒲速碗道，妹妹，你平昔的興在那裏去了，今日做出這般模樣，蒲速碗道，姐姐，你可是有人氣的，古來那娥皇女英，都是未出嫁的女子，所以

[illegible]

帝尭把他嫁得舜哥哥天子、我是有丈夫的、若和你合着個老公、豈不惹人笑殺、連姐姐也做人不成了。元妃道、事到其間、連我也做不得主、俗語說得好、只好隨鄉入鄉、那里顧得人笑恥、蕭速硯道、姐姐、你說得好話兒、這話兒只當不說罷、世上那有百世太平、千年天子、你倘或被人凌辱、你心裏過去得否、元妃悽沮不出一聲、過了一夜、次日早晨、蕭速硯辭朝歸去、再不入宮朝見、雖是海陵假托別樣名目來宣召他、他也只以疾辭、道、臣妾有死而已、不能復見娘娘、海陵亦付之無可奈何也、張仲軻者、幼名牛兒、乃市井

無賴小人慣說傳奇小說雜以排優詼諧語爲業其舌尖而且長伸出可以餂着鼻子海陵嘗引之左右以資戲笑及即位乃以爲秘書郎使之入直宮中遇景生情乘機謔浪略無一些避忌海陵嘗與妃嬪雲雨必撤其帷帳使仲軻說淫媟語于其前以鼓其興或令之躬身曲背爲墊妃腰或令之調搽淫藥撫摩陽物又嘗使妃嬪裸列于左右海陵裸立于中間使仲軻以絨繩縛己陽物牽拽而走遇仲軻駐足之妃即牢竟嬲弄仲軻從後推送出入不敢稍緩故凡妃嬪之陰仲軻無不熟覩之者有一室女鄭年稚齒貌

美而捷于應對海陵寵之每每與健婢侍淫褻時輒指是女對仲軻談道此兒弱小不堪受大含弘狀姑待之不忍見其痛苦仲軻呼萬歲一日海陵晝醉隱几而臥仲軻暫息于簷下此女恐海陵之寒提衲覆其肩海陵驚醒醉眼朦朧見是此女即摟抱於懷遂乘興幸之竟忘其質之弱年之小也此女果不能當涕泗交下海陵忙拔出其陽女陰中血流不止海陵憐惜之呼仲軻以舌舐其血仲軻但稱死罪不敢仰視海陵再三強仲軻舐之女羞縮自起而止海陵引仲軻道汝亦猶眉男子非無陽者朝朝暮暮見朕與

妃嬪竊戲汝之陽亦崛彊否汝可脫去下衣俾朕觀
之仲軻道殿陛尊嚴宮闈謹肅臣何等人敢裸露五
形以取罪戾海陵道朕欲觀汝之陽物罪不在汝朕
不汝責仲軻叩首求免海陵勅內豎盡褫其衣仲軻
俯身蹲踞于地以雙手掩于膀前海陵又勅內豎以
繩綁縛仲軻仰卧于櫈上其陽直豎而起亦大而長
僅有海陵三分之二諸妃嬪見者皆掩面而笑海陵
道汝等莫笑此亦人道耳設使室女當之未必不作
痛也妃嬪又笑久之見其痿縮不舉始釋其縛又嘗
召侍臣衆于一殿各露其積以相比並大者列爲第

陽夜五更
折

此老何心
世界

亡語太
狎

一班賞以崩殘不用宮女一人給與陽依牙牌一面中者列為第二班賞以帑鈔百錠從與陽伯牙牌一面不及二等者為最下不入選除正殿朝參奏事大請賞賚依次敘爵外凡入宮直宿內殿陽敵即不論官爵崇卑悉照牙牌列成班次以為笑樂雖洪單貞亦不能免百人之中與海陵相伯仲者居其一父叔事海陵者居其二效顰海陵者百不得一也時人為謠歌云

朝廷做事忒與陽　　白做銓司關選場
政事文章俱不用　　惟須腰下硬幫幫

那敢去直傳到海陵耳朵裏海陵也只當不得知一味頭只是作樂淫謔不要說起那宮中嬪御就是宮應嬪人曾蒙幸者海陵也列在宮人數內雖有丈夫的皆分番出入聽其淫亂海陵還不足意欲把這些婦人隨意幸之限于更番不便乃盡遣其丈夫往上京去了恰把這些婦人都留在宮中每當行幸即令撤蔽去幃帳教坊司近前奏樂幸已方止再幸再奏一幸必及數嬪徒以盡己之興而諸婦皆不暢所欲人人嗟怨常幸室女必求與狎暱不顧女之創痛有不遂其情者令宮嬪牽制其手足使不得動搖與如

嬪同寢必自擲一物于地使近侍俯視之俯視者殺又諭宮中給使男子於妃嬪位舉首者刓其目出入不得獨行便旋須兩人偕往所司執刀監護不由路者斬之日入後下堦砌行者死告者賞錢百萬男女倉猝互相觸先聲言者賞三品官後言者死齊言者皆釋之有梁珫者本大臭家奴隨元妃入宮以閹豎事海陵珫性便佞善迎合人意海陵特見寵信言無不從珫嘗構求海上仙方遂覓與陽異物修合媚藥以奉海陵海陵試之頗有効驗益肆淫蠱中外嬪御婦女殆數萬人猶恨不得絕色以逞心意珫乃極言

宋劉貴妃絕色傾國海陵道、汝試言其容止琉道、對髮膩理、姿質纖儂、體欺皓雪之容光、臉奪英華之濯艷、顏影徘徊、光彩溢目、承迎盼睞、舉止絕倫智算過人、歌舞出衆、海陵聞言大喜、自此決南征之意、將行、命縣君高師姑貯紫綃帳、書石床、鷓鴣枕、郝麈褥、神絲綉被、瑟瑟幕、紋布巾、帳輕疎而薄、視之如無所礙、雖屬隆冬、而風不能入盛暑則清涼自至、其色隱隱焉、忽不知其帳也、乃鮫綃之類、床文如錦繡、石體甚輕、郅支國所獻、枕以七寶合爲麒麟、褥色殷鮮、光軟無比、云是郝麈獸毛所爲、出自句驪國、被縐三千

篭帑、仍間以奇花異葉、上綴靈粟之珠、如果粒、五色輝煥、其幕色如瑟瑟、闊三丈、長百尺、輕明虛薄、無以為比、向空張之、則疎朗之紋、如碧絲之貫其珠、雖大雨暴降、不能濕漏、云以鮫人瑞香膏所傳故也、紋布巾、即手巾也、潔白如雪、光軟如綿、拭水不濡、用之彌年、不生垢膩、乃得自鬼谷國者、後得劉貴妃時用之、更爇九玉釵、蠲忿犀、如意玉、龍綃衣、龍蕤紫拂、釵刻九鸞、皆九色、其上有字曰玉兒、工巧妙麗、殆非人製、犀圓如彈丸、帶之令人蠲忿怒、玉類桃實、上有七孔、云是通明之象、衣重無一二兩、傳之不盈一握、拂色

[illegible]

崇如烟樾、可長三尺、刻水晶爲柄、刻紅玉爲環紐、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濕、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置於堂中、則日無蠅蟲、夜無蚊蚋、搖之爲聲、則雞犬無不驚逸、垂之澗源、則魚介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于空中、則成瀑布、燒燕肉燻之、則焞焞焉若生雲霧、云得于洞庭湖中者、侯得劉貴妃、則以賜之、海陵件件色色都打點端正、不想探事人來、報說劉貴妃已辭世矣、海陵好不痛惜、忙傳下號令、說教邳宋特把他死屍也擡來、照一照、完了心中一念、這纔是

生前不結鴛鴦帶　死後空勞李少君

冰豈違世中豈見射哈人依才天之正氣首自人心自六月

世宗時爲濟南尹夫人烏林荅氏玉質冰膚體輕氣馥綽約窈窕轉動照人海陵聞其美思有以通之而烏林荅氏端方肅愨無隙可乘一日傳旨召之世宗忿忿抗旨不使之去烏林荅氏泣對世宗道妾之身王之身也一應不再妾之志也寧肯爲上所辱苐妾不應召則無君王不承旨則不臣上坐是以殺王王更何辭以免我行當自勉不以累王也世宗涕泣不忍分離烏林荅氏毅然就道一路上要其沮辭無以爲情行至良鄉地方乃將周身衣服縫紉固密題詩一首于衣襟上遂自殺詩云

世態翻如掌　君心狠似狼
克狂圖快樂　淫逆滅綱常
我娘身無辱　夫存姓亦香
敢勞傳音客　背血報君王

烏林荅氏既死使者以訃聞海陵偽為哀傷命歸其櫬於世宗世宗發櫬視之面色如生血凝喉吻撫屍痛悼以禮葬焉後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不復立后者以烏林荅氏之死節也此是後話按說海陵大舉南侵造戰船於江上毀民廬舍以為材煮死人膏以為油費財用如泥沙視人命如草菅既發兵南下群臣

因萬民之嗟怨、立曹國公烏祿爲帝　即位遼陽、改名雍、改元大定、遣降海陵爲王、海陵聞之歎道、朕本欲削平江南、然後改元大定、今日之事、豈非天乎、因出素所書一、看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群臣、遂召諸將謀叛、師北還、至瓜洲、浙西路都統制耶律元宜等謀弒之、箭入帳中、海陵以爲宋兵追至、及視箭曰、此我兵也、欲取弓還射、忽又中一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斡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妃嬪等數十人皆遇害、後世宗數海陵過惡、不當有王封、土不當在諸王塋域、乃降廢爲海陵王、復降爲庶人、改葬

于酉南四十里後人有詞歎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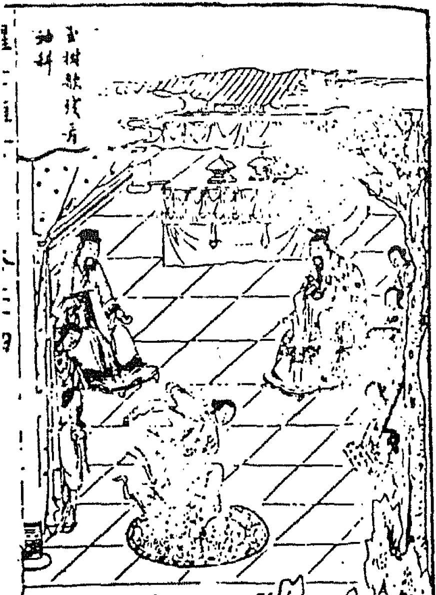
世上誅人不愛色　惟有海陵無止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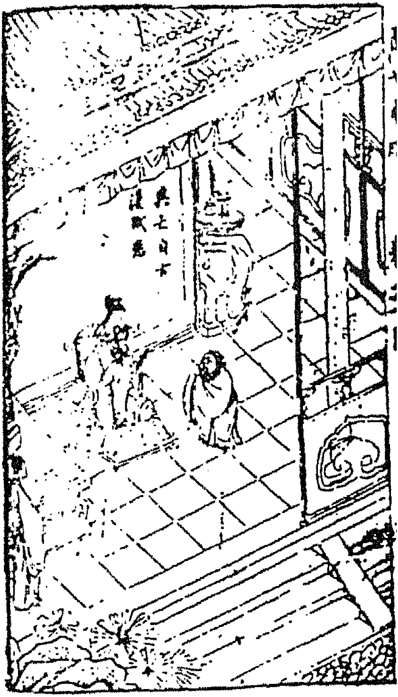
未曾立馬向吳山　大定改元空歎息

空歎息　空歎息　國破家亡回不得

孤身客死倩人憐　萬古傳名爲逆賊

醒世恒言


武樹歌殘看袖斜


興亡自古
漫賦悲

第二十四卷

隋煬帝逸遊召譴

玉樹歌殘舞袖斜　景陽宮裡劍如麻
曙星自合臨天下　千里空教怨麗華

這首詩單表隋文帝篡周滅陳、奄有天下、一統太平、眞個治得外戶不閉、路不拾遺、初時已立太子勇爲東宮、勇因不得母后獨孤氏歡心、原來文帝獨孤皇后、最是妬忌、文帝畏而愛之、常言前代帝王、骨肉分爭、皆因嫡庶相猜相忌、致有篡弒、今吾家五子同母、傍無異生之子、後來安享太平、絕無後患、不想太子

勇嫡妃元氏無寵、抑鬱而死、專寵雲定興之女、所生子女、皆是庶出、獨孤皇后心中甚是不憤、每每在文帝前譖愬太子勇之短、文帝極是懼內的、聽他言語、太子勇日漸日踈、却有第二子、晉王廣、爲揚州都總管、生來聰明俊雅、儀容秀麗、十歲即好觀古今書傳、至於方藥、天文地理、百家技藝術數、無不通曉、却只是心懷叵測、陰賊刻深、好鈎索人情深淺、又能爲矯情忍詬之事、刺探得太子勇失愛母后、日夜思所以間之、日與蕭妃獨處後宮、皆不得御幸、每遇文帝及獨孤皇后使來、必與蕭妃迎門候接、飲食款待、加乎

交往來，臨去，又以金錢納諸袖中，以故人人到母后根前，交口同聲，誇稱晉王仁孝聰明，不似太子寡恩傲禮，專寵阿雲，致有如許㹠犢，獨孤皇后大以爲然，日夜譖之於文帝，說太子勇不堪承嗣大統，後來晉王廣又多以金寶珠玉，結交越公楊素，令他譖廢太子，楊素是文帝第一個有功之臣，言無不從，皇后譖之於內，楊素毀之於外，文帝積怒太子勇，已非一日，竟廢太子勇爲庶人，幽之別宮，却立晉王廣爲太子，受命之日，地皆震動，識者皆知其奪嫡陰謀，獨楊素殘忍深刻，揚揚得意，以爲太子由我得立，威權震天

下、百官皆畏而敬之、後來獨孤皇后崩後宮却得近倖、文帝有一位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之女也、隋滅陳、配掖庭、性聰慧、姿貌無雙、及皇后崩後、始進位爲貴人、專房擅寵、後宮莫及、文帝寢疾於仁壽宮、夫人與太子廣同侍疾、平旦、夫人出更衣、爲太子所逼、夫人拒之、髮亂神驚、歸於帝所、文帝怪其容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泫然泣曰、太子無禮、文帝大恚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悞我、蓋指皇后也、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黄門侍郎元巖、司空越公楊素等曰、召我兒來、述等將呼太子廣、帝曰、勇也、楊素曰、國本不可屢易、臣

不敢奉詔帝氣更塞回面向內不言素出語太子廣日事急矣太子廣拜素曰以終身累公有頃左右報素曰帝呼不應喉中呦呦有聲素急入文帝已崩矣陳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悲慟歔欷太子廣遣使者齎金合緘封其際親書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為藥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開見盒中有同心結數枚宮人咸相慶曰得免死矣陳夫人恚而卻坐不肯致謝宮人咸逼之乃拜使者太子夜入烝焉明旦發喪使人殺故太子勇而後即位左右扶太子上殿太子足顫欲倒者數四不能上楊素叱去左右以手

扶接太子援之乃上、百官莫、不嗟歎、楊素歸謂家人曰、小兒子吾已提起、教作大家、郎不知能了當否、素恃已有功於帝、多呼爲郎君、時宴內宮、宮人偶遺酒汚素衣、素叱左右引下加捶焉、帝甚不平、隱忍不發一日帝與素釣魚於後苑池上、並坐、左右張傘以遮日、帝起如廁、回見素坐赭傘下、風骨秀異、神彩毅然帝大忌之、帝每欲有所爲、素輒抑而禁之、由是愈不快於素、會素死、帝曰、使素不死、夷其九族、先是素一日欲入朝、見文帝執金鉞、逐之曰、此賊、吾欲立勇、竟不從吾言、今必殺汝、素驚惕入室、召子弟二人語曰、

吾必死矣、出見文帝如此如此、移時而死、帝自索死益無忌憚、沉迷女色、二日顧謂近侍曰、人主享天下之富、亦欲極當年之樂自快其意、今天下富安外內無事、正吾行樂、之日也、今宮殿雖壯麗顯、敞苦無曲房小室、幽軒短檻、若得此、則吾期老於其中也、近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項昇、浙人也、自言能構宮室、翌日詔召問之、昇曰、臣乞先進圖本、後日進圖、帝覽之、大悅、即日詔有司供具材木、凡役夫數萬、經歲而成、樓閣高下、軒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屬、回環四合牖戶自通、千門萬戶、金碧相輝、照耀人耳目、

（長言不盡約有何補焉）

金虬伏於棟下、玉獸蹲於戶傍、壁砌生光、瑣窗曜日、工巧之極、自古未之有也、費用金寶珠玉、庫藏為之一空、人誤入其中者、雖終日不能出、帝幸之大悅、顧左右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詔以五品官賜昇、仍給內庫金帛千疋賞之、詔選良家女數千以居樓中、帝每一幸、經月不出、是月、大夫何稠進御女車、車之制度絕小、祇容一人、有機伏於其中、若御童女、則以機礙女之手足、女纖毫不能動、帝以處女試之、極喜、召何稠謂之曰、卿之巧思一何神妙如此、以千金贈之、稠又進轉關車、可以昇樓

閣如行平地車中御女則自搖動帝尤喜悅謂稠曰此車何名稠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願賜佳名帝曰卿任其巧意以成車朕得之任其意以自樂可命名任意車也帝又令畫工繪畫士女交合之圖數十幅懸於閣中其年上官時自江外得替回鑄烏銅鑑數十面其高五尺而濶三尺磨以成鏡爲屏環於寢所詣闕投進帝以屏納迷樓中而御女於其傍纖毫運轉皆入於鑑中帝大喜曰繪畫得其象耳此得人之真容也勝繪圖萬倍矣帝日夕沉荒於迷樓罄竭其力亦多倦怠又開地周二百里爲西苑役民力

常百萬內爲十六院、聚巧石爲山、鑿池爲五湖四海、詔天下境內所有鳥獸草木驛送京師、詔定西苑十六院名、

景明　迎暉　棲鸞　晨光　明霞　翠華

文安　積珍　影紋　儀鳳　仁智　清修

寶林　和明　綺陰　絳陽

每院、擇宮中佳麗謹厚有容色美人實之、選帝常幸御者爲之首、分派宦者主出入易市、又鑿五湖、每湖四方十里、東曰翠光湖、南曰迎陽湖、西曰金光湖、北曰潔水湖、中曰廣明湖、湖中積土石爲山、構亭殿屈

對敏捷帝尤愛之常從帝遊終不得入宮、曰爾非宮中物也、義乃出自宮、以求進、帝由是愈加憐愛得出入內寢、義多臥御榻下、帝遊湖海回、多宿十六院、一夕中夜帝潛入棲鸞院時夏氣暄煩、院妃慶兒臥於簾下、初月照軒甚是明朗慶兒睡中驚魘若不救者、帝使義呼慶兒帝自扶起、久方清醒、帝曰、汝夢中何故而如此、慶兒曰、妾夢中如常時帝握妾臂、遊十六院、至第十院帝入坐殿上、俄時火發、妾乃奔走、回視帝坐烈焰中驚呼人救帝、久方睡覺、帝自強解曰、夢死得生、火有威烈之勢、吾居其中、得威者也、後帝幸

江都被弑帝入第十院居火中此其應也一夕帝因觀殿壁上有廣陵圖帝注目視之移時不能舉步時蕭后在側謂帝曰知他是甚圖畫何消帝如此挂心帝曰朕不愛此畫只爲思舊遊之處耳於是以左手凭后肩右手指圖上山水及人烟村落寺宇歷歷皆如在目前謂蕭后曰朕昔征陳後主時遊此豈期久有天下萬機在躬便不得豁然於懷抱也言訖容色慘然蕭后奏曰帝意在廣陵何如一幸帝聞之言下恍然即日召羣臣言欲至廣陵旦夕遊賞議當泛巨舟自洛入河自河達海入淮至廣陵羣臣皆言似此

程途不啻萬里、又孟津水緊、滄海波深、若泛巨舟、事恐不測、時有諫議大夫蕭懷靜、乃皇后弟也、奏曰、臣聞秦始皇時、金陵有王氣、始皇使人鑿斷砥柱、王氣遂絕、今睢陽有王氣、又陛下喜在東南、欲泛孟津、又慮危險、況大梁西北有故河道、乃是秦將王離畎水灌大梁之處、乞陛下廣集兵夫、於大梁起首開掘、西自河陰引孟津水入、東至淮陰、放孟津水出、此間地不過千里、況於睢陽境內經過、一則路逹廣陵、二則鑿穿王氣、帝聞奏大喜、出勅朝堂有敢諫開河者斬、乃命征北大總管麻叔謀爲開河都護、以蕩寇將軍

李淵為開河副使、淵辭疾不赴、即以左屯衛將軍令狐達代之、詔發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者皆至、如有隱匿者、斬三族、凡役夫五百四十三萬餘人、晝夜開掘、急如星火、又詔江淮諸州造大船五百隻、使命促督、民間有配著造船一隻者、家產破用皆盡、猶有不足、枷項笞背、然後鬻賣子女以供官費、到得開河功役漸次將成、龍舟亦就、帝大喜、將幸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東都、宮女半不隨駕、爭攀號留、且言遼東小國、不足以煩大駕、願遣將征之、帝意不回、作詩留別宮人云、

我夢江都好　征遼亦偶然

但存顏色在　離別只今年

車駕既行師徒百萬離都旬日長安貢御車女袁寶兒年十五腰肢纖墮騃憨多態帝寵愛特厚時洛陽進合蒂迎輦花云得之嵩山塢中人不知其名採花者異而貢之會帝駕適至因以迎輦名之帝令寶兒持之號曰司花女時詔虞世南草征遼指揮德音勅寶兒持花侍側注視久之帝謂世南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朕常謂儒生飾於文字豈人能若是乎及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憨態今注目於卿卿才人可

便作詩嘲之世南應詔爲絕句云

學畫鴉黃半未成　垂肩嚲袖太憨生
緣憨却得君王寵　長把花枝傍輦行

帝大悅旣至汴京帝御龍舟蕭后乘鳳舸於是吳越取民間女年十五六歲者五百人謂之殿脚女至龍舟鳳舸每船用綵纜十條每條用殿脚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脚女與羊相間而行時方盛暑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於汴渠兩隄上一則樹根四散鞠護河隄二則牽舟之人庇其陰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獻柳一株賞一匹絹百姓

競獻之又令親種帝自種一株羣臣次第皆種方及百姓時有謠言曰天子先栽然後百姓栽栽與災同音蓋妖讖也栽畢取御筆寫賜垂柳姓楊曰楊柳也時舳艫相繼連接千里自大梁至淮口聯綿不絕錦帆過處香聞數里一日帝將登龍舟凭殿脚女吳絳仙肩喜其媚麗不與羣輩等愛之久不移步絳仙善畫長蛾眉帝色不自禁回輦召絳仙將拜婕妤蕭后性妬忌故不克諧帝寢興罷擢爲龍舟首楫號曰崆峒夫人由是殿脚女爭效爲長蛾眉司宮吏日給螺子黛五斛號爲蛾綠螺子黛出波斯國每顆直十金

後復賦不足雜以銅黛給之獨絳仙得賜螺黛不絕帝每倚簾視絳仙移時不去顧內謁者曰古人言秀色若可餐如絳仙真可療饑矣因吟持檝篇賜之曰

舊曲歌桃葉　新粧艷落梅
將身傍輕檝　知是渡江來

詔殿腳女千輩唱之時越溪進耀光綾綾紋突起有光彩帝獨賜司花女及絳仙他人莫預蕭后恚憤不懌由是二姬稍稍不得親幸帝常登樓憶之題東南柱二篇云

黯黯愁侵骨　綿綿病欲成

須知潘岳鬢　强半爲多情

又云

不信長相憶　絲從鬢裡生
閒來倚檻立　相望幾含情

殿脚女自至廣陵悉命備月觀行宮絳仙輩雖不得親侍寢殿有郎將自瓜州宣事廻進合歡果一器帝命小黃門以一雙馳騎賜絳仙遇馬上搖動合歡蔕解絳仙拜賜因附紅箋小簡上進曰

驛騎傳雙果　君王寵念深
寧知辭帝里　無復合歡心

帝覺之不悅、顧小黃門曰、絳仙如何辭怨之深也、黃門拜而言曰、適走馬撞動、及月觀果已離解、不復連理、帝因言曰、絳仙不獨容貌可觀、詩意深切、乃女相如也、亦何謝左貴嬪乎、帝嘗醉遊後宮、偶見宮婢羅羅者、悅而私之、羅羅畏蕭后、不敢迎帝、因託辭以程姬之疾、不可薦寢、帝乃嘲之曰、

個人無賴是橫波　黛染隆顱簇小蛾、
幸好留儂伴成夢　不留儂住意如何

帝自達廣陵、沉湎滋深、荒淫無度、往往爲妖祟所惑、嘗遊吳公宅雞臺、恍惚間與陳後主相遇、帝幼年與

急史君叙得趣此唐人筆之妙

後主甚喜乃起迎之都忘其已死後主尚與帝爲殿下後主戴青紗皂幘青綽袖長裾綠錦純緣紫紋方平履舞女數十羅侍左右中有一女殊色帝屢目之後主云殿下不識此人耶即張麗華貴妃也每憶桃葉山前乘戰艦與此妃北渡爾時麗華最恨方倚臨春閣試東郭毚紫毫筆書小研紅箋作答江令璧月句未終見韓擒虎躍青驄馬擁萬甲騎直來衝人都不存去就之禮以至有今日言罷即以綠文則游酒蠡酌紅梁新醞勸帝帝飲之甚懽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華白後主辭以抛擲歲久自井中出來腰

股粗巨無複往時姿態帝再三覆之乃徐起舞終一曲後主問帝蕭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後主復誦詩十數篇帝不記之獨愛小窗詩及寄侍兒碧玉詩小窗詩云

午睡醒來晚　無人夢自驚
夕陽如有意　偏傍小窗明

寄碧玉云

離別腸應斷　相思骨合銷
愁魂若非散　憑仗一相招

麗華拜求帝賜一章帝辭以不能麗華笑曰嘗聞此

處不留儂會有留儂處安得言不能耶帝强爲之擱筆立成曰

見面無多事　聞名爾許時
坐來生百媚　實個好相知

麗華拜誦赧然不懌後主問帝龍舟之遊樂乎始謂殿下致治在堯舜之上今日仍此逸遊大抵人生各圖快樂向時何見罪之深耶三十六封書至今使人怏怏不悅帝忽悟其已死叱之曰何今日尚呼我爲殿下復以往事相訊耶恍惚不見帝兀然不自知驚悸移時帝後御龍舟中道聞歌者甚悲其辭曰

之可泣

我兄征遼東　餓死青山下
今我挽龍舟　又困隋堤道
方今天下饑　路糧無些小
前去三千程　此身安可保
寒骨枕荒沙　幽魂泣煙草
悲損門內妻　望斷吾家老
安得義男兒　焚此無主屍
引其孤魂回　負其白骨歸

帝聞其歌遽遣人求其歌者至曉不得其人帝頗傍徨通夕不寐帝知世祚已去意欲遂幸永嘉群臣皆

不願從揚州朝百官，天下朝貢使無一人至者，有來者，在途遭兵奪其貢物，帝猶與羣臣議詔十三道起兵，誅不朝貢者，帝深識玄象，常夜起觀天，乃召太史令袁充問曰，天象如何，充伏地泣涕曰，星文大惡，賊星逼帝座甚急，恐禍起旦夕，願陛下遽修德滅之，帝不樂，乃起入便殿，索酒自歌曰，

宮木陰濃燕子飛　興亡自古漫成悲
他日迷樓更好景　宮中吐艷戀紅輝

歌竟，不勝其悲，近侍奏，無故而歌甚悲，臣皆不曉，帝曰，休問，他日自知也，俄首不顧，召蜑民王義問曰，汝

知天下將亂乎義泣對曰臣遠方廢民得蒙上貢進入深宮久承恩澤又常自宮以近陛下天下大亂固非今日履霜堅氷其漸久矣臣料大禍事在不救帝曰子何不早告我也義曰臣惟不言言即死久矣帝乃泣下沾襟曰子爲我陳敗亂之理朕貴知其故也明日義上書曰

臣本南楚卑薄之地逢聖明出治之時不愛此身願從入貢臣本侏儒性尤蒙滯出入左右積有年歲濃被聖私皆踰素望侍從乘輿周旋亭閣臣雖至愚酷好窮究頗知善惡之本源少識興亡之所

以還往民間周知利害深蒙顧問方敢敷陳自陛下嗣守元符體臨大器聖神獨斷諍諫莫從大興西苑兩至遼東龍舟踰萬艘宮闕徧天下兵甲常役百萬士民窮乎山谷征遼者百不存十殁葬者十未有一帑藏全虛穀粟涌貴乘輿竟往行幸無時兵人侍從常守空宮遂令四方失望天下爲墟方今有家之材存者可數子弟死於兵役老弱困於蓬蒿兵屍如嶽餓莩盈郊狗彘厭人之肉鳥魚食人之餘臭聞千里骨積高原陰風無人之墟鬼哭寒草之下目斷平野千里無煙萬民剝落不保

朝昏、父遺幼子、妻號故夫、孤苦何多、饑莩尤甚、亂離方知、生死誰知、人主愛人、一何至此、陛下聖性毅然、孰敢上諫、或有鯁言、即令賜死、臣下相顧、箝結自全、龍逄復生、安敢議奏、左右近臣、阿諛順旨、迎合帝意、造作拒諫、皆出此途、乃逢富貴、陛下惡逆、從何得聞、方今又敗邊師、再幸東土、社稷危於春季、干戈遍於四方、生民已入塗炭、官吏皆未敢言、陛下自惟若何爲計、陛下欲興師、則兵吏不順、欲行幸、則將衛莫從、適當此時、何以自處、陛下雖欲發責躬德音、加愛民聖慈、雖切救時、天下不可

義既作
何不高
以誅乎

傾覆，大勢已去，時不再來，巨廈之崩，一木不能支，洪河已決，掬壤不能救，臣本遠人，不知忌諱，事急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後必死兵，敢獻此書延頸待誅，

帝召義奏曰，自古安有不亡之國不死之主乎，義曰，陛下向猶蔽飾，已過，陛下常言吾當跨三皇，超五帝，下視商周，使萬世不可及，今日之勢如何，能自復回都輦乎，帝再三加歎，義曰，臣昔不言，誠愛生也，今既具奏，願以死謝天下，天下方亂，陛下自愛，少選，左右報曰，義自剄矣，帝不勝悲惻，命厚葬焉，時值開裴虔通虎

賁郎將司馬德戡、左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將謀作亂、因請放官奴、分直上下、帝可其奏、即下詔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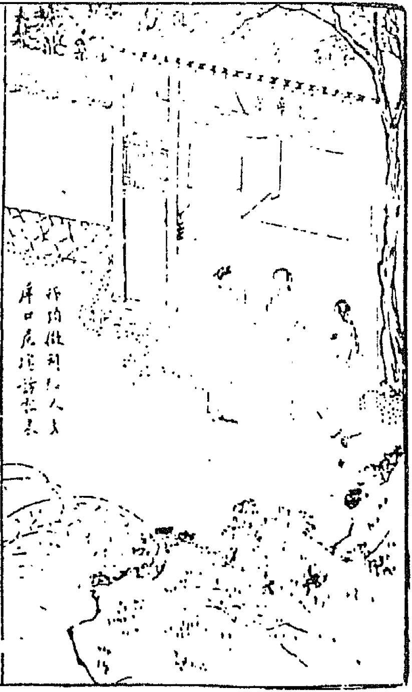
寒暑迭用、所以成歲功也、日月代明、所以均勞逸也、故士子有遊息之談、農夫有休養之節、今爾輩服役甚勤、執勞無怠、埃垢溢於爪髮、蟣虱結於兠鍪、朕甚憫之、俾爾休番、從便嬉戲、無煩方朔滑稽之請、而從衛士遞上之文、朕於侍從之間、可謂恩矣、可依前件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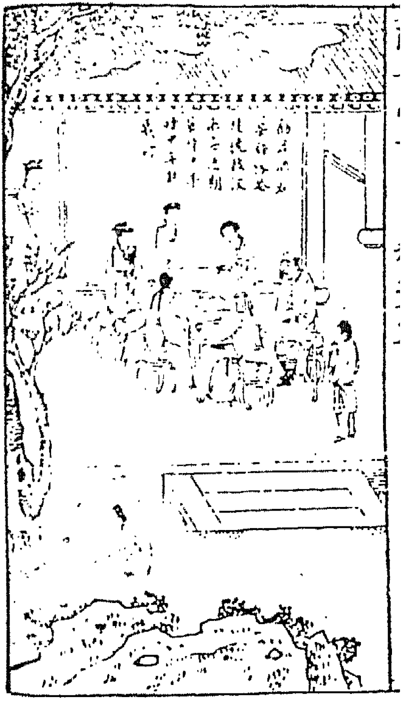
不數日、忽中夜聞外切切有聲、帝急起衣冠、御內殿、坐未久、左右伏兵俱起、司馬德戡携白刃向帝、帝叱

之日吾終年重祿養汝吾無負汝汝何得負我帝嘗所幸朱貴兒在帝傍謂德戡曰三日前帝慮侍衛秋寒詔宮人悉絮袍褲帝自臨視造數千領兩日畢功前日班賜爾等豈不知也何敢迫脅乘輿乃大罵德戡德戡斬之血濺帝衣德戡前數帝罪且曰臣實言陛下但今天下俱叛二京已爲賊據陛下歸亦無門臣生亦無路臣已虧臣節雖欲復已不可得也願得陛下首以謝天下乃携劍逼帝帝復叱曰汝豈不知諸侯之血入地大旱三年況天子乎死自有法命索藥酒不得左右進練巾逼帝入閣自經死蕭后率左

右宮嬪嬙床頭小屐為棺斂、粗備儀衛、葬於吳孟臺下、即前此帝與陳後主相遇處也、初帝不愛第三子齊王暕、見之常切齒、每行幸、輒錄以自隨、及是難作、謂蕭后曰、得非阿孩耶、阿孩齊王暕小字也、司馬德戡等既弒帝、即遣驍騎兵執齊王暕於私第、倮跣驅至當衢、暕曰、大家計必殺兒、願容兒承冠禮死、意帝遣人殺之、父子見殺至死不明、可勝痛悼、後唐文皇太宗皇帝提兵入京、見迷樓、太宗歎曰、此皆民膏血所為、乃命放出諸宮女、焚其宮殿、火經月不滅、前謂前詩、無不應驗、方知煬帝非天亡之也、後人有詩

千里長河一旦開　亡隋波浪九天來
錦帆未落干戈起　惆悵龍舟不更回





第二十五卷

獨孤生歸途鬧夢

東園蝴蝶正飛忙　又見羅浮花氣香
夢短夢長緣底事　莫貪磁枕謁黃粱

昔有夫妻二人、各在芳年、新婚燕爾、如膠似漆、如魚似水、剛剛三日、其夫被官府喚去、原來爲急解軍糧事、文書上僉了他名姓、要他赴軍前交納、如違限時刻、軍法從事、立刻起行、身也不容他轉、頭也不容他回、只消得個口信到家、正是上命所差、蓋不由己、一路趲行、心心念念、想着渾家、又不好向人告訴、只落

得自己棲惶行了一日想到有甚過是夜宿於旅店夢見與渾家相聚如常行其夫婦之事自此無夜不夢到一月之後夢見渾家懷孕在身醒來付之一笑且喜如期交納錢糧太平無事星夜趕回家鄉繳了批廻入門見了渾家歡喜無限那一往一來約有三月之遙常言道新娶不如遠歸夜間與渾家綢繆恩愛自不必說其妻敘及別後相思因說每夜夢中如此如此所言光景與丈夫一般無二果然有了三個月身孕若是其夫先說的內中還有可疑却是渾家先說起的可見夢魂相遇又誠交感其皆只是從此

精誠所致、如今說個閙夢故事、亦繇夫婦精思所感

正是

夢中誠想非全假　　白日奔馳莫認眞、

話說大唐德宗皇帝貞元年間、有個進士、覆姓獨孤、雙名遐叔、家住洛陽城東、崇賢里中、自幼穎異、十歲便能作文、到十五歲上、經史精通、下筆數千言、不待思索、父親獨孤及、官爲司封之職、昔年存日、曾與遐叔聘下同年司農白行簡女兒娟娟小姐爲妻、那娟娟小姐、花容月貌、自不必說、刺繡描花、也是等閒之事、單喜他深通文墨、善賦能詩、若教去應文科、穩穩

醒是個狀元、與遐叔正是一雙兩好、彼此你知我見、所以成了這頭親事。不意遐叔父母違喪、丈人丈母亦相繼棄世、功名未遂、家事日漸零落、童僕也無半個留存、剛剛剩得幾間房屋、那白行簡的兒子、叫做白長吉、是個兇惡勢利之徒、見遐叔家道窮了、就要賴他的婚姻、將妹子另配安陵富家、幸得娟娟小姐是個貞烈之女、截髮自誓、不肯改節、白長吉強他不過、只得原嫁與遐叔、却是隨身衣飾、並無一毫妝奩、止有從幼伏侍一個丫鬟翠翹從嫁白氏、過門之後、甘守貧寒、全無半點怨恨、只是晨炊夜績、以佐遐叔

肯賞那遐叔、一者敬他栽愛的志節、二者重他秀雅的詞藻、三者又愛他嬌艷的顏色、真個夫妻相得、似水如魚、白氏親族中、到也憐遐叔是個未發達的才子、十分尊敬、止有白長吉、一味趨炎附熱、說妹子是窮骨頭、要跟恁樣餓莩、壞他體面、見了遐叔、就如眼中之刺、肉內之釘、遐叔雖然貧窮、却又是不肯俯仰人的、因此兩下遂絕不相往、時值貞元十五年朝廷開科取士、傳下黃榜、期於三月間諸進士都赴京師殿試、遐叔別了白氏、前往長安、自謂文才、必魁春榜、那知貢舉的官、是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餘慶、本取

史亦是不肯出仕人一個証佐

遐叔卷子第一。豈知策上說着奉天之難。皆因姦臣盧杞竊弄朝權。致使涇原節度使姚令言與太尉朱泚。得以激變軍心。劫奪府庫。可見衆君子共佐太平而不足。一小人攪亂天下而有餘。故人君用舍不可不擇。元來德宗皇帝心性最是猜忌。見他指斥朝廷譏訕時政。遂將頭卷廢棄不錄。那白氏兩個族叔。一個叫做白居易。一個叫做白敏中。文才本在遐叔之下。却皆登了高科。單單只有遐叔一人落第。好生沒趣。連夜收拾行李東歸。白居易白敏中知得。齎來餞行。直送到十里長亭而別。遐叔途中愁悶。賦詩一首。

詩云

童年挾策赴西秦　弱冠無成返路人
時命不將明主合　布衣空憶上京塵

在路非止一日回到東都見了妻子好生慚愧終日只在書房裡發憤攻書每想起落第的光景便潸然淚下那白氏時時勸解道丈夫丈夫功名終有際會何苦頹折如此遐叔謝道多感娘子厚意相寬慰只是家貧如洗衣食無聊縱然巳得日後亨通難救目前愁困如之奈何白氏道俗語有云十訪九空也好省窮我想公公三十年宦遊豈無幾個門生故舊在

娶那的。你何不趁此罰時。一去訪求。倘或得他資助則三年誦讀之資有所損矣。只這句話頭。提醒了趙叔答道。娘子之言。雖然有理。但我自幼攻書。不曾交接人事。先父的門生故舊。皆不與知。止認得個原舉是京兆人。表字仲翔。當初被丈人張延賞逐出來投先父。舉薦他為官。甚是有恩。如今他見做西川節度使。我若去訪他。必有所助。只是東都到西川。相隔萬里程途。往返便要經年。我去之後。你在家中用度。從何處置。以此拋撇不下。白氏道。既有這個相識。便當整頓行裝。速作西去。家中事體。我自支持。總有缺乏

姊姊妹妹家猶可假貸不必憂慮遐叔歡喜道若得如此我便放心前去白氏道但是路途跋涉無人跟隨卻怎的好遐叔道總然有人也沒許多盤費只索罷了遂即揀了個吉日白氏與遐叔收拾了寒暑衣裝帶着了鬟翠翹親至開遠門外一杯餞送夫妻正在不捨之際驟然下起一陣大雨急奔入路傍一個廢寺中去躲避這寺叫做龍華寺乃北齊時廣陵王所建殿宇十分雄壯階下栽種名花異果又有一座鐘樓樓上掛鐘響聞五十里外後被則天太后移入宮中去了到唐太宗時有幻僧另鑄一鐘在上卻也響得

二十餘里，到玄宗時，還有五百僧衆，香火不絕。後遭安祿山賊黨史思明攻陷東都，殺戮僧衆，將鐘磬毀爲兵器，花果伐爲樵蘇，以此寺遂頹敗。遐叔與白氏看了，歎道：這等一個道場，難道沒有發心的重加修造？因向佛前祈禱，陰空保佑，若得成名時節，誓當捐俸再整山門。兩齋之後，登途分別。正是

蠅頭微利驅人去　虎口危途訪客來

不題白氏歸家，且說遐叔在路，曉行夜宿，整整的一個月，來到荊州地面，下了川船。從此一路，都是上水，除非大順風，方使得布帆，風略小些，便要扯着百丈

你道怎麽叫做百丈、原來就是縴了、只那川船上的有些不同、用着一寸多寬的毛竹片子、將生漆絞着麻絲接成的、約有一百多丈、爲此川中人叫做百丈、在船頭立個轆轤、將百丈盤於其上、岸上扯的人、只聽船中打鼓爲號、遐叔看了、方纔記得杜子美有詩道、百丈內江船、又道打鼓發船何處郎、却就是這件東西、又走了十餘日、纔是黃牛峽、那山形生成似頭黃牛一般、三四十里外、便遠遠望見、這峽中的水更湍急、切不能勾到、因此上有個俗諺云、朝見黃牛、暮見黃牛、朝朝暮暮、黃牛如故、又走了十餘日、纔是瞿

塘峽這水一發急緊峽中有座石山叫做灩澦堆因五月間水漲這堆止留一些些在水面上下水的船一時不及廻避觸著這堆船便粉碎尤爲利害遐叔見了這般險路數道萬里投人尚未知失得如何却先受許多驚恐我娘子怎生知道元來巴東峽江一邊三個第一是瞿塘峽第二是廣陽峽第三是巫峽三峽之中惟巫峽最長兩岸都是高山峻嶺古木陰森映蔽江面止露得小闕一線的青天除非日月正中時分方有光明透下數百里內岸上絕無人烟惟聞猿聲晝夜不絕因此有錦帆詠云

巴東三峽巫峽長　猿鳴三聲斷客腸

這巫峽上就是巫山，有十二個山峯，山上有一座高唐觀，相傳楚襄王曾在觀中夜寢，夢見一個美人，願薦枕席，臨別之時，自稱是伏羲皇帝的愛女，小字瑤姬，未行而死，今爲巫山之神，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那襄王醒後，還想着神女，教大夫宋玉做高唐賦一篇，單形容神女十分的艷色，因此後人立廟山上，叫做巫山神女廟，遐叔在江中遙望廟宇，拘木爲凝，暗暗的禱告道，神女既有精靈，能通夢寐，乞爲我特托一夢，與家中白氏妻子，說我客途

送風詠青詩思亦佳貢士旅途無聊之極思倚此風諒女洗滌亦大功德

無恙免其愁念嘗賦一言相謝決不敢學宋大夫作此淫褻之語有汙神女香名乞賜仙鑒自古道的妖有其人則有其神既是禱告的許了做詩做賦也發下這點虔誠難道托夢的只會行雲行雨再沒有別些靈感少不得後來有個應驗正是

禱祈仙夢通閨閫　寄報平安信一緘

出了巫峽再經由巴中巴西地面都是大江不覺又行一個多月方到成都城外臨着大江卻是濯錦江你道怎麼叫做濯錦江只因成都造得好錦朝廷稱為蜀錦造錦既成須要取這江水再加洗濯能使顏

色借加劍閣、故此叫做濯錦江、唐明皇爲避安祿山之亂、曾駐蹕於此、改成都爲南京、這便是西川節度使開府之處、眞個沃野千里、人烟湊集、是一花錦世界、遐叔無心觀玩、一徑入城、奔到帥府門首、訪問韋皐消息、豈知數月前因爲雲南蠻夷反叛、統領兵馬征勦去了、須待平定之後、方得回府、你想那征戰之事、可是期得日子定的麼、遐叔得了這個消息、驚得進退無措、歎口氣道、常言鳥來投林、人來投主、偏是我遐叔恁般命薄、萬里而來、却又投人不着、況一路盤纏已盡、這裏又無親識、只有來的路、沒有去的路、

天那兀的不是活活坑殺我也自古道言人自有天相遲叔正在帥府門首歎氣傍邊忽轉過一個道士問道君子何歎遲叔答道我本來衞人氏姓孫名武雙名遲叔只因下第家貧遠來投謁故人章仲翔希望資助豈知時命不濟早已出征去了欲待候他只恐奏捷無期又難坐守欲待同去爭奈盤纏已盡無可回歸使我進退兩難是以長歎那道士說我本道家尊以濟人爲事敝觀去此不遠君子既在窮途若不嫌粗茶淡飯只在我觀中權過幾時等待節使回來也不負遠來這遭又尋三請若得知此不消

澤處只是不好打攪、便隨着道士逕投觀中而去、我想那道士與遐叔素無半面、知道他是甚底樣人、便肯收留在觀中去住、假饒這日無人搭救、却不窮途流落、幾時歸去、豈非是遐叔不遇中之遇、當下遐叔與道士離了節度府、前行不上一二里許、只見蒼松翠柏交植左右、中間龜背大路、顯出一座山門、題着碧落觀三個簸箕大的金字、這觀乃漢時劉先主為道士李寂蓋造的、至唐明皇時、有個得道的叫做徐佐卿、重加修建、果然是一座不到神仙境界、遐叔進入觀中、瞻禮法像了、道士留入房內、重新敘禮、分賓

主而坐、遐叔舉目觀看、這房收拾得十分清雅、只見壁上掛着一幅詩軸、你道這詩軸、是那個名人的古蹟、卻就是遐叔的父親司封獨孤及送徐佐卿還蜀之作、詩云、

羽客笙歌去路催　故人爭勸別離杯
蒼龍闕下長相憶　白鶴山頭、更不回

元來昔日唐明皇、聞得徐佐卿是個有道之士、用安車蒲輪、徵聘入朝、佐卿不願爲官、欽賜馳驛還山、滿朝公卿大夫、賦詩相贈、皆不如獨孤及這首、以此觀中相傳、珍重不啻拱璧、遐叔看了父親遺蹟、不覺潸

然淚下。道士道：君子見了這等爲何掉淚？遐叔道：實不相瞞，因見了先人之筴，故此傷感。道士聞知遐叔卽是獨孤及之子，朝夕供待，分外加敬。光陰迅速，不覺過了半年。那時韋皐降服雲南諸蠻，重回帥府。遐叔連忙備禮求見，一者稱賀他得勝而回，二者訴說自己窮愁，遠來干謁的意思。正是

故人長望貴人厚　幾個貴人憐故人

那韋皐一見遐叔，盛相款宴，正要多留幾日，少盡關懷。豈知吐蕃贊普時常侵蜀，專恃雲南諸蠻爲之向導。近聞得韋皐收服雲南，失其羽翼，遂起雄兵三十

任家我已出外詩人遊子之苦大率如此非身受者不知

餘萬殺過界來要與韋皐親決勝負這是岸大緊切的事一面寫表申奏朝廷一面與師點將前去抵敵遐叔數道我在此守了半年纔得相見忽又有此邊報豈不是命便向節度府中告就韋皐道吐蕃入寇満地干戈豈還有路歸得我已分付道士好生管待且等殺退番兵道途寧靜然後慢慢的與仁兄餞行便了遐叔無奈只得依允照舊住在碧落觀中不在話下且說韋皐統領大兵離了成都直至邊關外早與吐蕃人馬相遇先差道使與他打話道我朝自與你國和親之後出嫁公主做你國贊普永不許與

兵相犯如今何故背盟屢屢擾我邊地煞是背命逆雲南諸夷元是臣伏我國的你怎麼輒敢加兵侵占疆界好好的還我雲南我便收兵回去半聲不肯教你西川也是難保韋皋道聖朝無外普天下那一處不屬我大唐的要殺便殺雲南斷還不交京來吐蕃沒有雲南夷人嚮導終是路徑不熟被韋皋預在深林窮谷之間儹排着賊般似伏兵又教步軍都着猿猱伏地而進手七刀砍其馬腳一聲號砲鼓角齊鳴衝殺過去那吐蕃一時無措大敗虧輸被韋皋追逐出境直到贊普新築的王城叫做大渡城邊皆打

破敵、得吐蕃尸横遍野、血染成河、端的這場厮殺、可也功勞不小、單單見吐蕃遠遁、即便下令班師、一面差牌將賫捷書飛奏朝廷、一路上

喜孜孜鞭敲金凳响　笑吟吟齊唱凱歌聲

話分兩頭、却說獨孤遐叔久住碧落觀中、十分寂寞、信步遊覽、消遣客懷、偶到一個去處、叫做昇仙橋、乃是漢朝司馬相如、在臨邛縣竊了卓文君、回到成都、只因家事消條、受人侮慢、題下兩行大字在這橋柱上、說道大丈夫不乘駟馬高車、不過此橋、後來做了中郎、奉部開通雲南道徑、持節而歸、果遂其志、遐叔

在那橋上徘徊東望歎道小生不愧司馬之才娘子儘有文君之貌只是怎能勾得這駟馬高車的日子下了橋正待取路回觀此時恰是暮春天氣只聽得林中子規一聲聲叫道不如歸去遂投聽了這個鳥聲愈加愁悶又歎道我當初與娘子臨別本以一年半載爲則豈知擔擱到今不能歸去天那我不敢望韋皐的厚聘只願他早早退了番兵送我歸家却也免得娘子在家朝夕懸望不覺春去夏來又過一年有餘幾等候得韋皐振旅而還那時捷書已到朝中德宗天子知得韋皐戰退吐蕃成了大功龍顏大喜

御筆加授兵部尚書、太子太保、仍領西川節度使。回府之日、合屬大小文武、那一個不牽牛酒拜賀貞侍軍門。猶職、趙叔也到府中稱慶、自念客途無以為禮、做得蜀道易一篇。你道為何要做蜀道易。當時唐明皇天寶末年、安祿山反亂、却是鄭國公嚴武做西川節度。有個拾遺杜甫避難來到西川、又有丞相房琯也貶做節度府屬官、只因嚴武性子頗多猜狠、所以翰林供奉李白做蜀道難詞、其尾特云、錦城雖云樂、不如早歸家、乃是替房杜兩公憂危的意思。選叔故將這難字改作易字、將來樂府、一者稱頌軍中功德

達道嚴武二者見得自己倩遇錦城得其所去不忘房杜兩公以此暗暗的打動他詞云

吁嗟蜀道古以爲難蠶叢開國山川鬱盤秦置金牛道路始刊天梯石棧勾接危巒仰薄青霄俯掛飛湍猿猱之捷尙莫能于使人對此寧不悲歎自我韋公建節當關蕩平西冠懾服南蠻風烟寧息民物殷繁四方商賈爭出其間匪無跋涉豈乏躋攀若在途處既坦而安蹲鴟療饑筒布御寒是稱天府爲利多端寄言客子可以羈旅錦城甚樂何必思還

家如此[illegible]

章臯看見蜀道易這一篇不勝歎服便對邈叔說往時李白所作蜀道難詞太子賓客賀知章稱他是天上謫下來的仙人今觀仁兄高才何讓李白老夫幕府正缺書記一員意欲申奏取肯借重仁兄爲禮部員外權充西川節度府記室參軍庶得朝夕領教不識仁兄肯曲從否邈叔答道我朝取士科目凡士子不繇及第出身便做到九棘三槐終久被人欺侮小生雖則三番落第壯氣未衰怎忍把先世科名一朝自廢如今叨寓貴鎮已過歲餘寒荊白氏在家久無音信闊久縈掛不能去懷已得蘇旋回府正要告辭

伏乞體恤微情、勿嫌方命、韋皐謝道、既是仁兄不允、老夫亦不敢相強、只是目下歲暮、冰雪載途、不好行走、不若少待開春、治裝送別、未爲晚也、避叔一來見韋皐意思殷勤、二來想起天氣果然寒冷、路上難行、又只得住下、挨過殘臘、到了新年、又早是上元佳節、原來成都府地沃人稠、本是西南都會、自唐明皇駐蹕之後、四方朝貢、皆集於此、便有京都氣象、又經嚴鄭公鎮守巴蜀、專以平靜爲政、因此閭閻繁富、庫藏充饒、現今韋皐纔他降服雲南諸夷、擊破吐蕃五十萬衆、威名大振、這韋皐最是豪傑的性子、因見地方

寧定，民心歸服，預傳靈令，分付城內城外都要點放花燈，與民同樂。那道令旨傳將出去，誰敢不依？自十三至十七，共是五夜，家家門首扎縛燈棚，張掛新奇好燈，巧樣棚火，照耀如同白晝，繡簾社火，鼓樂笙簫，通宵達旦。韋皋每夜大張筵宴在散花樓上，遣請遐叔慶賞元宵。剛到下燈之日，遐叔便去告辭，韋皋再三苦留，終不肯住，乃對遐叔說道：仁兄歸心既決，難相強，只是老夫還有一杯淡酒，些小資裝，當在萬里橋頭再與仁兄敘別，幸勿固拒。即傳令撥一船隻，次日在萬里橋伺候，送遐叔東歸；又點長行軍士一

古人交誼之重如此

名儀送到明早草草款宴在萬里橋餞別遲叔敬舉金盃說道此橋最古昔諸葛孔明送費禕使吳道是萬里之行實始于此這橋因以得名今仁兄青雲萬里亦由今始願努力自愛老夫彈冠雖敝拱聽泥金佳報特為仁兄彈之一連的勸了三盃方纔拿出一個錦囊說道老夫深荷令先公推薦之力得有今日止因王事鞅掌未得少酬大恩有累遠臨豈不慚汗但今盜賊生發勢難重贐老夫聊備三百金權充路費此外別有黃金萬兩蜀錦千疋俟道路稍寧專人奉送勿謂老夫輕薄為負恩人也又喚過軍士分付

道、一路小心服事、不可怠慢、軍士叩頭答應、遐叔再三拜謝道、不才受此、已屬過望、敢煩後命、領了錦囊、軍士跟隨上船、那韋皋還在橋上、直等望不見這船、然後回府、不在話下、且說遐叔別了韋皋、開船東去、原來下水船、就如箭一般急的、不消兩三月、早到巫峽之下、遠遠的望見巫山神女廟、想起當時從此經過、暗祈神女、托夢我白氏娘子、許他賦詩為謝、不知這夢曾托得去、不曾托得去、我豈可失信、便口占一首、以償宿願、詩云

古木陰森[illegible]森天、　巫峰十二鎖寒烟、

襄王自作風流夢　不是陽臺雲雨仙

題罷又向着山上作禮稱謝過了三峽又到荆州不想莊來那軍士忽然生起病來邀叔反要去服事他又行了幾日來到漢口地方自此從汝寧至洛陽都是旱路那軍士病體雖愈難禁鞍馬驢騾邀叔寫下一封書信留了些盤費即令附船回去獨自個收拾行李登岸却也會筭計自己買了一頭生口望東都進發約莫行了一個月頭纔到洛陽地面離着開陽門只有三十餘里是時天色傍晚一心思量趕回[illegible]去策馬前行又走了十餘里路早是一輪月上迤着

月色又走了十來里隱隱的聽得鐘鳴鼓響想道城門已閉趕到也進城不及了此間正是龍華古寺人疲馬乏不若且就安歇屏囊下馬投入山門不爭此一夜有分教

蝴蝶夢中逢俠女　鴛鴦衲底聽嬌歌

話分兩頭且說白氏自龍華寺前與趙叔分別之後雖則家事荒涼衣食無措猶喜白氏女工精絕翰墨傍通況白姓又是個東京大族姑姊妹間也有就他學習針指的也有學做詩詞的少不得具些禮物為脩脯之費因此儘舉支給但時時記念丈夫臨別之

育嗦以一年爲數如何三載尚未回家況爾西川窮上有的是一線天人跰蹇跎倒退鬼見愁都這般險惡地面所以古今稱說途路艱難無如蜀道想起丈夫經由彼處必多驚恐別後杳無書信知道安否如何教我這條肚腸怎生放得欲待親往西川體訪消息只我女孩家又是個不出閨門的人怎生去得除非夢寐之中與他相見也好得個明白因此朝夕懸念睡思昏沉深閨寂寞兀坐無聊題詩一首詩云

西蜀東京萬里分　鴈來魚去兩難聞
深閨只是空相憶　不見關山愁殺人

那白氏一心想着丈夫思量要做個夢去尋訪、想了三年有餘、再沒個真夢、一日正是清明佳節、姑姊妹中都來邀去、踏青遊玩、白氏那有恁般開心、概推辭不去、到晚上對着一盞孤燈、栖栖惶惶的呆想、坐了一個黃昏、回過頭來、看見了鬢翠翹、已是朦朧睡去白氏自覺沒情沒緒、只得也上床去睡臥翻來覆去那里睡得安穩、想道我直恁命薄、要得個夢兒去會他、也不能勾、又想道總然夢見裡會着了他、到底是夢中的說話、原作不得準、如今也說不得了、須是親往蜀中訪問他回來、怎放下了這條腸子、却又想道

又引出這
段切不的
故事

我家姊妹中曉得、怎麼肯容我去、不如瞞著他們、就在明早悄悄前去、正想之間、只聽得喔喔雞鳴、天色漸亮、郎忙起身梳裹、扮作村庄模樣、取了些盤纏銀兩、并幾件衣服、打個包裹收拾完備、有孥翅特歷得正熱、也不通他知道、一路開門出去、離了崇賢里頃刻出了開陽門、過了龍華寺、不覺又早到襄陽地面、有一座青錦亭、原來符秦時有個安南將軍竇滔、鎮守襄陽、挈了寵妾趙陽臺隨任、撇下妻子蘇氏、那蘇氏名蕙、字若蘭、生得才貌雙絕、將一幅素錦、長廣八寸、織成迴文詩句、五色分章、計八百四十一字、詩三

千七百五十二首、寄與竇滔、竇滔看見、立時送還陽臺、迎接蘇氏到任、夫妻恩愛、比前更篤、後人遂為建亭於此、那白氏在亭子上、眺望良久、歎道、我雖不及若蘭才貌、却也粗通文墨、縱有織錦廻文、誰人為寄、使他早整歸鞭、長諧伉儷乎、乃口占廻文詞一首、題于亭柱上、詞云、

陽春艷曲、麗錦誇文、傷情織怨、長路懷君、惜別同心、膺填思悄、碧鳳香殘、青鸞夢曉

若倒轉來、又是一首好詞

曉夢鸞青、殘香鳳碧、悄思填膺、心同別惜、君懷路

長悲織情傷文詩錦麗曲覓春陽

白氏題罷離了寄錦亭不覺又過荆州來到夔府捨遇天晚見前面有所廟宇遂入廟中投宿擡頭觀看上面懸一金字扁額寫着高唐觀三個大字乃知是巫山神女之廟便于神座前撮土為香禱告道妾白氏小字娟娟本在東京居住只為兒夫獨孤遐叔去訪西川節度韋皐一別三年杳無歸信是以不辭跋涉萬里相尋今夕寄宿仙宮敢陳心曲吾想神女曾能通夢楚王況我同是女流豈不托我一夢伏乞大賜靈感顯示前期不勝虔懇之至禱罷而睡果然夢

說神女適安楚王又信以為有矣與遐叔

新意不合夢中作夢大奇

見神女備細說道還叔久寓西川平安無恙、如今已經辭別、取路東歸、你此去、怎麽、還遇得他着、可早早回身家去、須、防途次尚有虛驚、保重保重、那白氏猛然覺來、只見天巳明了、想起神女之言、歷歷分明、料然不是個春夢遂起來拜謝神女出了廟門重尋舊逕、再轉東都、在路曉行暮止、遥望東、而來此時正值暮春天氣、只見一路上、有的是紅桃綠柳、燕舞鶯啼白氏貪看景致、不覺日晚、尚離開陽門二十餘里便趁着月色、趲步歸家、忽遇前面一簇遊人笑語喧譁漸漸的走近、你道是甚麽樣人、都是洛陽少年、輕

薄浪子每遇花前月下、打夥成羣、携着的錦瑟瑤笙、挈着的青尊翠斝、專慣覷人婦女、是已風流、白氏見那夥人來得不三不四、却待躲避、原來美人映着月光、分外嬌艷、早被這夥人瞧破、便一團圍將轉來、對白氏道、我們出郭春遊、步月到此、有月無酒、有酒無人、豈不孤負了這般良夜、此去龍華古寺不遠、想李大開願小娘子不棄、同去賞翫一回何如、那白氏聽見、不覺一點怒氣從腳底心裏直湧到耳朶根邊、把一個臉都發得通紅了、罵道、你須不是定思明的賊黨、清平世界、誰敢調弄良家女子、況我不是尋常已

下之人、是白司農的小姐、獨孤司封的媳婦、前進士獨孤遐叔的渾家、誰敢將咱怎禁這班惡少、那管甚麼宦家良家、任你喊破喉嚨、也全不作准、推的推、擁的擁、直逼人龍華寺去賞花、這叫做錢怕落爐、人怕落套、正是、

分明繡閣嬌閨婦　　權作當歌侑酒人

且說遐叔因進城不及、權在龍華寺中寄宿一宵、想起當初從此送別、整整的過了三年、不知我白氏娘子安否何如、因誦襄陽孟浩然的詩、說道近家心轉切、不敢問來人、吟了數番、潸然淚下、坐到更深、尚未

龍睡、忽聽得墻外人語喧譁、漸漸的走進寺來、迎兒想道明明是人聲、須不是鬼、但這般夜静、難道有甚官府到此、正惶惑間、只見有十餘人、各執苕帚糞箕、將殿上掃除乾淨去訖、不多時、又見上百的人、也有鋪設茵席的、也有陳列酒餚的、也有提着燈燭的、也有抱着樂器的、絡繹而至、擺設得十分齊整、迎兒想道我曉得了、今日清明佳節、一定是貴家子弟出郊遊春、因見月色如晝、殿庭下桃李盛開、爛熳如錦、來此賞翫、若見我時、必被他赶逐、不若且伏在後壁佛卓下、待他酒散、然後就寢、只是我恁般晦氣、在古廟

中要訪一覓究竟也不能勾即起身躲在後壁廂不敢則又隔了一回只見六七個少年服色不一簇擁着個女郎來到殿堂酒席之上單推女郎坐在西首却是第一個坐位諸少年皆環向而坐都屬目在女郎身上避叔想道我猜是豪貴家遊春的果然是了只這女郎不是個官妓便是個上妓何必這般趨奉他難道有甚民家女子肯和他們到此飲宴莫不是強盜們搶奪來的或拐騙來的只見那女郎斜身西坐攢眉蹙額有不勝怨恨的意思避叔凝着雙睛覷他會看定避叔家自氏歎了一聲走身子就欲避

在冰櫥裡通體冷麻把不住的寒顫却又想道那我好十分懞懂娘子是個有節氣的平昔間終日住在房裡親戚們也不相見如何肯隨這班人行走世上面貌厮像的儘多怎麼這個女郎就認做娘子雖這般想終是放心不下悄地的在黑影子裡一步步捱近前來仔細再看果然聲音舉止無一件不是白氏再無疑惑却又想道莫不我一時眼花錯認了又把眼來擦得十分明亮再看時節一發絲毫不差却又想道莫不我睡了去在夢兒裡見他把眼揩揩把脚踏踏分明是醒的怎麼有此詫異的事難道他做鬼

女時尚能截髮自誓今日却做出這般勾當豈爲我久客西川一定不回來了遂改了節操我想蘇秦落第頭他妻子不曾下機迎接後來做了丞相尚然不肯認他不知我明早歸家看他還有甚面目好來見我心裏不勝忿怒磨拳擦掌的要打將出去因見他人多勢衆可不是倒捋虎鬚且再含忍看他怎生的下場只見一個長鬚的舉杯向白氏道古語云一人向隅滿坐不樂我輩與小娘子雖然乍會也是天緣如此良辰美景亦非易得何苦恁般愁鬱請放開懷暢飲一杯幷求妙音以助酒情那白氏本是箇還

來的心下十分恨他欲待不歌却又想這班乃是惡籍惡少我又孤身在此怕觸怒了他一時撒潑起來豈不反受其辱只得拭乾眼淚拔下金雀釵按板而歌歌云

今夕何夕存耶沒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園樹傷心兮三見花

自古道詞出佳人口那白氏把心中之事擬成歌曲配着那嬌滴滴的聲音嗚嗚咽咽歌將出來聲澈清婉音韻悠揚真個能令高鳥停飛潛魚起舞滿座無不稱贊長鬚的連稱有勞有勞把酒一吸而盡遐叔

在黑暗中看見譚衆拉不推辭就拔下寶釵按拍歌曲分明認得是昔年聘物心中大怒咬碎牙關也不聽曲中之意又要搶將出去厮鬧只是恐衆寡不敵反失便宜又只得按捺住了再看他們只見行酒到一個黃衫壯士面前也舉盃對白氏道聆卿佳音令人宿酲頓醒俗念俱消敢再求一曲望勿推却白氏心下不悅臉上通紅說道好沒趣歌一曲儘勾了怎麼要歌兩曲那長鬚的便拿起巨觥說道請置監令有拒歌者罰一巨觥酒到不乾顏色不樂并歌舊曲者俱照此例白氏見長鬚形狀兇惡心中害怕只得

又歌一曲歌云

　歎衰艸絡緯聲切切良人一去不復返今日坐愁
　　鬢如雪

歌罷衆人齊聲喝采黃衫人將酒飲乾道聲勞動遐叔兒渾家又歌了一曲愈加忿恨恨不得眼裡放出火來連這龍華寺都燒個乾淨那酒却行到一個白面少年面前說道適來音調雖妙但賓主正歡恁樣凄清之曲恰是不稱如今求歌一曲有情趣的衆人都和道說得有理歌一個新意見的勸我們一盃白氏無可奈何又歌一曲云

勸君酒君莫辭落花徒繞枝流水無返期莫待少
年特少年能幾時

白氏歌還未畢那白面少年便嚷道方纔講過要個
有情趣的却故意唱恁般冷淡的聲音請監令罰一
大觥長鬚人正待要罰一個紫衣少年立起身來說
道這罰酒且慢着白面少年道却是爲何紫衣人道
大凡風月場中全在帮襯大家得趣若十分苛罰反
覺我輩俗了如今且權寄下這盃待他另換一曲可
不是好長鬚的道這也說得是將大觥放下那酒就
所對紫衣少年面前對白氏揖道權且不得難強渾消

又歌一曲云

態空閨秋日亦難慕夫婿絕音書遥天雁空度

歌罷白面少年笑道到底都是那些僂儸態暮之聲再沒一毫艷意索衣人道想是他傳派如此不必過責將酒飲盡行至一個阜帽胡人面前執盃在手說道曲理俺也不十分明白任憑小娘子歌一個兒俏逆盃酒下去罷了但莫要冷淡了俺白氏因遵歌幾曲氣喘吁促心下好不耐煩聽說又要再歌掉頭轉不去理他大鬚的見不肯歌叫道不應拒歌便拋上就白氏到此地位勢不容已只得忍泣含啼飲

了這盃罰酒又歌云

切切夕風急露滋庭艸濕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閨
泣

畢捐胡人將酒飲罷却行到一個綠衣少年舉盃請道夜色雖闌興猶未淺更求妙音以盡通宵之樂那白氏歌這一曲聲氣已是斷續好生喫力見綠衣人又來請歌那兩點秋波中簌簌淚珠亂滴衆人齊笑道對此好花明月美酒清歌眞乃賞心樂事有何不美却恁般悽楚忒煞不韻該罰該罰白氏恐怕罰酒又只得拭淚而歌歌云

螢火穿白楊悲風入荒艸疑是夢中遊愁迷故園道

白氏道歌一發前聲不接後氣恰如啼殘的杜宇叫斷的哀猿滿座聞之盡覺悽然只見綠衣人將酒飲罷長鬚的含着笑說道我音律雖不甚妙但禮無不荅信口謅一曲兒同敬一盃你們休要笑話衆人道你又幾時進了這椿學問快些唱來長鬚的頓開喉嚨唱道

花前始相見花下又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

那聲音猶如哮蝦蟇病老猫。把衆人笑做一堆。是嘴都笑歪了。說道我說你曉得什麽歌曲。丟這張空頭長鬚人到掙得好副老臉。但憑衆人笑話他。并面不轉色直到唱完了。方答道。你要見笑我也是好買錢學來的哩你們若學得我這幾句。也儘勾了。衆人鬨說越發笑一个不止。長鬍的由他們自笑。却執起一个盃兒。滿滿斟上。欠身親奉門氏一盃。直待飲乾。然後坐下。遐叔起初見渾家隨着這班少年飲酒。那氣惱到包着身子。若沒有這兩个鼻孔。險些兒肚子也脹穿了。到這時見衆人與着他引鬪渾家又不覺

憂恨涕泪交零、方纔明白、是逼勒來的、這氣到也畧平了些、却又想我娘子自在家裏、爲何被這班殺才、刼到這个荒僻所在、好生委决不下、我且再看他還要怎麽、只見席上又輪到白面的飲酒、他擧着金盃對白氏道、適勞妙歌、都是憂愁怨恨的意思、連我等眼淚不覺吊將下來、終覺敗興、必須再求一風月艷麗之曲、我等洗耳拱聽、幸勿推辭、還叔聽道這些殺才、刼掠良家婦女在此歌曲、還有許多嫌好道歉、那白氏心中正自煩惱、况且連歌數曲、口乾舌燥、声氣都乏了、如何肯再唱、低着頭、只是不應、那長鬚的叫

道達今又拋下一巨就、這時遲叔一肚子氣怎麼再忍得住、暗裏從地下摸得兩塊大磚概子、先一磚飛去、恰好打中那長鬚的頭、再一磚飛去、打中白氏的額上、只聽得殿上一片嚷將起來叫道有賊有賊東奔西散、一霎眼間蚤不見了、那遲叔走到殿上四下打看、莫說一個人、連這鋪設的酒筵器具、一些沒有踪跡、好生奇怪、嚇得眼跳心驚、把個舌頭伸出半餉還縮不進去、那遲叔想了一會、歎道我曉得了、一定是我的娘子已死、他的魂靈遊到此間、却被我一磚、把鴛鴦散了、這夜怎麼還捱得着、等不得金雞三唱、

便束裝上路天色未明已到洛陽城外捱進洛陽門經奔崇賢里一步步含着眼淚而來遠望家門那又不見一些希奇那心兒裏就是十五六個吊桶打水七上八落的跳一个不止進了大門走到堂上撞着梅香翠翹連忙問道娘子安否如何口内雖然問他身上却撘着一把冷汗誠恐怕說出一句不吉利的話來只見翠翹不慌不忙的答道娘子睡在房裏說今朝有些頭痛還未曾起來梳洗哩退叔聽見翠翹說道娘子無恙這一句話就如分娩的孕婦困底一声孩子頭落地心下好不寬暢只是夜來之事好生

疑惑、忙忙進到臥房裏面問道、夜來做甚不好睡、今奔走不起、白氏答道、我昨夜害魘、只因你別去三年、杳無歸信、我心中時常憂憶、夜來做成一夢、夢親到西川訪問你的消息、直行至巫山地面、在神女廟裏投歇、那神女又托夢與我說、你已離巴蜀、垂晚到家、你得途中錯過、枉受辛苦、我依舊還尋舊路而回、將近開陽門二十餘里、趁着月色要趕進城、忽遇一夥少年、把我逼到龍華寺歇月、賞花飲酒之間、又要我歌曲、整整的歌了六首、還被一个長鬚的屢次罰酒不盡、從空中飛下兩塊磚子、一塊打了長鬚

頭一塊打了我的額角上、驀然驚醒、遂覺頭痛因此起身不得、還睡在這裏、遐叔聽罷、連叫怪哉、怪哉、怎麼有恁般異事、白氏便問有何異事、遐叔把昨夜寺中宿歇、看見的事情、從頭細說一遍、白氏見說、也稱奇怪、道元來我昨夜做的都是真夢、但不知這夥惡少是誰、遐叔道這也是夢中之事、不必要深究了、說話的、我且問你、那世上說謊的也儘多、少不得依經傍注、有个邊際、從沒有見你恁樣說彌天謊的祖師、那白氏在家裡做夢、到龍華寺中歌曲、須不是親身下降、怎麼獨孤遐叔便見他的形像、這般沒根據的

兩般道理

話、就騙三歲孩子也不肯信、如何哄得我過、看官有所不知、大凡夢者想也、因也、有因便有想、有想便有夢、那白氏行思坐想、一心記掛着丈夫、所以夢中真靈飛越、有形有像、俱為實境、那遐叔亦因想念渾家幽思已極、故此雖在醒時、這點神魂便入了渾家夢中、此乃兩下精神相貫、魂魄感通、淺而易見之事、怎說在下掉謊、正是

只因別後幽思切　致使精靈暗往回

當下白氏說這夢中之事、所見皆同、這也不必說了、且引尔一去許久並無音耗況違則夢中在巫山廟祈

夢蒙、神女指示、說你一路安穩、千求稱意、我想蜀道艱難、不知怎生到得成都、便到了成都、不知可曾見韋臯、便見了韋臯、不知賠得你幾何、遐叔驚道、我當初經過巫峽、聽說山上神女娘有靈感、曾晴祈他托汝一二夢、傳个平安消息、不道果然夢見眞个有些靈感、只是我到得成都、偶值韋臯兩次出征、因此在碧落觀整整的住了兩年半、路上走了半年、遂致擔閣有負初盟、猶喜得韋臯故人情重、相待甚厚、若不是我一意告辭、這番晚還被他留住、未得回來、將那路途跋涉、旅邸凄涼、并韋臯欵待贈金、差人遠送、前後

之事、一一細說、夫妻二人感嘆不盡、把那三百金日逐用度、遐叔埋頭讀書、約莫半年有餘、韋皋差兩員將校、賫書并到黃金一萬兩、蜀錦一千疋、遐叔迎進寫了謝書、款待來使、去後對白氏道、我先人出仕三十餘年、何嘗有此宦囊、我一來家世清白、二來又是儒素、只前次所贈、已足度日、何必又要許多、且把來封好收置、待我異日成名、另有用處、白氏依着丈夫言語、收置不題、且說唐例制科舉、以三歲爲期、遐叔自貞元十五年下第、西遊巴蜀、不錯了十八年、這次直到二十一年、又該殿試、特爲打點行囊、辭別白氏

可以指中
索不墜

上京應舉。那知貢舉官。乃是中書門下侍郎崔羣。羣知遐叔才名。有心抬他出來。取作首卷。呈上德宗天子。御筆親題狀元及第。那遐叔有名已久。榜下之日。那一个不以爲得人。舊例遊街三日。曲江賜宴。雁搭題名。欽除翰林修撰。專知制誥。謝恩之後。即寫家書。差人迎接白氏夫人赴京。共享富貴。且說白氏在家掐指過了試期。眼盼盼懸望佳音。一日正在閨房中。忽聽得堂前鼎沸。連忙教翠翹出去看時。恰正是京中走報的來報喜。白氏問了詳細。知得丈夫中了頭名狀元。以手加額。對天拜謝。整備酒飯管待報人。須

刻就嚷遍滿城白氏親族中俱來稱賀那白長吉昔日把遐叔何等奚落及至中了那又老着臉皮備了厚禮也來稱賀那白氏是个記德不記讐的賢婦念看同胞分上將前情一筆都勾相見之間千歡萬喜白長吉自捱進了身子無一日不來掇臀捧屁就是平日從不往來極疎冷的親戚也來殷勤趨奉到教白氏應酬不暇那賫書的差人星夜趕至洛陽叩見白氏將書呈上白氏拆開看到書後有詩一首云

玉京仙府獻書人　賜出宮袍似爛銀
寄語機中愁苦婦　好將顏面對蘇秦

白氏看罷微微笑道原來相公要迎我至京遂留下差人撑吉起程那時府縣撥送船夫親戚都來餞送白長吉親送妹子至京遐叔接入衙門夫妻相見喜從天降白長吉向前請罪遐叔度量寬弘全無芥蒂即便擺設家筵款待不題不想那年德宗皇帝晏駕百官共立順宗登位不上半年順宗也就崩了又立憲宗登位改元元和元年到四月間遐叔叅陞任翰林院學士知制誥如故你道他爲何陞得恁般元來大行皇帝的遺詔與新帝登極的詔書前後四篇都出遐叔之作這是朝廷極大手筆以此累功不次遷

擺，恰好五月間有大赦天下詔書，遐叔乘這个機會就討了宣赦的差，夫妻二人，衣錦還鄉，親戚們都在十里外迎接，府縣官也出郭相迎，遐叔回到家中，焚黃謁墓，殺豬宰羊，做慶喜筵席，遍請親隣，飲酒中間說起龍華寺曾許下願心，要把韋皋送來的黃金，蘇兩蜀錦千匹，都捨在寺裏，重修寶殿，再整山門，即便選擇吉辰，興動工役，其時白敏中以中書侍郎請告歸家，白居易新授杭州府太守，同來赴任，兩个都到遐叔處賀喜，見此勝舉，各各布施，郡州縣官也要奉承遐叔，無一个不來助工，眼見得這龍華寺不日建

造起來，比舊時越加齊整，但見

寶殿嵯峨侵碧落　山門弘敞壓閻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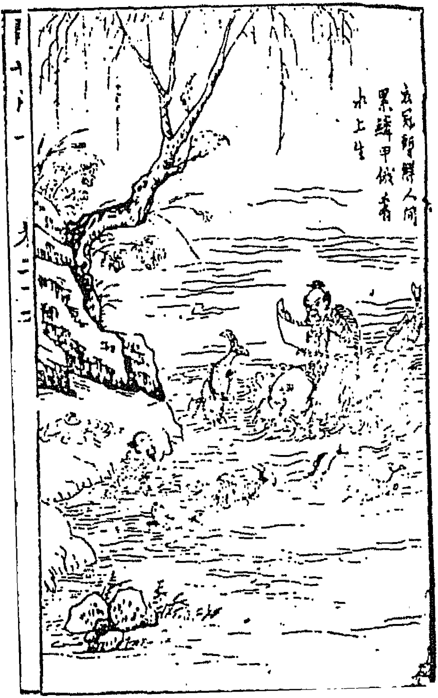
却說韋臯久鎮蜀中，自知年紀漸老，倘一西番南蠻有些決撒，恐損威名，上表固請骸骨，因薦遐叔自代。奉聖旨，韋臯鎮蜀多年，功勞積著，可進光祿大夫右丞相同平章事，封襄國公，馳驛回朝。獨孤遐叔累掌絲綸，王言無忝，筋之譽，望僉謂通材，可加兵部侍郎，領西川節度使，仍着走馬赴任，無得遲悞，欽此。遐叔接了詔書，恐怕違了欽限，便同白氏夫人乘傳而去。未到半路，蚤有韋臯差官迎接，約定在夔府交代，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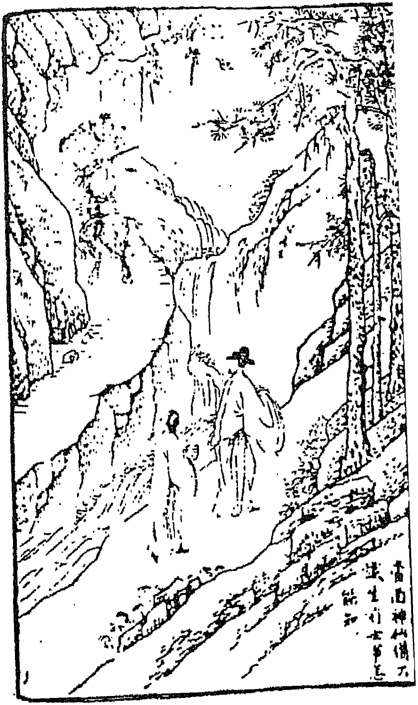
好巫山神女廟正在夔府地方、遐叔與白氏乘此便道、先往廟中行香、謝他託夢的靈感、然後與韋皋相見、叙過契濶、送過敕印、把大小軍政一一交盤明白餞與公宴當日遐叔就同了白氏、明登點集車騎隊伍護送韋皋還朝、從此上任之後專務鎮靜軍民安堵威名更勝、朝廷累加褒賞、直做到太保兼吏兵二部尚書、封魏國公、白氏誥封魏國夫人、夫妻偕老、子孫榮盛、有詩爲證、

夢中光景醒時因　醒若真時夢亦真
莫怪痴人頻做夢　怪他說夢亦痴人

終

醒世恒言


衣冠暫辭人間
累蹟甲俄斎
水上生


當面神仙俱不識生前世事豈能知

第二十六卷

薛錄事魚服證仙

借問白龍緣底事蒙他魚服區區雖然縱適在
河渠失其雲雨勢無乃困余且○要識靈心能
變化須教無主常虛非關喜裡作昏愚莊周曾
作蝶薛偉亦爲魚

話說唐肅宗乾元年間有個官人姓薛名偉吳縣人氏曾中天寶末年進士初任扶風縣尉名聲頗著陞爲蜀中青城縣主簿夫人顧氏乃是吳門第一個大族不惟容止端莊兼且性格柔婉夫妻相得愛敬如

實不覺在任又經三年、大尹陞遷去了、上司知其廉能、即委他署攝縣印、那青城縣本在窮山深谷之中、田地磽瘠、歷年歲歉、民貧盜賊生發、自薛少府署印、立起保甲之法、凡有盜賊、協力緝捕、又設立義學、教育人材、又開義倉、賑濟孤寡、每至春間親往各鄉、課農布種、又把好言勸諭、教他本分為人、因此處處田禾大熟、盜賊盡化為良民、治得縣中真個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百姓戴恩懷德、編成歌謠稱頌其美、歌云、

秋至而收、春至而耘、吏不催租、夜不閉門、百姓樂業、立學興文、教養兼遂、薛公之恩、自今孩童、願以

名存將何字之薛見薛孫
那薛少府不但廉謹仁慈愛民如子就是待郡同僚并也謙恭虛已百凡從厚元來這縣中有一個縣丞一個主簿兩個縣尉那縣丞姓鄒名滂也是進士出身與薛少府恰是同年好友兩個縣尉一個姓雷名濟一個姓裴名寬這三位官人爲官也都清正因此臭味相投每遇公事之暇或談詩或奕棋或在花前竹下開樽小飲彼來此往十分款洽一日正值七夕薛少府在衙中與夫人乞巧飲宴元來七夕之期不論大小人家少不得具些酒果爲乞巧穿針之宴你

道怎麽叫做乞巧穿針、只因天帝有個女兒喚做織女星、日夜辛勤織絍、天帝愛其勤謹、配與牽女星爲婦、誰知織女自嫁牛郎之後貪歡恣慾、却又好梳粧打扮、每日只是梳頭、再不去調梭弄織、天帝嗔怒、罰織女住在天河之東、牛郎住在天河之西、一年只許相會一度、正是七月七日、到這一日、却教喜鵲替他在天河上塡河而渡、因此世人守他渡河時分、皆于星月之下、將絲線去穿針眼、穿得過的便爲得巧、穿不過的、便不得巧、以此卜一年的巧拙、你想那牛郎織女、眼巴巴盼了一年、纔得相會、又只得三四個時

辰作怍的敘述想念情悰、還恐說不了、那有閒工夫又到人間送巧、豈不是個荒唐之說、且說薛少府、當晚在庭中、與夫人互相勸酬、不覺坐到夜久更深、方纔入寢、不道却感了些風露寒涼、遂成一病、渾身如炭火燒的一般、汗出如雨、漸漸三餐不進、精神減少、口裏只說道、我如今頃刻也捱不過了、你們何苦留我在這裡、不如放我去罷、你想病人說出這樣話頭、明明不是好消息了、嚇得那顧夫人心膽俱落、誰道就這等坐視他死了、不成少不得要去請醫問卜、求神許願、元來縣中有一座青城山、是道家第五洞天

山上有座廟宇塑着一位老君極有靈感真是祈晴得晴祈雨得雨祈男得男祈女得女香火最盛因此夫人寫下號文差人到老君廟祈禱又問靈籤最驗一來求他保祐少府延福消災二來求賜一籤審問凶吉其時三位同僚聞得都也素服角帶步至山上行香情愿減損自己陽壽代救少府則是同僚散後又是合縣父老率着百姓們一齊拜禱斷見得少府平日做官好處能得人心如此只是求的籤是第三十二籤那籤訣道

百道清泉入大江
高流不覺夢魂凉

何須別向龍門去　自有神魚三尺長

差人抄這籤訣回衙與夫人看了解說不出想道問得往常間人求的皆如活見一般不知怎地我們求的却說起一個魚來與相公的病全無着落是吉是凶好生難解以此心上就如十五六個弔桶打水七上八落的轉加憂鬱又想道這籤訣已不見怎的且去訪個醫人來調治倒是正經即差人去体訪却訪得成都府有個道人李八百他說是孫真人第一個徒弟傳得龍宮秘方有八百個因此人都叫他做李八百真個請他醫的手到病除極有神効他門上寫

下一對春聯道

藥按韓康無二價　杏栽董奉有千株

但是請他的，難得就來，若是肯來，這病人便有些生機了。他要的謝儀，却又與人不同，也有未曾開得藥箱，先要幾百兩的，也有醫好了不要分文酬謝，止要喫一醉的，也有聞召即往的，也有請殺不去的，甚是捉他不定。大抵只要心誠，他便肯來。夫人知得有這個醫家，即差下的當人，齎了禮物，星夜趕去請那李八百。恰好他在州裡，一請便來。夫人心下方覺少寬。豈知他一進門來，還不曾胗脉，就道這病勢雖則像

個死的却是個不死的也要請我來則甚當下夫人備將起病根由并老君廟裡占的籤訣盡數說與太醫知道求他用藥那李八百只是冷笑道這個病從來不上醫書的我也無藥可用惟有死後常將手去摸他胸前若是一日不冷二日不可下棺待到半月二旬之外他思想食喫自然漸漸甦醒回來那老君廟籤訣雖則靈應然須過後始驗非今日所能猜度得的到底不肯下藥竟自去了也不知少府這病當眞不消喫藥自然無事還是病已犯拙下不得藥的故此托辭而去正是

青龍共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夫人因見李八百去了，嘆道這等有名的醫人尚不肯下藥，難道還有別一個敢來下藥，定然病勢不救，惟有奄奄待死而已。只見熬了七日七夜，越加越重，忽然一陣昏迷，閉了眼去，再叫也不醒了。夫人一邊啼哭，一邊教人稟知三位同僚，要辦身後事。那同僚正來問候，得了這個凶信，無不淚下，急至衙中，向尸哭了一回，然後與夫人相見，又安慰一番。因是初秋時候，天氣還熱，分頭去備辦衣衾棺槨，到第三日，諸色完備，理當殯殮入棺。其時夫人扶屍慟哭，覺得胸

前果然有微微暖氣以此信着李八百道人的說話還要停在牀裏只見家人們都道從來死人胸前儘有三四日暖的不是一死便冷此何足據現今七月天道炎熱未退倘遇一聲雷響這屍首就登時發將起來怎麼還進得棺去夫人道李道人元說胸前一日不冷一日不可入棺如今既是暖的就做不信他守到半月二十多日怎忍便三日內帶熱的將他殮了況且棺木已備等我自己日夜守他只待胸前一冷就入棺去也不爲遲天那但願李道人的說話靈驗守得我相公重醒回來何但救了相公一命卻不

連我救了兩命衆人再三解說夫人終是不聽拗他不過只得依着停下少府在牀謹謹看守不在話下

却說少府病到第七日身上熱極便是頃刻也捱不過一心思量要尋個清涼去處消散一消散或者這病還有好的日子因此悄地裏背了夫人瞞了同僚竟提一條竹杖私離衙齋也不要一人隨從倏忽之間已至城外就如飛鳥辭籠游魚脫網一般心下甚喜早把這病都忘了你道少府是個官怎麽出衙去誰沒一個人知道元來想極成夢夢兒覺得如此這身子依舊自在牀上怎麽去得畢苦了字長的笑

子云吾安知死者不大始之所生耶達人了了生死無苦無牽

哭啼啼無明無夜只望着死裏求生豈知他做夢的飄飄忽忽無礙無拘到也自苦中取樂薛少府出了南門便向山中遊去來到一座山叫做龍安山山上有座亭子乃是隋文帝封兒子楊秀做蜀王建亭於此名爲避暑亭前後左右皆茂林修竹長有四面風來全無一點日影所以蜀王每到炎天便率領賓客來此亭中避暑果然好個清涼去處少府當下看見便覺心懷開爽若使我不出城怎知山中有這般境界但是我在青城縣做了許多時尚且不曾到此想那三位同僚怎麼曉得只合與他們知會同携一尊

為避暑之宴可惜有了席地少了賓友雖是一場大事眼前景物可人遂作詩一首詩云

偷得浮生半日閒　危梯絕壁自躋攀
雖然呼吸天門近　莫追乘風去不還

薛少府在亭子裏坐了一會又向山中行去那山路上沒有些樹木蔭蔽怎比得亭子裏這般涼爽以此越行越悶漸漸行了十餘里遠遠望見一條大江你道這江是甚麼江昔日大禹治水從岷山導出岷江過了茂州威州地面又導出這個江水來叫做沱江至今江岸上垂着大鐵練還不知道有多少長沉在

江底乃是大禹鎖着應龍的去處元來禹治江水但遇水路不通便差那應龍前去隨你幾百里的高山巨石只消他尾子一料登時就分開做了兩處所以世稱大禹叫個神禹若不會驅使這樣東西焉能八年之間洪水底定至今泗江水上也有一條鐵鍊鎖着水母其形似猢猻一般這沱江却是應龍昔因水坊既成鎖着以鎮後害豈不是個聖迹當下必府在山中行得正悶況又患着熱症的忽見這片沱江浩浩蕩蕩真個秋水長天一色自然覺得清凉直透骨髓就恨不得把三步併做一步風車似奔來豈知從

一經所歷
迸有奇亭

山上望時甚近及至下得山來又遠還不曾到得沱江却被一個東潭隔住這潭也好大理水清似鏡一般不論深淺去處無不見底況又映着兩岸竹樹秋色可掬少府便脫下衣裳向潭中洗浴元來少府是吳人生長澤國從幼學得泅水成人之後久已不曾弄這本事不意今日到此游戲大快夙心偶然嘆道人游到底不如魚健怎麼借得這魚鱗生在我身上也好到處游去豈不更快只見旁邊有個小魚都覷着少府道你要變魚不難何必假借待我到河伯庭爲你圖之說聲未畢這小魚早不見了那少府吃上

一驚想道我怎知這水裏是有精怪的豈可再自一個在裏面洗澡不如早早抽身去罷豈知少府既動了這個念頭便少不得墮了那重業障只教

　衣冠暫解人間累　鱗甲俄看水上生

薛少府正在沉吟恰待穿了衣服尋路回去忽然這小魚來報道恭喜河伯已有肯了早見一個魚頭人騎着大魚前後導從的小魚不計其數來宣河伯詔曰

　城居水游浮沉異路苟非所好豈有兼通爾青城縣主簿薛偉家本吳人官亦散局樂清江之浩渺

放意而游壓塵世之喧囂拂衣而去暫從鱗化未便終身可權充東潭赤鯶嗚呼縱遠適以忘歸必受神明之罰昧纖鈎而貪餌難逃刀俎之菑無或失身以羞吾黨爾其勉之

少府聽詔罷回顧身上已都生鱗全是一個金色鯉魚心下雖然駭異却又想道事已如此且待我恣意游玩一番也曉得水中的意趣自此三江五湖隨其意向無不游適元來河伯詔書上說充東潭赤鯉這東潭便似分定的地方一般不論游到那裡少不得要回到那東潭安歇單則那一件也覺得有些兒不

[illegible] [illegible] 所以斷沈 爲局

在過了幾日只見這小魚又來對薛少府道你豈不聞山西平陽府有一座山叫個龍門山是大禹治水時鑿將開的山下就是黃河只因山頂上有水接着天河的水直冲下來做黃河的源頭所以這個去處叫做河津目今八月天氣秋凉將降雷聲先發普天下鯉魚無有不到那裡去跳龍門的你如何不棄除河伯也去跳龍門若跳得過時便做了龍豈不更强似做鯉魚元來少府正在東潭裏面住得不耐煩聽見這個消息心中大喜即便別了小魚竟到河伯處所但見宮殿都是珊瑚作柱琉璃爲梁眞個龍宮海

藏自與人世各別其時河伯管下的地方，岷江、沱江、巴江、渝江、涪江、黔江、平羌江、射洪江、灌錦江、嘉陵江、青衣江、五溪、瀘水、七門灘、瞿塘、三峽、那一處鯉魚不來稟辭要去跳龍門的、只有少府是金色鯉魚、所以各處的都推他爲首、同見河伯、舊規有個公宴、就如起送科舉的酒席一般、少府和各處鯉魚一齊領了宴、謝了恩、同向龍門跳去、豈知又跳不過點額而回、你道怎麼叫做點額、因爲鯉魚要跳龍門、逆水上去、把周身的精血、都積聚在頭頂心裏、就如被硃筆在額上點了一點、所以此世人樹下第的皆爲點額、蓋

本於此正是

龍門浪急難騰躍　額上羞題一點紅

却說青城縣裏有個漁户、叫做趙幹、與妻子在池江上網魚爲業、豈知網着一個癩頭黿、被他把網都牽了去、連趙幹也幾乎吊下江裡、那妻子埋怨道、我們專靠這網做本錢養活兩口、今日連本錢都弄沒了、那裡還有餘錢再討得個網來、況且縣間官府、早晚常來取魚、你把甚麽應付、以此整整爭了一夜、趙幹被他絮聒不過、只得裝一個釣竿、商量來東潭釣魚、你道趙幹爲何搭了這條大江、却向潭裡釣魚、元來

不料好人
味有狂

沱江流水最急且好下網不好下釣故因想到東潭方做此一行生意今釣釣上鈎着香餌將一大塊油麵沒下水中薛少府自龍門點額同來也有許多沒趣好幾日躲在東潭不曾出去覓食肚中饑甚忽然聞趙幹的漁船搖來不覺隨着他船游去看看只聞得餌香便思量去吃他的已是到了口邊想道我明明知他餌上有個鉤子若是吞了這餌可不被他釣了去我雖是暫時變魚耍子難道就沒處求食偏只吃他釣鉤上的再去船傍周圍游了一轉怎當那餌香得酷烈恰似鑽入鼻孔裡的一般肚中又饑怎麼

再忍得住想道我是個人身好不妥當這此一釣的怎麼便釣得我起便被他釣了去我是縣裡三衙他是漁户趙幹豈不認得自然送我歸縣卻不是落得吃了他的方纔把口就餌上一合還不曾吞下肚子早被趙幹一掣掣將去了這便叫做眼裡識得破肚裡忍不過那趙幹釣得一個三尺來長金色鯉魚舉手加額叫道造化造化我再釣得這等幾個便有本錢好結網了少府連聲叫道趙幹你是我縣裡漁户快送我回縣去那趙幹只是不應竟把一根草索貫了魚腮放在艙裡只見他妻子說道縣裡不時差人

取魚我想這等一個大魚若被縣裡一個公差看見取了去領得多少官價不如藏在蘆葦之中等販子投來私自賣他道多賺幾文錢用趙幹說道有理便把這魚拏去藏在蘆葦中把一領破蓑衣遮蓋回來對妻子說若多賣得幾個錢時拚得沽酒來與你醉飲今夜再發利市安知明日不釣了兩個那趙幹拏魚回船還不多時候只見縣裡一個公差叫做張諒來與趙幹道裴五爺要個極大的魚做鮓吃今早直到沱江滸來與你你却又移到這個所在教我團團尋遍走得個汗流氣喘快些揀一尾大的與我送去

趙幹道有累上下走着尋路了不是我要移到這里只爲前日弄沒了網無錢去買沒奈何只得攏到此釣幾尾去做本錢却又沒個大魚上釣止有小魚三四斤在這里要便拿了去張弼道裴五爺分付要大魚小的如何去回話撲的跳下船揭開艙板一看果然通是小的欲要把去權時答應又想道這般寬闊去處難道沒個大魚一定這廝奸詐藏在那里即便上岸各處搜看却又不見次後尋到蘆葦中只見一件破蓑衣掀上掀下的亂動張弼抖道必是魚在底下急走上前揭起看時却是一個三尺來長的金色

鯉魚趙幹夫妻望見口裡只叫得苦張弼不曾三七廿一提了那魚便走回頭向趙幹說道你哄得我好待禀了裴五爺着實打你這廝少府大聲叫道張弼張弼你也須認得我我偶然游到東潭要魚耍子你怎麼見我不叩頭倒提着我走張弼全然不睬只是提了魚一直奔回縣去趙幹也隨後跟來那張弼一路走少府也一路罵提到城門口只見一個把門的軍叫做胡健對張弼說道好個大魚只是裴五爺請各位爺飲宴專等魚來做鮮吃道你去了許久不到又發出籤來叫你你可也走緊些少府提頭一看正

前日出來的那一座南門叫做迎薰門便叫報門軍道胡健胡健前日出城時節曾分付你道我自私行出去的不要禀知各位爺也不要差人迎接誰道我出城不上一月你就不記得了如今正該去禀知各位爺差人迎接纔是怎麽把我不放在眼裏這等無狀豈知此門軍胡健也不聽見。却與張弼一般那張弼一徑的提了魚進了縣門薛少府還叫罵不止只見司戶吏與刑曹吏兩個東西相向在大門內下棋那司戶吏道好怕人子這等大魚可有十多斤重那刑曹吏道好一個活潑潑的金色鯉魚只該放在後

既要做仁何必焉有不若此

堂緑滿池裡養他看耍子怎麼就捨得做鮓吃了少府大叫道你兩個吏終日在堂上伏事我的便是起變了魚也該認得怎麼見了我都不站起來也不去報與各位爺知道那兩個吏依舊在那里下棋只不聽見少府想道俗諺有云不怕官只怕管豈是我管你不著一些兒不怕我莫不是我出城這幾日我的官被勾了縱使勾了官我不曾離任到底也還管得他著且待我見同僚時把這起奴才從頭告訴敎他一個個打得皮騎肉綻著官們牢記下這個話頭待下回表白且說顧夫人從守着少府的屍骸不見過

了二十多日、只見肚內好甚不相壞、把手去摸着心頭、覺得比前更暖些、漸漸的上至喉嚨、下至肚臍都不甚冷了、想起道人李八百的說話、果然有些靈驗、因此在指頂上刺出鮮血來寫成一疏、請了幾個有名的道士、在青城山、老君廟裡建醮祈求仙力、保護少府回生許下重修廟宇、再塑金身的願心、宣疏之日、三位同僚、與通縣吏民無不焚香代禱、如當日一般、我想古語有云、吉人天相難道薛少府這等好官況兼合縣的官民又都來替他祈禱怕就沒有一些兒靈應、只是已死二十多日的人、要他依舊又活

轉來雖則老君廟裡許下願的從無不驗之人但是閻王殿前投到過的那有退回之鬼正是

須知作善還酬善　莫道無神定有神

却說是夜道士在醮壇上面鋪下七盞明燈就如北斗七星之狀元來北斗第七個星叫做斗杓春指東方夏指南方秋指西方冬指北方在天上旋轉的只有第四個星叫做天樞他却不動以此將這天樞星上一燈特爲本命星燈若是燈明則本身無事若暗則病勢淹纏滅則定然難救其時道士手掐法訣朗誦靈章虔心懺解伏祭而去魏奏星官要保祐薛少府

重還魂魄再轉陽間起來看這七盞燈時盞皆明亮覺得本命那一盞尤加光彩顯見不該死的符驗便對夫人賀喜道少府本命星燈光彩倍加重生當在旦夕切不可過於哀泣恐驚動他魂魄不安有難回轉夫人含着兩行眼淚謝道若得如此也不枉做這個道場和那晝夜看守的辛苦得了這個消息心中少覺寬解豈知朦朧睡去做成一夢明明見少府慌慌忙忙精赤剝的跑入門來滿身都是鮮血把兩隻手掩着脖子叫道悔氣悔氣我在江上汎舟情懷頗暢忽然狂風陡作大浪掀天把舟覆了却跌在水

去幸遇江神憐我陽壽未絕、賜我一領黃金鎖子甲、送得出水、正待尋路入城、不意遇着剪逕的强人、要謀這領金甲、一刀把我殺了、你若念夫妻情分、好生看守冤鬼、送我回去、夫人一聞此言、不覺放聲大哭、就驚醒了、想道適間道士只說不死、如何又有此惡夢、我記得夢書上有一句道、夢死得生、莫非他眼下災悔脫盡、故此身上金無一絲一縷、亦未可知、只是緊緊的守定他屍骸便了、到次日夫人將靈擡上犧牲諸品、分送三位同僚、這個叫做散福、其日就是裴縣尉作主、會請各衙、也叫做飲福、因此裴縣尉差張

弼去到漁户家取個大魚來做鱠好配酒吃纔是鄒二衙爲着同年情重在席上嘆道這酒與平常宴會不同乃爲薛公祈禱回生半是醮壇上的品物今薛公的生死未知何如教我們食怎下咽裴五衙便道古人臨食不嘆偏是你念同年我們不念同僚的聽得道士說他回生不在昨晚便是今日我們且待魚來做鱠下酒拚吃個酩酊只在席上等候他一個消息豈不是公私兩盡當日直到未牌時分張弼方幾提着魚到階下元來裴五衙在席上作主單爲等魚不到只得停了酒看鄒二衙與雷四衙打雙陸自己

在傍邊吃着桃子忽回轉頭看見張翊不覺大怒道我差你取魚如何去了許久若不是飛錢催你你敢是不來了麼張翊只是叩頭把漁户趙幹藏過大魚的情節備細禀上一遍裴五衙便叫當直的把趙幹拖翻着實打了五十下皮鞭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你道趙幹爲何先不走了偏要跟着張翊到縣自討打吃也只戀着這幾文的官價思量領去却被打了五十皮鞭價又不曾領得豈不與這尾金色鯉魚爲貪着香餌上了他的鈎兒一般正是

世上死生皆爲利　不到烏江不肯休

五十皮鞭償又不曾領得豈不與這尾金色鯉魚爲貪着香餌上了他的鈎兒一般正是

世上死生皆爲利　不到烏江不肯休

裴五衙把趙幹起了出去取去家看却是一尾金色鯉魚有三尺多長喜歡此魚甚好便可付廚上做鮓來吃當下薛少府大驚叫道我那裡是魚我是你的同僚豈可錯認殺我了我受了許多人的侮辱正要告訴列位與我出這一口惡氣怎麽也認我做魚便付廚上做鮓吃若要作鮓可不屈殺了我做這幾時同僚一些兒契分安在其時同僚們全然不採少府便惱了只得又叫道鄒年兄我與你同榜天寶末年進士在都下往來最爲交厚今又在此同官與他們不同怎麽不發一言坐視我死只見第二

衙對裴五衙道以下官愚見這魚還不該做鮓吃那青城山上老君殿前有老大的一個放生池邊有建醮的人買着魚鱉鰻鮖等物投放池內今日之宴既是府尊送來的餘福不若也將此魚投於放生池內見我們爲同僚的情分種此因果那雷四衙便從旁說道放魚甚善因果之說不可不信況且酒席決肴飲饌句多了何必又要鮓吃此時薛少府在階下聽見說道鄒年兄好不分曉既是有心要救我何不說送回衙裡去怎麼又要送我上山卻不滿意了我雖然如此也強如死在庖人之手待我到放生池內依還變了轉來頭戴冠幘再坐衙門且莫說趙幹道起行才看那同僚甚麼將來見我正在躊躇又見那裴五衙答道老長官說放這魚是天地好生之心何敢不遵也打

剪求重穿冠帶再坐衙門且莫說起韓這起個才看那同僚把甚嘴臉來見我正在躊躇又見那裴五衙甚道老長官要放這魚是天地好生之心何敢不聽但打魚是道家事不在佛門那一教要修因果也不在這上想道天生萬物專為養人就如魚這一種若不是被人取吃普天下都是魚連河路也不通了凡人修善全在一點心上不在一張口上故諺語有云佛在心頭坐酒肉穿腸過又云若依佛法冷水莫呷雖道吃了這個魚便壞了我們為同僚的心腸見得好魚不做鮓吃倒平白地放了他去安知我們不吃

又不殺水類吃了總只一死還是我們自吃了的是少府聽了這話便大叫道你看兩個客人都要放我怎麼你做主人的偏要吃我這等蹺蹊莫說同僚情薄元來賓主之禮也一些沒有的元來雷西衙是個兩可的人見裴五衙一心要做魚鮓吃卻又對郤二衙道裴長官不言匹乘多分這魚放生不成了況今日是他做主人要以此奉客怎麼好固拒他我想這魚不是我若一定要殺他只算今日是他數盡之日救不得罷了當下少府郎大聲叫道雷長官你好沒主意怎麼兩邊模稜既是勸他放我他便不聽你也還

該再勸纔是怎麼反勸那年兄也不要苦我敢則你衙齋冷淡好幾時沒得魚吃了故此待他做飯來思量飽餐一頓麼只得又叫那二衙道年兄年兄你莫不是齋做人情故假意勸了這幾句便當完了你事再也不出半聲了自古道得好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若非今日我是死的你是活的怎知你爲同年之情淡薄如此到底有個敎我時節等我依舊變了轉來也少不得學翟廷尉的故事將那兩句題在我衙門之上與你看看年兄年兄只怕你悔之晚矣少府要則亂叫亂嚷賓主都如不聞當時裴五衙便喚厨役

[illegible]
魚不

叫做王士良因有手段最整治得好鮮故將這魚交付與他說道又要好吃又要快當不然照着趙幹樣子也奉承你五十皮鞭那王士良一頭答應一頭就伸過手提魚急得少府頂門上飛散了三魂脚板底蕩調了七魄便大聲哭起來道我平昔和同僚們如兄若弟極是交好怎麽今日這等哀告只要殺我咬我知道了一定是妬忌我掌印起此一片惡心須知道正是上司委把我的不是我謀來掌的若肯放我回衙我就登時推印有何難哉說了又哭哭了又說豈知同僚都似不聽見竟被王士良一把提到厨下

早取過一個砧頭來、放在上面、少府舉眼看時、却認得是他手裡一向做廚役的、便大叫道、王士良、你豈不認得我是薛三爺、若非我將與下食譜傳授與你、看你整治些甚樣餚饌出來、能使各位爺這般作興你、你今日也該想我平昔擡舉之恩、快去稟知各位爺、好好送回衙去、却把我來放在砧頭上、待要怎的、豈知王士良一些不睬、右手舉刀在手、將魚頭着實按上一下、激得少府心中不勝大怒、更罵你這狗才奴、只會奉承裴五衙、全不怕我、輕道我就沒擺布你處、一件掙起來、將尾子向王士良臉上只一潑、就似

打、個耳聒子、一般打得王士良耳鳴眼暗、適忙舉手掩面不迭、將那把刀直拋在地下去了、一邊拾刀、一邊却冷笑道、你這魚既是恁的健很、停一會等我送你到滾鍋兒裡再游游去、元來做鮮的最要刀快、將魚切得雪片也似薄薄的、畧在滾水裡面一轉便撈起來、加上椒料、潑上香油、自然鬆脆鮮美、因此王士良再把刀去磨一下、其時少府叫他不應、歎口氣道、這次磨快了刀來、就是我命盡之日了、想起我在衙雖則患病、也還可忍耐、如何私自跑出來受這般苦楚、若是我不見這個東潭、便見了東潭、也不下去洗

澡便洗個澡也不思量變魚便思量變魚也不受那河伯的詔書也不至有今日總只未變魚之先被那小魚十分撺掇既變魚之後又被那趙幹把香餌來哄我都是命裡奏着自作自受好埋怨那個只可憐見我顧夫人在衙無兒無女將誰倚靠怎生寄得一信與他使我死也瞑目正在號咷大哭却被王士良將新磨的快刀一刀剁下頭來正是三寸氣在誰肯輸半點便宜七尺軀亡都付與一場春夢眼見得少府這一番真個嗚呼哀哉了

未知少府生回日　已見魚兒命盡時

佛家分女
不去

這里王士良剛把這魚頭一刀剁下、那邊三衙中薛少府在靈牀之上、猛地跳起來坐了、莫說顧夫人是個女娘家、就險些兒唬得死了、便是一家們在那里守屍的那一個不掐首咋舌、叫道好古怪、好古怪、我們一向緊緊的守定在此、從沒個貓兒在他身上跳過、怎麽就把死屍吊了起來、只見少府嘆了口氣、問道我不知人事有幾日了、夫人答道你不要諕我、你已死去了二十五日、只怕不會活哩、少府道我何曾死、只做得一個夢、不意夢去了這許多日、使喚家人去看三位同僚、此時正在堂上、將吃魚膾、教他且放

可見其形化魚一材處頭

下了筯不要吃快請到我衙裡來講話果然同僚們在堂上飲酒剛剛道到魚鮓正待舉筯只見薛衙人稟說少府活轉來了請三位爺莫吃魚鮓便過衙中講話驚得那三位都暴跳起來說道皆人李八百的把麻老君廟裡鋪燈怎麼這等靈驗得緊忙忙的走過薛衙連叫恭喜恭喜只見少府道列位可曉得麼適纔做鮓的這尾金色鯉魚便是不才若不被王士良那一刀我的夢幾時勾醒那三位茫茫不知其故鄒說道天下豈有此事且請老長官試說一番容下官們洗耳拱聽薛少府道適纔張弼取魚到時鄒年

兄與雷長官打雙陸裴長官在傍吃桃子張弼嘉慮戶趙幹藏了大魚把小魚搪塞裴長官大怒把趙幹鞭了五十這事有麼三位道果是如此只是老長官如何曉得恁詳細少府道再與我喚趙幹張弼和守把守東薰門軍士胡德戶曹刑曹二吏并廚役王士良來待我問他那三位郎便差人都去喚到少府問道趙幹你在東潭釣魚釣得個三尺來長金色鯉魚你妻子教你藏在蘆葦之中上頭蓋着舊衣衣張弼來取魚時你只推沒有大魚却被張弼找出提到廻單門下門軍胡德說道裴五爺下飛繫住你你可走

快些到得縣門、門內二吏東西相向在那裏下棋一個說魚大得怕人斫做鮓炙、一定好吃。一個說這魚可愛只該畜在後堂池裏不該做鮓王士良把魚按在砧頭上、却被魚跳起尾來臉上打了一下、又去磨快了刀、方纔下手、這事可都有麼趙幹等都驚道事俱有的、但不知三爺、何繇知得少府道這魚便是我做的我自被釣之後那一處不高聲大叫要你們送我回衙怎麼都不聽我却是甚主意趙幹等都叩頭道小的們實是不聽見若聽見時怎麼敢不送回少府又問裴縣尉道老長官要做魚鮓之時、鄒年兄雷

三勸你放生雷長官在傍邊攛掇只是不聽催喚王士良提去我因放聲大哭說枉做這幾時同僚今日定要殺我豈是仁者所為莫說裴長官不禮連鄒年兄雷長官也更無一言這是何意三位相顧道我們何嘗聽見些兒一齊起身請罪少府笑道這魚不死我也不生已作往事不必再題了遂把趙幹等打發出去同僚們也作別回衙將魚鮓投棄水中從此立誓再不吃魚元來少府叫哭那曾有甚麽聲響但見這魚口動而已乃知三位同僚與趙幹等都不聽見蓋有以也且說顧夫人想起老君廟鐵訣的句語無

八字不驗乃將求籤打票事情備細說與少府知道就要打點了願少府驚道我在這里幾多時但聞得青城山上有座老君廟是極盛的香火怎知道靈應如此即便淸齋七日備下明燭淨香親詣廟中償願一面差人估計木料粧綵金像合用若干工價將家財俸資來買辦擇日興工到第七日早上屏去左右只帶一個十二三歲的小門子自出了衙門一步一拜向青城山去纔至半山正拜在地忽然聽得有人叫道薛少府你可曉得麼少府不覺吃了一驚擡頭觀看乃是一個牧童頭戴箬笠橫坐青牛手持短

箇從一個山坡邊轉出來的當下少府問道你要我曉得甚麼那牧童道你曉得神仙中有個琴高他本騎着赤鯉升天去的只因在王母座上把那彈雲璈的田四妃覷了一眼動了凡心故此兩個並謫人世如今你的前身便是琴高你那顛夫人便是田四妃爲你到官以來迷戀風塵不能脫離故又將你權充東潭赤鯉受着諸般苦楚使你回頭你却怎麼還不省得敢是做夢未醒哩少府道依你說我的前身乃是神仙今已迷惑又須得一個師父來提醒便好牧童道你要個提醒的人遠不遠千里近只在目前這

成都府道人李八百、也不是假神仙、他本在廣府丹做韓康、一向賣藥長安市上、口不二價、從來爲一女子識破了、故此又改名爲李八百、人只說他傳授得孫眞人八百個秘方、正不知他道術還在孫眞人之上、實實活過八百多歲了、今你夫妻謫限將滿、合該重還仙籍、何不去問那李八百、教他與你打破塵障、元來夫人止與少府說得香願的事、不曾說起李八百把脈情節、因此牧童說着李八百名姓、少府一些也不曉得、心下想道、山野牧童、知道甚麼、無過信口胡談荒唐之說、何足深信、我只是一步一拜、還願便

了、豈知纔回頭來、那牧童與牛化作一道紫氣沖天而去、正是

當面神仙猶不識　　前生世事怎能知

少府因自己做魚之事、來得奇怪、今番看見牧童化風而去、心下甚發惶惑、定道這那牧童也是夢中好生委決不下、不一時、拜到山頂老君座前、叩謝神明保佑再得回生、只在早晚選定吉日、償還願心、拜罷起來看那老君神像、正是牧童的面貌、又見座傍塑着一頭青牛、也與那牧童騎的一般、方悟道方纔牧童分明是太上老君指引我重還仙籍、如何有眼無

琭、當面錯過、乃再拜請罪、回至衙中、備將飯堂的話細細述與夫人知道、夫人方說起病危時節、曾請成都府道人李八百來看脉、他說是死而不死之症、須待死後半月二旬、自然慢慢的活將轉來、不必下藥、臨起身時、又說這讖、訣靈得緊、直到看見角時、方有分曉、我想他能預知過去未來之事、豈不真是個仙人、莫說老君已經顯出化身、指引你去、便不是仙人、既勞他看脉一場、且又這等神驗、也該去謝他、少府聽罷、乃道、元來又有這段姻緣、如何不去謝他、又濟齋了七日、徒步自往成都府去、訪那道人李八百、恰

好這一日、李八百正坐在醫舘裡面、一見少府、便問道、你做官可罷了未、少府撲地拜下、答道、弟子如今醒了、只求師父指教、使弟子脫離風塵、早聞大道、李八百笑道、你須不是沒根基的、要去燒丹煉火、你前世原是神仙謫下、太上老君、已明明的對你說破、自家身子、還不省得、還來問人、敢是你只認得青城縣主簿麼、當下少府恍然大悟、拜謝道、弟子如今眞個醒了、只是老君廟裡香願、尚未償還、待弟子了願之後、即便棄了官職、撇了妻子、同師父出家、遂罷仙籍未爲晚也、送別了李八百、急回至青城縣、把李八百

的話述語夫人知道夫人也就言上省悟前身元西王母前彈雲璈的田四姐因動塵念墮落當夜便與少府各自一房安下焚香靜坐修證前因次日少府將印送與鄒二衙署攝備文申報上司一面催趲工役蓋造殿庭莊嚴金像極其齊整剛到工完之日那鄒二衙爲着當時許願也要分俸相助約了兩個縣尉到少府衙舍說知此事家人只道還在裡邊靜坐進去通報只見案上遺下一詩竟不知少府和夫人都在那裡去了家人拿那首詩遞與鄒二衙觀看乃是留別同僚吏民的詩云

魚身夢幻欣無恙　若是魚眞死亦眞
到底有生終有死　欲離生死脫紅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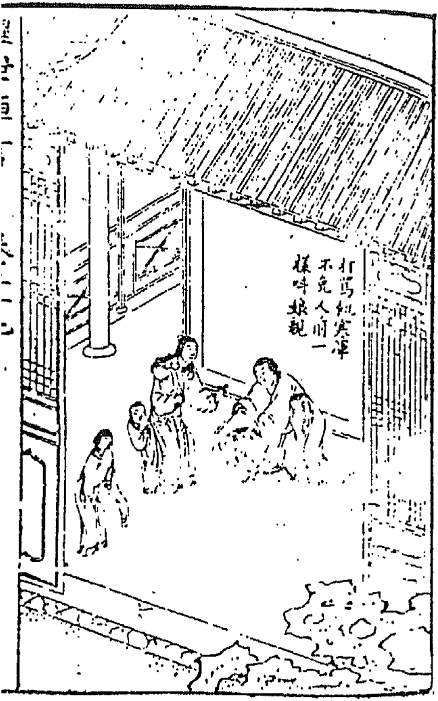
鄒二衙看了這詩、不勝嗟嘆、乃道年兄總要出家修行、也該與我們作別一聲、如今覺道忒歘然了、諒來他去還未遠、即差人四下尋訪、再也沒些踪跡、正在驚訝、裴五衙笑道、二位老長官、好不覩事、想他還掉不下水中滋味多分又去變鯉魚頑耍去了只到東潭上抓他便了、不題同僚們、胡猜亂想、再說少府和夫人不往別處竟至成都去見那李八百那李八百對着少府笑道、你前身元是琴高、因爲你升仙不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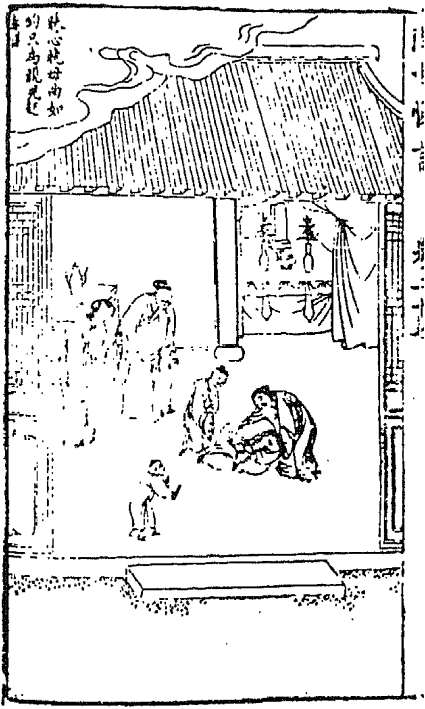
故令赤鯉專在東潭相候今日依先還你赤鯉騎坐上升何如又對夫人道自你謫後西王母前彈雲璈的暫借董雙成如今依舊該是你去彈了自然神仙一輩叫做會中人再不消甚麼口訣甚麼心法都只是一笑而辭其時少府夫人也對李八百說道你先後賣藥行醫救度普衆功行亦非小可何必久混人世李八百道我數合與你同升故在此相候頃刻間祥雲繚繞瑞靄繽紛空中仙音嘹喨鸞鶴翱翔仙童仙女各執旛幢寶蓋前來接引少府乘着赤鯉夫人駕了紫霞李八百跨上白鶴一齊升天遍成都老幼

那一個不看見盡皆望空瞻拜讚歎不已至今昇僊橋聖跡猶存詩云

茫茫宇宙事端新　人既爲魚魚復人
識破幻形不礙性　休形修性即仙真

醒世恒言


打罵奴婢算
不免人前一
樣叫娘親


肚心就好兩如
的只爲親兒也
春山

第二十七卷

李玉英獄中訟寃

人間夫婦願白首、男長女大無疾疚、男娶妻兮女嫁夫、頻見森孫會行走、若還此願遂心懷、百年瞑目黃泉臺、莫教中道有差跌、前妻晚婦情離乖、晚婦狠毒勝蛇蝎、枕邊譖語無休歇、自己生兒似寶珍、他人子女遭磨滅、飯不飯兮茶不茶、蓬頭垢面徒傷嗟、君不見大舜歷山終夜泣、閔騫十月衣蘆花、

這篇言語、大抵說人家繼母心腸狠毒、將親生子女

勝過一顆九曲明珠乃稀世之寶何等珍重這也是人之常情不足為怪單可恨的偏生要把前妻男女百般凌虐糞土不如若年紀在十五六歲還不十分受苦縱然磨滅漸漸長大日子有數惟有十歲內外的小兒女最為可憐然雖如此其間原有三等那三等第一等乃富貴之家幼時自有乳母養娘伏侍到五六歲便送入學中讀書况且親族衆盛手下婢僕耳目衆多尚怕被人談論還要存個體面不致有饑寒打駡之苦或者自生得有子女要獨吞家業索性倒弄個斬艸除根的手段有詩為證

焚廪捐階事可傳　申生遭謗伯奇殃
後妻毒處從來有　幾個男兒肯直腸

第二等乃中戶人家雖則體面還有料道初時未必有乳母養娘伏侍諸色盡要在繼母手內出放那飢寒打罵就不能勾免了若父親是個硬掙的定然衛護女兒與老婆反目廝鬧不許他凌虐也有懼怕丈夫利害背着眼方敢施行倘遇了那不怕天不怕地也不怕羞也不怕死越發越上的潑悍婆娘動輒便槍刀弄劍不是刎頸上弔定是奔井投河攢把死來嚇老公常有弄假成眞連家業都完在他身上俗語

人盡說厭罷[illegible]

道得好、逆子頑妻、無藥可治、遇着這般潑婦、難道終日厮閙不成、少不得閙過幾次、奈何他不下、到只得詐聾粧啞、含糊忍痛、也有將來過繼與人、也有送去爲僧學道、或托在父兄外家寄養、這還是有些血氣的所爲、又有那一種橫肚腸爛心肝、忍心害理無情義的漢子、前妻在生時何等恩愛、把兒女也何等珍惜、到得死後、娶了晚妻、或奉承他粧奩富厚、或貪戀顏色美麗、或中年娶了少婦、因這幾般上、弄得神魂顛倒、意亂心迷、將前妻昔日恩愛、撇向東洋大海、兒女也漸漸做了眼中之釘、肉内之刺、到得打罵、莫說

護衛撒潑反要加上一頓取他的歡心常有後生兒女都已婚嫁前妻之子尚無妻室公論上說不去時胡亂娶個與他後母還千方百計做下鬼魅要他夫妻不睦若是鬼魅不靈便打兒子罵媳婦攛掇老公告忤逆趕逐出去那男女之間女兒更覺苦楚孩子家打過了或向學中攻書或與鄰家孩子們頑耍還可以消遣做了女兒時終日不離房戶與那夜叉婆擠做一塊不住脚把他使喚還要限每日做若干女工做得少打罵自不必說及至趲足了却又嫌好道歎也原脫白不過生下兒女恰像寫着包攬文書的

日夜聲飢餒抱倘若啼哭便道是不情願使性兒難為他孩子偶或有些病症又道是故意驚嚇出來的就是身上有個蚊虫疤兒一定也說是故意放來釘的更有一節苦處任你滴水成冰的天氣少不得向冰孔中洗滌污穢衣服還要揩擦洗得不潔淨加一場呪罵熬到十五六歲漸漸成人那時打罵就把污話來骯髒了不罵要趕漢定說想老公可憐女子家無處伸訴只好向背後吞聲飲泣倘或聽見了又道粧這許多妖勢多少女子當不起恁般羞辱自去尋了一條死路有詩爲證

不正夫綱但怕婆　怕婆無奈後妻何
任他打罵親生女　暗地心疼不敢訶

第三等乃朝趁暮食肩擔之家此等人家兒女縱是生母在時只好苟免饑寒料道沒甚豐衣足食巴到十來歲也就要指望教去學做生意趁三文五文幫貼柴火若又遇着个兇惡繼母豈不是苦上加苦口中喫的定然有一頓沒一頓攢錢恐餓就要口熱湯也須請問个主意不敢擅專身上穿的不是前拖一塊定是後破一片受凍捱寒也不敢在他向前說个冷字那幾根頭髮整年也難得與梳子相會胡亂說（小児可憐）

个角兒還不時擣得披頭蓋臉兩隻脚久常赤着從不曾見鞋襪面若得了雙草鞋就勝如穿着粉底皂靴專任的是劈柴燒火擔水提漿稍不如意輭的是拳頭脚尖硬的是木柴棍棒那呪罵乃口頭言語只當與他消閒到得將就挑得擔子便限着每日要賺若干錢鈔若還缺了一文少不得敲个半死倘肯擡擧老公賣與人家爲奴這就算他一點陰騭所以小戶人家兒女經着後母十个到有九个磨折死了有詩爲証

小家兒女受艱辛　後母加添妄怒嗔

打罵饑寒渾不免　人前一樣與娘親

說話的、爲何只管絮絮叨叨道後母的許多短處、只因在下今日要說一个繼母謀害前妻兒女、後來天理昭彰、反受了國法、與天下的後母做个榜樣、故先畧道其槩、這段話文若說出來時

直教鐵漢也心酸　揔是石人亦淚洒

你道這段話文出在那里、就在本朝正德年間、北京順天府旗手衛、有个蔭籍百戶李雄、他雖是武弁出身、却從幼聰明、好學深知典籍、及至年長身材魁偉、膂力過人、使得好刀、射得好箭、是一个文武兼備的

將官因隨太監張永征陝西安化王有功陞錦衣衛千戶娶得个夫人何氏夫妻十分恩愛生下三女一男兒子名曰承祖長女名玉英次女名桃英三女名月英元來是先花後果剎倒是玉英居長次即承祖不想何氏自産月英之後便染了個虚怯症候不上半年嗚呼哀哉可憐

留得舊時殘錦繡　每因腸斷動悲傷

那時玉英剛剛六歲承祖五歲桃英三歲月英止有五六个月雖有養娘奶子伏侍到底像小鷄失了鷄母七慌八亂啼啼哭哭李雄見兒女這般苦楚心下

煩惱只得終日住在家中窩伴他本是个官身顧着家裡便擔閣了公事到得幹辦了公事却又沒工夫照管兒女眞个公私不能兩盡捱了幾个月日思想終不是長法要娶个繼室遂央媒尋親那媒婆東走千家踏萬戶的得了這句言語到處一兜那些人家聞得李雄年紀止有三十來歲又是錦衣衛千戶一進門就稱奶奶誰个不肯三日之間就請了若干庚帖送來任憑李雄選擇俗語有云姻緣本是前生定不許今人作主張李雄千揀萬選却揀了个姓焦的人家女兒年方一十六歲父母雙亡哥嫂作主那哥

哥呌做焦榕、專在各衙門打幹、是一个油裡滑的光棍、李雄一時没眼色、成了這頭親事、少不得行禮納聘、不則一日、娶得回家、花燭成親、那焦氏生得有六七分顏色女工針指却也百伶百俐只是心腸有些狠毒見了四个小兒女便生妬嫉之念、又見丈夫十分愛惜又不時叮囑好生撫育、越發不懷好意、他想道若没有這一窩子賊男女、那官職產業、好歹是我生子女來承受、如今遺下許多短命賊種、縱掙得潑天家計、少不得被他們先拔頭籌、設使久後也只有今日這些家業、派到我的子女所存幾何、可不白白

與他辛苦一世須是嘸、熬了丈夫然後用言語唆冷他父子、磨滅死兩三个、止存个把就易處了、你道天下有恁樣好咲的事、自己方纔十五六歲還未知命短命長生育不生育、却就算到幾十年後之事、起這等殘忍念頭要害前妻兒女、可勝嘆哉、有詩為証、

娶妻原為生兒女　見成兒女反為仇
不是婦人心最毒　還因男子沒長籌

自此之後焦氏將着丈夫、百般殷勤趨奉、況兼正在妙齡、打扮得如花朵相似、枕蓆之間、曲意取媚、果然哄得李雄千歡萬喜、百順百依、只有一件不肯聽他

你道是那件但說到兒女面上便道可憐他沒娘之子年幼嬌癡倘有不到之處須將好言訓誨莫要深責焦氏攛唆了幾次見不肯聽忍耐不住一日趁老公不在家尋起李承祖事過揪來打罵不道那孩子頭皮寡薄他的手兒又老辣一頓亂打那頭上却如酵到饅頭登時腫起幾个大疙瘩可憐打得那孩子無个地孔可鑽號淘痛哭養娘奶子解勸不住那玉英年紀雖小生性聰慧看見兄弟無故遭此毒打已明白晚母不是个善良之輩心中苦楚泪珠亂落在旁看不過向前道告母親兄弟年幼無知望乞饒恕

則个焦氏喝道小賤人誰要你多言難道我打不得的麽你的打也只在頭上滴溜溜轉了却與別人討饒玉英聞得這話愈加哀楚正打之間李雄已回那孩子抱住父親放聲號慟李雄見打得這般光景暴躁如雷翻天作地鬧將起來那婆娘索性抓破臉皮反要死要活分毫不讓早有人報知焦榕持來勸慰李雄告訴道要令妹來專為要照管這幾个兒女豈是没人打罵要來凌賤不成況又幾番囑付可憐無母嬌幼你即是親母一般凡事將就些反故意打得如此模樣焦榕假意埋冤了妹子幾句陪个不是道

舍妹一來年紀小、不知世故、二來也因從幼養嬌了
性子、在家任意慣了、妹丈不消氣得、又道省得在此
不喜歡、待我接囘去住幾日、勸諭他下次不可如此
道罷作別而去、少頃雇乘轎子、差个女使接焦氏到
家、那婆娘一進門就埋怨焦榕道哥哥、奴總有甚不
好處、也該看爹娘分上、訪个好對頭匹配纔是、怎麽
胡亂羈辭送在這樣人家、悞我的終身、焦榕笑道論
起嫁這錦衣衛千戶、也不算羈辭了、但是你自巳沒
有見識、怎麽抱怨別人、焦氏道那見得我沒有見識
焦榕道妹夫既將兒女愛惜、就順着他性兒、一般着

些疼熱、焦氏嚷道又不是親生的教我着疼、熱、還要算計哩、焦榕咲道正因這上說你没見識、自古道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你心下越不喜歡這男女越該加意愛惜焦氏道我恨不得頃刻除了這幾个冤孽方纔乾淨、為何反要將他愛護、焦榕道大抵小兒女料没甚大過失、况婢僕都是他舊人、與你恩義尚疎、稍加責罰、此輩就到家主面前輕事重報、說你怎地凌虐姊夫必然着意防範、何繇除得他存了這片疑心就是生病死了、還要疑你有甚緣故、可不是無繇有線、你若將就容得、落得做好人、撫養大了、不怕不孝

蓋[illegible]之[illegible]有其兄宜其妹

順你焦氏把頭三四搖道這是斷然不成焦榜道罕竟容不得須依我說話今後將他如親生看待婢僕們施些小惠結為心腹暗地察訪內中倘有無心向你并口嘴不好的便遲逐出去如此過了一年兩載妹夫信得你真了婢僕又皆是心腹你也必然生下子女分了其愛那時覷个機會先除却這孩子料不疑慮到你那幾个丫頭等待年長可為童僕們一齊駕起風波只說有私情勾當妹夫是有官職的怕人恥笑自然逼其自盡是恁樣陰喫陽劃做去豈不省了目下受氣又見得你是好人焦氏聽了這片言語

李雄這是有人心的這土出之得明有緒去何不至行

不勝喜歡道、哥哥言之有理、是我錯埋怨你了、今番回去依此而行、倘到緊要處、再來與哥哥商量、不題、焦榕兄妹計議、且說李雄因老婆凌虐兒女、反添上一項愁帽兒、想道指望娶他來看顧兒女、却到增了一个魔頭、後邊日子正長、教這小男女怎生得過、左思右算、想出一个道理、你道是什麼道理、元來收拾起一間書室、請下一个老儒、把玉英承祖送入書堂讀書、每日茶飯俱着人送進去喫、直至晚方纔放學、教他避了晚娘、躲這打罵、那桃英月英、自有奶子照管、料然無妨、常言夫妻是打罵不關的、過了數日、只

得差人去接焦氏、焦榕備些禮物、送將回來、焦氏知得請下先生、也解了其意、更不道破、這番歸來、果然比先大不相同、一味將笑撮在臉上、調引這幾个小男女、親親熱熱、勝如親生、莫說打罵、便是氣兒也不再呵一口、待婢僕們、也十分寬恕、不常賞賜小東西、大凡下人肚腸極是窄狹、得了須微之利、便極口稱功誦德、歡聲溢耳、李雄初時甚覺奇異、只道懼怕他鬧吵、當面假意殷勤、背後未、必如此、幾遍暗地打聽、冷眼偷瞧、更不見有甚別樣做作、過了年餘、愈加珍愛、李雄萬分喜悅、想道、不知大舅怎生樣勸諭、便能

改過從善如此可見好人原容易做的只在一轉念耳從此放下這片肚腸夫妻恩愛愈篤那焦氏已不能生下个兒子誰知做親二年尚沒身孕心中着急徃各處寺觀菴堂燒香許愿那菩薩果是有些靈驗燒了香許過愿眞个就身懷六甲到得十月滿足生下一个兒子乳名亞奴你道爲何叫這般名字元來民間有个俗套恐怕小兒家養不大常把賤物爲名取其易長的意思因此每每有牛兒狗兒之名那焦氏也恐難養又不好叫恁般名色故只喚做亞奴以爲比奴僕向次一等即如牛兒狗兒之意李雄只道

焦氏眞心愛惜兒女、今番生下亞奴、亦十分珍重。三朝滿月、還請親友喫慶喜筵宴、不在話下、常言說得好、只愁不養、不愁不長。眨眼間不覺亞奴又已週歲。那時玉英已是十歲、長得婉麗飄逸、如畫圖中人物、且又賦性敏慧、凡書過目成誦、善能吟詩作賦、其他描花刺繡、不教自會。兒弟李承祖、雖然也是个聰明孩子、到底趕不上姐姐。曾咏綠萼梅詩云、

並是調羹種、　偏栽碧玉枝、
不誇紅有艷、　兼笑白無奇、
蕋綻鶯忘咏、　花香蝶未窺、

隴頭羌笛奏　芳艸總堪疑

因有了這般才藻李雄倍加喜歡連桃英月英也送入書堂讀書又嘗對焦氏說道玉英女兒有如此美才後日不捨得嫁他出去訪一个有才學的秀士入贅家來待他夫婦唱和可不好麽焦氏口雖贊美心下越增妬忌正要設計下手不想其年乃正德十四年陝西反賊楊九兒據臯蘭山作亂累敗官兵地方告急朝廷差都指揮趙忠充總兵官統領兵馬前去征討趙忠知得李雄智勇相兼將薦爲前部先鋒你想軍情之事火一般緊急可能勾少緩半月之間擇

日出師李雄收拾行裝器械帶領家丁起程臨行時又叮囑焦氏好生看管兒女焦氏答道這事不消分付但願你陣面上神靈護祐馬到成功博个封妻蔭子夫妻父子正在分別外邊報趙爺傳令教場相會李雄洒淚出衙急急上馬直至教場中演武廳上與諸將參謁已畢朝廷又差兵部官犒勞三軍齊向北闕謝恩口稱萬歲三聲趙爺分付李雄帶領前部軍馬先行李雄領了將令放起三个轟天大砲衆軍一齊吶喊遍地鑼鳴離了教場望陝西而進軍容整肅器仗鮮明一路上逢山開徑遇水叠橋不則一日已

至陝西地面安營下寨等大軍到來、一齊進發、與賊兵連戰數陣、互相勝負、到七月十四賊兵挑戰、越爺令李雄出陣那李雄統領部下精兵、奮勇殺入、賊兵抵擋不住、大敗而走李雄乘勝追逐數里不想賊人伏兵四起團團圍住、左冲右突不能得脫、外面救兵又被截斷、李雄部下雖然精勇終是衆寡不敵鏖戰到晚、一軍盡沒可憐李雄蓋世英雄、到此一場春夢正是

正氣千尋橫宇宙　孤魂萬里古清寒

趙忠出征之事按下不題、却說焦氏方要下手、怜好

遇着丈夫出征，可不天寮其便。李雄去了，發貝一乘轎子，擡到焦榕家裡，與他商議。焦榕道：據我主意，再緩幾時。焦氏道：却是爲何？焦榕道：妹夫不在家久了，定生疑惑。如今還是把他倍加好好看承。妹夫回家知道，越信你是个好人。那時出其不意，弄个手脚，必無疑慮，可不妙哉。焦氏依了焦榕說話，真个把玉英姊妹，看承比前又勝幾分，終日盼望李雄得勝回朝。誰知已到八月初旬，陝西報到京中，說七月十四日與賊交鋒，前部千戶李雄恃勇深入，先勝後敗，全軍盡沒。焦榕是專在各衙門打幹的，早已知得這个消

息喫了一驚如飛報于妹子焦氏聞說丈夫戰死放聲號慟那玉英姊妹猶為可憐一个个哭得死而復蘇焦氏與焦榕商議就把先生打發出門合家掛孝招魂設祭擺設靈座親友盡來弔唁那時焦氏將臉皮翻轉動輒便是打罵又過了月餘焦氏向焦榕道如今丈夫已死更無別處動了手罷焦榕道我有个妙策在此不消得下手只教他死在他鄉外郡又怨你不着焦氏忙問有何妙策焦榕道妹夫陣亡不知尸首下落再捱兩月等到嚴寒天氣差一个心腹家人同承祖去陝西尋覓妹夫骸骨他是个孩子家那

[illegible]

曾經途路風霜之苦、水土不服、自然中道病死、誠恐熬得到彼處、叮囑家人、撇了他悄地自回、那時身畔沒了盤纏、進退無門、不是凍死、定是餓死、這幾个丫頭、饒他性命、賣與人爲妾作婢、還值好些銀子、豈非一舉兩得、焦氏連稱有理、耐至臘月初旬、焦氏喚過李承祖說道、你父親半世辛勤、不幸喪于沙場、無埋身之地、雖在九泉、安能瞑目、昨日聞得舅舅說、近日趙總兵連勝數陣、賊兵退去千里之外、道路已是寧靜、我欲親往陝西、尋覓你父親骸骨、歸塟、少盡夫妻之情、又恐我是个少年寡婦、出頭露面、必藏外人議

耻故此只得叫家人苗全服事你去走遭倘能尋得回來也見你爲子的一點孝心行裝都已準備下了明早便可登程承祖聞言雙眼流淚道母親言之有理孩兒明早便行玉英猜道不是好意大哭一聲乃道告母親爹爹暴棄沙場理合兒弟前去尋覓但他年紀幼小道途跋涉未曾經慣萬一有些山高水低可不枉送一命何不再差一人與苗全同去纔是一般的焦氏大怒道你這逆種當初你父存日將你姊妹如珍寶一般愛惜如今死了就忘恩背義遺撇骨也不要了你讀了許多書難道不曉得昔日木蘭代

且不連道理人滔食說話遊耍舜枉道嬰

父征西緹縈上書代刑這兩个一般也是幼年女子有此孝順之心你不能勾學他恁般志氣也去尋這父親骸骨反來阻當兄弟莫去況且承祧還是个男兒一路又有人服事須不比木蘭女上陣征戰出生入死那見得有什麼山高水低枉送了性命要你這樣不孝女何用一頓亂嚷把玉英羞得滿面通紅哭告道孩兒豈不念爹爹生身大恩要尋訪尸骸歸葬止因兄弟年紀尚幼恐受不得辛苦孩兒情願代兄弟一行焦氏道你便想要到外邊去遊山玩景快活只怕我心裡還不肯哩當晚玉英姊妹攔在一處言

別嗚嗚的哭了半夜李承祖道姐姐爹爹骸骨暴露在外就死也說不得待我去尋覓回來也教母親放心不必你憂慮到了次早焦氏催促起程姊妹們洒泪而別焦氏又道你若尋不着父親骸骨也不必來見我李承祖哭道孩兒如不得爹爹骨殖料然也無顏再見母親苗全扶他上了生口經出京師你道那苗全是誰乃焦氏帶來賠嫁的家人中第一个心腹已暗領了主母之意自在不言之表主僕二人離了京師望陝西進發此時正是隆冬天氣朔風如箭地上積雪有三四尺高往來生口恰如在綿花堆裡行

走那李承祖不上十歲的孩子況且從幼嬌養何曾受這般苦楚在生口背上把不住的寒顫常常望着坐窩裡攧將下來在路曉行夜宿約走了十數日李承祖漸漸飲食减少生起病來對苗全道我身子覺得不好且將息兩日再行苗全道小官人奶奶付的盤纏有限忙忙趕到那邊只怕轉去還用度不來路上若再擔閣兩日越發弄不來了且勉强捱到省下那時將養幾日罷李承祖又問到省下還有幾多路苗全咲道早哩極快還要二十个日子李承祖無可奈何只得捺着病體含泪而行有詩爲証

可憐童稚離家鄉　匹馬迢迢去路長
遥望沙場何處是　亂雲衰艸帶斜陽

又行了兩日，李承祖看看病體轉重，生口甚難坐，苗全又不肯暫停，也不雇脚力，故意扶着步行，明明要送他上路的意思。又捱了半日，來到一个地方，名喚保安村。李承祖道：苗全，我半步移不動了，快些尋个宿店歇罷。苗全開言，暗想道：看他這个模樣，料然活不成了。若到店客中住下，便難脫身，不如撇在此間，回家去罷。乃道：小官人，客店離此尚遠，你既行走不動，且坐在此待我先去，放下包裹，然後來背你去。何

如、李承祖道這也說得有理、遂扶至一家門首堦沿、上坐下、苗全拽開脚步、走向前去問个小路抄辦買些飯食喫了、雇个生口、原從舊路回家去了、不在話下、且說李承祖坐在堦沿上、等了一回、不見苗全轉來、自覺身子存坐不安、倒身臥下、一覺睡去、那个人家、却是个孤孀老婦、住得一間屋兒、坐在門戶紡紗、初時見一漢子扶个小厮坐于門口、也不在其意、直至傍晚、拿隻桶兒要去打水、恰好攔門熟睡、叫道兀那小官人、快起來讓我們打水、李承祖從夢中驚醒只道苗全來了、睁眼看時、乃是那屋裡的老嫗、便掙

扎坐起道老婆婆有甚話說那老嫗聽得声音不是本地上人物問道你是何處來的却睡在此間李承祖道我是京中來的只因身子有病行走不動借坐片晌等家人來到即便去了老嫗道你家人在那里李承祖道他說先至客店中放了包裹然後來背我去老嫗道哎喲我見你那家人去時還是上午如今天將晚了難道還走不到想必包裹中有甚銀兩撇下你逃走去了李承祖因睡得昏昏沉沉不曾看天色早晚只道不多一回聞了此言急回頭仰天觀望果然日已墜西喫了一驚暗想道一定這狗才拐我

病勢漸凶懶得伏侍逃走去了如今教我進退兩難怎生是好禁不住眼中流淚放聲啼哭有幾个鄰家俱走來觀看那老嫗見他哭得苦楚亦覺孤恓倒放下水桶問道小官人你父母是何等樣人有甚緊事恁般寒天冷月隨个家人行走還要往那里去李承祖帶泪說道不瞞老婆婆說我父親是錦衣衛千戶因隨趙總兵往陝西征討反賊不幸父親陣亡母親着我同家人苗全到戰場上尋覓骸骨歸葬不料途中患病這奴才就撇我而逃多分也做个他鄉之鬼了說罷又哭衆人聞言各各嗟嘆那老嫗道可憐可

齒、元來是好人家子息、些些年紀有如此孝心、難得難得、只是你身子既然有病、睡在這冷石上、愈加不好了、且關閉起來、到我鋪上去睡睡、或者你家人還來、也未可知、李承祖道、多謝婆婆美情、恐不好打攪、那老嫗道、說那里話、誰人沒有患難之處、遂向前扶他進屋裡去、鄰家也各自散了、承祖跨入門檻看時、側邊便是个火炕、那鋪兒就在炕上、老嫗支持他睡下、急急去汲水燒湯、與承祖喫、到半夜間、老嫗摸他身上、猶如一塊火炭、至天明看時、神思昏迷、人事不省、那老嫗央人去請醫診脉、取出錢鈔、買藥與他喫

早飯伏侍那些鄰家聽見李承祖病了、正背後笑那老嫗着甚要緊討這樣煩惱老嫗聽見只做不知毫無倦怠這也是李承祖未該命絕得遇恁般好人有詩為証、

家中母子猶成怨　路次閒人反着疼
美惡性生天幾異　反教陌路笑親情

李承祖這場大病捱過殘年直至二月中方纔稍可、在舖上看着那老嫗謝道多感婆婆慈悲救我性命、正是再生父母若能掙扎回去定當厚報大德那老嫗道小官人何出此言老身不過見你路途孤苦故

此相留有何恩德卻說厚報二字光陰迅速倏忽又三月已盡四月將交那時李承祖病體全愈身子硬掙遂要別了老嫗去尋父親骸骨那老嫗道小官人你病體新痊只怕還不可勞動二來前去不知尚有幾多路程你孤身獨自又無盤纏如何去得不如住在這裏待我訪問近邊有入京的托他與你帶信到家教个的當親人來同去方好承祖道承婆婆過念只是家裡也沒有甚親人可來二則在此久擾于心不安三則恁般溫和時候正好行走倘再捱幾時天道炎熱又是一節若是我的病症覺得全妥料也無

姑就是一路去、少不得是个大道自然有人往來待我慢慢求乞前去、尋着了父親骸骨、再來相會、那老嫗道你纔到彼尋着骸骨、又無銀兩裝載回去、也是徒然李承祖道那邊少不得有官府待我去求告或者可憐我父爲國身亡、設法裝送回家、也未可知、那老嫗再三苦留不住、又去尋湊幾錢銀子相贈、兩下悽悽慘慘不忍分別到像个嫡親子母臨別時、那老嫗含着眼泪囑道小官人轉來是必再看看老身、莫要竟自過去、李承祖喉間哽咽答應不出、點頭涕泣而去、走兩步又回過頭來觀看、那老嫗在門首也直

至望不見了，方纔哭進屋裡，這些鄰家，沒一个不哭他是个癡婆子，一个遠方流落的小厮，白白裡賠錢賠鈔，伏侍得纔好，急鬆鬆就去了，有甚好處，還這般哭泣，不知他眼淚是何處來的，遂把這事，做笑話傳說，看官你想那老婦，乃是貧窮寡婦，倒有些義氣，一个從不識面的患病小厮，收留回去看顧好了，臨行又賫贈銀兩，依依不捨，像這班鄰里，都是鬚眉男子，自己不肯施仁仗義，及見他人做了好事，反又撫唇簸嘴，可見人面相同，人心各別，閑話休題，且說李承祖又無脚力，又不認得路徑，順着大道，一路問訊趱

向前去、覺道勞倦、隨分菴堂寺院、市鎮鄉村、便借宿、又虧着那老嫗這幾錢銀子、將就半饑半飽、度到廣德府、那地方自遭兵火之後、道路荒凉、人民稀少、承祖問了向日爭戰之處、直至皇甫山相近、思想要祭奠父親一番、怎奈身邊止存得十數文銅錢、只得單買了一陌紙錢、討个火種、向戰場一路跑來、遠遠望去、只見一片曠野、並無个人影來往、心中先有五分懼怯、便立住脚、不敢進步、却又想道、我受了千辛萬苦、方到此間、若是害怕、怎能勾尋得爹爹骸骨、須索拚命前去、大着膽、飛奔到戰場中、舉目看時、果然

好慘慘也、但見

荒原漠漠、野草萋萋、四郊荊棘交纏、一望黃沙無際、髑髏暴露、其慘昔日英雄、白骨拋殘、可惜當年壯士、陰風習習、惟聞鬼哭神號、寒霧濛濛、但見狐奔兎走、猿啼夜月、腸慼斷、雁哭秋雲魂自消、

李承祖吹起火種、焚化紙錢、望空哭拜一回、起來仔細尋覓、團團走遍、但見白骨交加、並沒一個全尸、元來趙挺兵殺退賊兵、看見尸橫遍野、心中不忍、即于戰場上設祭陣亡將士、收拾尸骸焚化、因此沒有全尸遺存、李承祖尋了半日、身子困倦、坐于亂草之中、

歇息片時忽然想起征戰之際遇着便殺郎爲戰場料非只此一處正不知爹爹當日喪于那个地方我却專在此尋覓豈不是个騃子却又想道我李承祖好十分懞懂爹爹身死已久血肉定自腐爛骸骨縱在目前也難廝認若尋認不出可不空受這番劳碌心下苦楚又向空禱告道爹爹陰靈不遠孩兒李承祖千里尋訪至此收取骸骨怎奈不能識認爹爹你生前盡忠報國死後自必爲神乞顯示骸骨所在奉歸安塟免使暴露荒坵爲無祀之鬼祝罷放聲號哭又向白骨叢中東穿西走一回看看天色漸晚料來

安身不得隨路行走要尋个歇處行不上一里田地斜揷裡林子中走出一个和尚來那和尚見了李承祖把他上下一相說道你這孩子好大胆此是什麽所在敢獨自行走李承祖哭訴道小的乃京師人氏只因父親隨趙總兵出征陣亡特到此尋覓屍骨歸葬不道沒个下落天又將晚要覓个宿處師父若有菴院可憐借以一晚也是無量功德那和尚道你這小小孩子反有此孝心難得難得只是尸骸都焚化盡了那里去尋覓李承祖見說這話哭倒在地那和尚扶起道小官人哭也無益且隨我去住一晚明日

打點回家去罷李承祖無奈只得隨着和尚又行了二里多路來到一个小小村落看來只有五六家人家那和尚住的是一座小茅菴開門進去吹起火來收拾些飯食與李承祖喫了問道小官人你父親是何衛軍士在那个將官部下叫甚名字李承祖道先父是錦衣衛千戶姓李名雄和尚大驚道元來是李爺的公子李承祖道師父你如何曉得我先父和尚道實不相瞞小僧原是羽林衛軍人名叫曾虎二去年出征撥在老爺部下因見我勇力過人留我帳前親隨另眼看承許我得勝之日扶持一官誰知七月

去西虜老爺上陣，先斬了數百餘級，賊人敗去，一時恃勇追逐十數里，深入重地，賊人伏兵四起，困在內外面，救兵又被截住，全軍戰沒，止存老爺與小僧二人，各帶重傷，只得同伏在亂尸之中，到深夜起來逃走，不想老爺已死，小僧望見傍邊有一帶土墻，遂負至墻下，推倒墻土掩埋，那時賊兵反攔在前面，不能歸營，逃到一个山灣中，遇一老僧收留在菴，替他服事，調養好了金瘡，朝暮勸化我出家，我也想死裡逃生，不如圖个清閒自在，因此依了他，削髮為僧，今年春間老師父身故，有兩个徒弟，道我是个添來僧

不容住在菴中我想既已出家爭甚是非讓了他們要往遠方去行脚經過此地見這茅菴空閒就做个安身之處往遠近村坊抄化度日不想公子親來天遣相遇李承祖見說父親尸骨尚存倒身拜謝和尚連忙扶住又問道公子恁般年嬌力弱如何家人也不帶一个獨自行走李承祖將中途染病盡皆拋棄逃回虧老嫗救濟前後事細細說出又道若尋不見父親骨殖已拚觸死沙場天幸得遇吾師使我父子皆安和尚道此皆老爺英靈不泯公子孝行感格天使其然只是公子孑然一身又沒盤纏怎能勾搬

回去公子道意欲求本處官府設法不知可肯和尚笑道公子差矣常言道官情如紙薄總然極厚相知到得死後也還未可必何况素無相識却做恁般癡想李承祖道如此便怎麼好和尚沉吟半晌乃道不打緊我有个道理在此明日將骸骨盛在一件家火之內待我負着慢慢一路抄化至京可不好麼李承祖道吾師肯恁般用情生死銜恩不淺和尚道我蒙老爺濟拔之恩少效犬馬之勞何足掛齒到了次日和尚向鄰家化了一隻破竹籠兩條索子又借柄鋤頭又買了幾陌紙錢鎖上菴門引李承祖前去約有

數里之程、也是一个村落、一般沒个人烟、直到土墻邊放下竹籠、李承祖就哭將起來、和尚將紙錢焚化、拜祝一番、運起鋤頭掘開泥土、露出一堆白骨、從腳上逐節兒收置籠中、掩上籠蓋、將索子緊緊綑牢、和尚負在背上、李承祖掮了鋤頭、回至菴中、和尚收拾衣鉢被窩、打个包兒、做成一擔、尋根竹子、挑出菴門、把鋤頭還了、又與各隣家作別、央他看守、二人離了此處、隨路抄化盤纏、儘是有餘、不則一日、已至保安村、李承祖想念那老嫗的恩義、徑來謝別、誰知那老嫗自從李承祖去後、日夕掛懷、染成病症、一命歸泉

[illegible]是也[illegible]爲乃个李承祖耳人之一生一死豈偶然哉

有幾个親戚與他備辦後事、送出郊外、燒化久矣、李承祖問知鄰里、望空遙拜痛哭一場、方纔上路、共行了三个多月、方達京都、離城尚有十里之遠、見旁邊有个酒店、和尚道、公子且在此少歇、齊入店中、將竹籠放于卓上、對李承祖說道、本該送公子到府、向靈前叩个頭兒纔是、只是我原係軍人、雖則出家、終有人認得、倘被拿作逃軍、便難脫身、只得要在此告別、異日再圖相會、李承祖垂淚道、吾師言雖有理、但承大德到我家中、或可少盡、今在此處無以爲報、如之奈何、和尚道、何出此言、此行、一則感老爺昔年恩誼

二則見公子窮途孤弱故護送前來那个貪圖你的財物正說間酒保將過酒肴和尚先擺在竹籠前祭奠一連叩了四五个頭起來又與李承祖拜別兩下各各流泪飲了數杯算還酒錢又將錢雇个生口與李承祖乘坐把竹籠教脚夫背了自己也背上包裹齊出店門洒泪而別有詩爲証

欲收父骨走風塵　千里孤窮一病身
老嫗周旋僧作伴　皇天不負孝心人

話分兩頭却說黄全自從撇了李承祖催着生口趕到家中只說已至戰場無處尋覓骸骨小官人患病

身亡因少了盤纏不能帶回就埋在彼聽將旗信透與焦氏那時玉英姊妹一來思念父親二來被焦氏日夕打罵不勝苦楚聞了這个消息愈加悲傷焦氏也假意啼哭一番那童僕們見家主陣亡小官人又死各尋旺處飛去單單剩得苗全夫妻和兩个養娘門庭冷如冰炭焦氏恨不得一口氣吹大了亞奴襲了官職依然熱鬧又聞得兵科給事中上疏奏請優卹陣亡將士　聖旨下在兵部查覆焦氏多將金銀與焦榕到部中上下使用要謀陞个指揮之職那焦榕平日與人幹辦打慣了偏手就是妹子也說不

得也要下隻手兒一日焦榕走來回覆妹子說話焦氏安排酒肴欵待元來他兄妹都與酒甕同年與我不醉的從午後喫起直至申牌時分酒已將竭還不肯止又教苗全去買酒苗全提个酒鉼走出大門剛欲跨下堦頭遠遠望見一騎生口上坐一个小厮却是小主人李承祖喫這驚不小暗道元來這冤家還在撥轉身跑入裡邊悄悄報知焦氏焦氏即與焦榕商議停當教苗全出後門去買砒霜二人依舊坐着飲酒等候李承祖進來不題且說李承祖到了自家門首跳下生口赶脚的背着竹籠跟將進來直至堂

中靜悄悄並不見一人、心內傷感道、爹爹死了、就弄得這般冷落、教趕腳的把竹籠供在靈座上、打發自去、李承祖向靈前叩拜、轉着去時的苦楚、不覺淚如泉湧、哭倒在拜臺之上、焦氏聽得哭聲、假意教丫頭出來觀看、那丫頭跑至堂中、見是李承祖、驚得魂不附體、帶跌而奔、報道奶奶、公子的魂靈來家了、焦氏照面一口涎沫道、啐、青天白日這樣亂話、丫頭道、見在靈前啼哭、奶奶若不信、一同去看、焦榕也假意說道、不信有這般奇事、一齊走出外邊、李承祖看見、帶着眼淚向前拜見、焦榕扶住道、途路風霜、不要拜了、

焦氏捧下幾點眼淚說道、苗全回來、說你有不好的、信息日夜想念懊悔當初教你出去、今幸無事、萬千之喜了、只是可曾尋得骸骨、李承祖指着竹籠道、這个裏邊就是、焦氏捧着竹籠、便哭起天來、玉英姊妹、已是知得李承祖無恙、又驚又喜、奔至堂前、四个男女抱做一團而哭、哭了一回、玉英道、苗全說你已死、怎地却又活了、李承祖將途中染病、苗全不容暫停、直至遇見和尚送歸始末、一一道出、焦榕怒道、苗全這奴才恁般可惡、待我送他到官、活活敲死、與賢甥出氣、李承祖道、若得舅舅張主、可知好麼、焦氏道、你

途中辛苦了且進去喫些酒飯將息身子遂都入後邊焦榕扯李承祖坐下玉英姊妹自避過一邊焦氏一面教丫頭把酒去熱自己走到後門首恰好苗全已在那里等候焦氏接了藥分付他停一回進來焦氏到廚下將丫鬟使開把藥傾入壺中依原走來坐下少頃丫頭將酒鏇湯得飛滾拿至卓邊焦榕取過一隻茶甌滿斟一杯遞與承祖道賢甥借花獻佛權當與你洗塵承祖道多謝舅舅接過手放下也要斟一杯回敬焦榕又拿起直推至口邊道我們飲得多了這壺中所存有限你且乘熱飲一杯李承祖不知

好歹骨都都飲个乾淨焦榕又斟過一杯道小官人家須要飲个雙杯又推到口邊那李承祖因是尊長相勸不敢推托又飲乾了焦榕再把壺斟時只有小半杯一發勸李承祖飲了那酒不飲也罷纔到腹中便覺難過連叫肚痛焦氏道想是路上觸了臭氣了李承祖道也不曾觸甚臭氣焦氏道或者三不知那里覺得須臾間藥性發作猶如鋼鎗攢刺烈火焚燒疼痛難忍叫聲痛死我也跌倒在地焦榕假驚道好端端地為何痛得恁般利害焦氏道一定是絞腸沙了急教丫頭扶至玉英床上睡下亂顛亂滾只叫難

邊慌得玉英姊妹手足無措、那里按得他住、不消半个時辰、五臟迸裂、七竅流紅、大叫一聲、命歸泉府、旁邊就哭殺了玉英姊妹、喜殺了焦氏婆娘、也假哭幾聲、焦榕道、看這个模樣、必是觸犯了神道、被喪煞打了、如今幸喜已到家裡、還好、只是占了甥女臥處不當穩便、就今夜殯過、省得他們害怕、焦氏便去取出些銀錢、那時苗全已轉進前門打探、聽得裡邊哭聲鼎沸、量來已是完帳、徑走入來、焦氏恰好看見、把銀遞與苗全、急忙去買下一具棺木、又買兩壺酒、與苗全喫勾一醉、先把棺木放在一間廂房裡、然後擡舉

裸臂、跨入房中、教玉英姊妹走開、向床上翻那尸首、也不揩抹去血污、也不換件衣服、伸着雙手便抱起來、一則那廝有些蠻力、二則又趁着酒興、三則十數歲孩子、原不甚重、輕輕的托在兩臂、直至廟房內盛殮、玉英姊妹隨後哭泣、誰知苗全落了銀子、買小了棺木、尸首放下去、兩隻腿露出了五六寸、只得將腿兒豎起、却又項滲了棺蓋、苗全扯來拽去、沒做理會玉英姊妹看了這个光景、越發哭得悽傷、焦氏沉吟半晌、心生一計、把玉英姊妹並了頭、都打發出外、掩上門兒、教苗全將尸首拖在地上、提起斧頭、砍下兩

隻小腿，倘在頭下，倒好做个枕兒。收拾停當，釘上棺蓋，開門出來。焦榕自回家去。玉英覷見棺已釘好，暗想道：適來放不下，如何打發我姊妹出來了，便能釘上棺蓋，難道他們有甚法術，把棺木化大了，尸首縮小了？好生委決不下。過了兩月，焦氏備起衣衾棺槨，將丈夫骸骨重新殯殮，擇日安葬祖塋。恰好優恤的憲本已下，李雄止贈忠勇將軍，不准陞襲指揮。焦氏用費若干銀兩，空自送在水裡。到了安葬之日，親隣齊來相送，李承祖也就埋在墳側，倘有人問及，只說路上得了病症，到家便亡，那親戚都不是切已之事，

那个去查他細底可憐李承祖沙場內偷閑閑得性命家庭中反斷送了殘生正是

非故翻如故　宜親却不親
萬般皆是命　半點不由人

常言道痛定思痛李承祖死時玉英慌張慌智不暇致詳到葬後漸漸想出疑惑來他道如何不前不後恰恰裡到家便死不信有恁般湊巧況兼口鼻中又都出血且又不揀个時辰也不收拾个乾淨棺木小了也不为換哄了我們轉身不知怎地胡亂送入裡邊那苗全聽說要送他到官至今半句不題比前反

了[illegible]　此引　殺我　滅以　打

覺親賓顯係是母親指使的看起那般做作我兄弟這威必定有些些蹊蹺心中雖則明白然亦無可奈何只索付之涕泣而已那焦氏謀殺了李承祖之後却又想道這小殺才已除那幾个小賤人日常雖受了些些磨折也只算與他撫養須是敎他大大喫些些苦楚方不敢把我輕覷自此日逐尋頭討腦動輒便是一頓皮鞭打得體無完膚却又不許啼哭若還則一則聲又重新打起每日止給兩飡稀湯薄粥如做少了生活打罵自不消說連這稀湯薄粥也沒有得喫了身上的好衣服盡都剝去將丫頭們的舊衣替換穿

與穿着臘月天氣、也只得三四層单衣、背上披一塊舊綿絮、夜間止有一條藁薦、一條破被、单遮蓋寒冷難熬、如蛆虫般攪做一團、苦楚不能盡述、玉英姊妹捱忍不過、幾遍要尋死路、却又指望還有个好日、捨不得性命、互相勸解、真个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看看過了殘歲、又是新年、玉英已是十二歲了、那年二月間、正德爺晏駕、嘉靖爺嗣統、下遠詔遍選嬪妃、府司着令民間揀家呈報、如有隱匿、罪坐鄰里、那焦氏的鄰家平昔曉得玉英才貌兼美、將名具報本府、一張上選的黄紙帖在門上、那時焦氏就打帳了做皇親

圖底的念頭掉過臉來將玉英百般奉承遍身換了綾羅錦繡肥甘美味與他調養又將銀兩教焦榕到禮部使用那玉英雖經了許多磨折到底骨格猶存將息數日面容頓改又兼穿起華麗衣服便似畫圖中人物府司選到無數女子推他爲第一備文齊送到禮部選擇禮部官見了玉英這个容儀已是萬分好了但只年紀幼小恐不諳侍　御發回寧家那焦氏因用了許多銀子不能勾中選心下懊悔氣惱原翻過向日嘴臉好衣服也剝去了好飲食也沒得喫了打罵也更覺勤了常言說得好坐喫山空立喫地

陪當初李雄家業原不甚大自從陣亡後焦氏卑卑算計這幾个小兒女那个思想去營運一窩子坐食能勾幾時况兼爲封蔭選妃二事又用空了好些日漸日深看看弄得罄盡兩个丫頭也賣來完在肚裡那時沒處出豁只得將住房變賣誰知苗全這廝見家中敗落亞奴年紀正小襲職日子尚遠料想日前沒甚好處趁焦氏賣得房價夜間撬入臥房偷了銀兩領着老婆逃往遠方受用去了到次早焦氏方纔覺得這股悶氣無處發洩又遷怒到玉英姊妹說道如何不醒睡卻被他偷了東西去又都拿來一頓皮

難一面教焦榕告官緝獲過了兩月那里有个踪跡此時買主又來催促出房無可奈何與焦榕商議要把玉英出脫焦榕道玉英這个模樣兒慢慢的覓个好主顧怕道不是一大注銀子如今急切裡尋人能值得多少不若先把小的胡亂貨一个來使用焦氏依了焦榕便把桃英賣與一个豪富人家為婢姊妹分別之時你我不忍分捨好不悽傷焦氏賃了一處小房擇日遷居玉英想起祖父累世安居一旦棄諸他人不勝傷感走出堂前擡頭看見梁間燕子補綴舊壘傍邊又營一个新巢喟嘆道這燕兒是个禽鳥

秋去春來、倒還有歸舊巢之日、我李玉英今日離了此地、反沒个再來之期了、撫景傷心、托物喻意、乃作別燕詩一首、詩云

新巢泥落舊巢攲　壓半疎簾欲捲遲
愁對呢喃終一別　畫堂依舊主人非

元來焦氏要依傍焦榕、却撇在他側邊小巷中、相去只有半箭之遠、間壁乃是貴家的花園、那房屋止得兩間、諸色不便、要桶水兒、直要到鄰家去汲、那焦氏平昔受用慣的、自去不成、少不得通在玉英月英兩个身上、姊妹此時也難顧羞耻、只得出頭露面、又過

了幾時，桃英的身價漸漸又將撲完，一日傍晚，焦氏引着亞奴在門首閒立，見一个乞丐女兒，止有十數歲，在街上求討，聲音叫得十分慘切，有个鄰家老嫗對他說道，這般時候，那个肯捨，不時回去罷，那叫化女兒哭道，奶奶你那里曉得我的苦楚，我家老的，限定每日，要討五十文錢，若少了一文，便打个臭死，夜飯也不與我喫，又要在明日補足，如今還少六七文怎敢回去，那老嫗聽說得苦惱，就捨了兩文，旁邊的人，見老嫗捨了，一時助興，你一文，我一文，登時倒有十數文，那叫化女兒，千恩萬謝，轉身去了，焦氏說了

觀焦氏施行處令人不敢再娶可殺可恨狂謝晉子君不妨

這片言語那知反撥動了个貪念想道這个小化子一日倒討得許多錢我家月英那賤人面貌又不十分標致賣與人也值得有限何不教他也做這樁道路倒是个永遠利息正在沉吟恰好月英打水回來焦氏道小賤人你可見那叫街的丫頭麼他年紀比你還小每日倒趁五十文錢你可有處尋得三文五文哩月英道他是个乞丐千爺爺萬奶奶叫來的孩兒怎比得他焦氏喝道你比他有甚麼差自明日爲始也要出去尋五十文一日若少一文便打下你下半截來玉英姊妹見說要他求乞驚得面面相覷

眼垂淚，一齊跪下說道，母親，我家世代爲官，多有人認得，也要存个體面，若教出去求乞，豈不辱抹門風，被人耻笑。焦氏道，見今飯也沒得喫了，還要甚麼體面，怕甚麼耻。喚月英又苦告道，任憑母親打死了，我決不去的。焦氏怒道，你這賤人，恁般不聽教訓，先打个樣兒與你嘗嘗，即去尋了一塊木柴，搶過來沒頭沒腦亂敲。月英疼痛難忍，只得叫道，母親饒恕則个，待我明日去便了。焦氏放下月英，向玉英道，不教你去，是我的好情了，反來放屁，强挽掩翻在地，也是一頓木柴，到次早即趕逐月英出門求乞，月英無奈

耿依隨自此日逐沿街抄化若足了這五十文還沒得開口些兒欠缺便打个半死光陰如箭不覺玉英年已一十六歲時值三月下旬焦榕五十壽誕焦氏引着亞奴同往祝壽月英自向街坊抄化去了止留玉英看家玉英讓焦氏去後掩上門兒走入裡邊手中拈着針指思想道爹爹當年生我姊妹猶如掌上之珠熱氣何曾輕呵一口誰道遇着這个繼母受盡般凌辱兄弟被他謀死妹子爲奴爲丐一个家業弄得瓦解冰消淪落到恁樣地位真个草菅不如尚不知去後還是怎地結果又想道在世料無好處不如

早死爲幸、趂他今日不在家何不尋个自盡也省了些些打罵之苦、却又想道我今年已十六歲了、再忍耐幾時、少不得嫁个丈夫或者有个出頭日子、豈可枉送這條性命、把那前後苦楚事想了又哭、哭了又想直哭得个有氣無力沒情沒緒放下針指、走至庭中、望見間壁園內、紅稀綠暗、燕語鶯啼、遊絲斜裊、榆莢亂墜、看了這般景色觸目感懷、遂吟送春詩一首、詩云

柴扉寂寞鎖殘春　滿地榆錢不療貧
雲鬢衣裳半泥土　野花何事獨撩人

玉英吟罷又想道自爹爹亡後終日被繼母磨難將那吟咏之情久已付之流水自移居時作了別燕詩倏忽又經年許時光迅速如此嗟嘆了一回又恐誤了女工急走入來趲趕見桌上有个帖兒便是焦榕請妹子喫壽酒的玉英在後邊裁下兩指尋出筆硯將兩首詩錄出細細展玩又嘆口氣道古來多少聰明女子或共姊妹賡酬或是夫妻唱和成千秋佳話偏我李玉英恁般命薄埋沒至此豈不可惜可悲又傷感多時愈覺無聊將那紙左摺右摺隨手摺成个方勝兒藏于枕邊却忘收了筆硯忙忙的趕完針指

天色傍晚剛是月英到家焦氏接脚也至見他泪痕未乾便道那个難爲了你又在家做妖勢玉英不敢回答將做下女工與他熟看月英也把錢交過收拾些粥湯喫了又做半夜生活方纔睡臥到了明日焦氏見桌上擺着筆硯撿起那帖兒從避已去了幾摺疑惑玉英寫他的不好處問道你昨日寫的是何事快把來我看玉英道偶然寫首詩兒沒甚別事焦氏嚷道可是寫情書約漢子褁我的帖兒玉英被這兩句話羞得徹耳根通紅焦氏見他臉漲紅了只道眞有私情勾當逼他拿出這紙來又見揩着方勝一發

道是真了尋根棒子指着玉英道你這賤人恁般大膽我剛不在家便寫情書約漢子快些實說是那个有情幾時了玉英哭道那里說起却將無影醜事來骯髒可不屈殺了人焦氏怒道贓証現在還要口硬提起棒子沒頭沒腦亂打打得玉英無處躲閃掙脫了往門首便跑焦氏道想是要去叫漢子相帮打我麽隨後來赶不想絆上一交正磕在一塊塼上磕碎了頭腦鮮血滿面嚷道打得我好只教你不要慌月英上前扶起又要赶來到虧亞奴緊緊扯住道娘休了姐姐罷那婆娘恐帶跌了兒子只得立住脚百般

辱罵玉英悶在門旁啼哭那鄰家每日聽得焦氏凌虐這兩个女兒今日又聽得打得利害都在門首議論恰好焦榕撞來推門進去那婆娘一見焦榕便嚷道來得好玉英這賤人偷了漢子反把我打得如此模樣焦榕看見他滿面是血信以為實不問情由搶過焦氏手中棒子趕近前將玉英揪過來便打那鄰家抱不平齊走來說道一个十五六歲女子家還可得一頓大棒不指望你來勸解反又去打他就是做母舅的也沒有打甥女之理焦榕自覺乏趣撇下棒子徑自去了那鄰家又說道也不見這等人家繇一

日不打罵這兩个女兒如今一發連母舅都來助與了、看起來、這兩个女子也難存活、又一个逼著死了、我們就具个公呈、不怕那姓焦的不償命、焦氏一句句聽見鄰家發作、只得住口罵月英推上大門自去揩抹血汚、依舊打發月英出去求乞、玉英哭了一回、恐着疼痛、原入裡邊去做針指、那焦氏恨聲不絕、到了晚間吞聲飲泣、想道人生百歲、總只一死、何苦受恁般恥辱打罵、等至焦氏熟睡、悄悄抽身起來、扯下脚帶懸梁高掛、也是命不該絕、遶到廚下、晚母不去料理他身上、貧窮衣衫藍縷只遮那着不知纏遇了

幾个年頭布縷縷連沒有筋骨、一用力就斷了、剛剛上吊、撲通的跌下地來、驚覺月英身邊不見了阿姐、情知必走這條死路、叫聲不好了、急跳起身救醒轉來、兀自嗚嗚而哭、那焦氏也不起身、反罵道、這賤人你把死來詐我麼、且到明日與你理會、至次早、分付月英在家看守、教亞奴引着到焦榕家裡、將昨日都家說話、并夜來玉英上吊事說與、又道倘然死了、反來連累着你、不如先送到官、除了這禍根罷、焦榕道要擺布他也不難、那錦衣衛堂上、昔年曾替他打幹與我極是相契、你家又是衛籍、竟送他到這个衙門

誰个敢來放屁焦氏大喜便敎焦榕央人寫下狀詞說玉英奸淫忤逆將那兩首詩做个執證一齊至錦衣衛衙門前焦榕與衙門中人都是厮熟的先央進去道知其意少頃升堂准了焦氏狀詞差四个校尉前去拘拿玉英到來那問官聽了一面之詞不論曲直便動刑具玉英再三折辯那里肯聽可憐受刑不過只得屈招擬成剮罪發下獄中兩个禁子扶出衙門正遇月英姊弟元來月英見校尉拿去阿姐嚇得魂飛魄散急忙鎖上門兒隨後跟來打探望見禁子扶挾出來便淚向前抱住放聲大哭旁邊聽道焦氏

一把扯開道你這小賤人家裡也不顧了來此做甚月英見了焦氏猶如老鼠見猫膽喪心驚不敢不跟着他走到家又打勾半死恨道你下次若又私地去看了這賤人查訪着實好歹也送你到這所在去月英口雖答應終是同胞情分割捨不下過了兩三日多求乞得幾十文錢悄地走到臨門口來探望不題

再說玉英下到獄中那禁子頭見他生得標致便个不良之念假慈悲照顧他住在一个好房頭又將些飲食調養玉英認做好人感激不盡叮囑他有个妹子月英定然來看千萬放他進來相見一面那禁子

緊緊記在心上、至第四日午後月英到監門口道出姓名、那禁子流水開門、引見玉英、兩下悲號、自不必說、漸至天晚、只得、分別、自此月英不時進監看覷、不在話下、且說那禁子、貪愛玉英容貌、晝思夜想要去姦他、一來耳目衆多、無處下手、二則恐玉英不從做出起來、壞了好事、捉空就走去說長問短把幾句風話撩撥、玉英是聰明女子、見話兒說得蹺蹊已明白是个不良之人、留心隄防、便不十分招架一日正在檻上悶坐、忽見那禁子輕手輕脚走來、低聲啞氣、哄嘻嘻的說道、小娘子、可曉得我一向照顧的意思

[illegible]家順從[illegible]捐戲促

[illegible]之負名[illegible]衆人若[illegible]肯出首[illegible]真可謂[illegible]宜天[illegible]做好事[illegible]試與人

麼玉英知其來意、即立起身道奴家不曉得是甚意思、那禁子又咲道、小娘子是个伶俐人、難道不曉得便向前摟抱、玉英着了急亂喊殺人、那禁子見不是話頭、急忙轉身、口內說道你不從我麼、今晚就與你个辯手、玉英聽了這話提胸跌脚的號哭驚得監中人、俱來觀看、玉英將那禁子調戲情由告訴衆人、內中有幾个抱不平的、叫過那禁子說道你強姦犯婦也有老大的罪名、今後依舊照顧他、萬事干休、倘有些兒差錯我衆人連名出首、但憑你去計較、那禁子情虧理虛、滿口應承、陪告不是下次再不敢去惹他

焦氏狠惡
[illegible]點稱趣
報死之

正是

羊肉饅頭沒得喫　空教惹得一身羶

玉英在獄不見又經兩月有餘已是六月初旬元來每歲夏間。朝廷例有寬恤之典差太監審錄各衙門未經發落之事凡事枉人冤許諸人陳奏比及六月初旬玉英聞得這个消息想起一家骨肉俱被焦氏陷害此番若不伸冤再無昭雪之日矣遂草起揭冤奏章將合家受冤始末細細詳述教月英賫奏其畧云

臣聞先王有三千五刑以不孝爲先四德以無義爲

恥故竇氏投崖雲華墜井是皆畢命於綱常流芳
於後世也臣父錦衣衛千戶李雄先娶臣母生臣
姊妹三人及弟李承祖不幸喪母之日臣等俱在
孩提父念見憐仍娶繼母焦氏撫養臣父於正德
十四年七月十四日征陝西反賊陣亡天禍臣家
流移日甚臣年十六未獲結褵姊妹伶仃孑無依
倚慓然　池紅葉無憑嘗有送春詩一絕云云又
有別燕詩一絕云　云是皆有感而言情非得已奈
母氏不察臣衷疑為外遇逼舅焦榕挐送錦衣衛
誣臣姦淫不孝等情問官昧臣事理坐臣極刑臣

一女流辨辨俯首聽從蓋不敢逆繼母之情以重不孝之罪也須蒙 聖恩熟審凡事枉人寬許諸陳奏欽此欽遵故不得不生聚生之心以冀超臣臣父本武人頗知典籍臣雖妾婦幸領遺教臣繼母年二十有弟亞奴生方四 繼母圖親子蔭襲故當父方死之時討令臣弟李承祖十歲孩兒親往戰場尋父遺骨陷之死地以圖已私幸賴天佑父靈抱骨以歸前計不成 將臣弟毒藥身死支解棄埋又將臣妹李桃英賣為人婢李月英屏去衣食沿街抄化今將臣誣陷前情臣設有不才因辭

妬而多忌才人之遭也

一何不料舉又不曾經獲某人祗憑數句之詩尋風捉影以陷臣罪臣之死固當矣十歲之弟有何罪乎數歲之妹有何辜乎臣母之過臣不敢言凱風有詩臣當自責臣死不足惜恐天下後世之爲繼母者得以肆其妬嫉而無忌也伏望陛下俯察臣心將臣所奏付諸有司先將臣速斬以快母氏之心次將臣詩委勘有無事情推詳臣母之心盡在不言之表則臣之生平獲雪而臣父之靈亦有感於地下矣

這一篇章疏奏上天子重瞳親照倂其冤抑倒下

可謂快案

聖旨着三法司嚴加精審三法司官不敢怠慢會同拘到一干人犯連桃英也與至當堂逐一細問焦氏焦榕初時抵賴動起刑法方纔吐露與情與玉英所奏無異勘得焦氏叛夫殺子逆理亂倫與無故殺子孫輕律不同宜加重刑以為繼母之戒焦榕通同謀命亦應抵償玉英月英亞奴發落寧家又令變賣焦榕家產贖回桃英復本奏聞請旨　天子怒其兇惡連亞奴俱敕即日處斬玉英又上疏懇言亞奴尚在襁褓無所知識且係李氏一綫不絕之嗣乞賜矜宥　天子准其所奏部下刑部止將焦榕焦氏二人

綁付法場即日雙雙受刑亞奴終身不許襲職另擇嫡枝次房承蔭以繼李雄之嗣玉英月英桃英俱擇士人配嫁至今列女傳中載有李月英辨冤奏本又爲讚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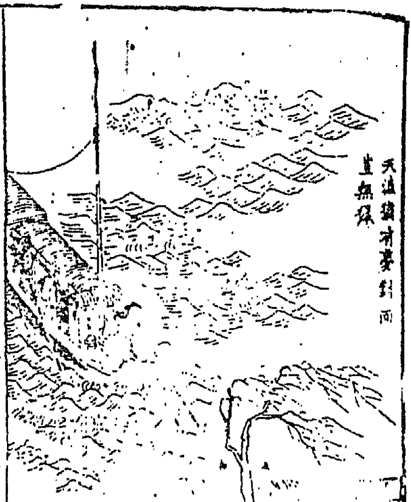
李氏玉英　父歿家傾　送春別燕
母疑外情　置之重獄　陵羅非刑
陳情一疏　寃滯始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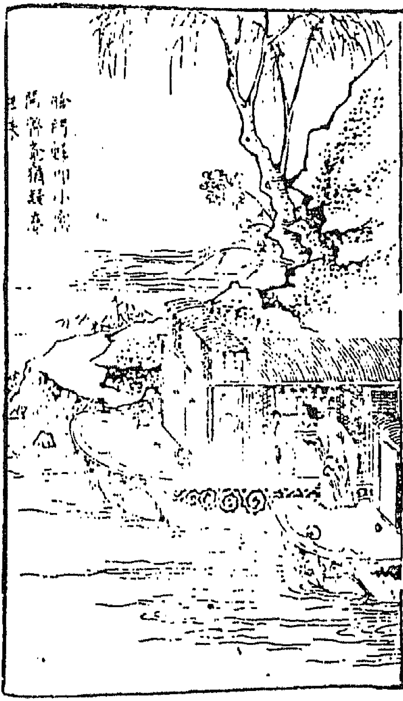
後人又有詩嘆云

昧心晚母齒如鈎　只爲親兒起毒謀
餓餧血化西江水　難洗黃泉一段羞

陸世儀言卷二十七 終

醒世恒言


天涯猶有夢對面
豈無緣


臨行踐門小窗
閒階竟猜疑杏
埋夫

吳衙內鄰舟赴約

貪花費盡採花心　身損精神德損陰
勸汝遇花休浪採　佛門第一戒邪淫

話說南宋時江州有一秀才姓潘名遇父親潘朗曾做長沙太守高致在家潘遇已中過省元別了父親買舟往臨安會試前一夜父親夢見鼓樂旗彩送一狀元匾額進門扁上正書潘遇姓名早起喚兒子說知潘遇大喜以爲春闈首捷無疑一路去高歌暢飲情懷開發不一日到了臨安尋覓下處到一箇小小

人家主翁相迎問相公可姓潘麼潘遇道便是下何以知之主翁道夜來夢見土地公公說道今科狀元姓潘明日午時到此你可小心迎接相公正應其兆若不嫌寒舍簡慢就在此下榻何如潘遇道若果有此事房價自當倍奉即命家人搬運行李到其家停宿主人有女年方二八頗有姿色聽得父親說其夢兆道潘郎有狀元之分在窓下偷覷又見他儀容俊雅心懷羨慕無繇通欵一日潘生因取硯水偶然童子不在自往廚房恰與主人之女相見其女一笑而避之潘生魂不附體遂將金戒指二枚玉簪一隻

囑付童兒學堂我意此女想來幽會此女依然領名解腰間繡囊相答約以父親出外親赴書齋一連數日潘生望眼將穿未得其便直至場事已畢主翁治酒節勞飲至更深主翁大醉潘生方欲就寢忽聞輕輕叩門之聲啓而視之乃此女也不及交言擁進書齋成其雲雨十分歡愛約以成名之後當娶爲側室是夜潘朗在家復夢向時鼓樂旗彩迎狀元扁額過其門而去潘朗夢中與云此乃我家旗扁送扁者答云非是潘朗追而看之果然又一姓名矣送扁者云今科狀元合是汝子潘遇因做了欺心之事天帝命

剗去前程另換一人也潘朗驚醒將信將疑未幾揭曉潘朗閱登科記狀元果是夢中所理扁上姓名其子落第待其歸而叩之潘遇抵賴不過只得實說父子嗟嘆不已潘遇過了歲餘心念此女遣人持金帛往聘之則此女已適他人矣心中甚是懊悔後來連走數科不第鬱鬱而終

因貪片刻歡娛景　誤却終身富貴緣

說話的依你說古來才子佳人往往私諧歡好後來夫榮妻貴反成美談天公大算盤如何又差錯了看官有所不知大凡行奸賣俏壞人終身名節其過非

小、若是五百年前合為夫婦、月下老赤繩繫足、不論幽期明配、總是前緣判定、不虧行止、聽在下再說一件故事、也出在宋朝、却是神宗皇帝年間、有一位官人、姓吳名度、汴京人氏、進士出身、除授長沙府通判、夫人林氏、生得一位衙內、单諱箇彥字、年方一十六歲、一表人材、風流蘊藉、自幼讀書、廣通經史、吟詩作賦、件件皆能、更有一件異處、你道是甚異處、這等一箇清標人物、却喫得東西、每日要喫三升米飯、二斤多肉、十餘觔酒、其外飲饌不算、道還是吳府尹恐他傷食、酌中定下的規矩、若論起吳衙內、只算做半饑

半飽未飽甚心像意是年三月間吳通判任滿陞選揚州府尹彼處吏書差役帶領馬船直至長沙迎接吳度即日收拾行裝辭別僚友起程下了馬船一路順風順水非止一日將近江州昔日白樂天贈商婦琵琶行云江州司馬青衫濕便是這箇地方吳府尹船上正揚着滿帆中流穩度倏忽之間狂風旋作怒濤洶湧險些兒掀翻莫說吳府尹和夫人們慌張便是篙師舵工無不失色急忙收帆攏岸只有四五里江面也掙了兩箇時辰回頭江中往來船隻那一隻上不手忙腳亂求神許願掙得到岸便謝天不盡了

這里吳府尹馬船至了岸旁、拋猫絷纜、那邊已先有一隻官船停泊、兩下相隔約有十數丈遠這官船艙門上、簾兒半捲下邊站着一箇中年婦人、一箇美貌女子背後又侍立三四箇丫鬟吳衙內在艙中簾內早已瞧見那女子果然生得嬌艷、怎見得、有詩爲證

秋水爲神玉爲骨　芙蓉如面柳如眉
分明月殿瑤池女　不信人間有異姿

吳衙內看了不覺魂飄神蕩恨不得就飛到他身邊摟在懷中、只是隔着許多路看得不十分較切心生一計、向吳府尹道爹爹何不敎水手移去、幫在這隻

艙上、到也安穩、吳府尹依着衙內、分付水手移船、水手不敢怠慢、趁猶解纜、撐近那隻船旁、吳衙內指望幫過了船邊、細細飽看、誰知纔傍過去、便掩上艙門、把吳衙內一團高興、直冷淡到脚指尖上、你道那船中是甚官員、姓甚名誰、那官人姓賀、名章、祖貫建康人氏、也曾中過進士、前任錢塘縣尉、新任荊州司戶、帶領家眷前去赴任、亦為阻風、暫駐江州、三府是他同年、順便進城拜望去了、故此家眷開着艙門閒玩、中年的便是夫人金氏、美貌女子、乃女兒秀娥、元來賀司戶沒有兒子、止得這秀娥小姐、年幾十五、真有

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女工針指，百伶百俐不教自能，兼之幼時，賀司戶曾延師教過讀書識字寫作俱高，賀司戶夫婦因是獨養女兒，鍾愛勝如珍寶，要擇箇快婿，難乎其配，尚未許人。當下母子正在艙門口觀看這些船隻慌亂，却見吳府尹馬船幫上來，夫人即教丫鬟下簾掩門進去，吳府尹是仕路上人，便令人問是何處官府，不一時回報說是荆州司戶，姓賀諱章，今去上任，吳府尹對夫人道，此人昔年至京應試，與我有交，向爲錢塘縣尉，不道也陞遷了，既在此相遇，禮合拜訪，教從人取帖兒過去傳報，從

人、又稟道、那船上就賀爺進城拜客未回、正說間、艙頭上又報道、賀爺已來了、吳府尹教取公服穿着、在艙中望去、賀司戶坐着一乘四人轎、背後跟隨許多人從、元來賀司戶去拜三府、不想那三府、數日前丁憂去了、所以來得甚快、撞到船邊下轎、看見又有一隻座船、心內也躊躇轉不知是何使客、走入艙中、方待問手下人、吳府尹帖兒早已遞進、賀司戶看罷、即教相請、恰好艙門相對、走過來就是、見禮已畢、各敘間濶寒溫、喫過兩盃茶、吳府尹起身作別、不一時賀司戶回拜吳府尹欲留小酌、吳衙內相見、令坐扵傍、賀

又爲作對人於此矣

司戶因自己無子就見吳彥儀表超群氣質溫雅甚有四五分歡喜及至問些古今書史却又應答如流賀司戶愈加起敬稱贊不絕暗道此子人材學識儘是可人若得他爲婿與女兒恰好正是一對但他居汴京我住楚康兩地相懸往來遙遠難好成偶深爲可惜此乃賀司戶心內之事却是說不出的話吳府尹問道老先生有幾位公子賀司戶道實不相瞞止有小女一人尚無子嗣吳衙內也暗想道適來這美貌女子必定是了看來年紀與我相彷若求得爲婦平生足矣但他止有此女料必不肯遠嫁說也徒然

羽任去

又想道莫說求他爲婦今後要再見一面也不能勾了怎做恁般癡想吳府尹聽得賀司戶尚沒有子乃道元來老先生還無令郎此亦不可少之事須廣置姬妾以圖生育便好賀司戶道多承指教學生將來亦有此意彼此談論不覺更深方止臨別時吳府尹道儻今晚風息明晨即行恐不及相辭了賀司戶道相別已久後會無期還求再談一日道罷回到自己船中夫人小姐都還未臥秉燭以待賀司戶酒已半酣向夫人說起吳府尹高情厚誼又誇揚吳衙內青年美貌學問廣博許多好處將來必是個大器明日

要設席請他父子因有女兒在旁不好說出意欲要他爲婿這一段情來那曉得秀娥聽了便慎着愛慕之念至次日風浪轉覺狂大江面上一望去煙水迷濛浪頭推起約有二三丈高惟聞洶湃之聲往來要一隻船兒做樣却也沒有吳府尹只得住下賀司戶清早就送請帖邀他父子赴酌那吳衙內記掛着賀小姐一夜卧不安穩早上賀司戶相邀正是穵耳當招巴不能到他船中希圖再得一覷偏這吳府尹不會湊趣道是父子不好齊擾賀司戶至午後獨自過去替兒子寫帖辭謝吳衙內難好說得好不氣惱幸

喜賀司戶不聽再三差人相請吳彥不敢自專又請了父命方纔脫換服飾過船相見入坐飲酒早驚動後艙賀小姐悄悄走至遮堂後門縫中張望那吳衙內裝束整齊比平日愈加丰采瓢逸怎見得也有詩爲証

何郎俊俏顏如粉　荀令風流坐有香
若與潘生同道市　不知擲果向誰傍

賀小姐看見吳衙內這表人物不覺動了私心想道這衙內果然風流俊雅我若嫁得這般箇丈夫便心滿意足了只是怎好在爹爹面前啓齒除非把家來

相求纔好。但我便在思想吳衙內。如何曉得。欲待約他面會。怎柰爹媽俱在一處。兩邊船上耳目又廣。沒討箇空處。眼見得難哉。只索罷休。心內雖如此轉念。那雙眼却緊緊覷定吳衙內。大凡人起了愛念。總有十分醜處。俱認作美處。何况吳衙內本來風流自然標致。生姿愈覺可愛。又想道。今番錯過此人。後來總配箇豪家官室。恐未必有此才貌兼全。左思右想。把腸子都想斷了。也沒箇計策與他相會。心下煩惱。倒走去坐下。席還未煖。恰像有人推起身的一般。兩隻腳又早到房門後。張望番了一回。又轉身去坐不上

喫一碗茶的工夫却又走來瞧看猶如走馬燈一般頃刻幾箇盤旋恨不得三四步、攛至吳衙內身邊、把愛慕之情、一一細聲說話的、我且問你、那後艙中、非止賀小姐一人、須有夫人丫鬟等輩、難道這般着迷光景、豈不要看出破綻、看官有箇緣故、只因夫人平、素有件毛病、剛到午間、便要熟睡、一覺這時正在睡鄉、不得工夫、那丫頭們巴不得夫人小姐不來呼喚背地自去打磕作樂、誰箇肯這樣朋憐、爲此並無人知覺、少頃夫人睡醒、秀娥只得耐住雙脚、悶坐呆想

相思相見知何日　此時此際難爲情

且說吳衙內身雖坐於席間心却掛在船後不住伱眼瞧看見屏門緊閉毫無影響暗嘆道賀小姐我特爲你而來不能再見一面何緣分淺薄如此快快不樂連酒也懶得去飲抵暮席散歸到自己船中沒情沒緒便向床上和衣而臥這里司戶送了吳府尹父子過船請夫人女兒到中艙夜飯秀娥一心憶着吳衙內坐在旁邊不言不語如癡如醉酒也不沾一滴飯也不動一動夫人看了這箇模樣忙問道兒爲甚一毫東西不喫只是呆坐連問幾聲秀娥方答道身

子有些不好喫不下、司戶道既然不自在、先去睡罷夫人便起身教丫鬟掌燈、送他睡下、方纔出去停了一回夫人又來看覷一番、催丫鬟喫了夜飯、進來打鋪相伴、秀娥睡在帳中、翻來覆去那里睡得着、忽聞艙外有吟咏之聲側耳聽時乃是吳衙內的聲音其詩云

天涯猶有夢　對面豈無緣
莫道歡娛暫　還期盟誓堅

秀娥聽罷不勝歡喜道我想了一日無計見他一面如今在外吟詩豈非天付良緣趁此更深人靜無人

知覺正好與他相會又怕丫鬟們未睡連呼數聲俱不答應量已熟睡即披衣起身、將殘燈挑得亮亮的輕輕把艙門推開吳衙內恰如在門首守候的一般門啓處便鑽入來、兩手摟抱秀娥又驚又喜、日間許多想念之情、也不暇訴說連艙門也不曾閉上、相偎相抱解衣就寢成其雲雨正在酣美深處、只見丫鬟起來解手、喊道不好了、艙門已開想必有賊驚動合船的人都到艙門口觀看司戶與夫人推門進來、教丫鬟點火尋覓、吳衙內慌做一堆叫道小姐怎麼處秀娥道不要着忙你只躲在床上料然不尋到此待、

我打發他們出去送你過船剛抽身下床不想丫鬟瞧見了吳衙內的鞋兒乃道賊的鞋也在此想躲在床上司戶夫妻便來搜看秀娥推住連叫沒有那里肯聽向床上搜出吳衙內秀娥只叫得苦也司戶道叵耐這廝怎來點污我家夫人便說且起來打司戶道也不要打竟撇入江裏去罷教兩箇水手扛頭扛腳擡將出去吳衙內只叫饒命秀娥扯住叫道爹媽都是孩兒之罪不干他事司戶也不答應將秀娥推上一交把吳衙內撲通撇在水裏秀娥此時也不顧羞耻跌腳搥胸哭道吳衙內是我害着你了又想道

處既因我而死、我又何顏獨生、遂搶出艙門、向着江心便跳、

可憐嫩玉嬌香女　化作隨波逐浪寃

秀娥剛跳下水、猛然驚覺、却是夢魘、身子仍在床上、旁邊丫鬟還在那里叫喊小姐甦醒、秀娥睜眼看時、天已明了、丫鬟俱已起身、外邊風浪依然狂大、丫鬟道、小姐夢見甚的、恁般啼哭、叫喚不醒、秀娥把言語支吾過了、想道、莫不我與吳衙內沒有姻緣之分、顯這等凶惡夢兆、又想道、若得真如夢裏這回恩愛、就死亦所甘心、此時又被夢中那段光景在腹內打攪

醒[illegible]
越發想得癡了、覺道睡來沒些聊賴、推枕而起、丫鬟
們都不在眼前、即將門掩上、看看艙門、說道、昨夜吳
衙內、明明從此進來、摟抱至床、不信到是做夢、又想
道、難道我夢中、便這般僥倖、醒時却真箇無緣不成、
一頭思想、一面隨手將艙門推開、用目一覷、只見吳
府尹船上、艙門大開、吳衙內向着這邊船上、呆呆而
坐、元來二人臥處都在後艙、恰好間壁、止隔得五六
尺遠、若去了兩重窗槅、便是一家、那吳衙內也因夜
來、覺顛夢到、清早就起身、開着窗兒、觀望賀司戶船
中、這也是癡蝦蟆想天鵝肉喫的妄想、那知姻緣湊

分數合當然湊巧賀小姐開窗潑下花打箇照面四目相覷且驚且喜恰如識熟過的彼此微微而笑秀娥欲待通句話兒、期他相會又恐被人聽見、遂取過一幅桃花箋紙磨得墨濃蘸得筆飽題詩一首、摺成方勝、袖中摸出一方繡帕包裹、拋做一團擲過船去吳衙內雙手承受、深深唱箇肥喏、秀娥還了箇禮、然後解開看時、其詩云

花箋裁錦字　　繡帕裹柔腸
不負襄王夢　　行雲在此方

傍邊又有一行小字道今晚妾當挑燈相候、以剪刀

聲響爲號幸勿爽約吳衙內看罷喜出望外暗道不道小姐又有如此秀美才華眞箇世間少有一頭賛美即忙取過一幅金箋題詩一首腰間解下一條錦帶也捲成一塊擲將過來秀娥接得看時這詩與夢中聽見的一般轉覺駭然暗道如何他纔題的詩昨夜夢中倒先見了看起來我二人合該爲配故先做這般眞夢詩後還也有一行小字道承芳卿雅愛敢不如命看罷納諸袖中正在迷戀之際恰值丫鬟送面水叩門秀娥輕輕帶上槅子開放丫鬟隨後夫人也來詢視見女兒已是起身纔放下這片愁心那日

乃是吳府尹答席，午前賀司戶就去赴，吳夫人也自晝寢，秀娥取出那首詩來，不時展玩，私心自喜，盼不到晚，有恁般恠事，每常時，要霎眼，便過了一日，偏生這日的日子，恰像有條繩子拴住，再不能勾下去，心下好不焦躁，漸漸挨至黃昏，忽地想着這兩箇丫鬟礙眼，不當穩便，除非如此如此，到夜飯時，私自賞那貼身伏侍的丫鬟，一大壺酒，兩碗葷菜，這兩箇丫頭猶如渴龍見水，喫得一滴不留，少頃，賀司戶筵散回船，已是爛醉，秀娥恐怕吳衙內也喫醉了，不能赴約，反增憂慮，回到後艙，捱上門兒，教丫鬟將香兒燻好

了衾枕，分付道：我還要做些針指，你們先睡則箇。那兩箇丫鬟正是酒湧上來，面紅耳熱，脚軟頭旋，也思量幹這道兒，只是不好開口，得了此言，正中下懷。連忙收拾被窩去睡，頭兒剛剛着枕，鼻孔中就扯風箱般打鼾了。秀娥坐了更餘，仔細聽那兩船人聲都悄寂寂無聞，料得無事，起把剪刀向桿兒上廝琅的一響。那邊吳衙內早已會意。元來吳衙內記掛此事，在席上酒也不敢多飲，賀司戶去後，同至艙中側耳專聽，約莫坐了一箇更次，不見些影響，心內正在疑惑，忽地聽得了剪刀之聲，喜不自勝，連忙起身，輕手輕脚

閃了窓兒踏將出去依原推上聳身跳過這邊船來向窓門上輕輕彈了三彈秀娥便來開窓吳衙內鑽入艙中秀娥原復帶上兩下又見了箇禮兒吳衙內在燈下把賀小姐仔細一觀更覺千嬌百媚這時彼此情如火熱那有閒工夫說甚言語吳衙內捧過賀小姐鬆開鈕釦解卸衣裳雙雙就枕酥胸緊貼玉體輕偎這場雲雨十分美滿但見

船門輕叩小窓開　曾見猶疑夢裏來
萬種歡娛愁不足　梅香熟睡莫驚猜

一回兒雲收雨散各道想慕之情秀娥又將夢中聽

見詩句却與所贈相同的話說出吳衙內驚訝道在恁般奇事我昨夜所夢與你分毫不差因道是奇異悶坐無想不道天使小姐也開窗觀覷遂成好事看起來多分是宿世姻緣故令魂夢先通明日即懇爹爹求親以圖偕老百年秀娥道此言正合我意二人說到情濃之際陽臺重赴恩愛轉篤竟自一覺睡去不想那晚夜半風浪平靜五鼓時分各船盡皆開放賀司戶與府尹兩邊船上也各收拾篷檣解纜開船眾水手齊聲打號子起篷早把吳衙內賀小姐驚醒又聽得水手說道這般好順風怕趕不到蘄州麼吳

者是一代而去各自聚於大平焦詠二人皮資教陋行止俱彩從[illegible]見常大[illegible][illegible]手風美事也

衙內暗暗只管叫苦說道如今怎生是好賀小姐道低聲儻被丫鬟聽見反是老大利害事已如此急也無用你且安下再作區處吳衙內道莫要應了昨夜的夢便好這句話却點醒了賀小姐想夢中被丫鬟看見鞋兒以致事露遂伸手摸起吳衙內那雙絲鞋藏過賀小姐躊躇了千百萬遍想出一箇計來乃道我有箇法兒在此吳衙內道是甚法兒賀小姐道日裏你便向床底下躲避我也只推有病不往外邊陪母親與飯竟討進艙來待到了荊州多將些銀兩與你趁起岸時人從紛紜從鬧中脫身覓箇便船回到

揚州應後寫書來求親爹媽若是允了不消說起傳武不肯只得以實告之爹媽平日將我極是愛惜到此地位料也只得允從那時可不依舊夫妻會合哭衙內道若得如此可知好哩到了天明等丫鬟起身出房去後二人也就下床吳衙內急忙鑽入床底下做一堆兒伏着兩旁俱有箱籠遮隱床前自有帳幔低垂賀小姐又緊緊坐在床邊寸步不離捱過了頭也不梳假意靠在棹上夫人走入看見便道阿呀爲何不梳頭卻靠在此秀娥道身子覺道不快怕得梳頭夫人道想是起得早些傷着風了還不到床上

去睡睡秀娘道因是睡不安穩纔坐在這里夫人道旣然要坐還該再添件衣服休得凍了越加不好教丫鬟尋過一領披風與他穿起又坐了一回丫鬟請喫粥饍夫人道兒你身子不安莫要喫飯不如教丫鬟香香的煮些粥兒調養倒好秀娘道我心裏不喜歡喫粥還是飯好只不耐煩走動拿進來喫罷夫人道既恁般我也在此陪你秀娘道這班丫頭背着你腳就要胡做了母親還到外邊去吃夫人道也說得是遂轉身出去教丫鬟將飯送進擺在棹上秀娘道你們自去待我喚時方來打發丫鬟去後把門頂上

向床底下招出吳衙內來喫飯那吳衙內爬起身把腰伸了一伸舉目看桌上時乃是兩碗葷菜一碗素菜飯止有一喫一添元来賀小姐平日飯量不濟頗定兩碗故此只有這些你想吳衙內食三升米的腸子這兩碗飯塡在那處微微笑了一笑舉起筯兩三超就便了帳却又不好說得忍着餓原向床下躲過秀娥開門喚過丫鬟又教添兩碗飯來喫了那丫鬟互相私議道小姐自來只用得兩碗今日說道有病如何反多喫了一半可不是作怪不想夫人聽見走來說道兒你身子不快怎地反喫許多飯食秀娥道

不妨事我還未飽哩這一日三飡俱是如此司戶夫婦只道女兒年紀長大增了飯食正不知艙中另有箇替喫飯的還餓得有氣無力哩正是

安排布地瞞天謊　成就偷香竊玉情

當晚夜飯過了賀小姐即教吳衙內先上床睡臥自己隨後解衣入寢夫人又來看時見女兒已睡問了聲自去了丫鬟也掩門歇息吳衙內飢餒難熬對賀小姐說道事雖好了只有一件苦處秀娥道是那件吳衙內道不瞞小姐說我的食量頗寬今日這三飡還不勾我一頓若這般忍餓過日怎能捱到荊州秀娥

道既恁地何不早說明日多討些就是吳衙內道十分討得多又怕惹人疑惑秀娥道不打緊自有道理但不知要多少纔勾吳衙內道那里像得我意每頓十來碗也胡亂度得過了到次早吳衙內依舊躲過賀小姐詐病在床呻吟不絕司戶夫人擔着愁心要請醫人調治又在大江中沒處去請秀娥却也不要只叫肚裏餓得慌夫人流水催進飯來又只嫌少共爭了十數多碗倒把夫人嚇了一跳勸他少喫些故意使起性兒連叫快拿去不要喫了索性餓死罷夫人是箇愛女兒他使性反賠笑臉道兒我是好話却

（衙內好性儘可憐）

何便氣你若喫得儘意喫罷了只不要勉強親自拿起碗筯遞到他手裏秀娥道母親在此看着我便吃不下去須通出去了等我慢慢的或者喫不完也未可知夫人依他言語教丫鬟一齊出外秀娥披衣下床將門掩上吳衙內便鑽出來因是昨夜餓壞了見着這飯也不謙讓也不擡頭一連十數碗喫箇流星趕月約莫存得碗餘方纔住手把賀小姐到看呆了低低問道可還少麼吳衙內道將就些罷再喫便沒意思了瀉盃茶漱漱口兒向床下旋的又鑽入去了賀小姐將餘下的飯喫罷撥開門兒原到床上睡臥

那丫鬟專等他開門、就奔進去、看見飯兒菜兒都喫得精光、收着家伙、一路笑道、元來小姐患的、卻是喫飯病、報知夫人、夫人聞言、只把頭搖、說道、虧他怎地喫上這些、那病兒也患得蹊蹺、急請司戶來說知、教他請醫問卜、連司戶也不肯信、分付午間莫要依他、恐食傷了五臟、便難醫治、那知未到午時、秀娥便叫肚飢、夫人再三把好言語勸諭、時秀娥就啼哭起來、夫人沒法、只得又依着他、晚間亦是如此、司戶夫妻只道女兒得了怪病、十分慌張、這晚已到蘄州停泊、分付水手、明日不要開船、清早差人入城訪問名醫

一面求神占卦、不一時、請下箇太醫來、那太醫衣冠濟楚、氣宇軒昂、賀司戶迎至艙中、敘禮看坐、那太醫曉得是位官員、禮貌甚恭、獻過兩巡茶、問了些病緣、然後到後艙、診脈、診過脈、復至中艙坐下、賀司戶道、請問太醫、小女還是何症、太醫先咳了一聲嗽、方答道、令愛是痞癥食積、賀司戶道、先生差矣、痞癥食積乃嬰兒之疾、小女今年十五歲了、如何還犯此症、太醫笑道、老先生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令愛名雖十五歲、即今尚在春間、只有十四歲之實、儻在寒月所生、纔十三歲有餘、老先生、你且想、十三歲的女子、難道

不算男女孩大抵此症起於飲食失調兼之水土不伏食積于小腹之中凝滯不消遂至生熱升至胸中便覺飢餓及喫下飲食反資其火所以日盛一日若再過月餘不醫就難治了賀司戶見說得有些道理問道先生所見極是有理了但今如何治之太醫道如今學生先消其積滯去其風熱住了熱飲食自然漸漸減少平復如舊矣賀司戶道若得如此神効自當重酬道罷太醫起身作別賀司戶封了藥資差人取得藥來流水煎起送與秀娥那秀娥一心只要早至荆州那個要喫什麼湯藥初時見父母請醫再三阻

當不住又難好道出眞情只得聽他胡亂朧得了醫者這班言語聽自好笑將來的藥也打發了髮將去竟潑入淨桶求神占卦有的說是星辰不利又觸犯了鶴神須請僧道禳解自然無事有的說在野曠處遇了孤魂餓鬼若設醮追薦便可痊愈賀司戶夫妻一一依從見服了幾劑藥沒些效驗喫飯如舊又請一箇醫者那醫者更是擴而充之乘着轎子三四箇僕從跟隨相見之後高談闊論也先探了病源方纔胗脈問道老先生可有那箇看過麼賀司戶道前日曾請一位看來醫者道他看的是何症賀司戶道說

是疳癖食積醫者呵呵笑道此乃癆瘵之症怎說是疳癖食積賀司戶道小女年紀尚幼如何有此症候醫者道令愛并七情六慾癆怯之比他本稟氣虛弱所謂孩兒癆便是賀司戶道飲食無度這是爲何醫者道寒熱交攻虛火上延因此容易飢餓夫人在屏後打聽教人傳說小姐身子並不發熱醫者道這乃內熱外寒骨蒸之症故不覺得又討前日醫者藥劑看了說道這般剋罰藥削弱元氣再服幾劑便難救了徐學生先以煎劑治其虛熱調和臟腑節其飲食那時方以滋陰降火養血補元的丸藥慢慢調理自

作者可謂游醫寫照世間此等說話不少

當痊可賀司戶稱謝道全仗神力逐薛別而去少頃家人又請一箇太醫到來那太醫却是箇老者鬚髮皓然步履蹣跚剛坐下便誇張善識疑難怪異之病某官府虧老夫救的某夫人又虧老夫用甚藥奏効那門面話兒就說了一大派又細細問了病者起居飲食纔去診脈賀司戶被他大話一哄認做有意思的暗道常言老醫少卜或者這醫人有些効驗也未可知醫者診過了脈向賀司戶道還是老先生有緣得遇老夫令愛這箇病症非老夫不能識賀司戶道請問果是何疾醫者道此乃有名色的謂之膈病賀

司戶道噎不下飲食方是膈病目今比平常多食幾倍如何是這症候醫者道膈病原有幾般像令愛這膈病俗名喚做老鼠膈背後盡多儘喫及至見了人一些也難下咽喉後來食多發漲便成蠱脹二病相兼便難醫治如今幸爾初起還不妨得包在老夫身上可以除根言罷起身賀司戶送出船頭方別那時一家都認做老鼠膈見神見鬼的請醫問卜那曉得賀小姐把來的藥都送在淨桶肚裏背地冷笑賀司戶在蘄州停了幾日算來不是長法與夫人商議與醫者求了個藥方多買些藥材一路喫去且到荊州

另請醫人、那老兒因要他寫方、着實詐了好些銀兩、可不是他的造化、有詩爲証

醫人未必盡知醫　却是將機便就機
無病妄猜云有病　却教司戶折便宜

常言說得好、少女少郎、情色相當、賀小姐初時還是箇處子、雲雨之際、尙是逡巡畏縮、況兼吳衙內心慌膽怯、不敢恣肆、彼此未見十分美滿、兩三日後、漸入佳境、恣意取樂、忘其所以、一晚夜半、丫鬟睡醒、聽得床上唧唧噥噥、床稜戛戛的響、隔了一回、又聽得氣喘吁吁、心中怪異、次早報與夫人、夫人也因見女兒

面色紅活不像箇病容正有些疑惑聽了這話合着他的意思不去通知司戶竟走來觀看又沒些破綻及細看秀娥面貌愈覺丰采倍常却又不好開口問得倒沒了主意坐了一回原走出去朝飯已後終是放心不下又進去探覷把這話挑問秀娥見夫人話兒問得蹊蹺便不答應耳邊忽聞得打齁之聲元來吳衙內夜間多做了些正經不曾睡得此時與飽了飯在床底下酣睡秀娥一時遮掩不來被夫人聽見將丫鬟使遣開去把門頂上向床下一望只見靠壁一箇雛頭孩子曲着身體睡得好不自在夫人暗暗

叫苦不迭對秀娥道你做下這等勾當却詐推有病嚇得我夫妻心花兒急碎了如今羞人答答怎地做人這天殺的還是那裏來的秀娥羞得滿面通紅說道是孩兒不是一時做差事了望母親遮蓋則箇這人不是別箇便是吳府尹的衙內夫人大驚道吳衙內與你從未見面况那日你爹在他船上喫酒還在席間陪侍夜深方散四鼓便開船了如何得能到此秀娥從實將司戶稱贊留心次日屏後張望夜來做夢早上開窗訂約并聽熱船開前後事細細說出又道不肖女一時情癡喪名失節玷辱父母罪實難逭

但兩地相隔數千里一旦因阻風而會此乃宿世姻緣天遣成配非繇人力兒與吳衙內誓同生死各不更改望母親好言勸爹曲允尚可挽回前失倘爹有別念兒即自盡決不偷生苟活令蒙恥辱知母親一任主張道罷淚如雨下這里母子便說話下邊吳衙內打鼾聲越發雷一般響了此時夫人又氣又惱欲待把他難爲一來嬌養慣了那里捨得二來恐婢僕聞知反做話靶吞聲忍氣拽開門走往外邊去了秀娥等母親轉身後急下床頂上門兒在床下叫醒吳衙內埋怨道你打鼾也該輕些兒驚動母親事都洩

漏了吳衙內聽說事露嚇得渾身冷汗直淋上下牙齒頃刻就跎蹬蹬的相打半句話也掙不出秀娥道莫要慌適來與母親如此如此說了若爹爹依允不必講起不肯時拚得學夢中結局決不教你獨受其累說到此處不覺淚珠亂滾且說夫人急請司戶進來屏退了鬟未曾開言眼中早已簌簌淚下司戶還道愁女兒病體反寬慰道那醫者說只在數日便可奏効不消煩惱夫人道聽那老光棍花嘴什麼老鼠腦論起恁樣太醫莫說數日內奏効就一千年還看不出病體司戶道你且說怎的夫人將前事細述把

司戶氣得箇發昏章第十一連聲道罷了罷了這等不肖之女做恁般醜事敗壞門風要他何用趁今晚都結果了性命也脫了這箇醜名這幾句話觸得夫人面如土色勸道你我已在中年止有這點骨血一發斷送更有何人論來吳衙內好人家子息才貌兼全招他為婿原是門當戶對獨怕他不來求親私下做這般勾當事已如此也說不得了將錯就錯悄地差人送他回去寫書與吳府尹令人來下聘然後成禮兩全其美今若聲張反粧幌子司戶沉吟半晌無可奈何只得依着夫人出來問水手道這里是甚地

方水手答道前邊已是武昌府了司戶分付就武昌暫停要差人回去一面修起書札喚過一箇心腹家人分付停當不一時到了武昌那家人便上涯寫下船隻旁在船邊賀司戶與夫人同至後艙秀娥見了父親自覺無顏把被蒙在面上司戶也不與他說話只道做得好事向床底下呼喚吳衙內那吳衙內看見了司戶夫婦不知是甚意兒戰兢兢爬出來伏在地上口稱死罪司戶低責道我只道你少年博學可以成器不想如此無行辱我家門本該撇下江裏纔消這點惡氣今姑看你父親面皮饒你性命差人送

歸若得成名便把不肖女與你爲妻如沒有這般志氣休得指望與衙內連連叩頭領命司戶原教他躲過捱至夜深人靜悄地教家人引他過船遣了槩不容一箇見面彼時兩下分別都還道有甚歹念十分悽慘又不敢出聲啼哭秀娥又扯夫人到背後說道此行不知爹爹有甚念頭須教家人回時討與衙內書信覆我方纔放心夫人眞箇依着他又叮囑了家人次日清早開船自去賀司戶船隻也自望荊州進發賀小姐誠恐與衙內途中有變心下憂慮即時眞箇倒想出病來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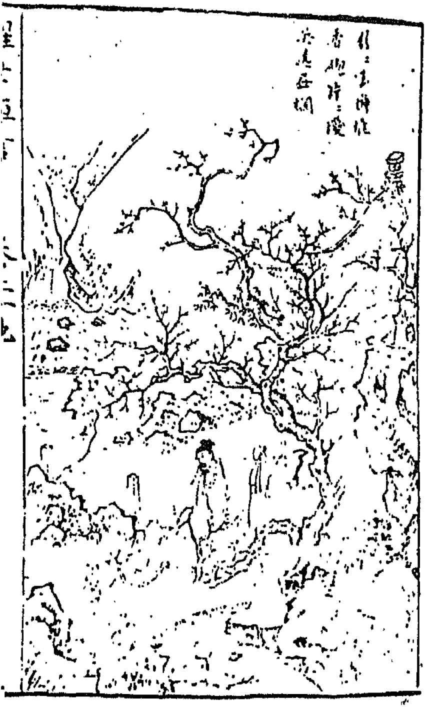
乍別冷如冰　動念熱如火
三百六十病　唯有相思苦

話分兩頭、且說吳府尹、自那早離了江州、行了幾十里路、已是朝饍時分、不見衙內起身、還道夜來中酒、看看至午、不見聲息、以爲奇怪、夫人自去叫喚、並不答應、那時着了忙、吳府尹教家人打開觀看、只有一間空艙、嚇得司戶夫妻魂魄飛散、呼天搶地的號哭、只是解說不出、合船的人都道、這也作怪、想來只有隻船、那里去了、除非落在水里、吳府尹聽了、衆人遂泊住船、尋人打撈、自江州起至泊船之所、百里內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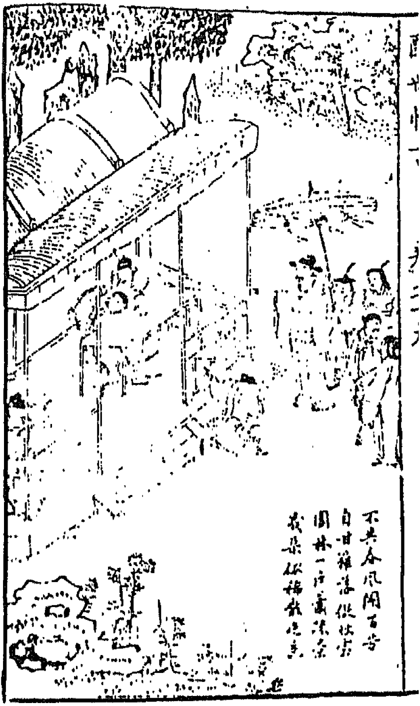
把江也撈遍了、那里羅得尸首、一面招魂設祭把夫人哭得死而復甦、吳府尹因沒了兒子、連官也不要做了、手下人再三苦勸、方纔前去上任、不則一日、賀司戶家人送吳衙內到來、父子一見、驚喜相半、看了書札、方知就裏、將衙內責了一場、欵留賀司戶家人住了數日、准備聘禮、寫起回書、差人同去求親、吳衙內也寫封私書寄與賀小姐、兩下家人領着禮物、別了吳府尹、直至荊州、來見賀司戶、收了聘禮、又作回書打發吳府尹家人回去、那賀小姐正在病中、見了吳衙內書信、然後漸漸痊愈、那吳衙內在衙中、日夜

攻書，候至開科，至京應試，一舉成名，中了進士，湊巧除授荆州府湘潭縣縣尹。吳府尹見兒子成名，便告了致仕，同至荆州上任，擇吉迎娶賀小姐過門成親。同僚們前來稱賀，兩箇花燭下新人，錦衾內一雙舊友。秀娥過門之後，孝敬公姑，夫妻和順，頗有賢名。後來賀司戶因念着女兒，也入籍汴京，靠老終身。吳彥官至龍圖閣學士，生得二子，亦登科甲。這回書喚做吳衙內　詩云

佳人才子貌相當　八句新詩暗自將
百歲姻緣床下就　麗情千古播詞場



行行雲佛住
香想片片愛
六處在烱


不共春風鬪百芳
自甘籬落傲秋霜
園林一片盡淒涼
幾朵依稀散晚香

第二十九卷

盧太學詩酒傲公侯

衛河東岸浮丘高　竹舍雲居隱鳳毛
遂有文章驚董賈　豈無名譽駕劉曹
秋天散步青山郭　春日催詩白兎毫
醉倚湛盧時一嘯　長風萬里破洪濤

這首詩、乃本朝嘉靖年間一个才子所作、那才子是誰、姓盧名柟、字少楩、一字子赤、大名府濬縣人也、生得丰姿瀟洒、氣宇軒昂、飄飄有出塵之表、八歲即能屬文、十歲便閑詩律、下筆數千言、倚馬可待、人都道

他是李青蓮再世、曹子建後身、一生好酒任俠、放達不羈、有輕世傲物之志、眞个名聞天下、才冠當今、與他往來的、俱是名公巨卿、又且世代簪纓、家貲巨富、日常供奉、擬于王侯、所居在城外浮丘山下、第宅壯麗、高聳雲漢、後房粉黛、一个个聲色兼妙、又選小奚秀美者數人、教成吹彈歌曲、日以自娛、至于童僕廝養、不計其數、宅後又搆一園、大可兩三頃、鑿池引水、叠石為山、制度極其精巧、名曰嘯圃、大凡花性喜煖、所以名花俱出南方、那北地天氣嚴寒、花到其地、人半凍死、因此至者甚少、設或到得一花一草、必為巨

璫大院所有他人亦不易得這濬縣又是个抝歷比京都更難故宦家園亭雖有俱不足觀偏盧倘立心要勝似他人不惜重價差人四處搆取名花異卉怪石奇峰落成這園遂爲一邑之勝眞个景致非常但見

樓臺高峻庭院清幽山疊峨峨怪石花栽閬苑奇葩水閣遥通竹塢風軒斜透松寮迴塘曲檻層層碧浪漾琉璃疊嶂層巒點點蒼苔鋪翡翠牡丹亭畔孔雀雙栖芍藥欄邊仙禽對舞縈紆松徑綠陰深處小橋橫屈曲花岐紅豔叢中喬

本籠烟迷翠黛意淡如無雨洗青螺色濃似染

木蘭舟蕩漾芙蓉水際鞦韆架搖拽垂楊影裡

朱檻画欄相掩映湘簾繡幙兩交輝

盧柟日夕吟花謔鳥笑傲其間雖南面王樂亦不是過凡朋友去相訪必留連盡醉方止倘遇着个聲氣相投知音的知己便兼旬累月款留在家不肯輕放出門若人有患難來投奔的一二一都有賫發決不令其空過因此四方慕名來者絡繹不絕眞个是

坐上客常滿　　樽中酒不空

盧柟只因才高學廣以爲掇青紫如拾針芥那知文

福不齊，任你錦繡般文章，偏生不中試官之意。一連走上幾科，不能勾飛黃騰達。他道世無識者，遂絕意功名，不圖進取，惟與騷人劍客、羽士高僧談禪理論劍術，呼盧浮白，放浪山水，自稱浮丘山人。曾有五言古詩云：

逸翮奮霄漢　　高步躡天衢
褧衣在椒塗　　長風吹海隅
瓊樹繫遊塵　　瑤華代朝餐
恣情戲霞景　　靜嘯喈鳴鸞
浮世信淆溷　　焉能濡羽翰

話分兩頭却說濬縣知縣姓汪名岑少年連第貪婪無比性復猜刻又酷好盃中之物若擎着酒杯便直飲到天明自到濬縣不曾遇着對手平昔也曉得盧柟是个才子當今推重交遊甚廣又聞得邑中園亭惟他家爲最酒量又推尊第一因這三件有心要結識他做个相知差人去請來相會你道有這樣好笑的事麽別个秀才要去結交知縣還要捱風緝縫央人引進拜在門下稱爲老師四時八節饋送禮物希圖以小博大若知縣自來相請就如朝廷徵聘一般何等榮耀還把名帖粘在壁上誇炫親友這雖是不

肖者所爲有氣節的未必如此但知縣相請也沒有不肯去的偏有盧柟比他人不同知縣一連請了五六次只當做耳邊風全然不睬只推自來不入公門你道因甚如此那盧柟才高天下眼底無人天生就一副俠腸傲骨視功名如敝蓰等富貴猶浮雲就是王侯卿相不曾來拜訪要請去相見他也斷然不肯先施怎肯輕易去見個縣官真個是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絕品的高人這盧柟已是個清奇古怪的主兒撞着知縣又是個耐煩瑣碎的寃家請人請到四五次不來也只索能了偏生只管去纏帳見盧柟

決不肯來赴到情願自去就教又恐盧柟他出先差人將帖子訂期差人領了言語一直徑到盧家把帖子遞與門公說道本縣老爺有緊要話差我來傳達你相公相煩引進門公不敢怠慢即引到園上來見家主差人隨進園門舉目看時只見水光遠淼山色送青竹木扶疏交相掩映林中禽鳥聲如鼓吹那差人從不曾見這般景致今日到此恍如登了洞天仙府好生歡喜想道怪道老爺要來遊玩元來有恁地好景我也是有些緣分方得至此觀玩這番也不枉爲人一世遂四下行走恣意飽看灣灣曲曲穿過幾

條花徑，走過數處亭臺，來到一個所在，周圍盡是梅花，一望如雪，霏霏馥馥，清香沁人肌骨。中間顯出一座八角亭子，朱甍碧瓦，畫棟雕梁，亭中懸一個扁額，大書玉照亭三字，下邊坐着三四個賓客，賞花飲酒，傍邊五六個標致青衣，調絲品竹，按板而歌，有高太史梅花詩為証，

瓊姿只合在瑤臺　誰向江南處處栽
雪滿山中高士臥　月明林下美人來
寒依疏影蕭蕭竹　春掩殘香漠漠苔
自去漁郎無好韻　東風愁寂幾廻開

門公同差人站在門外候欽完了、先將帖子稟知然後差人向前說道老爺令小人多多拜上相公說既相公不屑到縣、老爺當來拜訪但恐相公他出、又不相值、先差小人來期个日子、好來請教、二來聞府上園亭甚好順便就要遊玩、大凡事當癸就不起那處柄見知縣頻頻請不去恬不為怪、却又情願來就教、未免轉過念頭、想他雖然貪鄙、終是個父母官兒、肯屈巳敬賢亦是可取、若又峻拒不許、外人只道我心胸褊狹不能容物了、又想道他是个俗吏、道文章定然不曉得的、那詩律旨趣深與料必也沒相干、若論與

藉他又是個後生小子僥倖在睡夢中偷得這進士到手已是心滿意足說來還未曾識面至于理學禪宗一發夢想所不到了除此之外與他談論有甚意味還是莫招攬罷却又念其來意惓惓如拒絕了似覺不情正沉吟間小童斟上酒來他觸境情生就想到酒上道倘會飲酒亦可免俗問來人道你本官可會飲酒麼荅道酒是老爺的性命怎麼不會飲盧柟又問能飲得多少荅道但見拿着酒瓮整夜喫去不到酩酊不止也不知有幾多酒量盧柟心中喜道原來這俗物却會飲酒單取這節罷隨教童子取個帖

兒、付與來人、道你本官旣要來遊玩、趁此梅花盛時、就是明日罷、我這裡整備酒盒相候、差人得了言語、原同門公一齊出來、回到縣裡、將帖子回覆了知縣、知縣大喜、正要明日到盧楠家去看梅花、不想晚上。人來報新按院到任、連夜起身往府、不能如意、差人將个帖兒辭了、知縣到府接着按院、伺候香過了、回到縣時、往還數日、這梅花已是

紛紛玉瓣堆香砌　片片瓊英遶畫闌

汪知縣因不曾赴梅花之約、心下怏怏、指望盧楠另來相邀、誰知盧楠出自勉強、見他辭了、卽撒過一邊

那肯又來相請看看已到仲春時候汪知縣必想到盧柟園上去遊春差人先去致意那差人來到盧家園中只見園林織錦堤草鋪茵鶯啼燕語蝶亂蜂忙景色十分艷麗須臾轉到桃蹊上那花渾如萬片丹霞千重紅錦好不爛熳有詩爲証

桃花開遍上林紅　耀服繁華色艷濃
含笑動人心意切　幾多消息五更風

盧柟正與賓客在花下擊鼓催花豪歌狂飲差人挑帖子上前說知盧柟乘着酒興對來人道你快回去與本官說若有高興即刻就來不必另約衆賓客道

成不得，我們正在得趣之時，倘若來了，就有許多文僝僽，怎能盡興？還是改日罷。盧柟道：說得有理，便是明日遂取個帖子，打發來人，回復知縣，你道天下有恁樣不巧的事，次日汪知縣剛剛要去遊春，誰想夫人有五个月身孕，忽然小產起來，暈倒在地，血污浸着身子，嚇得知縣已是六神無主，還有甚心腸去喫酒，只得又差人辭了盧柟。這夫人病體直至三月下旬方纔稍可，那時盧柟園中牡丹盛開，冠絕一縣，真个好花，有牡丹詩為証，

洛陽千古鬪春芳，富貴爭誇濃艷粧，

三丈

既有用處世故又要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外的

一月清平傳唱後　至今人尚說花王

汪知縣爲夫人這病亂了半个多月情緒不佳終日只把酒來消悶連政事也懶得去理次後聞得盧家牡丹茂盛想要去賞玩因兩次失約不好又來相期差人送三兩書儀就致看花之意盧柟日子便期了却不肯受這書儀璧返數次推辭不脫只得受了那日天氣晴爽汪知縣打帳早衙完了就去不道剛出私衙左右來報吏科給事中某爺告養親歸家在此經過正是要道之人敢不去奉承麼急忙出郭迎接餽送下程設宴款待只道一兩日就行還可以看得

牡丹、那知某給事又是好勝的人、教知縣陪了遊覽本縣勝景之處、盤桓七八日方行、等到去後、又差人約盧柟時、那牡丹已萎謝無遺、盧柟也向他處遊玩山水、離家兩日矣、不覺春盡夏臨、彈指間又早六月中旬、汪知縣打聽盧柟已是歸家、在園中避暑、又令人去傳達要賞蓮花、那差人徑至盧家、把帖兒教門公傳進、須臾間門公出來說道、相公有命、喚你當面去分付、差人隨着門公直到一个荷花池畔、看那池團圍約有十畝多大、堤上綠槐碧柳、濃陰蔽日、池內紅粧翠蓋、艷色映人、有詩爲証、

淩波仙子鬬新粧　　七竅虛心吐異香
何似花神多薄倖　　故將顏色惱人腸

元來那池也有個名色喚做凝碧池池心中有座亭子名曰錦雲亭此亭四面皆水不設橋梁以採蓮舟爲渡乃盧柟納涼之處門公與差人下了採蓮舟蕩動畫槳、頃刻到了亭邊、繫舟登岸、差人舉目看那亭子周圍朱欄畫檻翠幔紗窗荷香馥馥清風徐徐、水中金魚戲藻梁間紫燕尋巢鷗鷺爭飛葉底鴛鴦對浴岸傍、去那亭中看時、只見藤牀湘簟、石榻竹几、瓶中供千葉碧蓮爐內焚百和名香盧柟科頭跣足斜

籐、石榻、面前、放一、帙、古書、手中執着、酒盃、傍邊、水盤、中、列、着、金、桃、雪、藕、沉、李、浮瓜、又、有、幾、味、菜、酒、一、个、小、厮、捧、壺、一、个小、厮、打、扇、他、便看、幾、行、書、飲、一、盃、酒、自取、其、樂、差人未敢上前在側邊暗想道、同是父母生長他如何有這般受用、就是我本官中過進士、還有許多勞碌、怎及得他的自在、虛捋捋頭看見、即問道、你就是縣裡差來的麼、差人應道小人正是、虛捋道、你那本官到也好笑、屢次訂期定日却又不來如今又說要看荷花、恁、樣、不、爽、利、他、怎、地、做了、官、我也、沒、有、許、多、閒、工、夫、與、他、纏、帳、任、憑、他、有、興、便、來、不、耐、

煩又約日子差人道老爺多拜上相公說久仰相公高才如渴思獎巳不得來請教連次皆爲不得巳事羈住故此失約還求相公期个日子小人好去回話盧柟見來人說話伶俐却也听這了他乃道既如此竟在後日差人得了言語討个回帖同門公依舊下船搖到柳陰堤下上岸自去回復了知縣那汪知縣至後日早衙發落了些公事約莫午牌時候起身去拜盧柟誰想正值三伏之時連日酷熱非常汪知縣巳受了些暑氣這時却又在正午那輪紅日猶如一團烈火熱得他眼中火冒口內烟生剛到半路覓道

天旋地轉從轎上直撞下來險些兒悶死在地從人急忙救起擡回縣中送入私衙漸漸甦醒分付差人辭了盧柟一面請太醫調治足足裡病了一个多月方纔出堂理事不在話下且說盧柟一日在書房中查點往來禮物檢着汪知縣這封書儀想道我與他水米無交如何白白受他的東西須把來消繳了方纔乾淨到八月中差人來請汪知縣中秋夜賞月那知縣却也正有此意見來相請好生歡喜取回帖打發來人說多拜上相公至期准赴那知縣乃一縣之主難道剛剛只有盧柟請他賞月不成少不得初

十邊歲有幾辨同僚中相請况又是個好飲之徒可有不去的理麼定然一家家挨次都到至十四這日辭了外邊酒席于衙中整備家宴與夫人在庭中玩賞那晚月色分外皎潔比尋常更是不同有詩爲証

玉宇淡悠悠　金波徹夜流
最憐圓缺處　曾照古今愁
風露孤輪影　山河一氣秋
何人吹鐵笛　乘醉倚南樓

夫妻對酌直飲到酩酊方纔入寢那知縣一。來。是新起病的人元神未復二來連日沉酣糟粕趁着酒興

來遲走了酒字下這道見三來這兒露坐夜深着了些風寒三合湊又病起來眼見得盧楠賞月之約又虛過了調攝數日方能痊可那知縣在衙中無聊盧道盧楠園中桂花必盛意欲借此排遣適值有個江南客來打抽豐送兩大罈惠山泉酒汪知縣就把一罈差人轉送與盧楠盧楠見說是美酒正中其懷無限歡喜乃道他的政事文章我也一槩勿論只這酒中想亦是知味的了即寫帖請汪知縣後日來賞桂花有詩爲証

寒影一簾分夜月　天宮萬斛動秋風

六次

淮南何用歌招隱　自可淹留桂樹叢

自古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儻汪知縣是个父母官，肯屈己去見个士人，豈不是件異事？誰知兩下机緣未到，臨期定然生出事故，不能相會。這番請賞桂花，汪知縣滿意要盡竟日之歡，罄夙昔仰想之誠。不料是日還在眠牀上，外面就傳板進來，報山西理刑趙爺行取入京，已至河下。恰正是汪知縣鄉試房師，怎敢怠慢，即忙起身梳洗，出衙上轎，往河下迎接，設宴款待。你想兩个得意師生，没有就別之理，少不得盤桓數日，方纔轉身。這桂花已是

飄殘金粟隨風舞　零亂天香地滿鋪

郤、詵、盧、柟、素、性、剛、直、豪、爽、是、个、傲、上、矜、下、之、人、見、汪、知、縣、屢、次、畢、詞、盡、敬、以、其、好、賢、遂、有、倚、交、之、念、時、値、九、月、末、旬、園、中、菊、花、開、遍、那、菊、花、種、數、甚、多、內、中、惟有三種爲貴、那三種、

鶴翎　剪絨　西施

每一種、各有幾般顏色、花大而媚、所以貴重、有菊花詩爲証、

不共春風鬬百芳　自甘籬落傲秋霜
園林一片蕭疎景　幾朶依稀散曉香

盧枏因想汪知縣幾遍要看園景都俱中止今趁此菊花盛時何不請來一玩也不枉他一番敬慕之情即寫帖兒差人去請次日賞菊家人拿着帖子來到縣裡正值知縣在堂理事一逕走到堂上跪下把帖子呈上稟道家相公多拜上老爺園中菊花盛開特請老爺明日賞玩汪知縣正想要去看菊因屢次失約難好啓齒今見特地來請正是它耳當招掭中其意看了帖子乃道拜上相公明日早來領教那家人得了言語即便歸家回覆家主道汪大爺拜上相公明日絕早就來那知縣說明日早來不過是隨口的

話那家人改做絕早就來這也是一時錯訛之言不想因這句錯話上得罪于知縣後來把天大家私弄得罄盡險些兒連性命都送了正是

舌爲利害本　口是禍福門

當下盧柟心下想道這知縣也好笑那見赴人筵席有个絕早就來之理又想道或者慕我家園亭要盡竟日之遊分付廚夫大爺明日絕早就來酒席須要早些完備那廚夫所見知縣早來恐怕臨時悞事隔夜就手忙脚亂收拾盧柟到次早分付門上人今日若有客來一槩相辭不必通報又將个名帖差人去

此上下席以省主頓見亦常人所不識也

邀請知縣不到朝食時酒席都已完備擺設在廳上燕喜堂中上下兩席並無別客相陪那酒席鋪設得花錦相似正是

富家一席酒　窮漢半年粮

且說知縣那日早衙投文已過也不退堂就要去赴酌因見天色太早恐酒席未完弔一起公事來問那公事都是新拿到一班強盜專在衛河裡打劫來往客商因都在娼家宿歇露出馬脚被捕人拿住解到本縣當下一訊都招內中一个教做石雪哥又扳出本縣一个開肉舖的王屠也是同夥即差人去拿到

知縣問道、王屠、石雪哥招稱你是同夥、賍物俱窩頓你家、從實供招、免受刑罰、王屠稟道、爺爺、小人是個守法良民、就在老爺馬足下開個肉舖生理、平昔間就街市上、不十分行走、那有這等事、莫說與他是個同夥、就是他面貌、從不曾識認、老爺不信、拘鄰里來問平日所行所爲、就明白了、知縣又叫石雪哥道、你莫要誣陷平人、若審出是板害的、登時就打死你這奴才、石雪哥道、小的並非扳害、眞實是同夥、王屠叫道我認也認不得你、如何是同夥、石雪哥道、王屠我與你一向同做夥計、怎麼詐不認得、就是今日本心原

要出脫你的、只爲受刑不過、一時間說了出來、你不要怪我、王屠叫屈連天、道這是那里說起、知縣喝交一齊夾起來、可憐王屠夾得死而復甦、不肯招承、這強盜咬定是箇同夥、雖夾久終不改口、是巳牌時分火起日巳倒西、兩下各執一詞、難以定招、此時知縣一心要去赴宴、巳不耐煩、遂依着強盜口詞、葫蘆提將王屠問成斬罪、其家私盡作贓物入官、畫供巳畢、一齊發下死囚牢裏、卻起身上轎、到盧柟家去喫酒不題、你道這強盜爲甚死咬定王屠是箇同夥、那石雪哥、當初原是箇做小經紀的人、因染了時疫症、把

本錢用完連幾件破家伙也賣來喫在肚裏及至痾屎却沒本錢去做生意只存得一隻鍋兒要把去賣幾十文錢來營運度日旁邊却又有些破的生出一箇計較將鍋煤拌着泥兒塗好做箇熱標兒提上街去賣轉了半日都嫌是破的無人肯買落後走到王屠對門開米舖的田大郎門首叫住要買那田大郎是箇近覷眼却看不出損處一口就還八十文錢石雪哥也就肯了田大郎將錢遞與石雪哥接過手剛在那里數明不想王屠在對門看見叫道大郎你且仔細看看真要買了破的這是嚇他眼力不濟乃一

將戲謔之言誰知田大郎眞箇重新仔細一看看出那箇破損處來對王屠道早是你說不然幾乎被他哄了果然是破的連忙討了銅錢還鍋子石雪哥初時買成了心中正在歡喜次後討了錢去心中痛恨王屠恨不得與他性命相搏只爲自己貨兒果然破損沒箇因頭難好開口忍着一肚子惡氣提着鍋子轉身臨行時還把王屠怒目而視巴不能等他問一聲就要與他厮鬧那王屠出自無心那箇去看他石雪哥見不來招攬只得自去不想心中氣悶不曾照管得脚下絆上一交把鍋子打做千百來塊將王

米此面八貝物於丈根窓何安可小人[illegible]

屠就恨入骨髓思想沒了生計欲要尋條歧路詐那王屠卻又捨不得性命沒甚計較就學做夜行人到也膽潑手到擒來做了年餘嫌這生意微細合人大隊裏在衛河中邀劫得來大碗酒大塊肉好不快活那時反又感激王屠起來他道是當日若沒有王屠說這句話賣成這隻鍋子有了本錢這時只做小生意過日那有恁般快活及至惡貫滿盈被拿到官情真罪當料無生理卻又想起昔年的事來那日若不是他說破賣這幾十文錢做生意度日不見致有今日所以發害王屠一口咬定死也不放故此他便認

待王居王居都不相認後來直到秋後與刑齊綁在法場上、王居問道今日挨是死了、你且說與我有甚、冤讐、害我致此、說箇明白死也甘心、不要哥方把前、情說出、王居道賊冤枉、要辯明這事你想此際有那、箇來采你只好含冤而亦、正是

只因一句閒言語　　斷送堂堂六尺軀

閒話休題且說盧構早上候起、巳至巳牌不見知縣來到、又差人去打聽、回報、說在那里審問公事、盧構心上就有三四分不樂道、既約了、絕早就來、如何這時候還問公事、停了一回、還不見到、又差人去打聽

來報說這件公事還未問完哩盧柟不樂有六七分了想道是我請他的不是只得耐這次罷俗語道得好等人性急略過一回又差人去打聽這人行無一箭之遠又差一人前來頃刻就差上五六箇人去打聽少停一發轉來回覆說正在堂上夾人想這事急切未得完哩盧柟聽見這話湊成十分不樂心中大怒道原來這俗物一無可取卻只管來纏帳幾乎錯認了如今幸爾還好即令家人撤開下面這桌酒席走上前居中向外而坐叫道快把大盃灑熱酒來洗滌俗腸家人都稟道恐大爺一時來到盧柟睜起眼

噯老爺到了還不起來汪知縣舉目看他身上服色不像以下之人、又見旁邊放着葛巾野服、分付且莫叫喚、看是何等樣人那常來下帖的差人向前仔細一看認得是盧柟稟道這就是盧相公醉倒在此汪知縣聞言、登時紫漲了面皮心下大怒道這廝恁般無理故意與我上門羞辱欲待教從人將花木打箇希爛又想不是官體忍着一肚子惡氣急忙上轎分付回縣轎夫擡起打從舊路、直至園門首依原不見一人那些皂快沒一箇不搖首咋舌道他不過是箇監生、如何待官府恁般藐視這也是件異事、知縣在

轎上聽見自覺沒趣惱怒愈加想道他總然才高、也是我的治下、曾請過數遍不肯來見情願就見又饋送銀酒我亦可爲折節敬賢之至矣他却如此無理、將我侮慢、且莫說我是父母官、即使平交、也不該如此到了縣裏怒氣不息、即便還入私衙、不題、且說盧柟這些家人小廝、見知縣去後方纔出頭到堂中看家主時、睡得正濃、直至更餘方醒、衆人說道適纔相公睡後、大爺就來、見相公睡着、便起身而去盧柟道可有甚話說衆人道小人們恐難好答應、俱走過一邊不曾看見盧柟道正該如此又懊悔道是我一時

性急不曾分付閉了園門却被這俗物直至此間踐污了地上教管園的明早快挑水將他進來的路徑掃滌乾淨又着人尋訪常來下帖的差人將向日所送書儀并那罈泉酒發還與他那差人不敢隱匿遂即到縣裏去繳還不在話下却說汪知縣退到衙中夫人接着見他怒氣沖天問道你去赴宴如何這般氣惱汪知縣將其事說知夫人道這都是自取怪不得別人你是箇父母官橫行直撞少不得有人奉承如何屢屢卑污苟賤反去請教子民他總是有才與你何益今日討恁般怠慢可知好麼汪知縣又被夫

人搶白了幾句、一發怒上加怒、坐在交椅上、氣憤憤的半晌無語、夫人道、何消氣得、自古道、破家縣令、只這四箇字把汪知縣從睡夢中喚醒、放下了憐才敬士之心、須提起生事害人之念、當下口中不語、心下躊躇、尋思計策、安排盧生、必置之死地、方洩吾恨、當夜無話、汪知縣早衙已過、次日與一箇心腹令史進衙商議、那令史姓譚名遵、頗有才幹、慣與知縣通賍過付、是一箇積年猾吏、當下知縣先把盧柟得罪之事、敘過、次說要訪他過惡參之、以報其恨、譚遵道、老爺要與盧柟作對、不是輕舉妄動的、須尋得一件沒

躲閃的大事、坐在他身上、方可完得性命。那叅訪一
節、恐未必了事、在老爺反有干碍。汪知縣道：却是爲
何？譚遵道：盧柟與小人原是同里、曉得他多有大官
府往來、且又家私豪富、平昔雖則恃才狂放、却沒甚
違法之事、縱然拿了、少不得有天大分上、到上司處
挽回、決不至死的田地、那時懷恨挾讐、老爺豈不反
受其累？汪知縣道：此言雖是、但他恁地放肆、定有幾
件惡端、你去細細訪來、我自有處。譚遵答應出來、只
見外邊繳進原送盧柟的書儀、泉酒、汪知縣見了、轉
覺沒趣、無處出氣、遷怒到差人身上、說道不該收他

的回來打了二十毛板、就將銀酒都賞了差人、正是

勸君莫作傷心事　世上應多切齒人

話分兩頭、卻說浮丘山脚下、有箇農家、叫做鈕成、老婆金氏、夫妻兩口、家道貧寒、却又少些行止、因此無人肯把田與他耕種、歷年只在盧柟家做長工過日、二年前生了箇兒子、那些一般做工的、同盧家幾箇家人、鬥分子與他賀喜、論起鈕成恁般窮漢、只該辭了纔是、十分情不可却、稱家有無、胡亂請衆人喫三盃、可也罷了、不想他却去弄空頭、裝好漢、寫身子與盧柟家人盧才、借了二兩銀子、整箇大大筵席、款待

衆人鄰里盡送湯餅熱烘烘箇係管討主家行事外邊正喫得快活那得知孩子隔日被猫驚了這時了帳十分敗興不能勾盡歡而散那盧才肯借銀子與鈕成原懷着箇不良之念你道爲何因見鈕成老婆有三四分顏色指望以此爲繇要勾搭這婆娘誰知緣分淺薄這婆娘情願白白裏與別人做些交易偏不肯上盧才的椿兒反去學向老公說盧才怎樣來調戲鈕成認做老婆是箇貞節婦人把盧才恨入骨髓立意要賴他這項銀子盧才趕了年餘見這婆娘粧喬做樣料道不能勾上釣也把念頭休了一味索

銀兩下面缺了好幾兩、只是沒有、有人教盧才箇法兒道他年年在你家做長工、何不耐到發工銀時、一併扣清、可不乾淨、盧才依了此言、再不與他催討、等到十二月中、打聽了發銀日子、緊緊伺候、那盧才因產廣多、除了家人、顧工的也有整百、每年至十二月中、預發來歲工銀、到了是日、衆長工一齊進去領銀、盧楠恐家人們作弊、短少了衆人的、親自唱名親發、又賞一頓酒飯、喫箇醉飽、叩謝而出、剛至宅門口、盧才一把扯住鈕成、問他要銀、那鈕成一則還錢心痛、二則怕他調戲老婆、乘着幾盃酒興、反撒賴起來、將

銀塞在兜肚裏罵道狗奴才只欠得這些銀子。便生心來欺負老爺今日與你性命相搏。當胸撞一箇滿懷盧才不曾隄防。踉踉蹌蹌。倒退了十數步。幾乎跌上一交。惱動性子。趕上來便打。那句狗奴才却又犯了衆怒家人們齊道這廝恁般放潑。總使你的理直到底是我家長工。也該讓我們一分。怎地欠了銀子。反要行兇。打這狗亾入。齊擁上前亂打。常言道雙拳不敵四手鈕成獨自一箇。如何抵當得許多人。著實受了一頓拳脚。盧才看見銀子藏在兜肚中。扯斷帶子。奪過去了。衆長工再三苦勸。方纔住手。推著鈕成

回家、不道盧柟在書房中隱隱聽得門首喧嚷、管門的查問、他的家法最嚴、管門的恐怕連累、從實稟說、盧柟即叫盧才進去、說道我有示在先家人不許擅放私債、盤算小民、如有此等、定行追還原券、重責逐出、你怎麼故違我法、却又截搶工銀、行兇打他、這等放肆可惡、登時追出兜肚銀子、并那紙文契、打了二十、逐出不用、分付管門的、鈕成來時、着他來見我領了銀券去、管門的連聲答應出來、不題、且說鈕成剛喫飽得酒食、受了這頓拳頭腳尖、銀子原被奪去、轉思轉惱、愈想愈氣、到半夜裏、火一般發熱起來、覺

道心頭悵悶難過次日便爬不起到第二日早上對老婆道我覺得身子不好、莫不要死、你快去叫我哥哥來商議「古道無巧不成話、元來鈕成有个嫡親哥子鈕文正、賣與、令史、譚遵、家爲奴、金氏平昔也曾到譚家幾次、路徑已熟、故此教他去叫、當下金氏听見老公說出要死的話、心下着忙、帶轉門兒冒着風寒、一徑往縣中去尋鈕文、那譚遵四處察訪盧柟的事過、並無一件、知縣又再三催促、到是个兩難之事、這一日正坐在公廨中、只見一个婦人慌慌張張的走入來擧目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家人鈕文的弟婦、

金氏向前道了萬福、問道請問令史、我家伯伯可在麼、譚遵道、到縣門前買小菜、就來、你有甚事恁般驚惶、金氏道、好教令史知得、我丈夫前日與盧監生家人盧才費口、夜間就病起來、如今十分沉重、特來尋伯伯去商量、譚遵聞言、不勝喜歡、佯問道且說爲甚、與他家費口、金氏即將與盧才借銀起、直至相打之事、細細說了一遍、譚遵道、原來恁地、你丈夫沒事便罷、倘有些山高水低、急來報知、包在我身上、與你出氣、還要他一注大財鄉、教你下半世快活、金氏道若得令史張主、可知好麼、正說間、盤文已到、金氏將這

事說知、一齊同去。臨出門，諄諄囑付道：「如有变故，速速來報。」鈕文應允，離了縣中，不消一个時辰，早到家中。推門進去，不見一些声息。到牀上看時，把二八嚇做一跳，元來直僵僵挺在上面，不知死過幾時了。金氏便號淘大哭起來。正是

夫妻本是同林鳥　　大限來時各自飛

那些東隣西舍，聽得哭聲，都來觀看，齊道：「虎一般的後生，活活打死了，可憐可憐。」鈕文對金氏說道：「你且莫哭，同去報與我主人，再作區處。」金氏依言，鎖了大門，囑付隣里看覷則个，跟着鈕文就走。那隣里中商

議道、他家一定去告狀了、這方人命重情、我們也須呈明、脫了干係、隨後也往縣裡去呈報、其時遠近村坊、盡知鈕成已死、早有人報與盧柟、那盧柟原是疎略之人、兩日鈕成不去領這銀券、連其事却也忘了、及至聞了此信、即差人去尋獲盧才送官、那知盧才、听見鈕成死了、料道不肯干休、已先桃之夭夭、不在話下、且說鈕文金氏、一口氣跑到縣裡、報知譚遵、譚遵大喜、悄悄的先到縣中稟了知縣、出來與二人說明、就稱教了說話、流水寫起狀詞、單告盧柟強占金氏不遂、將鈕成搶歸打死、教二人擊鼓叫冤、鈕文依

了家主，領着金氏不管三七念一，執了一塊木柴把鼓亂敲，口內一片聲叫喊救命，衙門差役自有譚遵分付，竝無攔阻，汪知縣听得擊鼓，即時升堂，喚鈕文金氏至案前，纔看狀詞，恰好地踌也到了，知縣專心在盧柟身上，也不看地踌呈子，是怎樣情繇，假意問了幾句，不等發房，即時出籤差人，提盧柟立刻赴縣公差又受了譚遵的叮囑，說大爺惱得盧柟要緊，你們此去只除婦女孩子，其餘但是男子，漢盡數拿來衆皂快素知知縣與盧監生有仇，况且是个大家，若還人少，進不得他大門，遂聚起三兄四弟，共有四五

十人分明是一羣猛虎、此時隆冬、日短天已傍晚、彤雲密布、朔風凛冽、好不寒冷、譚遵要奉承知縣、陪出酒漿、與衆人先發个興頭、一家點起一根火把、飛奔至盧家門首、發一聲喊、齊搶入去、逢着的便拿、家人們不知爲甚、嚇得東倒西歪、兒啼女哭、没奔一頭處、盧柟娘子正同着丫鬟們在房中圍爐、向火忽聞得外面人聲鼎沸、只道是漏了火、急叫丫鬟們觀看、尚未動步、房門口早有家人報道、大娘不好了、外边無數人執着火把、打進來也、盧柟娘子还認是強盗來打切、驚得三十六个牙齒死格磴的相打、慌忙叫丫

鬟快閉上房門、言猶未畢、一片火光、早已擁入房裏、那些丫頭們奔走不迭、只叫大王爺饒命、衆人道胡說我們是本縣大爺差來拿盧柟的、什麽大王爺、盧柟娘子見說這話、就明白向日丈夫怠慢了知縣、今日尋事故來擾害、便道既是公差、難道不知法度的我家總有事在縣、量來不過戶婚田土的事罷了、須不是大逆不道、如何白日裡不來、黑夜間率領多人、明火執杖打入房幃、乘机搶刼、明日到公堂上去講、議得何罪、衆公差道、只要還了我盧柟、但憑到公堂上去講、遂滿房遍搜一過、只揀器皿寶玩取勾像意、

方纔出門又打到別个房裡把姬妾們都驚得躲入床底下去各處搜到不見盧柟料想必在園上一斉又赶入去盧柟正與四五个賓客在煖閣上飲酒小優兩傍吹唱恰好差去拿盧才的家人在那里回話又是兩个乱喊上樓報道相公禍事到也盧柟帶醉問道有何禍事家人道不知爲甚許多人打進大宅搶刼東西遇着的便被拿住今已打入相公房中去了衆賓客被這一驚一滴酒也無了斉道這是爲何可去看來便要起身盧柟全不在意反攔住道由他自攏我們且喫酒莫要敗興快斟熱酒來家人跌足

道相公外邊恁般荒乱如何還要飲酒說聲未了忽見樓前一派火光閃爍衆公差蜂擁上樓唬得那幾个小優滿樓亂滾無處藏躲盧柟大怒喝道甚麽人敢到此放肆叫人快拿衆公差道本縣大爺請你說話只怕拿不得的一條索子套在頭裡道快走快走盧柟道我有何事這等無禮偏不去衆公差道老賓說向日請便請你不動如今拿到要拿去的牽着衣子推的推扯的扯擁下樓來家人共拿了十四五个衆人還想連賓客都拿內中有人認得俱是貴家公子又是有名頭秀才遂不敢去惹他一行人離了園

衆、等踏開妙紗直至縣裡、這幾个賓客放心不下、蹤來觀看、縣邊的家人、逕自出頭、奉着主母之命、將了銀兩趕來、央人使用打探、不在話下、且說汪知縣在堂等候、堂前灯籠火把、照耀渾如白晝、四下絕不聞一些人聲、衆公差押盧柟等直至丹墀下、衆目看那知縣滿面殺氣、分明坐下个閻羅天子、兩行隸卒排列、也與牛頭夜叉無二、家人們見了這个威勢、一个个膽戰心驚、衆公差跑上堂禀道、盧柟一起拿到了、將一干人帶上月臺、齊齊跪下、鈕文金氏另跪在一邊、惟有盧柟挺然居中而立、汪知縣見他不跪、

細看了一看冷笑道是一个土豪見了官府猶恁般無狀在外安得不肆行無忌我且不與你計較暫請到監裡去坐一坐盧柟倒走上三四步橫挺着身子說道就到監裡去坐也不妨只要說个明白我得何罪昏夜差人抄沒知縣道你强占良人妻女不遂打死鈕成這罪也不小盧柟聞言微微笑道我只道有甚天大事情元來爲鈕成之事據你說止不過要我償他命罷了何須大驚小怪但鈕成原係我家傭奴與家人盧才角口而死却與我無干即使是我打死亦無死罪之律若必欲借彼證此橫加無影之罪以

[illegible]人於
略公論
[illegible]

雪私忿我盧柟不難屈承只怕公論難泯汪知縣大怒道你打死平人昭然耳目却冐認爲奴汚衊問官抗拒不跪公堂之上尚敢如此狂妄平日豪橫不問可知矣今且勿論人命眞假只抗逆父母官該得何罪喝教拿下去打衆公差齊聲答應趕向前一把揪翻盧柟喝道士可殺而不可辱我盧柟堂堂漢子何惜一死却要用刑任憑要我認那一等罪無不如命不消責罰衆公差那里錄他做按倒在地打了三十知縣喝教住了并家人齊發下獄中監禁鈕成尸首着地方買棺盛殮發至官壇候驗鈕文金氏干証

人等召保听審盧柟打得血肉淋漓兩个家人扶着一路大哭走出儀門這幾个朋友上前相迎家人們還恐怕來拿遠遠而立不敢近身衆友問道爲甚事就到杖責盧柟道並無別事汪知縣公報私仇借家人盧才的假人命、粧在我名下要加个小小罪衆友驚駭道不信有此等奇冤內中一友道不打緊待小弟回去與家父說了、明日拉合縣鄉紳孝廉與縣公講明料縣公難滅公論自然開釋盧柟道不消兄等費心、但憑他怎地擺布罷了、只有一件緊事煩到家間說一聲教把酒多送幾罈到獄中來衆友道如

令酒也該少飲盧柟嘆道人生貴在適意貧富榮辱俱身外之事于我何有難道因他要害我就不飲酒了這是一刻也少不得的正在那里說話一个獄卒推着背道快進獄去有話另日再說那獄卒不是別人叫做蔡賢也是汪知縣得用之人盧柟睜起眼喝道哇可惡我自說話與你何干蔡賢也焦躁道阿呀你如今是在官人犯了這樣公子氣質且請收起用不着了盧柟大怒道什麼在官人犯就不進去便怎麼蔡賢還要回話有幾个老成的將他推開做好做反勸盧柟進了監門衆友也各自回去盧柟家人自

歸家問覆妻母、不在話下、元來盧柟出衙門時、譚遵緊隨在後、察訪這些說話、一句句所得明白、進衙報與知縣、知縣到次早、只說有病、不出堂理事、衆鄉官來時、門上人連稟也不受、至午後、忽地升堂、喚齊金氏一干人犯、并仵作人等、監中吊出盧柟主僕、徑去檢驗鈕成尸首、那仵作人已知縣主之意、輕傷盡報做重傷、地隣也理會得知縣要與盧柟作對、齊咬定盧柟打死、知縣又與盧柟將出鈕成傭工文券、只認做假的、盡皆扯碎、嚴刑拷逼、問成死罪、又加二十大板、長枷手杻、下在死囚牢裏、家人們一槩三十、滿徒

三年召保所供贓發落金氏領文干証人等發回寧家尸棺俟詳轉定奪將招繇疊成文案并盧柟抗逆不跪等情細細開載在內備文申報上司雖衆鄉紳力爲申理知縣執意不從有詩爲証

縣令從來可破家　冶長非罪亦堪嗟
福堂今日容高士　名圃無人理百花

且說盧柟本是貴介之人生下一个膿窠瘡兒就要請醫家調治的如何經得這等刑杖到得獄中昏迷不醒幸喜合監的人知他是个有錢主兒奉承不暇流水把膏藥末藥送來家中妹子又請太醫來調治

外修內備不勾一月平服如舊、那些親友絡繹不絕到監中探問獄卒人等已得了銀子、歡天喜地、繇他們直進直出並無攔阻、內中單有蔡賢是知縣心腹如飛稟知縣主驀地到監點閘搜出五六人來、却都是有名望的舉人秀士不好將他難爲、教人送出獄門又把盧柟打上二十四五个獄卒、一槩革責那獄卒們明知是蔡賢的緣故、咬牙切齒因是縣主得用之人誰敢與他計較、那盧柟平日受用的高堂大廈錦衣玉食眼內見的是竹木花卉、耳中聞的是笙簫細樂、到了晚間嬌姬美妾、倚翠偎紅、似神仙般散誕

的人如今坐于獄中住的都是鑽頭不進半塌不倒的房子眼前見的無非死犯重囚語言嘈雜面目兇頑分明一班妖魔鬼怪耳中聞的不過是脚鐐手杻鐵鏈之聲到了晚間提鈴喝號擊柝鳴鑼唱那歌兒何等凄慘他雖是豪邁之人見了這般景像也未免覩物傷情恨不得脅下頃刻生出兩个翅膀飛出獄中又恨不得提把板斧劈開獄門連衆犯也都放走一念轉着受辱光景毛髮倒竪恨道我盧柟做了一世好漢却送在這个惡賊手裡如今陷于此間怎能勾出頭日子脫然再得出去亦有何顏見人要這性

命何用不如尋个自盡到得乾淨又想道不可不可昔日成湯文王有夏臺羑里之囚孫臏馬遷有刖足腐刑之辱這幾个都是聖賢尚恐辱待將我盧枏豈可短見却又想道我盧枏相知滿天下身列縉紳者也不少難道急難中就坐觀成敗還是他們不曉得我受此奇冤須索寫書去通知教他們到上司處挽回遂寫起若干書啓差家人分頭投遞那些相知也有見任也有林下見了書札無不駭然也有直達汪知縣要他寬罪的也有托上司開招的那些上司官一來也曉得盧枏是當今才子有心開釋都把招詳

駁下縣裡回書中又露個題目，教盧柟家屬前去告狀，轉批別衙門開招出罪。盧柟得了此信，心中暗喜，即教家人徃各上司訴冤。果然都批發本府理刑勘問。理刑官已先有人致意，不在話下。卻說汪知縣幾日間連接數十封書札，都是與盧柟求解的，正在躊躇，忽見各上司招詳又都駁轉。過了幾日，理刑廳又行牌到縣弔卷提人，已明知上司有開招放他之意。心下老大驚懼，想道：這廝果然神通廣大，身子坐在獄中，怎麼各處關節已是布置到了。若此番脫漏出去，如何饒得我過。一不做，二不休，若不斬草除根，究

有後患當晚差譚遵下獄教獄卒蔡賢拿盧柟到隱僻之處遍身鞭朴打勾半死推倒在地縛了手足把个土囊壓住口鼻那消一个時辰嗚呼哀哉可憐滿腹文章到此冤沉獄底正是

英雄常抱千年恨　風木寒烟空斷魂

話分兩頭却說濬縣有个巡捕縣丞姓董名紳貢士出身任事彊幹用法平恕見汪知縣將盧柟屈陷大辟十分不平只因官卑職小不好開口每下獄查點便與盧柟談論兩下遂成相知那晚恰好也進監巡視不見了盧柟問眾獄卒時都不肯說惱動性子一

片聲喝打、方纔低低說大爺差譚令史來討氣絕已拿向後邊去了、董縣丞大驚道、大爺乃一縣父母、那有此事、必是你們這些奴才索詐不遂、故此謀他性命、快引我去尋來、衆獄卒不敢違逆、直引至後邊一條夾道中、劈面撞着譚遵蔡賢、喝教拿住、上前觀看、只見盧柟仰在地上、手足盡皆綁縛、面上壓个土囊、董縣丞叫左右提起土囊、高聲叫喚、也是盧柟命不該絕、漸漸甦醒、與他解去繩索、扶至房中、尋些熱湯喫了、方能說話、乃將譚遵指揮蔡賢打駡謀害情繇、說出、董縣丞安慰一番、教人伏事他睡下、然後帶譚

邊二人到於縣上、思想這事、雖出是縣主之意、料今敗露、也不敢承認、欲要拷問譚遵、又想他是縣主心腹、只道我不存體面、反爲不美、單喚過蔡賢、要他招承、與譚遵索詐不遂、同謀處柟性命、那蔡賢初時只推縣主所遣、不肯招承、董縣丞大怒、喝教夾起來、那衆獄卒因蔡賢向日報縣主來問監打了板子、心中懷恨、尋過一副極短極緊的夾棍、纔套上去、就喊叫起來、連稱願招、董縣丞即便教住了、衆獄卒恨着前日的毒氣、只做不听見、倒務命收緊、夾得蔡賢叫爹叫娘、連祖宗十七八代盡叫出來、董縣丞連聲喝住、

方纔放了、把紙筆要他親供、蔡賢只得依着董縣丞說話供招、董縣丞將來袖過、分付衆獄卒、此二人不許擅自釋放、待我見過大爺、然後來取、起身出獄、回衙、連夜倂了文書、次早汪知縣升堂、便去親遞、汪知縣因不見譚遵回覆、正在疑惑、又見董縣丞呈說這事、暗喫一驚、心中雖恨他沖破了網、却又奈何他不得、看了文書、只管搖頭、恐沒這事、董縣丞道、是晚生親眼見的、怎說沒有、堂尊若不信、喚二人對狀便了、那譚遵猶可恕、這蔡賢最是無理、連堂尊也還污衊、若不究治、何以警戒後人、汪知縣被道着心事、滿面

通札生怕傳揚出去壞了名聲只得把蔡賢問徒發遣自此懷恨董縣丞尋兩件風流事過犯與上司罷官而去此是後話不題再說汪知縣因此誅不諧遂具揭呈送各上司又差人往京中傳送要道之人大抵說盧柟恃富橫行鄉黨結交勢要打死平人抗送問官營謀關節希圖脫罪把情節做得十分利害無非要張揚其事使人不敢救援又教譚遵將金氏出名連夜刻起兇單遍處粘帖布置停當然後備文起解到府那推官原是沒擔當懦怯之輩見了知縣揭帖并金氏兇單果然恐怕是非不敢開招照舊申報

上司大凡刑獄經過理刑問結別官就不敢改動盧柟指望這番脫離牢獄誰道反坐實了一重死案依舊發下濬縣獄中監禁還指望知縣去任再圖昭雪那知汪知縣因扳翻了个有名富豪京中多道他有風力到得了个美名行取入京陞為給事之職他已居當道盧柟總有通天攝地的神通也沒人敢翻他招案有一巡按御史樊某憐其冤枉開招釋罪汪給事知道授意與同科官劾樊巡按一本說他得了賄賂賣放重囚罷官回去着府縣原拿盧柟下獄因此後來上司雖知其冤誰肯捨了自己官職出他的罪

名光陰迅速盧柟在獄不覺又是十有餘年經了兩个縣官那時金氏鈕文雖都病故汪給事却陞了京堂之職威勢正盛盧柟也不做出獄指望不道災星將退那年又選一个新知縣到任只因這官人來有分教

此日重陰方啓照　今朝甘露不成霜

却說濬縣新任知縣姓陸名光祖乃浙江嘉興府平湖縣人氏那官人胸藏錦繡腹隱珠璣有經天緯地之才濟世安民之術出京時汪公曾把盧柟的事相囑心下就有些疑惑想道雖是他舊任之事今已年

陸公子孫[illegible]

欠與他還有甚相干許謬教諭其中必有緣故到任之後訪問邑中縉紳都爲稱枉叙其得罪之繇陸公還恐盧楠是个富家央浼下的未敢全信又四下暗暗體訪所說皆同乃道既爲民上豈可以私怨羅織陷人大辟欲要申文到上司與他昭雪又想道若先申上司必然行查駁勘便不能決截了事不如先開釋了然後申報遂吊出那宗卷來細細查看前後招繇並無一毫空隙反覆看了幾次想道此事不得盧才如何結案乃出百金爲信賞錢立限與捕役要拿

[illegible]

筆批云

審得鈕成以領工食銀於盧柟家爲盧才叩債以致爭鬬則鈕成爲盧氏之雇工人也明矣雇工人亦無家翁償命之理況放債者不叩債者不厮打者亦不釋才坐柟律何稱焉才遁不到官累及家翁死有餘辜擬抵不枉盧柟久於獄亦一時之厄也相應釋放云云

當日監中取出盧柟當堂打開枷杻釋放回家合衙門人無不驚駭就是盧柟也出自意外甚以爲異陸公備起申文把盧才起釁根繇并受枉始末一一開

敘親至府中相見按院呈遞按院看了申文道他擬行開釋必有私弊問道聞得盧柟家中甚富賢令獨不避嫌乎陸公道知縣但知奉法不知避嫌但知問其枉不枉不知問其富不富若是不枉夷齊亦無生理若是枉陶朱亦無死法按院見說得詞正理直更不再問乃道昔張公爲廷尉獄無冤民賢令近之矣敢不領教陸公辭謝而出不題且說盧柟回至家中合門慶幸親友盡來相賀過了數日盧柟差人打听陸公已是回縣要去作謝他却也素位而行換了青衣小帽娘子道受了陸公這般大德大恩須當生禮

物去謝他便好盧柟道我看陸公所為是个有肝膽的豪傑不比那齷齪貪利的小輩若送禮去反輕褻他了娘子道怎見得是反為輕褻盧柟道我沉究十餘載上官皆避嫌不肯見原陸公初蒞此地即廉知枉毅然開釋此非有十二分才智十二分膽識安能如此今若以利報之正所謂故人知我我不知故人也如何使得即輕身而往陸公因他是个才士不好輕慢請到後堂相見盧柟見了陸公長揖不拜陸公暗以為奇也還了一禮遂教左右看坐門子就扯把椅子放在傍邊看官你道有恁樣奇事那盧柟乃久

[illegible]

滯的罪人虧陸公救拔出獄此是再生恩人就磕穿頭也是該的他卻長揖不拜若論別官府見如此無禮心上定然不樂了那陸公毫不介意反又命坐可見他度量寬洪好賢極矣誰想盧柟見教他傍坐倒不悅起來說道老父母但有成罪的盧柟沒有傍坐的。盧柟。陸公聞言即走下來重新敘禮說道是學生得罪了、即遜他上坐兩下談今論古十分款洽只恨相見之晚遂爲至友有詩爲証

昔聞長揖大將軍　今見盧生抗陸君
夕釋桁楊朝上坐　丈夫意氣薄青雲

話分兩頭、却話汪公聞得陸公釋了盧柟、心中不忿、又托心腹連按院劾上一本、按院也將汪公爲縣令時挾怨誣人、始末、細細詳辯一本、倒下聖旨、將汪公罷官回去、按院照舊供職、陸公安然無恙、那時譚遵已省祭在家、專一挑寫詞狀、陸公廉訪得實、叅了上司、拿下獄中、問邊遠充軍、盧柟從此自謂餘生、絕意仕進、益放於詩酒、家事漸漸淪落、絕不爲意、再說陸公在任、分文不要、愛民如子、況又發奸摘隱、剔清利弊、奸宄弭伏、盜賊屏跡、合縣遂有神明之稱、聲名振于都下、只因不附權要、止遷南京禮部主事、離任之

只士民攀轅卧轍泣聲盈道送至百里之外那盧柟直送五百餘里兩下依依不舍歔欷而別後來陸公累官至南京吏部尚書盧柟家已赤貧乃南遊白下依陸公爲主陸公待爲上賓每日供其酒資一千縱其遊玩山水所到之處必有題咏都中傳誦一日遊采石李學士祠遇一赤脚道人風致飄然盧柟邀之同飲道人亦出葫蘆中玉液以酌盧柟柟飲之甘美異常問道此酒出於何處道人答道此酒乃貧道所自造也貧道結菴於廬山五老峯下居士若能同遊當恣君斟酌耳盧柟道既有美醞何憚相從即刻

而此不
古人同

李學士祠中作書完謝陸公不攜行李題着那赤脚道人而去陸公見書嘆道脩然而來脩然而去以乾坤爲逆旅以七尺爲浮蝣眞狂士也屢遣人於廬山五老峰下訪之不獲後十年陸公致政歸田　朝廷遣官存問陸公使其次子往京謝恩從人見之於京都街問陸公安否或云遇仙成道矣後人有詩讚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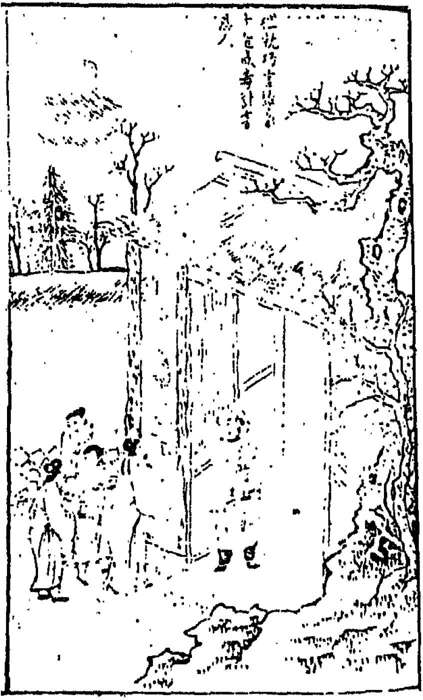
命蹇英雄不自繇　獨將詩酒傲公侯
一絲不挂飄然去　贏得高名萬古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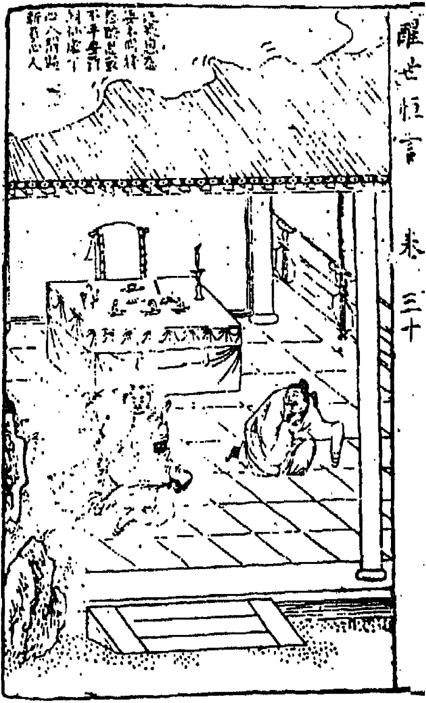
後人又有一詩警戒文人莫學盧公以傲取禍詩曰

酒癖詩狂傲骨兼　高人每得俗人嫌

勸人休蹈盧公轍　凡事還須學謹嚴

醒世恒言


卜巨成毒計害


從來恩怨要分明
將怨酬恩最不平
安得劍仙床下士
人間遍取負心人

第三十卷

李汧公窮邸遇俠客

世事紛紛如奕棊　輸贏變幻巧難窺
但存方寸公平理　恩怨分明不用疑

話說唐玄宗、天寶年間、長安有一士人、姓房、名德、生得方面大耳、偉幹豐軀、年紀三十以外、家貧落魄、十分淹蹇、全虧着渾家貝氏、紡織度日、時遇深秋天氣、頭上還裹着一頂破頭巾、身上穿着一件舊葛衣、那葛衣又逐縷縷開了、却與蓑衣相似、思想天氣漸寒、這般模樣怎生見人、知道老婆餘得兩疋布兒欲要討

[illegible]

來做件衣服誰知老婆原是小家子出身器量最狹却又配着一副悍毒的狠心腸那張嘴頭子又巧于應變賽過刀一般快憑你什麽事高來高就低來低對死的也說得活起來活的也說得死了去是一個翻唇弄舌的婆娘那婆娘看見房德沒甚活路靠他喫死飯常把老公欺負房德因不遇時說嘴不響每事只得讓他漸漸的有幾分懼內是日貝氏正在那里思想老公恁般狼狽如何得個好日却又怨父母嫁錯了對頭擔了終身心下正是十分煩惱恰好滿在氣頭上乃道老大一個漢子沒處尋飯喫靠着女

人過日、如今連衣服都要在老娘身上出豁、說出來可不羞麼、房德被搶白了這兩句、滿面羞慚、事在無奈只得老着臉低聲下氣道娘子一向深虧你、的氣力、感激不盡但目下雖是落薄、少不得有好的日子、權借這布與我、後來發積時、大大報你的情罷、貝氏搖手道、你的甜話兒、哄得我多年了、信不過這兩疋布、老娘自要做件衣服過寒的、休得指望、房德布又取不得、反討了許多沒趣、欲待廝鬧一場、只怕老婆嘴舌又利、喉嚨又响、恐被鄰家听見、反粧幌子、敢怒而不敢言、嘆口氣、撞出門去、指望尋個相識告借走

了大半日，一無所遇。那天却又與他做對頭，偏生的忽地發一陣風雨起來，這件舊葛衣被風吹得颼颼如落葉之聲，就長了一身寒栗子，冒着風雨奔向前面一古寺中躲避。那寺名爲雲華禪寺。房德跨進山門看時，已先有個長大漢子，坐在左廊檻上。殿中一個老僧誦經。房德便向右廊檻上坐下，呆呆的看着。天上那雨漸漸止了，暗道這時不走，只怕少刻又大。起來，却待轉身，忽掉過頭來，看見墻上畫一隻餓鳥，翎毛兒、翅膀兒、足兒、尾兒，件件皆有，單單不畫鳥頭。天下有恁般空腔子的人，自己饑寒尚且難顧，有甚

心腸却評品這畫的鳥來、想道常聞得人說畫鳥先畫頭這畫法、怎與人不同、却又不畫完、是甚意故、一頭想、一頭看、轉覺這鳥畫得可愛、乃道、我雖不曉此道、諒這鳥頭也没甚難處、何不把來續完、即往殿上與和尚借了一枝筆、蘸得墨飽、走來將鳥頭畫出、却也不十分醜、自覺歡喜道、我若學丹青、到可成得剛畫時、左廊那漢子就挺過來觀看、把房德上下仔細一相、咲容可掬、向前道、秀才借一步說話、房德道、足下是誰、有甚見教、那漢道、秀才不消細問、同在下去、自有好處、房德正在窮困之際、聽見說有好處、不

勝之喜、將筆還了和尚、把破葛衣整一整、隨那漢子前去、此時風雨雖止、地上好生泥濘、却也不顧、離了雲華寺、直走出昇平門、到樂遊原傍邊、這所在最是冷落、那漢子向一小角門上連叩三聲、停了一回、有个人開門出來、也是个長大漢子、看見房德亦甚歡喜、上前聲喏、房德心中疑道、這兩個漢子是何等樣人、不知請我來有甚好處、問道、這里是誰家、二漢答道、秀才到裡邊便曉得、房德跨入門裡、二漢原把門撑上、引他進去、房德看時、荊蓁滿目、衰草漫天、乃是个敗落花園、灣灣曲曲、轉到一个半塌不倒的亭子

上裡邊又走出十四五個漢子、一個個拳長臂大、面貌猙獰、見了房德、盡皆滿面堆下笑來、道、秀才請進、房德暗自驚駭、道、這班人來得蹺蹊、且看他有甚話說、衆人迎進亭中、相見已畢、遜在板凳上坐下、問道秀才尊姓、房德道、小生姓房、不知列位有何說話、起初同行那漢道、實不相瞞、我衆弟兄乃江湖上豪傑專做這件沒本錢的生意、只爲俱是一勇之夫、前日幾乎弄出事來、故此對天禱告、要覓個足智多謀的好漢、讓他做個大哥、聽其指揮、適來雲華寺牆上畫不完的禽鳥、便是衆弟兄對天禱告、設下的誓願、取

羽、翼、俱、全、單、少、頭、兒、的、意、思、若、合、該、與、陸、天、遣、个、英、雄、好、漢、補、足、這、鳥、便、迎、請、來、爲、頭、等、候、數、日、未、得、其、人、且、喜、天、隨、人、願、今、日、遇、着、秀、才、恁、般、魁、偉、相、貌、一、定、智、勇、兼、備、正、是、眞、命、寨、主、了、衆、兄、弟、今、後、任、憑、調、度、保、个、終、身、安、穩、快、活、可不好麽、對衆人道、快去宰殺牲口、祭拜天地、內中有三四个一溜烟跑向後邊去了、房德聞言、道、原來這班人都是一夥強盜、我乃淸淸白白的人、如何做恁樣事、答道、列位壯士在上、若要我做別事則可、這一樁實不敢奉命、衆人道、都是爲何、房德道、我乃讀書之人、還要巴个出身日子、

怎肯幹這等犯法的勾當衆人道秀才所言差矣方今楊國忠爲相賣官鬻爵有錢的便做大官除了錢時就是李太白恁樣高才也受了他的惡氣不能得中若非辨識番書恐此時還是個白衣秀士哩不是自犯秀才說看你身上這般光景也不像有錢的如何指望官做不如從了我們大碗酒大塊肉整套穿衣論秤分金且又讓你做個掌盤何等快活散誕倘若有些氣象時據着個山寨稱孤道寡也繇得你房德沉吟未荅那漢又道秀才十分不肯時也不敢相強但只是來得去不得不從時便要壞你性命這却

真個都向靴裏颼的拔出刀來嚇得房德魂不附體倒退下十數步來道列位莫動手容再商量衆人道從不從一言而決有甚商量房德想道這般荒僻所在若不依他豈不白白送了性命有那個知得且哄過一時到明日脫身去出首罷算計已定乃道多承列位壯士見愛但小生平昔膽怯恐做不得此事衆人道不打緊初時便膽怯做過幾次就不覺了房德道既如此只得順從列位衆人大喜把刀依舊納在靴中道即今已是一家當以弟兄相稱了快將衣服來與大哥換過好拜天地便進去捧出一套錦衣一

頂新唐巾一雙新靴房德着扮起來威儀比前更是不同衆人齊聲喝采道大哥這個人品莫說做掌盤就是皇帝也做得過古語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房德本來是個貧士這般華服從不曾着體如今忽地煥然一新不覺移動其念把衆人那班說話細細一味轉覺有理想道如今果是楊國忠爲相賄賂公行不知埋沒了多少高才絕學像我恁樣平常學問與個如何能勾官做若不得官終身貧賤反不如這班人受用了又想起見今恁般深秋天氣還穿着破葛衣與渾家要疋布兒做件衣服尚不能勾及至仰告

親識又並無一個肯慨然週濟看起來到是這班人義氣與他素無相識就把如此華美衣服與我穿着又推我爲主便依他們胡做一場到也落得半世快活却又想道不可不可倘被人拿住這性命就休了正在胡思亂想把腸子攪得七橫八豎疑惑不定只見衆人忙擺香案擡出一口猪一腔羊當天排列連房德共是十八個好漢一齊跪下拈香設誓歃血爲盟祭過了天地又與房德八拜爲交各叙姓名少頃擺上酒餚請房德坐了第一席肥甘美醖恣意飲啖房德日常不過黃虀淡飯尚且自不全周或覓得些

打楊國忠節[illegible]者有[illegible]不[illegible]也

酒肉也不能勾趁心醉飽今日這番受用喜出望外且又衆人輪流把盞大哥前大哥後奉承得眉花眼笑起初還在欲爲未爲之間到此時便肯死心塌地做這椿事了想道或者我命裡合該有些造化遇着這班弟兄扶助眞个弄出大事業來也未可知若是小就時只做兩三次尋了些財物卽便罷手料必無人曉得然後去打楊國忠的關節覓得个官兒豈不美哉萬一敗露已是享用過頭便喫刀喫剮亦所甘心也強如擔饑受凍一生做個餓莩有詩爲証

風雨蕭蕭夜正寒　扁舟急槳上危灘

也知此去波濤惡　只爲饑寒二字難

衆人盃來盞去直喫到黃昏時候一人道今日大哥初聚何不就發个利市衆人齊聲道言之有理還是到那一家去好房德道京都富家無過是延平門王元寶這老兒爲最況且又在城外沒有官兵廵邏前後路徑我皆熟慣上這一處就抵得十數家了不知列位以爲何如衆人喜道不瞞大哥說這老兒我們也在心久了只因未得其便不想卻與大哥暗合足見同心即將酒肴收過取出硫磺焰硝火把器械之類一齊紮縛起來但見

白布羅頭、幫鞋兜脚、臉上抹黑、搽紅、手內提刀、持斧、袴裩剛過膝、半拴裹肚、衲襖邦齊、腰繫纏搭膊、一隊么魔來世界、數羣虎豹入山林

衆人結束停當、挨至更餘天氣、出了閶門、將門反撑好了、如疾風驟雨而來、這延平門離樂遊原約有六七里之遠、不多時就到了、且說王元寶乃京兆尹王鉷的族兄、家有敵國之富、名聞天下、玄宗天子亦嘗召見、三日前被小偷竊了若干財物、告知王鉷、責令不良人捕獲、又撥三十名健兒防護、不想房德這班人晦氣正撞在網裡、當下衆強盜取出火種、引着火

把照耀渾如白晝、輪起刀斧、一路砍門進去、那些防護健兒并家人等、俱從睡夢中驚醒、鳴鑼吶喊、各執棍棒上前擒拿、莊前莊後隣家聞得、都來救護、這班強盜見人已衆了、心下慌張、便放起火來、奪路而走、王家人分一半救火、一半追趕上去、團團圍住、衆強盜拚命來戰、殺傷了幾個莊客、終是寡不敵衆、被打翻數人、餘者儘力奔脫、房德亦在打翻數內、一齊綑穿索縛、等至天明、解進京兆尹衙門、王鉷發下畿尉推問、那畿尉姓李名勉、字玄卿、乃宗室之子、素性忠貞、尚義有經天緯地之才、濟世安民之志、只爲李林

甫楊國忠相繼爲相妬賢嫉能病國殃民屈在下僚不能施展其才這幾尉品級雖卑却是个刑名官兒凡捕到盜賊俱屬鞫訊上司刑獄悉委推勘故歷任的幾尉定是酷吏專用那周興來俊臣索元禮遺下有名色的極刑是那幾般名色有西江月爲證

犢子懸車可畏驢兒拔橛堪哀鳳凰曬翅命難
捱童子參禪魂捽玉女登梯景慘仙人獻果傷
哉獼猴鑽火不招來換個夜叉望海

那些酷吏一來仗刑立威二來或是權要囑托希承其旨每事不問情眞情枉一味嚴刑鍛鍊羅織成招

任你銅筋鐵骨的好漢、到此也膽喪魂驚、不知斷送了多少忠臣義士、惟有李勉與他爲不同、專尚平恕、一切慘酷之刑、置而不用、臨事務在得情、故此並無寃獄、那一日正值早衙、京尹發下這件事來、十來個強盜五六個殺傷莊客、跪做一庭、行兇刀斧、都堆在階下、李勉擧目看時、內中惟有房德人材雄偉、丰彩非凡、想道恁樣一條漢子、如何爲盜、心下就懷個矜憐之念、當下先喚巡邏的并王家莊客、問了被劫情繇、然後又問衆盜姓名、逐一細鞫、俱係當時就擒、不待用刑、盡皆欵伏、又招出黨羽窩穴、李勉即差下貟

人前去捕緝、問至房德、乃解到案前、含淚而言道

小人自幼業儒、原非盗輩、止因家貧無措、昨到親戚處告貸、爲雨阻于華雲寺中、被此輩以計誘、威偪入夥、出于無奈、遂將素鳥及人影前後事一一細訴、李勉已是惜其材貌、又見他說得情詞可憫、便有意釋放他、却又想一夥同罪、獨放一人、公論難泯、况是上司所委、如何回發、除非如此如此、乃假意叱喝下去、分付供上了枷杻、禁于獄中、俟拿到餘黨再問、砍傷莊客遣回調理、巡邏人記功有賞、發落衆人去後、即喚獄卒王太進衙、原來王太昔年因誤觸了本官、被

[illegible]以聖人豈有哉

誣搆成成罪也虧李勉審出、原在衙門服役、那王太感激李勉之德、凡有委托、無不盡力、爲此就參他做押獄之長、當下李勉分付道、適來強人、內有個房德、我看此人相貌軒昂、言詞挺拔、是個未遇時的豪傑、有心要出脫他、因礙着衆人、不好當堂明放、托在你身上、覷个方便、縱他逃走、取過三兩一封銀子、教他逓與贈爲盤費、速往遠處潛避、莫在近邊、又爲人所獲、王太道、相公分付、怎敢有違、但恐遺累衆獄卒、那如何處、李勉道、你放他去後、卽引妻小躲入我衙中、齋中文俱做于你的名下、衆人自然無事、你在我左

若做个親隨豈不勝如爲這賤役、王大道若得相公救留在衙伏侍萬分好了、將銀袖過急急出衙、來到獄中、對小牢子道新到囚犯未經刑杖莫教聚于一處恐弄出些事來、小牢子依言、遂將衆人四散分開王太獨引房德置在一个僻靜之處把本官美意細細說出、又將銀兩交與房德不勝感激道煩禁長哥致謝相公、小人今生若不能補報死當作犬馬報恩王太道相公一片熱腸救你、那指望報答、但願你此去改行從善莫負相公起死回生之德房德道多感禁長哥指教敢不佩領、捱到傍晚、王太眼同衆牢子

將衆犯盡上囚床第一个先從房德起然後挨次而去王太覷衆人正手忙腳亂之時捉空趕過來將房德放起開了枷鎖又把自己舊衣帽與他穿了引至監門口且喜內外更無一人來往急忙開了獄門攛他出去房德拽開腳步不顧高低也不敢回家挨出城門連夜而走心下思想多感畿尉相公救了性命如今投兀誰好想起當今惟有安祿山最爲天子寵任收羅豪傑何不投之遂取路直下范陽恰好遇着个故友嚴莊爲范陽長史引見祿山那時安祿山久畜異志專一招亡納叛見房德生得人材出衆談吐

投檢遂留于部下房德作了幾時暗地差人迎取妻子到彼不在話下正是

掙破天羅地網　撇開悶海愁城
得意盡誇今日　回頭却認前生

且說王太當晚只推家中有事要回分付衆牢子好生照管將匙鑰交付明白出了獄門來至家中收拾囊篋悄悄領着妻子連夜躲入李勉衙中不題且說衆牢子到次早放衆囚水火看房德時枷鎖撇在半邊不知幾時逃去了衆人都驚得面如土色叫苦不迭道恁樣緊緊上的刑具不知這死囚怎地掙脫逃

走了。却害我們喫屈官司。又不知從何處去的。四面張望。墻壁並不見塊專瓦落地。連泥屑也沒有一些奔道。這廝因昨日還與織尉相公說是初犯。到是個積年高手。內中一人道。我去報知王獄長。教他快去稟官作急緝獲。那人一口氣跑到王太家。見門閉着一片聲亂敲。那里有人答應。間壁一个隣家走過來道。他家昨夜亂了兩個更次。想是搬去了。牢子道。並不見王獄長說起遷居。那有這事。鄰家道。無過止這間屋兒。如何敲不應。難道壁从不成。牢子見說得有理。盡力把門撥開。原來把根木子反撐的。裡面止有

幾件粗重家火，並無一人。牢子道：却不作準他為甚麼也走了。這妖囚莫不到是他賣放的？你管是不是，且都推在他身上罷了。把門依舊帶上，也不回獄，徑望縣尉衙門前來。恰好李勉早衙理事，牢子上前禀知。李勉佯驚道：向來只道王太小心，不想恁般大膽，敢賣放重犯。料他也只躲在左近，你們四散去緝訪，獲到者自有重賞。牢子叩頭而出。李勉備文報府，王鉷以李勉疏虞防閑，以不職奏聞天子，罷官為民。一面懸榜捕獲房德、王太。李勉即日納還官誥，收拾起身，將王太藏于女人之中，帶回家去。

不因濟困扶危意　肯作藏亡匿罪人

李勉家道素貧、却又愛做清官、分文不敢妄取。及至罷任、依原是個寒士、歸到鄉中、親率童僕、躬耕而食、家居二年、有餘、貧困轉劇、乃別了夫人、帶着王太並兩个家奴、尋訪故知、由東都一路、直至河北、聞得故人顏杲卿新任常山太守、遂往謁之、路徑栢鄉縣過、這地方離常山尚有二百餘里、李勉正行間、只見一行頭踏、手持白棒、開道而來、呵喝道、縣令相公來、還不下馬、李勉引過半邊迴避、王太遠遠望見那縣令、上張皁盖、下乘白馬、威儀濟濟、相貌堂堂、仔細認時、

不是別个便是昔年釋放的房德乃道相公不消迯得這縣令就是房德李勉聞言心中甚喜道我說那人是个未遇時的豪傑今果然但不知怎地就得了官職欲要上前去問又想道我若問時此人只道曉得他在此做官來與索報了莫問罷分付王太禁聲把頭回轉讓他過去那房德漸漸至近一眼覷見李勉背身而立王太也在傍邊又驚又喜連忙止住從人跳下馬來向前作揖道恩相見了房德如何不喚一聲反掉轉頭去險些兒錯過李勉還禮道恐妨足下政事故不敢相通房德道說那里話難得恩相

至此，請到敝衙少叙。李勉此時鞍馬勞倦，又見其意殷勤，荅道：既承雅情，當暫話片時。遂上馬並轡而行。王太隨在後面。不一時，到了縣中，直至廳前下馬。房德請李勉進後堂，轉過左邊一个書院中來，分付從人不必跟入，止留一个心腹幹辦陳顏在門口伺候。一面着人整備上等筵席，將李勉四個生口發于後槽喂養，行李即教王太等擡將入去。又教人傳話衙中，喚兩个家人來伏侍。那兩个家人，一个教做路信，一个教做支成，都是房德爲縣尉時所買。且說房德爲何不要從人入去？只因他平日自稱是半刺房玄

齡之後在人前娓娓家世同僚中不知他的來歷信以爲真把他十分敬重今日李勉來至相見之間恐題起昔日爲盜這段情由怕衆人聞得傳說開去被人恥笑做官不起因此不要從人進去這是他用心之處當下李勉步入裏邊去看時卻是向陽一帶三間書室側邊又是兩間廂房這書室庭戶虛敞窗槅明亮正中掛一幅名人山水供一個古銅香爐爐內香烟馥郁左邊設一張湘妃竹榻右邊架上堆滿若于圖書沿窗一隻几上擺列文房四寶庭中種植許多花木鋪設得十分清雅這所在乃是縣令休沐之

處故爾愿報效且說房德攙李勉進了書房忙忙的掇過一把椅子居中安放請李勉坐下納頭便拜李勉急忙扶住道足下如何行此大禮房德道某乃待死之囚得恩相超拔又賜盤纏逃至此方有今日恩相即某之再生父母豈可不受一拜李勉是个忠正之人見他說得有理遂受了兩拜房德拜罷起來又向王太體說引他三人到廂房中坐地又叮嚀道備款卒詢問時切莫與他說昔年之事王太道不消分付小人理會肎得房德復身到書房中扯把椅兒打橫相陪道深蒙相公活命之恩日夜感激未

能酬報不意天賜至此相會李勉道足下一時被陷
吾不過因便斡旋何德之有乃承如此垂念獻茶已
畢房德又道請問恩相歷在何任得過敝邑李勉道
吾因釋放足下京尹論以不職罷歸鄉里家居無聊
故遨遊山水以暢襟懷今欲往常山訪故人顏太守
路經于此不想却遇足下且已得了官職甚慰鄙意
房德道元來恩相因某之故累及罷官某反苟顏竊
祿于此深切惶愧李勉道古人爲義氣上雖身家尚
然不顧區區卑職何足爲道但不識足下別後歸于
何處得宰此邑房德道某自脫獄逃至范陽幸遇故

人引見安節使，敘于幕下，甚蒙優禮。半年後，即署此縣尉之職。近以縣主身故，遂表某爲令。自愧譾陋，非才濫叨民社，還要求恩相指教。李勉雖則不在其位，却素聞安祿山有反叛之志，今見房德乃是他表舉的官職，恐其後來黨逆，故就他請教上，把言語去規諷道：做官也沒甚難處，但要上不負朝廷，下不害百姓。遇着死生利害之處，總有鼎鑊在前，斧鑕在後，亦不能奪我之志。切勿爲匪人所惑，小利所誘，頓爾改節，雖或僥倖一時，實是貽笑千古。足下立定這个主意，莫說爲此縣令，就是宰相，亦儘可做得過。房德謝

道恩相金玉之言、某當終身佩銘、兩下一遞一答、甚說得來、少頃、路信來禀筵宴已完、請爺入席、房德起身請李勉至後堂、看時乃是上下兩席、房德教從人將下席移過左側、李勉見他要側坐、乃道足下如此相敘反覺不安、還請坐轉、房德道恩相在上、侍坐已是僭妄、豈敢抗禮、李勉道吾與足下今已爲聲氣之友、何必過謙、遂令左右依舊移在對席、從人獻過盃筯、房德安席定位、庭下承應樂人一行兒擺列奏樂、那筵席盃盤羅列非常豐盛、

雖無炮鳳烹龍　也極山珍海錯

義同急有分寸

當下賓主歡洽、開懷暢飲、更餘方止、王太等另在一邊款待、自不必說、此時二人轉覺親熱、携手而行、同歸書院、房德分付路信取過一副供奉上司的鋪蓋、親、自施、設裀、褥、提、携、溺器、李勉扯住道、此乃僕從之事、何勞足下自爲、房德道、某受相公大恩、即使生生世世執鞭隨鐙、尚不能報萬一、今不過少盡其心、何足爲勞、鋪設停當、又教家人另放一榻、在傍相陪、李勉見其言詞誠懇、以爲信義之士、愈加敬重、兩下挑燈對坐、彼此傾心吐膽、各道生平志願、情投契合、遂爲至交、只恨相見之晚、直至夜分、方纔就寢、次日同

僚官聞得都來相訪相見之間房德只說是昔年曾蒙識薦故此有恩同僚官又在縣主面上討好各備筵席款待詰休煩絮房德自從李勉到後終日飲酒談論也不理事也不進衙其侍奉謹承就是孝子事親也沒這般盡禮李勉見恁樣殷勤諸事俱廢反覺過意不去住了十來日作辭起身房德那里肯放說道恩相至此正好相聚那有就去之理須是多住幾月待某撥夫馬送至常山便了李勉道承足下高誼原不忍言別但足下乃一縣之主今因我在此耽擱了許多政務倘上司知得不當穩便況我去心已決

強留于此反不適意房德拜道留他不住乃道恩相既堅執要去某亦不好苦留只是從此一別後會無期明日容治一樽以盡竟日之歡從日早行何如李勉道既承雅意只得勉留一日房德留住了李勉喚路信跟着回到私衙要收拾禮物餽送只因這番有分教李縣尉險些兒送了性命正是

禍兮福所倚　福兮禍所伏
所以恬淡人　無營心自足

話分兩頭却說房德老婆貝氏昔年房德落薄時讓他做主慣了到今做了官每事也要喬主張此番見

老公與了兩個家人出去一連十數日不見進衙只道瞞了他做甚事體十分惱恨這日見老公來到衙裏便待發作因要探口氣滿臉反堆下笑來問道你邊有何事久不退衙房德道不要說起大恩人在此幾乎當面錯過幸喜我眼快瞧着留得到縣裏故此盤桓了這幾日特來與你商量收拾些禮物送他貝氏道那里什麼大恩人房德道哎呀你如何忘了便是向年救命的畿尉李相公只爲我走了帶累他罷了官職今往常山去訪顏太守路經于此那獄卒王太也隨在這里貝氏道元來是這人麼你打帳送他

多少東西房德道這個大恩人乃再生父母須得重重酬報貝氏道送十疋紬可少麽房德呵呵大笑道奶奶到會說耍話恁地一個恩人這十疋紬送他家人也少貝氏道胡說你做了个縣官家人尚沒處一注賺十疋紬一个打抽豐的如何家人便要許多老娘還要算計哩如今做我不着再加十疋快些打發起身房德道奶奶怎說出恁樣沒氣力的話來他救了我性命又費盡盤纏又壞了官職這二十疋絹當得甚的貝氏從來鄙吝連這二十疋絹還不捨得的只爲是老公救命之人故此慨然肯出他已算做天

[illegible]寇何害要把房德以小人之常作君子也果斷于未ゝ不得[illegible]卽尤矣

大的事了房德乃自嫌少心中便有些不悅故意道一百疋何如房德道這一百疋只勾送王太了貝氏見說一百疋還只勾送王太疋不知要送李勉多少十分焦躁道王太送了一百疋縣尉極少也送得五百疋哩房德道五百疋還不勾貝氏怒道索性湊足一千何如房德道這便差不多了貝氏听了這話向房德劈面一口涎沫道啐想是你失心風了做得幾時官交多少東西與我却來得這等大落恐怕連老娘身子賣來還湊不上一半哩那里來許多絹送人房德看見老婆發怒急便道奶奶有話好好商量怎

說着惱貝氏嚷道有甚商量你若有自去送他莫向我說房德道十分少只得在庫上撮去貝氏道嘖嘖你好天大的胆兒庫藏乃朝廷錢糧你敢私自用得的倘一時上司查核那時怎地回答房德聞言心中煩惱道話雖有理只是恩人又去得急一時沒處設法却怎生處坐在傍邊躊躇誰想貝氏見老公執意要送恁般厚禮就似割身上肉也沒這樣疼痛連腸子也急做千百段頓起不良之念乃道看你枉做了个男子漢這些事沒有決斷如何做得大官我有个捷徑法兒在此到也一勞永逸房德認做好話忙問

[illegible]

道你有甚麽法兒貝氏荅道自古有言大恩不報不如今夜戲个方便結果了他性命豈不乾淨只這句話惱得房德徹耳根通紅喝道你這不賢婦當初只為與你討疋布兒做件衣服不肯以致出去求告相識被這班人誘去入夥險些兒送了性命若非這恩人捨了自己官職釋放出來安得今日夫妻相聚你不勸我行些好事反教傷害恩人干心何忍貝氏一見老公發怒又陪着笑道我是好話怎到發惡若說得有理你便听了沒理時便不要听何消大驚小怪房德道你且說有甚理貝氏道你道昔年不肯把布

與你至今恨我麽你且想我自十七歲隨了你日逐所需那一件不虧我支持難道這兩疋布值个不捨得因悶得當初有个蘇秦未遇時合家佯為不禮激勵他做到六國丞相我指望學這故事也把你激發不道你時運不濟却遇這強盜又没蘇秦那般志氣就隨他們胡做弄出事來此乃你自作之孽與我什麽相干那李勉當時豈真為義氣上放你麽房德道難道是假意貝氏笑道你枉自有許多聰明這些事便見不透大凡做刑名官的多有貪酷之人就是至親至戚犯到手裏尚不肯順情何况與你素無相識

[illegible]

且又情眞罪當怎肯捨了自己官職輕易縱放个重犯無非聞說你是個強盜頭兒定有贓物窩頓指望放了時抛去孝順將些去買上囑下這官又不壞又落些入己不然如何一夥之中獨獨縱你一个那思知道你是初犯的窮鬼竟一溜烟走了他這官又罷休今番打听着在此做官可可的來了房德搖首道沒有這事當初放我乃一團好意何嘗有絲毫別念如今他自往常山偶然遇見還怕悞我公事把頭掉轉不肯相見並非特地來相見不要疑壞了人貝氏又嘆道他說往常山乃是假話如何就信以爲眞且

不要論別件只他帶着王太同行便見其來意了房德道帶王太同行便怎麼貝氏道你也忒殺懵懂那李勉與顔太守是相識或者去相訪是真了這王太乃京兆府獄卒難道也與顔太守有舊去相訪却跟着同走若說把頭抑轉不來招攬此乃冷眼覷你可去相迎正是他奸巧之處豈是好意如果真要到常山怎肯又住這幾多時房德道他那里肯住是我再三苦留下的貝氏道這也是他用心處試你待他的念頭誠也不誠房德原是沒主意的人被老婆這班話一聳漸生疑惑沉吟不語貝氏又道總來這恩是

報不得的、房德道、如何報不得、貝氏道、今若報得薄了、他一時翻過臉來、將舊事和盤托出、那時不但官兒了帳、只怕當做越獄強盜拿去、性命登時就送、若報得厚了、他做下額子、不常來取索、如照舊餽送、自不必說、稍不滿欲、依然揭起舊案、原走不脫、可不是到底終須一結、自古道、先下手爲強、今若不依我言事到其彼悔之晚矣、房德聞說至此、暗暗點頭、心腸已是變了、又想了一想、乃道、如今原是我要報他恩德、他却從無一字題起、恐沒這心腸、貝氏笑道、他還不曾見你出手、故不開口、到臨期自然有說話的、還

說近似
引心

有一件，他此來這番，絕無別話，你的前程已是不能保了。房德道：卻是為何？貝氏道：李勉至此，你把他萬分親熱，衙門中人不知來歷，必定問他家人。那家人肯替你遮掩？少不得以直告之。你想衙門人的口嘴好不利害，知得本官是強盜出身，定然當做新聞，互相傳說。同僚們知得，雖不敢當面笑你，背後誹議也經不起。就是你也無顏再存坐得住。這個還算小可的事。那李勉與顏太守既是好友，到彼難道不說？自然一一道知其詳。聞得這老兒最是古怪，又是他屬下，倘被遍河北一傳，連夜走路，還只算遲了。那時

可不依舊落薄終身怎處如今急急下手還可免得顏太守這頭出醜房德初時原怕李勉家人走漏了消息故此墻地可嗔王太如今老婆說出許多利害正投其所忌遂把報恩念頭撇向東洋大海連稱還是奶奶見得到不然幾乎反害自己但他來時合衙門人通曉得明日不見了豈不疑惑況那尸首也難出脫貝氏道這个何難少停出衙止留幾个心腹人答應其餘都打發去了將他主僕灌醉到夜靜更深差人刺死然後把書院放上一把火燒了明日尋出些殘尸剩骨假哭一番衣棺盛殮那時人只認是失

燒死的有何疑惑房德大喜道此計甚妙便要起身出衙那婆娘曉得老公心是活的恐兩下久坐長談說得入港又改過念來乃道總則天色還早且再過一回出去房德依着老婆眞个住下有詩爲証

猛虎口中劍　長蛇尾上針
兩般猶未毒　最毒婦人心

自古道隔墻須有耳窻外豈無人房德夫妻在房說話時那婆娘一味不捨得這絹疋專意攛唆老公害人全不提防有人窺听況在私衙中料無外人來往恣意調唇弄舌不想家人路信起初聞得貝氏焦躁

此中乃有小人上哭[illegible]

便覆在間壁書上听他們爭多競少直至放火燒屋一句句听得十分仔細到此喫了一驚想道元來我主人曾做過強盜這官人救了性命今反恩將仇報天理何在看起來這般大恩人尚且如此何况我奴僕之輩倘稍有過失這性命一發放得快了此等殘薄之人跟他何益又想道常言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何不救了這四人也是一點陰隲卻又想道若放他們走了料然不肯饒我不如也走了罷遂取些銀兩藏在身邊覷個空悄悄閃出私衙一徑奔入青院只見支成在廂房中烹茶坐于檻上執着扇子打

眈也不去驚醒他竟走入書室看王太尉却都不在止有李勉正襟據案而坐展玩書籍路信走近案前低低道相公你禍事到了還不快走更待幾時李勉被這驚不小急問禍從何來路信扯到半邊將適來所聞一一細說又道小人因念相公無辜受害特來通報如今不走少頃就不能免禍了李勉聽了這話驚得身子猶如吊在冰桶裏把不住的寒顫向着路信倒身下拜道若非足下仗義救我李勉性命定然休矣大恩大德自當厚報決不學此負心之人急得路信答拜不迭道相公莫要高聲恐支成聽得走漏

了消息彼此難保李勉道但我走了遺累足下于心何安路信道小人又無妻室待相公去後亦自遠遁不消慮得李勉道既如此何不隨我同往常山路信道相公肯收留小人情願執鞭隨鐙李勉道你乃大恩人怎說此話遂叫王太一連十數聲再没一人答應跌足叫苦道他們都往那裏去了路信道待小人去尋來李勉又道馬匹俱在後槽却怎處路信道也是小人去與他帶來急出書室回頭看支成已不在檻上打盹了路信即走入廂房中觀看却也不在元來支成登東廁去了路信只道被他聽得進衙去報

房德心下慌張，覆轉身向李勉道：相公不好了，想被支成聽見去報主人了，快走罷，等不及管家矣。李勉又喫一驚，半句話也應答不出，棄下行李，光身子同着路信踉踉蹌蹌搶出書院。做公的見了李勉，坐下的都跕起來。李勉兩步并作一步，奔出儀門外，見有三騎馬繫着，是俟候縣令主簿縣尉出入的。路信心生一計，對馬夫道：李相公要往西門拜客，快帶馬來。那馬夫曉得李勉是縣主貴客，且又縣主管家分付，怎敢不依，連忙牽過兩騎。李勉剛剛上馬，王太撞至馬前，手中提着一雙麻鞋，問道：相公往何處去？路信

接口道相公要往西門拜客、你們通到那里去了、王太道因麻鞋壞了、上街去買、相公拜那个客、路信道、你跟來罷了、問怎的、又叫馬夫帶那騎馬與他乘坐、齊出縣門、馬夫在後跟隨、路信分付道頃刻就來、不消你隨了、那馬夫真个住下、離了縣中、李勉加上一鞭、那馬如飛而走、王太見家主恁般慌促、正不知要拜甚客、行不上一箭之地、兩个家人也各提着麻鞋而來、望見家主、便閃在半邊、問道相公往那里去、李勉道你且莫問、快跟來便了、話還未了、那馬已跑向前去、二人負命的趕、如何跟得上、看看行近西門、早

有兩人騎着生口從一條巷中橫冲出來路信舉目覷看不是別人却是幹辦陳顏同着一个令史二人見了李勉滚鞍下馬聲喏路信見景生情急叫道李相公管家們還少生口何不借陳幹辦的暫用李勉暗地意會遂收轉勒馬道如此甚好路信向陳顏道李相公要去拜客暫借你的生口與管家一乘少頃便來二人巴不能奉承得李勉歡喜指望在李官面前增添些好言語可有不肯的理麼連聲答應道相公要用只管乘去等了一回兩個家人帶跌的赶到走得汗淋氣喘陳顏二人將鞭轡遞與兩个家人上

了馬隨李勉趙出城門縱開絲韁二十个馬蹄如撒鈸相似循着大道望常山一路飛奔去了正是

　　折破玉籠飛綵鳳　頓開金鎖走蛟龍

話分兩頭且說支成上了東厠轉來烹了茶捧進書院卻不見了李勉只道在花木中行走又遍尋一過也沒个影兒想道是了一定兩日久坐在此心中不舒暢往外閒遊去了約莫有一个時辰還不見進來走出書院去觀看剛至門口劈面正撞着家主元來房德被老婆留住又坐了一大回方起身打點出衙恰好遇見支成問可見路信麼支成道不見想隨李

相公出外閒走去了、房德心中疑慮、正待差支成去尋覓、只見陳顏來到、房德問道、曾見李相公麽、陳顏道、方纔在西門遇見路信、說要往那里去拜客、連小人的生口都借與他、管家乘坐、一行共五个馬飛跑如雲、正不知有甚緊事、房德听罷、料是路信走漏消息、暗地叫苦、也不再問、覆轉身原入私衙、報與老婆知得、那婆娘听說走了、到喫一驚、道、罷了罷了、這禍一發來得速矣、房德見老婆也着了急、慌得手足無措、埋怨道、未見得他怎地、都是你說長道短、如今到弄出事來了、貝氏道、不要慌、自古道、一不做二不休

事到其間說不得了。料他去也不遠，快喚幾个心腹人連夜追趕前去，扮作強盜，一齊砍了，豈不乾淨。房德躊與陳顏進衙與他計較。陳顏道：這事行不得。一則小人們只好趨承奔走，那殺人勾當，從不曾習慣。二則倘一時有人救應拿住，反送了性命。小人到有一計在此，不消勞師動衆，教他一个也逃不脫。房德歡喜道：你且說有甚妙策。陳顏道：小人聞得一月前有一个異人，搬來居住，不言姓名，也不做甚生理。每日出去喫得爛醉方歸。小人見他來歷蹺蹊，行踪詭秘，有心去察他動靜。忽一日有一豪士，青布錦袍躍

馬而來從者數人逕到此人之家留飲三日方去小人私下問那從者實云姓名都不肯說有一人悄對小人說那人是个劍俠能飛劍取人之頭又能飛行頃刻百里且是極有義氣曾與長安市上代人報仇白晝殺人潛蹤於此相公何不備些禮物前去只說被李勉陷害求他報仇若得應允便可了事可不好麼房德道此計雖好只恐他不肯陳顏道他見相公是一縣之主屈己相求定不推托還怕連禮物也未必肯受哩貝氏在屏後听得便道此計甚妙快去求之房德道將多少禮物送去陳顏道他是个義士直

情不重物、得三百金足矣、貝氏一力攛掇、就備了三百金禮物、大色傍曉、房德易了便服、陳顏支成相隨、也不乘馬、悄悄的步行到陳顏家裡、元來那住在一條冷巷中、不上四五家鄰舍、好不寂靜、陳顏留房德到裡邊坐下、點起燈火、向壁縫中張看、那人還未曾眠、走出門口觀望、等了一回、只見那人又是爛醉、東倒西歪的撞入屋裡去了、陳顏奔入報知房德、起身就走、陳顏道、相公須打點了一班說話、也要屈膝與他、這事方濟、房德點頭道是、一齊到了門首、向門上輕輕扣上兩下、那人開門出問是誰、陳顏低聲啞氣

答道、本縣知縣相公在此拜訪義士、那人帶醉說道、喒這里沒有什麼義士、便要關門、陳顏道且莫閉門還有句說話、那人道、我要緊去睡、誰个耐煩有話明日來說、房德道、略話片時、即便相別、那人道既如此到裏面來、三人跨進門內、掩上門兒、引過一層房子乃是小小客坐、點將燈燭安坐、房德即倒身下拜道不知義士駕臨敝邑、有失迎迓、今日幸得識荊深慰平生、那人將手扶住道足下一縣之主、如何行此大禮、豈不失了體面、況喒並非什麼義士、不要錯認、房德道下官專來拜訪、義士安有差錯之理、教陳顏

支成將禮物獻上說道些小薄禮特獻義士爲斗酒之資望乞哂留那人哄道咱乃闊闊無賴四海爲家無一技一能何敢當義士之稱這些禮物也沒用處快請收去房德又躬身道禮物雖微出自房某一點血誠幸勿峻拒那人道足下驀地屈身匹夫且又賜恁般厚禮却是爲何房德道請義士收了方好相告那人道咱雖貧賤誓不取無名之物足下若不說明白斷然不受房德假意哭拜于地道房某負戴大冤久矣今仇在目前無能雪恥特慕義士是个好男子有聶政荊卿之技故敢斗膽叩拜拜下望義士憐念

房某含冤負屈、少展半臂之力、刺死此賊、生死不忘大德、那人搓手道、我說足下認錯了、咱貧身尚且無氣、安能為人謀大事、況殺人勾當、非通小可、設或被人听見、這話、反連累咱家、快些請回、言罷、轉身先向外而走、房德上前一把扯道、聞得義士素抱忠義、專一除殘袪暴、濟困扶危、有古烈士之風、今房某身抱大冤、義士反不見憐、料想此仇永不能報矣、道罷、又假意啼哭、那人冷眼瞧了這个光景、只道是真情、方道足下真个有冤、房房德道、若沒大冤、怎敢來求義士、那人道既恁樣、且坐下、將冤抑之事、並仇家姓名

言及 則其

寺在何處細細說來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兩下遂對向而坐陳顏支成站于傍邊房德捏出一段假情反說李勉昔年誣指爲盜百般毒刑拷打陷于獄中幾遍差獄卒王太謀害性命皆被人知覺不致于死幸虧後官審明釋放得出此邑令又與王太同來行刺索詐千金意尤未足又串通家奴商定行刺事露逃來連此奴革去奔往常山要唆顏太守來擺佈他一片說話裝點得十分利害那人听畢大怒道原來足下受此大冤咱家豈忍坐視足下且請回縣在咱身上今夜往常山一路找尋此賊爲足下報仇夜半到

衙中復命房德道多感義士高義某當秉燭以待事成之日另有厚報那人作色道咱一生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那个希圖你的厚報這禮物咱也不受說猶未絕飄然出門其去如風須臾不見了房德與衆人驚得目瞪口呆連聲道真異人也權將禮物收回待他復命時再送有詩為証

報仇憑一劍　重義藐千金
誰謂奸雄舌　能違烈士心

話分兩頭且說王太同兩个家人見家主出了城門又不拜甚客只管亂跑正不知為甚緣故一口氣跑

行了三十餘里，天色已晚，却又不尋店宿歇，那晚乃是十三一輪明月，早已升空，趁着月色，不顧途路崎嶇，負命而逃，常恐後面有人追赶，在路也無半句言語，只管趲向前去，約莫有二更天氣，共行了六十多里，來到一个村鎮，已是井陘縣地方，那時走得口中又渴，腹內又饑，馬也漸漸行走不動，路信道來路已遠，料得無事了，且就此覓个宿處，明日早行。李勉依言，經投旅店，誰想夜深了，家家閉戶閉門，無處可宿，直到市稍頭，見一家門兒半開半掩，還在那里收拾家伙，遂一齊下馬，走入店門，將生口卸了，鞍轡繫在

槽邊喂料路信道主人家揀一處潔淨所在與我們、安歇店家答道、不瞞客官說、小店房頭沒有个不潔淨的、如今也止空得一間在此教小二掌燈引入房中、李勉向一條板凳上坐下、覺得氣喘吁吁、王太忍不住問道、請問相公、那房縣主惓惓苦留後日撥夫馬相送、從容而行有何不美卻反把自己行李棄下猶如逃難一般、連夜奔走、受這般勞碌、路管家又隨着我們同來、是甚意故、李勉嘆口氣道、汝那知就裏、若非路管家我與汝等死無葬身之地矣今幸得脫虎口、已謝天不盡了、還顧得什麼、行李辛苦、王太驚

鬧其故李勉方待要說不想店主人見他們五人五騎深夜投宿一毫行李也無疑是歹人走進來盤問脚色說道衆客長做甚生意打從何處來這時候到此李勉一肚子氣恨正沒處說見店主相問答道話頭甚長請坐下了待我細訴乃將房德爲盜犯罪憐其材貌賄令王太釋放以致罷官及客遊遇見留回厚款今日午後回衙听信老婆讒言設計殺害虧路信報知逃脫前後之事細說一遍王太听了這話連聲唾駡負心之賊店主人也不勝嗟嘆路信道主人家相公鞍馬辛苦快些催酒飯來喫了睡一覺好趕

路店主人答應出去只見床底下忽地鑽出一个大漢渾身結束手持七首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嚇得李勉主僕魂不附體一齊跪倒口稱壯士饒命那人一把扶起李勉道不必慌張自有話說咱乃義士平生專抱不平要殺天下負心之人適來房德假捏虛情反說公誣陷謀他性命求咱來行刺那知這賊子恁般狼心狗肺負義忘恩早是公說出前情不然險些誤殺了長者李勉連忙叩下頭去道多感義士活命之恩那人扯住道莫謝莫謝咱即去便來倒出庭中聳身上屋疾如飛鳥頃刻不見主僕都驚得吐了舌

緇不上去、不知再來還有何意、懷着畏懼、不敢睡卧、連酒飯也喫不下、有詩爲証

奔走長途氣上冲　忽然床下出青鋒
一番衷曲慇懃訴　喚醒奇人與夢中

再說房德的老婆、見丈夫同來、大事已就、禮物原封不動、喜得滿臉都是笑、厨連忙整備酒席、擺在堂中、夫妻秉燭以待、陳顏也留在衙中、伏候到三更時分、忽听得庭前宿鳥驚鳴、落葉亂墜、一人跨入堂中、房德擧目看時、恰便是那義士、打扮得如天神一般、比前大似不同、且驚且喜、向前迎接、那義士全不謙讓

氣忿忿的大踏步走入去、居中坐下、房德夫妻叩拜稱謝、方欲敘問、只見那義士怒容可掬、颼地掣出匕首、指着罵道、你這負心賊子、李縣尉乃救命大恩人、不思報効、反听婦人之言、背恩反噬、既已事露逃去、便該悔過、却又架捏虛詞、哄咱行刺、若非他道出真情、連咱也陷于不義、剮你這負心賊一萬刀、方出咱這點不平之氣、房德未及措辦、頭已落地、驚得貝氏慌做一堆、平時且是會話會講、到此心胆俱裂、一張嘴猶如膠漆粘牢、動撣不得、義士指着罵道、你那潑賤婦、不勸丈夫爲善、反教他傷害恩人、我且看你

肺肝是怎樣生的扢地跳起身來將貝氏一脚踢翻左脚踏住頭髮右膝捺住兩腿這婆娘連叫饒命今後再不敢了那義士罵道潑賤淫婦咱也到肯饒你只是你不肯饒人提起匕首向胸膛上一刀直剖到臍下將匕首啣在口中雙手扒開把五臟六腑摳將出來血瀝瀝提在手中向燈下照看道咱只道這狗婦肺肝與人不同原來也只如此怎生恁般狠毒遂撇過一邊也割下首級兩顆頭結做一堆盛在革囊之中揩抹了手上血污藏了匕首提起革囊步出房中臉坦而去

說時義膽包天地　話起雄心動鬼神

再說李勉主僕在旅店中守至五更時分、忽見一道金光、從庭中飛入衆人一齊驚起、看時正是那義士放下革囊說道負心賊已被我刳腹屠腸、今携其首在此向革囊中取出兩顆首級李勉又驚又喜、倒身下拜道足下高義千古所無、請示姓名、當圖後報、義士笑道僕自來沒有姓名亦不要人酬報、頃僕從床下而來日後設有相逢竟以床下義士相呼便了、道罷、向懷中取出一包藥兒用小指甲挑少許彈于首級斷處舉手一拱早已騰上屋簷、挽之不及須臾不

知所往李勉見棄下兩个人頭心中慌張正在擺布可霎作怪看那人頭時漸漸縮小須臾化爲一搭清水李勉方纔放心坐至天明路信取些錢鈔還了店家收拾馬匹上路說話的據你說李勉共行了六十多里方到旅店這義士又無生口如何一夜之間往返如風這便是前面說起頃刻能飛行百里乃劍俠常事耳那義士受房德之托不過黃昏時分比及追趕李勉還在途中驢騾未曾停息他先一步埋伏等候一往一來有風無影所以伏于床下店中全然不知此是劍俠妙處且說李勉當夜無話次日起身又

行了兩日方到常山徑入府中拜謁顏太守故人相見喜隨顏開遂留于衙署中安歇顏太守也見沒有行李心中奇怪問其緣故李勉將前事一一訴出不勝駭異過了兩日有鄉縣將縣宰夫妻被殺緣由申文到府元來是夜陳顏支成同幾个奴僕見義士行兇一个个驚號鼠竄四散潛躲直至天明方敢出頭只見兩个沒頭尸首横在血泊裡五臟六腑都摳在半邊首級不知去向桌上器皿一毫不失一家叫苦連天報知主簿縣尉俱與一驚齊來驗過細詢其情陳顏只得把房德要害李勉求人行刺始末說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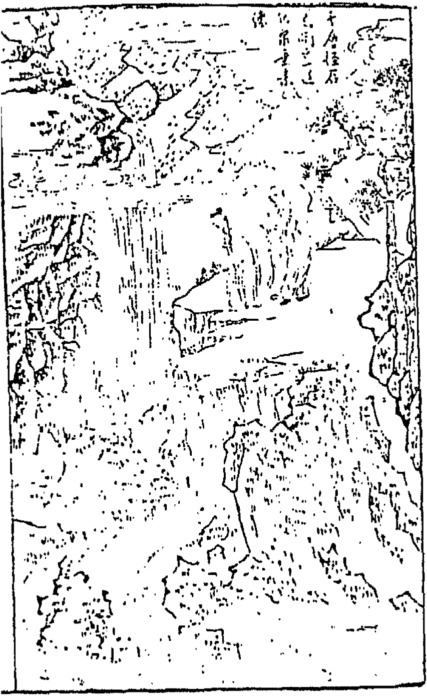
簿縣尉即點起若干做公的各執兵器押陳顏作眼前去捕獲刺客那時鬨動合縣人民都跟來看到了陳顏間壁打將入去惟有幾間空房並不見一个人影主簿與縣尉商議申文已曉得李勉是顏太守的好友從實申報在他面上怕有干礙二則又見得縣主薄德乃將真情隱過只說夜半被盜越入私衙殺死縣令夫婦竊去首級無從捕獲兩下周全其事一面買棺盛殮顏太守依擬申文上司那時河北一路都是安祿山專制知得殺了房德豈不去了一个心腹倒下回文著令嚴加緝獲李勉聞了這个消息恐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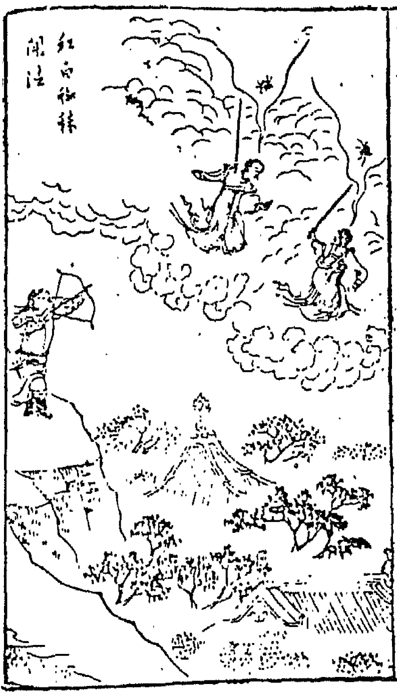
纏到身上、遂作別顏太守、回歸長安故里、恰好王鉷坐事下獄、凡被劾罷官盡皆起任、李勉原起畿尉、不上半年、卽陞監察御史、一日在長安街上行過、只見一人身衣黃衫、跨下白馬、兩個胡奴跟隨、望着節導中亂撞、從人呵喝不住、李勉舉目觀看、却便是昔日獄中義士、遂滾鞍下馬、鞠恭道、義士別來無恙、那義士笑道、虧大人還認得喒家、李勉道、李某日夜在心、安有不識之理、請到敝衙少敘、義士道、咱另日竭誠來拜、今日不敢從命、倘大人不棄、同到敝寓一話何如、李勉欣然相從、並馬而行、來到慶元坊、一个小角

門內人去過了幾重門戶、忽然顯出一座大宅院、廳堂屋舍、高聳雲漢、奴僕趨承、不下數百、李勉暗暗點頭道、真是個異人、請入堂中、重新見禮、分賓主而坐、頃刻擺下筵席、豐富勝于王侯、喚出家樂、在庭前奏樂、一个个都是明眸皓齒絕色佳人、義士道、隨常小飯、不足以供貴人、幸勿怪、李勉滿口稱謝、當下二人席間談論些古今英雄之事、至晚而散、次日李勉備了些禮物、再來拜訪、時止存一所空宅、不知投向何處去了、嗟嘆而回、後來李勉官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爲汧國公、王太路信、亦扶持做个小小官職、詩云、

從來恩怨要分明　將怨酬恩最不平
安得劍仙牀下士　人間遍取不平人

醒世恒言


千仞怪石
中開一道
飛泉垂素
練



紅白蜘蛛鬭法

第三十一卷

鄭節使立功神臂弓

顛狂彌勒到明州　布袋横拖柱杖頭
饒你化身千百億　一身還有一身愁

話說東京汴梁城開封府、有箇萬萬貫的財主員外姓張排行第一、諢名俊卿這箇員外、冬眠紅錦帳夏臥碧紗廚、兩行珠翠引、一對美人扶家中有赤金白銀斑點玳瑁鶻輪珍珠犀牛頭上角、大象口中牙、門首一壁開箇金銀鋪、一壁開所質庫他那爹爹大張員外方死不多時只有媽媽在堂張員外好善人呼

他做張佛子、忽一日在門首閑看、見一箇和尚打扮非常、但見

雙眉垂雪、橫眼碧波、衣披烈火、七幅鮫綃、杖拄降魔九環錫杖、若非圓寂光中客、定是楞嚴峯頂人

那和尚走至面前、道員外拜揖、員外還禮、只見和尚袖中取出箇疏頭來、上面寫道竹林寺特來抄化五百香羅木、員外口中不說、心下思量、我從小只見說竹林寺那曾見有、況恭這香羅木是我爹在日許下願心、要往東峯岱岳盖嘉寧大殿、尚未荅還、員外便對和尚道、此是我先人在日許下願心、不敢動着、

若見吾師要别物、但請法旨、和尚道若員外不肯捨施貧僧到晚自教人取、說罷轉身、員外道、這和尚莫是風、天色漸晚員外喫了三五盃酒、却待去睡、只見當值的來報員外禍事家中後園火發、諕殺員外慌忙走來時、只見焰焰地燒着去、那火光之中、見那早來和尚將着百十人都長七八尺、不類人形盡數搬這香羅板去、員外趕上看時、火光頓息、和尚和衆人都不見了、再來園中一看不見了那五百片香羅木、枯炭也沒些箇、却是作怪我爹爹許下願心、却如何好、一夜不眠、但見

玉漏聲殘金烏影吐隣雞三唱喚佳人傅粉梳粧寶馬頻嘶催行客爭名奪利幾片曉霞飛海嶠一輪紅日上扶桑

員外起來洗漱罷去家堂神道前燒了香向堂前請見媽媽把昨夜事說了一遍道三月二十八日却如何上得東峯岱岳與爹爹荅還心願媽媽道我兒休煩惱到這日却又理會員外見說辭了媽媽逕去金銀鋪中坐地却是二月半天氣正是

金勒馬嘶芳艸地　玉樓人醉杏花天

只聽得街上鑼聲响一箇小節級同箇茶酒把着團

書來請張員外園社原來大張員外在日起這箇社會朋友十人近來死了一兩人不成社會如今這幾位小員外學前輩做作約十箇朋友起社郤是二月半使來園社員外道我去不得要與爹爹還願將又不見了香羅木如何去得那人道若少了員外一箇便拆散了社會員外與決不下去堂前請見媽媽告知衆員外請兒園社爲沒了香羅木與爹爹還願兒不敢去媽媽執手把着錦袋說向兒子道我這一件寶物是你爹爹泛海外得來的無價之寶我兒將此物與爹爹還願心員外接得打開錦袋紅紙包看時郤

是一箇玉結連絲環、員外謝了媽媽、畱了請書、回了
疕、安排上廟、那九箇員外也准備行李、隨行人從、不
在話下、那說張員外打扮得一似單官
　裹四方大萬字頭巾、帶一雙撲獸匾金環、着西川
錦紵絲袍、繫一條乾紅大匾絛、揹一把玉靶壓衣
刀、穿一雙鞝靴、
員外同幾箇社友、離了家中、迤邐前去、饑食渴飲、夜
住曉行、不則一日、到得東岳、就客店歇了、至日十箇
員外都上廟來燒香、各自答還心願、員外便把玉結
連絲環捨入炳靈公殿內、還願都了、別無甚事、便在

廊下看社火酌戲這幾箇都是後生家來與去遊山員外在後徐徐而行但見

山明水秀風軟雲閒一嶺風景如屏滿目松筠似畫輕烟淡淡數聲啼鳥落花天麗日融融是處淥楊芳艸地

員外自覺那力倦困那教衆員外先行自己走到一箇亭子上歇腳只聽得斧鑿之聲看時見一所作場竹笆夾着望那裏面時都是七八尺來長大漢做生活忽地發出一片木屑來員外拾起看時正是園中的香羅木認得是爹爹花押疑惟之間只見一箇行

者鬧苞門來面前相揖道長老法旨請員外昇到山門獻茶員外入那苞門中、一似身登月殿、步入蓬瀛

但見

三門高聳梵宇清幽當頭勅額字分明兩箇金剛形勇猛觀音位接水陸臺寶蓋相隨鬼子母

員外到得寺中、只見一箇和尚出來相揖道外川深荷了擗綵亭今日幸得員外至此請過方丈獻茶員外遠觀不審近睹分明正是向日化香羅木的和尚只得應道日昨多感吾師過訪接待不及和尚同至方丈叙禮分賓主坐定點茶喫罷不曾說得一句話

只見黃巾力士走下面前暴雷也似聲箇喏告我師炳靈公相見說得員外神魂蕩漾口中不語心下思量炳靈公是東岳神道如何來這裏相見那和尚便請員外屏風後少待貧僧斷了此事卻與員外少敘員外領法旨潛身去屏風後立地看時見十數箇黃巾力士隨着一箇神道入來但見

眉單眼細貌美神清身披紅錦袞龍袍腰繫藍田白玉帶裝簇金蟬子着側面絲鞋

員外仔細看時與岳廟塑的一般只見和尚下階相揖禮畢便問昨夜公事如何炳靈公道此人道不肯

[illegible]寧今亡
[illegible]空行門
不知[illegible]於

認做諸侯只要做三年天子和尚道豈怎生斷教押過來只見幾箇力士押着一大漢約長八尺露出滿身花繡至方丈和尚便道教你做諸侯有何不可你要圖王爭帝好打道不了黃巾力士揪翻長漢在地打得幾杖子那漢長嘆一聲道怪你不肯遲我三年天子胡亂認做諸侯罷黃巾力士即將把過文字安在面前教他押了花字使放他去炳靈公轉身道甚勞吾師心力相辭別去和尚便請員外出來坐定和尚道山門無可見意累備水酒三盃少延清話員外道深感吾師見愛道罷酒至面前喫了幾盃便教收

過一壁和尚道員外可同往山後閑遊員外道謹領法旨二人同至山中閒走但見

奇峯聳翠佳木交陰千層怪石惹閒雲一道飛泉
垂素練萬山横碧落一柱入丹霄

員外觀看之間喜不自勝便問和尚此處峭壁直臨險峻和尚道未為險峻請員外看這路水員外低頭看時被和尚推下去員外喫一驚却在亭子上睡覺來道作怪欲道是夢來口中酒香道不是夢來却又不見踪跡正疑惑間只見衆員外走來道員外你却怎地不來獨自在這裏打瞌睡却員外道能儘有些

不自在有失陪步得罪得罪也不說夢中之事眾員外遊山都了誰不得買些人事整理行裝厮趕歸來單說張員外到家親降都來遠接與員外洗拂見了媽媽歡喜不盡只見

四時光景急如梭　一歲光陰如撚指

那早臘月初頭但見北風凜冽瑞雪紛紛有一隻鷓鴣天詞為證

凜烈嚴凝霧氣昏空中瑞雪降紛紛須臾四野難
分別頃刻山河不見痕銀世界玉乾坤望中隱隱
接崑崙若還下　到三更後直要填平玉帝門

員外看見雪那大，便教人開倉庫散些錢米與窮漢，且說一箇人在客店中被店小二埋冤道，偌大箇漢，沒些運智，這早晚兀自不起，今日又是兩箇月不還房錢，哥哥你起休，那人長嘆一聲，苦苦，小二哥莫怪，我也是沒計奈何，店小二道，今日前巷張員外散貧，你可討些湯洗了頭臉，胡亂討得些錢來兒做盤纏，我又不指望你的，那人道，罪過你，便去帶了那頂搭㧊頭巾，身上披着破衣服，露着腿，赤着脚，離了客店，迎着風雪，走到張員外宅前，事有鬬巧，物有故然，都來得遲些，都散了，這箇人走至宅前，見門公唱箇喏，

聞知宅上散齋，門公說都不早來，都散了，那人聽得，叫聲苦，匡然倒地，員外在廳中看見，即時教人扶起，頃刻之間，三魂再至，七魄重來，員外仔細看時，只一驚，這人正是亭子上夢中見的，卻恁地模樣，便問那漢，你是那裏人，姓甚名誰，見在那裏住，那人叉手告員外，小人是鄭州泰寧軍大戶財主人家孩兒，父母早喪，流落此間，見在宅後王婆店中安歇，姓鄭名信，員外即時討幾件舊衣服與他，討些飲食請他喫罷，便問你會甚手藝，那人道，略會些書算，員外見說，把些錢付與他還了店小，便教留他，見他會書算，又

似夢中見的一般，便教他在宅中做主管。那人却伶俐，在宅中小心向前，員外甚是敬重，便做心腹人。又過幾時，但見時光如箭，日月如梭，不覺又是二月半間，那衆員外便商量來請張員外同去出郊，一則園社，二則賞春。那幾箇員外隔夜點了妓弟一家，帶着一箇尋常間來往說得着行首，知得張員外有孝，怕他不肯帶妓女，先請他一箇得意的表子在那裏。張員外不知是計，走到花園中，見了幾箇行首，廝叫了，只見衆中走出一箇行首來，他是兩京詩酒客、烟花杖子頭，與做王倩，却是張員外說得著的頂老。員外

見了、那侍要走、被王倩一把拖住道、員外久闕台顏、一向疎失、員外道、深荷姐姐厚意、緣先父亡去時服在身、恐外人見之、深爲不孝、便轉身來辭衆員外道、便辭荷諸兄見愛、偶賤體不快、坐待不及、先此告辭、那衆員外和王倩再三相留、員外不得已、只得就席和王行首並坐、衆員外身邊一家一箇妓弟、便教整頓添來、正喫得半酣、只見走一箇人入來、如何打扮、

裹一頂藍青頭巾、帶一對撲匾金環、着兩上領白
綾子衫、腰繫乾紅絨線縧、下着多耳麻鞋、手中携
着一箇籃兒、

這人走至面前、放下籃兒、叉着手、唱二箇喏、衆員外道、有何話說、只見那漢就籃內取出砧刀、借箇盤子、把塊牛肉來切得幾片、安在盤裏、便來衆員外面前道、得知衆員外在此喫酒、特來送一勸、道罷、安在面前、唱箇喏、便去、張員外看了、暗暗叫苦道、我被那廝詐害幾遍了、元來那廝是東京破落戶、姓夏、名德、有一箇諢名、叫做扯驢、先年曾有箇妹子、嫁在老張員外身邊、爲爭口閑氣、一條繩縊死了、夏德將此人命爲繇、屢次上門嚇詐、在小張員外手裏也詐過了、一二次、衆員外道、不須憂慮、他只是討些賞賜、我們自

喫酒道不了、那厮立在面前道、今日夏德有采、道際道一會員外、衆人道各支二兩銀子與他討至張員外面前員外道、依例支二兩、那厮看著張員外道員外依例不得、別的員外二兩、你却要二百兩、張員外道我比別的加倍也只四兩、如何要二百兩、夏德道、別的員外沒甚事、你却有些瓜葛、莫待我說出來、不好看、張員外被他直許到二十兩、衆員外道也好了、那厮道、看衆員外面也罷、只求便撥、張員外道沒在此間、把批子去、我宅中質庫內討、夏德騙得了批子、唱個喏、便出閣門 一逕來張員外質庫裏搊起青布

簾兒走入去唱個喏衆人還了禮、未發跡的貴人問道贖典還是解錢、夏扯驢道、不贖不解、員外有批子在此教支二十兩銀、鄭信便問員外買你甚麼支許多銀、那廝道買我牛肉喫、鄭信道員外直喫得許多牛肉、夏扯驢道主管莫問只照批子付與我消箇說來說去、一聲高似一聲、這鄭信只是不肯付與他將了二十兩銀子在手道、夏扯驢、我說與你銀子已在此了、我同到花園中去見員外、若是當面分付得有話、我便與你、夏扯驢罵道打脊客作兒員外與我銀子、干你甚事却要你作難、便與你去見員外這批子、

[illegible]心中[illegible]不平[illegible]耳

須不是假的這鄭信和夏扯驢一逕到花園中見衆員外在亭子上喫酒進前唱箇喏張員外見鄭信來便道主管沒甚事鄭信道覆使頭蒙台批支二十兩銀如今自把來取台旨張員外道這廝是箇破落戶把與他去罷夏扯驢就來鄭信手中搶那銀子鄭信那肯與他便對夏扯驢道銀子在這裏員外教把與你我却不肯你倚着東京破落戶要平白地騙人錢財別的怕你我鄭信不怕你你就衆員外面前與你比試你打得我過便把銀子與你打我不過教你許多時播名一旦都休夏扯驢聽得說衣好没興莫這客

作欺負、鄭信道、莫說、你强、我會、這裏且、是寬、和你賭箇勝負、鄭信脫膊下來、衆人看了、喝采、先自人才出衆、那堪滿體雕青、左臂上三仙仗劍、右臂上五鬼擒龍、胷前一搭御屏風、脊背上巴山龍出水、夏扯驢也脫膊下來、衆人打一看時、那廝身上刺着的是木拐梯子、黃胖兒恐字、當下兩箇在花園中厮打、賭箇輸贏、這鄭信拳到手起去、太陽上打箇正着、夏扯驢撲的倒地、登時身死、衆員外和妓第都走了、即時便有做公的圍住、鄭信拍着手道、我是鄭州泰寧軍人、見今在張員外宅中做主管、夏扯驢來騙我主人、

我拳手重打殺了他不干他人之事便把條索子縛我去衆人見說道好漢子與我東京除了一害也不到得償命雖不得髀到開封府押下見身對是這鄭信一發都招認了下獄定罪張員外在府裏使錢教好看他指望還延等天恩大赦不在話下忽一日開封府大尹出城謁廟正行轎之間只見路傍一口古井黑氣沖天而起大尹便教住轎看了這樁歲便去廟中燒了香回到府不入衙中便教客將諸衆官來不多時衆官皆至相見茶湯已畢大尹便道今日出城謁廟路傍見一口古井其中黑氣沖天不知有何

不自量人
以自不凡

私厭

妖怪衆官無人敢應只有通判起身道覆小官愚見要知井中怪物何不具奏朝廷照會將見在牢中該死罪人教他下井去看驗的實必知休咎大尹依言即具奏朝廷便指揮獄中揀選當死罪人下井要看仔細大尹和衆人到地頭押過罪人把籃盛了用轆轤放將下去只聽鈴响上來看時止有骨頭一箇下去一箇死二人下去一雙亡似此壞了數十人獄中。受了張員外囑托。也要謀害鄭信大尹台旨教獄中但有罪人都要押來郤謀害鄭信不得只得押來大尹教他下井去鄭信道下去不辭願乞五件物大尹

問要甚五件、鄭信道要討頭盔衣甲和寶劍一口、一斗酒二一觔肉炊餅之類大尹即時教依他所要、一一將至面前、鄭信喝了喏、把酒肉和炊餅喫了、披掛衣甲、仗了劍衆人喝聲采、但見

　頭盔似雪衣甲如銀、穿一雙抹綠皂靴、手仗七星寶劍、

鄭信打扮了、坐在籃中、轆轤放將下去、鈴響絞上來看時不見了鄭信、那井中黑氣也便不起大尹再教放下籃去取時、杳無蹤跡、一似石沉大海、線斷風箏、大尹和衆官等候多時、且各自回衙去、都說未發跡

受恭因家節度使鄭信、到得井底、便走出籃中、仗劍在手、去井中一壁立地、初下來時便黑、在下多時却明、鄭信低頭看時、見一壁廂一箇水口、却好容得身、挨身入去、行不多幾步、擡頭看時、但見

山嶺相連、煙霞繚繞、芳艸長茸茸嫩綠、巖花噴馥清香、蒼崖鬱鬱長青松、曲澗涓涓流細水、

鄭信正行之間、悶悶不已、知道此處是那裏、又沒人煙、日中前後、去松陰竹影稀處望時、只見飛簷碧瓦、棟宇軒窓、想有幽人居止、遂登危歷險、尋徑而往、只聞流水松聲、步履之下、蕭蕭林麓兩分、巒峯四合、但

見

溪深水曲風靜雲開青松鎖碧瓦朱甍修竹映雕簷玉砌樓臺高聳院宇深沉若非王者之宮必是神仙之府。

鄭信見這一所宮殿便去宮前立地多時更無一人出入擡頭看時只見門上一面硃紅牌金字寫着日霞之殿裏面寂寥杳無人跡仗劍直入宮門走到殿內只見一個女子枕着件物事斛斜地裸體而臥但見

蘭柔柳困玉弱花羞似楊妃出浴捧香衾如西子

心疾，試玉枕，郤看歛翠，挑臉凝紅，郤是西園芍藥倚朱闌，南海觀音初入定。鄭信見了女子，這郤是此怪，便悄悄地把隻手搋着那女子，拿了枕頭的物事，又輕輕放下女子頭，走出外面看時，郤是箇乾紅色皮袋。鄭信不解其故，把這件物事，去花樹下，將劍掘箇坑埋了，又回身仗劍再入殿中，看着那女子，盡力一喝道：起。只見那女子閃開那嬌滴滴眼兒，荒忙把萬種妖嬈諕做一團，回頭道：鄭郎，你來也，妾守空房，等你多時，妾與你五百年前姻眷，今日得見你。那女子初時待要變出本相，郤

被鄭信偷了他的神通物事只得將錯就錯若是生得不好時把來一劍剁了卻見他如花似玉不覺心動便問女子孰氏女子道丈夫你可放下手中寶劍脫了衣甲妾和你少叙綢繆但見

暮雲籠帝樹海露罩池塘雙雙粉蝶宿芳叢對對黃鸝棲翠柳畫梁悄悄珠簾放下燕歸來小院沉沉繡被薰香人欲睡風定子規啼玉樹月移花影上紗窗

女子便叫青衣安排酒來頃刻之間酒至面前百味珍羞俱備飲至數盃酒已半酣女子道今日天與之

怎得見丈夫盡醉方休。鄭信推辭，女子道：妾與鄭郎是五百年前姻眷，今日豈可推托。又喫了多時，乃令青衣收過盃盤，兩箇同攜素手，共入蘭房。正是

繡幃低垂，羅衾漫展。兩情歡會，共訴海誓山盟；二意和諧，多少雲情雨意。雲淡淡天邊鸞鳳，水沉沉交頸鴛鴦。寫成今世不休書，結下來生合歡帶。

到得天明，女子起來道：丈夫夜來深荷見憐。鄭信道：深感娘娘見愛，未知孰氏，恐另日相見，郎當報答。深思女子道：妾乃日霞仙子，我與丈夫盡老百年，何有思歸之意。這兩口兒同行竝坐，暮樂朝歡。忽一日，那

女子對鄭信道丈夫你耐靜則箇我出去便歸鄭信道到那裏去女子道我今日去赴上界蟠桃宴便歸留下青衣相伴如要酒食便指揮有件事囑付丈夫切不可去後宮遊戲若還去時利害非輕那女子分付了暫別兩箇青衣伏侍鄭信獨自無聊遂令安排幾盃酒消遣思量却似一場春夢留落在此適來我妻分付莫去後宮想必另有景致不交我去我再試探則箇遂移步出門迤邐奔後宮來打一看又是一箇去處一箇宮門到得裏面一箇大殿金書牌額月華之殿正看之間聽得鞋履響鄭 步鳴嘻笑喧譁

之聲、只見一簇青衣擁着一箇仙女出來、生得

盈盈玉貌、楚楚梅粧、口點櫻桃、眉舒柳葉、輕籠烏雲之髮、風消雪白之肌、不讓照水芙蓉、恐是凌波菡萏、一塵不染、百媚俱生、

鄭信見了、喜不自勝、只見那女子、便道好也、何處不尋、甚處不覓、元來我丈夫只在此間、不問事繇、便把鄭信簇擁將去、叫道丈夫你來也、妾守空房、等你久矣、鄭信道、娘娘錯認了、我自有渾家在前殿、那女子不繇分說、簇擁到殿上、便教安排酒來、那女子和鄭信飲了數盃、二人携手入房、向鴛幃之中、成夫婦之

體頃刻間、雲收雨散、整衣而起、只見青衣來報前殿日霞娘娘來見、這女子慌忙藏鄭信不及、日霞仙子走至面前道、丈夫你却走來這裏則甚、便掩住鄭信臂膊、將歸前殿、月華仙子見了、柳眉剔豎、星眼圓睜、道你却將身嫁他、我却如何、便帶數十箇青衣奔來、直至殿上道、姐姐、我的丈夫你却如何奪了、日霞仙子道、妹妹、是我丈夫、你却說甚麼話、兩箇一聲高似一聲、這鄭信被日霞仙子把來藏了、月華仙子無計奈何、兩箇打做一團、紐做一塊、鬭了多時、月華仙子覺道鬭他不下、[illegible]起跑至虎穴、變出本相、那日

霞仙子也待要變元來被鄭信埋了他的神通便變不得却輸了荒忙走來見鄭信兩淚交流道丈夫只因你不信我言故有今日之苦又被你埋了我的神通我變不得若要奈何得他可把這件物事還我鄭信見他哀求不已只得走來殿外花樹下掘出那件物事來日霞仙子便再和月華仙子鬬聖日霞仙子又輸了走回來鄭信道我妻又怎的奈何他不下日霞仙子道爲我身懷六甲廝那賤人不得我有件事告你鄭信道我妻有話但說日霞仙子教青衣去取來不多時把一張弓一隻箭道丈夫此弓非人間所

千變萬化八字妙贊弓出現

有之物名爲神臂弓百發百中我在空中變就神通和那賊人鬬法你可在下看着白的射一箭助我一臂之力鄭信道好你但放心說不了月華仙子又來兩箇上雲中變出本相相鬬鄭信在下看時那裏見兩箇如花似玉的仙子只見一箇白一箇紅兩箇蜘蛛在空中相鬬鄭信道原來如此只見紅的輸了便走後面白的趕來被鄭信彎弓覷得親一箭射去喝聲道着把白蜘蛛射了下來月華仙子大猶無聲便罵鄭信負心賊瞞着了我也自往後殿去不願這裏日霞仙子收了本相依先一箇如花似玉佳人看着

鄭信道丈夫深荷厚恩與妾爲姻使妾得遂於身偕老之願兩箇自此甚說得著行則並肩坐則疊股無片時相捨正是

春和淑麗同攜手于花前夏氣炎蒸共納涼于花下秋光皎潔銀塘與桂偶同圓冬景嚴凝玉體與香肩共煖受物外無窮快樂享人間不盡歡娛

倏忽間過了三年生下一男一女鄭信自思在此雖是朝歡暮樂作何道理發跡變態遂告道感荷娘娘收留在此一住三年生男育女若得前途發跡報答我妻是吾所願日霞仙子見說淚下如雨道丈夫你

去不爭教我如何兩箇孩兒却是怎地鄭信道我若得一官半職便來取你們仙子道丈夫你要何處去鄭信道我往太原投軍仙子見說便道丈夫我與你一件物事教你去投軍有分發跡便叫青衣取那張神臂剋敵弓便是今時踏發弩分付道你可帶去軍前立功定然有五等諸侯之貴這一男一女與你撫養在此道待一紀之後奴自遣人送還鄭信道我此去若有發跡之日早晚來迎你母子仙子道你我相遇亦是夙緣今三年限滿仙凡路隔豈復有相見之期乎說罷不覺潸然下淚鄭信初時求去臨說相見

無期心中感傷亦流淚不已情願再住幾時仙子道夫妻緣盡自然分別妻亦不敢留君恐誤君前程必遭天譴即命青衣置酒餞別飲至數盃仙子道丈夫你先前携來的劍和那一副盔甲權留在此他日送兒女還你那時好作信物鄭信道但憑賢妻主意仙子又親勸別酒三盃取一大包金珠相贈親自送出宮門約行數里之程遠遠望見路口仙子道丈夫你從此出去便是大路前程萬里保重保重鄭信方欲眷戀忽然就脚下起陣狂風風定後已不見了仙宮但見

青雲藏寶殿、薄霧隱廻廊、靜聽不聞消息之聲、回視已失峯巒之勢、日霞宮想歸海上、神仙女料返蓬萊、多應看罷僧繇畫、捲起丹青一幅圖

鄭信把了一張神臂弓、呆呆的立了半晌、沒奈何只得前行、到得路口、看時却是汾州大路、此路去河東太原府不遠、那太原府主却是种相公諱師道、見在出榜招軍、鄭信走到轅門投軍、獻上神臂弓、种相公大喜、分付工人、如法製造數千張、遂補鄭信爲帳前管軍指揮、後來收番、累立戰功、都虧那神臂弓之用、十餘年間、直做到兩川節度使之職、思念日霞公主

恩義並不婚娶話分兩頭再說張俊卿員外自從那年鄭信入井之後好生思念每年逢了此日就差主管備下三牲祭禮親到井邊祭奠也是不忘故舊之意如此數年未嘗有缺忽一日祭奠回來覺得身子困倦在廳屋中少憩片時不覺睡去夢見天上五色雲中燦爛奪目忽然現出一位紅衣仙子左手中抱着一男右手中抱着一女高叫張俊卿這一對男女是鄭信所生今日交付與你你可好生撫養待鄭信發跡之後送至劍門不可負吾之托說罷將手中男女從半空裏撇下來員外接受不迭驚出一身冷汗

驀然醒來、口稱奇怪、尚未轉動、只見門公報道、方纔有箇白鬚公公、領着一男一女、送與員外、說道員外在古井邊曾受他之托、又有送這箇包裹這一口劍說是兩川節度使的信物在內、教員外親手開看、男女不知好歹、特來報知、張員外聽說、正符了夢中之言、打開包裹看時、却是一副盔甲在內、和這口劍枝起、親走出門前看時、已不見了白鬚公公、但見如花似玉的一雙男女、約莫有三四歲長成、問其來歷、但云娘是日華公主教我去跟尋鄭家爹爹、再叩其詳、總不能言、張員外想道、鄭信已陷井中、幾曾出來、那

裏又有兒女、真非是同名同姓的、又想起岳廟之夢、分明他有五等諸侯之貴、心中委決不下。且收留着這雙男女、好生撫養、一面打探鄭信消息、光陰如箭、看看長大、張員外把作自己親兒女看成、男取名鄭武、女取名彩娘、張員外自有一子、年紀相方、叫做張文。一文一武、如同親兄弟、同在學堂攻書、彩娘自在閨房針指、又過了幾年、並不知鄭信下落、忽一日、張員外走出廳來、忽見門公來報、有兩川節度使差來進表官員、寫了員外姓名居址、問到這裏、他要親自求見員外、心中疑慮、忙教請進、只見那差官、

頭頂纓簇大帽腳踏粉底烏靴、身穿獨窠袍襖子、腰繫鬧粧纏鐵挺帶、行來魁岸之容、面帶風塵之色、從者牽着一匹大馬相隨

張員外降階迎接敘禮已畢、那差官取出一包禮物并書信一封說道節級鄭寄多多拜上張員外拆書看時認得是鄭寄信手筆、書上寫道

信向蒙恩人青目、獄中又多得看覷此乃莫大之恩也前入古井、自分無幸、何期有日逢仙子之過佑偎三年、復蒙資斧、送出汾州投軍、果立戰功今叨節鉞在於蜀中、向緣無便屈有失奉候、今因進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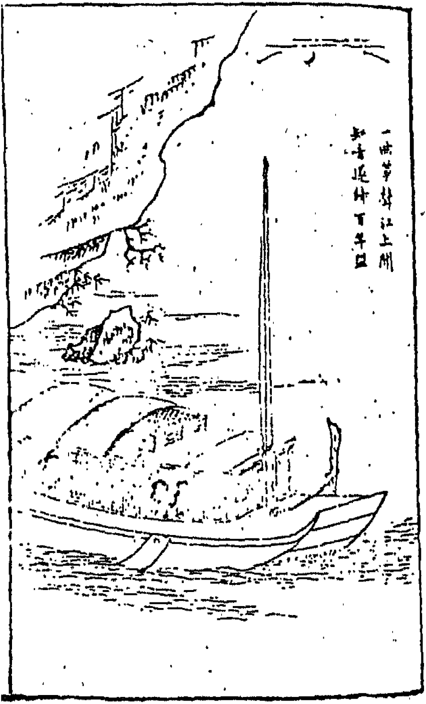
之儀、薄具黃金三十兩、蜀錦十端、權表微忱、億不
畏蜀道之難、肯到敝治、光顧信之萬幸、懸望懸望
張員外看罷、舉手加額、道鄭家果然發跡變泰、又不
忘故舊、遠送禮物與、乃有德有行之人也、遂將向來
夢中之事一一與差官說知、差官亦驚訝不已、是日
設筵欵待差官、那差官曉得是有品級的武職、都受
了節使分付言語來迎取張員外的、好生謙遜、張員
外就留他在家中作寓、日日宴會、閒話休敘、過了十
來日、公事了畢、差官催促員外起身、張員外與渾家
商量、要帶那男女送還鄭節使、又想女兒不便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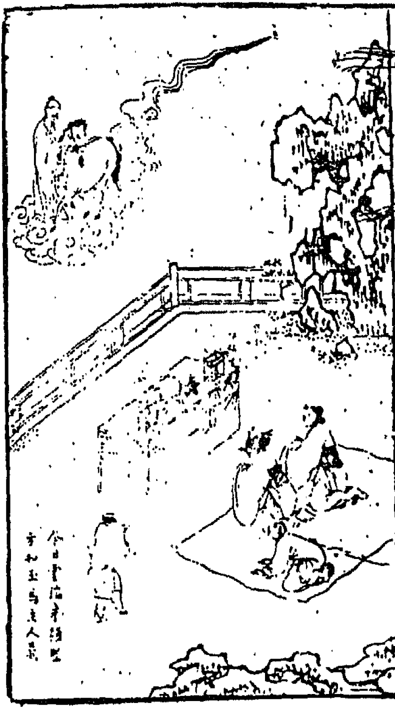
只得留在家中單帶那鄭武上路隨身行李童僕四人和差官共是七箇馬一同出了汴京望劍門一路進發不一日到了節度使衙門差官先入禀復鄭信忙教請進私衙以家人之禮相見員外率領鄭武拜認父親敘及白髮公公領來相托獻上層甲腰刀信物并說及兩翻奇夢鄭信念起日華仙子情分淒慼傷感屈指算之恰好一十二年男女皆一十二歲仙子臨行所言分毫不爽其時大排筵會管待張員外禮爲上賓就席間將女兒彩娘許配員外之子張文規家相歸此謂以德報德也却說鄭信思念日霞仙

子不已、於錦江之傍建造日霞行宮、俾其北北歸家能親往行香、再說張員外住了三月有餘思想家鄉鄭信不敢强留安排車馬、送出十里長亭之外附道之厚、自不必說又將黃金百兩、托員外施舍岳廟修造炳靈公大殿、後來因金兀朮入寇天子四下發兵鄭信帶領兒子鄭武勤王累敗金兵到汴京復與張俊卿相會、方纔認得女婿張文、及女兒彩娥鄭信壽至五十餘白日看見日霞仙子、車駕來迎無疾而逝其子鄭武以父蔭累官至宣撫使、其後金兵入寇不已各郡縣俱做神臂弓之例多能　賊到嶽飲非狩康

王渡江爲金兵所追忽見空中有金甲神人率領陰兵以神臂弓射賊賊兵始退康王見旗幟上有鄭字以問從駕之臣有人奏言前兩川節度使鄭信曾威魁敵神臂弓此必其神來護駕耳康王既即位敕封明靈昭惠王立廟于江上至今古蹟猶存詩曰

鄭信當年未遇時　後觀夢裏已先知
運來自有因緣到　到手休嫌早共遲


一曲琵琶江上州
知音遲伴百年旦


今日書臨未將盡
方知玉局是人家

卷第三十二

黃秀才徼靈玉馬墜

淨几明窗不染塵　圖書鎮日與相親
偶然談及風流事　多少風流悞了人

話說唐乾符年間揚州有一秀士姓黃名損字益之、年方二十一歲、生得丰姿韶秀、一表人才、兼之學富五車、才傾八斗、同輩之中、推爲才子、原是閥閱名門、因父母早喪、家道零落、父親手裏、遺下一件寶貝是一、塊羊脂白玉雕成個馬兒、喚做玉馬墜、色澤溫潤、鏤刻精工、雖然是小小東西等閑也沒有第二件勝

寶帶玉墜從來作耳猶況愛惜人才者乎

得他的黃損秀才自幼愛惜佩帶在身不曾頃刻之離偶一日閑遊市中遇着一個老叟生得怎生模樣頭帶箬葉冠身穿百衲襖腰繫黃絲縧手執逍遙扇童顏鶴髮碧眼方瞳不是蓬萊仙長也須學道高人

那老者看着黃生微微而笑黃生見其儀容古雅欻然起敬邀至茶坊獻茶敘話那老者所談無非是理學名言玄門妙諦黃生不覺嘆服正當語酣之際黃生偶然舉袂老者看見了那玉馬墜兒道願借一觀黃生即時解下雙手獻與老者老者看了又看贊嘆

惺旅少夫
另有異人
之逆

漢賞問道此墜價值幾何老漢意欲奉價相求未審郎君允否黃生荅道此乃家下祖遺之物老爺若心愛便當相贈何論價乎老者道既蒙郎君慷慨不吝老漢何敢固辭老漢他日亦有所報便將此墜懸掛在黃絲絲上拱手而別其去如飛生愕然驚怪想道此老定是異人恨不曾問其姓名也這段話問過不題卻說荆襄節度使劉守道平昔慕黃生才名差官持手書一封白金綵幣聘爲幕賓如何叫做幕賓但凡幕府軍民事冗要人商議况一應章奏及書札亦須要個代筆必得才智兼全之士方稱其職厚其禮

幕、奉爲上賓、所以謂之幕賓、又謂之書記、有官職者則謂之記室參軍、黃損秀才正當窮困無聊之際、却聞得劉節使有此美意、遂欣然許之、先寫了回書、打發來人、約定了日期自到荊州謁見、差官去了、黃生收拾衣裝、別過親友、一路搭船、行至江州、忽見巨舟泊岸、蓬窓雅潔、朱欄油幕、甚是整齊、黃生想道、我若趁得此船、何愁江中波浪之險乎、適有一水手上岸沽酒、黃生尾其後而問之、此舟從何而來、今往何處、水手答道、敝人姓韓、今往蜀中做客、黃生道、此去蜀中必從荊江而過、小生正欲往彼、未審可容附舟否

水手道船頗寬大那爭趁你一人只是主人家眷在上未知他意允否若何黃生取出青蚨三百奉爲酒資求其代言水手道官人但少停于此待我禀過主人方敢相請須臾水手沽酒回來黃生復囑其善言方便水手應允不一時見船上以手相招黃生即登舟相問水手道主人最重斯文說是個单身秀士並不推拒但前艙貨物充滿只可於艄頭存坐夜間在後火艙歇宿主人家眷在於中艙切須謹慎勿取其怪遂引黃生見了主人尊翁言談之間甚相契道是夜黃生在後火艙中坐了一回方欲解衣就寢忽聞

箏聲裊娗其聲自中檐而出黃生披衣起坐側耳聽之、乍雄乍細若沉若浮或如鴈語長空或如鶴鳴曠野或如清泉赴壑或如亂雨洒窓漢宮初奏明妃曲唐家新諧雨淋鈴、

唐時第一琵琶手是康崑崙第一箏手是郝善素揚州妓女薛瓊瓊獨得郝善素指法瓊瓊與黃生最相契厚僖宗皇帝妙選天下知音女子入宮供奉揚州刺史以瓊瓊應選黃生思之不置遂不忍復聽彈箏今日所聞箏聲宛似瓊瓊所彈黃生痛膓斷寄詩交

深人靜、舟中俱已睡熟、黃生推篷而起、悄然從窗隙中窺之、見艙中一幼女、年未及笄、身穿杏紅輕綃、雲鬟半嚲、嬌豔非常、燃蘭膏、焚鳳腦、纖手如玉、撫箏而彈、須臾曲罷、蘭銷篆滅、杳無所聞矣、那時黃生神魂俱蕩、如逢神女仙妃、薛瓊瓊輩又不足道也、在艙中展轉不寐、吟成小詞一首、詞云、

生平無所願、願作樂中箏、得近佳人纖手子、研羅
裙上放嬌聲、便死也為榮、

一夜無眠、巴到天明、起坐便取花箋一幅、楷寫前詞、後題維揚黃損四字、疊成方勝、藏于懷袖、梳洗已畢

頻頻向中艙覷望絕無動靜少頃韓翁到後艄去拜就拉往前艙獻茶黃生身對老翁心懷幼女自覺應對失次心中惝怳而韓翁殊不知也忽聞中艙金盆聲響生意此女盥漱急急起身從船艙而過偷眼窺覷窗櫺不甚分明而香氣芬馥撲于鼻端生之魂已迷而骨已軟矣急于袖中取出花箋小詞從窗隙中投入誠恐舟人旁瞩移步遠遠而立兩隻眼覷定窗櫺真個是目不轉睛却說中艙那女子梳粧盥手剛畢忽聞窗間簌簌之響取而觀之解開方勝乃是小詞一首讀罷贊嘆不已仍折做方勝藏于裙帶上錦

囊之中明明曉得趁船那秀才夜來閗箏而作借誦俱絕心中十分欣慕但內才如此不知外才何如遂啓半窗舒頭外望見生凝然獨立如有所思翩鳳之姿皎皎絕塵雖潘安衛玠無以過也心下想道我生長賈家恥爲販夫販婦若與此生得偕伉儷豈非至願本欲再看一時爲舟中耳目甚近只得掩窗黃生亦退于艙後然思慕之念益切時舟尚停泊未開黃生假推上岸屢從窗邊往來女閗窗外履聲亦必啓窗露面四目相視未免彼此送情只是不能接語正是

俳才情說不敢自斷矣

彼此滿懷心腹事、　大家都在不言中、

到午後、韓翁有鄰舟相識、拉上岸于酒家相欵、舟人俱整理蓬檣、為明早開船之計、黃生注目窗楯、適此女推窗外望、見生、忽然退步、若含羞欲避者、少頃復以手招生、生喜出望外、移步近窗、女乃倚窗細語道、夜分先寢、妾有一言、黃生再欲叩之、女已掩窗而去矣、黃生大喜欲狂、恨不能一拳打落日頭、把孫行者的瞌睡蟲遍派滿船之人、等他呼呼睡去、獨留他男女二人、叙一個心滿意足、正是

無情不恨良宵短　有的偏嫌此日長

至夜韓翁扶醉而歸到船即睡推至更深、舟子俱已、安息微微開隔壁彈指三聲黄生急整冠起視時新月微明輕風徐拂、女已開半戶、向外而立黄生即于船舷上作揖女于艙中荅禮生便欲跨足下船、女不許、向生道慕君之才、本欲與君吐露心腹、幸勿相偪、黄生亦不敢造次乃惣身坐於窓口女問生道君何方人氏有妻室否、黄生荅道維揚秀才、家貧未娶女道妾之母裴姓亦維揚人也吾父雖徽籍浮家蜀中、向到維揚聘吾母爲側室止生妾一人十二歲、吾母見背、今三年喪畢吾父移妾歸蜀耳、黄生道、既如此則

我與小娘子、同鄉故舊、安得無情乎、幸遇芳名當錄胷臆、女道姜小字玉娥、幼時吾母教以讀書識字、頗通文墨、昨承示佳詞、逸思新美、君眞天下有心人也願得爲伯鸞婦、效孟光舉案齊眉、妾願足矣、黃生道小娘子既有此心、我豈木石之比、誓當竭力圖之、若不如願、當終身不娶、以報高情、女道慕君才調、不羞自媒、異日富貴、勿令妾有白頭之嘆、黃生道、卿家雅意、陽侯河伯實聞此言、如有負心、天地不宥、但小娘子乃尊翁之愛女、小生逆旅貧傭、即使通媒、尊翁未必肯從、異日府去人離、相會不知何日、不然小娘子

恭復從此
既不得已

有何奇策使小生得遂盟言女道夜話已久殷父酒且醒矣難以盡言此後三月必到涪州十月初三日乃水神生日吾父每出入必往祭賽舟人盡行君以是日能到舟次一會當爲决終身之策幸勿負約使妾望穿兩眸也黃生道既蒙良約敢不趨赴言罷舒手欲攜女臂忽聞韓翁酒醒呼茶女急掩窓黃生遂退就寢怨忽如有所失從此合眼便見此女頃刻不能忘情此女亦不復啓窓見生矣舟行月餘方抵荊江正值上水順風舟人欲趕程遂催生登岸生雖徘徊不忍離以推托將酒錢賄了舟子别過韓翁取包

娥上岸復佇立凝視中船凄然欲淚女亦微啟窓槅停眸相送俄頃之間揚帆而去迅速如飛黃生盼望良久不見了船不覺墮淚傍人問其緣故黃生哽咽不能荅一語正是

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與人言無二三

黃生呆立江岸直至天晚只得就店安歇次早問了守帥府前投了名刺劉公欣然接納叙起敬慕之意即日開筵相待黃生于席間思念玉娥食不下咽劉公見其精神恍惚疑有心事再三問之黃生含淚不言但云中途有病未痊劉公亦好言撫慰至晚劉公

親自送入書館鋪設極其華整、黃生心不在焉、甚而已過了數日黃生恐誤玉娥之期、托言、欲往鄰郡訪一故友、暫假出外、月餘即返、劉公道事務倥傯、或欲請教、且待少暇、當從尊命、又過了數日生再開言、劉公只是不允生度不可强又公館守衛嚴密夜間落鎖不便出入一連躊躇了三日夜更無良策忽一日問館童道此間何處可以散悶館童道一墻之隔便是本府後花園中亭臺樹木儘可消遣黃生命童子開了書館引入後園遊玩了一番、問道花園之外還是何處館童道墻外便是街坊周圍有人巡警日

可識墻不少事亦是

則敲梆夜則打更老爺法度好不嚴哩黃生燃在肚裏暗暗打帳除非如此如此是夜和衣而臥寢不成寐捱到五更鼓聲已絕寂無人聲料此際司更的辛苦了一夜必然睏倦此時不去更待何時近墻有石榴樹一株黃生攀援而上聳身一跳出了書房的粉墻靜悄悄一個大花園圍墻上都有荊棘黃生心生一計將石塊填腳先扒開那些棘刺踰墻而出並無人知覺早離了帥府趁此天色未明撒開腳步便走忙忙若喪家之狗急急如漏網之魚有詩爲證

已效鄒生入幕　何當干木踰垣

豈有墻東窺宋　却同月下追韓

次日館中童子早起承值叫聲奇怪門不開戶不開房中不見了黃秀才忙去報知劉公劉公見說喫了一驚親到書房看了一遍一步步看到後園見棘刺扒動墻上有缺想必那沒行止的秀才從此而去正不知甚麼急務當下傳梆升帳拘巡警員役詢問皆云不知劉公責治了一番因他說鄰邦訪友差人於襄鄧各府逐縣挨查緝訪並無踪影嘆息而罷話分兩頭却說黃秀才自離帥府挨門出城又怕有人追趕放脚飛跑逢人問路晚宿早行遥望涪州而進自

古道無巧不成話趕到涪州剛剛是十月初三日且說黃秀才在帥府中擔閣多日如何趕得上只因客船重大且是上水有風則行無風則止黃秀才從陸路短盤風雨無阻所以趕着了沿江一路探尋只見高檣巨艦比次湊集如魚鱗一般逐隻挨去並不見韓翁之舟心中早已着忙莫非忙中有錯還是再推轉去方欲回步只見前面半箭之地江岸有枯柳數株下面单单泊着一隻船兒上前仔細看那船上寂無一人止中艙有一女子獨倚蓬窓如有所待那女子非別正是玉娥因爲有黃生之約恐眾人耳

目之下，相傍不便，在父親前只說愛那柳樹之下泊船，俯臨有趣。韓翁愛女，言無不從。此時黃生一見其喜非小。

謾說洞房花燭夜　且喜他鄉遇故知

那玉娥望見黃生，笑容可掬。其船離岸尚遠，黃生便欲跳上。玉娥道：水勢甚急，須牽纜至近，方可。黃生依言，便舉手去牽那纜兒，也是合當有事，那纜帶在柳樹根上，被風浪所激，已自鬆了。黃生去拿他時，便脫了結。你說巨舟在江濤洶湧之中，何等力氣，黃生又是個書生，不是筋節的，一隻手如何帶得住？說時遲

那時快只吽得一聲阿呀但見舟逐順流下水去若飛電若現若隱瞬息之間不知幾里黃生沿岸吽呼衆船上都往水神廟祭賽去了便有來往舟隻那肯江水勢又與下面不同離川江不遠瞿塘三峽一路下來如銀河倒瀉一般各船過此一個個手忙脚亂自顧且不暇何暇顧別人黃生狂走約有一二十里到空濶處不見了那船又走二十來里杳無覓處欲待轉去報與韓翁知道又恐反惹其禍對着江面痛哭了一場想起遠路天涯孤身無倚欲再見劉公又無顏面况且盤纏缺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不如投

向江流或者得小娘子重見相見也見我黃損不是負心之人罷罷罷

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與風流作話文

黃秀才方欲投江只聽得背後一人叫道不可不可黃生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淮揚市上曾遇着請他玉馬墜兒這個老叟黃生見了那老叟又羞又苦淚如雨下老叟道郎君有何痛苦說與老漢知道或者可以分憂一二黃生道到此地位不得不說了便將初遇玉娥及相約涪江纔斷舟行之事備細述了一遍老叟呵呵大笑道原來如此此須小事如何便

拚得一條性命、黃生道、老翁是局外之人、把這事看得小、依小生看來、比天更高、比海更闊、這事大得多哩、老叟把十指一輪、說道、老漢頗通數學、方纔輪算尊可命不該絕、郎君還有相會之期、此去前面一里之外、有一茅菴、是我禪兄所居、郎君但往借宿、徐以此事求之、彼必能相濟、老漢不及奉陪、黃生道、老翁若不同去、恐禪師未必相信、不肯留宿、老叟道、郎君前所惠玉馬墜兒、老漢假帶在身、我禪兄所常見、但以此為信可也、說罷、就黃絲縧上解下玉馬墜來、遞與黃生、黃生拔得在手、老叟竟自飄然去了、黃生留

心事攪亂依舊不曾問得姓名怏怏無及天色已晚且自前去約行一里之外果然荒野中獨獨有個茅菴其門半掩黃生挨身而入佛堂中一盞琉璃燈半明不滅居中放個蒲團一位高年胡僧與塑的西番羅漢無二盤膝打坐雙眸緊閉如入定之狀黃生不敢驚動端跪于前約有一個時辰胡僧開眼看見喝道何物俗子敢來混入黃生再拜奉上玉馬墜代老叟致意今晚求借一宿胡僧道一宿不難但寥野荒茫郎君此行將何底止黃生道小生黃損正有心願欲求聖僧指迷遂將玉娥涪州之約始終敘述因而

肯問討胡僧道倫出家人心如死灰那管人間兒女之事黄生拜求不已胡僧道郎君念既至誠可通神明但觀郎君必是仕宦中人品大丈夫以致身青雲顯宗揚名爲本此事須於成名之後徐容及之黄生又拜道小生舉目無親口食尚然不周那有功名之念適聞若非老翁相救已作江中之鬼矣胡僧道佛座下有白金十兩聊助郎君路費且往長安俟機緣到日當有以報命耳說罷依先閉目入定去了黄生身體亦覺困倦就蒲團之側曲肱而枕之猛然睡去醒將轉來已是傍晚時候但見破殿荒苔塔壁俱毀

並不見坐禪胡僧的踪跡、上邊佛像也剝落、破碎不成模樣、佛座下露出白晃晃一錠大銀、錠上鑿有黃損二字、黃生叫聲慚愧、方知夜來所遇眞聖僧也、向佛前拜禱了一番、取了這錠銀子、權爲路費、逕往長安、正是人有逆天之時、天無絕人之路、

萬事不由人計較、　一生都是命安排、

話分兩頭、却說韓翁同舟人賽神回來、不見了船、急忙尋問別個守船的、看見、都說斷了纜、被流水淌下去多時了、我們沒本事救得、韓翁大驚、一路尋將下來、問岸上人所說亦是如此、尋了兩三日並無影

聲痛哭而回不在話下再說揚州妓女薛瓊瓊鴇兒叫做薛媼爲女兒瓊瓊以彈箏充選入宮供奉以及二載薛媼自去了這女兒門戶蕭條乃買舟欲往長安探女希求天子恩澤其舟行至漢水見有一覆舟自上流而下迴避不迭碎的一聲正礙了船頭那隻船就停止不行了舟人疑覆舟中必有財物遂牽近岸邊用斧劈開其中有一女子薛媼聞知忙教救出已是淹淹將盡只有一絲未斷原來冬天水寒但是下水便沒了命只因此女藏在中艙船底遮蓋煖氣未浸所以留得這一息生氣舟中貨物已自漂失了

薛媼[illegible]不[illegible]若[illegible]下[illegible]有志已[illegible]瓊璫[illegible]矣

便有存留舟人都分散去了女兒瓊璫正想沒有個替代見此女容貌美麗喜不可言慌忙將通身濕衣解下置于絮被之內自已將肉身偎貼那女子得了暖氣漸漸甦醒然後將姜湯粥食慢慢扶持又將好言撫慰女子漸能言語索取濕衣中錦囊薛媼問其來歷女子荅道奴家姓韓小字玉娥隨父往蜀舟至涪州父親同舟人往賽水神奴家獨守舟中偶因纜脫漂沒到此薛媼道可曾適人麽玉娥道與維揚黃損秀才曾有百年之約錦囊中藏有花箋小詞即黃郎所贈也薛媼道黃秀才原是我女兒

瓊瓊舊交、此人才貌雙全、與小娘子正是一對良緣、小娘子不須憂慮、隨老身同到長安、來年大比、黃秀才必來應舉、那時待老身尋訪他來、與娘子續秦晉之盟、豈不美乎、玉娥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自此玉娥遂拜薛媼爲義母、薛媼亦如已女相待、正是

休言事急且相隨　　受恩深處親骨肉

不一日、行到長安、薛媼賃了小小一所房子、同玉娥住下、其時瓊瓊入宮進御、寵倖無比、曉得假母到來、無繇相會、但遣人不時餽送些東西候問、玉娥又扃戶深藏、終日鍼指、以助薪水之費、所以薛媼日用寬

然有餘光陰似箭不覺歲盡春來怎見得有詩爲證

爆竹聲中一歲除　春風送煖入屠蘇
千門萬戶曈曈日　總把新桃換舊符

且說除夜玉娥想着母死父離情人又無消息暗暗墮淚是夜睡去夢見天門大開一尊羅漢從空中出現玉娥拜訴衷情羅漢將黃紙一書從空擲下紙上寫維揚黃損佳音六字玉娥大喜方欲開看忽聞霹靂一聲驚然驚覺乃是人家歲朝開門放火炮聲響玉娥想了一回凄然不樂其日新年只得强起梳粧薛媼往鄰家拜年去了玉娥垂下竹簾立于門內眼

覷街市上人來人往、心中想道、今年是大比之期、不知黃郎曾到長安否、若得他此地經過、重逢一面、應着夜來之夢、也不枉奴死裏逃生、方纔轉動念頭、忽見一個胡僧、當簾而立、高叫道、募化有緣男女、玉娥從簾中仔細一看、那胡僧面貌、與夜來夢中所見羅漢無異、不覺竦然起敬、孤身女子、却又不好招接他、正在躊躕、那胡僧竟自揭簾而入、玉娥倒退幾步、閃在一邊、胡僧直入中庭、盤膝而坐、頂上現出毫光數道、直透天門、玉娥大驚、跪拜無數、稟道、弟子墮落火坑、有風塵未了、望羅漢指示迷津、救拔苦海、胡僧道

汝誠念皈依但尚有塵劫未脫老僧贈汝一物可竊藏于身畔勿許一人知道他日夫婦重逢自有徵驗當下取出一件寶貝贈與玉娥乃是玉馬墜兒玉娥收訖即見一道金光沖天而起胡僧忽然不見玉娥知是聖僧顯化望空拜謝將玉馬墜牢繫襟帶之上辭媼同來並不題起

滿懷心事無人訴　一炷心香禮聖僧

再說黃損秀才得胡僧助了盤纏一逕往長安應試然雖如此心上只掛着玉娥也不去溫習經史也不去靜養精神終日串街走巷尋覓聖僧庶幾一遇早

出幾回。終日悶悶而已。試期已到。黃生只得隨例入場。舉筆一揮。絕不思索。他也只當應個故事。那有心情去推敲磨練。誰知那偏是應故事的文字。容易入眼。正是

不願文章中天下。　只願文章中試官。

金榜開時。高高掛了一個黃損名字。除授部郎之職。其時呂用之專權亂政。引用無籍小人。左道惑衆。中外嫉之如仇。然怕他權勢。不敢則聲。黃損獨條陳他前後奸惡。事事有據。天子聽信。勅呂用之免官就第。黃生少年高第。又上了這個疏。做了天下第一件快心

[illegible]有識見若玉娥[illegible]心術何如耳

之事那一個不欽服他眞假名傾朝野長安貴戚聞黃生尚未娶妻多央媒說合求他爲婿黃生心念玉娥有盟言在前只是推托不允那時薛媼也風聞得黃損登第欲待去訪他到是玉娥教他且慢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未知黃郎眞心何如這也是他把穩處話分兩頭且說呂用之閒居私第終日講爐鼎之事差人四下緝訪名姝美色以爲姬妾有人誇薛媼的養女名曰玉娥天下絕色只是不肯輕易見人呂用之道只怕求而沒有那怕有而難求當下差幹僕數十人以五百金爲聘也不通名道姓竟撤向薛媼

家中、直入卧房、搶出玉娥、不由分説擡上花花媛轎、望呂府飛奔而去、嚇得薛媼軟做一團、急忙裏想不出的道理、後來曉得呂府中要人、聲也不敢則了、欲待投訴、黄損恐無益于事、反討他抱怨、只得忍氣吞聲、不在話下、且説玉娥到了府中、呂用之親自捲簾、看見姿容絶世、喜不自勝、即命丫鬟養娘、扶至香房、又取出錦衣數箱、奇樣首飾、教他裝扮、玉娥只是啼哭、將首飾擲之于地、一件衣服也不肯穿、丫鬟養娘回覆呂相公、呂相公只教莫難爲了他、好言相勸、衆人領命、你一句我一句、只是勸他順從、玉娥全然不

理正是

萬事可將權勢使　寸心不爲綺羅移
姻緣自古皆前定　堪笑狂夫妄用機

却說呂家門生故吏聞得相公納了新寵都來拜賀免不得做慶賀筵席飲至初更只見後槽馬夫喘吁吁上堂禀事道間有白馬一匹約長丈餘不知那裏來的突入後槽嚙傷群馬小人持棍趕他那馬直入內宅去了呂用之大驚道那有此事即命幹僕明火執杖同着馬夫于各房搜檢馬屁也不聞得一個都來回禀呂相公心知不祥之事不肯信以爲然只推

馬夫妄言、下老實打四十棍、革去不用、衆客感、不盡而散、呂用之乘着酒興踏入新房、玉娥兀自哭哭啼啼、呂用之一般也會幇襯、說道、我富貴無比、你若順從、明日就立你爲夫人、一生受用不盡、玉娥道、奴家雖是女流、亦知廉耻、曾許配良人、一女不更二夫、况相公珠翠成羣、豈少奴家一人、願賜矜憐以全名節、呂用之那里肯聽、用起拔山之力、抱向床頭按住、親解其衣、玉娥雙手拒之、氣力不加、口中罵聲不絕、正在危急之際、忽有白馬一匹、約長丈餘、從床中奔出、向呂用之亂撲亂咬、呂用之着忙、只得放手、喝教侍

入门有情
妒忌錯了

婢上前，那白馬在房中亂舞，逢着便咬，咬得侍婢十損九傷。呂用之驚惶逃竄，比及呂用之出了房門，那白馬也不見了。呂用之明明曉得是個妖孽，暗地差人四下訪求高人禳解。次日有胡僧到門，自言善能望氣，預知凶吉。今見府上妖氣深重，特來禳解。門上通報了，用之即日請進，甚相敬禮。胡僧道：府上妖氣深重，主有非常之禍。呂用之道：妖氣在于何處？胡僧道：似在房闈之內，待老僧細查。呂用之親自引了胡僧各房觀看，行至玉娥房頭，胡僧大驚道：妖氣在此。不知此房中是相公何人？呂用之道：新納小妾，尚未

僧說[illegible]
謬許節
古押衙之
俠[illegible]者
力不也

成婚胡僧道恭喜相公洪福齊天得遇老僧若成親之後相公必遭其禍矣此女乃上帝玉馬之精來人間行禍者今已到相公府中若不早些發脫禍必不免呂用之被他說着玉馬之事遂呼為神人請問如何發脫胡僧道將此女速贈他人使他人代受其禍相公便沒事了呂用之雖然愛那女色性命為重說得活靈活現怎的不怕又問了贈與誰人方好胡僧道只揀相公心上第一個不快的將此女贈之一月之內此人必遭奇禍相公可高枕無憂也呂用之被黃損一本劾奏罷官心中最恨的那時便定了個主

意即忙作禮道、領教、領教、分付將俟備齋相款、多取金帛厚贈胡僧道、相公天下福人、老僧特來相救、豈敢受賄、連齋也不喫、拂衣而去、

分明一席無稽話　却認非常禳禍功、

呂用之當時差人喚取薛媪到府說話、薛媪不敢不來、呂用之便道、你女兒年幼、不知禮數、我府中不好收用、聞得新進士黃損尚無妻室、此人與我有言、我欲將此女送他、解釋其恨、須得你親自送去、善言道達、必得他收納方好、薛媪叩首道、相公鈞旨、敢不遵依、呂用之又道、房中衣飾箱籠、盡作嫁資、你可自去

收拾竟自擡去連你女兒也不消相見了薛媼開言正中其懷中堂自有人引進香房玉娥見薛媼到來認是呂用之着他來解勸心頭突突的跳薛媼向女兒耳邊低說道你如今好了相公不用着我另送與一個知趣的人玉娥道奴家所以貪生忍恥跟隨到此只望韓郎一會若轉贈他人與陷身此地何異奴家寧死不願爲逐浪之萍隨風之絮也薛媼道方纔說知趣的人兒正是黃郎房中衣飾箱籠盡數相贈快些出門防他有翻悔之事玉娥道原來如此當下母子二人忙忙的收拾停當囑付丫鬟箏娘寄謝相

[illegible]

不淺

公與下腳力一道煙去了

鰲魚脫却金鈎去、　擺尾搖頭再不來、

却說黃損閑坐衙齋、忽見門役來報有維揚薛媽媽求見、黃生忙教請進、薛媼一見了黃生、連稱賀喜、黃生道、下官何喜可賀、薛媼道、老身到長安已半年有餘、平時不敢來冒瀆、今日特奉一貴官之命、送一位小娘子到府成親、黃生問道、貴官是那個、薛媼道、是新罷職的呂相公、黃生大怒道、這個奸雄、敢以美人局戲我、我若不看你舊時情分、就把你叱咤一場、薛媼道、官人休惱、那美人非別、却是老身的女兒、與官人

有瓜葛的黃生聞言就把慾容放下了五分從容問道令愛瓊瓊久已入宮供奉以下更有誰人與下官有何瓜葛薛媪道是老身新認的小女姓韓名玉娥黃生大驚道你在那裏相會來薛媪便把漢江拌枚之事說了一遍近日被呂相公用强奪去女兒抵死不從不知何故分付老身送與官人權爲修好之意黃生搖首道既被呂用之這廝奪去必然點污豈有自白發出之理又如何倩送與下官薛媪道只問我女兒便知黃生道莫非不是那維揚韓玉娥麼薛媪道見有官人所贈花箋小詞爲證遂出諸袖中遞過

被水浸濕過的都繡了黃生見之提起昔日浩江光景不覺慘然淚下即刻命肩輿人從同薛媼迎接玉娥到衙相會兩下抱頭大哭哭罷各叙衷腸玉娥舉玉馬墜對生說道妾若非此物必為呂賊所汚當以頭血濺其衣不復得見君面矣黃生見墜大驚道此玉馬墜原是吾家世寶去年涪洲獻與胡僧芳鄉何以得之玉娥道妾除夜曾得一夢次日歲朝遇一胡僧宛如夢中所見將此墜贈我囑付我夫妻相會都在這箇墜上妾謹藏于身那夜呂賊用强相犯忽有白馬從床頭奔出欲嚙呂賊呂賊驚悸逃去後聞得

也有個胡僧對呂賊說白馬為妖不利主人所以將妾贈君欲貽禍於君耳黃生道如此說你我夫妻重會皆胡僧之力胡僧真神人玉馬墜真神物也今日禮當謝之遂命設下香案供養玉馬墜于上擺列酒脯之儀夫妻雙雙下拜薛媪亦從旁叩頭忽見一白馬約長丈餘從香案上躍出騰空而起衆人急出戶看之見雲端裏面站着一人鬚眉可辨那人是誰

維揚市上初相識　再向浩江渡口逢
今日雲端來顯相　方知玉馬主人翁

那人便是起首說維揚市上相遇請那玉馬墜的老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何人

翁老翁跨上白馬須臾煙雲繚繞不知所往黃生想起江頭活命之恩望空再拜看案上玉馬墜已不見矣是夜黃損與玉娥遂為夫婦辭媼養老送終黃損又差人持書往蜀中訪問韓翁迎來奉養歲時必設老叟及胡僧神位焚香禮拜後黃損官至御史中丞玉娥生三子並列仕途夫婦百年偕老有詩贊云

一曲箏聲江上聽　知音遂締百年盟
死生離合皆前定　不是姻緣莫強爭

醒世恒言

第三十三卷

十五貫戲言成巧禍（宋本作錯斬崔寧）

聰明伶俐自天生　懵懂癡呆未必眞
嫉妬每因眉睫淺　戈矛時起笑談深
九曲黃河心較險　十重鐵甲面堪憎
時因酒色亡家國　幾見詩書悞好人

這首詩單表爲人難處只因世路窄狹人心叵測大道旣遠人情萬端熙熙攘攘都爲利來蚩蚩蠢蠢皆納禍去持身保家萬千反覆所以古人云顰有爲顰笑有爲笑顰笑之間最宜謹愼這回書單說一個官

人、只因酒後一時戲笑之言、遂至殺身破家、陷了幾條性命、且先引下一個故事來、權做個德勝頭迴、卻說故宋朝中、有一個少年舉子、姓魏名鵬舉、字沖霄、年方一十八歲、娶得一個如花似玉的渾家、未及一年、只因春榜動、選場開、魏生別了妻子、收拾行裝、上京取應、臨別時、渾家分付丈夫得官不得官、早早回來、休拋閃了恩愛夫妻、魏生答道功名二字、是俺本領前程、不索賢卿憂慮別後登程、到京、果然一舉成名、除授一甲第二名、榜眼及第、在京甚是華艷動人、少不得修了一封家書、差人接取家眷入京書上先

寫口氣許以巳角止誚謗而已

敘了寒溫，及得官的事，後却寫下一行道：是我在京中早晚無人照管，已討了一個小老婆，專候夫人到京，同享榮華。家人收了書程，一逕到家，見了夫人，稱說賀喜，因取家書呈上。夫人拆開看了，見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便對家人道：官人直恁負恩，甫能得官，便娶了二夫人。家人便道：小人在京，並沒見有此事，想是官人戲謔之言。夫人到京，便知端的，休得憂慮。夫人道：恁地說，我也罷了。却因人舟未便，一面收拾起身，一面尋覓便人，先寄封平安家書到京中去。那寄書人到了京中，尋問新科魏榜眼寓所，下了家書，

也起不得 防戲弄字 点 果信眼

管待酒飯自回不題却說魏生接書拆開來看了並無一句閒言閒語只說道你在京中娶了一個小老婆我在家中也嫁了一個小老公早晚同赴京師也魏生見了也只道是夫人取笑的說話全不在意未及收好外面報說有個同年相訪京邸寓中不比在家寬轉那人又是相厚的同年又曉得魏生並無家眷在內直至裏面坐下叙了些寒溫魏生起身去解手那同年偶翻桌上書帖看見了這封家書寫得好笑故意朗誦起來魏生措手不及通紅了臉說道這是沒理的話因是小弟戲謔了他他便取笑寫來的

爲閣多枉埃途君子刪之

那同年呵呵大笑道這節事却是取笑不得的別了就去那人也是一個少年喜談樂道把這封奏書一館頃刻間遍傳京邸也有一班妬忌魏生少年登高科的將這樁事只當做風聞言事的一個小小新聞奏上一本說這魏生年少不檢不宜居清要之職降處外任魏生懊悔無及後來畢竟做官蹭蹬不起把錦片也似一段美前程等閒放過去了這便是一句戲言撒漫了一個美官今日再說一個官人也只爲酒後一時戲言斷送了堂堂六尺之軀連累兩三個人枉屈害了性命却是爲着甚的有詩爲證

世路崎嶇實可哀、　傍人笑口等閒開
白雲本是無心物　　又被狂風引出來

却說南宋時建都臨安、繁華富貴不減那汴京故國。去那城中箭橋左側有個官人、姓劉名貴字君薦、祖上原是有根基的人家、到得君薦手中却是時乖運蹇、先前讀書、後來看看不濟、却去改業做生意、便是半路上出家的一般買賣行中、一發不是本等伎倆、又把本錢消折去了、漸漸大房改換小房、賃得兩三間房子、與同渾家王氏年少齊眉、後因沒有子嗣、娶下一個小娘子姓陳、是陳賣糕的女兒、家中都呼爲

二姐這也是先前不十分窮薄的時做下的勾當至親三口、並無閒雜人在家、那劉君薦極是爲人和氣鄉里見愛、都稱他劉官人、你是一時運限不好、如此落莫再過幾時、定須有個亨通的日子、說便是這般說那得有些些好處只是在家納悶無可奈何却說一日閒坐家中、只見丈人家裏的老王、年近七旬、走來對劉官人說道家間老員外生日、特令老漢接取官人娘子去走一遭劉官人便道便是我日逐愁悶、過日子連那泰山的壽誕也都忘了、便同渾家王氏收拾隨身衣服、打疊個包兒、交與老王背了、分付二

姐看守家中今日晚了不能轉回明晚須索來家說了就去離城二十餘里到了丈人王員外家敘了寒溫當下坐間客衆丈人女婿不好十分敘述許多窮相到得客散留在客房裡宿歇直至天明丈人却來與女婿攀話說道姐夫你須不是這般算計坐喫山空立喫地陷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你須計較一個常便我女兒嫁了你一生也指望豐衣足食不成只是這等就罷了劉官人歎了一口氣道是泰山在上道不得個上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如今的時勢再有誰似泰山這般憐念我的只索守困若去求人

便是勞而無功丈人便道這也難怪你說老漢却是看你們不過今日費功你些少本錢胡亂去開個柴米店撰得些利息來過日子却不好麼劉官人道感蒙泰山恩顧可知是好當下喫了午飯丈人取出十五貫錢來付與劉官人道姐夫且將這些錢去收拾起店面開張有日我便再應付你十貫你妻子且留在此過幾日待有了開店日子老漢親送女兒到你家就來與你作賀意下如何劉官人謝了又謝馱了錢一逕出門到得城中天色却早晚了却撞着一個相識順路在他家門首經過那人也要做經紀的人

就與他商量一會、可知是好便去敲那人門時裏面有人應喏、出來相揖、便問老兄下顧有何見教劉官人一一說知就裏、那人便道小弟閒在家中老兄用得着時、便來相幫、劉官人道、如此甚好當下說了些生意的勾當那人便留劉官人在家、現成盃盤喫了三盃兩盞、劉官人酒量不濟便覺有些朦朧起來、抽身作別、便道、今日相擾、明早就煩老兄過寒家計議生理那人又送劉官人至路口、作別回家不在話下、若是說話的同年生、並肩長、攔腰抱住、把臂拖回、也不見得受這般災悔却教劉官人死得不如

用不得有害處

五代史李存孝　漢書中彭越

却說劉官人馱了錢、一步一步挨到家中敲門已是點燈時分小娘子二姐獨自在家、沒一些事做、守得天黑、閉了門在燈下打瞌睡、劉官人打門、他那裏便聽見、敲了半晌、方纔知覺、答應一聲來了、起身開了門劉官人進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劉官人接了錢、放在桌上便問官人、何處那移這項錢來、却是甚用、那劉官人一來有了幾分酒、二來怪他開得門遲了、且戲言嚇他一嚇、便道說出來、又恐你見怪、不說時、又須通你得知、只是我一時無奈、沒計可施、只得把你

與此不同
下此

典與一個客人、又因捨不得你、只典得十五貫錢、若是我有些好處、加利贖你回來、若是照前這般不順溜、只索罷了、那小娘子聽了、欲待不信、又見十五貫錢堆在面前、欲待信來、他平白與我沒半句言語、大娘子又過得好、怎麼便下得這等狠心辣手、疑狐不決、只得再問道、雖然如此、也須通知我爹娘一聲、劉官人道、若是通知你爹娘、此事斷然不成、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人與你爹娘說通、他也須怪我不得、小娘子又問官人今日在何處喫酒來、劉官人道、便是把你典與人、寫了文書、喫他的酒、纔來的、小

娘子又問大姐姐如何不來劉官人道他因不忍見你分離待得你明日出了門纔來這也是我沒計奈何一言爲定說罷暗地忍不住笑不脫衣裳睡在床上不覺睡去了那小娘子好生擺脫不下不知他賣我與甚色樣人家我須先去爹娘家裏說知就是他明日有人來要我尋到我家也須有個下落沉吟了一會却把這十五貫錢一垛兒堆在劉官人脚後邊趁他酒醉輕輕的收拾了隨身衣服款款的開了門出去拽上了門却去左邊一個相熟的隣舍叫做朱三老兒家裏與朱三媽借宿了一夜說道丈夫今日

然將賣我、我須先去與爹娘說知、煩你明日對他說一聲、既有了主顧、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來、討個分曉、也須有個下落、那鄰舍道、小娘子說得有理、你只顧自去、我便與劉官人說知就裏、過了一宵、小娘子作別去了、不題、正是

鰲魚脫却金鉤去　擺尾搖頭再不回

放下一頭、却說這裏劉官人一覺、直至三更方醒、見卓上燈猶未滅、小娘子不在身邊、只道他還在厨下收拾家火、便與二姐討茶喫、叫了一回、沒人答應、却待掙扎起來、酒尚未醒、不覺又睡了去、不想却有一

個做不是的日間賭輸了錢沒處出豁夜間出來掏摸些東西却好到劉官人門首因是小娘子出去了門兒拽上不關那賊略推一推豁地開了捏手捏脚直到房中並無一人知覺到得床前燈火尚明周圍看時並無一物可取摸到床上見一人朝着裡床睡去脚後却有一堆青錢便去取了幾貫不想驚覺了劉官人起來喝道你須不近道理我從丈人家借辦得幾貫錢來養身活命不爭你偷了我的去却是怎的計結那人也不回話照面一拳劉官人側身躲過便起身與這人相持那人見劉官人手脚活動便拔

步出房、劉官人不捨、搶出門來、一徑趕到廚房裏、恰待聲張鄰舍起來捉賊、那人急了、正好沒出豁、却見明晃晃一把劈柴斧頭、正在手邊、也是人極計生、被他綽起一斧、正中劉官人面門、撲地倒了、又復一斧斫倒一邊、眼見得劉官人不活了、嗚呼哀哉、伏惟尚饗、那人便道、一不做、二不休、却是你來趕我、不是我來尋你、索性翻身入房、取了十五貫錢、扯條單被、包裹得停當、拽扎得爽俐、出門、拽上了門就走、不題、次早鄰舍起來、見劉官人家門也不開、並無人聲息、叫道劉官人、失曉了、裏面沒人答應、捱將進去、只見門

也不關直到裏面見劉官人劈死在地他家大娘子兩日前已自往娘家去了小娘子如何不見免不得聲張起來却有昨夜小娘子借宿的鄰家朱三老兒說道小娘子昨夜黃昏時到我家宿歇說道劉官人無端賣了他他一徑先到爹娘家裏去了教我對劉官人說既有了主顧可同到他爹娘家中也討得個分曉今一面着人去追他轉來便有下落一面着人去報他大娘子到來再作區處衆人都道說得是先着人去到王老員外家報了凶信老員外與女兒大哭起來對那人道昨日好端端出門老漢贈他十五

貫錢、教他將來作本、如何便恁的被人殺了、那去的人道、好教老員外、大娘子得知、昨日劉官人歸時、已自昏黑、喫得半酣、我們都不曉得他有錢沒錢、歸遲歸早、只是今早劉官人家門兒半開、衆人推將進去、只見劉官人殺死在地、十五貫錢一文也不見、小娘子也不見蹤跡、聲張起來、却有左隣朱三老兒出來說道、他家小娘子、昨夜黃昏時分、借宿他家、小娘子說道、劉官人無端把他典與人了、小娘子要對爹娘說一聲、住了一宵、今早徑自去了、如今衆人計議、一面來報大娘子與老員外、一面着人去追小娘子、若

是半路裏退不着的時節、直到他爹娘家中好歹追他轉來問個明白、老員外與大娘子須索去走一遭、與劉官人執命、老員外與大娘子急急收拾起身、管待來人酒飯、三步做一步、趕入城中不題、却說那小娘子清早出了隣舍人家、挨上路去、行不上一二里、早是脚疼走不動、坐在路傍、却見一個後生、頭帶萬字頭巾、身穿直縫寛衫、背上馱了一個搭膊、裏面却是銅錢、脚下絲鞋淨襪、一直走上前來、到了小娘子面前、看了一看、雖然沒有十二分顏色、却也明眉皓齒、蓮臉生春、秋波送媚、好生動人、正是

[illegible]

野花偏艷目　村酒醉人多

那後生放下搭膊向前深深作揖小娘子獨行無伴却是往那裏去的小娘子還了萬福道是奴家要往爹娘家去因走不上權歇在此因問哥哥是何處來今要往何方去那後生叉手不離方寸小人是村裡人因往城中賣了絲帳討得些錢要往褚家堂那邊去的小娘子道告哥哥則個奴家爹娘也在褚家堂左側若得哥哥帶挈奴家同走一程可知是好那後生道有何不可既如此說小人情愿伏侍小娘子前去兩個廝趕着一路正行行不到三二里田地只見

後面兩個人脚不點地趕上前來、趕得汗流氣喘衣襟敞開、連叫前面小娘子慢走、我却有話說知小娘子和那後生看見趕得蹺蹊、都立住了脚、後邊兩個趕到根前、見了小娘子與那後生、不容分說、一家扯了一個、說道你們幹得好事、却走往那裏去、小娘子喫了一驚、擧眼看時、却是兩家隣舍、一個就是小娘子昨夜借宿的主人、小娘子便道、昨夜也須告過公公得知、丈夫無端賣我、我自去對爹娘說知、今日趕來、却有何說、朱三老道、我不管閒帳、只是你家裏有殺人公事、你須同去對理、小娘子道、丈夫賣我、昨日

錢已默在家中有甚殺人公事我只是不去朱三老道好自在性兒你若真個不去叫起地方有殺人賊在此煩為一捉不然須要連累我們你這裏地方也不得清淨那個後生見不是話頭便對小娘子道既如此說小娘子只索回去小人自家去休那兩個趕來的隣舍齊叫起來說道若是沒有你在此便罷既然你與小娘子同行同止你須也去不得那後生道却也作怪我自半路遇見小娘子偶然伴他行一程路兒却有甚皂絲麻線要勒掯我回去朱三老道他家現有殺人公事不爭放你去了却打沒對頭官司當

人情每於有所以不容於理

下不容小娘子和那後生做主、看的人漸漸立滿都道後生你去不得、你日間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喫驚便去、何妨那趕來的鄰舍道、你若不去便是心虛我們却和你罷休不得、四個人只得廝挽着一路轉來到得劉官人門首、好一場熱鬧、小娘子入去看時只見劉官人斧劈倒在地死了、床上十五貫錢、分文也不見、開了口合不得伸了舌縮不上去、那後生也慌了、便道我恁的晦氣沒來由和那小娘子同走一程却做了干連人衆人都和鬧着正在那裏分豁不開只見王老員外和女兒一步一攧走回家來、見

了女婿身屍、哭了一場、便對小娘子道、你却如何殺了丈夫、劫了十五貫錢逃走出去、今日天理昭然、有何理說、小娘子道、十五貫錢、委是有的、只是丈夫昨晚回來、說是無計奈何、將奴家典與他人、典得十五貫身價在此、說過今日便要奴家到他家去、奴家因不知他典與甚色樣人家、先去與爹娘說知、故此趁他睡了、將這十五貫錢一垛兒堆在他脚後邊、拽上門、借朱三老家住了一宵、今早自去爹娘家裏說知、臨去之時、也曾央朱三老對我丈夫說、既然有了主顧、可同到我爹娘家裏來交割、却不知因甚殺死在

此那大娘子道可又來我的父親昨日明明把十五貫錢與他馱來作本養贍妻小他豈有哄你說是典來身價之理這是你兩日因獨自在家勾搭上了人又見家中好生不濟無心守耐又見了十五貫錢一時見財起意殺死丈夫劫了錢又使見識往鄰舍家借宿一夜却與漢子通同計較一處逃走現今你跟着一個男子同走却有何理說抵賴得過衆人齊聲道大娘子之言甚是有理又對那後生道後生你却如何與小娘子謀殺親夫却暗暗約定在僻靜處等候一同去逃奔他方却是如何計結那人道小人自

姓崔、名寧、與那小娘子無半面之識。小人昨晚入城賣得幾貫絲錢在這裏、因路上遇見小娘子、小人偶然問起往那裏去的、却獨自一個行走、小娘子說起是與小人同路、以此作伴同行、却不知前後因依。衆人那裏肯聽他分說、搜索他搭膊中、恰好是十五貫錢、一文也不多、一文也不少。衆人齊發起喊來、道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你却與小娘子殺了人、拐了錢財、盜了婦女、同往他鄉、却連累我地方隣里、打沒頭官司。當下大娘子結扭了小娘子、王老員外結扭了崔寧、四隣舍都是證見、一鬨都入臨安府中來。那府

尹聽得有殺人公事、卽便陞廳、便叫一干人犯逐一從頭說來、先是王老員外上去、告說相公在上、小人是本府村庄人氏、年近六旬、止生一女、先年嫁與本府城中劉貴爲妻、後因無子、取了陳氏爲妾、呼爲二姐、一向三口在家過活、竝無片言、只因前日是老漢生日、差人接取女兒女婿到家、過了一夜、次日因見女婿家中全無活計、養贍不起、把十五貫錢與女婿作本、開店養身、却有二姐在家看守、到得昨夜、女婿到家時分、不知因甚緣故、將女婿斧劈死了、二姐却與一個後生、名喚崔寧、一同逃走、被人追捉到來、望

相公可憐見老漢的女婿身死不明、奸夫、淫婦、贓證、現在、伏乞相公明斷、府尹聽得如此如此、便叫陳氏上來、你却如何通同奸夫殺死了親夫、劫了錢、與人一同逃走、是何理說、二姐告道、小婦人嫁與劉貴、雖是做小老婆、却也得他看承得好、大娘子又賢慧、却如何肯起這片歹心、只是昨晚丈夫回來、喫得半酣、馱了十五貫錢進門、小婦人問他來歷、丈夫說道、爲因養贍不周、將小婦人典與他人、典得十五貫身價在此、又不通我爹娘得知、明日就要小婦人到他家去、小婦人慌了、連夜出門、走到鄰舍家裏借宿一宵、

今早一逕先往爹娘家去、教他對丈夫說、既然賣我有了主顧、可到我爹媽家裏來交割、纔走得到半路、却見昨夜借宿的隣家趕來、捉住小婦人回來、却不知丈夫殺死的根由、那府尹喝道、胡說、這十五貫錢分明是他丈人與女婿的、你却說是與你的身價、眼見得沒巴臂的說話了、況且婦人家、如何黑夜行走、定是脫身之計、這樁事、須不是你一個婦人家做的、一定有奸夫幫你謀財害命、你却從實說來、那小娘子正待分說、只見幾家隣舍一齊跪上去告道、相公的言語、委是青天、他家小娘子、昨夜果然借宿在左

隣第二家的今早他自去了小的們見他丈夫殺死一面着人去趕趕到半路却見小娘子和那一個後生同走苦死不肯回來小的們勉强捉他轉來却又一面着人去接他大娘子與他丈人到時說昨日有十五貫錢付與女婿做生理的今者女婿已死這錢不知從何而去再三問那小娘子時說道他出門時將這錢一堆兒堆在床上却去搜那後生身邊十五貫錢分文不少却不是小娘子與那後生通同作奸贓證分明却如何賴得過府尹聽他們言言有理便喚那後生上來道帝輦之下怎容你這等胡行你却

如何謀了他小老婆劫了十五貫錢殺死了親夫今日同往何處從實招來那後生道小人姓崔名寧是鄉村人氏昨日往城中賣了絲賣得這十五貫錢今早偶然路上撞着這小娘子並不知他姓甚名誰那裏曉得他家殺人公事府尹大怒喝道胡說世間不信有這等巧事他家失去了十五貫錢你却賣的絲恰好也是十五貫錢這分明是支吾的說話了況且他妻莫愛他馬莫騎你既與那婦人沒甚首尾却如何與他同行共宿你這等頑皮賴骨不打如何肯招當下衆人將那崔寧與小娘子死去活來拷打一頓

那邊王老員外與女兒併一干鄰佑人等口口聲聲咬他二人府尹也巴不得了結這段公案拷訊一回可憐崔寗和小娘子受刑不過只得屈招了說是一時見財起意殺死親夫刼了十五貫錢同奸夫逃走是實左鄰右舍都指畫了十字將兩人大枷枷了送入死囚牢裡將這十五貫錢給還原主也只好奉與衙門中人做使用也還不夠哩府尹疊成文案奏過朝廷部覆申詳倒下聖旨說崔寗不合奸騙人妻謀財害命依律處斬陳氏不合通同奸夫殺死親夫大逆不道凌遲示衆當下讀了招狀大牢內取出二人來

當廳判一個斬字，一個剮字，押赴市曹，行刑示衆。兩人渾身是口，也難分說。正是

啞子謾嘗黃蘗味，　難將苦口對人言。

看官聽說，這段公事，果然是小娘子與那崔寧謀財害命的時節，他兩人須連夜逃走他方，怎的又去陳舍人家借宿一宵，明早又走到爹娘家去，却被人捉住？這段寃枉，仔細可以推詳出來。誰想問官糊塗，只圖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冥冥之中，積了陰騭，遠在兒孫近在身。他兩個寃魂，也須放你不過。所以做官的切不可率意斷獄，任情用刑，也要求個

公平明允道不得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
可勝數哉閒話休題却說那劉大娘子到得家中、設
個靈位、守孝過日、父親王老員外勸他轉身、大娘子
說道不要說起三年之久、也須到小祥之後父親應
允自去光陰迅速、大娘子在家巴巴結結、將近一年
父親見他守不過便叫家裏老王去接他來、說叫大
娘子收拾回家、與劉官人做了週年轉了身去罷、大
娘子沒計奈何、細思父言、亦是有理、收拾了包裹、與
老王背了與隣舍家作別暫去再來、一路出城、正值
秋天一陣烏風猛雨、只得落路往一所林子去躲、不

想走錯了路正是

猪羊入屠宰之家　一脚脚來尋死路

走入林子裏來、只聽他林子背後、大喝一聲、我乃靜山大王在此、行人住脚、須把買路錢與我、大娘子和那老王喫那一驚不小、只見跳出一個人來

頭帶乾紅凹面巾、身穿一領舊戰袍、腰間紅絹搭膊裹肚、脚下蹬一雙烏皮皂靴、手執一把朴刀舞刀前來、那老王該死、便道你這剪逕的毛團、我須是認得你、做這老性命着與你兌了罷、一頭撞去、被他閃過、空老人家用力猛了、撲地便倒、那人大怒道

這牛子好生無禮、連搠一兩刀、血流在地、眼見得老王養不大了、那劉大娘子見他兇猛、料道脫身不得、心生一計、叫做脫空計、拍手叫道、殺得好、那人便住了手、睜圓怪眼、喝道、這是你甚麼人、那大娘子虛心假氣的答道、奴家不幸喪了丈夫、却被媒人哄誘、嫁了這個老兒、只會喫飯、今日却得大王殺了、也替奴家除了一害、那人見大娘子如此小心、又生得有幾分顏色、便問道、你肯跟我做個壓寨夫人麼、大娘子尋思無計可施、便道、情愿伏侍大王、那人回嗔作喜、收拾了刀杖、將老王尸首、攛入澗中、領了劉大娘子、

到一所莊院前來、甚是委曲、只見大王向那地上拾些土塊抛向屋上去、裏面便有人出來開門、到得草堂之上、分付殺羊備酒、與劉大娘子成親、兩口兒且是說得着、正是

明知不是伴　　事急且相隨

不想那大王自得了劉大娘子之後、不上半年、連起了幾主大財、家間也豐富了、大娘子甚是有識見、早晚用好言語勸他、自古道、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中亡、你我兩人下半世也勾喫用了、只管做這没天理的勾當、終須不是個好結果、却不道是梁園

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不若改行從善、做個小小經紀也得過養身活命、那大王早晚被他勸轉、果然回心轉意、把這們道路撇了、卻去城市間賃下一處房屋開了一個雜貨店、遇閒暇的日子、也時常去寺院中念佛持齋、忽一日在家閒坐、對那大娘子道、我雖是個剪逕的出身、卻也曉得冤各有頭、債各有主、每日間只是嚇騙人東西、將來過日子、後來得有了你、一向買賣順溜、今已改行從善、閒來追思既往、止曾枉殺了兩個人、又冤陷了兩個人、時常掛念、思欲做些功果超度他們、一向未曾對你說知、大娘子便道、如

何是枉殺了兩個人、那大王道、一個是你的丈夫前日在林子裏的時節、他來捶我、我卻殺了他、他須是個老人家、與我往日無讐、如今又謀了他老婆、他死也是不肯甘心的、大娘子道、不恁地時、我卻那得與你廝守、這也是往事休題了、又問殺那一個又是甚人、那大王道、說起來、這個人一發天理上放不過去、且又帶累了兩個人、無辜償命、是一年前也是賭輸了、身邊竝無一文、夜間便去掏摸些東西、不想到一家門首、見他門也不閂、推進去時、裏面竝無一人、摸到門裏、只見一人醉倒在床、腳後卻有一堆銅錢、

去摸他幾貫正待要走却驚醒了那人起來說道這是我丈人家與我做本錢的不爭你偷去了一家人口都是餓死起身搶出房門正待聲張起來是我一時見他不是話頭却好一把劈柴斧頭在我脚邊這叫做人極計生綽起斧來喝一聲道不是我便是你兩斧劈倒却去房中將十五貫錢盡數取了後來打聽得他却連累了他家小老婆與那一個後生喚做崔寧說他兩人謀財害命雙雙受了國家刑法我雖是做了一世强人只有這兩樁人命是天理人心打不過去的早晚還要超度他也是該的那大娘子聽

說暗暗地叫苦原來我的丈夫也喫這厮殺了又連累我家二姐與那個後生無辜被戮思量起來是我不合當初執證他兩人償命料他兩人陰司中也須放我不過當下權且歡天喜地並無他話明日捉個空便一逕到臨安府前叫起屈來那時換了一個新任府尹纔得半月正直陞廳左右捉將那叫屈的婦人進來劉大娘子到於階下放聲大哭哭罷將那大王前後所爲怎的殺了我丈夫劉貴問官不肯推詳含糊了事却將二姐與那崔寧朦朧償命後來又怎的殺了老王奸騙了奴家今日天理昭然一一是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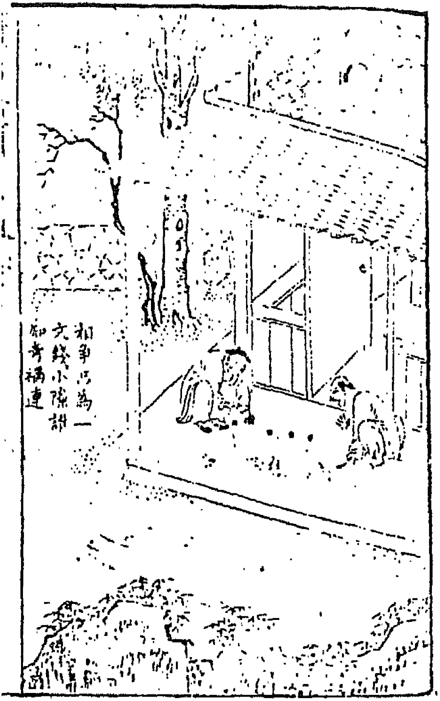
親口招承伏乞相公高擡明鏡昭雪前冤說罷又哭府尹見他情詞可憫卽着人去捉那靜山大王到來用刑拷訊與大娘子口詞一些不差卽時問成死罪奏過官裏待六十日限滿倒下聖旨來勘得靜山大王謀財害命連累無辜准律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斬加等決不待時原問官斷獄失情削職爲民崔寧與陳氏枉死可憐有司訪其家諒行優恤王氏既係强徒威逼成親又能伸雪夫冤着將賊人家產一半沒入官一半給與王氏養贍終身劉大娘子當日往法場上看決了靜山大王又取其頭去祭獻亡夫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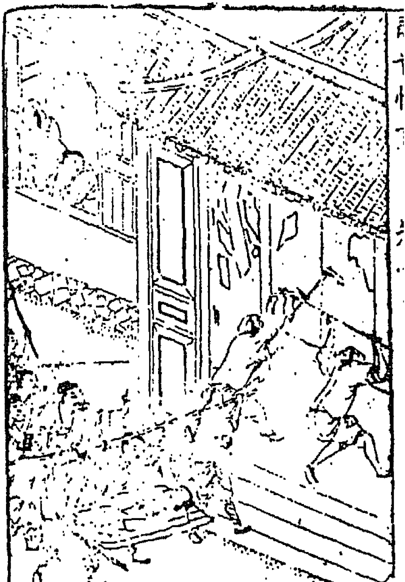
小娘子及崔寧大哭一場將這一半家私捨入尼姑庵中自己朝夕看經念佛追薦亡魂盡老百年而絕

有詩爲證

善惡無分總喪軀　只因戲語釀災危
勸君出話須誠信　口舌從來是禍基

第三十三卷終


相爭只為一文錢小隙誰知奇禍連



設就巧謀坑自己
粧成圈套害他人

第三十四

一文錢小隙造奇寃

世上何人會此言　休將名利掛心田
等閒倒盡十分酒　遇興高歌一百篇
物外烟霞爲伴侶　壺中日月任嬋娟
他時功滿歸何處　直駕雲車入洞天

這八句詩、乃回道人所作、那道人是誰、姓呂、名嵓、號洞賓、岳州河東人氏、大唐咸通中應進士舉、遊長安酒肆、遇正陽子鍾離先生、點破了黃粱夢、知宦途不足戀、遂求度世之術、鍾離先生恐他立志未堅、十遍

人今日不願明日二千代之人

試過知其可度欲投以黃白秘方使之點石成金濟世利物然後三千功滿八百行圓賓問道所點之金後來還有變異否鍾離先生答道直待三千年後還歸本質洞賓愀然不樂道雖然遂我一時之願可惜悞了三千年後遇金之人弟子不願受此方也鍾離先生呵呵大笑道汝有此好心三千八百悉在於此吾向蒙苦竹真君分付道汝遊人間若遇兩口的便是你的弟子適遊天下從沒見有兩口之人今汝姓呂即其人也遂傳以分合陰陽之妙洞賓修煉丹成發誓必須度盡天下衆生方肯上昇從此混迹塵

途自稱爲回道人、回字也是二口、暗藏着呂字、嘗遊長沙、手持小小磁罐乞錢、向市上大言、我有長生不死之方、有人肯施錢滿罐、便以方授之、市人不信、爭以錢投罐、罐終不滿、衆皆駭然、忽有一僧人、推一車子錢、從市東來、戲對道人說、我這車子錢共有千貫、你罐裡能容之否、道人笑道、連車子也推得進、何況錢乎、那僧不以爲然、想着這罐子有多少大、嘝能容得車兒、明明是說謊、道人見其沉吟、便道只怕你不肯布施、若道个肯字、不愁這車子不進我罐兒裡去、此時衆人聚觀者極多、一个个肉眼凡夫、誰人肯信、

都去攛掇那僧人、那僧人也道必無此事、便道、看你本事、我有何不肯、道人便將罐子側着、將罐口向着車兒尚離三步之遠、對僧人道、你敢道三聲肯么、僧人連叫三聲肯肯肯、每叫一聲肯、那車兒便近一步、到第三个肯字、那車兒却像罐內有人扯拽一般、一溜子滚入罐內去了、衆人一个眼花不見了車兒、發聲喊齊道奇怪奇怪、都來張那罐口、只見裡面黑洞洞地、那僧人就有不悅之意、問道你那道人是神仙還是幻術、道人口占八句道、

非神亦非仙　非術亦非幻

天地有終窮　桑田經幾變
此身非吾有　財又何足戀
苟不從吾遊　騎鯨騰汗漫

那僧人疑心是个妖術欲同衆人執之送官道人道你莫非懊悔不捨得這車子錢財麽我今還你就是遂索紙筆寫一道符投入罐內喝聲出出衆人千百隻眼睛看着罐口並無動靜道人說道這僧貪財不肯送將出來待貧道自去討來還你說聲未了聳身望罐口一跳如落在萬丈深淵影兒也不見了那僧人連呼道人出來道人快出來罐裡並不則聲僧

人大怒提起罐兒向地下一摔其罐打得粉碎也不見道人也不見車兒連先前衆人布施的散錢並無一个正不知那里去了只見有字帋一幅取來看時題得有詩四句道

尋真要識真　見真渾未悟
一笑再相逢　驅車東平路

衆人正在傳觀只見字跡漸滅須臾之間連這幅白紙也不見了衆人纔信是神仙一鬨而散只有那僧人失脫了一車子錢財意氣沮喪忽想着詩中一笑再相逢驅車東平路之語汲汲回歸行到東平路上

要信

惜家

認得自家車兒車上錢物宛然分毫不動那道人立於車傍舉手笑道相待久矣錢車可自收之又嘆道出家之人尚且惜錢如此更有何人不愛錢者普天下無一人可度可憐哉可痛哉言訖騰雲而去那僧人驚呆了半晌去看那車輪上每邊各有一口字二口成呂乃知呂洞賓也懊悔無及正是

天上神仙容易遇　　世間難得捨財人

方纔說呂洞賓的故事因爲那僧人舍不得這一車子錢把个活神仙當面挫過有人論道一車子錢豈是小事也怪那僧人不得世上還有一文錢也舍不

得的。依在下看來。舍得一車子錢。就從那舍得一文錢這一念推廣上去。舍不得一文錢。就從那舍不得一車子錢這一念算計入來。不要把錢多錢少看做兩樣。如今聽在下說這一文錢小小的故事。列位看官們各宜警醒。懲忿窒慾。且休望超凡入道。也是保身保家的正理。詩云。

不爭閒氣不貪錢　舍得錢時結得緣
除却錢財煩惱少　無煩無惱即神仙

話說江西饒州府浮梁縣有景德鎮。是個馬頭去處。鎮上百姓都以燒造磁器爲業。四方商賈都來載往

餘杭各處販賣儘有利息就中單表一人、叫做丘乙大、是窯戶家一个做手、渾家楊氏善能描畫、乙大做就磁胚、就是渾家描畫花草、人物兩口、俱不喫空、住在一个冷巷裡、儘可度日有餘、那楊氏年三十六歲、貌頗不醜、也肯與人活動、只爲老公利害、只好背地裡偶一爲之、却不敢明當做事、所生一子、名喚丘長兒、年一十四歲、資性愚魯、尚未會做活、只在家中走跳、忽一日楊氏患肚疼、思想椒湯喫、把一文錢教長兒到市上買椒、長兒拿了一文錢、纔走出門、剛剛遇着東間壁一般做磁胚劉三旺的兒子、叫做再旺、也

走出門來、那再旺年十三歲、比長兒到乖巧、平日喜的是攧錢耍子、怎的樣攧錢、也有八个六个攧出、或字或背、一色的、謂之渾成、也有七个五个攧去、一背一字、間花兒去的、謂之背間、再旺和長兒閒常有錢時、多曾在巷口一个空堦頭上耍過來、這一日巷中相遇、同走到常時耍錢去處、再旺又要和長兒耍子、長兒道、我今日沒有錢在身邊、再旺道、你往那里去、長兒道、娘叫我來、教我買椒泡湯喫、再旺道、你買椒、一定有錢、長兒道、只有得一文錢、再旺道、一文錢也好耍、我也把一文與你賭个背字、兩背的便都贏去、兩

此賭近客封收在內封把亦進數此

字便輸一字一背不美長兒道這文錢是要買掀的倘或輸與你了把什麼去買再旺道不妨事你若贏了是造化若輸了時我借與你下次還我就是長兒一時不老成就把這文錢撩在地上再旺在兜肚裡也摸出一个錢丟下地來長兒的錢是个背再旺的是个字這擲錢也有先後常規該是背的先擲長兒撿起兩文錢攤在第二手指上把大拇指掐住曲一曲腰呼聲背擲將下去果然兩背長兒贏了收起二文錢一文在地再旺又在兜肚裡摸出一文錢來這地下這文錢撩起一般樣攤在第二手指上把大拇

指搯住曲一曲腰叫聲背擲將下去却是兩个字又是再旺輸了長兒把兩个錢都收起和自已這一文錢共是三个長兒贏得順溜動了賭興問再旺還有錢麼再旺道錢儘有只怕你沒造化贏得當下伸手在兜肚裡摸出十來个净錢捻在手裡嘖嘖誇道好錢好錢問長兒還敢擲麼長兒又丟下一文來長兒又擲了兩背第四次再旺擲又是兩字一連擲了十來次都是長兒贏了共得了十二文分明是掘藏一般喜得長兒笑容滿面拿了錢便走再旺那肯放他上前攔住道你贏了我許多錢走那里去長兒道餓肚來

等椒湯喫我去去閒時再來再旺道我還有錢在腰裡你贏得時都送你長兒只是要去再旺發起喉急來便道你若不肯擲時還了我的錢便罷你把一文錢來騙了我許多錢如何就去長兒道我是擲得有采須不是白奪你的再旺索性兜肚裏錢盡數取出約莫有二三十文做一垛兒堆在地下道待我輸盡了這些錢便放你走長兒是小廝家眼孔淺見了這錢不覺貪心又起況且再旺抵死纏住只得又擲誰知風無常順兵無常勝這番采頭又輪到再旺了照前擲了一二十次雖則中間互有勝負却是再旺

此亦賭小用以喻大

贏得多到結孝來這十二文錢依舊被他復去長兒剛剛原剩得一文錢自古道賭以氣勝初番長兒擲贏了一兩文膽就壯了偶然有些采頭就連贏數次到第二番又擲時不是他心中所願況且着了个貪心手下就覺有些矜持到一連擲輸了幾文去一个舍不得一个又添了个吝字氣便索然恁當再旺一股憤氣又且猜疑膽壯自然贏了大凡人富的好過貧的好過只有先富後貧的最是難過據長兒一文錢起手時贏得一二文也是勾了一連得了十二文錢一拳頭捨不住就似白手成家何等歡喜把這幾

不看儻儻來之物就認作自己東西重復輸去好不氣悶痴心還想再像初次贏將轉來就是輸了他原許下借我的有何不可這一交合該長兒攧了恐不住按定心坎再復一擲又是二字心裡着忙就去搶那錢手去遲些先被再旺搶到手中都裝入兜肚裡去了長兒道我只有這文錢要買椒的你原說過贏時借我怎的都收去了再旺怪長兒先前贏了他十二文錢就要走今番正好出氣君子報讐直待三年小人報讐只在眼前怎麼還肯把這文錢借他把長兒雙手撳開故意的一跳一舞跑入巷去了急得長

兒且哭且叫、竟向身邊巷扭住再旺要錢、兩个扭做一堆廝打、

孫龐鬪智誰爲勝　楚漢爭鋒那个强

却說楊氏專等椒來泡湯喫、望了多時、不見長兒回來、覺得肚疼定了、走出門來張看、只見長兒和再旺扭住廝打、罵道、小殺才教你買椒不買、到在此尋鬧、還不撒開、兩个小廝聽得罵、都放了手、再旺就閃在一邊、楊氏問長兒買的椒在那裏、長兒含着眼淚回道、那買椒的一文錢被再旺奪去了、再旺道、他與我賭錢输與我的、楊氏只該罵自巳兒子不該賭錢、不

該怪別人況且一文錢所值幾何既輸了去只索罷休單因楊氏一時不明惹出一場大禍展轉的害了多少人的性命正是

事不三思終有悔　人能百忍自無憂

楊氏因等候長兒不來一肚子惡氣正沒出豁聽說贏了他兒子的一文錢便罵道天殺的野賊種要錢時何不教你孃趁漢却來騙我家小厮攧錢口裡一頭說一頭便扯再旺來打恰正抓住了兜肚襻下兩个栗暴那小厮打急了把身子負命一掙却掙斷了兜肚帶子落下地來索郎一聲響兜肚子裡面的錢撒

做一塊楊氏道只還我那一文便了長兒得了孃的口氣就勢搶了一把錢奔進自屋裡去再旺就叫起屈來楊氏趕進屋裡喝教長兒還了他錢長兒被孃逼不過把錢望着街上一撒再旺一頭哭一頭罵一頭撿錢撿起時少了六七文錢情知是長兒藏下攔着門只顧罵楊氏道也不見這天殺的野賤種恁地撒潑把大門關上走進去了再旺敲了一回門又罵了一回哭到自屋裡去母親孫大孃正在竈下燒火問其緣故再旺哭訴道長兒搶了我的錢他的娘不說他不是到罵我天殺的野賤種要錢時何不教你

孃趙漢孫大孃不聽時萬事全休一聽了這句不入耳的言語不覺

怒從心上起　惡向膽邊生

原來孫大孃最痛兒子極是護短人兼性暴能言快語是个攬事的女都頭若相罵起來一連罵十來日也不口乾有名叫做綽板婆他與丘家只隔得三四个間壁居住也曉得楊氏平日有些不三不四的毛病只爲從無口面不好發揮出來一聞再旺之語太陽裡爆出火來立在街頭罵道狗潑婦狗淫婦自己騎着老公趙漢子我不管你罷了到來謗別人老孃

了
人便看不像却替老公爭氣前門不進師姑後門不
進和尚拳頭上立得人起臂膊上走得馬過不像你
那狗淫婦人硬貨不硬表壯裏不壯作成老公帶了
綠帽兒羞也不羞還虧你老着臉在街坊上罵人便
臊賤時也不是恁般做作我家小廝年小連頭帶腦
也還不勾與你補空你休得纏他臊發時還去尋那
舊漢子是多尋幾遭多養了幾个野賊種大起來好
做賊一聲潑婦一聲淫婦罵一个路絕人稀楊氏怕
老公不敢攬事又沒處出氣只得罵長兒道都是你
那小天殺的不學好引這長舌婦開口提起大柴把

乙大亦一般正是但少細耳

長兒劈頭就打，打得長兒頭破血淋，豪淘大哭。丘乙大正從窑上回來，聽得孫大娘叫罵，側耳多時，一句句都聽在肚裡，想道，是那家婆娘不秀氣，替老公粧幌子，惹這絣板婆叫駡。及至回家，見長兒啼哭，問起緣繇，到是自家家裡招攬的是非。丘乙大是个硬漢，怕人恥笑，聲也不噴，氣忿忿地坐下。遠遠的聽得駡聲不絕，直到黄昏後，方纔住口。丘乙大喫了幾碗酒，等到夜深人靜，叫老婆來盤問道，你這賤人瞞着我幹得好事，趂的許多漢子，姓甚名誰，好好招將出來，我自去尋他說話。那婆娘原是怕老公的，聽得這句

話分明似半空中響一个霹靂戰兢兢還敢開口丘乙大道潑賤婦你有本事偷漢子如何沒本事說出來若要不知除非莫爲瞞得老公瞞不得隣里今日教我如何做人你快快說來也得我心下明白楊氏道沒有這事教我說誰來丘乙大道真个沒有楊氏道沒有丘乙大道既是沒有時他們如何說你你如何憑他說不則一聲顯是心虛口軟應他不得若是真个沒有是他們作說你時你今夜弔死在他門上方表你清白也出脫了我的醜名明日我好與他講話那婆娘怎肯走動流下淚來被丘乙大三兩个起

掌撥出大門把一條麻索丟與他叫道快死快死不死便是戀漢子了說罷關上門兒進來長兒要來開門被乙大一頓栗暴打得哭了一場睡去了乙大有了幾分酒意也自睡了單撇楊氏在門外好苦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千不是萬不是只是自家不是除却死別無良策自悲自怨了多時恐怕天明慌慌張張的取了麻索去認那劉三旺的門首也是將死之人失魂顛智劉家本在東間壁第三家却錯走到西邊去走過了五六家到第七家見門面與劉家相像忙忙的把幾塊亂磚襯脚搭上麻索于簷下繫頸自盡

可憐伶俐婦人，只為一文錢鬭氣，送了性命。正是：

地下新添惡死鬼　人間不見畫花人

卻說西鄰第七家，是个打鐵的匠人，門首這匠人渾名叫做白鐵，每夜四更便起來打鐵。偶然開了大門撒溺，忽然一陣冷風，吹得毛骨竦然。定睛看時，喫了一驚。

不是磈礧場中鮑老　也像鞦韆架上佳人

簷下掛着一件物事，不知是那里來的，好不怕人。猶恐是眼花，轉身進屋，點個亮來一照，原來是新縊的婦人，因嘔氣既眼見得事不諧了，欲待不去，思量道：

到天明被做公的看見豈不是一場飛來横禍辨不清的官司思量一計將他移在別處與我便無干了就着驚恐上前去解這麻索那白鐵本來有些鏽次輕輕的便取下掛來背出正街心慌意急不暇致詳向一家門裏撇下頭也不回竟自歸家兀自連打幾个寒噤鐵也不敢打了復上床去睡臥不在話下且說丘乙大黑蚤起來開門打聽老婆消息走到劉三旺門前並無動靜直走到巷口也沒些蹤影又回來坐地尋思莫不是這賊婦逃走他方去了又想他出門稀少又是黑暗裡如何行動又想道他若不死賊

屍奈必然還在，再到門前看時，地下不見了屍，總定是死在劉家門首，被他知覺，藏過了尸首，與我白賴。又想劉三旺昨晚不回，只有那綽板婆和那小廝在家，那有力量撇運？又想道：虫蟻也有幾隻腳兒，豈有人無幫助？且等他開門出來，看他什麼光景，見貌辨色，可知就裡。等到劉家開門，再旺出來，把錢去市心裡買饝饝點心，並不見有一些驚慌之意。丘乙大心中委決不下，又到街前街後閒蕩，打探一回，並無影響。回來看見長兒還睡在床上，打齁，不覺怒起，揪開被，向腿上四五下，打得這小廝睡夢裡直跳起來。丘

乙貴孃也被劉家逼死了你不去討命還只會睡這句話分明丘乙大教長兒去惹事看風色長兒聽說孃死了便哭起來忙忙的穿了衣服帶着哭一逕直趕到劉三旺門首大罵道狗娼根狗淫婦還我孃來那綷板婆孫大娘見長兒罵上門如何耐得怒赶出來罵道千人射的野賊種敢上門欺負老娘麽便揪着長兒頭髮却待要打見丘乙大過來就放了手這小厮滿街亂跳亂舞帶哭帶罵討孃丘乙大也耐不住也罵起來許被婆怎肯相讓兩邊攢出个再作來相幫兩下乾罵一場鄰里勸開丘乙大教長兒看守

家裏自去街上央人寫了狀詞趕到浮梁縣告劉三旺和妻孫氏人命事情大尹准了狀詞差人拘拿原被告和隣里干証到官審問原來絆板婆孫氏平昔口嘴不好極是要冲撞人隣里都不歡喜因此說話中間未免偏向丘乙大幾分把相罵的事情增添得重大了隱隱的將這人命射在絆板婆身上這大尹見衆人說話相同信以爲實錯認劉三旺將尸藏匿在家希圖脫罪差人搜檢連地也翻了轉來只是搜尋不出故此難以定罪且不用刑將絆板婆拘禁差人押劉三旺尋訪楊氏下落丘乙大討保在外寫

塲官司好難結煞有分教

綽板婆消停口舌　磁器匠擔誤生涯

這事且閣過不題再說白鐵將那尸首却撇在一个開酒店的人家門首那店主人王公年紀六十餘歲有个媽媽兼着賣酒過日是夜睡至五更只聽得叩門之聲醒時又不聽得剛剛合眼却又聞得鬧鬧聲叩響心中驚異披衣而起即喚小二起來開門觀看只見街頭上不橫不直攩着這件物事王公還道是个醉漢對小二道你仔細看一看還是遠方人是近處人若是左近鄰里可叫他家起來扶了去小二依

言俯身下去認看因背了星光看不仔細見頸邊拖着麻繩却認做是條馬鞭便道不是近邊人想是个馬夫王公道你怎麽曉得他是个馬夫小二道見他身邊有根馬鞭故此知得王公道既不是近處人由他罷小二欺心要拿他的鞭子伸手去拾時却拿不起只道壓在身底下儘力一扯那尸首直竪起來把小二嚇了一跳叫道阿呀連忙放手那尸撲的倒下去了連王公也喫一驚問道這怎麽說小二道只道是根鞭兒要拿他的不想却是縊死的人頸下扣的繩子王公聽說慌了手脚欲待叫破地方又怕這夜

頭官司惹在身上，不報地方，這事洗身不清，便與小二商議。小二道：不打緊，只教他離了我這里就沒事了。王公道：說得有理。還是拿到那里去好？小二道：撇他在河裡罷。當下二人動手，直擡到河下，遠遠望見岸上有人打着燈籠走來，恐怕被他撞見，不管三七二十一，撇在河邊，奔回家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岸上打燈籠來的是誰？那人乃是本鎮一个大戶，叫做朱常，為人奸詭百出，變詐多端，是个好打官司的主兒。因與隔縣一个姓趙的人家爭田，這一番要到田頭去割稻，同着十來个家人，拿了許多扁挑索子

鐮刀正來下舡、那提燈的在前走下岸來、只見一人橫倒在河邊、也認做是个醉漢、便道、這該死的貪這樣膿血、若再一个翻身、却不滾在河裡、送了性命、內中一个家人、叫做卜才、是朱常手下第一出尖的幫手、他只道醉漢身邊有些錢鈔、就蹲倒身、伸手去摸他腋下、却氷一般冷、嚇得縮手不迭、便道、元來死的了、朱常聽說是死人、心下頓生不良之念、忙叫不要嚷、把燈來照看、是老的是少的、衆人在燈下仔細打一認、却是个縊死的婦人、朱常道、你們把他頸裡繩子解得掉了、扛下艙裡去藏好、衆人道、老爹這婦人

正不知是甚人謀死的我們如何却到去淌撓是非朱常道你莫管我自有用處衆人只得依他解去麻繩叫起看舡的扛上舡藏在艄裡將平基蓋好朱常道卜才你回去媳婦子叫五六个來卜才道這二三十亂稻勾什麽砍要這許多人去做甚朱常道你只管叫來我自有用處卜才不知是甚意見即便提燈回去不一時叫到坐了一舡解纜開舡兩人蕩槳離了鎮上衆人問道老爹載這東西去有甚用處朱常道如今去割稻趙家定來攔阻少不得有一場相打到告狀結殺如今天賜這東西與我豈不省了打官

司還有許多妙處衆人道老爹怎見省了打官司又有妙處朱常道有了這尸首只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却不省了打官司你們也有些財采他若不見採弄到當官定然我們占个上風可不好麽衆人都喜道果然妙計小人們怎省得正是

算定機謀誇自己　　安排圈套害他人

這些人都是愚野村夫曉得什麽利害聽見家主說得都有財采當做甕中取鱉手到擒來的事樂極了巴不得趙家的人這時就到船邊來厮鬧便好銀子心急發長篙起槳來這船恰像生了七八个翅膀一

般頃刻就飛到了，此時天色漸明，朱常教把船歇在空闊無人居住之處，離田中尚有一箭之路，衆人都上了岸，尋出一條一股連一股斷的爛草繩，將船纜在一棵草根上，止留一人坐在艙上看守，衆男女都下田砟稻，朱常遠遠的站在岸上打探消耗，元來這地方叫做鯉魚橋，離景德鎮止有十里多遠，再過去里許，又喚做太白村，乃南直隸徽州府婺源縣所管，因是兩省交界之處，人民錯壤而居，與朱常爭田這人名喚趙完，也是个大富之家，原是浮梁縣人戶，却住在婺源縣地方，兩縣俱置得有田莊，那爭的田，止

得三十餘畝、乃趙完族兄趙宇的、先把來抵借了朱常銀子、却又賣與趙完、恐怕出醜、就撥來佃種、兩邊影射了三四年、不想近日身死、故此兩家相爭、這稻子還是趙寧所種、說話的、這田在趙完屋腳跟頭、如何不先砟了、却留與朱常來割、看官有所不知、那趙完也是個强横之徒、看得自己大了、道這田是明中正契買族兄的、又在他的左近、朱常又是隔省人戶、料必不敢來砟稻、所以放心托膽、那知朱常又是個專在虎頭上做窠、要喫不怕死的魍魎、竟來放對、正在田中砍稻、登有人報知趙完、趙完道這廝真是大

了大虫的心、豹子的膽、敢來我這里惊擾、想是麥蓮死麼、兒子趙壽道、爹、自古道來者不懼、懼者不來、也莫輕覷了他、趙完問報人道、他們共有多少人在此、答道、十來个男子、六七个婦人、趙完道、既如此、老教婦人去、男對男、女對女、都拿回來、敲斷他的孤拐子、連舡都拔他上岸、那時方見我的手段、即便喚起二十多人、十來个婦人、一个个蠢脚大手、裸臂揎拳、如疾風驟雨而來、趙完父子隨後來看、且說衆人遠遠的望着田中、便喊道、偷稻的賊不要走、朱常家人媳婦看見趙家有人來了、連忙住手、望河邊便跑、到得

岸傍朱常連叫快脫衣服衆人一齊卸下堆做一處叫一个婦人看守翻身轉來叫道你來你來若打輸與你不爲好漢趙完家有个雇工人叫做田牛兒自恃有些氣力搶先飛奔向前朱家人見他勢頭來得勇猛兩邊一閃讓他冲將過來纔讓他冲進時男子婦人一叢轉來圍住田牛兒叫聲來得好提起升籮般拳頭揀着个精壯村夫面上一拳打去只指望先打倒了一个硬的其餘便如摧枯拉朽了誰知那人却也來得拳到面上時將頭略偏一偏這拳便打个空剛落下來就勢手牽羊把拳留住田牛兒掙脫不

得急起左拳來打、手尚未起、又被一人接住、兩邊扯開、田牛兒便施展不得、朱家人也不打他、推的推扯的扯、到像入擡入綽一般、脚不點地、竟拿上船、那爛草繩繫在草根上、有甚筋骨、初踏上船就斷了、梢上人已預先將篙攔住、衆人將田牛兒納在艙中亂打、趙家後邊的人見田牛兒捉上舡去、蜂擁赶上船搶人、朱家婦女都四散走開、放他上去、說時遲、那時快、攔篙的人一等趙家男子婦人上齊舡時、急掉轉篙望岸上用力一點、那舡如箭一般、向河心中直蕩開去、人衆舡輕、三四晃便翻將轉來、兩家男女四十多

人盡都落水這些婦人各自掙扎上岸男子就在水中相打秘橫攪亂激得水濺起來恰如驟雨相似把岸上看的人眼都耀花了只叫莫打有話上岸來說正打之間卜才就人亂中把那縊水婦人尸首直攪過去便喊起來道地方救護趙家打死我家人了朱常同那六七个婦人在岸邊接應一齊喊叫其聲震天動地趙家的婦人正絞擰濕衣聽得打死了人帶水而逃水裡的人一个个嚇得膽戰心驚正不知是那个打死的巴不能擺脫逃走被朱家人乘勢追打喫了老大的虧掙上了岸落荒逃奔此時只想父母

少生了兩隻腳兒、朱家人欲要追趕朱常、止住道、如今不是相打的事了、且把尸首收拾起來、擡放他家屋裡了、再處、衆人把尸首拖到岸上、卜才詐做妻子、假意啼啼哭哭、朱常又教撈起舡上篙槳之類寄頓佃戶人家、又對看的人道、列位地方鄰里、都是親眼看見活打死的、須不是誣陷趙完、倘到官司、除少不得要相煩做个證見、但求實說罷了、這幾句、乃朱常引人來挑攬處和的話、此時內中若有个有力量的出來擔當、不教朱常把尸首擡去趙家、說和這事、也不見得後來害許多人的性命、只因趙完父子平日

是个難說話的，恐怕說而不聽，反是一場沒趣。況又不曉得朱常心中是甚樣个意見，故此並無一人招攬。朱常見無人招架，教衆人穿起衣服，把尸首用蘆蓆捲了，將繩索絡好，四人扛着，望趙完家來。看的人隨後跟來，觀看兩家怎地結局。

銅盆撞了鐵掃帚　惡人自有惡人磨

且說趙完父子隨後走來，遠望着自家人追趕朱家的人，心中歡喜，漸漸至近，只見婦女家人渾身似水，都像落湯雞一般，四散奔走。趙完驚詫道：「我家人多，如何反被他都打下水去？」急那步上前。衆人看見船

喊道阿爹不好了快同去罷趙壽道你們怎地恁般沒用都被打得這模樣衆人道打是小事只是他家死了人卻怎處趙完聽見死了个人嚇得就酥了半邊兩隻脚就像釘了半步也行不動趙壽與用牛兒兩邊挾着肐膊而行扶至家中坐下半晌方纔開言問道如何就打死了人衆人把相打翻缸之事細說一遍又道我們也沒有打婦人不知怎地死了想是淹死的趙完心中沒了主意只叫這事怎好那時合家老幼都叢在一堆人人心下驚慌正說之間人進來報朱家把尸首擡來了趙完又喫這一嚇恰像打

坐的禪和子，急得身色一毫不動，自古道物極則反，人急計生，趙壽忽地轉起一念，便道爹莫慌，我自有對付他的計較在此，便對衆人道，你們都向外邊閃過，讓他們進來之後，聽我鳴鑼爲號，留幾个緊守門口，其餘都赶進來拿人，莫教走了一个，解到官司，見許多人白日搶劫，這人命自然從輕，衆人得了言語，一齊轉身，趙完恐又打壞了人，分付只要拿人，不許打人，衆人應允，一陣風出去，趙壽止留下一个心腹義孫趙一郎道，你且在此，又把婦女妻小打發進去，分付不要出來，趙完對兒子道，我們告他白日打搶，

終是人命為重、只怕抵當不過。趙壽走到耳根前低低道、如今只消如此這般。趙完聽了大喜、不覺身子就健旺起來、乃道事不宜遲、快些停當。趙壽先把各處門戶閉好、然後尋了一把斧頭、一个棒槌、內扇拔門都已完備、方教趙一郎到厨下叫出一个老兒來。那老兒名喚丁文、約有六十多歲、原是趙完的表兄、因有了个癱黃病、喫得做不得、卻又無男無女、推在趙完家燒火博口飯喫。當下那老兒不知頭腦、走近前問道、兄弟有甚話。趙完還未答應、趙壽閃過來提起棒槌、看正太陽便是一下、那老兒只叫得聲阿呀

翻身跌倒趙壽趕上又復一下登時了帳當下趙壽動手時以爲無人看見不想田牛兒的娘田婆就住在趙完宅後聽見打死了人恐是兒子打的心中着急要尋來問个仔細從後邊走出正撞着趙壽行兇唬得蹲倒在地便立不起身口中念聲阿彌陀佛青天白日怎做這事趙完聽得回頭看了一看把眼向兒子一顛趙壽會意急趕近前照頂門一杵槌打倒腦漿鮮血一齊噴出還怕不死又向肋上三四槌眼見得不能勾活了只因這一文錢上起又送了兩條性命正是

耐心終有益　　任意定生灾

且說趙一郎起初與丁老兒時、不道趙壽恁此要合壽見他行兇、驚得直縮到一壁角邊去、丁老兒剛剛完事、接脚又撞个田婆來、凑成一對、他恐怕這第三棒挺輪到頭上、心下着忙、欲待要走、這脚上却象被千百斤石頭壓住、那里移得動分毫、正在慌張、只見趙壽叫道、一郎快來帮一帮、趙一郎聽見叫他、扒起方纔放下肚腹、挣扎得動、向前帮趙壽拖這兩个尸首放在裏堂背後、尋兩扇板門壓好、將遮堂都起浮了、寨曰、又分付趙一郎道、你切不可洩漏、待事平了、

把家私分一股與你受用、趙一郎道、小人靠阿爹洪福過日的、怎敢洩漏、剛剛准備停當、外面人聲鼎沸、朱家人已到了、趙完三人退入側邊一間屋裡、掩上門兒張看、且說朱常引家人媳婦扛着尸首、赶到趙家、一路打將進去、直到堂中、見四面門戶緊閉、並無一个人影、朱常教把尸首居中停下、打到裡邊去、拿趙完這老亡八出來、鎖在死尸脚上、衆人一齊動手、乒乒乓、乓、將遮堂亂打、那遮堂已是離了窠臼的、不消幾下、一扇扇都倒下去、尸首上又壓上一扇、衆人只顧向前、那知下面有物、趙壽見打下遮堂、把鑼篩

起外邊人聽見發聲喊搶將入來朱常聽得篩鑼只道有人來搶尸首急掣身出來衆人已至堂中兩下你揪我扯攪做一團滚做一塊裡邊趙完三人大喊田牛兒你毋親都被打死了不要放走了人田牛兒聽見急奔來問我毋親如何却在這里趙完道他剛同丁老官走來問我遮堂打下壓死在內我急走得快方逃得性命若進一步兒這時也不知怎地了田牛兒與趙一郎將遮堂搬開露出兩个尸首田牛兒看孃時頭已打開腦漿鮮血滿地放聲大哭朱常聽見還只道是假的急抽身一望果然有兩个尸首着

了、慌往外就跑。這些家人媳婦、見家主走了、各要擺脫逃走、一路揪扭打將出來、那知門口有人把住、一個也走不脫、都被拿住。趙完只叫莫打壞了人、故此朱常等不十分喫虧。趙壽取出鏈子繩索、男子婦女鎖做一堂。田牛兒痛哭了一回、心中忿怒、跳起身道、我把朱常這狗亡八、照依母親打死罷了。趙完攔住道、不可不可、如今自有官法治了、你打他做甚。教眾人扯過一邊。此時已鬨動遠近村坊、地方鄰里無有不到趙家觀看。趙完留到後邊、備起酒飯款待、要眾人具個白晝劫殺公呈。那些人都是趙完的親戚佃

戶、雇工人等、誰敢不依、趙完連夜裝起四五隻廣舡、載了地鄰干証人等、把兩隻將朱常一家人鎖縛在艙裡、行了一夜、方到婺源縣中、候大尹登衙升堂、地方人等先將呈子具上、這大尹展開觀看一過、問了備細、即差人押着地方并尸親趙完田牛兒卜才前去、將三个尸首盛殮了、弔來相驗、朱常一家人都發在鋪裡覊候、那時朱常家中自有佃戶報知、兒子朱太星夜趕來看覷、自不必說、有句俗語道得好、官無三日急、那尸棺便弔到了、這大尹如何就有工夫去相驗、擱了半个多月、方撓出牌着地方備辦登場法

物鋪中取出朱常一干人、都到尸場上、仵作人逐一看報道、丁文太陽有傷、周圍二寸有餘、骨頭粉碎、田婆腦門打開、腦髓漏盡、右肋骨踢折三根、二人實係打死、卜才妻子、頸下有縊死繩痕、遍身別無傷損、此係縊死是實、大尹見說、心中驚異、道據這呈子上稱說、舡翻落水身死、如何却是縊死的、朱常就稟道爺爺、衆耳衆目所見、如何却是縊死的、這明明仵作人得了趙完銀子、妄報老爺、大尹恐怕趙完將別个尸首頭換了、便喚卜才、你去認這尸首、正是你妻子的麼、卜才上前一認、回覆道、正是小人妻子、大尹道是

昨日登時死的、卜才道是、大尹問了詳細、自走下來把三个尸首逐一親驗、仵作人所報不差、暗稱奇怪、分付把棺木盖上封好、帶到縣裡來審、大尹在轎上一路思想、心下明白、回縣坐下、發眾犯都跪在儀門外单喚朱常上去道、朱常你不但打死趙家二命、連這婦人也是你謀死的、須從實招來、朱常道、這是家人卜才的妻子余氏、實被趙完打下水死的、地方上人都是見的、如何反是小人謀死、爺爺若不信、只問卜才便見明白、大尹喝道、胡說、卜才乃你一路之人、我豈不曉得、敢在我面前支吾、夾起來、眾皂隸一

齊答應上前把朱常鞋襪去了、套上夾棍、便喊起來、那朱常本是富足之人、雖然好打官司、從不曾受此痛苦、只得一一吐實、這尸首是浮梁江口不知何人撇下的、大尹錄了口詞、叫跪在丹墀下、又喚卜才進來問道、死的婦人果是你妻子麼、卜才道、正是小人妻子、大尹道、既是你妻子、如何把他謀死了、詐害趙完、卜才道、爺爺、昨日趙完打下水身死、地方上人都看見的、大尹把氣拍在卓上、一連七八拍、大喝道、你這該死的奴才、這是誰家的婦人、你冒認做妻子、詐害別人、你家主已招稱是你把他謀死、還敢巧辯、快

人若何哉

夾起來，卜才見大尹像道士打靈牌一般，把氣拍一片聲亂拍亂喊，將魂魄都驚落了，又聽見家主已招，只得稟道，這都是家主教小人認作妻子，並不干小人之事。大尹道，你一一從實細說。卜才將下船遇見尸首，定計詐趙完前後事細說一過，與朱常無二。大尹已知是實，又問道，這婦人雖不是你謀死，也不該冒認爲妻，詐害平人，那丁文田婆却是你與家主打死的，這須沒得說。卜才道，爺爺，其實不曾打死，就夾死小人，也不招的。大尹也教跪下丹墀，又喚趙完并地方來問，都執朱常扛尸到家，乘勢打死。大尹因朱

常造謀詐害趙完事實、連這人命也疑心是真、又把朱常夾起來、朱常熬刑不起、只得屈招、大尹將朱常卜才各打四十、擬成斬罪、下在死囚牢裡、其餘十人各打二十板、三个充軍、七个徒罪、亦各下監、六个婦人、都是杖罪、發回原籍、其田斷歸趙完、代趙完還原借朱常銀兩、又行文關會浮梁縣、查究婦人尸首來歷、那朱常初念、只要把那尸首做个媒兒、趙完怕打人命官司、必定央人兜收私處、這三十多畝田不消說起歸他、還要紮詐一注大錢、故此用這一片心機、誰知激變趙壽做出沒天理事來對付、反中了他詭計、

當下來到牢裏、不勝懊悔想道這些若不遇這尸首也不見得到這地位、正是

遂知更有强中手　却悔當初枉用心

朱常料道此處定難翻案、叫兒子分付道我想三個尸首必是釘稀板薄變了春氣自然腐爛你今先去會了該房捺住關會文書回去教婦女們莫要洩漏這縊死尸首消息、一面向本省上司去告准提到來年四五月間然後催關去審那時爛沒了縊死繩痕好與他白賴、一事虛了事事皆虛不愁這死罪不脫朱太依着父親前去行事不在話下却說景德鎮賣

酒王公家小二因相幫撒了尸首指望王公些東西過了兩三日却不見說起小二在口內野喟王公也不在其意又過了幾日小二不見動靜心中焦躁忍耐不住當面明明說道阿公前夜那話兒虧我把去出脫了還好若沒我時到天明地方報知官司差人出來相驗饒你硬掙不使酒錢也使茶錢就掙上十來擔遲吐只怕還不得乾淨哩如今省了你許多錢鈔怎麼竟不說起謝我大凡小人度量極窄眼孔最淺偶然替人做件事兒徼倖得効便道是天大功勞就來挾制那人責他厚報稍不遂意便把這事翻局

來害往往人家用錯了人反受其累譬如小二不過一時用得些些氣力便想要王公的銀子那王公若是个知事的不拘多寡與他些些也就罷了誰知王公又是舍不得一文錢的慳吝老兒說着要他的錢恰像割他身上的肉就面紅頸赤起來了當下王公見小二要他銀子便發怒道你這人忒沒理喫黑飯護漆柱。喫了我家的飯得了我的工錢便是這些些小事略走得幾步如何就要我錢小二見他發怒也就嚷道嗜呀就不把我也是小事何消得喉急用得我着方喫得你的飯賺得你的錢須不是白把我用的還有

一句話得了你工錢只做得生活原不曾說替你搜死尸的王婆便走過來道你這蠻子真个懲懃自古道拗子也讓三分老怎麼一个老人家全沒些尊卑一般樣與他爭嚷小二道阿婆我出了力不把銀子與我反發喉急怎不要嚷王公道什麼是我謀死他要詐我錢小二道雖不是你謀死便是擅自移尸也須有个罪名王公道你到去首了我來小二道要我首也不難只怕你當不起這大門戶王公趕上前道你去首我不怕望外劈頸就揪那小二不曾隄防捉脚不定翻觔斗直跌出門外磕碎了腦後鮮血直迸

小二跌毒了，罵道老乞大廝了我，反打麼，就地下撿起一塊磚來，望王公擲去。誰知數合當然，這磚不歪不斜，恰恰正中王公太陽，一交跌倒，再不則聲。王婆急上前扶時，只見口開眼定，氣絕身亡。跌腳叫苦，便哭起天來。只因這一文錢上，又送一條性命。

總為惜財喪命　方知財命相連

小二見王公死了，爬起來就跑。王婆喊叫隣里趕上拿轉，鎖在王公脚上，問王婆因甚事起。王婆一頭哭一頭將前情說出。又道：煩列位與老身做主則个。衆人道：這廝元來恁地可惡，先教他喫些痛苦，然後解

官三四个衙里走上前一頓拳頭脚尖打得半死方纔住手教王婆關閉門戶同到縣中告狀此時紛紛傳說遠近人都來觀看且說丘乙大正訪問妻子尸首不着官司難結心中氣悶這一日聞得小二打死王公的根繇想道這婦人尸首莫不就是我妻子麽急走來問見王婆正鎖門要去告狀丘乙大上前問了詳細計筭日子正是他妻子出門這夜便道怪道我家妻子尸首當朝就不見踪影元來却是你們撇掉了如今有了實據綽板婆却白賴不過了我同你同見官去當下一干人牽了小二直到縣裡天早大

尹升堂解將進去權方將前後事細稟大尹又喚王婆問了備細小二對道情眞難脫不待用刑從實招承打了三十問成死罪下在獄中丘乙大稟說妻子被劉三旺謀死正是此日這尸首一定是他撇下的證見已明要求斷結此時婺源縣知會文書未到大尹因沒有尸首終無實據原發落出去尋覓再說小二初時已被鄉里打傷那頓板子又十分利害到了獄中沒有使用又遭一頓拳腳三日之間血崩身死爲這一文錢起又送一條性命

只因貪白鏹　番自喪黃泉

且說丘乙大從縣中回家，正打白鐵門首經過，只聽得裡邊呼天叫地的啼哭，元來白鐵自那夜擔着驚恐，出脫這尸首，冒了風寒，回家上得床，就發起寒熱病了十來日，方纔斷命，所以老婆啼哭，眼見爲這一文錢又送一條性命。

化爲陰府驚心鬼　失却陽間打鐵人

丘乙大問知白鐵已死，嘆口氣道，恁般一个好漢，有得幾日，却又了帳，可見世人真是沒根的，走到家裡，單單止有這个小厮兒，一般縮在半邊，要口熱水也不能勾，看了那樣光景，方纔懊悔，前日還勸老婆做了

這椿拙事、如今又弄得不尷不尬、心下煩惱、連生意
也不去做、終日東尋西覓、並無尸首下落、看看捱過
殘年、又早五月中旬、那時朱常兒子朱太、已在按院
告准狀詞、批在浮梁縣審問、行文到婺源縣關提人
犯尸棺、起初朱太還不上緊、到了五月間、料得尸首
已是腐爛、大大送个東道與婺源縣該房、起文關解、
那趙完父子因婺源縣已經問結、自道沒事、毫無畏
懼、抱卷赴理、兩縣解子領了一干人犯三具尸棺、直
至浮梁縣當堂投遞、大尹將人犯羈禁、尸棺發置官
壇候檢、打發婺源回文、自不必說、不則一日、大尹吊

出衆犯前去相驗那朱太合衙門通買囑了要將趙完大尹到尸塲上坐下趙完將開梁縣案卷呈上大尹看了對朱常道你借屍紮詐打死二命事已問結如何又告朱常禀道爺爺趙完打余氏落水身死衆目共見那買囑了地鄰仵作妄報是縊死的那丁文田婆自己情蕭謀害抵餅硬誣小人打死且不要論別件但據小人主僕俱被拿住趙完是何等勢力却容小人打死二命况死的俱年七十多歲難道恁地不知利害只揀垂死之人來打爺爺推詳這上就見明白大尹道既如此當時怎就招承朱常道那趙完

衙門情熟用極刑拷逼若不屈招性命已不到今日了、趙完也稟道朱常當日倚仗假尸、逞着的便打、閤家躲避那丁文田婆年老奔走不及故此遭了毒手、假尸縊死繩痕、是婺源縣大爺親驗過的、豈是仵作妄報、如今日久腐爛、巧言誑騙爺爺、希圖漏網反陷但求細看招卷、曲直立見、大尹道這也難憑你說、即教開棺檢驗、天下有這等作怪的事、只道尸首經了許多時、已腐爛盡了、誰知都一毫不變、宛然如生、那楊氏頸下這條繩痕、轉覺顯明、倒教仵作人沒做理會、你道爲何他已得了朱常錢財若尸首爛壞了、好

從中作弊要出脫朱常反坐趙完如今傷痕見在若虛報了恐大尹還要親驗實報了如何得朱常銀子正在躊躇大尹蚤已瞧破就走下來親驗那仵作人被大尹監定不敢隱匿一一實報朱常在傍暗暗叫苦大尹把所報傷處將卷對看分毫不差對朱常道你所犯已實怎麽又往上司誣告朱常又苦苦分訴大尹怒道還要强辨夾起來快說這縊死婦人是那里來的朱常受刑不過只得招出本日蚤起在某處河沿邊遇見不知是何人撇下那大尹極有記性忽地想起去年丘乙大告稱不見了妻子尸首後來賞

酒王婆告小二打死王公也却是日擡尸首撇在河沿上想當至今尸首沒有下落莫不就是這个麽暗記在心當下將朱常卜才都責三十照舊死罪下獄其餘家人減徒召保趙完等發落寧家不題且說大尹回到縣中吊出丘乙大狀詞并王小二那宗案卷查對果然日子相同撇尸地處一般更無疑惑即着原差喚到丘乙大劉三旺干証人等監中吊出剎板婆孫氏齊至尸場認看此時正是五月天道監中瘟疫大作那孫氏剛剛病好還行走不動劉三旺與再旺扶挾而行到了尸場上仵作揭開棺蓋那丘乙大

認得老婆尸首放聲號慟連連呼道正是小人妻子干証地鄰也道正是楊氏大尹細細鞫問致死情繇丘乙大咬定劉三旺夫妻登門打罵受辱不過以致縊死劉三旺孫氏又苦苦折辯地鄰俱稱是孫氏起釁與劉三旺無干大尹喝教將孫氏拶起那孫氏是新病好的人身子虛弱又行走這番勞碌過度又費唇費舌折辯漸漸神色改變經着拶子疼痛難忍一口氣收不來翻身跌倒嗚呼哀哉只因這一文錢上起又送一條性命正是

陰府又添長舌鬼　相罵今無嘴敵手

大尹看見即令放投劉三旺向前叫喚喊破喉嚨也喚不轉再旺在旁哀哀啼哭十分悽慘大尹心中不忍向丘乙大道你妻子與孫氏角口而死原非劉三旺拳手相交今孫氏亦亡足以抵償今後兩家和好尸首各自領歸埋葬不許再告違者定行重治衆人叩首依命各領尸首埋葬不在話下再說朱常卜才下到獄中想起枉費許多銀兩反受二場刑杖心中氣惱染起病來却又沾着獄氣二病夾攻不勾數日雙雙而死只因這一文錢上起又送兩條性命

說話的我且問你朱常生心害人尚然得個喪身亡家之報那趙完父子活活打死無辜二人又誣陷了兩條性命他却漏網安享可見天理原有報不到之處看官你可曉得古老有幾句言語麼是那幾句古語道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不是不報　時辰未到

那天公算子一个个記得明白古往今來曾放過那个這趙完父子漏網受用一來他的頑福未盡二來時候不到三來小子只有一張口沒有兩副舌頭了

那邊便難顧這邊、少不得透節兒、是你个報應、閒話休題、且說趙完父子、又勝了朱常、回到家中、親戚鄰里齊來作賀、喫了好幾日酒、又過數日、聞得朱常、卜才俱已死了、一發喜之不勝、田牛兒念着母親暴露、領歸埋葬不題、時光迅速、不覺又過年餘、元來趙完年紀雖老、還愛風月、身邊有个偏房、名喚愛大兒、那愛大兒生得四五分顏色、喬喬畫畫、正在得趣之時、那老兒雖然風騷、到底老人家、只好虛應故事、怎能勾滿其所欲、看見義孫趙一郎、身材雄壯、人物乖巧、尚無妻室、倒有心看上了、常常走到廚房下、挺肩擦

肯調嘴弄舌、你想世間能有幾个坐懷不亂的魯男子、婦人家反去勾搭、可有不肯之理、兩下眉來眼去、不則一日、成就了那事、彼此俱在少年、猶如一對餓虎、那有个飽期、捉空就閃到趙二郎房中偷一手兒、那趙二郎又有些本領、弄得這婆娘體酥骨軟、魄散魂銷、恨不時刻并做一塊、約莫串了半年有餘、一日婁大兒對趙二郎說道、我與你雖然快活了這幾多時、終是礙人耳目、心忙意急、不能勾十分盡興、不如悄地逃往遠處、做个長久夫妻、趙二郎道、小娘子若真心肯跟我、我就在此可以做得夫妻、何必遠去、婁大

兒道你便是我心上人了有甚假意只是怎地在此就做得夫妻趙一郎道向年丁老官與田婆都是老爹與大官人自巳打死詐賴朱家的當時教我相幇扛擡曾許事完之日分一分家私與我那个棒搥還是我藏好一向多承小娘子相愛故不說起你今既有此心我與老爹說先要了那一分家私尋个所在住下然後再央人說要你爲配不怕他不肯他若捨不得那時你悄悄地徑自走了出來他可敢道个不字麽設或不違時務便報與田牛兒同去告官教他性命也自難保愛大兒聞言不勝歡喜道事不宜遲作

逑理會說罷、悶出房去次日趙一郎探趙完獨自个在堂中閒坐、上前說道向日老爹許過事平之後、分一股家私與我、如今朱家了帳已久、要求老爹分一股兒自去營運、趙完答道、我曉得了、再過一日、趙一郎轉入後邊、遇着愛大兒、遞个信兒道方纔與老爹說了、媚子留心察聽、看可像肯的、愛大兒點頭會意、各自開去、不題、且說趙完叫趙壽到一間廂房中去、將門掩上低低把趙一郎說話學與兒子、又道我一時含糊應了他、如今還是怎地計較、趙壽道我原是哄他的甜話、怎麼真个就做這指望、老兒道、當初不

合許出了今若不與他些甜點念頭如何肯息趙壽沉吟了一回又生起歹念乃道若引慣了他做了個月月紅倒是無了無休的詐端想起這事止有他一个曉得不如一併除了根永無掛慮那老兒若是个有仁心的勸兒子休了這念胡亂與他些小東西或者免得後來之禍也未可知千不合萬不合卻說道我也有這念頭但沒有个計策趙壽道有甚難處明日去買些砒礵下在酒中到晚灌他一醉怕道不就完事外邊人都曉得平日將他厚待的決不疑惑趙完歡喜以爲得計他父子商議只道神鬼不知那曉

得却被愛大兒瞧見料然必說此事悄悄走來覆在壁上窺聽雖則聽着幾句不當明白恐怕出來撞着急閃入去欲要報與趙一郎因聽得不甚真切不好輕事重報心生一計到晚間把那老兒多勸上幾杯酒喫得醉燻燻到了床上愛大兒反抱定了那老兒撒嬌撒癡淫聲浪語這老兒迷魂了乘着酒興未免做些沒正經事體方在酣美之時愛大兒道有句話兒要說恐氣壞了你不好開口若不說又氣不過這老兒正顛得氣喘吁吁借那句話頭就停住了說道是那个冲撞了你如此着惱愛大兒道尉討一郎怎

廝今早把風話攛掇我我要扯他來見你倒說老爹和大官人性命都還在我手裏料道也不敢難爲我不知有甚緣故說這般嘴話倘在外人面前也如此說必疑我家做甚不公不法勾當可不壞了名聲那樣沒上下的人不如尋个計策擺布死了也省了後患那老兒道元來這廝恁般無禮不打緊明晚就見功効了婆大兒道明晚怎地就見功効那老兒也是合當命盡將要藥死的話一五一十說出那婆娘得了實信次早閃來報知趙一郎趙一郎聞言喫那驚不小想道這樣反面無情的狠人倒要害我性命如

何饒得他過摸了棒槌鎖上房門急來尋著田牛兒把前事說與田牛兒怒氣冲天便要趕去厮鬭趙一郎止住道若先嚷破了反被他做了准備不如竟到官司與他理論田牛兒道也說得是還到那一縣去趙一郎道當初先在婺源縣告起這太尹還在原到他縣裏去那太白村離縣止有四十餘里二人撒開脚步直跑至縣中恰好大尹早堂未退二人一齊喊叫大尹喚入當廳跪下却没有狀詞只是口訴先是田牛兒哭禀一番次後趙一郎將趙壽打死丁文田婺並陷朱常卜才情繇細訴將行兇棒槌呈上大尹

大尹亦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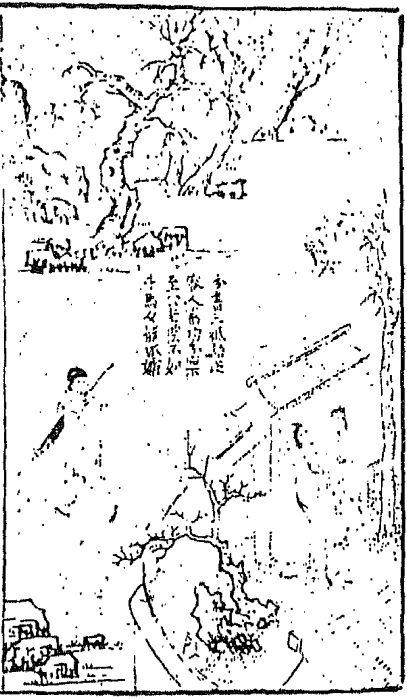
看時血痕雖乾鮮明如昨乃道既有此情當時爲何不首趙一郎道是特因念主僕情分不忍出首如今恐小人洩漏昨日父子討議要在今晚將毒藥藥害小人故不得不來投生大尹道他父子討議怎地你就曉得趙一郎急遽間不覺吐出實話說道將主人偏房愛大兒報知方纔曉得大尹道你主人偏房如何肯來報信想必與你有姦趙一郎被道破心事臉色俱變强詞抵賴大尹道事已顯然不必强辨即差人押二人去拿趙完父子并愛大兒前來赴審到得太白村天已昏黑田牛兒留回家歇宿不題且說

趙壽早起就去買下砒礵却不見了趙一郎問家中上下都不知道父子雖然有些疑惑那个慮到婁大兒洩漏次日清晨差人已至一索綑翻拿到縣中趙完見婁大兒也拿了還錯認做趙一郎調戲他不從因此牽連在內直至趙一郎說出報他謀害情由方知向來有姦懊悔失言兩下辯論一番不肯招承怎當嚴刑煅煉疼痛難熬只得一一細招大尹因定了四命情理可恨趙完父子各打六十依律問斬趙一郎姦騙主妾背恩反噬婁大兒通同姦夫謀害親夫各責四十雖犯死罪齊下獄中田牛兒發落寧家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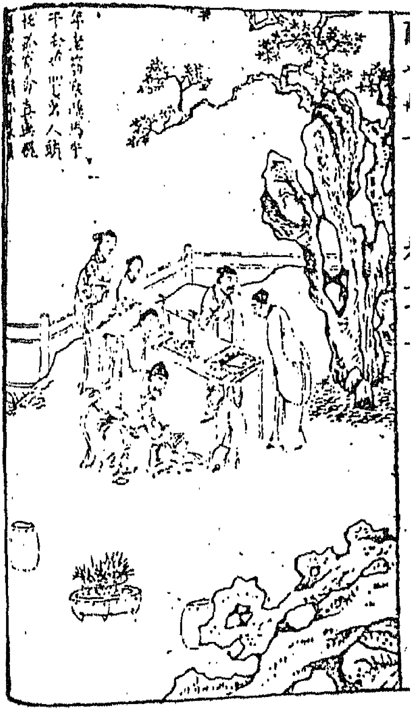
西備文申報上司具題請旨不一日刑部奉旨頒下號劄四人俱依擬秋後處決只因這一文錢上又送了四條性命雖然是冤各有頭債各有主若不因那一文錢爭鬧楊氏如何得死沒有楊氏的死屍朱常這詐害一事也就做不成了總爲這一文錢起共害了十三條性命這段話叫做一文錢小隙造奇冤奉勸世人捨財忍氣爲上有詩爲證

相爭只爲一文錢　小隙誰知奇禍連
勸汝捨財兼忍氣　一生無事得安然

醒世恒言



劫書三孤劫後
收人何功乞崇
至今長憶不如
斗馬父頻駆嫌

年老筋衰係馬牢
形勢[illegible]光人頭
托孤常許長無愧

第三十五卷

徐老僕義憤成家

犬馬猶然知戀主况于列在生人爲奴一日主人身情恩同父子名分等君臣　主若虐奴非正道奴如欺主傷倫能爲義僕是良民盛衰無改節史冊可傳神

說這唐玄宗時有一官人姓蕭名穎士字茂挺蘭陵人氏自幼聰明好學該博三教九流貫串諸子百家上自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通無有不曉眞令胸中書富五車筆下句高千古年方一十九歲高擢巍科

名傾朝野，是一个廣學的才子。家中有个僕人，名喚杜亮。那杜亮自蕭穎士數齡時，就在書房中服事，起來若有驅使，奮勇直前，水火不避，身邊並無半文私蓄。陪伴蕭穎士讀書時，不待分付，自去千方百計預先尋覓下果品飲饌供奉，有時或烹甌茶兒助他清思，或煖壺酒兒節他辛苦，整夜直服事到天明，從不曾打个瞌睡。如見蕭穎士讀到得意之處，他在旁也十分歡喜。那蕭穎士般般皆好，件件俱美，只有兩椿兒毛病。你道是那兩椿？第一件，乃是恃才傲物，不把人看在眼內。纔登仕籍，便去冲撞了當朝宰相。那宰

任若是个有度量的、還恕得他過又正中撞了第一个忌才的李林甫、那李林甫混名呼做李貓兒平昔不知壞了多少大臣、乃是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却去惹他可肯輕輕放過、被他略施小計、險些連性命都送了、又虧着座主搭救止削了官職坐在家裏第二件、是性子嚴急却像一團烈火、片語不投即暴跳如雷兩太陽火星直爆奴僕稍有差誤便加捶撻、他的打法又與別人不同有甚不同別人、責治家奴定然計其過犯大小、討个板子、教人行杖、或打一十、或打二十、分个輕重惟有蕭穎士不論事體大小略略

着他的性子、便遽聲喝罵、也不用什麼板子、也不要人行杖、親自跳起身來、一把揪翻、隨分拿着一件家火、沒頭沒腦亂打、憑你什麼人勸解、他也全不作准、直要打个氣息、若不像意、還要咬上幾口、方纔罷手、因是恁般利害、奴僕們懼怕、都四散逃去、單單存得一个杜亮。論起蕭穎士、止存得這个家人、種見每事只該將就些纔是、誰知他是天生的性兒、使慣的氣、見打溜的手兒、竟沒絲毫更改、依然照舊施行、起先奴僕衆多、還打了那个、空了這个、到得秃秃裏獨有杜亮時、反覺打得勤些、論起杜亮、遇着這般難理會

的家主也該學衆人逃走去罷了倘又寸步不離并心受他的責罰常常打得皮開肉綻頭破血淋也再無一點退悔之念一句怨恨之言打罷起來整一整衣裳忍着疼痛依原在旁答應說話的你說杜亮這等奴僕莫說千中選一就是走盡天下也尋不出个對兒這蕭頴士又非黑漆皮燈泥塞竹管是那一竅不通的蠢物他須是身登黃甲位列朝班讀破萬卷明理的才人難道恁般不知好歹一味蠻打沒一點仁慈改悔之念不成看官有所不知常言道得好江山易改稟性難移那蕭頴士平昔原愛杜亮小心

馴謹打過之後深自懊悔道此奴隨我多年並無十分過失如何只管將他這樣毒打今後斷然不可到得性發之時不覺拳脚又輕輕的生在他身上去了這也不要單怪蕭穎士性子急躁誰教杜亮剛剛得吆喝一聲恰如小鬼見了鍾馗一般撲秃的兩條腿就跪倒在地蕭穎士本來是个好打人的見他做成這个要打局面少不得奉承幾下杜亮有个遠族兄弟杜明就住在蕭家左邊因見他常打得這个模樣心下到氣不過攛掇杜亮道凡做奴僕的皆因家貧力薄自難成立故此投靠人家一來貪圖現成衣食

二來指望家主有个發跡日子、帶挈風光模得些東西、做个小小家業、快活下半世、像阿哥如今隨了這掯大早晚辛勤服事、竭力盡心、並不見一些好處、只落得常受他凌辱痛楚、恁樣不知好歡的人、跟他有何出息、他家許多人都存住不得、各自四散去了、你何不也別了他、另尋頭路、有多少不如你的、投了大官府人家、喫好穿好、還要作成趁一貫兩貫、走出衙門前誰不奉承、那邊纔叫某大叔有些小事相煩、還未答應時、這邊又叫某大叔、我也有件事兒勞動、真个應接不暇、何等興頭、若是阿哥這樣肚裏又明白

筆下又來得做人且又溫存小心走到勢要人家怕道不是重用你那措大雖然中个進士發利市就與李丞相作對被他弄來坐在家中料道也沒个起官的日子有何撇不下定要與他纏帳杜亮道這些事我豈不曉得若有此念早已去得多年了何待吾弟今日勸諭古語云良臣擇主而事良禽擇木而栖奴僕雖是下賤也要擇个好使頭像我主人止是性子躁急除此之外只怕舍了他沒處再尋得第二个出來杜明道滿天下無數官員宰相貴戚豪家豈有反不如你主人這个窮官杜亮道他們有的不過是尉

位金銀二事、杜明道只這兩椿儘勾了、還要怎樣、杜亮道那爵位乃虛花之事、金銀是臭污之物、有甚希罕、如何及得我主人這般高才絕學、拈起筆來、頃刻萬言、不要打个稿兒、真个煙雲繚繞、華彩繽紛、我所戀戀不舍者、單愛他這一件耳、杜明聽得說出愛他的才學、不覺呵呵大笑道、且問阿哥、你既愛他的才學、到飢時可將來當得飯喫、冷時可作得衣穿麽、杜亮道你又說笑話、才學在他腹中、如何濟得我的飢寒、杜明道却元來又救不得你的飢、又遮不得你的寒、愛他何用、當今有爵位的、尚然只喜趨權附勢、況

[illegible]

一个肯捹才肯學、你我是个下人、但得飽食煖衣、尋覓些錢鈔做家、乃是本等、却這般迂濶、愛什麽才學、情願受其打罵、可不是个呆子。杜亮笑道、金銀我命裏不曾帶來、不做這个指望、還只是守舊。杜明道、想是打得你不爽利、故此尚要捱他的棍棒。杜亮道、多承賢弟好情、可憐我做兄的、但我主這般博奥才學、摠然打死也甘心服事他。遂不聽杜明之言、仍舊跟隨蕭穎士。不想今日一頓拳頭、明日一頓棒子、打不上幾年、把杜亮打得漸漸遍身疼痛、口內吐血、成了个傷癆症候。初時還勉强趨承、次後打熬不過、半眠

半起又過幾時便久卧床席那蕭穎士見他嘔血情知是打上來的心下十分懊悔還指望有好的日子請醫調治親自煎湯送藥捱了兩月嗚呼哀哉蕭穎士想起他平日的好處只管涕泣備辦衣棺埋葬蕭穎士日常虧杜亮服事慣了到得死後十分不便央人四處尋覓僕從因他打人的名頭出了那个肯來跟隨就有个肯跟他的也不中其意有時讀書到忘懷之處還認做杜亮在傍擡頭不見便掩卷而泣後來蕭穎士知得了杜亮當日不從杜明這班說話不覺氣咽胸中淚如泉湧大叫一聲杜亮我誤了一世

的書、不曾遇着个憐才之人、終身淪落、誰想你到是我的知已、却又有眼無珠、枉送了你性命、我之罪也、言還未畢、口中的鮮血往外直噴、自此也成了个嘔血之疾、將書籍盡皆焚化、口中不住的喊叫杜亮、病了數月、也歸大夢、遺命教還杜亮與他同葬、有詩爲證、

納賄趨權步步先、高才曾見幾人憐、
當路若能如杜亮、帡蒙安得有遺賢、

說話的、這杜亮愛才戀主、果是千古奇人、然看起來畢竟還帶些腐氣、未爲全美、若有別樁希奇故事、異

係話文再講回出來列位看官使坐着莫要性急道來小子道這段小故事原是入話還未曾說到正傳那正傳却也是个僕人他比杜亮更是不同曾獨力與孤孀主母掙起个天大家事替主母嫁三个女兒與小主人娶兩房娘子到得死後並無半文私蓄至今名垂史冊待小子慢慢的道來勸諭那世間爲奴僕的也學這般盡心盡力幫家做活傳个美名莫學那樣背恩反噬尾大不掉的彼人唾罵你道這段話文出在那个朝代什麽地方元來就在　本朝嘉靖爺年間浙江嚴州府淳安縣離城數里有个錦村名

日錦沙村、村上有一姓徐的庄家、恰是弟兄三个、大的名徐言、次的名徐召、各生得一子、第三个名徐哲、渾家顏氏、到生得二男三女、他弟兄三人、奉着父親遺命、合鍋兒喫飯、併力的耕田、掙下一頭牛兒、一騎馬兒、又有一个老僕、名叫阿寄、年已五十多歲、夫妻兩口、也生下一个兒子、還只有十來歲、那阿寄也就是本村生長、當先因父母喪了、無力殯殮、故此賣身在徐家、爲人忠謹小心、朝起晏眠、勤于種作、徐言的父親、大得其力、每事優待、到得徐言輩掌家、見他年紀有了、便有些厭惡之意、那阿寄又不達時務、過着

[illegible]

徐言弟兄行事、有不到處、便盡口、規諫、徐哲尚肯服善、聽他一兩句、那徐言徐召、是個自作自用的性子、反怪他多嘴擦舌、高聲叱喝、有時還要奉承幾下消食拳頭、阿寄的老婆勸道、你一把年紀的人了、諸事只宜退縮算、他們是後生家世界、時時新局局變、繇他自去主張罷了、何苦定要多口、常討恁樣凌辱、阿寄道、我受老主之恩、故此不得不說、婆子道、累說不聽、這也怪不得你了、自此阿寄聽了老婆言語、緘口結舌、再不干預其事、也省了好些恥辱、正合着古人兩句言語、道是

閉口深藏舌，　　安身處處牢。

不則一日，徐哲忽地患了个傷寒症候，七日之間，即便了帳。那時就哭殺了顏氏母子，少不得衣棺盛殮，做些功果追薦。過了兩月，徐言與徐召商議道：我與你各只一子，三兄弟到有兩男三女，一分就抵着我們兩分。便是三兄弟在時，一般耕種，還算計不就，何況他已死了，我們日夜喫辛喫苦掙來，却養他一窩子喫死飯的。如今還是小事，到得長大起來，你我兒子婚配了，難道不與他婚男嫁女，豈不比你我反多去四分。意欲即今三股分開，撇脫了這條爛死蛇。繇

人之見
小丈夫

眞不肖

他們有得喫沒得喫可不與俺我沒干涉了只是當初老官兒遺囑教道莫要分開今若違了他言語被人談論却怎地處那時徐召若是個有仁心的便該勸徐言休了這念纔是誰知他的念頭一發起得久了聽見哥子說出這話正合其意乃答道老官兒雖有遺囑不過是死人說話了須不是聖旨違背不得的况且我們的家事那个外人敢來談論徐言連稱有理即將田產家私暗地配搭停當只揀不好的留與姪子徐言又道這牛馬却怎地分徐召沉吟半晌乃道不難那阿寄夫妻年紀已老漸漸做不動了活

時到有三个喫死飯的死了又要賠兩口棺木把他也當作一般派與三房裏卸了這干係可不是好計議已定到次日備些酒肴請過幾个親鄰坐下又請出顏氏并兩个姪兒那兩个孩子大的纔得七歲喚做福兒小的五歲叫做壽兒隨着母親直到堂前還顏氏也不知爲甚緣故只見徐言弟兄立起身來道列位高親在上有一言相告昔年先父原沒甚所遺多虧我弟兄掙得些小產業只望弟兄相守到老傳至子姪這輩分析不幸三舍弟近日有此大變弟婦又是个女道家不知產業多少況且人衆消長不一

到後邊多掙得分與舍姪便好、萬一消乏了、那時只道我們有甚私弊、欺他孤兒寡婦、反傷骨肉情義了、故此我兄弟商量、不如趁此完美之時、分作三股、各自領去營運、省得後來爭多競少、特請列位高親來作眼、遂向袖中摸出三張分書來說道、總是一樣配搭、至公無私、只勞列位着个花押、顏氏聽說要分開自做人家、眼中撲簌簌珠淚交流、哭道、二位伯伯、我是个孤孀婦人、兒女又小、就是沒脚蟹一般、如何撐持的門戶、昔日公公原分付莫要分開、還是二位伯伯總管在那裡、扶持兒女大了、但憑胡亂分些、便罷、

（心偏實這小人言不足不知此）

决不敢爭多競少、徐召道、三娘子、天下無有不散筵席、就合上一千年、少不得有个分開日子、公公乃過世的人了、他的說話、那里作得准、大伯昨日要把牛馬分與你、我想姪兒又小、那个去看養、故分阿寄來幫扶他、年紀雖老、筋力還健、賽過一个後生家、發作哩、那婆子績麻紡線、也不是喫死飯的、這孩子再耐他兩年、就可下得田了、你不消愁得、顏氏見他弟兄如此、明知已是做就、料道拗他不過、一味啼哭、那些親鄰看了分書、雖曉得分得不公道、都要做好好先生、那个肯做閑冤家、出尖說話、一齊着了花押、勸慰

顏氏收了進去入席飲酒有詩爲證

分書三紙語從容　人畜均分稟至公
老僕不如牛馬用　擁孤孀婦泣西風

却說阿寄那一早差他買東買西請張請李也不曉得又做甚事體恰好在南村去請个親戚同來時裏邊事已停妥剛至門口正遇見老婆那婆子恐他曉得了這事又去多言多語扯到半邊分付道今日是大官人分撥家私你休得又去閒管討他的怠慢阿寄聞言喫了一驚說道當先老主人遺囑不要分開如何見三官人死了就撤開這孤兒寡婦教他如何

過活、我若不說再有何人肯說、轉身就走、婆子又扯住道清官也斷不得家務事、適來許多親鄰、都不開口、你是他手下人、又非甚麼高年族長、怎好張主、阿寄道話雖有理但他們分得公道、便不開口、若有些欺心、就死也說不得也要講个明白、又問道可曉得分我在那一房、婆子道這到不曉得、阿寄走到堂前、見衆人喫酒正在高興、不好遽然問得、站在旁邊間壁一个鄰家擡頭看見便道、徐老官你如今分在三房裏了、他是孤孀娘子、須是竭力幫助便好、阿寄隨口答道我年紀已老、做不動了、口中便說、心下暗轉

道元來撥我在三房裏，一定他們道我沒用了，借手推出的意思，我偏要爭口氣，掙个事業起來，也不被人耻笑。遂不問他們分析的事，一徑轉到顏氏房門口，聽得在內啼哭，阿寄立住脚聽時，顏氏哭道：天阿，只道與你一竹竿到底，白頭相守，那里說起半路上就拋撇了，遺下許多兒女，無依無靠，還指望倚仗做伯伯的扶養長大，誰知你骨肉未寒，便分撥開來，如今教我沒投沒奔，怎生過日？又哭道：就是分的田產，他們通是亮裏，我是暗中，憑他們分派，那里知得好歹，只一件上，已見他們的腸子狠了，那牛兒可以耕

種馬兒可雇倩與人、只揀兩件有利息的拿了去、却推兩个老頭兒與我、反要費我的衣食、那老兒聽了這話、猛然揭起門帘、叫道、三娘、你道老奴单費你的衣食、不及馬牛的力麽、顏氏颼地裏被他鑽進來說這句話、到驚了一跳、收泪問道、你怎地說、阿寄道、那牛馬每年耕種雇倩、不過有得數兩利息、還要賠个人去喂養跟隨、若論老奴年紀雖有、精力未衰、路還走得、苦也受得、那經商道業、雖不曾做、也都明白、三娘急急收拾些本錢、待老奴出去做些生意、一年幾轉、其利豈不勝似馬牛數倍、就是我的婆子、平昔又

勤于紡織亦可少助薪水之費那田產莫管好歹把來放租與人討幾擔穀子做了樁主三娘同姐兒們也做些活計將就度日不要動那貲本管渾數年怕不掙起个事業何消愁悶顏氏見他說得有些來歷乃道若得你如此出力可知好哩但恐你有了年紀受不得辛苦阿寄道不瞞三娘說老便老健是妳眼得遲起得早只怕後生家還赶我不上哩這到不消慮得顏氏道你打帳做甚生意阿寄道大凡經商本錢多便大做本錢少便小做須到外邊去看臨期着便見景生情只揀有利息的就做不是在家論得定

的、顏氏道說得有理、待我討校起來、阿寄又討出分書、將分下的家火照单逐一點明搬在一處、然後走至堂前答應、衆親鄰直飲至晚方散、次日徐言卽喚个匠人把房子兩下夾斷、教顏氏另自開个門戶出入、顏氏一面整頓家中事體、自不必說、一面將簪釵衣飾、悄悄教阿寄去變賣、共湊了十二兩銀子、顏氏把來交與阿寄道、這些些少東西、乃我盡命之資、一家大小俱在此上、今日交付與你、大利息原不指望、但得細微之利也就勾了、臨事務要斟酌、路途亦宜小心、切莫有始無終、反被大伯們恥笑、口中便說不覺

泪隨言下、阿寄道、但請放心、老奴自有見識在此、管情不負所托、顏氏又問道、還是幾時起身、阿寄道、本錢已有了、明早就行、顏氏道、可要揀个好日、阿寄道、我出去。做生意便是好日了、何必又揀、即把銀子藏在兜肚之中、走到自己房裏、向婆子道、我明早要出門去做生意、可將舊衣舊裳、打叠在一處、元來阿寄止與主母計議、連老婆也不通他知得、這婆子見驀地說出那句話、也覺駭然、問道、你往何處去做甚生意、阿寄方把前事說與、那婆子道、阿呀、這是那里說起、你雖然一把年紀、那生意行中、從不曾着脚、却去

弄虛頭說天話、兜攬這帳、孤孀娘子的銀兩、是苦惱東西、莫要把去弄出个話靶、連累他沒得過用、豈不終身抱怨、不如依着我快快送還三娘、落得早起晏眠、多喫些苦兒、照舊耕、種幫扶他此、到得安逸、阿寄道、婆子家曉得什庅、只管胡言亂語、那見得我不會做生意、弄壞了事、要你未風先雨、遂不聽老婆、自去收拾了衣服被窩、却沒个被囊、只得打个包兒、又做起一个纏袋、准備些乾糧、又到市上買了一頂雨傘一雙麻鞋、打點完備、次早先到徐言徐召二家、說道老奴今日要往遠處去做生意、家中無人照管、雖則

各分門戶還要二位官人早晚看顧徐言二人聽了不覺暗笑答道這倒不消你叮囑只要賺了銀子回來送些人事與我們阿寄道這个自然轉到家中喫了飯食作別了主母穿上麻鞋背着包裹雨傘又分付老婆早晚須是小心扃出門顏氏又再三叮嚀阿寄點頭答應大踏步去了且說徐言弟兄等阿寄轉身後都笑道可笑那三娘子好沒見識有銀子做生意卻不與你我商量倒聽阿寄這老奴才的說話我想他生長已來何曾做慣生意哄騙孤孀婦人的東西自去快活這本錢可不白白送落徐召道便是當

深也凡民
人心

初合家時、却不把出來、等運如今纔分得、即教阿寄做客經商、我想三娘子又沒甚粧奩、這銀兩定然是老官兒存日、三兄弟克剩下的、今日方纔出路、總之三娘子瞞着你我做事、若說他不該如此、反道我們妒忌了、且待阿寄折本回來、那時去笑他、正是

雲端看廝殺　畢竟孰輸贏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再說阿寄離了家中、一路思想做甚生理便好、忽地轉着道、聞得販漆這項道路頗有利息、況又在近處、何不去試他一試、定了主意、一徑直至慶雲山中、元

來採漆之處原有个牙行阿寄就行家住下那販漆的客人却也甚多都是挨次兒打發阿寄想道若慢慢的挨去可不擔閣了日子又費去盤纏心生一計捉个空扯主人家到一村店中買三盃請他說道我是个小販子本錢短少守日子不起的望主人家看鄉里分上怎地設法先打發我去那一次來大大再整个東道請你也是數合當然那主人家却正擾着是个貪盃的喫了他的軟口湯不好回得一口應承當晚就往各村戶湊足其數裝裹停當恐怕客人們知得嗔怪到寄在鄰家放下次日起个五更打發阿

寄起身那阿寄發到市、就得了便宜、好不喜歡、教脚夫挑出新安江口、又想道杭州離此不遠、定賣不起價錢、遂雇船直到蘇州、正遇在缺漆之時、見他的貨到、猶如寶貝一般、不勾三日、賣个乾淨、一色都是見銀、並無一毫賒帳、除去盤纏使用、足足賺个對合有餘、暗暗感謝天地、即忙收拾起身、又想道我今空身回去、須是趁船、這銀兩在身邊、反擔干係、何不再販些別樣貨去、多少尋些利息也好、打聽得楓橋秈米到得甚多、登時落了幾分價錢、乃道這販米生意、量來必不喫虧、遂糴了六十多擔秈米、載到杭州出脫

那時乃七月中旬、杭州有一个月不下雨、稻苗都乾壞了、米價騰湧、阿寄這載米、又值在巧裏、每一挑長了二錢、又賺十多兩銀子、自言自語道、且喜做來生意順頻頻順溜、想是我三娘福分到了、却又想道、既在此間、怎不去問問漆價、若與蘇州相去不遠、也省好些盤纏、細細訪問時、比蘇州反勝、你道為何、元來販漆的、都道杭州路近價賤、俱往遠處去了、杭州到時常短缺、常言道、貨無大小、缺者便貴、故此比別處反勝、阿寄得了這个消息、喜之不勝、星夜趕到慶雲山、已備下些小人事、送與主人家、依舊又買三盃相請

那主人家得了些小便宜，喜逐顏開，一如前番情
先打發他轉身。到杭州也不消三兩日，就都賣完。討
筭本利，果然比起先這一帳，又多幾兩，只是少了那
回頭貨的利息。乃道：「下次還到遠處去。」與牙人筭清
了帳目，收拾起程。想道：「出門好幾時了，三娘必然掛
念，且回去回覆一聲，也教他放心。」又想道：「總是收漆，
要等候兩日，何不先到山中，將銀子教主人家一面
先收，然後回家，豈不兩便？」定了主意，到山中把銀兩
付與牙人，自己趕回家去。正是

先收漆貨兩番利，　初出茅廬第一功。

且說顏氏自阿寄去後朝夕懸掛常恐他消折了這些本錢懷着鬼胎耳根邊又聽得徐言弟兄在背後攧唇簸嘴愈加煩惱一日正在房中悶坐忽見兩个兒子亂嚷進來道阿寄回家了顏氏聞言急走出房阿寄早已在面前他的老婆也隨在背後阿寄上前深深唱个大喏顏氏見了他反增着一个蹬心拳頭胷前突突的亂跳誠恐說出句掃興話來便問道你做的是什麼生意可有些利錢那阿寄叉手不離方寸不慌不忙的說道一來感謝天地保佑二來托賴三娘洪福做的却是販漆生意賺得五六倍利息如

此如此這般這般恐怕三娘放心不下、特歸來周覆一聲、顏氏聽罷、喜從天降、問道如今銀子在那里阿寄道已留與主人家收漆不曾帶回、我明早就要去的、那時合家歡天喜地、阿寄住了一晚、次日清早起身、別了顏氏、又往慶雲山去了、且說徐言弟兄、那晚在鄰家喫社酒醉倒、故此阿寄歸家、全不曉得、到次日齊走過來、問道阿寄做生意歸來、趂了多少銀子顏氏道好教二位伯伯知得、他一向販漆營生、倒覺得五六倍利息、徐言道好造化、恁樣賺錢時、不勾幾年、便做財主哩、顏氏道伯伯休要喫話、免得飢寒便

發所言世情之所奇者

句了徐召道他如今在那里出去了幾多時怎麼也不來見我這樣沒禮顏氏道今早原就去了徐召道如何去得恁般急速徐言又問道那銀兩你可曾見見數麼顏氏道他說俱留在行家買貨沒有帶回徐言呵呵笑道我只道本利已到手了原來還是空口說白話眼飽肚中飢耳邊到說得熱烘烘還不知本在何處利在那里便信以為真做經紀的人左手不托右手豈有自巳回家銀子反留在外人據我看起來多分這本錢弄折了把這鬼話哄你徐召也道三娘子論起你家做事不該我們多口但你終是女眷

家不知外邊世務既有銀兩也該與我二人商量買幾畝田地還是長策那阿寄曉得做甚生理却瞞着我們將銀子與他出去瞎撞我想那銀兩不是你的粧奩也是三兄弟的私蓄須不是偷來的怎看得恁般輕易二人一吹一唱說得顏氏啞口無言心下也生疑惑委决不下把一天歡喜又變爲萬般愁悶按下此處不題再說阿寄這老兒急急趕到慶雲山中那行家已與他收完點明交付阿寄此番不在蘇杭發賣徑到興化地方利息比這兩處又好賣完了貨却聽得那邊米價一兩三擔斗斛又大想起杭州見

今荒歉前次糴客販的去、尚賺了錢、今在出處販去怕不有一二兩个對合、遂裝上一大載米至杭州准準糶了一兩二錢一石、斗斛上多來、恰好頂着船錢使用、那時到山中收漆、便是大客人了、主人家好不奉承、一來是顏氏命中合該造化、二來也虧阿寄經營伶俐、凡販的貨物、定獲厚利、一連做了幾帳、長有二千餘金、看看捱着殘年、算計道、我一个孤身老兒、帶看許多財物、不是要處、倘有差跌、前功盡棄、況且年近歲逼、家中必然懸望、不如回去商議置買些田產做了根本、將餘下的再出來運弄、此時他出路行頭

諸色盡備、把銀兩逐封緊緊包裹、藏在順袋中、水路用舟、陸路雇馬、晏行早歇、十分小心、非止一日、已到家中、把行李馱入、婆子見老公回了、便去報知顏氏、那顏氏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所喜者、阿寄回來、所懼者未知生意長短若何、因向日被徐言弟兄奚落了一場、這番心裏比前更是著急、三步并作兩步、奔至外廂、望見了這堆行李、料道不像个折本的、心上就安了一半、終是恐不穩、便問道、這一向生意如何、銀兩可曾帶回、阿寄近前見了个禮、說道、三娘不要性急、待我慢慢的細說、教老婆頂上中門、把行李盡搬

至顏氏房中打開將銀子逐封交與顏氏顏氏見着許多銀兩喜出望外連忙開箱啓籠收藏阿寄方把往來經營的事說出顏氏因怕惹是非徐言當日的話一句也不說與他知道但連稱都虧你老人家氣力了且去歇息則个又分付倘大伯們來問起不要與他講真話阿寄道老奴理會得正話間外面閙閙聲叩門原來却是徐言弟兄聽見阿寄歸了特來打探消耗阿寄上前作了兩个揖徐言道前日聞得你生意十分旺相今番又趁若干利息阿寄道老奴托賴二位官人洪福除了本錢盤費乾淨趁得四五十

富一个財[illegible]

爾徐召道、阿寄前次便說有五六倍利了、怎地又去了許多時、反少起來、徐言道、且不要問他趁多趁少、只是銀子今次可曾帶回、阿寄道、已交與三娘了、二人便不言語、轉身出去、再說阿寄與顏氏商議要買田產、悄地央人尋覓、大抵出一个財主、生一个敗子、那錦沙村有个晏大戶、家私豪富、田產廣多、單生一子、名爲世保、取世守其業的意思、誰知這晏世保、專于鬪賭、把那老頭兒活活氣死、合村的人道他是个敗子、將晏世保三字、順口改爲獻世寶、那獻世寶同着一班無賴、朝歡暮樂、弄完了家中財物、漸漸搖

動產業道是零星賣來不勾用索性賣一千畝討價三千餘兩又要一注兒交銀那村中富者雖有一時湊不起許多銀子無人上椿延至歲底獻世寶手中越覺乾逼情願連一所莊房只要半價阿寄偶然聞得這个消息即尋中人去討个經帳恐怕有人先成了去就約次日成交獻世寶聽得有了售主好不歡喜巴不得一刻也不着家的偏這日足跡不敢出門呆呆的等候中人同往且說阿寄料道獻世寶是愛喫東西的清早便去買下佳肴美醞喚个廚夫安排又向顏氏道今日這場交易非同小可三娘是个女流

家兩位小官人又勿老奴又是下人只好在旁說話雖好與他抗禮須請間壁大官人弟兄來作張方是正理顏氏道你就過去請一聲阿寄即到徐言門首弟兄正在那里說話阿寄道今日三娘買幾畝田地特請二位官人來張主二人口中雖然答應心內又怪顏氏不托他尋覓好生不樂徐言說道既要買田如何不托你我又教阿寄張主直至成交方纔來說只是這村中沒有什麼零星田賣徐召道不必猜疑少頃便見着落了二人坐于門首等至午前光景只見阿寄同着幾个中人兩个小廝拿着拜匣一路

拍手拍腳的咲來、望着間壁門內、齊走進去、徐言弟兄看了、倒喫一驚、都道、喫好作怪、鬧得獻世寶要賣一千畝田、實價三千餘兩、不信他家有許多銀子、難道獻世寶又零賣一二十畝、疑惑不定、隨後跟入、相見已罷、分賓而坐、阿寄向前說道、要官人田價、昨日已是言定、一依分付、不敢斷少、要官人也莫要節外生枝、又更他說、獻世寶亂嚷道、大丈夫做事、一言已出、駟馬難追、若又有他說、便不是人養的了、阿寄道、既如此、先立了文契、然後兌銀、那紙墨筆硯、准備得停停當當、拿過來就是、獻世寶拈起筆、盡情寫了一

紙絶契又道省得你不放心先畫了花押何如阿寄道如此更好徐言弟兄看那契上果是一千畝田一所庄房實價一千五百兩嚇得二人面面相覷伸出了舌頭半日也縮不上去都暗想道阿寄做生意總是趁錢也趁不得這些莫不做强盜打劫的或是掘着了藏好生難猜中人着完花押阿寄收進去交與顔氏他已先借下一副天秤法馬提來放在卓上與顔氏取出銀子來先一色都是粉塊細絲徐言徐召眼内放出火來喉間煙也直冒恨不得推開衆人通搶回去不一時兊完擺出酒肴飲至更深方散次日

阿寄又向顏氏道、那庄房甚是寬大、何不搬在那邊居住、收下的稻子、也好照管、顏氏曉得徐言弟兄妬忌、也巴、不能遠開一步、便依他說話、選了新正初六、遷入新房、阿寄又請个先生、教兩位小官人讀書、大的取名徐寬、次的名徐宏、家中收拾得十分次第、那些村中人見顏氏買了一千畝田、都傳說掘了藏、銀子不計其數、連坑廁說來都是銀的、誰个不來趨奉、再說阿寄將家中整頓停當、依舊又出去經營、這番不專于販漆、但聞有利息的便做、家中收下米穀、又將來醸、那十年之外、家私巨富、那獻世寶的田宅盡

歸于徐氏門庭熱鬧牛馬成羣婢僕雇工人等甚衆登百、好不興頭、正是

富貴本無根　盡從勤裏得
請觀懶惰者　面帶飢寒色

那時顏氏三个女兒、都嫁與一般富戶、徐寬徐宏也各婚配、一應婚嫁禮物、盡是阿寄支持、不費顏氏絲毫氣力他又見田產廣多、差役煩重、與徐寬弟兄俱納个監生、優免若干田役、顏氏也與阿寄兒子完了姻事、又見那老兒年紀衰邁留在家中照管、不肯放他出去、又派个馬兒與他乘坐那老兒自經營以來

從不曾私受一些好飲食，也不曾私做一件好衣服，寸絲尺帛，必稟命顏氏方纔敢用。且又知禮數，不論族中老幼，見了必然站起，或乘馬在途中遇着，便跳下來，閃在路旁，讓過去了，然後又行。因此遠近親鄰，沒一人不把他敬重，就是顏氏母子，也如尊長看承。那徐言徐召，雖也掙起些田產，比着顏氏，尚有天淵之隔，終日眼紅頸赤。那老兒揣知二人意思，勸顏氏各助百金之物，又築起一座新墳，連徐哲父母，一齊安葬。那老兒整整活到八十，患起病來，顏氏要請醫人調治，那老兒道：人年八十，死乃分內之事，何必又

費錢鈔、執意不肯服藥顏氏母子不住在床前看覷一面準備衣衾棺槨、病了數日勢漸危篤、乃請顏氏母子到房中坐下、說道老奴牛馬力已少盡、死亦無恨、只有一事越分張主、不要見怪、顏氏垂淚道我母子全虧你氣力、方有今日、有甚事體一憑分付、決不違拗那老兒向枕邊摸出兩紙文書遞與顏氏道兩位小官人、年紀已長、後日少不得要分析倘那時嫌多道少、便傷了手足之情故此老奴久已將一應田房財物等件、均分停當今日交付與二位小官人、各自去管業、又叮囑道那奴僕中、擇得好人諸事須要

自己經心、切不可重托、顏氏母子、含淚領命、他的老婆兒子、都在床前啼啼哭哭、也囑付了幾句怨地、又道只有大官人二官人、不曾面別、終是欠事、可與我去請來、顏氏即差个家人去、請徐言徐召、說道好時不直得幫扶我們、臨死却來思想、可不扯淡、不去不去、那家人無法、只得轉身、却見徐宏親自奔來相請、二人滅不過姪兒面皮、勉强隨來、那老兒已說話不出、把眼看了兩看、點點頭兒、奄然而逝、他的老婆兒媳啼哭、自不必說、只這顏氏母子、俱放聲號慟、便是家中大小男女、念他平日做人好處、也無不下淚、惟

有徐言徐召反有喜色可笑那老兒、

辛勤好似蠶成繭　繭老成絲蠶命休
又似採花蜂釀蜜　甜頭到底被人收

顏氏母子、哭了一回出去支持殯殮之事、徐言徐召看見棺木堅固衣衾整齊扯徐寬弟兄到一邊說道他是我家家人將就些罷了、如何要這般好斷送就是當初你家公公與你父親也没恁般齊整、徐寬道、我家全虧他掙起這些事業若薄了他、我心上也打不過去徐召咲道你老大的人還是個呆子、這是你母子命中、合該有此造化豈真是他本事掙來的哩

還有一件他做了許多年數剋剝的私房必然也有好些怕道沒得結果你却挖出肉裏錢來與他備後事徐宏道不要冤枉壞人我看他平日一壁一毫都清清白白交與母親並不見有什麼私房徐召又道做的私房藏在那里難道把與你看不成若不信時如今將他房中一檢極少也有整千銀子徐寬道他有也是他掙下的好道拿他的不成徐言道雖不拿他的見个明白也好徐寬弟兄被二人說得疑疑惑惑遂聽了他也不通顏氏知道一齊走至阿寄房中把婆子們哄了出去閉上房門開箱倒籠遍處一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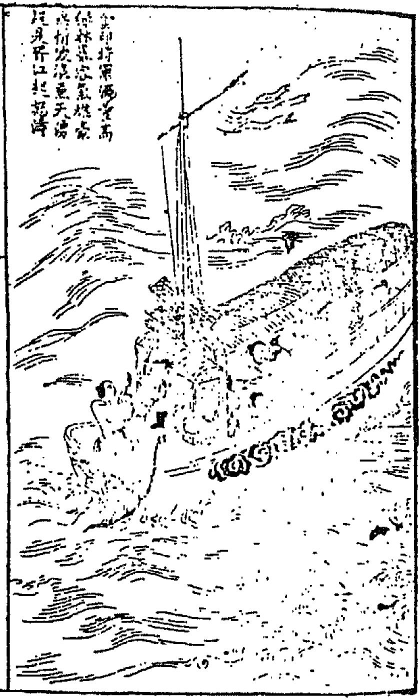
[illegible]小人之[illegible]

只有幾件舊衣舊裳那有分文錢鈔徐召道一定藏在兒子房裏也去一檢尋出一包銀子不上二兩包中有个帳兒徐寬仔細看時還是他兒子取妻時顏氏助他三兩銀子用剩下的徐宏道我說他沒有什麼私房却定要來看還不快收拾好了倘被人撞見反道我們器量小了徐言徐召自覺乏趣也不別顏氏徑自去了徐寬又把這事學向毋親愈加傷感令合家掛孝開喪受弔多修功果追薦七終之後即安葬于新墳傍邊祭葬之禮每事從厚顏氏主張將家產分一股與他兒子自去成家立業奉養其妹又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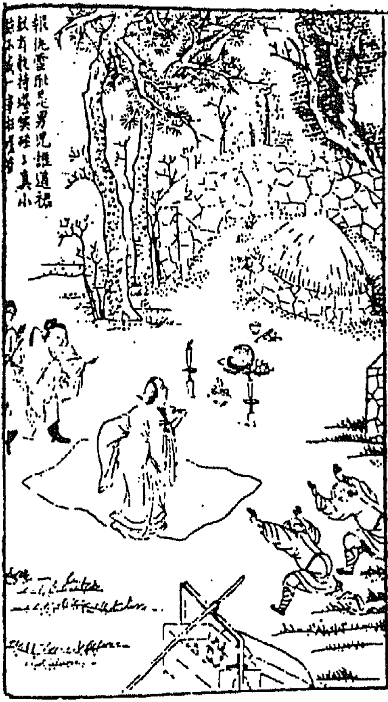
兒子們以叔姪相稱此亦見顏氏不泯阿寄恩義的好處那合村的人將阿寄生平行誼具呈府縣要求旌獎以勸後人府縣又查勘的實申報上司具疏奏聞、朝廷旌表其閭至今徐氏子孫繁衍富冠淳安

詩云

年老筋衰遜馬牛、　千金致產出人頭
托孤寄命真無愧、　羞殺蒼頭不義侯



笑引將軍過浪高
紛紛殺宗氣燄豪
此付波浪重天湧
猶見錢江起怒濤



報仇雪恥是男兒誰道裙
釵有執持堪笑殺〻真小
[illegible]

第三十六

蔡瑞虹忍辱報仇

酒可陶情適性兼能解悶消愁三杯五盞樂悠悠痛飲翻能損壽○謹厚化成凶險精明變作昏流禹疏儀狄豈無由狂藥使人多咎

這首詞、名爲西江月、是勸人節飲之語、今日說一位官員只因貪杯上、受了非常之禍、話說宣德年間、南直隸淮安府淮安衛有个指揮、姓蔡、名武、家資富厚、婢僕頗多、平昔別、無所好、偏愛的是盃中之物、若一見了酒、連性命也不相顧、人都叫他做蔡酒鬼、因

這件上、罷官在家、不但蔡指揮會飲、就是夫人田氏、卻也一般善酌、二人也不像个夫妻、到像兩个酒友、偏生奇怪、蔡指揮夫妻都會飲酒、生得三个兒女、都又涓滴不聞、那大兒蔡韜、次子蔡略、年紀尚小、女兒到有一十五歲、生時因見天上、有一條虹霓、五色燦爛、正環在他家屋上、蔡武以爲祥瑞、遂取名叫做瑞虹、那女子生得有十二分顏色、善能描龍畫鳳、刺繡拈花、不獨女工伶俐、且有智識才能、家中大小事體、到是他掌管、因見父母日夕沉湎、時常規諫、蔡指揮那裡肯依、話分兩頭、且說那時有个兵部尚書趙貴

當年未遇時、住在淮安衛前壁、家道甚貧、勤苦讀書、夜夜直讀到雞鳴方臥、蔡武的父親老蔡指揮、愛他苦學、時常送柴送米、資助趙貴、後來連科及第、直做到兵部尚書、思念老蔡指揮昔年之情、將蔡武特陞了湖廣荊襄等處遊擊將軍、是一個上好的美缺、特地差人將文憑送與蔡武、蔡武心中歡喜、與夫人商議、打點擇日赴任、瑞虹道、爹爹、依孩兒看起來、此官莫去做罷、蔡武道、卻是為何、瑞虹道、做官的、一來圖名、二來圖利、故此千鄉萬里遠去、如今爹爹在家、月日只是吃酒、並不管一毫別事、倘若到任上、也是如

此、那个把銀子送來、豈不白白裡乾折了盤纏辛苦路上還要擔驚受怕、就是沒得銀子趕也只算是小事、還有別樣要緊事體、擔干係哩、蔡武道、除了沒銀子趕罷了、還有甚麽干係、瑞虹道、爹爹你一向做官時、不知見過多少了、難道這樣事到不曉得、那游擊官兒在武職裡、便算做美任、在文官上司裡、不過是个守令官不時衙門伺候、東迎西接、都要早起晏眠、我想你平日在家、單管吃酒自在慣了、倘到那里、依原如此、豈不受上司責罰、這也還不算利害、或是信地盜賊生發、差撥去捕獲、或者別處地方有警調遣

去出征、那時不是馬上、定是舟中、身披甲胄、手執戈矛、在生死關係之際、倘若一般終日吃酒、豈不把性命送了、不如在家安閑自在、快活過了日子、却去討這樣煩惱吃、蔡武道、常言說得好、酒在心頭、事在肚裡、難道我真個單吃酒、不管正事不成、只為家中有你掌管、我落得快活、到了任上、你替我不得時、自然着急、不消你擔隔夜憂、況且這樣美缺、別人用銀子謀幹、尚不能勾、如今承趙尚書一片好念、特地差人送上大門、我若不去、反拂了這一段來意、我自有主意在此、你不要阻當、瑞虹見父親立意要去、便道

爹爹既然要去把酒來戒了孩兒方纔放心蘇武道你曉得我是酒養命的如何全戒得只是少吃幾盃罷遂說下幾句口號

老夫性與命　全靠水邊酉
寧可不喫飯　豈可不飲酒
今聽汝忠言　節飲知謹守
每常十遍飲　今番一加九
每常飲十升　今番只一斗
每常一氣吞　今番分兩口
每常床上飲　今番下地走

每常到三更　今番二更後
再要裁減時　性命不值狗

且說蔡武次日即教家人蔡勇在淮關寫了一隻民座船、將衣飾細軟、都打疊帶去、粗重家火、封鎖好了、留一房家人看守、其餘童僕、盡隨往任所、又買了許多好酒、帶路上去吃、擇了吉日、備猪羊祭河、作別親戚、起身下船、稍公扯起篷、由揚州一路進發、你道稍公是何等樣人、那稍公叫做陳小四、也是淮安府人年紀三十已外、顧着一班水手、共有七人、喚做白滿李癩子、沈鐵甏秦小元、何蠻二、余蛤蚆、凌歪嘴這班

人都是兇惡之徒專在河路上謀劫客商不想今日蔡武晦氣、下了他的船隻、陳小四起初見發下許多行李眼中已是放出火來、及至家小下船、又一眼瞧着瑞虹美艶、心中愈加着魂暗暗筭計且遠一步兒下手、省得在近處容易露人眼目、不一日將到黄州、乃道此去正好行事了、且與衆兄弟們說知走到稍上對衆水手道船中、一注大財鄉、不可錯過、趂今晚取了罷、衆人笑道我們有心多日了、因見阿哥不說起只道讓同鄉分上不要了、陳小四道因一路來沒有個好下手處造化他多活了幾日、衆人道他是個

武官出身，從人又眾，不比其他，須要用心，陳小四道，他出名的貪酒鬼，有什麼用，少停等他喫酒到分際，放開手砍他娘罷了，只饒了這小姐，我要留他做個押艙娘子，商議停當，少頃到黃州江口泊住，買了些酒肉，安排起來，眾水手吃個醉飽，揚起滿帆，舟如箭發，那一日正是十五，剛到黃昏，一輪明月，如同白晝，至一空闊之處，陳小四道，眾兄弟就此處罷，莫向前了，霎時間下篷拋錨，各執器械，先向前艙而來，迎頭遇著一個家人，那家人見勢頭來得兇，臉叫聲老爺不好了，說時遲，那時快，叫聲未絕，頂門上已遭一斧

露身、跟住那些家人一齊伏着背後面廳廊里望着

得、被衆強盜刀砍斧切、逐排價殺去、且説蔡武自從

下艙之後、初時幾日、酒還少吃、以後覺道無聊、夫妻

依先大酌、瑞虹勸諫不止、那一晚與夫人開懷暢飲

酒量已喫到九分、忽聽得前艙發喊、瑞虹急教丫鬟

來看、那丫鬟嚇得寸步難移、叫道、老爹前艙殺人哩

蔡奶奶驚得魂不附體、剛剛立起身來、衆兇徒已趕

進艙、蔡武兀自朦朧醉眼、喝道、我老爺在此、那個敢

沉鐵甏早把蔡武一斧砍倒、衆男女一齊跪下道、金

銀任憑取去、但求饒命、衆人道、兩件俱是要的、陳小

四道、也罷、看鄉里情上、饒他砍頭、與他個全屍罷了卽敎快取索子、兩個奔向後艙、取出索子、將蔡武夫妻二子、一齊綁起、止空瑞虹、蔡武哭對瑞虹道、不聽你言、致有今日、聲猶未絕、都攛向江中去了、其餘丫鬟等輩、一刀一個、殺個乾淨、有詩爲証、

金印將軍酒量高　綠林暴客氣雄高
無情波浪兼天湧　疑是胥江起怒濤

瑞虹見合家都殺、獨不害他、料然必來汚辱、奔出艙門、望江中便跳、陳小四放下斧頭、雙手抱住道、小娘不要驚恐、還你快活、瑞虹大怒罵道、你這班强盜、害

了我全家、尚敢污辱我、慶快快放我自盡、陳小四道你這般花容月貌、教我如何捨得、一頭說、一頭拖入後艙、瑞虹口中千強盜萬強盜、罵不絕口、衆人大怒道、阿哥、那里不尋了一個妻子、卻受這賤人之辱、便要趕進來殺、陳小四攔住道、衆兄弟看我分上、饒他罷、明日與你陪情、又對瑞虹道、快些住口、你若再罵時、連我也不能相救、瑞虹一頭哭、心中暗想、我若死了、一家之仇、那個去報、且含羞忍辱、待報仇之後死亦未遲、方纔住口、跌足又哭、陳小四安慰一番、衆人已把屍首盡拋入江中、把船摺抹乾淨、扯起滿蓬、又

使到一個沙洲邊將箱籠取出要把東西分派陳小四道衆弟兄且不要忙趁今日十五團圓之夜待我做了親衆弟兄吃過慶喜筵席然後自由自在均分豈不美哉衆人道也說得是遂忙將蔡武帶來的好酒打開幾罈將那些食物東西都安排起來團團坐在艙中點得燈燭輝煌取出蔡武許多銀酒器大家痛飲陳小四又抱出瑞虹坐在旁邊道小娘我與你郎才女貌做對夫妻也不辱抹了你今夜與我成親圓個白頭到老瑞虹掩着面只是哭衆人道我衆兄弟各人敬阿嫂一盃酒便篩過一盃送在面前陳小

四接在手中、拿向瑞虹口邊道、多謝衆弟兄之情、你略略沾些兒、瑞虹那里採他、把手推開、陳小四笑道、多謝列位美情、待我替娘子飲罷、拿起來一飲而盡、秦小元道、哥、不要吃單盃、吃個雙雙到老、又遞過一盃、陳小四又接來吃了、也篩過酒、逐一酬答、還吃了一會、陳小四被衆人勸送、吃到八九分醉了、衆人道、我們暢飲、不要耽擱新人、哥、先請安置罷、陳小四道、既如此、列位再請寬坐、我不陪了、抱起瑞虹、取了燈火、徑入後艙、放下瑞虹、閉上艙門、便來與他解衣、那時瑞虹身不由主、被他解脫乾淨、抱向床中、任情取樂、

可惜千金小姐落在強徒之手

暴雨摧殘嬌蕊　狂風吹損柔芽
那是一宵恩愛　分明夙世冤家

不題陳小四且說衆人在艙中吃酒白滿道陳四哥此時正在樂境了沈鐵甏道他便樂我們却有些不樂秦小元道我們有甚不樂沈鐵甏道同樣做事他到獨占了第一件便宜明日分東西時可肯讓一些麼李嶺子道你道是樂我想這一件正是不樂之處哩衆人道爲何不樂李嶺子道常言說得好斬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發殺了他一家恨不得把我們吞在

肚裏方纔快活、豈肯安心與陳四哥做夫妻、倘到人烟湊聚所在叫喊起來、衆人性命、可不都送在他的手裏、衆人齊道說得是、明日與陳四哥說明、一發殺却、豈不乾淨、答道、陳四哥今夜得了甜頭、怎肯殺他白滿道、不要與陳四哥說知、悄悄竟行罷、李癩子道若瞞着他殺了、弟兄情上、就到不好開交、我有个兩得其便的計兒在此、趁陳四哥睡着、打開箱籠、將東西均分、四散去快活、陳四哥已受用了一个婦人、多少留幾件與他、後邊露出事來、止他自去受累、與我衆人無干、或者不出醜也是他的造化、恁樣、又不傷

了弟兄情分又連累我們不着可不好麼衆人齊稱道好立起身把箱籠打開將出黃白之資衣飾酒器都均分了只揀用不着的留下幾件各自收拾打了包裹把艙門關閉將船使到一个通官路所在泊住一齊上岸四散而去

篋中黃白皆公器　被底紅香偶得意
蜜房割去別人甜　狂蜂猶抱花心睡

且説陳小因專意在瑞虹身上外邊衆人算計全然不知直至次日巳牌時分方纔起身來看一人不見還只道夜來中酒睡着走至艙上却又不在再到艙

艙去看、那里有个人的影兒、驚駭道。他們逕往何處去了、心內疑惑、徑走入艙中、看那箱籠、俱已打開、逐隻檢看、並無一物、止一隻內存些少東西、并書帖之類、方明白眾人分去、醒悟而不敢言、想道是了、他們見我留着這小姐、恐後事露、故都悄然散去、又想道、我如今獨自个又行不得、這船住在此、又非長策、倒是進退兩難、欲待上涯村中覓个人兒幫行到有人烟之處、恐怕這小姐喊叫出來、這性命便休了、勢在騎虎、留他不得了、不如斬草除根罷、提起一柄板斧、搶入後艙、瑞虹還在床上啼哭、雖則淚痕滿面、愈覺

千嬌百媚那賊徒看了神蕩魂迷骨軟手收把殺人腸子頓時鎔化一柄板斧撲的落在地下又騰身上去捧着瑞虹淫媾可憐嫩蘂嬌花怎當得風狂雨驟那賊徒恣意輕薄了一回就道娘子我曉得你勞碌了待我去收拾些飲食與你將息跳起身往艙上打火煮飯忽地又想起道我若迷戀這女子性命定然斷送欲要殺他又不忍下手罷罷只算我晦氣葬了這塲遂向別處去過日偶有采頭再覓注錢財原撐个船兒依舊快活那女子留在艙中有命時便遇人救了也算我一點陰隲却又想道不好不好如不

瑞虹之命幾危矣

除他終久是个禍根只饒他一刀與个全屍罷收些飯食喫飽將平日所積囊資幷留下的些小東西叠成一个大包放在一邊尋了一條索子打个圈兒赶入艙來這時瑞虹恐又來淫污已是穿起衣服向着裡床垂淚思算報仇之策不隄防這賊來謀害說時遲那時快這賊徒搶近前左手托起頭兒右手就將索子套上瑞虹方待喊叫被他隨手扣緊儘力一收瑞虹疼痛難忍手足亂動掙的跳了幾跳直挺挺橫在床上便不動了那賊徒料是已死即放了手到外艙拿起包裹提着一根短棍登跳上涯大踏步而去

正是

雖無莊枕歡娛　落得一身乾淨

元來瑞虹命不該絕喜得那賊打的是个单結雖然被這一收時氣斷昏迷纔放下手結就鬆開不比那吊死的越墜越緊咽喉間有了一線之隙這點氣回復透出便不致于死漸漸甦醒只是遍體酥軟動掙不得倒像被按摩的揑了个醉楊妃光景喘了一回覺道頭下難過勉强掙起手扯開心內苦楚暗哭道爹阿當時若聽了我的言語那有今日只不知與這般賊徒前世有甚冤業合家遭此慘禍又哭道我若

望忍辱偷生還圖个報仇雪耻、不道這賊、原放我不過、我死也罷了、但是究、沉海底、安能與日、轉思轉哭、愈想愈哀、正哭之間、忽然稍上撲通的一聲响亮、這得這船幌上幾幌、嚇的床倚險些攧翻、瑞虹被這一驚、哭也倒止住了、側耳聽時、但聞得隔船人聲嚷鬧、打號撐篙、本船不見一些聲息、疑惑道、這班强盜爲何被人撞了船、却不開口、莫非那船也是同夥、又想道、或者是捕盜船、見不敢與他爭論、便欲喊叫、又恐不能了事、方在惶惑之際、船艙中忽地有人大驚小怪、又齊擁入後艄、瑞虹還道是這班强盜艄道此吞

性命定然休矣、只見衆人說道不知何處官府打劫得如此乾淨、人樣也不留一个、瑞虹聽了這話、已知不是强盜了、掙扎起身、高叫救命、衆人趕向前看時見是个美貌女子、扶持下床、問他被劫情由、瑞虹未曾開言、兩眼淚珠先下、乃將父親官爵籍貫、并被難始末、一一細說、又道列位大哥、可憐我受屈無伸、乞引到官司告理、擒獲强徒正法、也是一點陰隲、衆人道元來是位小姐、可惱受着苦了、但我們都做主不得、須請老爹來與你討較、內中一个便跑去相請、不多時、一人跨進艙中、衆人齊道老爹來也、瑞虹舉目

看那人品貌魁梧服飾齊整、見衆人稱他老爹料必是个有身家的、哭拜在地、那人慌忙扶住道小姐何消行此大禮有話請起來說、瑞虹又將前事細說一遍、又道求老爹慨發慈悲救護我難中之人、生死不忘大德那人道小姐不消煩惱我想這班強盜去還未遠即今便同你到官司呈告、差人四處追尋自然逃走不脫瑞虹含淚而謝、那人分付手下道事不宜遲快扶蔡小姐過船去、罷衆人便來攙扶瑞虹尋過鞋兒穿起走出艙門觀看乃是一隻雙開篷頂號貨船、過得船來、請入艙中安息、衆水手扯起鼓帆上宗次

東西盡情識个乾凈方纔起疑鬧嚷道那人是誰元來姓卞名福漢陽府人氏專在江湖經商挣起一个老大家業打造這隻大船衆水手俱是家人這番在下路脫了糧食裝回頭貨歸家正趁着順風行走忽地被一陣大風直打向到岸邊去艄公把舵務命推擱全然不應徑向賊船上當稍一撞見是座船恐怕拿住費嘴好生着急合船人手忙脚亂要撐開去不道又閣在淺處牽扯不動故此打號用力因見座船上沒个人影卞福以為怪異教衆水手過船來看已後聞報止有一个美女子如此如此要求搭救卞

福即懷下不良之念用一片假情哄得遂他便是買賣了那里是眞心肯替他申寃理枉那瑞虹起初因受了這塲慘毒正無門伸訴所以一見卞福猶如見了親人一般求他救濟又見說出那班言語便信以爲眞更不疑惑到得遂他心定想起道此來差矣我與這客人非親非故如何指望他出力跟着同走雖承他一力擔當又未知是眞是假倘有別樣歹念怎生是好方在疑慮只見卞福自去安排着佳肴美醖奉承瑞虹說道小姐你一定餓了且喫些酒食則个瑞虹想着父母那里下得咽喉卞福坐在傍邊甜言

[illegible]卻勸了兩小杯開言道小子有一言商議不知小姐可肯聽否瑞虹道老客有甚見諭卞福道適來小子一時義憤許小姐同到官司告理却不曾算到自己這一船貨物我想那衙門之事元論不定日子的倘或牽纏半年六月事體還不能完妥貨物又不能脫去豈不兩下耽閣不如小姐且隨我回去先脫了貨物然後另換個小船與你一齊下來理論這事就盤桓幾年也不妨得更有一件你我是個孤男寡女往來行走必惹外人談議揔然彼此清白誰人肯信可不是無絲有綫況且小姐舉目無親身無所歸小

子雖然是个商賈家裡頭頗得過若不棄嫌就此結爲夫婦、那時報仇之事水裡水去火裡火去包在我身上一个个擒獲來、與你出氣、但未知尊意若何瑞虹聽了這片言語暗自心傷、簌簌的淚下想道我這般命苦、又遇着不良之人、只是落在他套中、料難擺脫、乃嘆口氣道罷罷父母、冤仇事大、辱身事小、况已被賊人玷污總今就死也算不得貞節了、且待報仇之後尋个自盡以洗污名可也躊躇已定、含淚答道、官人果然真心肯替奴家報仇雪恥、情願相從只要設个誓願、方纔相信、卞福得了這句言語喜不自勝、

趲行駛下設誓道卞福若不與小姐報仇雪恥翻江而死道罷起來分付水手就前途村鎮停泊買辦魚肉酒果之類合船喫杯喜酒到晚成就好事不則一日已至漢陽誰想卞福老婆是個拈酸的領袖喫醋的班頭卞福平昔極懼怕的不敢引瑞虹到家另尋所在安下叮囑手下人不許洩漏內中又有個請風光博笑臉的早去報知那婆娘怒氣沖天要與老公廝鬧卻又算計沒有許多閑工夫淘氣倒一字不提暗地教人尋下掠販的期定日子一手交錢一手交人到了是日那婆娘把卞福灌得爛醉反鎖在房一

乘轎子、擡至瑞虹住處、掠販的已先在彼等候、隨那婆娘進去、教人報知瑞虹、說大娘來了、瑞虹無奈、只得出來相迎、掠販的在旁、細細一覷、見有十二分顏色、好生歡喜、那婆娘滿臉堆笑、對瑞虹道、好笑官人作事顛倒、既娶你來家、如何又撇在此、成何體面、外人知得、只道我有甚緣故、適來把他埋怨一場、特地自來接你回去、有甚衣飾、快些收拾、瑞虹不見卞福心內疑惑、推辭不去、那婆娘道、既不願同住、且去閒玩幾日、也見得我親來相接之情、瑞虹見這句話說得有理、便不好推托、走進房整備、那婆娘一等他轉身

即與掠販的議定身價教家人在外兌了銀兩喚乘轎子、哄瑞虹坐下、轎夫擡起飛也似走直至江邊一个無人所在、掠販的引到船邊歇下、瑞虹情知中了奸計、放聲號哭要跳向江中、怎當掠販的兩邊扶挾不容轉動推入艙中、打發了中人轎夫、急忙解纜開船揚着滿帆而去、且說那婆娘賣了瑞虹將屋中什物收拾歸去、把門鎖上回到家中、卞福正還酣睡、那婆娘三四个把掌打醒數說一回、打罵一回、整整鬧了數日、卞福脚影不敢出門、一日捉空踅到瑞虹住處看見鎖着門戶喫了一驚、詢問家人方知被老婆

賣去久矣只氣得發昏章第十一那卞福只因不曾與瑞虹報仇後來果然翻江而死應了向日之誓那婆娘原是个不成才的爛貨自丈夫死後越發恣意把家私貼完又被姦夫拐去賣與烟花門戶可見天道好還絲毫不爽有詩爲証

恐耻偷生爲父仇　誰知奸計覓風流
勸君莫設虛言誓　湛湛青天在上頭

再說瑞虹被掠販的納在船中一味悲號掠販的勸慰道不須啼泣還你此去豐衣足食自在快活强如在卞家受那大老婆的氣瑞虹也不理他心內暗想

欲待自盡怎奈大仇未報將爲不死便成淫蕩之人躊躇千百萬遍終是報仇心切只得寧耐看个居止下落再作區處行不多路已是天晚泊船掠販的過他同睡瑞虹不從和衣縮在一邊掠販的便來撥拖瑞虹亂喊殺人掠販的恐被鄰船聽得弄出事來放手不迭再不敢去惹他帶到武昌府轉賣與樂戶王家那樂戶家裡先有三四个粉頭一个个打扮得喬喬畫畫傳粉塗朱倚門賣俏瑞虹到了其家看見這般做作轉加苦楚又想道我今落在烟花地面報仇之事已是絕望還有何顏在世遂立意要尋死路

大幽、聊
狠因人

不肯接客，偏又作怪，但是瑞虹走這條門路，就有人解救，不致傷身。樂戶與鴇子商議道：他既不肯接客，留之何益？倘若三不知做出把戲，倒是老大利害。不如轉貨與人，另尋個罷。常言道：事有湊巧，物有偶然。恰好有一紹興人，姓胡名悅，因武昌太守是他的親戚，特來打抽豐，倒也作成尋覓了一大注錢財。那人原是貪花戀酒之徒，做的寓所，近着妓家，閒時便去串走，也曾見過瑞虹是個絕色麗人，心內着迷，幾遍要來入馬，因是瑞虹尋死覓活，不能到手。今番聽得樂戶有出脫的消息，情願重價娶爲偏房，也是有分

姻緣一說就成、胡悅要瑞虹到了寓所、當晚整備着酒肴、與瑞虹叙情、那瑞虹只是啼哭、不容親近胡悅再三勸慰不止、倒沒了主意說道、小娘子、你在娼家、或者道是賤事不肯接客、今日與我成了夫婦萬分好了、還有甚苦情、只管悲慟你且說來若有疑難事體我可以替你分憂解悶、倘事情重大這府中太爺是我舍親就轉托他與你料理、何必自苦如此瑞虹見他說話有些來歷方將前事一一告訴、又道官人若能與奴家尋覓仇人、報冤雪恥、莫說得爲夫婦便做奴婢亦自甘心說罷又哭、胡悅聞言答道、元來你係

是好人家子女，遭此大難，可憐可憐！但這事非一時可畢，待我先教舍親出个廣捕，到處挨緝，一面同你到淮安告官，拿衆盜家屬追比，自然有个下落。瑞虹拜倒在地道：若得官人肯如此用心，生生世世，銜結報効。胡悅扶起道：既爲夫婦，事同一體，何出此言。遂携手入寢。那知胡悅也是一片假情，哄騙過了幾日，只說已托太守出廣捕緝獲去了。瑞虹信以爲實，千恩萬謝。又住了數日，雇下船隻，打疊起身，正遇着順風順水，那消十日，早至鎮江，另雇小船回家，把瑞虹的事閣過一邊，毫不題起。瑞虹大失所望，但到此地

他無可奈何遂喫了長齋日夜拜禱天地要求報冤在路非止一日已到家中胡悅老婆見娶個美人回來好生妒忌時常厮鬧瑞虹總不與他爭論也不要胡悅進房這婆娘方纔少解元來紹興地方慣做一項生意凡有錢能幹的都到京中買個三考吏名色鑽謀好地方選一個佐貳官出來俗名喚做飛過海怎麽叫做飛過海大凡吏員考滿依次選去不知等上幾年若用了錢穵選在別人前面指日便得做官這謂之飛過海還有獨自無力四五個合做夥計一人出名做官其餘坐地分贓到了任上先備厚禮結

好堂官明覺事管些小事羅織他衙裡少不得要詐一兩五錢到後覺道聲息不好立脚不住就悄地逃之天天十个裡邊難得一兩个來去明白完名全節所以天下衙官大半都出紹興那胡悅在家住了年餘也思量到京幹這樁事體更兼有个相知見在當道寫書相約有扶持他的意思一發喜之不勝即便處置了銀兩打點赴程單慮妻妾在家不睦與瑞虹計議要帶他同往許他謀選彼處地方訪覓強盜踪跡瑞虹已被騙過一次雖然不信也還希冀出外行走或者有个機會情願同去胡悅老婆知得到天作

地與老公相打相罵胡悅全不作准撑了声耳處得
賂費同瑞虹徑自起身一路無話直至京師尋寓所
安頓了瑞虹次日整備禮物去拜那相知官員誰想
這官人一月前暴病身亡合家荒亂打點扶柩歸鄉
胡悅沒了這个倚靠身子就酥了半邊思想銀子帶
得甚少相知又死這官職怎能夠得到手欲待原偵
歸去又恐被人咲恥事在兩難狐疑不決尋訪同鄉
一个相識商議這人也是走那道兒的正少了銀兩
不得完成遂設計哄騙胡悅包攬替他圖个小就設
或短少尋人借債胡悅合該晦氣被他花言巧語說

得熱鬧將所帶銀兩一包兒遞與那人把來完成了自己官職悄地一溜烟徑赴任去了胡悅止剩得一雙空手日逐所需漸漸欠缺寄書回家取索盤纏老婆正惱着他那肯應付分文自此流落京師逐日東奔西撞與一班京花子合了夥計騙人財物一日商議要大大尋一注東西但沒甚為由却想到瑞虹身上要把來認作妹子做个美人局算計停當胡悅又恐瑞虹不肯生出一段說話哄他道我向日指望到此選得个官職與你去尋訪仇人不道時運乖蹇相知已死又被那天殺的騙去銀兩淪落在此進退兩

難欲待回去又無處設法盤纏那日與朋友們議將个計策倒也儘通瑞虹道是甚計策胡悅道只說你是我的妹子要與人爲妾倘有人相看你便見他一面等哄得銀兩到手連夜悄然起身他們那里來尋覔順路先到淮安送你到家訪問强徒也了我心上一件未完瑞虹初時本不欲得次後聽說順路送歸家去方纔許允胡悅討了瑞虹一个肯字歡喜無限教衆光棍四處去尋主顧正是

安排地網天羅計　專待落坑墮塹人

話分兩頭却說浙江温州府有一秀士姓朱名源年

紀四旬以外尚無子嗣娘子幾遍勸他娶个偏房朱源道我功名淹蹇無意于此其年秋榜高登到京會試誰想文福未齊春闈不第羞歸故里與幾个同年相約就在京中讀書以待下科那同年中曉得朱源還沒有兒子也苦勸他娶妾朱源聽了衆人說話教人尋覔剛有了這句口風那些媒人互相傳說幾日內便尋下若干頭惱請朱源逐一相看揀擇沒有个中得意的衆光棍得着那个消息即來上樁誇稱得瑞虹姿色絕世無雙古今罕有哄動朱源期下日子親去相看此時瑞虹身上衣服已不十分整齊胡亂

教衆光棍備來殽餚停當衆光棍引着朱源到來胡悅向前迎迓禮畢就坐獻過一杯茶方請出瑞虹站在遮堂門邊朱源走上一步瑞虹側着身子、道个萬福朱源即忙還禮用目仔細一覷端的嬌艷非常暗暗喝采、道真好个美貌女子、瑞虹也見朱源人材出衆舉止閒雅、暗道這官人倒好个儀表果是个斯文人物、但不知甚麼晦氣投在網中、心下存了个懊悔之念略站片時、轉身進去、衆光棍從旁襯道、相公何如、可是我們不說謊麼、朱源點頭、微笑道、果然不謬可到小寓講定財禮擇日行聘、便了道罷起身、衆人

拔脚隨去蕩了一百兩財禮朱源也鬧得京師騙局甚多恐怕也落了套兒請過早上行禮到晚即要過門衆光棍又去與胡悅商議胡悅沉吟半晌生出一計只恐瑞虹不肯教衆人坐下先來與他計較道這來這舉人已肯上椿只是當日便要過門難做手脚如今只得將計就計依着他送你過去少不得備下酒肴你慢慢的飲至五更時分我同衆人便打入來叫破地方只說强占有夫婦女原引了你回來聲言要往各衙門呈告他是个舉人怕干得前程自然反來求伏那時和你從容回去豈不美哉瑞虹聞言說

然不樂答道我前生不知作下甚業以致今世遭許多磨難如何又做恁般沒天理的事害人這个斷然不去胡悅道娘子我原不欲如此但出于無奈方走這條苦肉計千萬不要推托瑞虹執意不從胡悅就雙膝跪下道娘子沒奈何將就做這一遭下次再不敢相煩了瑞虹被逼不過只得應允胡悅急急跑向外邊對衆人說知就裡衆人齊稱妙計同去朱源選起吉日將銀兩兌足送與胡悅收了衆光棍就要把銀兩分用胡悅道且慢着等待事妥分也未遲到了晚間朱源教家人僱乘轎子去迎瑞虹一面分付安

排下酒饌等候不一時已是娶到兩下見過了禮邀入房中散衆人管待媒人酒飯自不必說單講朱源同瑞虹到了房中瑞虹看時室中灯燭輝煌設下酒席朱源在燈下細觀其貌比前倍加美麗欣欣自得道聲娘子請坐瑞虹羞澁不敢答應側身坐下朱源教小厮斟過一杯酒恭恭敬敬遞至面前放下說道小娘子請酒瑞虹也不敢開言也不囘敬朱源知道他是怕羞做做而哭自己斟上一杯對席相陪又道小娘子我與你已為夫婦何必害羞請少沾一盞兒小生候乾瑞虹只是低頭不應朱源想道他是个女

見家一定見小廝們在此所以怕羞即打發出外帶上門見走至身邊道想是酒寒了可換熱的飲一杯不要拂了我的敬意遂另斟一杯遞與瑞虹瑞虹看了這个局面轉覺羞慚慘然傷感想起幼時父母何等珍惜今日流落至此身子已被玷污大仇又不能報又趕逼做這般醜態騙人可不辱沒祖宗柔腸一轉淚珠簌簌亂下朱源看見流淚低低道小娘子你我千里相逢天緣會合有甚不足這般愁悶莫不宅上還有甚不堪之事小娘子說甚麼連叩數次並不答應覺得其容轉戚珠淚又道細觀小娘子之意必

有不得已事何不說與我知倘可効力決不推故瑞虹又不則聲朱源倒沒做理會只得自斟自飲喫勾半酣聽譙樓已打二鼓朱源道夜深了請歇息罷瑞虹也全然不采朱源又不好催逼倒走去書卓上取過一本書兒觀看陪他同坐瑞虹見朱源殷勤相慰不去理他並無一毫慍怒之色轉過一念道看這舉人倒是个盛德君子我當初若遇得此等人冤仇申雪久矣又想道我看胡悅這人一味花言巧語若終靠在他身上此仇安能得報他今明明受過這舉人之聘這表倒是何不將計就計跟着[illegible]

者倒有報雪之期左思右想疑惑不定朱源又道小娘子請睡罷瑞虹故意又不答應朱源依然將書觀看看看三鼓將絕瑞虹主意已定朱源又催他去睡瑞虹纔道我如今方纔是你家的人了朱源笑道雖道起初還是別家的人麼瑞虹道相公那知就裡我本是胡悅之妾只因流落京師與一班光棍生出這計哄你銀子少頃即打入來搶我回去告你强占良人妻女你怕干碍前程還要買靜求安朱源聞言大驚道有恁般異事若非小娘子說出險些落在套中但你既是胡悅之妾如何又洩漏與我瑞虹哭道妾

有大仇未報。訪君盛德長者。必能爲妾伸雪。故願以此身相託。朱源道。小娘子有何寃抑。可細細說來。定當竭力爲你圖之。瑞虹乃將前後事泣訴。連朱源亦自悽然下淚。正說之間。已打四更。瑞虹道。那一班光棍不久便到。相公若不早避。必受其累。朱源道。不要着忙有同年寓所。離此不遠。他房屋做得深邃。且到那邊暫避過一夜。明日另尋所在。遠遠撤去。有何恐哉。當下開門。悄地喚家人點起燈火。逕到同年寓所敲開門戶。那同年見夜半而來。又帶着个麗人。只道是來歷不明的。甚以爲怪。朱源一一道出。那同年訝

分明寫了
不比少斷

移到外邊去歇讓朱源住于丙廂一面教家人們相幇把行李等件盡皆擻來止存兩間空房不在話下且說衆光棍一等瑞虹上轎便逼胡悅將出銀兩分開買些酒肉喫到五更天氣一齊趕至朱源寓所發聲喊打將入去但見兩間空屋那有一个人影胡悅倒喫了一驚說道他如何曉得預先走了對衆光棍道一定是你們倒勾結來捉弄我的快快把銀兩還了便罷衆光棍大怒也翻轉臉皮說道你把妻子賣了又要來打搶反說我們有甚勾當須與你干休不得將胡悅揪盤打勾臭死恰好五城兵馬經過結扭

到官審出騙局實情，一槩三十銀兩追出入官，胡悅押遞回籍，有詩爲証。

牟能巧設美人局　美人原不是心腹
賠了夫人又打臂　手中依舊光陸禿

且說朱源自娶了瑞虹，彼此相敬相愛，如魚似水。半年之後，即懷六甲，到得十月滿足，生下一個孩子。朱源好不喜歡，寫書報知妻子。光陰迅速，那孩子早又週歲。其年又値會試，瑞虹日夜向天禱告，願得丈夫黃榜題名，早報蔡門之仇。場後開榜，朱源果中了六十五名進士，殿試三甲，該選知縣，恰好武昌縣缺了

縣官朱源就討了這个缺對瑞虹道此去仇人不遠只怕他先死了便出不得你的氣若還在時一个个拿來瀝血祭獻你的父母不怕他走上天去瑞虹道若得相公如此用心奴家死亦瞑目朱源一面先差人回家接取家小在揚州伺候一同赴任一面候吏部領憑不一日領了憑限辭朝出京原來大凡吳楚之地作官的都在臨清張家灣雇船從水路而行或逕赴任所或從家鄉而轉但從其便那一路都是下水又快又穩况帶着家小若沒有勘合脚力陸路一發不便了每常有下路粮船運粮到京交納過後那

空船回去、就攬這行生意、假充座船、請得個官員坐艙、那船頭便去包攬他人貨物、圖個免稅之利、這也是個舊規、却說朱源同了小奶奶到臨清雇船、看了幾個艙口、都不稱懷、只有一隻整齊、中了朱源之意、船頭遞了姓名手本、磕頭相見、管家搬行李安頓艙內、請老爺奶奶下船、燒了神福、船頭指揮衆人開船、瑞虹在艙中、聽得船頭說話、是淮安聲音、與賊頭陳小四一般無二、問丈夫什麽名字、朱源在那手本寫着船頭吳金叩首、名姓都不相同、可知沒相干了、再聽他聲口、越聽越像、轉展生疑、放心不下、對丈夫說

了、假托分付說話、與他近前、瑞虹閃于背後厮認其面貌、又與陳小四無異、只是姓名不同、好生奇怪、欲待盤問、又沒个因繇、偶然這一日、朱源的座師船到、過船去拜訪、那船頭的婆娘進艙來拜見奶奶、送茶爲敬、瑞虹看那婦人、

雖無十分顏色　也有一段風流

瑞虹有心問那婦人道、你幾歲了、那婦人答道、二十九歲了、又問那里人氏、答道池陽人氏、瑞虹道、你丈夫不像个池陽人、那婦人道、這是小婦人的後夫、瑞虹道、你幾歲死過丈夫的、那婦人道、小婦人夫婦爲

運報到此拙夫一病身亡如今這拙夫是武昌人氏原在船上做幫手喪事中虧他一力相助小婦人孤身無倚只得就從了他頂着前夫名字免這場差使瑞虹問在肚裡暗暗點頭將香帕賞他那婦人千恩萬謝的去了瑞虹等朱源下船將這話述與他聽了眼見吳金郎是陳小四正是賊頭朱源道路途之間不可造次且忍耐他到地方上施行還要查他身上追究餘黨瑞虹道相公所見極明只是他人相見分外眼辣這幾日如何好過恨不得借滕王閣的順風一陣吹到武昌

飲恨親冤已數年　枕戈思報嘆無緣
同舟敵國今相遇　又隔江山路幾千

却說朱源舟至揚州、那接取大夫人的、還未曾到、只得停泊馬頭等候、瑞虹心上一發氣悶、等到第三日、忽聽得岸上鼎沸起來、朱源教人問時、却是船頭與岸上兩个漢子扭做一團廝打、只聽得口口聲聲說道、你幹得好事、朱源見小奶奶氣悶、正沒奈何、今番且借這个機會、敲那賊頭幾个板子、權發利市、當下喝教水手與我都拿過來、原來這班水手與船頭、面和意不和、也有个緣故、當初陳小四縊死了瑞虹、棄

船而逃、沒處投奔、流落到池陽地面、偶值吳金這隻糧船起運、少个幫手、陳小四就上了他的船、見吳金老婆像个愛喫棗兒湯的、豈不正中下懷、一路行奸賣俏、搭識上了、兩个如膠似漆、反多那老公礙眼、船過黃河、吳金害了个寒症、陳小四假意殷勤、贖藥調理、那藥不按君臣、一服見效、吳金死了、婦人身邊取出私財、把與陳小四、只說借他的東西、賄送老公過了、一兩个七、又推說欠債無償、就將身子白白裡嫁了他、雖然備些酒食、款住了衆人、却也中心不伏、爲這緣故、所以面和意不和、聽得艙裡叫一聲、都拿器

衆蜂擁的上岸，將三个人一齊扣下，都來跪于將軍仗邊。朱源問道：為何廝打？船頭稟道：這兩个人原是小人合本撐船夥計，因盜了資本，背地逃走，兩三年不見面，今日天遣相逢，小人與他取討，他倒圖賴小人，兩个來打一个，望老爺與小人做主。朱源道：你二人怎麽說？那兩个漢子道：小人並沒此事，都是一派胡言。朱源道：難道一些影兒也沒有，平地就廝打起來？那兩个漢子道：有个緣故，當初小的們雖曾與他合本撐船，只為他迷戀了个妓女，小的們恐怕了生意，把自己本錢收起，各自營運，並不曾欠他分毫。朱

源道你兩个叫什麽名字。那兩个漢子道不曾開口倒是陳小四先說道一个叫沈鐵甏。一个叫秦小圓。朱源却待再問只見背後有人扯搜。回頭看時却是丫鬟悄悄傳言說道小奶奶請老爺說話朱源走進後艙見瑞虹雙行流淚扯住丈夫衣袖低聲說道那兩个漢子的名字正是那賊頭一夥同謀打劫的人不可放他走了。朱源道原來如此。事到如今。等不得到武昌了。慌忙寫了名帖。分付打轎喝教地方將三人一串兒縛了。自去拜楊州太守。告訴其事。太守問了備細。且教把三个賊徒収監。次日面審。朱源因到

船中衆水手已知陳小四是个强盜也把謀害吳金的情節細細禀知朱源又把這些緣繇備寫一封書帖送與太守并求究問餘黨太守看了忙出飛籤差人拘那婦人一并聽審揚州城裡傳遍了這出新聞又是强盜又是奸淫事情有婦人在内那一个不來觀看廂審之時府前好不熱鬧正是

好事不出門　惡事傳千里

却說太守坐堂吊出三个賊徒那婦人也提到了跪于堦下陳小四看見那婆娘也到好生驚怪道這厮打小裏如何連累家屬只見太守却不叫吳金名字

竟叫陳小四喫這一驚非小凡事逃那實不過叫一聲不應再叫一聲不得不答應了太守相公冷笑一聲道你可記得三年前蔡指揮的事麼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今日有何理說三个人面面相覷却似魚膠粘口一字難開太守又問那時同謀還有李鬍子白滿胡蠻二凌歪嘴余蛤蚾如今在那里陳小四道小的其時雖在那里一些財帛也不曾分受都是他這幾个席捲而去只問他兩个便知沈鐵甏秦小圓道小的雖然分得些金帛却不像陳小四強姦了他家小姐太守已知就裡恐礙了朱源體面便喝住道不

許閒話、只問你那幾个賊徒現在何處、秦小圓道、當時分了金帛、四散去了、聞得李鬍子白滿隨着山西客人、販買羢貨、胡蛮二凌歪嘴余蛤蚆三人、逃在黃州撐船過活、小的們也不曾相會、太守相公又叫婦人上前問道、你與陳小四姦宿、毒殺親夫、遂為夫婦、這也是沒得說了、婦人方欲抵賴、只見堦下一班水手、都上前稟話、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說得那婦人頓口無言、太守相公大怒、喝教選上號毛板、不論男婦、每人且打四十、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當下錄了口詞、三个強盜通問斬罪、那婦人問了凌遲、齊上刑

見發下死囚牢裡、一面出廣捕挨獲白滿李癩子等、太守問了這樁公事、親到船上答拜朱源、就送察詞與看、朱源感謝不盡、瑞虹聞說、也把愁顏放下七分、又過幾日、大奶奶已是接到、瑞虹相見、一妻一妾甚是和睦、大奶奶又見兒子生得清秀、愈加歡喜、不一日、朱源于武昌上任、管事三日、便差的當緝役緝訪賊黨胡蠻二等、果然胡蠻二凌歪嘴在黃州江口撐船、手到拿來、招稱余蛤蚆、一年前病死、白滿李癩子、見跟陝西客人在省城開舖、朱源權且收監、待拿到餘黨、一并問罪、省城與武昌相去不遠、緝役去不多

日把白滿李趙子二人一一录子細案解到武昌縣朱源取了口詞每人也打四十備了文書差的當公人解往楊州府裡以結前卷朱源做了三年縣宰治得那武昌縣道不拾遺犬不夜吠行取御史就出差淮楊地方瑞虹囑付道這班强盜在揚州獄中連歲停刑想未曾決相公到彼可了此一事就與奴家瀝血祭奠父親并兩个兄弟一以表奴家之誠二以全相公之信還有一事我父親當初曾收用一婢名喚碧蓮曾有六个月孕因母親不容就嫁出與本處一个朱裁為妻後來聞得碧蓮所生是个男兒相公可與

奴家用心訪問若這个兒子還在可主張他復姓以續蔡門宗祀此乃相公萬代陰功說罷放聲大哭拜倒在地朱源慌忙扶起道你方纔所說二件都是我的心事我若到彼定然不負所託就寫書信報你得知瑞虹再拜稱謝再說朱源赴任淮揚這是代天子巡狩又與知縣到任不同真个

號令出時霜雪凛　威風到處鬼神驚

其時七月中旬未是決囚之際朱源先出巡淮安就託本處府縣訪緝朱裁及碧蓮消息果然訪着那兒子已八歲了生得堂堂一表府縣奉了御史之命好

不奉承即日香湯沐浴換了衣服送在那衙供給申文報知察院朱源取名蔡續特爲起本一本將蔡武被禍事情備細達于　聖聰蔡氏當先有汗馬功勞不可令其無後今有幼子蔡續合當歸宗俟其出幼承襲其兇徒陳小四等秋後處決　聖旨准奏了其年冬月朱源親自按臨揚州監中取出陳小四與吳金的老婆共是八个一齊押赴法場剮的剮斬的斬乾乾淨淨正是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若還不報　時辰未到

處分極當亦未嘗行小人亦有也

朱源分付劊子手將那幾個賊徒之首用漆盤盛了就在城隍廟裡設下蔡指揮一門的靈位香花燈燭三牲祭禮把幾顆人頭一字兒擺開朱源親製祭文拜奠又于本處選高僧做七七功德超度亡魂又替蔡續整頓个家事囑付府縣青目其母碧蓮一同居住以奉蔡指揮歲時香火朱裁另給銀兩別娶諸事俱已停妥備細寫下一封家書差个得力承舍賫回家中報知瑞虹瑞虹見了書中之事已知蔡氏有後諸賊盡已受刑瀝血奠祭舉手加額感謝天地不盡是夜瑞虹沐浴更衣寫下一紙書信謝別丈夫又去

予又不足以所謝如自在此死以比彼數相生以信知兼計

拜謝了大奶奶回房把門拴上將剪刀自刺其喉而死其書云

賤妾瑞虹百拜相公臺下虹身出武家心嫻閨訓男德在義女德在節女而不節行禽何別虹父韜鈐不戒麴蘗迷神海盜亡身禍及母弟一時并命妾心膽俱裂浴泪彌年然而隱忍不死者以爲一人之廉恥小閨門之仇怨大昔李將軍忍詬降虜欲得當以報漢妾雖女流志竊類此不幸歷遭强暴衷懷未申幸遇相公拔我于風波之中諧我以琹瑟之好識剿之日便許復仇皇天見憐宦遊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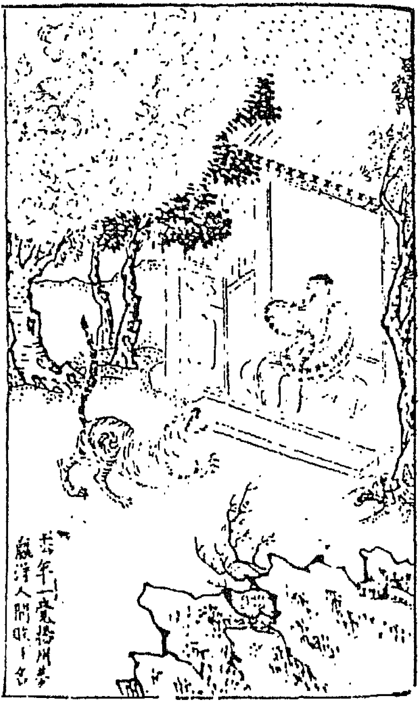
遂諸奸貫滿相次就戮而且明正典刑瀝血設祭蔡氏已絕之宗復蒙披根見本世蔭復延相公之為德于衰宗者天高地厚何以喻茲妾之仇已雪而志已遂矣失節貪生貽玷閥閱妾且就死以謝蔡氏之宗于地下兒子年已六歲嫡母憐愛必能成立妾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姻緣有限不獲面別聊寄一箋以表衷曲

大奶奶知得瑞虹死了痛惜不已殯殮悉從其厚將他遺筆封固付承舍齎往任上朱源看了哭倒在地昏迷半晌方醒自此患病閉門者數日府縣都來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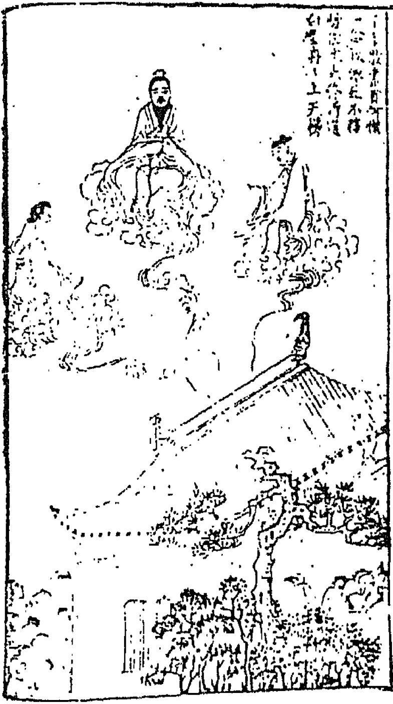
問朱源哭訴情繇、人人墮淚、俱誇瑞虹節孝、今古替比不在話下、後來朱源差滿回京、歷官至三邊總制、瑞虹所生之子、名曰朱懋、少年登第、上疏表陳生母蔡瑞虹一生之苦、乞賜旌表、　聖旨准奏、特建節孝坊、至今猶在、有詩讚云

報仇雪恥是男兒　誰道裙釵有智持
堪笑硜硜真小諒　不成一事枉嗟咨

醒世恒言



十年一覺揚州夢
贏得人間[illegible][illegible]名


[illegible]懷
[illegible]不得
[illegible]道
[illegible]上天梯

第三十七卷

杜子春三入長安

想多情少宜求道、　想少情多易入迷
總是七情難斷滅　愛河波浪更堪悲

話說隋文帝開皇年間、長安城中有個子弟、姓杜、雙名子春、渾家韋氏、家住城南、世代在揚州做鹽商、營運、真有萬萬貫家資、千千頃田地、那杜子春倚借着父祖資業、那曉得稼穡艱難、且又生性奢侈、要學那石太尉的奢華、孟嘗君的氣概、宅後造起一座園亭、重價構取名花異卉、巧石奇峰、妝成景致、曲房深院

少年子弟切須戒服

中置買歌兒舞女艷妾妖姬居于其內每日開宴園中廣召賓客你想那揚州乃是花錦地面這些浮浪子弟輕薄少年却又儘多有了杜子春恁樣撒漫財王再有那個不來雖無食客三千也有幫閒幾百相交了這班無藉肯容你在家受用不成少不得引誘到外邊游蕩杜子春心性又是活的有何不可但見

輕車怒馬春陌游行走狗擎鷹秋田較獵青樓買笑纏頭那惜千緡博局呼盧一擲常輸十萬畫船簫管恣意逍遥選勝探奇任情散誕風月場中都總管煙花寨內大主盟

杜子春將錢子認做沒根的如土塊一般拋撒那韋氏又是掐得水出的女兒家也只曉得穿好喫好不當閒帳看看家中金銀搬完屯盤賣完手中乾燥央人四處借債揚州城中那個不曉得杜子春是個大財主纔說得聲東也挜來西也送至又落得幾時脾胃到得沒處借時便去賣田園貨屋宅那些債主見他產業搖動都來取索那時江中蘆洲也去了海邊鹽場也脫了只有花園住宅不舍得與人到把衣飾器皿變賣但是用過大錢的這些少銀兩猶如喫粥抱茶頃刻就完了你想杜子春自幼在金銀堆裡滾

大起來使滑的手若一刻沒得銀用便過不去難道用完了這項錢就罷休不成少不得又把花園住宅出脫大凡東西多的時節便覺用之不盡若到少來偏覺得易完賣了房屋身子還未搬出銀兩早又使得乾淨那時朋友見他財產已完又向旺處去了誰個再來趨奉就是奴僕見家主弄到恁般地位贖身的贖身逃走的逃走去得半個不留姬妾女樂標致的准了債去粗蠢的賣來用度也自各散去訖單單剩得夫妻二人只得向幾間拉颯屋裡居住漸漸衣服凋敝米糧欠缺莫說平日受恩的不來看覷他就是

杜子春自己也無顏見人躲在家中正是

床頭黃金盡　壯士無顏色

杜子春在揚州做了許多時豪傑一朝狼狽再無面目存坐得住悄悄的歸去長安祖居投托親戚元來杜陵韋曲二姓乃是長安巨族宗支十分蕃盛也有爲官作宦的也有商賈經營的排家都是至親至戚因此子春起這念頭也不指望他資助若肯借貸便好度日豈知親眷們都道子春潑天家計盡皆弄完是個敗子借貸與他斷無還日爲此只推着沒有縱一個應承便十二分至戚情不可却也有周濟些

的怎當得子春這個大手段就是熱鍋頭上螞蟻一點水濟得甚事好幾日沒飯得飽吃東奔西趕沒個頭腦偶然打向西門經過時値十二月天氣大雪初晴寒威凜烈一陣西風正從門圈子裡刮來身上又無綿衣肚中又饑刮起一身雞皮粟子扠不住的寒顫嘆口氣道我杜子春豈不枉然平日舉這許多好親好眷今日見我淪落便不禮我怎麼受我恩的也做這般模樣要結那親眷何用要施那仁義何用我杜子春也是一條好漢難道就沒再好的日子正在那裡自言自語卻有一老者從旁經過見他嘆氣便

立住脚、問道郎君爲何這般長嘆杜子春看那老者生得

童顏鶴髮碧眼龐眉聲似銅鐘鬚如銀線戴一頂
青絹唐巾披一領茶褐道袍腰繫絲縧脚穿麻履
若非得道仙翁定是修行長者

杜子春這一肚子氣惱正莫發脫處遇着這老者來問就從頭備訴一遍那老者道俗語有云世情看冷煖人面逐高低你當初有錢是個財主人自然趨奉你今日無錢是個窮鬼便不禮你又何怪哉雖然如此天不生無祿之人地不長無根之草難道你這般

既稱高

一派便是十分巧者句

漢子世間既沒個仗義的人周濟你的只是你目下須得幾多銀子勾用度子春道只三百兩足矣老者笑道量你好大手段這三百兩濟得甚事再說多些子春道三千兩老者搖手道還要增些子春道若得三萬兩我依舊到揚州去做財主了只是難討這般好施主老者道我老人家雖不甚富却也一生專行好事便助你三萬兩就袖裡取出三百個錢遞與子春聊備一飯之費明日午時可到西市波斯館裏會我郎君勿悞那老者說罷徑一直去了子春心中暗喜道我終日求人一個個不肯周濟只道一定

尚是不知
原稿的声

餓死誰知遇着這老者發個善心一送便送我三萬兩豈不是天上吊下來的造化如今且將他贈的錢買些酒飯吃了早些安睡明日午時到波斯館裡領他銀子去走向一個酒店中把三百錢都先遞與主人家放開懷抱吃個醉飽回至家中去睡却又想道我杜子春聰明一世懵懂片時我家許多好親好眷尚不禮我這老者素無半面之識怎麼就肯送我銀子況且三萬兩不是當耍的便作石頭也老重一塊量這老者有多大家私便把三萬兩送我若不是見我嗟嘆特來寬慰我的必是作耍我的怎麼信得他

從人家借假這話却又聽明

明日一定是不該去却又想道我細看那老者倒象個至誠的我又不會與他求乞他沒有銀子送我便罷了說那謊話怎的難道是捨眞財調假謊先送我三百個錢買這個謊說明日一定是該去去也是不去也是想了一會笑道是了是了那裡是三萬兩銀子敢只把三萬個錢送我總是三萬之數也不見得俗諺道得好餓時一口勝似飽時一斗便是三萬個錢也值三十多兩勾我好幾日用度豈可不去子春被這三萬銀子在肚裡打攪整整一夜不曾得睡巴到天色將明不想精神困倦到一覺睡去及至醒來

早已日將中了忙忙的起來梳洗他若是個有見識的昨日所贈之錢還留下幾文到這早買些點心吃了去也好只因他是使溜的手兒撒漫的性兒沒錢便煩惱及至錢入手時這三百文又不在他心上了況聽見有三萬銀子相送已喜出望外那里算計至此他的肚皮兩日到餓服了却也不在心上梳裹完了臨出門又笑道我在家也是閒那波斯館又不多遠做我幾步氣力不着便走走去何妨若見那老者不要說起那銀子的事只說昨夜承賜銅錢今日特來相謝大家心照豈不美哉元來波斯館都是四夷

進貢的人在此販賣寶貨無非明珠美玉文犀瑤石動是上千上百的價錢叫做金銀窠裡子春一心想着要那老者的銀子又怕他識認這兩隻腳雖則有氣沒力的一步步踱到波斯館來一雙眼却緊緊望那老者在也不在到得館前正待進門恰好那老者從裡面出來劈頭撞見那老者嗔道郎君爲甚的爽約我在辰時到此漸漸的日影挫西還不見來好守得不耐煩你豈不曉得秦末張子房曾遇黃石公於圯橋之上約後五日五更時分到此傳授兵書只因子房來遲又約下五日直待走了三次半夜裡便去

壽侯方纔備得三畧之法輔佐漢高祖平定天下封爲留侯我便不如黃石公看你怎做得張子房敢是你疑心我沒銀子把你麼我何苦討你的疑心你且回去我如今沒銀子了只這一句話嚇得子春面如土色懊悔不及恰像折翅的老鵲兩隻手不覺直掉了下去想道三萬銀子到手快了怎麼恁樣沒福到熟睡了去弄至這時候如今他却不肯了又想道他若也像黃石公肯再約日子情願隔夜打個鋪兒睡在此伺侯又想道這老官兒既有心送我銀子早晚總是一般的又弔什麼古今論什麼故事又想道還

是他沒有銀子故把這話來遮掩正在那猜亂想那老者恰像在他腹中走過一遭的便曉得了乃道我本待再約個日子也等你走幾遭見則是你疑我道一定沒有銀子故意弄這腔調罷罷罷有心做個好事何苦又要你走可隨我到館裡來子春見說原與他銀子又像一個跳虎撥着關捩子直竪起來急鬆鬆跟着老者徑到西廊下第一間房內開了壁厨取出銀子一划都是五十兩一個元寶大定整整的六百個便是三萬兩堆在子春面前指着說道你可將去再做生理只不要負了我相贈的一片意思

你道杜子春好不勢耀也不問他姓甚名誰家居何里剛剛拱手說得一聲多謝多謝便顧三十來個腳夫竟把銀子挑回家去杜子春到明日絕早就去買了一匹駿馬一付鞍轡又做了幾件時新衣服便去誇耀衆親眷說道據着你們待我我已餓死多時了誰想天無絕人之路卻又有做方便的送我好幾萬銀子我如今依舊往揚州去做鹽商待來相別有一首感懷詩在此請政詩云

九叩高門十不應　耐他凌辱耐他憎
如今騎鶴揚州去　莫問腰纏有幾星

那些親眷們、一向誚笑杜子春這個敗子、豈知還存

發跡之日、這些時見了那前盛頓許老大的好沒顏

色、卻又想道、長安城中那有這等一捨便捨三萬兩、

的大財主、難道我們都不曉得、一定沒有這事、也有

說他祖上埋下的銀子、想發他掘着了、也有說道莫

非窮極無計、交結了響馬強盜、頭兒這銀子不是打

劫客商的、便是偷竊庫藏的、都在半信半不信之間

這也不在話下、且說子春那銀子裝上幾車、出了東

都門、逕上揚州而去、路上不則一日、早來到揚州宋

裡、渾家韋氏見着道、看你氣色這般光彩、行李又達

般沉重些分有些錢鈔但不如那一個親眷借貸你的子春笑道銀倒有數萬却一分也不是親眷的係細將西門下歎氣波斯館裡贈銀的情節說了一遍韋氏便道世間難得這等好人可曾問他甚麼名姓等我來生也好報荅他的恩德子春仰呆了一餉說道其時我只看見銀子連那老者也不看見竟不曾問得我如今講記你的言語倘或後來再撞我的銀子時節我必先問他名姓便了那子春平時的一起賓客聞得他自長安還後帶得好幾萬銀子來依舊做了財主無不趨奉似蠅攢蟻附一般因而攛掇他

重粧氣象再整風流只他是使過上百萬銀子的這三萬兩能勾幾時揮霍不及兩年早已罄盡無餘了漸漸的賣了馬騎驢賣了驢步走熬枯受淡度過日子豈知坐吃山空立吃地陷終是沒有來路日久歲長怎生捱得悔道千錯萬錯我當初出長安別親眷之日送什麼感懷詩分明與他告絕了如今還有甚嘴臉好去干求他便是干求料他也決不禮我弄得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教我怎處韋氏道倘或前日贈銀子的老兒尚在再贈你些也不見得子春冷笑道你好癡心妄想知那老兒生死若何貧富若何怎

麼還望他賠銀子只是我那親眷都是嫡嫡骨肉到底割不斷的常言傍生不如傍熟我如今沒奈何只得逕至長安去求那親眷正是

要求生活計　難惜臉皮羞

杜子春重到長安好不卑詞屈體去求那眾親眷豈知親眷們如約會的一般都說道你還去求那項尖的大財主我們有甚力量扶持得你起只這冷言冷語帶譏帶訕的教人怎麼當得險些把子春一氣一個死忽一日打從西門經過劈面遇着老者子春不勝慚愧早把一個臉都掙得通紅了那老者問道看

你氣色像個該得一注橫財的只是身上衣服怎麼這般藍縷莫非又消乏了子春謝道多蒙老翁送我三萬銀子我只說是用不盡的不知略撒漫一撒漫便沒有了想是我流年不利故此沒福消受以至如此老者道你家好親好眷徧滿長安難道更沒周濟你的子春聽見說親眷周濟這句話兩個眉頭就攢做一堆答道親眷雖多一個個都是一錢不舍的慳吝鬼怎比得老翁這般慷慨老者道我如今本當再助你些纔是只是你三萬銀子不勾用得兩年若活了一百歲教我那里去討那百多萬助你休怪休怪

把手一拱望西去了直是

須將有日思無日　休想今人似昔人

那老者去後子春嘆道、我受了親眷們許多訕笑、怎麼、那老者最哀憐我的、也發起說話來、敢是他硬做好漢、送了我三萬銀子、如今也弄得手頭乾了、只是除了他、教我再望着那一個搭救、正在那里自言自語、豈知老者去不多遠、却又轉來、說道、人家敗子也儘有、從不見你這個敗子的頭兒、三萬銀子、恰像三個銅錢、霎霎眼就弄完了、論起你恁樣會敗、本不該周濟你了、只是除了、我再有誰周濟你的、你依舊幾

寒而死却不枉了前一番功果常言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還只是虧我幾兩銀子不着救你這條窮命袖裡又取出三百個銅錢遞與子春道你可將去買些酒飯吃明日午時仍到波斯館西廊下相會既道是三萬銀子不勾用度今次須送你十萬兩只是要早來些莫似前番。又要我等你且莫說那老者發這樣慈悲心送過了三萬還要送他十萬倒也虧。杜子春好一副厚面皮明日又去領受他的當下子春見老者不但又肯周濟且又比先反增了七萬喜出望外雙手捧了三百銅錢孫孫作了個揖起來舉

舉手大踏步競走一直徑到一個酒店中依然把三百個錢做一塊兒先遞與酒家走上酒樓揀副座頭坐下酒保把酒餚擺將過來子春一則從昨日至今還沒飯在肚裡二則又有十萬銀子到手歡喜過望放下愁懷恣意飲啖那酒家只道他身邊還有餘錢嗄飯案酒流水搬來子春又認做是三百錢內之物並不推辭盡情吃個醉飽將剩下東西都賞了酒保那酒保們見他手段來得大落私下議道這人身上便襤褸到好個撒漫主顧子春下樓向外便走酒家道算明了酒錢去子春只道三百錢還吃不了乃道

餘下的貫你罷不要筭了酒家道這人好混帳吃透了許多東西到說這樣冠冕話子春道這却不干我事你自送我吃的微身又走酒家上前一把扯住道說得好自在難道再多些也是送你吃的兩下爭嚷起來旁邊走過幾個隣里相勸問吃透多少酒家把帳一筭說還該二百子春呵呵大笑道我只道多吃了幾萬恁般着忙原來止得二百文乃是小事何足爲道酒家道正是小事快些數了撒開子春道却根今日帶得錢少明日送來還你酒家道認得你是那個却除與你杜子春道長安城中誰不曉得我城南

杜子春是個大財主莫說這二百文再多些決不少你的若不相托寫個票兒在此明日來取衆人見他自稱爲大財主都忍不住笑把他上下打料內中有個聞得他來歷的在背後笑道原來是這個敗子只稍財主如今輪不着你了子春早又聽見便道老丈休得見笑今日我便是這個嘴臉明午有個相識送我十萬銀子怕道不依舊做財主麼衆人聞得這話一發都笑倒了齊道這人莫不是風了天下那有送十萬銀子的相識在那里酒家道我也不管你十萬廿萬只還了我二百錢走路子春道要便明日多賞

了、你兩把今日都一文沒有、酒家道、你是什麼鳥人、吃了東西、不肯還錢、當胸揪住、却待要打、子春正捽脫不開、只聽有人叫道、莫要打、有話講理、分開衆人、推身進來、子春睜睛觀看、正是西門老者、忙叫道、老翁來得恰好、與我評一評理、老者問道、你們爲何揪住、這位郎君廝鬧、酒家道、他吃透了二百錢酒、却要白賴、故此取索、子春道、承老翁所贈三百文、先付與他、然後飲酒、他自要多把東西與人吃、干我甚事、今情願明日多還他些、執意不肯、反要打我、老翁、你且說、誰個的理直、老者向酒家道、既是先交錢、後飲酒、

子何將何爲留說

如何多把與他吃這是你自己不是又對子春道你在窮困之鄉也不該吃這許多如今適不許多說我存得二百錢在此與你兩下和了罷袖裡摸出錢來遞與酒家酒家連稱多謝子春道又蒙老翁周全無可爲報若不相棄就此小飲三杯奉酬何如老者微微笑道不消得改日擾你罷向衆人道聲請了原歇轉身而去子春也自歸家這一夜子春心下想道我在貧窘之中並無一個哀憐我的多虧這老兒送我三萬銀子如今又許我十萬就是今日若不遇他來周全豈不受這酒家的囉唣明日到波斯館裡莫說

有銀子就做沒有也不可不去況他前次虧不說謊難道如今却又弄謊不成巴不到明日一徑的投奔斯館來只見那老者已先在彼依舊引入西廊下房內搬出二十個元寶錠便是十萬兩交付子春收訖叮囑道這銀子難道不許你使用但不可一造的用盡了又來尋我子春謝道我杜子春若再敗時老爺也不必看顧我了即便顧了車馬將銀子裝上向老者叫聲聒噪押着而去元來偷雞猫兒到底不改性的剛剛挑得銀子到家又早買了駿馬做了衣服去辭別那衆親眷說道多承指示教我去求那大財主

果然財主手段、畧不費難、又送我十萬銀子、我如今有了本錢、便住在城中、也有坐位了、只是我杜子春天生敗子、豈不玷辱列位高親、不如仍往揚州與鹽商合夥、到也穩便、這個說話、明明是帶着刺兒的、那親眷們、却也受了、子春一場嘔氣、敢怒而不敢言、且說子春整備車馬、將那十萬銀子、載的載、馱的馱、徑往揚州、韋氏看見許多車馬、早知道又弄得些銀子回來了、便問道、這行李莫非又是西門老兒資助你的、子春道、不是那老兒、雖道還有別個、韋氏道、可曾問得名姓麼、子春睜着眼道、哎呀、他在波斯館裡、撞

出十萬銀子時節明明記得你的分付正待開他却被他婆兒氣再四叮囑我好做生理切不可浪費了我不免回答他幾句其時一地的元寶錠又要顧車顧馬看他裝載又要照顧地下忙忙的收拾不迭怎討得閒工夫又去問他名姓雖然如此我也甚是懊悔萬一我杜子春舊性發作依先用完了怎麼又好求他却不是天生定該餓死的韋氏笑道你今有了十萬銀子還怕窮哩元來子春初得銀子時節甚有做人家的意思及到揚州豪心頓發早把窮愁光景盡皆忘了莫說舊時那班幫閒不幫閒的朋友又來

擡哄只那韋氏出自大家不把銀子放在眼裡的毫
只圖好看聽其所為真個銀子越多用度越廣不上
三年將這十萬兩蕩得乾乾淨淨倒比前次越窮了
些。韋氏埋怨道我教你問那老兒名姓你偏不肯問
今日如何子春道你埋怨也沒用那老兒送了三萬
又送十萬便問得名姓也不好尋求他了只是那老
兒不好求親眷又不好求韋道杜子春便是這等坐
守死了我想長安城南祖居儘值上萬多銀子衆親
眷們都是圖謀的我既窮了左右沒有面孔在長安
住還要這宅子怎麼常言道有千年產沒千年主不

如將來變賣、且作用度、肯得靠着米囤却餓死了。這叫做杜子春三入長安、豈不是天生的一條的癡漢。有詩爲證

莫恃黃金積滿堦　等閒費盡幾時來
十年爲伎成何濟　萬里投人誰見哀

却表子春到得長安、再不去求衆親眷、連那老兒也怕去見他、只住在城南宅子裡、喚了幾個有名的經紀、將祖遺的廳房土庫、幾所下連基地、時值價銀壹萬兩、一面議定、親筆填了文契、托他絕賣、只道這價錢是甕中捉鱉、手到拏來、豈知親眷們量他窮極敢

意要死他的貨偏不肯買那經紀都來回了子春嘆道我杜子春直恁的命低似這寸金田地偏有賣主沒有受主敢則經紀們不濟還是自家出去尋個頭腦剛剛到得大街上早望見那老者在前面來了連忙的躲在衆人叢裡思量避他豈知那老者却從背後一把曳住袖子叫道郎君好負心也只這一聲羞得杜子春再無容身之地老者道你全不記在西門嘆氣之日乎老夫雖則京薄也曾兩次助你好幾萬銀子且莫說你怎麼樣報我難道噫也唱不得一個見了我到躲了去我何不把這銀子料在水裡也聽

地的響一聲子春謝罪道我杜子春只不會做人家心肝是有的豈不知感老翁大恩只是兩次銀子都一造的蕩廢望見老翁不勝慚愧就恨不得立時死了以此躲避豈敢負心那老者便道既是這等倒你回心轉意肯做人家我還肯助你子春道我這一次若再敗了就對天設下個誓來老者笑道誓倒不必設你只把做人家的勾當說與我聽着子春道我祖上遺下海邊上鹽場若干所城裡城外衝要去處店房若干間長江上下蘆洲若干里良田若干頃極是有利息的我當初要銀子用都賤賤的典賣與人

名行以教
仁被於財

了我若有了銀子盡數取贖回來不消兩年便可致富然後與建義庄開闢義冢親故們窮老的養膳他幼弱的撫育他孤孀的存恤他流離顛沛的拯救他屍骸暴露的收埋他我于名教復圓矣老者道你既有此心我依舊助你便向袖裡一摸却又摸出三百個錢遞與子春約道明日午時到波斯館裡來會我再早些便好子春因前次受了酒家之氣今番也不去吃酒別了老者一徑回去一頭走一頭思想道我杜子春天生莽漢幸遇那老者兩次贈我銀子我不曾問得他名姓被妻子埋怨一個不了如今這次須

不可不問只待天色黎明便投波斯館去在門上坐了一會方纔那老者走來此時尚是辰牌時分老者喜道今日來得恰好我想你說的做人家勾當若銀子少時怎濟得事須把三十萬兩助你筭來三十萬要六千個元寶錠便數也數得一日故此要你早些來便引子春入到西廊下房內只一搬搬出六千個元寶錠來交付明白叮囑道老夫一生家計盡在此了你若再敗時節也不必重來見我子春拜謝道我問老翁高姓大名尊府那裡老者道你待問我怎的莫非你思量報我麽子春道承老翁前後共送了四

十三萬。這等大恩。還有甚報得。只是犬馬之心。一毫難盡。若老翁要宅子住。小子賣契尚在袖裡。便敢相奉。老者笑道。我若要你這宅子。我只守了自家的銀子。卻不好。子春道。我杜子春貧乏了。平時親識沒有一個看顧我的。獨有老翁三次周濟。想我杜子春若無可用之處。怎肯便捨這許多銀子。倘或要用我杜子春。敢不水裡水裡去。火裡火裡去。老者點着頭道。用便有用你去處。只是尚早。且待你家道成立。三年之後。來到華山雲臺峯上。老君祠前雙檜樹下。見我便了。有詩為證

四十三萬等閒輕　來路猶然諱姓名
他日雲臺雖有分　不知何事用狂生

卻說子春，把那三十萬銀子，拉回家去，果然這一次頓改初心，也不去整備鞍馬，也不去製備衣服，也不去辭別親眷，悄悄的領了車馬，收拾停當，徑往揚州。元來有了銀子，就是天上打一個霹靂，滿京城無有不知的。那親眷們都說道：他有了三十萬銀子，一般財主體面，況又沾親，豈可不去餞別。也有說道：他沒了銀子時節，我們不曾禮他，怎麼有了銀子，便去餞別，這個叫做前倨後恭，反被他小覷了。我們到底願

送者多不願送者少少的扮不過多的一齊饒了酒出東都門外與子春餞行只見酒到三巡子春起來謝道多勞列位高親先送小子信口扮得個曲兒回敬一杯休得見笑你道是什麼曲兒元來都是叙述窮苦無處求人的意思只教那親眷們聽着坐又坐不住去又去不得倒是不來送行也罷了何苦自討這場沒趣曲云

我生來是富家從幼的喜奢華財物撒漫賤如沙覷着囊貲漸寡看看手內光光乍看看身上絲絲掛歎娛搏得咲和嗟枉教人作話靶

待求人難上難說求人最感傷朱門走遍自徬徨沒半個錢兒到掌若沒有城西老者寬洪量三番相贈多情况這微軀已喪路途傍請列位高鑒主張

子春唱罷拍手大笑向衆親眷說聲請了洋洋而去心裡想道我當初沒銀子時節去訪那親眷們莫說請酒就是一杯茶也沒有今日見我有了銀子便都設酒出門外送我元來銀子這般不可少的我怎麽將來容易蕩費了一路上好生感嘆到得揚州韋氏只道他止賣得些房價在身不够數浸故此服飾輿

爲此前十分感激豈知子壽在孫老爺跟前立下個救人家的誓願又被衆親眷們這席酒識破了世態改轉了念頭早把那扶興不扶敗的一起朋友盡皆謝絕影也不許他上門方纔陸續的將典賣過鹽場客店盧州稻田逐一照了原價取贖回來果然本錢大利錢也大不上兩年依舊滾大巨富又在兩淮南北直到瓜州地面造起幾所義庄庄內各有義田義學義冢不論孤寡老弱但是要養育的就給衣食供膳他要講讀的就請師傅教訓他要殯殮的就備棺槨埋葬他莫說千里內外感被恩德便是普天下那

一個不贊道杜子春這等敗了還掙起人家撞做得家成又幹了多少好事豈不是天生的豪傑元來子春牢記那老者期約在心剛到三年便把家事一齊交付與妻子韋氏說道我杜子春三入長安若沒那老者相助不知道剛窮骨頭死在那里他約我家道成立三年之外可到華山雲臺峰上老君祠前雙檜樹下與他相見那有用着我的去處如今已是三年時候須索到華山去走一遭韋氏答道你受他這等大恩就如重生父母一般莫說要用着你便是要用我時也說不得了況你貧窮之日留我一個在此肯

能支持如今現有天大家私又不怕少了我吃的又
不怕少了我穿的你只管放心自去便了當日整治
一杯別酒親出城西餞送子春上路

竹葉杯中辭少婦　蓮花峯上訪真人

子春別了韋氏也不帶從人獨自一個上了牲口徑
往華山路上前去元來天下名山無如五岳你道那
五岳

中岳嵩山　東岳泰山　北岳恒山
南岳霍山　西岳華山

這五岳都是神仙窟宅五岳之中惟華山最高四面

看來都是方的、如刀斧削成一片、故此俗人稱爲削成山。到了華山頂上、別有一條小路、最爲艱險、須要攀藤捫葛而行、約莫五十餘里、纔是雲臺峰、子春擡頭一望、早見兩株檜樹、青翠如蓋、中間顯出一座血紅的山門、門上髹着扁額、乃是太上老君之祠六個老大的金字、此時乃七月十五、中元令節、天氣尚熱、況又許多山路、走得子春渾身是汗、連忙拭淨、歛容向前頂禮仙像、只見那老者走將出來、比前大是不同、打扮得似神仙一般、但見

戴一頂玲瓏碧玉星冠、披一領織錦絳綃羽衣、貫

綠綾展開撓翠紅雲履足下躡翡翠下盤鬆鬆雲髻
髩邊簪髮斑斑兩袖香風飄瑞靄一雙光眼露朝
星

那老者近問道郎君果能不負前約遠來相訪乎子
春上前稽頭拜了兩拜躬身答道我這身子都是老
翁再生的既蒙相約豈敢不來但不知老翁有何用
我杜子春之處老者道若不用你要你衝炎冒暑來
此怎的便引着子春進入老君庙後這所在乃是那
老者燒藥去處子春舉目看時只見中間一所大堂
堂中一座藥爐玉女九人環爐而立青龍白虎分守

非者借此誰人開口

左右堂下一个大竈有七尺多高竈口有五尺多濶滿竈貯着清水西壁下鋪着一張豹皮老者教子春靠壁向東盤膝坐下却去提着一壺酒一盤食來你道盤中是甚東西乃是三個白石子子春暗想道這硬石子怎生好吃元來煮熟的就如芋頭一般味尤甘美子春走了許多山路正在饑渴之際便把酒食都吃盡了其時紅日沉西天色傍晚那老者分付道郎君不遠千里冒暑而來所約用你去處单在于此須要安神定氣坐到天明但有所見皆非實境任他怎生樣兇險怎生樣苦毒都只忍着不可開言分

付已畢自向樂臺前去遶叉冒廂吖喝道郎君切不
可忘了我的分付便是一聲也則不得的牢記牢記
子春應允剛把身子坐定鼻息調得幾口早看見一
假將軍長有一丈五六頭戴鳳翅金盔身穿黃金鎖
甲帶領着四五千人馬鳴鑼擊鼓吶喊搖旗擁上堂
來喝問西壁下坐的是誰怎麼不迴避我快通名姓
子春全不答應激得將軍大怒喝教人攢箭射來也
有用刀來背斫的也有用鎗當心戳的好不利害子
春謹記老者分付只是忍着並不做聲那將軍沒柰
何他引着兵馬也自去了金甲將軍纔去又見一條

大蟒蛇、長可十餘丈、將尾纏住子春、以口相向、焰焰的吐出兩個舌尖、抵入鼻子孔中、又見一羣猛虎、從頭上撲下、咆哮之聲、振動山谷、那狰牙如刀鋸一般鋒利、遍身咬傷、流血滿地、又見許多兇神惡鬼、都是銅頭鐵角、猙獰可畏、跳躍而前、子春任他百般簸弄、也只是忍着、猛地裏又起一陣怪風、刮得天昏地黑、大雨如注、堂下水湧起來、直浸到胸前、轟天的霹靂、當頭打下、電火四掣、鬚髮都燒、子春一心記着老者分付、只不做聲、漸漸的雷收雨息、水也退去、子春暗暗喜道、如今天色已霽、想再沒有甚麼驚嚇我了、

豈知前夜那金甲大將軍依舊帶領人馬擁上堂來指着子春喝道你這雲臺山妖民到底不肯通名姓難道我就奈何不得你便令軍士疾去揚州擒他妻子韋氏到來說猶未畢韋氏已到按在地上先打三百殺威棒打得個皮開肉綻鮮血迸流韋氏哀叫道賤妾雖無容德奉事君子有年豈無伉儷之情乞賜一言救我性命子春暗想老者分付就是隨他所見皆非實境安知不是假的況我受老者大恩便真是妻子如何顧得並不開言激得將軍大怒遂將韋氏千刀萬剮韋氏一頭哭一頭罵只說枉做了半世夫

妻忍心至此、我在九泉之下、誓必報冤子春、只做不聽得一般將軍怒道這賊妖術已成留他何用、便可一併殺了、只見一個軍士、手提大刀、走上前來向子春頸上一揮、早已身首分為兩處你看杜子春、剛纔掙得成家、却又死于非命豈不痛惜可憐、

游魂渺渺歸何處　遺業忙忙付甚人

那子春頸上被斫了一刀、已知身死早有夜叉在旁、領了他魂魄竟投十地閻君殿下、都道子春是個雲臺峰上妖民合該押赴酆都地獄遍受百般苦楚、身體糜爛元來被業風一吹依還如舊却又領子春直

身托生在宋州原任單父縣丞叫做王仂家做個女兒從小多災多病針炙湯藥無時間斷漸漸長成容色甚美只是說不出一句說話來是個啞的同鄉有個進士叫做盧珪因慕他美貌要求爲妻王家推辭啞的不好相許盧珪道人家取媳婦只要有容有德豈在說話便是啞不强似長舌的却便下了財禮迎取過門夫妻甚是相得早生下兒子已經兩歲生得眉清目秀紅的是唇白的是齒眞個可愛忽一日盧珪抱着撫弄却問王氏道你看這樣兒子生得好麼王氏笑見不荅盧珪怒道我與你結髮三載未曾肯

出一聲這是明明嘲戲着我還說甚恩情那裡思要兒子何用倒提着兩隻脚向石塊上只一撲可憐掌上明珠撲做一團肉醬于春都忘記了王家啞女兒就是他的前身看見兒子被丈夫活活撲死了不勝愛惜剛叫得一個噫字豈知藥竈裡迸出一道火光連這一所大堂險些燒了其時天已將明那老者忙忙向前提着于春的頭髮將他浸在水缸裡良久方纔火息老者跌脚嘆道人有七情乃是喜怒哀懼愛惡慾我看你六情都盡惟有愛情未除若再忍得一刻我的丹藥已成和你都昇仙了今我丹藥還好修

煉、只是你的凡胎、却幾時脫得、可惜老大世界、要尋一個仙才、難得如此、子春懊悔無地、走到堂上、看那藥竈時、只見中間貫着手臂大一根鐵柱、不知仙藥都飛在那裡去了、老者脫了衣服、跳入竈中、把刀在鐵柱上、刮得些藥末下來、教子春吃了、這打發下山、子春伏地謝罪、說道我杜子春不才、有負老師囑付、如今情願跟着老師出家、只望哀憐弟子、收留在山上罷、老者搖手道、我這所在、如何留得你、可速回去、不必多言、子春道、既然老師不允、容弟子改過自新、三年之後再來效用、老者道、你若修得心盡時、就在

家裡也好成道若修心不盡便來隨我亦有何益勉之勉之于春領命拜別下山不則一日已至揚州韋氏接着問道那老者要你去有何用處于春道不要說起是我不才負了這老翁一片美情韋氏問其緣故于春道他是個得道之人教我看守丹竈囑付不許開言豈知我一時見識不定失口叫了一個噫字把他數十年辛勤修命的丹藥都弄走了他道我再忍得一刻他的丹藥成就連我也做了神仙這不是壞了他的事連我的事也壞了以此歸來重加修省韋氏道你爲甚却道這噫字于春將所見之事細細

說出、夫妻不勝嗟嘆、自此之後、子春把天大家私、丟在腦後、日夕焚香打坐、滌慮凝神、一心思想神仙路上、但遇孤孀貧苦之人、便動千動百的捨與他、雖不比當初敗廢、却也漸漸的十不存一、倏忽之間、又是三年、一日對韋氏說道、如今待要再往雲臺求見那老者、超脫塵凡、所餘家私、儘看你用度、譬如我已死、不必更想念了、那韋氏也是有根器的、聽見子春要去、絕無半點留念、只說道、那老者為何肯捨這許多銀子送你、明明是看你有神仙之分、故來點化、怎麼還不省得、明早要與子春餞行、豈知子春這夜直

下一詩、留別韋氏、已潛自往雲臺去了、詩云

驟興驟敗人皆笑　旋死旋生我自鶴
從今撒手離塵網　長嘯一聲歸白雲

你道子春為何不與韋氏面別、只因三年齋戒、一片誠心、要從揚州步行到彼、恐怕韋氏差撥伴當跟隨整備車馬送他、故此悄地出了門去、兩隻脚上都走起繭乎來、方纔到得華州地面、上了華山、逕奔老君祠下、但見兩株檜樹、比前越加葱翠、堂中絕無人影連那藥竈也沒些踪跡、子春嘆道、一定我杜子春不該做神仙、師父不來點化我了、雖然如此、我發了這

等一個願心，難道不見師父，就去了不成，今日死也死在這裡，斷然不回去了，便住在祠內，草衣木食，整整過了三年，守那老者不見，只得跪在仙像前叩頭祈告云

竊惟弟子杜子春，下土愚民，塵凡濁骨，奔逐貨利之場，迷戀聲色之內，蒙本師慨發慈悲，指皈大道，奈弟子未斷愛情，難成正果，遣歸修省，三載如初，再叩丹臺，一誠不二，洗心滌慮，六根清淨，無爲養性修真，萬緣去除，都盡伏願，道祿早啓，仙馭速臨，拔凡骨於塵埃，開迷踪於覺路，云云

子春正在神前禱祝忽然祠後走出一個人來叫道郎君你好至誠也子春聽見有人說話擡起頭來看時却正是那老者又驚又喜向前叩頭道師父想殺我也弟子到此盼望三年怎的再不能一面老者笑道我與你朝夕不離怎說三年不見子春道師父既在此間弟子緣何從不看見老者道你且看座上神像比我如何子春連忙走近老君神像之前定睛細看果然與老者全無分別乃知向來所遇即是太上老君便伏地請罪謝道弟子肉眼怎生認得只望我師哀憐弟子早傳大道老君笑道我因怕汝處世日

久塵根不斷、故假擬七種情緣、歷歷試汝、今汝心下、已皆清淨、又何言哉、我想漢時淮西王劉安、專好神仙、直感得八公下界、與他修合丹藥、煉成之日、合宅同昇、連那雞兒狗兒、餂了鼎中藥末、也得相隨而去、至今雞鳴天上、犬吠雲間、旣是你已做神仙、豈有妻子、偏不得道、我有神丹三丸、特相授汝、可留其一、持歸與韋氏服之、教他免墮紅塵、早登紫府、子春再拜、受了神丹、却又禀道、我弟子貧窮時節、投奔長安親眷、都道我是敗子、並無一個慈悲我的、如今弟子要同妻韋氏、再往長安將城南祖居捨爲太上仙祠

中鑄造丈六金身、供奉香火、待泉貌發衆饑饉時一一
齋也好、打破他們這些魔障、不知我師可容許我捨
于否、老君讚道、善哉善哉、汝既有此心、待金像鑄成
之日、吾當顯示神通、挈汝昇天、未爲晚也、正是

十年一覺揚州夢　贏得人間敗子名

話分兩頭、却說韋氏、自子春去後、却也一心修道、屏
去繁華、將所遺家私、盡行布施、只在一個女道士觀
中、投齋度日、滿揚州人、見他夫妻雲游的雲游、乞丐
的乞丐、做出這般行經、都莫知其故、忽一日子春回
來、遇着韋氏、兩個俱是得道之人、自然不言而喻、便

韋氏絕妙能佈施以多福利也

把老君所授神丹，付與韋氏服了，只做抄化模樣，徑赴長安去投見那衆親眷，呈上一個疏簿，說把城南鄙居，捨作太上老君神廟，特募黃金十萬兩，鑄造丈六天身，供奉殿上，要勸那衆親眷共結善緣，其時親眷都笑道，他兩次得了橫財，盡皆廢敗，這不必說了，後次又得一大注，做了人家，如何三年之後，白白的送與人去，只他丈夫也罷了，怎麼韋氏平昔脫不諫阻，又把八分與他用度的，亦皆散捨，豈不夫妻兩個都是薄福之人，消受不起，致有今日，眼見得這座莊宅，還值萬數銀子，怎麼又要捨作道院，別來募化黃

[illegible]

金與鑄仙像，這等痴人，便是募得些些，左右也被人騙去，我們禮他則甚。遂都閉了大門，推辭不曾開宴。子春夫妻含笑而歸。那親眷們都量定杜子春夫妻斷然鑄不起金像的，故此不肯上疏。豈知半月之後，子春卻又上門，遞進一個請帖，見寫着道：

子春不自量力，謹捨黃金六千斤，鑄造老君仙像，仰仗眾緣，法相完成，擬于明日奉像升座，特備小齋，啟請大德，同觀勝事，幸勿他辭。

那親眷們看見，無不驚訝，嘆道：怎麼就出得這許多金子，又怎麼鑄造得這等神速？遂各差人前去打聽

只見衆親眷們上，和滿都城士庶人家，都是同日有一個杜子春親送請帖，也不知杜子春有多少身子。都道這事，有些蹺蹊。到次日，沒一個不來。到得城南，只見人山人海，填街塞巷，合城男女，都來隨喜。早望見門樓已都改造過了，造得十分壯麗。上頭寫着栲栳大金字，是太上行宮四個字。進了門樓，只見殿宇廊廡，一劃的金碧輝煌，耀睛奪目，儼如天宮一般。再到殿上看時，真個黃金鑄就的丈六天身，莊嚴無比。衆親眷看了，無不搖首咋舌，道真個他弄起恁般大事業，但不知這些金子，是何處來的。又見神座前，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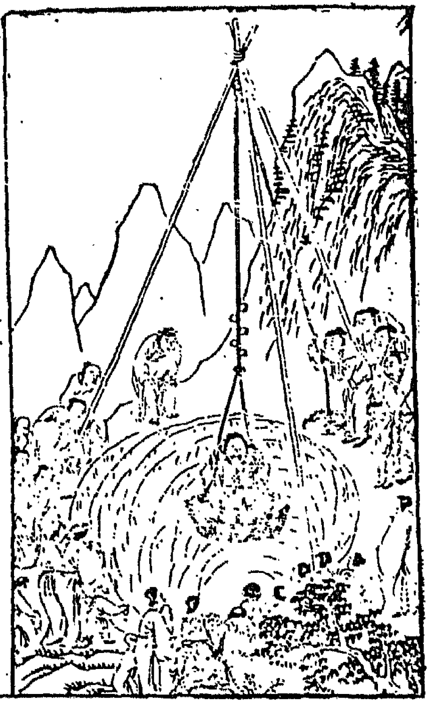
下一大盤蔬菜、一瓯子酒、暗暗想道、這定是他辦的齋了、縱便精潔、蔬菜總有一兩器、不消一個人便一口吃完了、怎麼下個請帖、要邀齋許多人衆、你道好不古怪、只見子春夫婦、但邀着一個到金像前瞻禮的、便撑這盤來請他吃些、沒個不吃、沒個不讚道甘美、那親眷們正在驚嘆之際、忽見金像頂上透出一道神光、化做三朶白雲、中間的坐了老君、左邊坐了杜子春、右邊坐了韋氏、從殿上出來、升到空裡、約莫離地十餘丈高、只見子春舉手與人衆作別說道、横眼凡民、只知愛惜錢財、焉知大道。但恐三災侵至、四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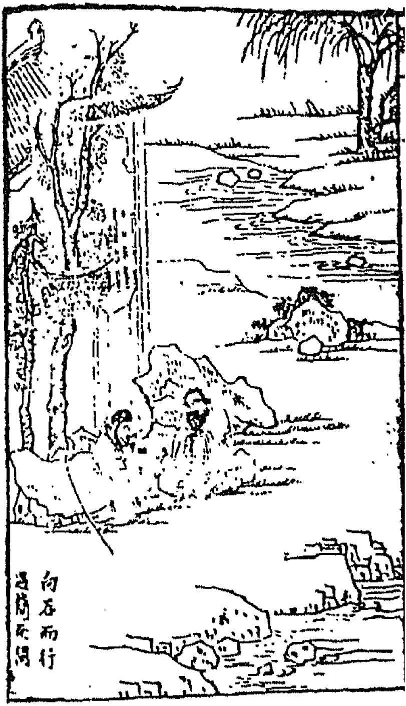
肩擔積下家私拋于何處可不省哉可不惜哉鹿說方畢只聽得一片笙簫仙樂响振虛空旌節導前旛蓋擁後冉冉升天而去滿城士庶無不望空合掌頂禮有詩為証

千金散盡貧何惜　一念皈依死不移
慷慨丈夫終得道　白雲朶朶上天梯

第三十七

醒世恒言


P
A
D
D
C


向石而行
過澗石洞

第三十八卷

李道人、獨步雲門

盡說神仙事渺茫　誰人能脫利名疆

今朝偶讀雲門傳　陣陣熏風透體涼

話說昔日隋文帝開皇初年、有個富家、姓李、名清、家住青州城裡、世代開染坊為業、雖則經紀人家、宗族到也蕃盛、合來共有五六千丁、都是有本事先着手賺得錢的、因此家家饒裕、遠近俱稱為李半州、一族之中、惟李清年齒最尊、推為族長、那李清天性仁厚、族中不論親疏遠近、個個親熱、一般看待、再無兩樣

必驟爲這件上、合族長幼男女沒一個不說他發迹每年生日都去置辦禮物與他稱壽、宗族已是大了、却又好勝各自搜覓異樣古物器玩、錦繡綾羅饋送他生平省儉惜福、不肯過費、俱將來藏置土庫中、遂年堆積上去、也不計其數、只有一件事再不吝惜、你道是那一件、他自幼行善利人濟物、兼之慕仙好道、整千貫價布施、若遇個雲遊道士、方外全真、即留至家中供養、學些丹術、講些內養、誰想那班人都是走方光棍、一味說騙錢財、何曾有真實學問、枉自費過若干東西、便是戯法討不得一個、然雖如此、他這點

精誠終是不改每日焚香打坐養性存心有出世之念其年恰好齊頭七十歲那些子孫們兩月前便在那里商議說道七十古稀之年是人生最難得的須不比平常誕日各要尋幾件希奇禮物上壽祝他個長春不老李清也料道子孫輩必然如此預先設下酒席分着一支一支的次第請來赴宴因對衆人說頼得你等勤力各能生活每年送我禮物積至近萬衣裝器具華侈極矣只是我平生好道布衣蔬食垂五十年要這般華侈的東西也無用處我因不好拂你等盛情所以有受無辭然而一向貯在土庫未嘗撿

閱多分已皆朽壞了費你等錢帛做我的齋七豈不可惜今日幸得天尊尚未錄我魂氣生日將到料你等必然經營慶生之禮甚非我的本意所以先期相告切莫爲此子孫輩皆道慶生的禮自古叫做續壽況兼七十歲人生能有幾次若不慶賀何以以展早下孝順之心這可是少得的李清道旣你等主意難奈只憑我所要的將來送我何如子孫輩欣然道願聞尊命李清道我要生日前十日各將手指大麻繩百尺送我總算起來約有五六萬丈以此續壽豈不更爲長遠衆人聞聲暗暗稱怪齊問道太公分付敢

不辜負但不知要他做甚，李清笑道且待你等都送齊了，然後使你等知之，今猶未可輕言也，衆子孫領了李清分付之後真個一傳十十傳百，都將麻繩百尺趕在生日前交納堆上登得高高的，竟成一座繩山只是不知他要這許多繩何用，元來離着青州城南十里有一座山叫做雲門山，山頂上分做兩個峯如斧劈開的，青州城裡人家，但是向南的，無不看見這山飛雲度鳥，窺見內經過皆歷歷可數，俗人又稱爲劈山，那山頂中間，卻有個大穴滇滇洞洞的，不知多少深，也有好事的，把大石塊投下，從不曾聽見些

墜衆以此人都道是沒底的、只見李清受了麻繩之後、便差人到那山上緊靠著穴口、豎起兩個大樁子、架上轆轤、家裡又與打竹家火的、做一個結結實實的大竹籃、又到銅鋪裡買上大小銅鈴好幾百個、也不知道要出什麼勾當、子孫輩一齊的都來請問李清、方纔答道、我元說終、使你等知之、難道我就瞞著去了、我自幼好道、今經五十餘年、一無所得、常見圖經載那雲門山是神仙第七個洞府、我年已七十、便活在世上、也不過兩三年了、趁今手足尚還強健、欲乘生日這一日、藉你等所送的麻繩用著這根懸住

（有痴者同立一句世妙不可斷）

大竹籃四角中間另是一根繫上銅鈴待我坐於籃內却慢慢的放下若有些不虞去處見我搖動中間這繩或聽見鈴聲便好將我依舊盤上萬一有緣得與神仙相遇也少不得回來報知你等說猶未畢只見子孫輩都叩頭諫道不可不可這个大穴裡面且莫說山精木魅毒蛇猛獸藏着多少只是那一道烏黑的臭氣也把人薰死了高年之人怎麼禁得這般利害李清道我意已決便死無悔你等若不容我必然私自逃去從空投下不得麻繩竹籃永無出來的日子內中也有老成的曉得他生平是個執性的人

便這恭敬不如從命、只是這等天大的事、豈可悄然便去、須要遍告親戚、同赴雲門山相送、也使四海流傳、做個美談、不亦可乎、李清道、這却使得、那李家一姓子孫、原有五六千、又去通知親眷、同來拜送、只算一人一個、卻不就是上萬的人了、到得李清生辰這一日、無不陳了鼓樂、攜了酒餚、一齊的捧着李清、竟往雲門山去、隨着去看的人、也不知有多少、幾乎把青州城都出空了、不一時、到了雲門山頂、衆人擧目四下一望、果然好景、但見

衆峰朝拱　列嶂環圍　聲冷冷流泉幽咽、密茸茸亂

草遮離、崖邊怪樹參天、岩上奇花耿日、山徑烟深、野色過橋青靄近、聞形勢遠、松聲隔水白雲連、漸漸但聞林墜露、蕭蕭只聽葉吟風

那竹籃繩索等件俱已整備停當、眾親眷們、都更遞的上前奉酒、內中也有一樣高年的說道、老親家、你好道之心這般決烈、必然是神仙路上人、此去保無他慮、但我等做事、也要老成、方無後悔、我想這等黑洞洞深穴、從來沒人下去、怎把千金之體、輕投不測、今日既有竹籃繩索、不若先取一個狗來、放下去看、若是這狗無事、再把一個伶俐些家人下去看這有

甚麼仙跡在那裏待他上來說了方纔莛老親家下去豈不萬全李清笑道承教承教只是要求道的長拚個死纔得神仙可做或肯收爲弟子這個穴內相傳是神仙第七洞府又不比砒霜毒藥怎麼要試他利害似此疑惑便是退悔道心怎能勾超凡脫體我主意已定好歹自下去走遭不消列位高親掛憂老漢信口謅得四句俚言在此留別望勿見笑衆親眷齊道願聞珠玉李清隨念出一首詩來詩云

久拚殘命已如無　揮手雲門願不孤
翻笑壺公曾得道　猶煩市上有懸壺

衆人聽了這話、無不點頭嗟歎、勉强解勸道、老親家道心恁般堅固、但願一下去便得逢仙、李清道、多謝列位祈祝、且看老漢緣法何如、遂起來向空拜了兩拜、便去坐在竹籃內、揮手與衆親眷子孫輩作別、再也不說甚話、一逕的把麻繩轆轤儘放將下去、莫說衆親眷子孫輩、都一個個面色如土、連那看的人也驚呆了、搖頭咋舌道、這老兒好端端在家受用、到不好、却發心妄想、往恁樣深穴中去求仙、可不是討死喫麽、噫、李清這番下去了、不知幾時纔出世哩、正是

神仙本是凡人做　只爲凡人不肯修

却說李清放下也不知有幾千多丈覺得到了底上便爬出竹籃去看那裡面、有何仙跡、豈知穴底黑洞洞的已是不見一些高底、況是地下有水一般又滑又濶、還不曾走得一步、早跌上一交、那七十歲老人家、有甚氣力、纔掙得起、又閃上一跌、只兩交、就把李清跌得昏暈了去、那上面親眷子孫輩、看看日色傍晚、又不見中間的麻繩曳動、又不聽得銅鈴响、都猜着道道老人家被那股陰濕的臭氣相觸多分不保了且把轆轤絞、上竹籃看時、只見一個空籃、不見了

李清其時就着了忙、只得又把竹籃放下、守了一會再放上來、依舊是个空籃、那些看的人、也有嗟歎的也有發笑的、都一哄走了、子孫輩只是向着穴口放聲大哭、埋怨道、我們苦苦諫阻、只不肯聽、偏要下去、七十之人、不爲壽夭、只是死便死了、也留个骸骨等我們好辦棺槨葬他、如今弄得屍首都沒了、這事怎處、那親眷們人人哀感、無不洒淚、內中也有達者說道、人之生死、無非大數、今日生辰就是他數盡之日、便留在家裏、也少不得是死的、況他志向如此、縱死已遂其志、當無所憾、雖然沒了屍首、他衣冠是有的、

不若今晚且回去、明早請幾个有法力的道士、重到這裏、招他魂去、只將衣冠埋葬、也是古人一个葬法、我聞軒轅皇帝得了大道、已在鼎湖升天去了、還留下一把劍兩隻履、裝在棺內、葬於橋山、又安知這老翁不做了神仙、也要教我們與他做个空塚、只當對着穴口啼啼哭哭、豈不惑哉、子孫輩只得依允、試了眼淚、收拾回家、到明日重來山頂招魂回去、一般的設座停棺、少不得諸親衆眷都來祭奠、過了七七四十九日、造墳下葬、不在話下、且說李清被這兩跌暈去好幾時、方纔醒得轉來、又去細細的摸看、元來這

究底也不多大只有二丈來濶週圍都是石壁別無甚奇異之處況且脚下爛泥又滑得緊不能舉步只得仍舊去尋那竹籃坐下思量曳動繩索搖響銅鈴待他們再救上去伸手遍地摸着已不見了竹籃叫又叫不應飛又飛不出真个來時有路去日無門教李清怎麼處置只得盤膝兒坐在地下也不知捱了幾日但覺饑渴得緊一時難過想道古人嚙雪吞氈尚且救了性命這裡無雪無氈只有爛泥在手頭便去抓一把來嚥下豈知神仙窟宅每過三千年纔一開底裏迸出泥來叫做青泥專是把與仙人做飯喫

的儘也有些味道可解饑渴、喫了幾口、覺得精神好些却又去細細摸看、只見石壁脚底下、又有个小穴高不上二尺心下想道、只管坐在泥中有何了期左右没命的人了、便這裏面有甚麽、毒蛇妖怪、也須不得且是跑將進去、看个下落只因這番、直教黑茫茫斷頭之路另見个境界風光、活喇喇拚命之夫重闢个鋪行生理、正是

閻王來注个朝死
山穴寧無別道通

李濟不顧性命、鑽進小穴裏去約莫的爬了六七里覺得裏面漸漸高了二尺來多、左右是立不直的只

是爬着地走那老人家也不知天曉日晡倦時就壁上一覺餓時就把青泥吃上幾口又爬了二十餘里只見前面透出星也似一點亮光想道且喜已有出路了再把青泥吃些打起精神一鑽鑽向前去出了穴口但見青的山綠的樹又是一個境界李清起來伸一伸腰站一站脚整衣拂履望空謝道慚愧今朝脫得這一場大難依着大路走上十四五里腹中漸漸饑餓路上又沒一個人家賣得飯吃總有得賣飯邊也沒錢鈔穴裡的青泥又不曾帶得些出來看看走不動了只見路傍碧靛青的流水兩岸盡着菊花

且去攀些水吃豈知這水也不是容易吃的仙家叫做菊泉最能延年却病那李清攀吃得幾口便覺神清氣爽手脚都輕快了又走上十多里忽望見樹顛露出琉璃瓦蓋造的屋脊金碧閃爍不知甚麽所在飛燃的趕到那里去看却是座血紅的觀門週圍都是白玉石砌就臺基共有九層每一層約有一丈多高又沒个階坡只得攀蘿捫葛拚命吊將上去那門兒又閉着不敢擅自去叩只得屏氣而待直等到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方纔有个青衣童子開門出來喝道李清你來此怎麽李清遑忙的伏地叩頭稱道青

州染匠李清不揣凡庸冒叩洞府伏乞收爲弟子生死難忘那童子笑道我怎好收留得你且引你進去懇求我玉人便了那青衣童子入去不久便出來引李清進去到玉墀之下仰看壁上華麗如天宫一般端的好去處但見

朱甍耀日碧瓦標霞起百尺琉璃寶殿甃九層白玉瑤臺隱隱雕梁鐫玳瑁行行綉柱嵌珊瑚琳宫貝闕飛簷長接彩雲浮玉宇瓊樓畫棟每含蒼霧窗曲曲欄干圍瑪瑙深深簾幕掛珍珠青鸞玄鶴雙雙舞白鹿丹麟對對遊野外千花開爛熳林間

百鳥轉清幽。

李清去那殿中看時、只見正居中坐着一位仙長、頭戴碧玉蓮冠、身披縷金羽衣、腰繫黃縧、足穿朱舄、手中執着如意、有神遊八極之表、東西兩傍、每邊又坐着四位、一個個仙風道骨、服色不一、滿殿時雲繚繞、香氣氤氳、真個萬籟無聲、一塵不到、好生嚴肅、李清上前逐位叩了頭、依舊將這冒死投見的情節、表訴一遍、只見中間的仙長說道、李清你未該來此、怎麼就擅自投到、我這裏沒有你的坐位、快回去罷、李清便滿泣稟道、我李清一生好道、不曾有些兒效驗、今

日幸得到了仙宮，面見仙長，豈肯空手回去？我已是七十歲的人，左右回去，也沒多幾時活，難道還再來得成？情願死便死在階下，斷然不回去了。那仙長只是搖頭不允，却得傍邊的替他稟道：雖則李清未該到此，但他一片虔誠，亦自可憐。我今若不留他，只道神仙到底修不得的了。況我法門中本以度人爲第一功德，姑且收留門下，若是不堪受教，再遣他回去亦未遲也。那仙長纔點着頭道：也罷，也罷，姑容他在西邊耳房暫住。李清連忙拜謝，一頭走到耳房裡去，一頭想道：我若沒有些道氣，怎得做仙家弟子？只是

當初曾與子孫們約道、遇得仙時、少不得攜帶同去報知你等、今我再三哀禀、又得傍邊這幾位仙長稱勸、纔許收留、怎麼又請回去、萬一觸忤了、值嗔責我塵緣未承如何是好、且自安心靜坐、再過幾時另作區處、那李清走到西邊耳房下、尚未坐定、只見一個老者從門外進來、禀道、蓬萊山霞明觀丁尊師初到、西王母特啓瑤池大宴、請羣眞同赴、不見有人麼設、早已九乘鶴駕鸞、東齊齊整整擺列殿下、其時中間的仙長在前、兩傍的人位在後、次第步出殿來、那李清急兒不得、隨着、那殿青衣童子、在丹墀裏候送

只見仙長覷着李清分付道你在此若要觀山翫水任意無拘惟有北窗最是輕易開不得的謹記謹記說罷各各跨上鸞鶴騰空而起自然有雲霞擁護簫管嘹喨這也不能備述單表李清在耳房下悶悶眺望有見三面景致幽禽怪鳥四時有不絕之音異草奇花八節有長春之色真個觀之不足翫之有餘漸漸轉過身來只見北窗斜掩想道既是三面都好看得怎麼偏生一個北窗却看不得必定有甚奇異之處故不把與我看如今仙長已去趁着不知多少程途未必就回且待我悄悄的開來看看仙長那裡便

知道了，走上前輕輕把手一推，呀的一聲，那窗早已開了。舉目仔細一觀，有恁麼作怪的事？一座青州城，正擺在北窗之下，見那州裏人家，歷歷在目。又見所住高房大宅，漸已殘毀，近族傍支，漸已零落，不勝慨歎道：怎麼我出來得這幾日，家裏便是這等一個模樣了？俗語道得好：家無主，屋倒柱。我若早知如此，就不到得這裏也罷，何苦使我子孫恁般不成器，壞了我的門風。不覺歸心頓然而起。豈知數聲未畢，泉仙長已早回來了，只聽得殿上大呼李清、李清。那李清連忙掩上北窗，走到階下。中閣的仙長大怒道：我分付

若此出去今又在路間淚矣

你不許偸開北窗，你怎麼違命，擅自開了。又嗟歎偶悔，思量則去。我所以不肯收留者，正爲你塵心不斷故也。今日如何還容得你在此，便可速回，無得淹我洞府。那李清無言可答，只是叩頭請罪，哀告道：我來時不知吃了多少苦楚，眞個性命是寄籃繩，忽上掙來的。如今回去，你說竹籃繩索已被家裏人收上，就是這三十多里小小穴道中，我老人家怎麼還爬得過。仙長笑道：這不必憂慮，我另有個路逕，教人指引你出去。那李清方纔放下了這條肚腸，起來拜謝，出門只見東手頭一位，向着仙長不知說甚話，仙長便

喚李清、你且轉來、李清想道：一定的又似前番相勸收留我了、不勝欣然、急急走轉去廳下、聽候法旨、你道那仙長喚李清回來、說些甚麼、說道、我這便遣你回去、只是你沒個生理、何以度日、我書架上有的是書、你可隨意取一本去、若是要覓衣飯、只看這書上自然有了、李清口裏答應、心裏想道、元來仙長也只曉得這裡的事、不曉得我青州郡裏的事我本有萬金家計、就是子孫輩、逐年送的生日禮物也有好幾千、怎麼剛出來得這兩日、便回去沒有飯吃了、只是難得他一片好意不免走近書架上、取了一本最薄

的過去拜謝那仙長問道肯有了度李清道有了仙長道既有了書去罷李清正待出門只見西手頭一位向着仙長也不知說甚話那仙長把頭一點又叫道李清你且轉來李清想道難道這一番不是勸他收留我的豈知仍舊不是只見仙長道你回去也要走好些路纔到得家裏便到了家裏也不能彀就有飯吃你可吃飽了去早有童子拏出兩個人頭來遞與李清吃元來是煮熟的鵞卵石就似芋頭一般軟軟的嫩嫩的又香又甜比着雲門穴底的青泥越加好吃再走過去拜謝那仙長道李清你此去也只

消七十多年還該到這裏的但是青州一郡多少小兒的性命都還在你身上你可廣行方便休得墮落我有四句偈語把與你一生受用你緊記着偈云

見石而行　璩脩而問
傍金而居　先裴而遯

李清再拜受了這偈語却教初來時元引進的童子送他回去竟不知又走出個甚的路徑來總使不消得萬丈麻繩雖道也沒有一些險處元來那童子指引的路逕全不是舊時來的去處却遶着這一所仙院倒轉向背後出發上去只見一個所在出得粉白

石頭、有許多人在那壢打他、李清問道、仙家要這石頭何用、童子道、這个是白玉、因爲早晚又有一个尊師該來、故此差人打去、要做第十把交椅、李清便問道、這个尊師是甚麽名姓、童子道、連我們也只聽得是這等說、怎麼知道、便知道、也不好說得、恐怕泄漏天機、被主人見罪、一頭說一頭走、也行了十四五里、都是龜背大路、兩傍參天的古樹、間着奇花異卉、看不盡的景致、便再走兩里、也不覺的、又走過一座高山、這路逕漸漸倘小、童子把手指道、此去不上十里就是青州北門了、李清道、我前日來時、是出南門的、

怎麼今日却進北門我生長在青州已七十歲了那曉得這座雲門山是環着州城的可知道開了北窗便直看見青州城裏但不知那一邊是前路那一邊是後路可指示我等我日後再來即見仙長只打這條路上來却不省費許多麻繩吊去雲門穴裡去問未絕口豈知颼颼的一陣風起北邊跳出一个大蟲來向着李清便撲驚得李清魂膽俱喪呼聲苦也望後便倒唬死在地可憐

身名未得登仙府　支體先歸虎腹中

說話的我且問你嘗聞得古老傳說那青泥白石乃

仙家糧粮，凡人急切難遇，若有緣的嚐一嚐，便疾病不能侵，妖怪不能近，虎狼不能傷。這李清兩件既已都曾飽食，況又在洞府中住過，雖則道心不堅，打發回去，却又原許他七十年後還歸洞府，分明是个神仙了。如何却送在大蟲口裡？看官們莫要性急，待在下慢慢表白出來。那大蟲不是平常喫人的虎，乃是个神虎，專與仙家看山守門的，是那童子故意差來把李清驚嚇，只教他迷了來路，元非傷他性命。那李清死去半晌，漸漸的甦醒轉來，口裡只叫救命救命，慢慢掙扎坐起，看時大蟲已是不見，連青衣童子也不

知去向、跌足道罷了罷了、這壺子一定被大蟲馱去喫了、可憐可憐、却又想道、那壺子是侍從仙長的、斷必也有些仙氣、大蟲如何敢去傷他、決無此理、只是因甚不走來到家、半路就發了去、心下好生疑惑、爬將起來、把衣服整頓好了、忽地回頭觀看、又喫一驚、怎麼那來路、一路都是高山陡壁、全無路徑、適纔前怪奇怪、口裡便說、心中只怕又跳出一个大蟲來掛、不喪了這條老命、且自拚命跑去、約莫走上四五里、却是三叉路口、又沒一个行人來往、可以問信、看看日色傍晚、萬一走差路頭、怎了、正在沒擺布處、猛然

看見一條路上却有塊老大的石頭支出在那裡因而醒道仙長傳我的偈語有句道見石而行却不是教我往這條路去果然又走上四五里早是青州北門了進了城門覺得街道還略略可認只是兩邊的屋宇全比往時不同莫測其故欲要問人偏生又不遇着一個熟的漸漸天色又黑只得趕回家去豈知家裡房子也都改換却另起了大門樓兩邊八字墻好不雄壯李清暗道莫非錯走到州前來了仔細再看像便像個衙門墻只是我家裡難道這等改換了我便認不得想我自家去只在雲門穴裡不知捱

閃了幾日也是有數的從西壁出小穴來總是今日這一日怎麼便有這許多差異的事莫非州裏見我不在就把我家房子白白的占做衙門有道凡事也不問個主只可惜今日晚了挨到明日打造狀詞與他理會隨你官府也少不得給官價還我只得尋個客店安歇爭奈身邊一個錢也沒有不免解件衣服下來換了一貫錢還覺腹中是餓的只買一角酒來吃了便待去睡終久心下徬徨這夜如何睡得着李清在床上翻來覆去自嗟自歎悔道我怎麼倒去抱怨出長隨明明說我回去將何度日教我取書一本

別做生理又道是我回去就也未有飯吃把兩個煮熟的石子與我豈不是預知已有今日了便去摸碟把書一摸且喜得尚在只如今未有工夫去看待到天明還了房錢便遍著青州大街上都走轉來莫說眾親眷子孫沒有一個連那染坊舖面也沒一間留下的只得陪個小心逢人便問豈知個個搖頭人人努嘴都說道我們却不知道有甚李清也並不曾見說雲門山穴裏有人下去得的只教李清茫然莫知所以看看天晚只得又向客店中安歇到第二日又向小巷兒裏亦抄兩轉也不會遇著一個但是問人

都與大街上說的一般一發把李清弄呆了想道我也怪前日出來的路徑有些差異莫非這座青州城是新建的不是我舊青州故此沒個熟人相遇天下雲門山只有一個絕無兩個我何不出了南門逕到雲門山上一看若雲門山無異這便是我舊青州了再慢慢的訪問好歹覓出甚的緣故來忙忙的奔出南門逕往雲門山去掙至山頂早見一座亭子想道這路徑明明是雲門山的幾時有個亭子在這裡且待我看是甚麼亭元來題着絕景亭開皇四年立李清道是了昔日隨大會遇見兩人下棋直看得許一局

甚完不知已過了多少年裝這斧柄坐在身下已爛壞了、至今世人傳說爛柯的故事、多分是我衆子孫道我將這麻繩吊下雲門穴底、也去遇了神仙、把繩都爛掉在山上、故建立這座亭子、名爲爛繩亭、無非要四方流傳做個美談的意思、看他後面寫着開皇四年立、却不仍是今年的月月、怎麽鼓裏人家就是這等改換了、且再到上邊去看、只見當着穴口、竪個碑石、題道李清招魂處、李清嚇了一跳道、我現今活活的在此、又不曾死、要招我的魂做甚麽、又想了一想道、是了是了、見我下到這般險處、提起竹籃上來、

又不見了我疑心著死了故存此相我的魂回去又想一想道境莫非是我真個死了今日是魂靈到此心下反傍徨起來不能自決想道既是相我有個塋處若是塋必在祖墳左右人家雖有改換之日祖宗墳墓却千年不改換的何不再去祖墳上一看或者倒有個明白下了雲門山一逕的尋道京門遠遠望見祖墳上山勢活似一條青龍從天上飛將下來的想起塋經上面有云山如鳳舞或似龍蟠一千年後當出仙宮香我家祖墳有這等風水怎麼剛出個我一個僥遇見仙人又復遲疑因寔為後多孫[illegible]

子却不知這風水畢竟應在那個身上到了祖墳不免拜了兩拜只見許多合抱的青松白楊盡被人伐去墳上的碑石也有推倒的也有打斷的全不似舊時模樣不勝傷感歎道我家衆子孫真個都死絕了就沒一個來到墳上照管單有一個碑倒返是豎着的碑上字跡髣髴可認乃是故道士李清之墓七個字李清道既是招魂葬無過把些衣冠埋在裏面料必是個空塚只是碑石已被苔蘚駁蝕殘盡須不是開皇四年立的可知我死已多時了今日來家的一定是我魂靈故此幽明闊隔衆親眷子孫都不得見

我相見不然這上千上萬的人怎麼就沒一個在的那李清滿肚子疑心只當青天白日做夢一般又不知是生又不知是死教我那裡去問個明白正在徬徨之際忽聽得隱隱的漁鼓簡響走去看時却是真嶽廟前一個瞎老兒在那裡唱道情聚着人掠錢方纔想起臨出山時仙長傳授我的偈語第二句道逢簡而問這個不是漁鼓簡我該問他的且自站在一邊待衆人散後過去問他便了只見那瞎老兒止掠得十來文錢便沒人肯出內中一個道先生你且說唱起來待我們斂足與你瞽者道不彀不彀我是個

瞎子、倘說完了、都一溜走風、那里來尋詩、衆人道、豈有此理、你是個殘疾人、哄了你、也不當人子、那瞽者聽信衆人、遂敲動漁鼓簡板、先念出四句詩來道、

暑往寒來春復秋、　夕陽橋下水東流
將軍戰馬今何在　野艸閑花滿地愁

念了這四句詩、表第敷演正傳、乃是莊子歎骷髏一段話文、又是道家故事、正合了李清之意、李清挨近一步、側耳而聽、只見那瞽者說一回、唱一回、正歎到骷髏皮生肉長、復命回陽、在地下直跳將起來、那些人也有笑的、也有嗟歎的、却好是個半本、瞽者就住

[illegible]

了敲簡待掠錢足了、方纔又說、此乃是說平話的常規、誰知衆人聽話時、一團高興、到出錢時面面相覷、都不肯出手、又有身邊沒錢的假意說幾句冷話、伴伴的走開去了、剛剛又只掠得五文錢、那掠錢的人心中焦躁、發起猴急、將衆人亂罵、內中有一後生出尖攬事、就與那掠錢的爭吵起來、一遞一句、你不該我不讓、便要上交廝打、把前後掠的十五文錢撒做一地、衆人發聲喊、都走了、有幾個不走的、且去勸廝打、單撇着瞽者一人、李清動了個惻隱之心、一頭在地上檢起那十五文錢交付與瞽者、一頭口裏數道

世情如此淺薄錢財恁般珍重瞽者接錢在手開其數語問道你是兀誰李清道老漢見問信的你若曉得些根由到送你幾十文酒錢瞽者道問甚麼信李清道這青州城內有個做染匠的李家你可曉得麼瞽者道在下正姓李敢問老翁高姓大名李清道我叫做李清今年七十歲了瞽者笑道你怎麼欺我瞎子就要討我的便宜我也不是個小孩子年紀倒比你長些今年七十六歲了只我嫡堂的叔曾祖叫做李清你怎麼也叫做李清李清見他說還有些來歷便改着口道天下儘有同名同姓的豈敢討你的便

宜我且問你、那令曾叔祖如今到那裡去了、替者道、這說話長哩、直在隋文帝開皇四年、這孫叔曾祖也是七十歲、要到雲門山穴裡訪甚麼神仙洞府、備下了許多麻繩、一吊吊將下去、你道這個穴裡可是下去得的、自然死了、元來我家合族全仗他一個福力、自他死後、家事都就零落、況又遭着兵火、迸把我合族子孫、都殺盡了、單留得我一個、現世報還在這裡、卻又無男無女、靠唱道情度日、李清暗忖道、元來錯認我死在雲門穴裡了、又問道、他吊下雲門穴去也只一年、裡面怎麼家事就這等零落得快、合族的人

也這等死淡得盡瞽者道哎呀敢是你老翁說夢哩如今須不是開皇四年是大唐朝高宗皇帝永徽五年了隋文帝坐了二十四年天下傳與煬帝也做了十四年被宇文化及謀殺了因此天下大亂却是唐太宗打了天下又讓與父親做皇帝叫做高祖坐了九年太宗自家坐了二十三年如今皇帝就是太宗的太子又登基五年了從開皇四年算起共是七十二年我那叔曾祖去世時節我只有得五歲如今現活七十六歲了你還說道快哩李清又道聞得李家族裏有五六十丁便隔得七十二年也不該就都死

人不能仙之求此

減只剩得你一個瞽者道老爺你怎知道這個緣故只因我族裡人都也有些本事會光着手賺得錢的不料隋煬帝死後有個王世克造反到我青州看見我家族裡人丁精壯盡皆拏去當軍那王世克又十分不濟屢戰屢敗遂把手下軍馬都消折了我那時若不虧着是個帶殘疾的也留不到今日李清聽了這一篇說話如夢初覺如醉方醒把一肚子疑心釋得明白身邊只有三四十文錢盡數送與瞽者也不與他說明這些緣故便作別轉身再進青州找來一路想道古詩有云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果然有這

等異事我從開皇四年吊下雲門穴去住還能得幾日豈知又是唐高宗永徽五年相隔七十二年了人世光陰這樣容易過的若是我在裡面多住幾時却不連這青州城也沒有了如今我的子孫已都做故人自已住的高房大屋又皆屬了別姓這也不必說起只是我身邊沒有半分錢鈔眼前又別無熟識可以那借我我把甚麼度日左右也是個死那仙長何苦定要趕我回來怎的歎了幾聲想了一會猛然省道我李清這般懵懂怎麼思量還要做仙望我臨出門時仙長明明說我回家來怕沒飯吃曾教我到德

書架上拏本書去、如今現在袖裏、何不取出書來看看、道另做甚麼生意、你道這本書是甚麼書、元來是本醫書、專治小兒的病症、也不多幾個方子在上面、那李清看見、方纔悟道仙長曾對我說、此去不消七十多年、依舊容我來到那裏、我想這七十年非比雲門穴底下、須在人世上好幾時、不是容易過的、況我老人家從來藥材行裏不曾著眼、怎便莽弄廣廣的要去行醫、且又沒些本錢置辦藥料、不如到藥鋪裏尋個老成人與他商量、好做理會、剛剛走得三百餘步、就有一個白粉招牌、上寫着道積、祖金舖出賣川廣

道地生熟藥材、當下李清看見便大喜道、仙長傳授我的第三、句偈語、說道傍金而居、這不是姓金的了、世稱神仙未卜先知、豈不信哉、豈不信哉、只見鋪中坐的、還不上二十多歲、叫做金大郎、李清連忙向前與他唱個喏、問道你這藥材、還是現賣也肯賒賣、金大郎道、別人家買藥的都要現錢纔賣、只有行醫開鋪的、是長久主顧、但要藥料、只上個帳簿取去、或一季或二月一算、總數還錢、叫做半賒半現、李清便扯個謊道、我原是個幼科醫人、一向背着包沿村走的、如今年紀老了、也要開個鋪面、坐地行醫、不知那裡

有空房可以賃住乞賜指引也好與賃鋪做個主顧金大郎道就是我家隔壁有一間空房不見門上貼着召賃兩字麼只怕窄狹不彀居住李清道我老身別無家小使一間也儘彀了只是鋪前須要豎面招牌鋪內須要藥廚藥櫃藥刀各色家火方纔像個行醫的這幾件都在那廂去置辦不知可也賒得否金大郎道我鋪裏儘有現成餘下的在此我一發都借了你去待生意興旺時遠那藥帳一總算還與我豈不兩得其便那李清虧得金大郎一力周旋就在他紙鋪隔壁住下想起當初在雲門山上與親族告別之時

好點匠

曾有詩云、鬧笑壺公曾得道、猶煩市上有懸壺、不意今日回來又要行醫、卻不應了兩句讖語、送在門前橫吊起一面小牌、寫着懸壺處三個字、在豎起一面大牌、寫着李氏專醫小兒、疑難雜症十個字、舖內一應什物家火、無不完備、真個掠一佛、像一佛、自然像個專門的太醫、起來、恰好這一年、青州城裏不論大小人家、都害時行天氣、叫做小兒瘟、但沾着的便死、那幼科就沒請處、連大方脉的也請了去、當知這病、偏生利害、這你有名先生下的藥、只當投在水裏、眼睜睜都看他死了、只有李清道老兒古怪、不消自到

病人家裏、切脉看病、只要說個症候怎生模樣、便信手撮上一帖藥、也不論這藥料有貴有賤、也不論見効不見効、但是一帖、要乙伯個錢、若討他兩帖的、便道我的藥怎麽、還用兩帖、情愿退還了錢、連這一帖也不發了、那討藥的人、都也半信半不信、無奈病勢危急、只得也贖一帖回去吃看、你道有這等妙藥、纔到得小兒口裡、病就好一半、一咽咽下肚裡去、便全然好了、還有拏得藥回去、小兒已是死了的、但要煎的藥香、衝在那小兒鼻孔內、就醒將轉來、這名頭就滿城傳遍、都稱他做李一帖。就是他自也不知醫好了

[illegible]

多少小兒，也不知賺過了多少錢鈔。我想李清是個單身子，日逐用度有限，除筭還了房錢、藥錢，和那什物家火錢以外，贏餘的，難道似平時積儹生日禮一般，都攢積在家裏？畢竟有個來處，也有個去處。元來李清這一次回來，大不似當初性子，有積無散，除還了金太郎舖內，除下各色家火并生熟藥料的錢，其餘只勾了日逐用度，還盡將來賑濟貧乏，略不留難。這叫做廣行方便，無量功德。以此聲名越加傳播，莫說青州一郡，遍齊魯地方，但是要做醫的，聞得李一帖名頭，那一個不來拜從門下，希圖學些方術。只見

李清再不看甚醫書又不親到病人家裡胗脈凡遇討藥人來收了銅錢便撮上一帖藥又不多幾樣藥味也有說來病症是一樣的倒與他各樣的藥也有說來病症是各樣的倒與他一樣藥但見拏藥去吃的無有不效眾皆茫然莫測其故只得覓個空問小心請教李清道你等疑我不曾看脈就要下藥不知醫道中本以望聞問切且為神聖工巧可見看脈是醫家第四等不是上等況小兒科與大方脈不同他氣血未全有何脈息可以看得總之醫者意也無過要心下明指下明把一個意思揣摩將去怎麼樣得

死方子就好療病你等但看我的下藥便當想我所以下藥的意思那大觀本草這部書都不出在我山東的你等熟讀本草先知了藥性纔好用藥上者要看本年是甚司天就與他分個溫涼二者看害病的是那地方人或近山或近水就與他分個燥濕三者看是甚等樣人家富貴的人多分柔脆貧賤的人多分堅強就與他分個消補細細的問了症候該用何等藥味然後出些巧思按着君臣佐使加減成方自然藥與病合病隨藥去所以古人將用藥比之用兵全在用得藥當不在藥多趙括徒讀父書卒致敗績

此其鑒也衆等皆拜謝教而退豈知李清身邊自有薄薄的一本仙書怎肯輕易洩漏正是

小兒有命終須救　　老子無書把甚看

李清自唐高宗永徽五年行醫開舖起真個光陰迅速不覺過了第六年又是顯慶五年龍朔三年麟德二年乾封二年總章二年咸亨四年上元二年儀鳳三年調露一年永隆一年開耀一年一總共是二十七年下這六年却是永淳元年忽然有個詔書下來說御駕親幸泰山要修漢武帝封禪的故事你道如何叫做封禪只爲天下五座名山稱爲五嶽五嶽之

中無如泰山尤爲靈發、上通于天、雲雨皆從此出、故有得道的皇帝遇着天下太平、風調雨順、親到泰山頂上、祭祀嶽神、刻下一篇紀功德的頌、告成天地、那碑上刻的字、都是赤金填的、叫做金書、碑外又有個白玉石的套子、叫做玉檢、最是朝廷盛事、那天帝是不好欺的、頌上略有些不實、便起恠風暴雨、不能終事、這也不是漢武帝一個創起的、自從大禹以前、就有七十九代都曾封禪、後來只有秦始皇和漢武帝兩個、這怎叫得有道之君、無非要粉飾太平、傍人觀听、畢竟秦始皇遇着大雨、只得躲避松樹底下、漢武

帝下山也被傷了左足故此武帝之後再沒有敢去封禪的那唐高宗這次詔書已是第三次下了青州地方正是上泰山的必由去處刺史官接了詔不免點起排門夫填街砌路迎候聖駕那李清既有錢而便也編在人夫數內僱去着役其時青州自有了李清行醫羞得那幼科先生都閉了館門再沒個敢出頭的若教他去做夫砌路萬一小兒們有個急病一時怎麼就請得他到討得藥吃因此合郡的人都到州裡去替他稟脫少不得推幾個能言會語的做頭向前稟道現今行醫的李清已是九十七歲近百的人

有甚麼氣力當夫我們情願替他出錢另顧精壯少年應役仍留他在鋪裡也好發至我一州的小兒從命元來李清開鋪這一年係還說是七十歲因此人只認他九十七歲那知他已是一百六十八歲了從來律上凡七十以上的即係是年老准免差役所以合郡的人借這個名色要與他顧工替役仍留他在鋪行醫豈知州刺史是嶺南人從那地方最是信巫不信醫的說道雖然李清已有九十七歲想他筋力强健儘好做工怎麼手探攝得藥偏修不得路不見姜太公八十二歲還要輔佐周武王與兵上陣既做

了朝廷的百姓、死也則索要做鬼、避到那裡去、總便他會醫小兒、難道偌大一坐青州、只有他幼科一個、查他開鋪以來、只得二十七年、以前的青州人家小兒、也不曾見都死絕了、怎麼獨獨除下他一個名字、何以服眾、隨他合郡的人再三苦禀、只是不聽、急得那許多人就沒個處置、都走到李清鋪前商議、要央他緊要的分上、再去與州官說、李清道、多謝列位盛情、以我老朽看來、到不去說也罷、你道一些小事、有何難、聽那州官這等拘執、無過慮著聖駕親來、非尋常上司之比、少有不當、便是砍頭的罪過、故此只要

正身著役恐怕顧工的做出事來以後不好查究做官的肚腸太毒如此斷然不肯再聽人說但我揣度事勢這部書也多分要停止的在麟德二年一次調露元年又一次如今却是第三次既是前兩次不發難道這一次又來得成包你五日裡面就有決裂不若且放下膽憑他怎生樣差撥便了眾人聽了這篇說話都恨道眼見得此程早晚就要負了牌分了路敦押夫着役如火急一般那老兒倒說得水也似冷若是部書一日不停止怕你一日不做夫我們倒思量與他央個分上保求頂替他偏生自要去當想是

在舖裡收錢不送只要到州裡去領他二分十日的工食哩都冷笑一聲各自散去豈知高宗皇帝這一次已是決意要到泰山封禪詔下禮部官草定了一應儀注只待擇個黃道吉日御駕啟行忽然患了個瘋痺的症候兩隻腳都抬不起來怎麼還去行得這等大禮因此青州上司等不得三日之內發文下來將前詔停止那合郡的人方信李清神見越加歎服元來山東地面方術之士最多自秦始皇好道遣徐福載了五百個童男童女到蓬萊山採不死之藥那徐福就是齊人後來漢武帝也好道拜李少君為文

成將軍。欒大為五利將軍。日逐在通天臺竹宮桂館祈求神仙下降。那少君欒大也是齊人。所以世代相傳常有此輩。一向看見李清自七十歲開醫舖起過了二十七年。已是近百的人。再不見他添了一些兒老態。反覺得精神顏色越越強壯。都猜是有內養的。如今又見他預知過往未來之事。一定是得道之人。與董奉韓康一般隱名賣藥。因此那些方士紛紛然都來拜從門下。參玄訪道。希圖覓他底蘊。屢屢叩問李清求傳大道。李清只推着老朽元沒甚知覺。惟有三十歲起便絕了欲。萬事都不營心。圖個靜養而已。

所以一向沒病沒痛或者在此方士們疑他隱諱不肯輕泄却又問道壽便養得那過去未來之事須不是容易曉得的不知老師有何法術就預期五日內當有停止詔書消息李清道我那裡真是活神仙能未卜先知的人、豈不知　孔夫子萍實商羊故事、只是平日裡聽得童謠揣度　將去偶然符合蓋因童謠出于無心最是天地間一點靈機所以有心的試他無有不驗我從永徽五年　在此開藥鋪起聽見龍朔年間就有個童謠料你等　也該記得的那童謠上說道上泰山高高高幾層不怕　上不得倒怕不得登三度徽

兵馬旁道打膺膺

三度去登不得、果然前兩度已驗、故知今次斷無登理、大抵老人家聞見多、經驗多、也無過因此識彼、難道有甚的法術不成、這方士們見他不肯說、又常是收錢撮藥忤忤的、沒個閒暇、還有那聚要賑濟的來打攪、以此漸漸的也散去了、明年高宗皇帝晏駕、却是武則天皇后臨朝、坐了二十一年、纔是太子中宗皇帝坐了六年、又被韋皇后謀亂、却是睿宗皇帝除了韋后、也坐了六年、傳位玄宗皇帝、初年叫做開元、不覺又過了九年、總共四十三年、滿青州城都曉得

李清已是一百四十歲、一來見他醫藥神效、如舊、二來容顏不老、也如舊日、雖或不是得道神仙、也是個高年人瑞、因此學醫的、學道的、還有真實信他的、只在門下、不肯散去、正是

神仙原在閻浮界、　骨肉還須夙世成、

說分兩頭、却說玄宗天子、也志慕神仙、尊崇道教、拜着兩個天師、一個葉法善、一個邢和璞、皆是得道的、尊爲天子訪求異人、傳授玄素赤黃及還嬰泝流之事、這一年却是開元九年、邢葉二天師奏道、現有三個真仙在世、一個叫做張果、是恒州條山人、一個叫

做羅公遠是鄂州人一個叫做李清是北海人雖然在烟霞之外無意世上榮華若是朝廷虔心遣使聘他或者肯降臨而來也未可知因此玄宗天子差中書舍人徐嶠去聘張果太常博士崔仲芳去聘羅公遠通事舍人裴晤聘李清三個使臣辭朝別聖捧着璽書各自去徵聘不題元來李清塵世限滿功行已圓自然神性靈通早已知裴舍人早晚將到省起昔日仙長分付的偈語第四句說道先裴而逍這個逍字是逍遙之逍難道叫我逍走不成明明是該屍解去了你道怎麽叫做屍解從來仙家成道之日少不

得要離人世有一樣白日飛昇的謂之羽化有一樣也似世人一般死了的只是棺中到底沒有屍骸這爲之屍解惟有屍解這門最是不同隨他五行皆可解去以此世人都有不知道他是神仙的且說李清一個早起教門生等休掛牌面說道我今日不賣藥了只在午時就要與汝等告別衆門生齊喫一驚道師父好端端的如何說出這般沒正經話來況弟子輩久侍門下都不曾傳授得師父一毫心法怎的就去了還是再留幾時把玄妙與弟子們細講一講那時師父總然仙去道統流傳使後世也知師父是個

[illegible]病李清許[illegible]故致[illegible]斷耶

有道之人。李清笑道。我也沒甚玄秘可傳。也不必後人曉得。今大限已至。豈可强留。只是隔壁金大郎又不在此。可煩汝等爲我買具現成棺木。待我氣絕之後。即便下棺。把釘釘上。切不可停到明日。我鋪裡一應家火什物。都將來送與金大郎。也見得我與他七十年老鄰老舍。做主顧的意思。衆門生一一領命。流水去買辦棺木等件。頃刻都完。那金大郎也年八十九歲了。筋骨亦甚强健。步履如飛。撑了老大家業。兒孫滿堂。人都叫他是金阿公。只有李清還在少年時看他老起來的。所以原呼他爲大郎。那日起五更往

鄉間去了所以不在李清到了午時香湯沐浴換了新衣走入房中那些門生都緊緊跟着李清道你們且到門首去待我靜坐片時將心境清一清庶使臨期不亂問金大郎回了請來面別也不枉一向相處之情衆門生依言齊走出門就問金大郎却還未回隔了片時進房觀看李清已是死了衆門生中也有相從久的一般痛哭流淚也有不長俊的只顧東尋西覓搜索財物亂了一回依他分付即便入棺元來這屍也有好些異處但見他一雙手兩隻脚都交在胸前却像蹲一般怎好便放下去待要與他扯一扯

直豈知是個僵屍就如一塊生鐵打成動也動不得只得將就撞入棺中釘上材蓋停在舖裡李清是久名向知的頃刻便傳遍了半個青州城鄉人家都來吊孝衆門生迎來送往一個個弄得口苦舌乾腰駝背曲有詩爲證

百年蹤跡混風塵　一旦辭歸卻自眞
行蓋竟旋何處在　空留藥臼付門人

却說遞事舍人裴晤一路乘傳而來早到青州境上那刺史官已是知得帥着合郡父老香烟迎接直到州堂開讀詔書却是徵聘仙人李清刺史官茫然無

知遂問衆父老父老們稟道青州地方但有個行小兒科的李清他今年一百四十歲昨日午時無病而死此外並不曾聞有甚仙人李清在那里裝含人見說倒喫了一驚嘆道下官受了多少跋涉賫詔到此正聘行醫的仙人李清指望敦請得入朝也叫做不辱君命偏生不湊巧剛剛的不先不後昨日死了這面也不曾得見這等無緣豈不可惜我想漢武帝時曾聞得有人修得神仙不死之藥特差中大大去求他藥方這中大夫也是未到前適值那人死了武帝怪他去遲不曾求得藥方要殺這大夫虧着東方朔

刊丁未晉永死矣仙也火不得覺僞臨帳

諫道那人既有不死之藥定然自已喫過不該死了既死了藥便不驗要這方也沒用武帝方悟今幸我天子神明勝于漢武縱無東方朔之諫必不至有中大夫之惑但那葉二天師既稱他是仙人自當後天不老怎麼會死若果死就不是仙人了雖然如此一百四十歲的人無病而死便不是仙人卻也難得即便分付州官取左右鄰不扶結狀見得李清平日有何行誼怎地修行的于某年月某日時已經身死方好復命刺史不敢怠慢即喚李清左近鄰佑責令具結前來好遂天使起身那些鄰舍領命出去內中一

劉道我們盡是後生、不曉得他當初來歷詳細、如何具結聞說止有金阿公是他起頭相處的必然知他始末根繇昨日往鄉間去了、少不得只在今日明早便歸待他斟酌寫一張同去呈遞也好回答、眾人齊稱有理、同回家去恰好金老兒從鄉間歸來、一個人背着一大包杪頭、跟着劈面遇見眾人迎住道好了、金阿公回也你昨日不到鄉間去、也好與你老友李太醫作別、金老兒道他往那里去要作別眾人道他昨日午時已辭世了、金老兒道罪過罪過我昨日在南門遇見的怎說恁樣話、兒他眾人又哭一聲道死

也死了怎麼、你又看見、想是他的魂靈了、金老兒也驚道不信有這等奇事、也不回家、一徑奔到李清鋪裡、只見擺着靈柩、衆門生一片都帶着白、好些人在那裡哭、問金老兒、只管搖首道怪哉怪哉、衆門生向前道我師父昨日午時歸天了、因爲你老人家不在這靈柩還停在此又遞過一張單來道鋪內一應什物家火遺命送與你做遺念的、金老兒接了單、也不觀看、只叫道難道眞個死了、我却不信衆齊舍問道金阿公你且說昨日怎的看見他來、金老兒道昨日我出門雖早、來出南門就遇了一個親戚苦留回去

喫飯直弄到將晚方纔別得走到雲門山下已是午牌時分因見了幾種好草藥方在那里收採撞見一個青衣童子捧個香爐前走我也不在其意不上六七十步使是你師父來不知何故左腳穿着鞋子右腳却是赤的我問他到那裡去他說道我因雲門山上爛繩亭子裡有九位師父師兄專等我說話還有好幾日未得回來哩他又在袖裡取出一封書一個錦囊囊裡像是個如意一般遞與我教帶到州裡好好的送甚袁舍人不要悞了他事即今書與錦囊現在我處如何却是死了便向袖中摸出來看衆門生

起初疑心金老搗鬼還不肯信直待見了所寄東西方纔信道且莫論午時不午時只是我師父從不見出舖門怎有這東西寄送豈不古怪眾隣舍也道真也是希見的事他已死了如何又會寄東西却又先曉得裴舍人來聘他便做道魂靈出現也沒恁般顯然一定是真仙了金老兒問道什麼裴舍人聘他眾鄰舍將朝廷差裴舍人徵聘州官知得已死着令結狀之事說出金老兒道元來如此如今他既有信物何必又要結狀我同你們去叩見州官轉達天使眾人依着金老說話一齊跟來金老兒持了書與錦囊

直至州中將李清昨日遇見寄書的話稟知、州官也
道奇異、即帶一千人、同去回覆天使、那裴舍人正道
此行沒趣、連催州裡結狀、就要起身、只見州官引衆
人捧着書禮、稟是李清昨日午時、轉托隣佑金老兒
送上天使的、請自啟看、裴舍人就教拆開書來、却是
一通謝表、表上說道、
陛下玉書金格、已簡于九清矣、真人降化保世安
民、但當法唐虞之無為、守文景之儉約、恭候運數
之極、使發蓬閬之庭、何必木食艸衣、刻心減智、與
區區山澤之流、學習方術者哉、無論臣初窺大道

尚未證入仙班即張果仙尊羅公遠道友亦將告還方外皆不能久侍清朝而共佐至理者也昔秦始皇遣眇安期生于東海之上安期不赴因附使者回獻赤玉舄一雙臣雖不才敢忘答效謹以綠玉如意一枚聊布芻忱願陛下鑒納

衆舍人看罷不勝歎異說道我聞神仙不死死者必屍解也何不啟他棺看若果係空的定為神仙無疑邦不我回朝去好復聖上連衆等亦解了無窮之惑合州官民皆以為然即便同赴舖中將棺蓋打開看時棺中止有青竹杖一根鞋一隻竟不知那日屍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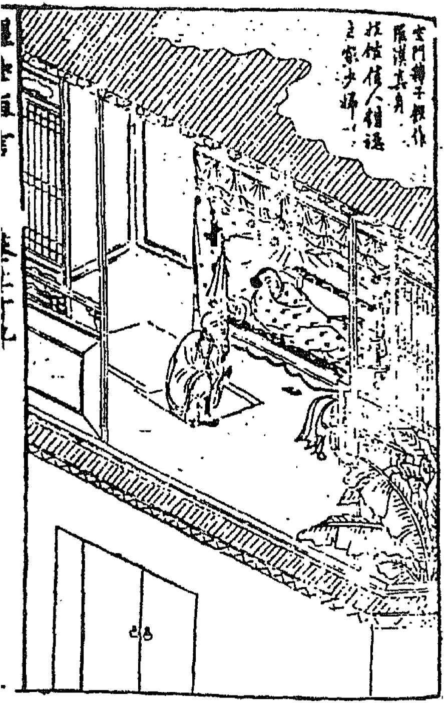
仙亦無迹乃道而然

在那里去了倒是不開看也罷既是開看之後更加奇異但見一道青烟冲天而起連那一具棺木都飛向空中杳無踪影唯聞得五樣香氣遍滿青州約莫三百里內外無不觸鼻袁舍人和合州官民盡皆望空禮拜少不得將謝表錦囊好好封裹送天使還朝去訖到得明年普天下疫癘大作只有青州但聞的這香氣的便不沾染方知李清死後爲着故里猶留下這段功果至今雲門山上立祠春秋祭祀不絕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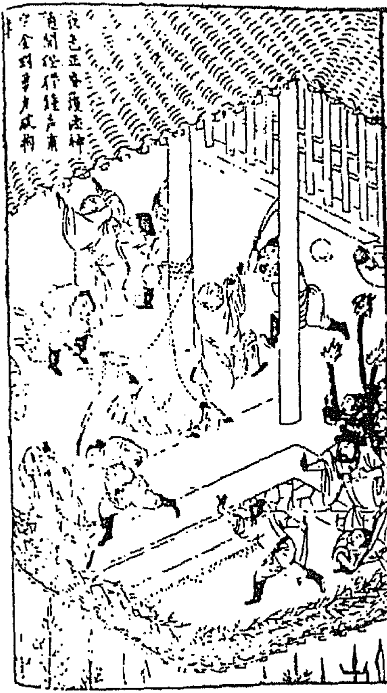
觀奕曾說爛柯亭　今日雲門見爛繩
塵世百年如旦暮　癡人猶把利名爭

終

醒世恒言



空門輸子稱作
羅漢真身
狂徒信人謊語
主家少婦一



誰是正宮顯法神
殿閣從行鐘乍肅
空金對夢月威枸

第三十九卷

汪大尹、火焚寶蓮寺

削髮披緇修道燒香禮佛、心虔不宜滛地去胡纏
致使清名有玷、○念佛持齋把素看經打坐參禪
逍遙散誕勝神仙萬貫腰纏不羨

話說昔日杭州金山寺、有一僧人法名至慧從幼出家積資富裕、一日在街坊上行走遇着了一個美貌婦人不覺神魂蕩漾遍體酥麻恨不得就抱過來一口水嚥下肚去走過了十來家門面尚回頭睃望心內想道這婦人不知是甚樣人家却生得如此美貌

若得與他同睡一夜就死甘心又想道我和尚一般是父娘生長怎地剃掉了這幾莖頭髮便不許親近婦人我想當初佛爺也是扯淡你要成佛作祖止戒自己罷了卻又立下這個規矩連後世的人都戒起來我們是個凡夫那里打熬得過又可恨昔日置律法的官員你們做官的出乘駿馬入羅紅顔何等受用也該体恤下人積點陰隲偏生與和尚做盡對頭設立恁樣不通理的律令如何和尚犯奸便要責杖難道和尚不是人身就是修行一事也出于各人本心豈是捉縛加拷得的又歸怨父母道當時就是難

養索性死了倒也乾淨何苦送來做了一家貨今日教我寸步難行恨着這口怨氣不如還了俗去娶個老婆生男育女也得夫妻團聚又想起做和尚的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住下高堂精舍燒香喫茶恁般受用放掉不下一路胡思亂想行一步懶一步慢騰騰的蕩至寺中昏昏悶坐未到晚便去睡臥心上記掛這美貌婦人難得到手長吁短歎怎能合眼想了一回又嘆口氣道不知這佳人姓名居止我却在此痴想可不是個呆子又想道不難不難女娘弓鞋小脚料來行不得遠路定然只在近處拚幾日工夫到那

各地方、尋訪消息、或者姻緣有分、再得相遇、也未可知、那時暗地隨去、認了住處、尋個熟脈、務要弄他到手、算計已定、盼望天明、起身洗盥、取出一件新做的紬絹襯衫、外着乾鞋淨襪、打扮得輕輕薄薄、走出房門、正打從觀音殿前經過、暗道、我且問問菩薩、此去可能得遇、遂雙膝跪到、拜了兩拜、向卓上拿過籤筒、擺了兩三擺、撲的跳出一根、取起看時、乃是第十八籤、詩首上上二字、記得這四句籤訣云、

天生與汝有姻緣　今日相逢豈偶然
莫惜勤勞問貪賤　管教目下勝從前

求了這籤喜出望外道據這籤訣上明明說只在早晚相遇不可錯過機會又拜了兩拜放下籤筒急急到所遇之處見一婦人冉冉而來仔細一覷正是昨日的歡喜寃家身伴並無一人跟隨這時又驚又喜想道菩薩的籤果然靈驗此番必定有些好處緊緊的跟在後邊那婦人向着側邊一個門面揭起班竹簾兒跨脚入去却又掉轉頭對他嘻嘻的微笑把手相招這和尚一發魂飛天外喜之不勝用目四望見無一人往來慌忙也揭起簾兒緊躡進去問訊那婦人也不還禮褪起袖子望頭上一撲把僧帽打下地

來又趕上一步舉起尖趫趫小脚兒一踢谷碌碌直滾開在半邊口裡格格的冷笑這和尚惟覺得麝蘭撲鼻說道娘子休得取笑拾起帽子戴好那婦人道你這和尚青天白日到我家來做甚至慧道多感娘子錯愛見招至此怎說這話此時色膽如天也不管他肯不肯向前摟抱將衣服亂扯那婦人笑道你這賊禿真是不見婦人面的怎地就恁般粗鹵且隨我進來彎彎曲曲引入房中彼此解衣抱向一張榻上行事剛剛膚肉相湊只見一個大漢手提鋼斧搶入房來喝道你是何處禿驢敢至此奸騙良家婦女嚇

得至慧驟做一團，跪到在地下道：是小僧有罪了，望看佛爺面上，乞饒狗命，回寺去誦十部法華經，保佑施主福壽綿長。這大漢那里肯聽，照頂門一斧，砍翻在地。你道被這一斧，還是死也不死？元來驚極成夢，並非實境。這和尚撒然驚覺，想起夢中被殺光景，好生害怕，乃道倫情路險，莫去惹他，不如本分還俗，倒得安穩。自此即蓄髮娶妻，不上三年，病瘵而死。離寺之日，曾作詩云：

少年不肯戴儒冠　強把身心赴戒壇
雪夜孤眠雙足冷　霜天剃髮髑髏寒

嬌嬈美女應無分　紅粉佳人不許看
死後定爲惆悵鬼　西天依舊黑漫漫

適來說這至慧和尚，雖然破戒還俗，也還算做完名全節。如今說一件故事，也是佛門弟子，只爲不守清規，弄出一場大事，帶累佛面無光，山門失色。這話文出在何處？出在廣西南寧府永淳縣。在城有個寶蓮寺，這寺還是元時所建，累世相傳，房廊屋舍，數百多間，田地也有上千餘畆，錢粮廣盛，衣食豐富，是個有名的古剎。本寺住持，法名佛顯，以下僧衆，約有百餘，一個個都分派得有職掌。凡到寺中游玩的，便有個僧

人來相迎先請至淨室中獻茶、然後陪侍遊寺隨喜一遍又擺設茶食果品相待、十分盡禮雖則來者必留其中原分等則若遇官宦富豪另有一般延款定也不必細說大凡僧家的東西賽過呂太后的筵宴不是輕易喫得的、卻是爲何那和尚們名雖出家列心比俗人更狠這幾甌清茶幾樣果品、便是釣魚的香餌、不管貧富就送過一個疏簿募化錢糧不是托、言塑佛粧金定是說重修殿宇、再没話講便把佛前香燈油爲名若遇着肯捨的便道是可擾之家、面前千般諂諛不時去說騙設遇着不肯捨的就道是鄙

吝之徒背後百樣誣毀走遍去還要唾幾口涎沫所以僧家再無個饜足之期又有一等人自己親族貧乏尚不肯週濟分文到得此輩募緣偏肯整幾兩價布施豈不是舍本從末的痴漢有詩為証

人面不看看佛面　平人不施施僧人
若念慈悲分緩急　不如濟苦與憐貧

惟有寶蓮寺與他處不同時常建造殿宇樓閣並不啓口向人募化為此遠近士庶都道此寺和尚善良分外敬重反肯施捨比募緣的倒勝數倍況兼本寺相傳有個子孫堂極是靈應若去燒香求嗣的真個

少不得有不見了

祈男得男祈女得女你道是怎地這般靈感元來子孫堂兩傍各設下淨室十數間中設床帳凡祈嗣的須要壯年無病的婦女齋戒七日親到寺中拜禱向佛討笤如討得聖笤就宿於淨室中一宵每房只宿一人若討不得聖笤便是舉念不誠和尚替他懺悔一番又再齋戒七日再來祈禱那淨室中四面嚴密無一毫隙縫先教其家夫男僕從遍遍點檢一過任憑揀擇停當至晚送婦女進房安歇親人僕從睡在門外看守為此並無疑惑那婦女回去果然便能懷孕生下男女且又魁偉肥大疾病不生因有這些效

[illegible]此欠

驗不論士宦民庶眷屬無有不到子孫堂求嗣就是隣邦隔縣聞知也都來祈禱這寺中每日人山人海好不熱鬧布施的財物不計其數有人問那婦女當夜菩薩有甚顯應也有說夢佛送子的也有說夢羅漢來睡的也有推托沒有夢的也有羞澁不肯說的也有祈後再不往的也有四時不常去的你且想佛菩薩昔日自己修行尚然割恩斷愛怎肯管民間情慾之事夜夜到這寺裡托夢送子可不是個亂說只爲這地方元是信巫不信醫的故此因那人邪慾以爲眞迷而不悟白白裡送妻女到寺與這班賊禿受

用正是

分明斷腸草　錯認活人丹

元來這寺中僧人外貌假作謙恭之態却倒十分貪淫奸惡那淨室雖然緊密俱有暗道可入俟至鐘聲定後婦女睡熟便來姦宿那婦女醒覺時已被玷污欲待聲張又恐反壞名頭只得忍羞而就一則婦女身無疾病且又齋戒神清二則僧人少年精壯又重價修合種子丸藥送與本婦吞服故此多有胎孕十發九中那婦女中識廉恥的好似啞子喫黃連苦在心頭不敢告訴丈夫有那一等無恥淫蕩的倒借此

爲繇不肯取孕如此浸淫不知年代也是那班賊禿惡貫已盈天遣一位官人前來那官人是誰就是本縣新任大尹姓汪名旦祖貫福建泉州晉江縣人氏少年科第極是聰察曉得此地夷漢雜居土俗慓悍最爲難治涖任之後摘伏發隱不畏豪橫不上半年治得縣中奸宄斂跡盜賊潛踪人民悅服訪得寶蓮寺有祈嗣靈應之事心內不信想道既是菩薩有靈只消祈禱何必又要婦女在寺宿歇其中定有情弊但未見實跡不好輕舉妄動須到寺親驗一番然後相機而行擇了九月初一日特至寶蓮寺行香一行人

從簇擁到寺前汪大尹觀看那寺周圍都是粉墻包裹墻邊種植高槐古柳血紅的一座朱漆門樓上懸金書匾額題着寶蓮禪寺四個大字山門對過乃是一帶照墻傍墻停下許多空轎山門內外燒香的往來擁擠看見大尹到來四散走去那些轎夫也都手忙脚亂將轎擡開汪大尹分付左右莫要驚動他們住持僧聞知本縣大爺親來行香撞起鐘鼓與衆僧齊到山門口跪接汪大尹直至大雄寶殿方纔下轎汪大尹看那寺院果然造得齊整但見

層層樓閣疊疊廊房大雄殿外彩雲繚繞罩朱扉

樓巢堂前、瑞氣氤氳籠碧瓦、老僧修篁、掩映畫簷、
雕棟蒼松古柏、蔭遮曲檻迴欄、果然淨土人間少、
天下名山僧占多

汪大尹向佛前拈香禮拜、暗暗禱告、要究求蹤蹟、拜罷、佛顯率衆僧向前叩見、請入方丈坐下、獻茶已畢、汪大尹向佛顯道、聞得你合寺僧人焚修勤謹、戒行精嚴、都虧你主持之功、可將年貫開來、待我申報上司、請給度牒與你、就署爲本縣僧官、永持此寺、佛顯聞言、喜出意外、叩頭稱謝、汪大尹又道、還聞得你寺中祈嗣、最是靈感、可有這事麼、佛顯稟道、本寺有

個子孫堂果然顯應的汪大尹道祈嗣的可要做甚齋醮佛顯道並不要設齋誦經止要求嗣婦女身無疾病舉念虔誠齋戒七日在佛前禱祝討得聖笤就旁邊淨室中安歇祈得有夢便能生子汪大尹道婦女家在僧寺宿歇只怕不便佛顯道這淨室中四圍嚴密一女一室門外就是本家親人守護並不許一個閒雜人往來原是穩便的汪大尹道原來如此我也還無子嗣但夫人不好來得佛顯道老爺若要求嗣只消親自拈香祈禱夫人在衙齋戒也能靈驗汪大尹道民俗都要在寺安歇方纔有効怎地夫人不

來也能靈驗佛顯道老爺乃萬民之主況又護持佛法一念之誠便與天地感通豈是常人可比你道佛顯爲何不要夫人前來你評道得好賊人心虛他做了這般勾當恐夫人來時隨從衆多看出破綻故此阻當誰知這大尹也是一片假情探他的口氣當下汪大尹道也說得是待我另日竭誠來拜且先去游玩一番即起身敎佛顯引導從大殿旁穿過便是子孫堂那些燒香男女聽說知縣進來四散潛躲不迭汪大尹看這子孫堂也是三間大殿雕梁繡柱兩檻槅窓金碧耀目正中間一座神廚內供養着一尊女

神珠冠瓔珞繡袍彩帔、手內抱着一個孩子、旁邊又站四五個男女、近神道便叫做子孫娘娘、殿上黃羅繡幔、兩下銀鈎掛開、捨下的神鞋五色相雜、約有數百餘雙、繡旛寶蓋重重疊疊、不知其數、架上画燭火光照徹上下、爐內香烟噴薄滿殿、庭下邊供的又是送子張仙、右邊便是延壽星官、汪大尹向佛前作個揖、四下閒走一回、又教僕顯少夫覓宿歇婦女的寺宇、元來那房子是逐間隔斷、上面天花頂板、下邊磚鋪地平、中間床帳桌椅、擺設得甚是濟楚、汪大尹四邊細細看覷、真個無絲毫隙縫、就是鼠蟲螞蟻、

無處可匿汪大尹尋不出破綻原轉出大殿上禮佛顯又卒衆僧到山門外跪送汪大尹在轎上一路沉吟道看這淨室週迴嚴密不像個有情弊的但一塊泥塑木雕的神道怎地如此靈感莫不有甚邪神托名誑惑左想右算忽地想出一個計策回至縣中喚過一個令史分付道你悄地去喚兩名妓女假粧做家眷今晚送至寶蓮寺宿歇預備下朱墨汁兩碗夜間若有人來姦宿暗塗其頭明早我親至寺中查勘切不可走漏消息令史領了言語即去接了兩個相熟表子來家喚做張媚姐李婉兒令史將前事說與

兩個妓女見說縣主所差、怎敢不依捱到傍晚妓女粧束做良家模樣僱下兩乘轎子僕從扛擡鋪蓋把朱墨汁藏在一個盒子中跟隨于後、一齊至寶蓮寺內令史揀了兩間淨室安頓、停當留下家人自去回覆縣主不一時、和尚教小沙彌來掌燈送茶是晚祈嗣的婦女共有十數餘人、那個來查考這兩個妓女是不曾燒香討名過的、須臾間鐘鳴鼓响已是起更時分衆婦女盡皆入寢親戚人等、各在門外看守和尚也自關閉户進去不題且說張嫖姐、掩上門兒將銀硃碗放在枕邊把燈挑得明亮解衣上床、心中有

事不敢睡着不時向帳外觀望約莫一更天氣四下人聲靜悄忽聽得床前地平下格格的响還道是鼠虫作耗擡頭看時見一扇地平板漸漸推過在一邊地下鑽出一個人頭甫立起來乃是一個和尚到把張媚姐嚇了一跳暗道元來這些和尚設下恁般賊計姦騙良家婦女怪道縣主用這片心機且不做聲看那和尚輕手輕脚走去吹滅燈火步到床前脫卸衣服揭開帳幔挺入被中張媚姐只做睡着那和尚到了被裡騰身上去款款托起雙股就弄起來張媚姐假作夢中驚醒說道你是何人黑夜至此淫汚學

手推他下去那和尚雙手緊緊摟抱說道我是金身羅漢特來送子與你口中便說下邊恣意狂蕩那和尚頗有本領雲雨之際十分勇猛張媚姐是個宿妓也還當他不起頑得個氣促聲喘趁他情濃深處他手蘸了銀硃向和尚頭上盡都抹到這和尚只道是愛他全然不覺一連要了兩次方纔起身下床遞過一個包兒道這是調經種子丸每服三錢清晨滚湯送下連服數日自然胎孕堅固生育快易說罷而去張媚姐身子已是煩倦朦朧合眼覺得身邊又有人推來這和尚更是粗鹵方到被中雙手流水拍鬬兩

股望下亂攮張娟姐還道是初起的和尚推住道我頑了兩次身子疲倦正要睡臥如何又來怎地這般不知饜足和尚道娘子不要錯認了我是方到的新客嗷咊還未曾嘗怎說不知饜足張娟姐看見和尚輪流來宿心內懼怕說道我身体怯弱不慣這等你得只管胡纏和尚道不打緊我有絕妙春意丸在此你若服了就遍宵頑耍也不妨得即伸手向衣服中摸個紙包遞與張娟姐恐怕藥中有毒不敢吞服也把銀硃塗了他頭上那和尚比前的又狠直戲到雞鳴時候方去原把地不嘗一好不題再說李婕見幾上

得床不想燈上被火燒尾橫滅却也不敢合眼更餘時候忽然床後簌簌的聲響早有一人扯起帳子鑽上床來挺身入被把李婉兒雙關抱緊一張口就湊過來做嘴李婉兒伸手去摸他頭上乃是一個精光葫蘆却又性急便醮着墨汁滿頭摩弄問道你是那一房長老這和尚並不荅言徑來行事那話兒長大堅硬猶如一根渾鐵剛鞭李婉兒年紀比張媚姐還小幾年性格風騷經着這件東西又驚又喜想道一向聞得和尚極有本事我還未信不想果然不覺興動遂聳身而就這場雲雨端的快暢

一個是空門釋子、一個是楚館佳人、空門釋子假作羅漢真身、楚館佳人錯認良家少婦、一個似積年石臼、經幾多碎搗零舂、一個似新打木樁、盡耐得狂風驟浪、一個不管佛門戒律、但恣歡娛、一個雖奉縣主叮嚀、且圖快樂、渾似阿難菩薩逢摩女、猶如玉通和尚戲紅蓮、

雲雨剛畢、床後又鑽一個人來、低低說道、你們快活得勾了、也該讓我來頑頑、難道定要十分盡興、那和尚微微冷笑、起身自去、後來的和尚到了、被中輕輕款款、把李姥兒滿身撫摸、李姥兒假意推托不肯、和

尚捧住親個嘴道娘子想是適來被他頑倦了、我有春意丸在此與你發興、送嘴對嘴吐過藥來李婉兒嚥下肚去覺得香氣透鼻交接之間体骨酥軟十分得趣李婉兒雖然淫樂不敢有傒縣主之事、又瞧了墨汁向和尚頭上週圍摸轉說道倒好個光頭和尚道娘子我是個多情知趣的妙人不比那一班粗蠢東西若不棄嫌常來走走李婉兒假意應承、雲雨之後、一般也送一包種子丸藥到雞鳴時分、珍重而别

正是

偶然僧俗一宵好　難弃夫妻百夜恩

話分兩頭且說那夜汪大尹得了令史回話至次日五鼓出衙喚起百餘名快手民壯各帶繩索器械徑到寶蓮寺前分付伏于兩旁等候呼喚隨身止帶十數餘人此時天已平明寺門未開教左右敲開裡邊住持佛顯知得縣主來到衣服也穿不及又喚起十數個小和尚急急赶出迎接直到殿前下轎汪大尹也不拜佛徑入方丈坐下佛顯同眾僧叩見汪大尹討過眾僧名籍查點佛顯教道人撞起鐘鼓喚集眾僧那些和尚都從睡夢中驚醒聞得知縣在方丈中點名個個倉忙奔走不一時都已到齊汪大尹教眾

僧把僧帽盡皆除去、那些和尚怎敢不依、但不曉得有何緣故、當時不除、到也罷了、纔取下帽子、內中顯出兩個血染的紅頭、一雙墨塗的黑頂、汪大尹喝令左右將四個和尚鎖住、推至面前跪下、問道、你這四人爲何頭上塗抹紅硃黑墨、那四僧還不知是那里來的、面面相覷、無言可對、眾和尚也各駭異、汪大尹連問幾聲、沒奈何、只得推稱同伴中取笑、並非別故、汪大尹笑道、我且喚取笑的人來與你執証、喚教令史去喚兩個妓女、誰知都被那和尚們盤桓了一夜這時正好熟睡、那令史和家人險些敲折臂膊喊破

喉嚨方纔驚覺、起身、跟至方丈中跪下、汪大尹問道、你二人夜來有何所見、從實說來、二妓各將和尚輪流姦宿、并贈春意種子丸藥、及硃墨塗頂、前後事、一一細說、袖中摸出種子春意丸呈上、衆僧見事已敗露、都嚇得膽戰心驚、暗暗叫苦、那四個和尚一味叩頭乞命、汪大尹喝道、你這班賊驢、焉敢假托神道、哄誘愚民、奸淫良善、如今有何理說、佛顯心生一計、教衆僧徐徐跪下、禀道、本寺僧衆、盡守清規、止有此四人、貪淫奸惡、屢諫不悛、正欲合詞呈治、今幸老爺察出、罪實該死、其餘實是無干、望老爺超拔、汪大尹道、

聞得昨晚求嗣的也甚衆料必室中都有蹊道這四個好淫的如何不到別個房裡恰恰都聚在一處入我彀中難道有這般巧事佛顯又稟道其實淨室惟此兩間有個私路別房俱各没有汪大尹道這也不難待我喚衆婦女來問若無所見便與衆僧無干郎差左右將所歇婦女盡皆喚至盤問異口同聲俱稱並無和尚姦宿汪大尹曉得他們羞不肯實說喝令左右搜檢身邊各有種子丸一包汪大尹笑道既無和尚姦宿這種子丸是何處來的衆婦人個個羞得面紅頸赤汪大尹又道想是春意丸你們適服過了

衆婦人一發不敢答應汪大尹更不窮究、發令回去那些婦女的丈夫親屬、在旁聽了、都氣得遍身麻木、含着羞耻、領回不題佛顯見搜出了衆婦女種子老又强辨是入寺時所送兩個妓女又執是姦後送的、汪大尹道事已顯露、還要抵賴、教左右喚進民壯快手人等、將寺中僧衆盡都綁縛止空了香公道人并兩個幼年沙彌、佛顯初時意欲行兇、因看手下人衆、又有器械、遂不敢動手、汪大尹一面分付令史將兩個妓女送回起身上轎、一行人押着衆僧在前、那時鬨動了一路居民都隨來觀看、汪大尹回到縣中、當

近來獄微直是比皆詞滿多充[illegible]寇獄水試[illegible]乃身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皆[illegible]若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亦

堂細審用起刑具衆和尚平日本是受用之人如何熬得纔套上夾棍就從實招稱汪大尹錄了口詞發下獄中監禁准備文書申報上司不在話下且說佛顯來到獄中與衆和尚商議一個計策對禁子凌志說道我們一時做下不是悔之無及如今到了此處料然無個出頭之期但今早拿時都是空身把甚麼來使用我寺中向來積下的錢財甚多若肯悄地放我三四人回寺取來禁牌的常例自不必說分外再送一百兩雪花那凌志見說得熱鬧動火便道我們同輩人多不繇一人作主道百金四散分開所得幾

殺方什設之邪謀技穴獸伏虎之演又鬼彼迷之骸豈非第一筆敵手

何豈不是有名無實如出得三百兩與眾人另外我要一百兩偏手若肯出這數即今就同你去佛顯一口應承道但憑禁子分付罷了怎敢違拗凌志即與衆禁子說知私下押着四個和尚回寺到各房搜括果然金銀無數佛顯先將三百兩交與凌志衆人得了銀子一個個眉花眼笑佛顯又道列位再少待片時待我收拾幾床鋪蓋進去夜間也好睡臥衆人連稱有理纔放他們去打發這四個和尚把寺中短刀斧頭之類裹在鋪蓋之中收拾完備教香公喚起幾個腳子一肩擡入監去又買起若干酒肉遍請合監

上下，把禁子灌得爛醉，專等黃昏時候動手越獄。正是：

打點劈開生死路，安排跳出鬼門關。

且說汪大尹，因拿出了這個弊端，心中自喜，當晚在衙中秉燭而坐，定稿申報上司。猛地想起道：我收許多兇徒在監，倘有不測之變，如何抵當？即寫硃票，差人遍召快手，各帶兵器到縣，直宿防衛。約莫更初時分，監中衆僧取出刀斧，一齊吶喊，砍翻禁子，打開獄門，把重囚盡皆放起，殺將出來，高聲喊叫：有冤報冤，有仇報仇，只殺知縣，不傷百姓，讓我者生，擋我者死

禪鬭對將極笑

其聲震天動地此時將值宿兵快恰好剛到就在監門口厮鬭汪大尹衙中聞得連忙升堂劳縣百姓聽得越獄都執鎗刀前來救護和尚雖然拚命都是短兵快手俱用長鎗故此傷者甚多不能得出彿頭知事不濟遂教衆人伴手退入監中把刀斧藏過揚言道謀反的止是十數餘人都已當先被殺我等俱不願反容至當堂稟明汪大尹見事已定差刑房吏帶領兵快到監查驗將應有兵器盡數搜出當堂呈看汪大尹大怒向衆人說道這班賊禿淫惡滔天專意又思謀反我若沒有防備不但我一人遭他兇手連滿

城百姓盡受荼毒了、若不盡誅、何以儆後、喚過兵快將出的刀斧、給散與他、分付道、惡僧事雖不諧、久後終有不測、難以防制、可乘他今夜反獄、除一應人犯留明日審問、其餘衆僧、各斬首級來報、衆人領了言語、點起火把、蜂擁入監、僧衆見勢頭不好、連呼謀反不是我等、言還未畢、頭已落地、須臾之間、百餘和尚齊皆斬訖、猶如亂滾西瓜、正是、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汪大尹次日弔出衆犯審問、獄中緣何藏得許多兵器、衆犯供出禁子麥志等得了銀子、私放僧人同去、

帶進兵器等情汪大尹問了詳細原發下獄登時集子淩志等俱已殺死遂連夜備文申詳上司將寶蓮寺盡皆燒毀其審單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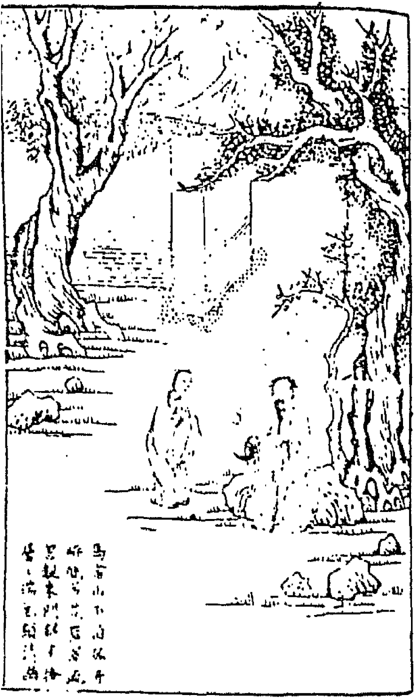
看得僧佛顯等心沉慾海惡熾火坑用智設機計哄良家祈嗣穿墉穴地強逼作女通情眾抱着嬌娘兀的是菩薩從天降難推去和尚明索道羅漢夢中來可憐嫩蕊新花拍殘狂蝶却恨溫香軟玉拋擲終風白綾受污不可洗也黑夜忍辱安敢言乎乃使李潤兒硃抹其頂又遣張媚姐墨涅其鬚紅艷欲流忠長老頭橫衝徑水黑堪染宣和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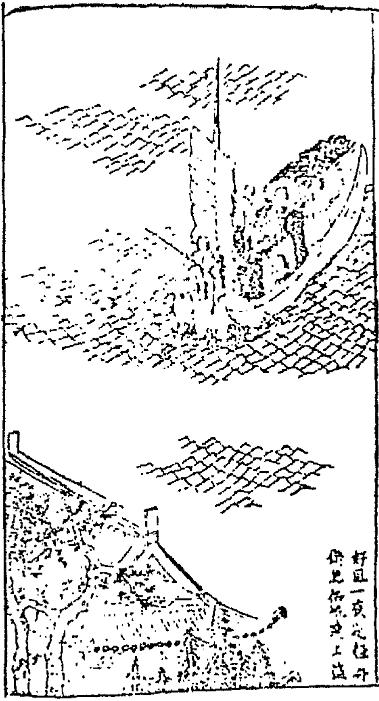
頭倒浸愚池收羨福堂波羅密自假甘受陷入色界磨兜堅有口難言乃裝刀砌于皮囊收減割戾賊虐頓動干戈于圓蘇慈悲變作強梁夜色正侍護法神通開扑猙獰聲甫定金剛勇力支狗斃翁中之魚既濡溺而又跛危穽中之虎欲走險而先噬人殺窮惡淫善良死且不宥殺害了傷民狀罪欲何逃反獄敍淫其罪已重戮屍梟首其法允宜借佛題衆惡之魁捨碎其骨竇遺寺族奸之發火焚其巢虔發他燕之妖用清無垢之佛

這兩審單一出滿城傳語百姓盡皆稱快不特之婦

女曾在寺求子、生男育女者、丈夫皆不肯認、大者還出、小者溺死、多有婦女懷羞自縊、民風自此始正、各省直州府傳聞此事、無不出榜戒諭、從今不許婦女入寺燒香、至今上司往往明文嚴禁、蓋爲此也、後汪大尹因此起名遂欽取爲監察御史、有詩爲証

子嗣原非可強求　況於入寺起淫偷
從今勸彼[illegible]　涇渭分源莫混流





好風一夜送征舟
俗思何所史上遊

第四十卷

馬當神風送滕王閣

山藏異寶山含秀　沙有黃金沙放光
好事若藏人肺腑　言談語話不尋常

這四句詩单說着自古至今有那一等懷才抱德蹈光晦跡的文人秀才、就比那奇珍異寶、良金美玉、沒于土泥之中、一旦出世、遇良工巧匠、切蹉琢磨、方始成器、故秀才二字、不可亂稱、秀者江山之秀、才者天下之才、但凡人胸中有秀氣、腹内有才識、出言吐語、自是一般、所以謂之不尋常、說話的、兀的說這才學

刑甚因在下今日要說一椿風送滕王閣的故事那故事出在大唐高宗朝間有一秀士姓王名勃字子安籍貫晉州龍門人氏幼有大才通貫九經詩書滿腹時年一十三歲常隨母舅遊於江湖一日從金陵欲往九江路經馬當山下此乃九江第一險處怎見得有陸魯望馬當山銘爲證

山之險莫過于太行水之險莫過于呂梁合二險而爲一吾又聞乎馬當

王勃舟至馬當忽然風濤亂滾碧波際天雲陰罩野水响翻空那船將次傾覆滿船的人盡皆恐懼[illegible]

禱告江神、許願保護、惟有王勃端坐船上、毫無懼色、朗朗讀書、舟人惟異問道、滿船之人、成在須臾、今郎君全無懼色、却是爲何、王勃笑道、我命在天、豈在龍神、舟人大驚道、郎君勿出此言、王勃道、我當救此數人之命、道罷、遂取紙筆、吟詩一首、擲于水中、須臾雲收霧散、風浪俱息、其詩曰

唐聖非狂楚　江淵異汨羅
平生仗忠節　今日任風波

此時滿船人相賀道、郎君奇才、能動江神、乃得義安、不然諸人皆不免水厄、王勃道、生死在天、有福可避

衆人深服其言、少頃、船皆泊岸、舟人俄時、即馬當山也、舟人皆登岸、王勃上岸、獨自閒遊、正行之間、只見當道路邊青松影裡、綠檜陰中、見一古廟、王勃向前看時、上面有朱紅漆牌、金篆書字、寫着勅賜中源水府行宮、王勃一見、就身邊取筆、吟詩一首於壁上、詩曰

馬當山下泊孤舟　岸側蘆花簇翠流
忽覩朱門斜半掩　層層瑞氣鎖清幽

詩罷、走入廟中、四下看時、真个好座廟宇、怎見得有詩爲証、

碧瓦連雲起　朱門映日開、
一圖金作棟　千片玉爲街、
帝子親書額　名人手篆碑、
庶民稱護國　風雨應時來、

王勃行至廟前焚香祝告已畢又賞玩江景多時正欲歸舟忽於江水之際見一老叟坐于嵬石之上碧眼長眉蒼髯皓然顏如瑩玉神清氣爽貌若神仙王勃見而異之乃整衣向前與老人作揖老叟道子非王勃乎王勃大驚道某與老叟素不相識亦非親舊何以知勃名姓老叟道我知之久矣王勃知老叟不

是凡人遂拱手立于堤石之側老叟命勃同坐王勃不敢再三相讓方坐老叟道吾早來聞爾於廟內作詩義理可觀子有如此清才何不進取身達青霄之上而困于家食受此旅况之凄凉乎王勃答道家寒窘迫缺乏盤費不能特達以此流落窮途有失青雲之望老叟道來日重陽佳節洪都閻府君欲作滕王閣記子有絕世之才何不竟往獻賦可獲資財數千且能垂名後世王勃道此到洪都有幾多路程老叟道水路共七百餘里王勃道今已晚矣止有一夕焉能得達老叟道子但登舟我當助清風一帆使子明

日早達洪都，王勃再拜道：敢問老丈仙耶神耶？老叟道：吾即中源水君，適來山上之廟，便是我的香火。王勃大驚，又拜道：勃乃三尺童稚，一介寒儒，肉眼凡夫，冒瀆尊神，請勿見罪。老叟道：是何言也？但到洪都，若得潤筆之金，可以分惠。王勃道：果有所贈，豈敢自私。老叟笑道：吾戲言耳。須臾有一舟至，老叟令王勃登之。勃乃再拜辭別老叟，上船，方纔解纜張帆，但見祥風縹緲，瑞氣盤旋，紅光罩岸，紫霧籠堤。王勃駭然回顧，汀岸老叟不知所在，已失故地矣。只見

風聲颼颼，浪勢淙淙，帆開若翅展，舟去似星飛。回

頭已失千山眼如過百里晨鷄未唱須臾忽過鄱陽湖鼓篷彷彿已臨江右這叫做運去雷轟薦福碑時來風送滕王閣頃刻天明船頭一望果然已到洪都王勃心下且驚且喜分付舟人只於此泊等發衣登岸徐步入城看那洪都果然好景有詩爲證

洪都壓景景繁華　彷彿參差十萬家
水繞山巒花似錦　連城帶閣鎖烟霞

是日正是九月九日王勃直詣帥府正見本府閻都督果然開宴遥請江左名儒士夫秀士俱會堂上太

守開筵命坐酒菓排列佳肴滿席請各處來到名儒分尊卑而坐當日所坐之人與閻公對席者乃新除澧州牧學士宇文鈞其間亦有赴任官亦有進士劉祥道張禹錫等其他文詞超絕抱玉懷珠者百餘人皆是當世名儒王勃年幼坐于席末少頃閻公起身對諸儒道帝子信閣乃洪都絕景是以相屈諸公至此欲求大才作此滕王閣記刻石為碑以記後來晉萬世佳名使不失其勝蹟煩諸名士勿辭為幸遂使左右朱衣吏人捧筆硯紙至諸儒之前諸人不敢輕受一个讓一个從上至下卻好輪到王勃面前王勃

更不推辭、慨然受之、滿座之人、見勃年幼、却又面生
心各不美、相覷私語道、此小子是何氏之子、敢無禮
如是耶、此時閻公見王勃受紙、心亦怏怏、遂起身更
衣、至一小廳之內、閻公口中不言、自思道、吾有婿乃
長沙人也、姓吳名子章、此人有冠世之才、今日遂請
諸儒作此記、若諸儒相讓、則使吾婿作此文、以光顯
門庭也、是何小子、輙敢在堂名儒無分毫禮讓、分
付吏人、觀其所作、可來報知、良久一吏報道、南昌故
郡、洪都新府、閻公道、此乃老生常談、誰人不會、一吏
又報道、星分翼軫、地接衡廬、閻公道此故事也、又一

吏報道、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閻公不語、又一吏報道物華、天表龍光射斗牛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閻公道、此子意欲與吾相見也、又一吏報道、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邦、賓主接東南之美、閻公心中微動、思道此子之不信亦可人、數吏分馳報句、閻公暗暗稱奇、又一吏報道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閻公聽罷不覺以手拍几道、此子落筆若有神助、真天才也、遂更衣復出至席前、賓主諸儒盡皆失色、閻公視王勃道、觀子之文乃天下奇才也、欲邀勃上座、王勃辭道、待俚

語成篇然後請教須臾文成呈上閻公公覽之大喜遂令左右從上至下遍示諸儒一个个面如土色莫不驚伏不敢擬議一字其全篇刺在古文中至今爲人稱誦閻公乃自携王勃之手出于左席道帝子之閣風流千古有子之文使吾等今日雅會亦得聞于後世從此洪都風月江山無價皆子之力也吾當厚報止說之間忽有一人離席而起高聲道是何三尺童稚將先儒遺文假言自己新作瞞昧左右當以盜論尤自揚揚得意耶王勃聞言大驚太守閻公舉目視之乃其壻吳子章也子章道此乃舊文吾取之人

笑閻公道何以知之子章道恐諸儒不信吾試念一過當下子章遂對衆客之前朗朗而誦從頭至尾無一字差錯念畢座間諸儒失色閻公亦疑衆猶豫不決王勃聽罷顏色不變徐徐說道觀公之記問不讓楊修之學子建之能王平之問亦張松之一覽矣子章道是乃先爲舊文吾素所背爾耳王勃又道公言先儒舊文別有詩乎子章道無詩道罷子勃遂起身離席對諸儒問道此文界新文舊文乎後有詩八句諸公莫有記之者否問之再三人皆不答王勃乃揮毫如飛有如宿構其詩曰

滕王高閣臨江渚　佩玉鳴鸞罷歌舞
畫棟朝飛南浦雲　珠簾暮捲西山雨
閒雲潭影日悠悠　物換星移幾度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　檻外長江空自流

詩罷呈上太守閻公并座間諸儒其皆吳子章看畢王勃道此新文舊文乎子章見之大慚懼恐而退衆賓齊起坐向閻公道王子之作性令皆之記性皆天下罕有眞可謂雙絕矣閻公曰諸公之言誠然也於是吳子章與王勃互相欽敬滿座歡然飲宴至暮方散衆賓去後閻公留勃飲宴日王勃告辭閻公乃

賜五百縑及黃白酒器共值千金勃拜謝辭歸閻公使左右相送下船舟人解纜而行勃但聞水聲潺上疾如風雨詰旦船復至馬當山下繫舟泊岸王勃將閻公所贈金帛携至廟中陳於中源水君之前叩頭稱謝起身見壁上所題之詩宛然如新遂依前韻復作詩一首

好風一夜送輕舟　倏忽征帆達上流
深感神功知夙昔　來生願得伴清幽

王勃題詩已畢步出廟門欲買牲牢酒禮以獻看岸邊船已不見了其舟人亦不知所在正徬徨間忽然

祥雲瑞靄籠罩廟堂香風起處見一老人坐于石磯之上即前日所見中源水君勃向前再拜謝道前日得蒙上聖助一帆之風到于洪都使勃得獲厚利特當備牲牢酒醴至廟下拜謝尊神以表吾心老人見說俛首而笑子適來言供備牲牢者何牢也吾聞少牢者羊太牢者牛禮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吾豈可以一帆風而受子之厚獻乎吾水府以好生爲德殺生以祀吾亦不敢享也更不必費于昔吾適來觀于廟下見題有什我清幽之意吾亦甚喜但子命數未終尾限未絕更俟數年吾當圖報介耳

王勃遂稽首拜謝道屢荷尊命然勃之壽算前程可得聞乎老叟道壽算者陰府主之不敢輕洩天機而招陰禍吾言子之窮通無害也吾觀子之軀神强而骨弱氣清而體羸況子腦骨虧陷目睛不全子雖有子建之才高士之俊終不能貴矣況富貴乃神主之人之一鍾一粟皆由分定何況卿相乎昔孔子大聖爲帝王師範尚不免陳蔡之厄所謂秀而不實者也子但力行善事自有天曹注福窮通壽夭皆不足計矣子切記之於是與勃作別叟行數步復又走回對王勃道吾有少意相托子若過長蘆之祠當買陰帛

神不受其欣安能福人令失宗一般斯了

與我焚之王勃道此何由也老叟道吾昔負長盧之神薄債未償子可與吾償之王勃道非勃不捨適來覩上聖殿上金錢堆積如山何不以此還之老叟道汝不知殿上之錢皆是貪利酷求之人害物私心之輩損人益己尅衆成家偶一過此妄求非福神不危而心自危之所以來獻于廟此乃枉物譬如吾之跳英焉敢用哉王勃再拜受教老叟即化清風而去王勃驟然仍携金帛之類離馬當山趁船徑往長盧毋想神所說腦骨虧陷目睛不全終不能貴心懷快快不樂歸至長盧直忘辭叟所囑化財還債之言忽然

寒風大作、雪浪翻空、群鴉遶船、噪聲不絕、其鴉或歇桅檣、或落船頭、船不能進、滿船人莫不驚駭畏懼、王勃亦自駭然、乃問舟人、此是何處、舟人道、此是長蘆地方、王勃聽了、方想江神之言、遂焚香默禱江神、候風息上岸、買金錢答還、祝畢、香烟未絕、群鴉皆散、浪息風平、於是一船人莫不欣喜、次日舟人以船泊岸、王勃買金錢十萬、下船復至夜來風起之處焚化、船乃前進、後來羅隱先生到此、曾作八句詩道、

江神有意怜才子　倏忽威靈助去程
一夕清風雷電疾　滿碑佳句雪冰清

直教麗藻傳千古　不但雄名動兩京
不是明靈祐祠客　洪都佳景絕無聲

王勃親送任海隅策騎徃省至一驛舍欲求憩方詢問驛吏忽聞驛堂上一人口呼王君久不拜見今日何由至此王勃聞言大驚視之果有面善似曾相識忘其姓名只見其人道王君何忘乎昔日洪府相會學士宇文鈞也勃大喜乃整衣而揖遂邀王勃同坐敘話間命驛吏獻茶茶罷學士道某想昔日洪府之樂安知今日有海道之憂豈不悲哉王勃道學士因何至此學士道鈞累任教授後超擢為右司諫言

唐天子欲征高麗錫直諫觸犯龍顏將錫遷於海島千里獨行方悲寂寞何期旅邸得遇故人某有遷客詩一首爲君誦之詩曰、

萬里爲遷客　孤舟泛渺茫　湖田多稈稿
海島半收糧　願遂歸秦計　勞收辟藥方
每思緘口者　帝德在君旁

王勃道有犯無隱事君之禮學士雖爲遷客直聲播于千古矣遂答詩一首詩曰、

食祿只憂貧　何名是直臣　能言眞爲國
獲罪豈懟人　海驛程程遠　雷霈日日新

吏官如下筆　應也淚沾巾

當夜二人互相吟咏至午夜同宿于驛舍、次日學士置酒管待王勃、尋至第三日、學士邀勃同行、俄然天色下雨復留海縣、二人議論終日不倦至第五日、方始天晴二人同下海船飲食宿臥皆於一處船開數日、至大洋深波之中、忽然狂風怒吼怪浪番其舟在水、飄飄如一葉似欲傾覆舟人皆大恐學士字文鈞、心大驚駭嘆道遠謫海隅不想又遭風波、此實命也、王勃面不改容、因述昔年馬當山遇風始末、并叙中源水府與夫相遇之語、真个是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風波濼有不足介意議論方終却見波濤暫息風浪不生舟人皆喜滿船之人忽聞水上仙樂鏗然而至五色祥雲從天降下浮於水面看看來到王勃船邊眾人皆驚只見祥雲影裡幢幡寶蓋絳節旌旗錦衣對對綉襖攢攢花帽雙雙朱衣簇簇兩行擺開前面有數十人皆仙娥玉女仙衣灼灼玉珮瑀瑀前有一青衣女童手執碧符遂呼王勃道奉娘娘之命特來召子王勃愕然問女童道娘娘是何人也女童道乃掌天下水籍文簿上仙高貴玉女英彩譜便是今於蓬萊方丈瀛壺居止其內有馬當山水府鼎子文

章貫古今、特來請子同往蓬萊方丈作詞文記以表蓬萊之甘景、可逕往、不可違娘娘之命、王勃道與君人神異途、焉有相召之言、我聞生死分定于天、壽算乃陰府所主、豈有玉女召我作文、何召之有、吾實不從、道罷女貴道、君如不去、中源水君必自至矣、道由未了、只見一朵烏雲自東南角上而來、看看至近到于船邊、從空墜下、就水面之上、見一神人、頭戴黃羅包巾、身穿百花繡袍、手仗除妖七星劍、高聲大叫王勃、吾奉蓬萊仙女勅召汝作文詞、何不往也、况中源水君亦在蓬萊赴會、今與仙等之久矣、子亦有仙骨

之說昔日你曾廟下題詩願伴清潭豈可忘之王勃聽言自思馬當山中源水君曾言日後遇于洪都豈非前定乎遂忻然道恐從命矣神人見許遂召鬼卒牽馬來至舟側王勃甚喜亦忘深謝意焉下地乃回身與學士及滿船之人作別牽衣上馬望水面擊鞭上馬但見烏雲慘慘黑霧漫漫雲霄隱隱滿船之人及宇文鈞學士無不驚駭同視王勃不知所在須臾霧散雲收風恬浪靜滿船之人俱各嗟嘆惟有王勃乃作神仙去矣

從來才子是神仙　風送南昌豈偶然

賦就滕王高閣句　便隨仙仗侍中源

第四十卷終